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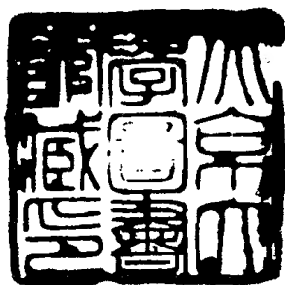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八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32/08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八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6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 集部第一八三冊目次

## 集部·別集類

達觀樓集二十四卷

〔明〕鄒維璉撰  
吉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一年重刻本

掃餘之餘三卷歸涂閑紀一卷

〔明〕劉錫玄撰  
掃餘之餘河南省圖書館藏明末刻本歸涂閑紀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黔南十集本

太古堂集二卷

〔明〕高弘圖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刻本

泊水齋文鈔三卷

〔明〕張慎言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康熙三十九年張茂生刻本

紗遠堂全集四十卷(一)

〔明〕馬之駿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天啓七年刻本

三一〇

三八七

四二一

五一六



達觀樓集二十四卷

〔明〕鄒維璉撰

吉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一年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達觀樓集

二十四卷》提要

序

君子所恃立身以立國與民  
命者只此浩然之氣耳集義  
以生之知言以養之則大塞  
乎兩間當時仰其功業後世  
誦其文章如其人如見焉前  
明少司馬鄒公匪石先生為

序一

豫章新昌人以萬歷進士起  
家延平司理歷官兵吏兩曹  
即南京同鄉巡撫福建既而  
閣佐樞命未赴官卒於家平  
生大節豐功著於史冊遺集  
三十一種舊板懋臧今裔孫  
華明等重為鈔梓二十又四

參詣鉛山探會稽屬予序予  
惟公大名生氣炳若日星誠  
何取乎後生之言然論世尚  
友之資必有藉於誦詩讀書  
而後知先正學術之所由端  
心力之所由宣而章節功名  
之所由起公剛介直方以天下

序二

為己任每歷一官殫厥思慮  
求稱職守毅然孤立與惡璫  
奸黨誓不兩存及出任封疆  
籌邊決勝弗遺餘力賞罰嚴  
明庸功迭奏而海氛妖瘴為  
之蕩滅者披其章奏可攷也  
若投荒遠戍猶建焚林通道

之謀被謗閭居不忘納海勸  
忠之義夷除如常始終一節  
尺牘累、可細按已至於樂  
天知命學道守身止水浮雲  
心意俱遠又於說經論史及  
吟風弄月諸篇如聞聲歎焉  
然則公之達觀公之定力也

序三

力何能定由彙得其養故死  
生禍福不能動其心而言語  
文章乃傳諸萬劫而不朽吾  
鄉山高水深士尚風節宋元  
之間弗具論勝國二百年中  
載諸明史者何可俚指若劉  
球等之抗王振宋景楊瑄等



之忤劉瑾皆百折不回直聲  
動天下夫罹魏闕之禍者楊  
左最烈公與左丁未同年楊  
漣魏大中為同朝友善黃尊  
素又為門下士迄於今讀公  
祭諸賢之文未嘗不令人流  
涕也然公既不死于天啓且

序四

受知於崇禎年未六十名流  
朝野功在旂常僅一為溫體  
仁所擠而考終于其里不可謂  
非厚幸矣竊念當時巖谷之  
士有公之氣節文章不能乘  
時而用復不得赴義而死者  
紛々矣其言論或與公並傳

而浩然之氣卒抑鬱而難申  
焉則公之厚幸又豈特不與  
楊左相殉而已哉嗚呼此吾  
神往於尉山蘇頌之間也  
皆

乾隆丁亥七月翰林編修 武  
英殿纂修續文獻通考纂修

序五

官加乙級鉛山後學蔣士銓  
拜撰



叙

天下之柄歸於宦豎未有不及秦漢唐之末皆是也然未有如明之甚也熹廟寵一魏闡而誅戮忠良備極慘酷是時位於朝在莫不慄上危懼托明哲以保身務緘默編緹

叙一

以避禍其維復敢危言激論上櫻逆鱗而觸大姦之凶怒者哉乃余嘗讀故兵部侍郎鄒公亟石疏而嘆其與楊左諸公爭烈千古也方是時魏闡之勢方熾楊忠烈擊之不勝公之疏畧曰皇上之於忠



叙二

賢豈真是非舛謬不過愛其小忠小信不忍割棄耳夫至罷狀既盈天下必有代為割棄在漢之張讓趙忠唐之田令孜我朝王振何有一人老死牖下以留貴終又言大臣當以李固杜喬為法若為胡

廣趙戒國之危矣臣願發詔獎勵以旌直臣并治忠賢二十四大罪云云疏入忠賢怒矯旨削籍遣戍夜即嗚呼讀公此疏忠肝義胆真可與日月爭光今公墓木久拱猶凜凜有生氣余慕公之為人嘗



思讀其文章不可得而黃門  
子正先生公之壻也哀公文  
集若干卷將梓行來問叙於  
余余乃得鹽手盡讀之其緒  
奏議愷摯精詳忠藎之氣溢  
於行墨他雜文稱是詩公溫  
而毅有春和秋肅之觀公之

精忠已垂史冊而又有文以章  
之殆備夫穆叔所稱三不朽者  
與崇禎時公撫閩多戰功再起  
兵部侍郎卒於家噫當魏閣  
時舉朝為其義兒者子者比  
比也豈直胡廣趙戒而已乎  
公獨巖之正色以憲謬於百

僚之中甘竄逐而不悔豈非孤  
忠特立者哉謝良佐嘗稱胡康  
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  
松柏挺然獨秀公之謂矣余  
既於公有夙昔嚮慕之誠今  
又盡讀其生平所著書得挂  
名簡端竊有榮焉遂敬叙其

### 集以歸之

肯

康熙壬午仲春既望

巡撫江蘇等處地方提督軍務  
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御史  
商印後學宋肇撰

自叙

余自系曆丁未入仕歷踐理兵曹十餘年  
家至屢天祗壬戌始克卜築邑城之南隅  
而於門內餘址別構小樓頗有踴躍四山優  
一水環帶並觀堅壁於其北桂華潭深於  
南城中子家之生聚佳氣淳寧暇於系本之  
晴暉翠洲入席僅魚出遊有以涼上者焉

叙一

暇時送好音望孔習之銅鑿摩挲之  
輟莊可憐風流佳致我豈別極也高山流水  
月清風取之去禁用之不竭可以融澹僧而  
奏伯牙之鳴絃鼓又新而同南窗之隱几  
以達親情與景符矣予又竊思士君子之學  
識宜曠達不宜滯隘置身空同之上而有荒  
我園之氣象人世系物皆在昭界望不絕然會

心即予以名樓者名拙集不名情與景者不負達  
觀諸蹟召叔序此於篇首以贊高明

叙二



願學編目叙

詩可易言乎三百之旨遐不可及卽後世文人學士之韻言往往困才士使之窮童而習之白首莫工矧精竭思僅足覆瓿難矣哉太白譏子美以詩瘦而子美亦曰少年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英雄伎倆嘔心始就況其下乎我朝建節登壇無如北地信陽歷下瑯琊四君子北地古信陽逸歷下奇可稱鼎足然說者謂李何名高若敵國每互相指摘歷下亦有謂其模古太過語意疊出者瑯琊才高千古間以盡意使事碍天趣彈射亦多後生末學不破禹卷得不儉父唾之耶然則詩

序一

終難言乎曰非也古詩不必蘇李十九首而建安以後至陶謝庶幾優孟近體不必盡盛唐盡李杜而大曆以下逮國朝代有桓文元韻在心千載不熄有志之士當知尙友耳余少習經生技博進取輒浪吟旣而赴公車不第口揣無他嗜日手百家集披讀不置見景寄咏疵而成僻人有笑余徒自苦者余亦自知無異東家壠但以家食優遊羈旅閑適寄神於此不猶差勝俗念乎或曰子弟學詩子輒矢口謾吟則何爲日工而後咏河清難俟正惟學之莫辭效顰譬之舍方學射舍佩學書可乎哉又必穿楊始射則由基幾人草聖始書則逸少

幾人也風雅三百其間作者豈盡探賾索窮天人山農紅女田夫野叟任天歌謠可咏可聽則何故情真而已矣李獻吉曰禮失而求之野真詩在民間余雖歛啓無識情則有之矣亦何敢終以詩爲難言耶邇聞公餘集附梓耶以志吾數年神情之所寄且曰未能願學蓋如此

序二

宦遊草自序

宦遊草者蓋余謁銓入閩所作云古之君子戒政學學  
卽裨政猶需仕優仕未優矣暇學乎學且未遑而以雕  
虫無益之事蔽神從之其非職業又明矣余以憤憤承  
乏理官朝夕飲水輒虞不勝乃復沾沾效顰若經生時  
烏乎可雖然晉以清談遊咏廢實用千載詬厲而鳴琴  
坐嘯咏梅哦松之輩至今侈譚則何歟夫詩以宣淑幽  
懷陶寫性靈安在作吏便廢而山林放逸江海笑傲乃  
克臻觚觚志哉余性疎懶寡知交其於吏情更輕知交  
寡則省竿牘吏情輕覺無別競毋公退卽無所事且理

序三

官奔走風塵十之九幾以輿爲室郵爲居當此案牘不  
集之時風景在目河山動情不覺此意勃動焉蓋余亦  
明知非是而不能禁也豈真有魔以爲之障乎帳中諸  
什率爾成韻大抵不能如往時之苦思卽苦思不省爲  
何語畢竟吏事分念耳然則何以災木爲日梓之志吾  
拙而已

自做錄引

黃魯直曰士大夫三日不讀書面目可憎語言無味知  
言哉夫上知有人心中才多過端匪借古人爲鑑養清  
明矯偏駁濫觴何極譬之穀種不嘉雨露灌溉又不至  
生趣稿矣余最愚弱承乏剡理詞牒之與親而簿書之  
與伍神氣日俗于是公餘展卷偶有感發輒題署壁以  
資微或曰聖學重默識題壁何爲曰默識未逮書紳宜  
助也或曰士志三代耳子所錄者漢以後事恐無取曰  
三代有聖經童而習之近事對症尤易見泛河者先支  
流登山者必跬步也或曰題壁似矣梓之不亦近名乎

序四

曰我與所梓漸肖則無疾否則人執所梓以劾我而罪  
我我何以對是梓意也總之困勉所爲也

弛擔吟引

余筮仕李制津八載始擬南馬曹捧檄歸里候旨山中  
又二載因與里中二三故老優游觴咏每思人臣以身  
爲國許勞不言苦致身匪躬自其職分旦夕休沐莫非  
上賜況以庸才拙性疑敷怨府之李而得量移以歸歸  
而歷歲者再其爲上賜不更多乎陳敬仲曰羈旅之臣  
弛於負擔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此余志也故題其篇曰  
弛擔吟

大夢稿自叙

余以疎狂觸世網自必與詔獄諸公同作棘林之魂而不虞有夜郎之行既已之夜郎矣自分遐荒一抔土爲我菟裘而不虞莽月卽遙歸凡若此者皆夢也是故夜郎跋屨之山川與所閱歷之人物奇怪萬狀耳目創遇者夢中境也一介孤臣走三千里險道或當望門投止之時而舍主不納或當風雨夜迷之處而絕地逢生者夢中况也由此推之安知前此數十載得喪是非之爲真耶夢耶後此有限之餘年若乎牧乎之疑又不夢中占夢耶佛氏以人世爲夢幻儒者非之予謂未可盡

序五

非茫茫世宙人於其中須臾耳非一夢哉或曰子無大覺何以知爲大夢乎余無以對曰此又夢中磨語也因以題是編

友白草自叙

記曰擬人必於其倫夫擬人尙爾擬已可知矣王儉比謝安崔浩比子房王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方諸葛亮千古共笑豈不可爲永鑒哉然則太白何人而予友之乎太白酒仙詩亦仙予不能酒而亦不喜酒予雖喜詩而實不能詩不酒不詩何所當於謫仙而友之曰友其患難同適之興耳太白在夜郎選勝觴月絕無人間落魄態至今城北問月臺海內倭談予奉天子嚴譴戍此地見境觸事矢口輒咏雖不敢與太白論工拙而已置夷險生死於度外其興則同矣宋玉哀屈原之

序六

賦曰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夜郎幸有太白在可免廓落惆悵之象非此效顰爲介紹何以使自世同堂哉篇什不盡夜郎出也然削籍下吏問關楚蜀諸韻總與太白作投荒之緣而結問月之盟者題曰友白非倫之誚予尙何辭



友歐草自叙

予昔流寓夜郎得尋李太白問月亭時時觴咏曾題所梓燕詞曰友白後叨天子賜環授以南岡之任豐山瑯琊之間醉翁遺跡在焉予又得尋山亭一片石時時觴咏復題所梓燕詞曰友歐夫太白仙才友已不易歐則德業聞望千古名儒小子庸敢攀附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必以歐爲不可攀而遂不敢攀則孟氏尙友之說欺我矣友之云者不能至而心向往也詩言志則此篇正心往之徵也每誦歐公之詩曰玉顏自古增身累肉食何人爲國謀兩語括盡古今世情矣予雖生無

序七

玉顏心愧肉食惟以南岡閒局無馬可問使予得以效顰友先生寄其迂思而宣其鬱氣謂非邀有天緣哉若曰更隱則何敢乎

課兒稿自序

課兒何以有稿也兒輩肄業罔署中而南岡官閒無事得以搦管批削間又另構爲之式兒輩珍之則亦以爲無恤懷中之簡也夫海內名家坊刻充棟顧此區區淺陋僉父而目殊覺可憎何足式云曰十年以來高明之士往往好爲幽深玄遠之語以示奇牛耳既執海內後生珠槃玉敦奉之壇坫上座然予實愚不能解何況初學故爲淺陋易解者以式之誘蒙也不觀孩稚之學笑語乎導以訓詁典謨亦何益誘以委巷俚言授之卽喻矣而此委巷俚言又豈出諸學士大夫之口哉則惟村

序八

姬醜婦工而習之予爲淺陋課兒蓋卽村姬醜婦傳孩稚學笑語也曰樂天作詩必使老婢讀讀而解者則存予意亦然然則何以災木乎曰此固劉生若初嗜癖有癖而予無如之何也

導噫草自叙

導噫之說何自乎夫人有所感於心而後達之於氣氣鬱不散則有結轡底滯之病不得不發之聲而爲詩詩者聲之所以傳氣而鳴心者也氣則何以有噫乎人心和平則無噫不得其平則有噫伯鸞五噫之歌以氣鬱而欲宣之也莊生曰大塊噫氣其名爲風一發萬竅怒號然噤於調刁之韻致畢竟怒號中有和平在則噫固天地之變氣而亦正氣也予以愚陋濫閱鍼目視時事每每悵鬱不能達噫氣時多漸成磊塊故於山水壯遊良朋雅集以至戎馬舟楫間輒有蕪詞以導之不覺爽然而噫消益有樂此不疲之意焉非無病而呻吟也或曰阮籍胸中有磊塊以酒澆之不聞以詩曰子獨不知枚生七發乎予不能酒亦無七發之才蟲吟蚓鳴聊以已疾是導噫之意也

序九

又夢稿自序

周禮有占夢之官以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予最愚昧頗有守正思道之志讀書筮仕以不勤以補拙寢食多廢其或倦睡則伏枕高臥于恬適夢雖無喜而亦無噩無懼也乃涉世每在多噩多懼之途何爲哉無亦愚昧而硬執之所致也憶往歲戌夜即恍然有配於佛氏人世夢幻之言故於所梓篋稿題曰大夢過濫閱鍼顛沛更奇似乎夢之中又占夢焉故題其新構之稿曰又夢凡以大夢未能大覺而期五夢并銷於正夢不作耶

序十

鄆黃梁想而已

重刻劔理案抄自序

此予司理劔郡之塵牘也。今續梓之何爲乎？昔楚大夫以舊令尹政告新令尹，蓋人臣而以軍國生民爲重，則以引嫌匿情爲輕。卓陶對帝舜曰：「朕言惠可底行，浩星賜說趙營平以功歸之，辛武賢許延壽營平曰：『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之事以欺明主哉？卒以意對，可見君臣之間情可直達，不嫌自伐。有如此况僚友耶？予自筮仕劔理，以至今時隔二紀矣。當其攝篆於本治，受事於諸郡也，凡官吏軍民之痼病、兵刑錢穀之積弊，見於公移文告與條議者，案牘現在乃者。

序十一

溫撫八閩畧梓一二，以與文武賢才相質證，蓋亦取法古人開心見誠而曰有司不以爲鄙陋，采此而行或可少益海邦耳。卽如建鐵一課，從前卑官賂差敗乃公事，訟牒煩興予爲畫五議以更改，十餘年間轉運不輟，倘不輕變何至斷送朝廷無限金錢而升流累累就獄者？頸相屬哉！神皇時神禁未嚴，一馬不敢徇求者，南平將樂洪水以後發粟救荒皆不待報，將樂城古溪新梁南劔書院衛署驛館皆以代庖，數月間省費竣事又如帑金禁邪移軍檣禁兌支行伍禁役占屯糧禁升取飯囚給錢以恤瘼死養窮畫圖以防冒克，革回倉之陳米。

以果軍腹去公費之牛稅以全物生一切興華事宜見於刻中之所載事久驗之今日全閩亦有此弊否乎？則今日亦有可做而行之者否乎？至於執法以鋤豪斧斤必施於醜弊，誠心以撫弱生全不忽於微賤，關狗瑞之議而謝祠撫之檄平反不獨與上官相違，覆卽奉旨欽案不敢徇此則狂態拙狀恐未敢以進於今日諸君子之前者也。然覽者笑予狂拙其亦鑒予苦心乎？

序十二

管見開邪錄序 附跋

海外天竺極西之國有夷人利瑪竇號西泰者萬曆初年偕徒四十人流入中國著有天學實義自標天主教梓以傳世一時海內名公亦卽尊之爲天主予雖寡昧無識以管窺天覽竟不覺鼓掌拍案仰天而嘆曰堂堂中國尊尚夷教何至此哉古人用夏以變夷今日用夷以變夏豈真天喪斯文而使中國先聖先賢之道反居夷狄異端之下哉夫利夷名爲尊儒以闢佛實則襲佛以抑儒予請畧摘一二以証之佛以虛無爲道苦空爲教固與儒悖然其戒殺好生明心見性儒亦間有游而序十二

涉之以證所學者矣蓋眞神原未易闢僞儒亦不能闢爲眞儒又大儒闢邪扶正端有賴耳佛廢人倫棄妻子削髮出家創爲輪迴三塗六道以惑世則昌黎佛骨一表原道一詞已揭正道於中天闢闢濂洛以至我朝諸名儒闢之尤力利夷如果非梵教何爲口闢而身蹈仍以天堂地獄爲是言佛之言行佛之行乎更爲諱矯強之詞謬借吾儒事親必事天而以天主爲合經書上帝之號夫旣明知上帝屢見於六經郊社所以事上帝則至尊獨在於上帝可見矣帝卽天天卽帝也儒者釋帝爲天之主宰尊天卽尊帝也何云上天未可爲尊并諱

上帝之號而改爲天主之號乎如曰天主是理繼曰天主是神終指宋時西國耶穌爲天主曰人彼今代之應運設教是其標大題偕大號不惟罵佛呵老不亦凌駕五帝三王周公之上乎孔子太極之訓春秋之作孟氏見梁惠陳仁義而不言利與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之言皆見指摘但云我以天地爲父母世間萬民爲人子仁孝轉大其言僞而辨行僻而堅有如此者昔人有言莊周道家之儀素王通孔門之王莽蓋以文中子中詮效論語故以莽事加之其實中說多格言實欲取法聖人若夫利妖電光之舌波濤之辨眞一儀泰而其技如來

叙十山

之幟登素王之壇眞一王莽侮聖欺天譁張爲幻左道之誅豈可容於堯舜之世哉佛老之害過於楊墨天主之害過於佛老璉以管見而談天終覺惶汗惟望憂世憂道大君子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勿使蔓延感世以害天下而爲中國將來憂不亦快乎

跋

余覽天主八篇詞意險怪首尾矛盾意似深而實淺言似文而實陋篇中尙多錯雜之謬語不能盡括以折之蓋其利口喋喋妄自尊大已蹈荆楚僭王之罪而其伎倆善盜肺肝如見大似呂不韋穿窬之雄彼方思以易天下孰知天下明眼有人寧能一手盡掩哉天生素王以教萬世生民以來所未有也然其至誠無息大道若愚辭仁聖而不敢當謝生知而云好古甚至不以君子之道自居焉如知仁勇之有三子臣弟友之有四歉然自反豈故爲是未能謙詞哉聖不自聖故爲至聖而利序十五

妖敢以邪說比六經得無刻畫無益唐突西施乎夫修身事親終於知人以知天而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孔子自言五十而知天命則天命又豈淺學所知哉況矧愚陋無似以管窺天不禁闢邪一片熱腸輕率致辨非愚分所安也謹以俟之大君子

國朝

欽定明史鄒維璉傳贊

鄒維璉字德輝江西新昌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延平府推官耿介有大節巡撫袁一驥以私憾搆布政寶子僇罪維璉以去就爭監司欲爲一驥建生祠維璉抗詞力阻行取授南京兵部主司進員外郎遼左用兵疏陳數事尋以憂去天啓三年起官職方進郎中刑部主事譚謙益薦妖人宋明時能役神兵復遼左地魏忠賢陰王之維璉極言其妖妄忠賢怒矯旨譴責海內方用師將帥悉賄

史一

進職方尤亢穢維璉素清嚴請寄皆絕因極論債帥之弊議切中官大臣吏部趙南星知其賢調爲稽勲郎中時言路橫恣凡用吏部郎必咨其同鄉居言路者給事中傅櫬陳良訓章允儒以南星不先咨已大怒其詆訐及維璉調考功櫬等益怒交章力攻又以江西有吳羽文例不當用兩人迫羽文去以窮辱維璉維璉憤拜疏求罷即日出城疏中以章惇攻蘇軾蔡京遂司馬光爲言櫬等愈怒櫬遂顯攻魏大中左光斗以及維璉自是朝端水火諸賢益不安其位矣維璉欲去不得詔留視事

乃嚴覈官評無少假借楊璉勅魏忠賢被旨切責  
維璉抗疏曰忠賢大奸大惡罄竹難書陛下憐其  
小信小忠不忍割棄豈知罪惡既盈卽不忍不可  
得漢張讓趙忠靈帝以父母稱之唐田令孜僖宗  
亦以阿父稱之我朝王振曹吉祥劉瑾亦嘗寵之  
羣臣之上有一人老死牖下獲保富貴哉今陛下  
以太阿授忠賢非所以爲宗社計亦非所以爲忠  
賢計也若夫黃扉元老九列巨卿安可自處於商  
輅劉健韓文下疏入責其賈奏崔呈秀坐職被劾  
維璉論戍邊諸嫺瑞者力別其是非請託拒不聽

史二

諸逆黨交憾及趙南星去國維璉願與俱去忠賢  
卽放歸無何張訥劾南星追論維璉調部非法詔  
削籍復搆入汪文言獄下吏戍貴州崇禎初起南  
京通政泰議就遷太僕少卿疏陳卜相久任納言  
議諡籌兵五事五年二月擢右僉都御史代熊文  
燦巡撫福建海寇劉香亂遭遊擊鄭芝龍擊破之  
海外紅夷據澎湖挾互市後徙臺灣漸泊廈門維  
璉屢檄芝龍防遏之不聽明年夏芝龍勦賊福寧  
紅夷乘間襲陷廈門城大掠維璉急發兵水陸並  
進芝龍亦馳援焚其三舟官軍傷亦衆寇乃泛舟

大洋轉掠青港荆嶼石灣諸將禦之銅山連戰數  
日始敗去維璉在事二年勞績甚著會當國者溫  
體仁輩雅忌維璉而閩人宦京師者騰謗於朝竟  
坐是罷官八年春叙却賊功詔許起用旋召拜兵  
部右侍郎遭疾不赴卒於家  
贊曰王汝訓諸人建言挺蹇諤之節淳厯卿貳不  
隕厥問余懋學之言十竄有以哉鄒維璉抗魏闖  
拒逆黨僅坐謫戍幸矣

史三



東林傳

陳鼎

鄒維璉字德輝江西新昌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初授延平推官孤介有大節一刺不通巡撫袁一驥嘗以私怨羅織下屬維璉多所匡救不肯枉法獻謏監司又欲爲一驥立生祠維璉立阻之以是得抗據聲久不調凡八年行取至京不赴權貴人或招之維璉曰寧失臺省不可失吾節也待命闕下又二年始除南京職方主事值遼事急條上時政格不行已進員外郎以憂去天啓三年起補職方郎中郎上疏請去債帥之弊言邊帥結納要津皆乞貸於素封之家而責償於卒伍壞武備而

傳一

裂封疆病實在此臣謂中外薦興寧簡無濫寧崇實效無採虛譽則舉錯公而將帥不敢營薦居間絕而將帥不能求遷廢不至剝軍以償債則軍法可行虛實可杜僥倖去而真才勸疆場其有起色乎疏入報可時有宋明時者自言能役神兵破敵刑部主事譚謙益薦之於朝將大用維璉復抗疏言將帥必求得人左道不可破敵乞勅當事諸臣鑒古酌今毋惑神說以貽天下後世笑吏部尙書趙南星見其疏深嘉之南星素知維璉清方有爲及爲冢宰欲大勸銓政請於朝得就近調補司官上許之於是南星移維璉於稽勳司踰月復改考功

故事銓司無一省兩人者時南昌吳羽文已爲考功主事人多以非例責維璉謂當引去而給事傅樾已潛通魏忠賢故因事羅織東林首欲攻維璉以撼南星又日迫羽文使行羽文遂杜門求去不許維璉亦求去南星患上言司官不爲用請旨詰責以尊朝廷維璉乃入視事會左副都御史楊漣劾忠賢二十四大罪魏大中繼之諸臺省部寺彈章疊上忠賢亦窘甚傅樾陽上疏自明不附忠賢而實陰搆忠賢趨成汪文言之獄忠賢以有外助遂矯旨責漣沽直罰魏大中俸并責諸臣讀擾廷臣駭然咸惴惴危懼維璉乃上疏曰臣觀今日天下

傳二

亦脊脊多事矣全恃君側肅清朝政修明庶可支將傾之大廈奈何有嚴監魏忠賢積惡內廷又增腹心一大患也忠賢罪狀罄竹莫書憲臣楊漣首發其惡讀者感憤至於泣下臣謂討賊之典當不踰日乃皇上護庇忠賢惟恐傷之且有督過楊漣沽直之旨皇上豈真是非舛謬而輕祖宗天下於一擲乎夫從古大惡大奸每借小忠小信以獻媚及其罪惡既盈慘禍立見歷觀往代明驗昭然今忠賢罪狀已彰卽不請死於皇上之前亦宜亟辭厥職務移住閑宅以示天下悔過之意或可保其天年不當再聽奸人布置變而走險以求必勝不然天

怒人怨皇上卽不肯割棄忠賢天下倘有代爲割棄者忠賢萬死不足惜其如國事何哉臣願皇上煥發優詔獎勵直臣下忠賢法司定罪或赦而不誅亦令謝事庶人言可息宗社可保矣疏入忠賢復矯旨切責維璉既非言官亦來責擾維璉知勢不可爲乃告病張訥遂希忠賢旨疏劾維璉削奪爲民尋下獄謫戍貴州崇禎初忠賢敗起南京太僕少卿五年由僉都御史巡撫福建至閩疆察吏安民禦倭弭盜竭力匡救時艱至廢寢食然與政府不合謂其黨東林也明年值紅夷之亂攻閩之甯山維璉檄芝龍急擊之芝龍以粵寇未靖自引兵

傳三

至福寧與賊戰後期不至而紅夷復操大艘突入中左焚我戰艦官軍多死傷者維璉乃還福州起發餉給漳泉募戰士備有功授諸將方畧以陸兵截嶺道水兵阻諸港乘小舟出奇擊賊諸將皆奮芝龍自福寧來亦誓死戰斬獲無算賊遂棄中左入大洋維璉因上疏劾芝龍縱夷之罪芝龍方有內援上先入其言下部議維璉罪無何賊復犯石灣海澄同安諸處維璉皆擊走之先後捷上復自劾不能平賊爲芝龍所誤而吏議已下竟奪維璉官是時維璉方大集舟師自漳州調發諸軍至銅山與賊遇苦戰凡八晝夜大敗之生擒酋長數十

人焚其舟艦器械畧盡捷聞上命止論將士功維璉破賊班師還福州始知罷官因上疏自明不報遂解組歸久之卒維璉撫閩二年山勦海戰頗有成算大有功於閩乃爲政府以門戶譏抑中外惜之

外史氏曰曆秦啟禎之間廷臣所稱東林君子者知有若臣大義同道一心而已安有所謂門戶之見者哉迨小人挾邪說以攻造門戶之名加之不欲使其吐氣寃其禍之始者江陵先兆其萌蘖而後則沈一貫之校沈鯉命其私人康丕揚錢夢皋等立幟以攻其後朱賡王錫爵沈淮溫體仁周延儒陳演輩皆奉其衣鉢而直至

傳四

國亡德輝先生在廷侃侃爲公家也孰知奸人遂以門戶譏之俾明主竟悟然莫宗亦以爲門戶不可不破也於是斥逐之放流之而不容清流一日安於其位卒致寇滿天下廊廟無人覆其宗社而止焉噫小人之必何心哉

邑乘

鄒維璉字德輝號匪石天寶鄉人萬曆進士授福建延平府推官剛正執法抗稅瑞高宋延人賴之官延八載陞南兵部職方主事憤留都武備久弛多所條畫大家宰趙南星重其才品引與共澄餘政調吏部稽勲司歷考功郎中時魏瑞饒張甚維璉上疏劾奏中旨罷歸直聲大振未幾詔撫按提問謫戍貴州施州衛崇禎初瑞誅賜環陞通政司參議遷南太僕少卿尋轉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提督軍務入閩會勦劇賊劉香老等又紅毛違禁泊內港犯南灣海澄鴻江銅山諸處維璉自將

邑乘一

海上生擒偽出海王等數十人獻俘闕下時溫體仁當國抑功不叙而閩將鄭芝龍復交關齟齬之有旨解任蕭然就道憤鬱發疾後閩中撫按上其功陞兵部左侍郎欽賞三次加俸一級疾亟不能赴卒於家卒之日無少長皆隕涕計閩遣官賜祭諭塋維璉爲人方嚴介潔敢言任事扶正嫉邪公爾忘私其天性也烈皇稱爲天下第一清忠自閩歸里每言海寇南北蔓延不卽撲滅之必爲國患疾革惟呼殺賊而已

欽召 鄒維璉朕之賢卿德望素著立品端潔朕左樞需甚急特伸調治候病痊日卽刻起用今賜服色一品俸二品賞銀六十兩以爲藥貲該部知道

禮部爲行移勘合事合填准字六千三百號勘合照會江西布政司比号施行一件爲勞臣軍功疊擬叙典酬勞應優謹此例陳情懇乞題請卹典以光泉壤事精繕清吏司案呈准祠祭清吏司付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解學龍題原任福建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起陞兵部左侍郎咨文

加俸一級鄒維璉卹典緣由該本部覆奉聖旨鄒維璉與祭一壇減半造塋欽此欽遵續該翰林院通出揭帖祭文到部令就連送該司卽行江西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品香燭紙就遣布政司堂上官前去致祭仍將用過官錢開報本部并戶部支數毋得因而科擾未便等因到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照會江西布政司照依勘合事理一體遵奉施行須至照會者

祭儀

湯豬一口 湯羊一口 饅頭五分 菓子五色  
案酒五盤 鳳雞一隻 煨骨一塊 煨魚一尾

酥餅酥餠 雞湯一分 魚湯一分 眞降香一炷

燭一對 焚祝紙一百張 蕪酒二瓶 一祭文 一祭品

維

崇禎十二年歲次己卯七月 朔越祭日

皇帝遣江西等處布政使司分巡南瑞道張鑣諭祭原  
任巡撫福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起陞兵部左侍郎加  
二級鄒維璉文曰惟爾直大剛方清通簡要起家郡理  
洛擢銓曹望重題橋名高去國出處合於古義學問裕  
其壯猷稿以賜環授之手鉞廓清鯨海迅掃流氛瞻惟  
始事之功跨赴佐樞之召彌堅恬退速悼考終川霈郵

御祭文

恩報頒祭莖歆茲俎豆賁爾松楸

維

崇禎十年歲次丁丑五月 朔越祭日提督軍務巡撫

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通家侍生沈猶龍祭明  
故通議大夫大司馬匪翁鄉老先生之靈曰嗚呼三代  
不作正氣銷亡惟公間出日月再光得天之異居德之  
陽濂洛道脉龍比忠腸曰誠曰直亦大亦剛常變可試  
寵辱都忘適公政聲起自劍浦法稟約三刑平弼五旋  
佐樞曹遂分銓府撤棘無私樹桃李可敷道偶違機誠終  
化歸召歸衮衣秉節關土時維閭土羽檄交途海有邪  
蜃山有妖奴倭有夷魅駕驪而呼公旦受事夕已授柩

文一

東摧西擊北撼南俘荏苒淨掃華髮重扶勝後求寧一  
本王道內政寄兵無微化盜去民所惡招民所好迪以  
詩書約以訓誥力剪道狼憂先哭寵半壁又安實公再  
造榮桑歸後忠赤愈堅感時憂事籍言帽帝虛極武  
召公使前竟以疾殂天若使然方需大用俄爾棄捐易  
簣何語過河呼連猶龍步公後塵形穢殊婉接公德音  
心既如醉華髮忽傾大星云墜爲斯世悲爲民生淚酌  
水荐卮採毛充箴臨風黯然靈無爾棄嗚呼哀哉尙饗  
維年月日春弟胡維霖舊屬春晚弟熊士達李九華眷

晚生馮兆祺漆嘉祉添園戴魁明戴憲明熊士選熊侃  
夫胡世英胡世輔熊映斗熊象男胡世隣漆士綱黃國  
琦寧若愚張元品羅應秋毛明恩馮垣登李騰樓等祭  
明故通議大夫左司馬匪翁鄒老先生之靈而言曰嗚  
呼我公義氣塞於天地而威名播於華夷奏疏光於日  
月而才猷轟若電雷品格峻於匡廬而文章沛若江河  
洵古大臣風哉憶昔司理延劍值闔閭燬庠慨然與周  
忠介力摧克鋒海內已望爲祥麟瑞鳳其爲南北職方  
值東西發難清兵清餉水營陸營克壯貔貅所條陳俱  
是龍韜豹畧海內咸知其胸藏數萬甲兵其爲天官考

文二

功卽與趙忠毅同心破情而絕請託別忠佞賢奸海內  
君子咸有所恃以無恐小人有所畏而不敢動最可異  
者當燕廟甲子逆瑞與奸相表裏紊亂朝政荼毒忠良  
公與楊忠毅魏忠介數君子拚七尺以報朝廷無何而  
楊魏諸公死黑獄公遂竄夜郎嗟乎嗟乎公此時已自  
分必死矣招不來麾不去寢淮南之謀者恃有汲長孺  
在耳幸天開聖明中興公以碩果不食起白戍所爲南  
銀台南閣卿天下咸以統鈞鼎鉉屈公適閩寇鴟張延  
推以爲非公不可公秉鉞以往又值紅夷連艦障天閩  
人咋舌公自將於驚濤駭浪中誓不俱生故天助其順

遂不獻俘百餘於闕下天子色喜晉公少司馬噫前此  
曾俘三夷便錫蔭叙公今日紅夷之勦豈二百七十餘  
年所未有也然後知公不死於逆瑞之手者天正留之  
以建社稷之偉伐耳當此中外交訌之日使得公秉樞  
審可寒賊膽而靖寇氛無何以海上過勞心血俱枯騎  
箕尾而上升矣嗟乎天不憖遺豈天未欲平治天下耶  
雖然公生爲名世死爲明神且臨危念念請兵聲聲殺  
賊其精神決無日不爲天下蒼生決請之上帝以救此  
殺運決不以寇盜遺君父憂昔人有云寧爲良臣無爲  
忠臣公益兼忠臣良臣而爲一大臣也朝有褒卹之典

文三

國有史臣之書宗伯治祭司空治憲司封議贈太常議  
諡公定當不朽在千秋矣霖等夫復何悲悲則悲夫吾  
邑間氣而生公公方晉陟卿貳而天遽奪我大老山顛  
梁隕典型何從陳牲荐酒上爲天下惜而下以惜吾私  
公其聞之耶嗚呼哀哉

維年月日朔晚生吳甘來祭明故通議大夫兵部左侍  
郎加俸一級匪翁老親臺鄒老先生老大人之靈曰嗟  
乎天其未欲平治天下乎矜下而多事矣西北苦敵中  
原苦寇東南則苦海盜與倭夷公撫閩兩載耳鯨鯢屏  
息其魍魎於汾濱山嶂者復搜勦靡遺而紅夷挾其巨

艦長技要市中國一鼓殲焉獻俘百餘致之闕下天子  
爲告廟受之此海上未有奇捷也假公數年廿載猖獗  
之逆寇七年飄突之流氛豈異人任耶朝廷方虛樞席  
待公而公病又驟公惻誠俾得暫調以需大用而公竟  
不起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雖然公之病非天也海上之  
役聞警卽督師督師卽自將日中廢食渴盡無眠雖復  
大火流金嚴冰破石浪駭濤翻天搖地撼而公總不知  
短刀藏靴有進無退拚七尺爲國家固吾圉耳其安能  
不病嗟乎使身任寇敵者人人爲公病天下亦寧憂多  
事乎公之病公所以不朽也夫公則已無憾矣鄉推清

文四

正朝著忠貞富貴貧賤之不移夷狄患難而無悔文追  
西漢詩友盛唐觸倭批鱗屢抗封事遂使浩氣常留斯  
文未喪而又建標麟戰伐行與文成忠肅諸君子比烈  
德功言俱稱不朽矣乃甘則不能無憾父執師模忽焉  
委謝薨危世局匡濟伊誰方思灑血于過天遂已揮痛  
涕於密里泰山梁木興哭所歸况復葭莩可言酸痛捧  
芻欲絕公乎私乎嗚呼哀哉尙饗

維年月日眷晚生陳泰來奏明故通議大夫兵部左侍  
郎加俸一級匪翁鄒老先生老大人之靈曰天眷皇朝  
聖神聿起名世挺生作弼天子荷歟先生匡山之英奇

姿秀發崇志幼齡博綜經術射策承明浩浩落落岳立  
淵濤司李延平飲冰茹蘗民歌毋來厥聲赫赫諸郡分  
理戒嚴餽遺盜弭玉簡民用蔡者荷歟先生學達詞閣  
雅志作人弁髦彙登八載於閩豐功偉績天子曰吁都  
臣之學迺晉其秩司馬京南清儲汰冗剔蠹懲貪帝曰  
都哉兼秩示輝銓衡內理冰鑑弗遺惡黨煽煽神奸肆  
志舉世逡巡先生奮袂抗疏千言隻身補天批鱗逆怒  
遠竄瘴烟曲阜悼麟長沙悲鵬聖賢危難今古同轍先  
生夷然酌酒論玄友歐友白著書萬篇神哲嗣興陰靈  
頓息明良伊時忠貞繼辟鎮撫八閩恩威頌乎惟南有

文五

鄒夷夏賦驚海倭跳梁王命用討帷幄揮籌一摧朽稿  
奇能忌招厚德毀來先生聽之軒冕塵埃惟帝懷賢注  
思宣室徵書四下嘉遯稱疾荷歟先生幼宗篇翰遂握  
眞詮寢閑寢肆河蓄雲宜身因遭時學不偶世外若溫  
夷中實貞厲倚歟先生聰窺妙解道寄餘編班揚接軫  
陸謝執鞭文明之代作者犁然大雅忽逝朱慈絕絃帝  
念前徽考諡增職隆章寵數光昭中域嗟嗟我土形厚  
且麗奕世育賢長發其祥泰來以風侍訓謨實深提鐸  
修文駕過掛劍悲愕惟先生之不亡百世之風日以灼  
尙饗



勲倭靖海威名震疊功烈赫然雖跋扈之鄭將不能不  
胆落於御史臺矣未幾劣宦騰謗解組歸田而主眷方  
隆朝野望重復以大司馬起用賜匾天下第一清忠一  
腔愛君憂國之心於是而尤激矣憤懣之氣鬱成狂疾  
先生之不及大行其志也天也秀夫盡瘁難存趙氏之  
孤宗澤臨危徒抱過河之痛天之所廢誰能與之然而  
天之佑先生者於茲而益見其篤也向使躬膺簡命佐  
中樞而總六師不死封疆則死沙場安能以成仁取義  
之忠臣仍不失爲全受全歸之孝子哉閱今八十餘年  
先生直聲烈性介節清操膾炙人口後生小子高山仰  
文七

止之思念之至於泣下請諸上憲特祀學宮拜先生之  
靈而懷乎如見也夫先生身騎箕尾諒與楊左諸賢駟  
翔於蓬萊閬苑之間稱忠孝神仙區區一祀何足邀先  
生之靈而爲先生重然稽諸祀典有功於國有功於民  
捍大患除大奸爲鄉邦之典型爲儒林之矜式無一不  
宜祀於鄉者而敢置爲闕典哉限今吉日晉與鄉賢敬  
陳廢醴聊伸惻懷靈其不昧來格來歆

贈鄒司馬匪石

黃國琦

文驅西漢襲司馬功駕南陽一卧龍除卻三公誰獨立  
縱橫天地出其胷

奉哭鄒司馬匪翁

能茂松

徵書幾度出燕關忽報金樞墮月銀曳履正需扶國步  
藏用虛望濟世艱百身莫贖傾梁棟一代斯文失斗山  
鶴化遼城終不返月寒華表淚潛潛

三朝抗疏逆鱗批直節名堪李杜齊鈞黨禍興東漢日  
孤臣魂逐夜郎西賜環開府驅閩瘴仗劍臨戎殲海鯢  
報主功成身退後春風宿草竟淒迷

詩八

七尺憑將報國身山妖海怪盡驅馴功高尙側時人目  
主聖終思社稷臣北闕璽書頻瞻泣東山烟月竟沉淪  
却無宦倖遺諸子剩有青箱未是貧

曾逐清塵歲月深枯桐爨底誤知音芳蘭尙記當時佩  
梁木空悲此日吟石室藏書千古業峴山墮淚萬家心  
招魂賦罷頻回首落日空林起暮陰

安國賢

人間高建瓴兩路獨提戈遂使民安堵方聞海不波功  
同嗟賞異望重惜譏多欲白公勞績天關萬里何  
東山高卧後再起爲蒼生惠沐聞天徧歸吟楚水清朝

廷嘉直節夷狄識威名虛却中樞鼎妖氛孰蕩平

豈信公真逸今誰顧盼偏身方騶海海淚不到重泉國

士知難報詩名許浪傳騎箕靈氣在翹首望長天

道德名賢重文章大匠奇血餘廷杖日心似布衣時天

上顏梁木人間失羽儀年年湖畔路蘋藻荐芳祠

二月初三抵良鄉遇密孝廉始知先生疾狀惓然

賦痛

童天閔

豫章此信淚難禁豈是佯狂避世心士雅江南深抱恨

靈均澤畔苦行吟世氛何日當全掃天道如斯豈易諶

我抱杞憂頭欲白寒風颯颯怒村陰

詩九

鄒司馬匪石先生

劉鴻猷

博帶裝冠戰陣親吾儒吐氣在斯辰繫腰登碎紅葵膽

攬轡頻清碧海塵自古阿衡兼閭帥於今吉甫頌文臣

懷宗獨惜知翁晚枉說清忠第一人

平生義氣壯君親志挽殊星拱北辰封事誅奸凌萬險

戎行仗鉞出清塵皇天長使紆籌策率土容誰不子臣

堪笑抑公溫相國那知青史不饒人

學衛聖賢自有貞事功端本闡修辰原將論語平天下

翻笑中庸治海濱痛哭上疏籌世激貪緣紀東厲風新

他無誠面呈身辱最是此心可告人

達觀樓集目錄

第一卷

願學編

第二卷

宦遊草上

第三卷

宦遊草下

第四卷

友白草

第五卷

目錄一

友歐草

第六卷

導噫草

第七卷

四書疑義

第八卷

五經疑義

第九卷

史評

第十卷

論	第十一卷	辯	第十二卷	說	第十三卷	議	第十四卷	策	第十五卷	目錄二	序	第十六卷	記	第十七卷	傳附贊	第十八卷	疏	第十九卷	啟	第二十卷
---	------	---	------	---	------	---	------	---	------	-----	---	------	---	------	-----	------	---	------	---	------

尺牘	第二十一卷	呈	第二十二卷	誌銘表	第二十三卷	昭告附誓	第二十四卷	祭文	目錄三
----	-------	---	-------	-----	-------	------	-------	----	-----

匪石先生遺像



儼然者其貌穆然者其神非繪其似實肖其真即顯印之宛在想行藏之新處為名宿出為名臣宏著作於千古秉節鉞於八閩惟清與忠見賞楓宸惟模与範留示後人洵所謂國之寶家之珍豈徒悉寫生之妙而深仰止於內姻

年家姻世姪吳甘來拜贊

達觀樓集卷一

豫章鄒維璉德輝甫著

願學編

詠懷

堪輿何寥廓山川何錯落蒼狗無常形野馬自紛若人生俯仰間風月皆至樂胡為日憧憧苦被塵障縛短褐堪自適濁酒堪自酌莫輕隋侯珠用彈千仞雀

二

達觀樓集

卷一

時序急流騰百年亦斯須歡樂苦不足勞生誠何為古來曠達士不為俗情羈把酒待明月看花聽黃鸝青春不可負莫待鬢邊絲

三

神龜可用卜竟觸余且網嗟彼好智者紛紛徒妄想草木有榮謝滄桑忽消長虛已以遊世至人自來往

四

美玉不願珞山木不願材玉瑀璞不完木材人必摧千載才華士反作禍患媒虎豹隱山中誰謂川者來文采既可觀無乃皮為災願言聰明子輝穎忌太開

五

商君困亡命李斯膏秦斧夷甫失三窟國忠殉羯鼓傷  
哉奸雄謀身圖豈不說一朝罹酷禍榮華付流水天網  
密如斯作事貴謀始

六

李倫騁豪麗金谷時所慕錦幃數十里珊瑚數千樹後  
極身見叔竊嘆財貨誤古來歌舞地從生荆棘露象齒  
焚其身斯言誠可悟

七

遺途莫久居盛名莫久留所以鳴夷子五湖一扁舟應

達觀樓集

卷一

二

侯雄辯士俯狗燕客求四時忌成功急湍無安流美服  
人尙指權利倍添憂

八

當樓有松柏青葱色侵牖賦性本正氣託根異桃柳春  
風噓不濃霜華摧不朽莊生曾有言木以不材壽胡此  
亭亭柯天地獨奈久願與盟同心永結歲寒友

信陵君

四君稱愛客同時擅俠聲吟彼原嘗流徇盜魚雞鳴卓  
哉魏公子執轡下侯生單車急孤趙撫劍摧強羸賢者  
終被讒身殞魏亦傾至今留英風弔古未忘情

貽郎景白

與君交十載莫測君意深滄海渺一勺片月懸空襟揮  
毫散彩電案餘青玉吟仙才似曼倩微官同展禽平生  
動師古嘗守四勿箴世途豈不窄不畏霜雪侵高咏青  
松下潯然秋水心寧披五月裘不拾路側金太宰行書  
續應致天子欽萬古一片石勒在桂岑岑

華歆

子魚揮金日龍首標盛名志存作老吏一朝喪平生可  
知名寶混月旦無定衡人品看末路處士多虛聲不聞  
美新賦草玄一何清

達觀樓集

卷一

三

贈吳重吾廣陵舟中

古人善逃名何必回林邱金馬可避喧市朝堪自修况  
此廣陵間風月任遂遊清秋濤且白來往一扁舟寄眺  
天地澗塵寰復何求

二

我愛賜夷子徙家三成名千金指揮就一擲千金慳英  
雄聊玩世豈在操奇贏羨君處處家瀟灑風更清賓客  
常滿座樽酒日夕傾憶昔河梁別怏然執手情

子夜四時歌

海燕南歸日王孫去不還東風吹妾夢夜度玉門關莫

聽黃鸝語暗摧桃李顏

二

池荷擎曉露點點似明珠何事風吹動能令聚散殊臨池渾對鏡私嘆媚容孤

三

絳緯寒聲動燕支草色黃蕭條同一氣萬里鴈分行妾怨閨中月君愁胡地霜

四

朔氣侵肌骨深閨尙覺寒天山風雪惡應是客衣單有吊堪持贈關山道路難

達觀樓集

卷一

四

貧交行

季布一諾重千金丈夫相期感慨深蘭味初投指天日白首不易傾蓋心此道今人如塵土紛紛擇地托肺腑將軍嘗有入幕賓政府爭記及門簿獻賦進頌承色笑炊金饌玉列歌舞綺席連袂可成帷稱觴揮汗復成雨博得權貴一顧盼意氣翩翩自誇詡一朝權貴燭摧落冰山失倚漸消索魏其府中絕無交廷尉門前可羅雀君不見孟嘗食客三千餘惟有彈鋏心相依感憤何用唾客面市賈朝來暮自歸人情但看江流水笑殺習公題門扉

贈羅年伯母

鳳凰初產丹山穴羽翩翩便奇絕一朝飛集軒皇閣始信丹山重獨別羅君有母最賢良自幼聞聲不出堂篝燈課子月三更學成揮筆生琳琅挾策公車知已合青絲白馬遊帝鄉帝鄉桃李開正好拱手羅君才獨老奇葩異草雖天成風雨北堂噓濡蚤誼歌願上南山盃年年春色浮三島

戲贈葉廣文

先生芳名傾里耳斗酒落筆烟霧起豪才翩翩軼青蓮操修遠似廣文美平生好士可忘年相逢一笑成知己

達觀樓集

卷一

五

清樽日傍庭槐開狂客顛倒風月裏客來先把車轡投客醉欲去身輒止情真何用羅殊羞興酣漸漸忘汝爾呼盧浮白四海窄雙眼懸在天外視縱飲莫作竹林看座上清風襲蘭芷我憶先生榻無也官舍蕭條寒如水酒錢非有司業貸那得更殘盃未已

贈同年熊心印熊豐城人兄爲諫議

清朝補袞有仲山謬謬奏疏動帝顏羨君接踵承明廬兄弟趨蹌侍朝班朝班文武如星列眼看君家寶奇絕才名吳下壓機雲學識眉山傾軾轍古稱豐城多寶氣斗間鏖鏖互明滅千年神物化龍去精英誕生人中傑

干將鏌鋌雙出匣魑魅潛驚蛟鱷咽

對酒

有酒莫辭醉無錢便解貂不說壯士氣偏隨黃金消

二

對此盆中物塵世睥睨間窮愁一日盡乾坤常是閒

三

人生須行樂莫惜頻傾倒明朝秋又來紅顏容易老

四

更聞飲半酣長歌呼浮白座上對飲誰明月是佳客

贈郭順所

達觀樓集

卷一

六

誰言郭有道不擅漢時名龍門天下望一見便相驚

新淦謁練公祠

牧野旌旗掣電飛萬方勸進罷戎衣何關二老懷深恨

發憤西山賦採薇

二

飛檄江邊日月新乾坤正氣一孤臣憑他王魏功名好

國破安留萬死身

望易水

易水瀟瀟壯士空可憐俠氣貫長虹報仇七首原非策

枉恨秦廷劍未工

九日寄友人

秋風候雁下吳天天際風清鴈杳然澤國壯遊長入夢  
相思空在菊花邊

二

白露黃花處處秋去年今日共君遊誰言淮海元龍傲  
曾許重眠百尺樓

三

傾蓋論交把袂親一時意氣出風塵只今故苑營黃日  
猶憶江皋送酒人

四

達觀樓集

卷一

七

中天片月淨無雲懷友良宵坐夜分千里關河難命駕  
數聲烏鵲不堪聞

比還過下邳

當年智士此藏身誰謂青山有異人數載報仇心未遂

荒橋書出足亡秦

寄苗成吾

楚天風雨漲江流獨卧山中草色幽正憶昔年黃叔度

幾迴萬頃碧波遊

又

去歲清秋共酒盃憐君詞賦子雲才懷中錦字今猶在



一曲重飛白雪來

野眺

把袂神垂倦尋春興轉豪寒煙迷遠樹夜雨捲飛濤悶  
鮮頻歌曲心閑且進醪雀鳥空自嘯雲影鶴聲高

旅懷

身世如萍泊鄉間被霧遮光陰供浪跡情緒問寒花客  
久貂應盡愁多髮欲華壯遊雖慷慨對月忽長嗟

立春

梅殘催送臘柳媚解迎春世態看流水年華似轉輪牀  
頭書是舊鏡裏髮疑新生事從誰卜狂歌作酒人

達觀樓集

卷一

八

元日試筆

野樹初回綠春光漸照顏爐煙浮協氣歌管動青山樓  
閣東風入衣冠北闕還有懷思賦何日點朝班

贈上人

閑士超乘早曇花墜已紛毫光疑夜現經語似空開澄  
靜江邊月去來嶺上雲神心常不染元氣覺風飄

會試舟中值雪

朔風吹凍雨散作六花飛客路侵寒缺江天點素磯有  
裘原自傲對曲和應稀北望梅將發爭春在帝畿

壽夏年伯

傲吏風流甚琴書寄趣深一官聊玩世五柳忽成陰客

訝蘇門嘯人高梁甫吟白頭天地老明月是知心

又

解組身雖隱傳經意獨勞壯心原有托薄祿可終逃商  
嶺雙鴻翼謝家一鳳毛金莖行拜賜此日慰蓬蒿

贈賢士李景亭

閱世尋同調青山有異人城中朝賣藥壺內夜藏身高  
論乾坤小閑遊鹿豕親杏花春意滿肯復混風塵

寄友人汪景謨

相逢渾似舊一識便輕候滌德波千頃論心酒數甌陽

達觀樓集

卷一

九

春驚楚調彩色奪吳鉤每憶邦橋月清光惹別愁

贈秦將張任宇

儒生還類俠壯士却能文防海波從靜凌霄鶴不羣虎  
頭班定遠猿臂李將軍斗大黃金印天書下五雲

家叔纖若會試歸有書見訊賦答

彈冠稱往事聚首憶當時風雨青燈共金蘭白髮知屠  
龍原有技投壁尙蒙疑裘馬無言倦新梅發故枝

二

結髮憐同調翩翩附阮林濫叨五斗粟虛負一生心無  
策酌明王有懷學浪吟故鄉成遠別何日再披襟

三

百年真一瞬萬事等浮漚  
覽鏡驚容髮知心是蒯緱才  
疎安祿薄客久動鄉愁  
岡上清風好神遊幾度秋

四

每望鄉園月相思動槍神  
圖書高束閑猿鶴浪猜人薄  
宦成何事浮名役此身  
誰憐方朔意歲歲酒風塵

村泉晚宿

林嘯風淩客夢驚徘徊窺  
隔月孤明烟籠寒樹憐春晚  
馬倦征鞍傍曉鳴何物浮名  
懸鴈影怪來愁思亂溪聲  
達生誰解南華意萬里天空  
野鶴橫

達觀樓集

卷一

十

愁中思北上慨然有作因東同年吳虛叟

半世行藏一笑過幾驚  
玄髮逐流波廣陵風色催  
清急燕市春光入夢多  
篋有明珠堪自愛手携長  
劍向誰歌生來傲骨窮逾  
壯不道山中老薜蘿

寄吳嘉生

握手雷陳意自深  
平原孟酒日相尋  
開河頻入懷人夢  
風月依然作客心  
楊子亭中聊寄草  
仲宣樓上倦行吟  
窓前無數梅花發  
無那衡陽斷鴈音

贈族兄完真應武試

誰憐草澤卧英雄  
裘馬翩翩俠客風  
圯上漫疑逢石異

關門應識棄繻同  
弓開猿臂雙鵬落  
劍吐龍文萬騎空  
塞北秋高多戰氣  
漢家今擬策元戎

東吳年兄之浮梁

四月南薰吹薄幘  
驛亭分手暮帆飛  
江城曉望迷雲影  
楊柳花飄點客衣  
世路風塵雙眼在  
各天書劍壯心違  
匡廬烟霧神仙窟  
寬覽勝應看嘯咏歸

東吳室白孝廉

春酒相逢忽隔秋  
登樓一望憶同遊  
風清檻外鴻連渡  
鴈合天邊影暗流  
擊節深歌驥握啣  
孟興劇解鶴裘燕  
墓招駿黃金在  
幾夕神飛夢帝州

達觀樓集

卷一

十一

貽胡澹源先生

彩筆縱橫似上林  
殿前三策映黃金  
共看鵬翼凌虛去  
豈謂蛾眉惹妬深  
壯髮懸軍高伏枕  
扁舟載酒任狂吟  
知君久謝彈冠意  
益嶺風清桂樹陰

又

數載風波老逐臣  
千年名重解朝紳  
清時骨節猶違俗  
宦後寒醴不厭貧  
舊有元卿三徑在  
誰令潘岳二毛新  
蒼生空望東山出  
何日鳴珂入紫宸

謝李使君

卧閣公餘對夕曛  
寒花零落借氤氳  
中原牧守誰爭長

吳下才名獨數君，識微春風生肺石。訓戎兵氣散江雲，淮陽真道終留黯。早晚承明遣鷺羣。

吳嘉生以書幣見訊賦謝

江左風流獨有聲，宦遊車轍半同盟。纔逢公瑾人先醉，一見林宗客自驚。池上無端雲聚散，邦橋依舊月孤明。相思忽報雙魚下，不盡當年把袂情。

賀田鍾衡父母任滿

劇閣天橫迥自雄，登高睥睨一時空。文章氣逼先秦上，吏治才傾兩漢中。美錦製來稱國手，太阿揮出截長虹。山城行看鳬飛遠，聖主恩深碣石宮。

達觀樓集

卷一

十二

又

萬騎長安遜駃騠，誰言枳棘有鸞棲。青氍舊物源流遠，宦路功名作述齊。人物少年奇洛下，岷峨家世匹關西。金甌姓字民同識，豈但儲君卜御題。

貽廣文周蒼麓先生

廣文長公子宦蜀故有末句  
旅次光芒覽德星，歡然載酒謁玄亭。明珠分照山城媚，夜鐸敲回曉夢醒。一榻寒氈聊待客，百年苜蓿老傳經。鳳毛誰似君家秀，巫峽天迴雨露零。

看春

氤氳佳氣滿江皋，郡國郊迎載却勞。綠野勸農千柳翠，

花前馳騎五陵豪。東風好作繁華主，晴日偏輝彩仗旄。對酒莫辭歌一曲，陽春原自郢人高。

初春值雪

舊臘餘陰送曉寒，衙門終日卧袁安。梅花紛落千家笛，月色遙橫萬浦干。對景何人推作賦，盟心自信可當餐。風塵容易侵雙鬢，楚客須知和曲難。

同謝貞宇元兆華登樂安文昌閣閣前有熬水玉

象山

高閣依山結樹陰，故人乘興一登臨。雲飛玉象天疑近，春盡鰲川水倍深。北關共懸千里目，風塵堪負十年心。

達觀樓集

卷一

十三

朱絃此日逢同調，暫學東方作陸沉。

賦得匣劍寄荅彭鳴虞

別後關山忽劍鳴，雌雄當夜匣中情。壯心共約大邊倚，彩色雙瞻斗上橫。把玩花生雷氣冷，彈歌樽對月華傾。莫愁神物無知己，俠客千金出薊城。

送族叔赴試

萬里飛鴻度素秋，英雄杏圃此同遊。西江斗氣雙龍出，上國黃金駿馬酬。有璧設愁人按劍，登壇須擬白焚舟。聖朝通籍今非晚，莫恨當年季子裘。

過廣陵

錦水清風帝子丹歌絃夜夜恣芳遊三春花柳迷樓歇  
一日兵戈王氣收繡苑烟深啼暮鳥邦關月日照河流  
山川不改豪華盡一賦燕城客轉愁

曉行任邱

春色燕關兩度看誰憐馬上朔風寒雲飛荒野隨天濶  
曉出征裘帶露乾半世功名吹劍首幾迴日月望長安  
勞生亦識莊周訣肯負清朝惜羽翰

貽潘章石孝廉

與君裘馬會陽城黃鳥花間出谷聲把酒歌酣燕市月  
彈冠笑合古人情風塵尚抱窮途恨販驥難逢識者鳴

達觀樓集

卷一

十四

詞賦潘郎誰得似二毛種種不須驚

早朝

禁苑初鐘月滿城長安車馬動喧聲風清闔闔衣冠入  
露冷金莖劍佩鳴天仗雲間飛彩電晨光花外散宮鶯  
漢儀綳綬最誠堪陋不盡臣工就日情

都門送蔡心宇之官寧遠

薰風吹入帝城清旅館相看月共明越鳥自巢南樹好  
塞鴻遙向楚雲征天開衡嶽千秋色目極湘流萬里情  
羈客獨憐莊鳥倦夜吟誰識故鄉聲

郭鴻臚羅光祿夏參軍同年朱清宇施見石讌集

王氏園亭

花裏芳樽傍夕傾粉榆冠蓋會繁城使君東閣觀梅興  
公子西園讌客情軒敞青山飛席上月華烏鵲雜歌聲  
啣盃笑傲人間世江左風流舊日名

題筠陽大觀樓貽田父母

高閣新從碧漢開鳳山錦水共徘徊南州風物時侵几  
檻外江堤好種梅匏匏一天星欲落彈琴千載鶴飛迴  
絃歌聲溢樓臺上不厭公餘數舉盃

賀同年陳範台履任教邑

年少文章動上台颯然神駿出燕臺烹鮮暫借屠龍技  
補衮終需製錦才官邸風清孤鶴伴山城春暖百花開

達觀樓集

卷一

十五

彈冠喜附王陽後况說閩天采鳳來

胡父母招飲見貽席上次韵贈之

歸卧山中採舊蘿好風吹入故園多閑看綠野花侵縣  
坐逐明珠月滿河五斗暫供陶令醉千秋誰和郢人歌  
啣盃颯有平原興敢請高軒許再過

贈參軍夏敬吾

逢君春色散江晴年少翩翩擅俠聲彩筆並傳河北檄  
壯心直下越王城從容借箸參軍旅談笑圍棋有甲兵  
介子張騫君自許風流先後漢時名

京邸贈胡思源

早歲投繯入帝京五陵年少獨知名才高不合風塵老  
節俠偏令俗眼驚謾以備書羈定遠幾看冠蓋過侯嬴  
陰山獵火邊聲急何日排開再請纓

與楊景明周赤城二年丈王莖登舟

扁舟乘興渡延津談笑中流酒數巡有約雲山長伴客  
忘機魚鳥自親人濤聲奔壁鳴雷急樹色當帆帶雨新  
莫以宦情妨吏隱風波江上愧閑綸

奉堂尊初翁倪使君

十載風流盡省閒雲霄仙從獨推君祥刑南國歌棠樹

達觀樓集

卷一

十六

秦草西曹出鷺羣熊軾憑陵雙劍色歲星孤照八閩分  
清朝經術倪寬重天子行看召論文

又

五馬春郊草樹芳翩然鴻鴈盡迴翔簾閣公署惟呼鶴  
琴罷清風且命觴匹騎平戎襲渤海中朝出守汲淮陽  
漢庭宰輔多良牧此日功名動建章

贈周赤城

才子文章似賈生青春西楚擅詩名賦中七澤風烟壯  
嘯裡三山海氣清幾樹棠陰經雨過當軒花色聽鶯鳴  
霞標已插天台上不盡光輝動帝京

哭簡翼華孝廉翼華余同門友京中別後四年矣

自昔逢君意氣開翩然長嘯豫章臺風塵投壁誰相識  
天地何心亦妬才一記王樓詞客去幾時白馬故人來  
燕關握別情猶昨懷友他鄉思轉哀

悼葉孝廉

憶爾風塵上策歸英雄流落嘆知稀何緣玉樹逢秋謝  
不謂玄珠與世違堂上衰親悲白髮閨中少婦泣青衣  
蒼天有聽吾將問才子青春墓草肥

送廣文張仲弼移官吉安廣文原爲陽山令以抗

中貴得貶

達觀樓集

卷一

十七

九峯春色接吳天送客鶉歌入管絃百折風波標傲骨  
千秋意氣付寒氈星分劍渚龍光遠月滿螺江鯉素傳  
白首草玄官自拙張衡今賦四愁篇

奉和藩臬諸公元日樓集之作分韻得名字

把酒春光滿越城太平人醉管絃聲臺高百尺瞻霄漢  
花發千門散曉晴嘯咏風烟堪結社誰言金馬不逃名  
登樓詞客俱王粲此日詩傳鄴下驚

倪明府招飲指署中兩色桃花命予賦之席上偶

成

曾說瑤池帶露栽何人移種使君臺雖然國色復葩麗

却是天香並蒂開洞口探春迷客渡漢宮傳宴笑仙才  
他年結實還如斗擬賦南山薦酒盃

達觀樓集

卷一

十八

達觀樓集卷二

豫章鄒維璉德輝父著

宦遊草上

延津吊古

鄒魯人不作潞洛誰依歸豫章與延平崛起劍江湄師  
友相切磋靜中看天機聞達兩忘情餐勝道日肥潛德  
沉當代千載生光輝煌煌俎豆開赫赫宮牆巍古來千  
駟馬不及首陽薇豫章一賤吏延平一布衣

達觀樓集

卷二

二

信公性豪華聲妓不離側涕泣勤王詔起兵誓報國破  
家募壯士枕戈梟比賊日轂忽西墜天地胡塵黑漆身  
恨未能黃冠歸不得就死殊從容華夷同心惻節鉞南  
劍開萬古生顏色

三

寶劍埋豐城氣色干牛斗卓彼張茂先塵埃識其偶龍  
泉并太阿分佩雷令手神物能變化不爲人間有雌雄  
瞥相失延津合飛走至今雷雨聲常疑雙龍吼吁嗟寶  
劍去張雷名不朽

梁使君贈予一鹿留畧數日悲鳴不食賦而遣之  
余昔居深山與爾日相從爾心不我猜飄然伴行踪余  
嘯爾亦鳴天籟雜風松野性不就羈萍草堪自供文采  
殊類豹骨角偏似龍出山時幾何主人髮已鬆憂爾嘗  
在蕉神遊匡廬峰匡廬有一洞雲深草蒙茸洞中白鹿  
雙日隨禽鳥囉僊人騎爾至浩歌逸興濃憂醒獨不見  
惆悵聽曉鐘何期作吏日官舍與爾逢夾轂難爾借俗  
慮偕爾豁我亦舊知已未爲官情封風月可相友爾意  
何憧憧我今縱爾去任爾自從容他日再尋盟方信主  
人悰

遊觀樓集

卷二

遊俠行

壯士死大名安用百年身千金不易諾七尺甘許人擊  
筑歌酒肆屠狗亦相親單車北辭燕匕首西入秦劍術  
縱不工聲名今尙新誰謂遊俠輕可愧二心臣

嶢峽夜泊

客舟泊寒江橫空一明月星影正疎微河漢似湮沒潺  
潺水聲鳴嫋嫋樹風發人生浮萍草朝秦暮復越顧此  
明月光古今嘆圓缺風波令人老壯士生白髮安得酒  
如渾中夜酌不歇

二

江天何所見山高水悠悠天似依山盡水似兼天流中  
有繫繫石不知幾千秋水溢石不去水落石還留今夕  
爲何夕相對水石幽攬衣中流坐霜風襲重裘一作淅  
浪歌天地若虛舟

仙遊道中

仙人曾此遊鶴馭杳何處我今塵勞倦立馬空延佇俗  
緣了不盡道心覺已寤豈乏晨肇骨尚隔天臺路寧無  
漁翁船不見桃花渡側身久悵望白日西且暮莽莽雲  
連野瀟瀟風生樹僕夫嚴駕早行人難久任策馬前途  
去轉眼復迴顧

遊觀樓集

卷二

道上偶感

石神訴天帝造化無偏累世上龔黃多碑碣載道時我  
亦天地生何苦相磨斲

二

天帝諭石神造化豈不仁龔黃有聞達非爾莫上陳爾  
碎且乞憐何況血肉身

登金山寺

中天有翠壁笑兀在江流乎梯屢蛟螭危塔碍斗牛開  
闢何神奇風景似滄洲我來陟其巔淨理思悠悠疑有  
吹笙侶可與問丹邱疑有孟渡僧可與祛塵愁搔首一



長嘯萬事水上漚嗟此風波民來往一葉浮卓錫真近  
鴨閑情好狎鷗何日婚嫁畢擬作逍遙遊

明妃曲

朔風起天山雪胡笳吹刁斗咽馬上玉顏羶琵琶淒欲  
絕漢家疆土百戰開郡國士馬羽林材粉黛豈當十萬  
騎單于寧聽蛾眉側誰教上策重和親顧使公主月胡  
塵青海長安萬里隔思鄉願爲黃鵠身良家之子何須  
數莫怨畫工怨齊虜丹青圖貌縱失真妃死猶在漢家  
土

將進酒

遊觀樓集

卷二

四

天自高地自厚人百年稱上壽彭祖殤子總須臾夷齊  
盜跖同骨朽始信身後百年名不如生前一盃酒憶昔  
竹林客沉湎作清狂所見豈獨偏達生聊命觴上蔡犬  
華亭鶴壯心灰何消索金谷園銅雀臺英雄死安在哉  
清風明月入我戶且結知心與卿盃世事茫茫東陵瓜  
一醉天地任徘徊

結客少年場

燕趙有豪士英風動八埏千金買寶劍萬金結少年少  
年裘馬類翩翩張弓挾彈獵城邊發矢必墮雲間鵠舉  
盃不顧囊中錢繁城大邑縱六博錦帳繡幙圍嬋娟擊

筑悲歌明月夜闌難走狗落花前意氣由來重然諾片  
言一出如山岳腹目語難風雷起仰天長呼星斗落王  
侯公子一知名願奉顏色肝膽傾不問酒人長踞請那  
問監者執轡迎吁嗟丈夫逢知己有生須若鴻毛輕濺  
頭血徵秦佐發暗啞脇楚盟千里劍刺韓相單車使奪  
魏兵三寸舌解侯縱一矢書下聊城丈夫生長七尺軀  
不願有身願有聲但得雄心留天地何必深閨嘆死生  
戲同僚梁冲玄移官鄭府長史

若不見賈長沙握管青春擅才華天子召問宣室裏夜  
半前席大咨嗟又不見董仲舒文藻獨出漢大夫上書

遊觀樓集

卷二

五

公車不見收白首下帷相江都我嘆二君抱奇策逢時  
空作王門客山來英雄多慷慨白眼看人人不憚使君  
南海神仙流才名奕奕動南州初攬三湘吞夢澤旋携  
雙龍千斗牛遲暮一官非關拙嘯傲彈琴坐忘憂行藏  
畧與董賈似何王不可曳裾遊行矣哉梁使君諸君一  
盃酒與君從此分岐路悠悠何足嘆升沉顯晦俱浮雲  
一言拜相田鴻臚自戰不候李將軍請問天工意難曉  
回首羅浮日未暉梁王初指客枚乘且登臺著就文選  
賦君顏終自開

李節婦歌

十五嫁孝廉湖上雙鴛鴦一朝風雨摧分飛不成行傷  
哉孝廉爲父死割股斷肌眞人子豈妾人婦不從夫念  
此高堂白髮姑從夫拋姑非夫意懷中況有學飛雛報  
君地下無難事報君地上更艱虞千載赤心應化碧九  
泉可作夜明珠年年子規春啼血年年鴻鴈秋號月春  
啼秋號各有時可憐贅哭無斷歇關山高閣水深昔日  
盟今日心山可撮土海可田妾心不到楊柳前

白石晚宿毛心如明府携酒共酌次早賦別

扁舟兩過白石渡渡口鶯花千萬樹地主風流神明宰  
揚樽遲酌江干路蒼天一望海雲飛芙蓉嶺空出翠微

達觀樓集

卷二

六

對景酌罷夜伏枕茅店鷄聲催客歸

飲會令君署中

前年君署飲君酒新宰花綬映桃柳今年逢君酒再酌  
薰風吹入鳴琴閣風光轉眼忽三年舉觴一眺舊山川  
庭前雙松大幾圍那得相逢不相憐

黃生行

黃生磊落眞奇才琅玕千尺參天開遶遶湖海嘲風月  
一時高士獨登臺有時埋名混市肆女子亦解問姓字  
揮毫滿天風霜來半生努力千秋事世上才名譬一石  
君才已沾八斗去戴良昔見牛醫兒中心惻惻如不怡

林宗深挹萬頃波低回信宿不忍歸卿家顏子昔何隆  
今日叔度再見公會過淮上與君語清風吹盡塵襟鄙  
微官五載東南滯遙望美人吳江水

劍溪行

衝激哉劍溪水巉巖哉劍溪石洪濤撼壁如轟雷白日  
青天懸霹靂扁舟來往穿石過恍飛銀河織女梭千迴  
萬轉爭一線鋒針失路奈舟何人言狂瀾需砥柱此石  
反令舟人懼大行坂折接江來瀨激浪高勝灤瀕我欲  
疏淪成安流五丁力士鑿不去又欲鞭之下東海海上  
神人知何處我來宦閩五載閒點淡灘前髮欲斑已慕

達觀樓集

卷二

七

王尊叱馭往更羨王陽驅車還王尊王陽知誰是忠臣  
孝子道各異丈夫未了讀書心乘風會有破浪志陸行  
不避兇虎惡水行豈畏蛟龍勢吁嗟乎劍溪自險客自  
安風波當作坦途看憑此虛舟涉斯世何必再歌行路  
難

過釣臺弔嚴先生

磻溪釣渭濱獵後車載出表東海鷹揚弼起周家業先  
生把竿坐江頭何不勉爲漢皇留二十八將蕭曹匹安  
漢功須綺園收溺冠嫚罵義不辱好儒之主宜相投豈  
慕巢由學洗耳作書君房良有以戚姬不后麗華后周

昌不死韓歆死同楊縱修故人歡論交恐非布衣比客  
星不借紫微光披裘男子更徇祥東京雲臺何處尋千  
古釣臺水雲鄉

河上聞鴈

河風颯颯浪浮山滿目帆檣蔽室間天清數鴈連聲鳴  
遊子心酸欲慘顏人生那得鴈飛高雲霄萬里托羽毛  
飲啄不同樊中雉挾彈少年徒自勞

畫雞

鳳千似鵬萬里鳳采出爲人間儀鵬翼簸擊滄溟水胡  
汝羽毛但豐滿歟翻不作冲天起雌雄嫵麗如有求子

達觀樓集

卷二

八

母戀戀似相倚絳幘曉籌賴爾清五夜一唱萬國明邇  
來疑解紀消意不與凡翼闔狂輕異鷄見之當反走莫  
怪不飛與不鳴

午日弔屈原

弔古人何處虛傳午日舟懷沙千載恨不盡楚江流

二

殷社將墟日微箕奈若何江流先楚骨麥秀不興歌

三

九州雖可相那易故宮悲莫把離騷讀揚雄淚幾垂

偶成

少年生計拙斗室一床書今日風塵吏猶憐作蠹魚

二

流光過且半大道幾時聞對酒空敲唾雄心此正殷

三

不緣五斗粟那得髮如絲薄俸聊將母微官未可辭

四

戴月趨公事折腰揖上官可知彭澤宰高卧獨盤桓

五

楚璞多題石齊門只好竿人情無用問策馬慎前趨

六

達觀樓集

卷二

九

肉食慚吾鄙公餘自省愆獨存蔬水意留荅案前天

七

平生多僻性聞世少交親吾已甘疎拙時名但讓人

八

名根能自淡詩思苦成魔江上無情月偏然惹興多

花節遇雨

春風吹百草闌巧媚晴陽何事鳩呼雨花神欲洗粧

道上口占

邊海年少子習習坐漁磯乘潮操艇出入市易枿歸

二

小艇蕩清溪輕隨鷗鷺浮青山峙兩岸望在碧雲頭

三

曉瘴四邊起高峰不相識客子穿雲過天低只咫尺

四

日暈知天風礎潤知天雨臨流不敢渡海潮大如許

五

下馬駐郵亭亭邊數叢竹此君雅好客清響來相逐

旅况

王事寧辭瘁親顏悵久違關山楓葉盡遊子不言歸

不寐

達觀樓集

卷二

十

客心本淒涼風雨添寂寞伏枕不成眠戍樓吹曉角

秋江曉發

山高初見日水冷淡生烟風色波陽動江聲入客船

二

短棹迎風逝翩然似鳥飛漁歌繞一曲十里故山微

三

津頭多古樹不繫古人舟無數丹楓葉年年逐水流

四

千里他鄉客朝馳暮不還鳬鷗無一事終日水雲間

周夢洲欲致政歸賦此挽留

海濶秋風起天空白鴈飛江東魚鱸美張翰忽思歸

二

一雙青白眼不是酒狂生豈學東平任騎驢到便行

三

憐爾真強項逢人懶折腰也知輕紫綬不必戀漁樵

四

拂衣男子事玩世漆園心牛馬還堪應何爲歸去吟

五

盡山叢桂發隨地菊花黃此日官兼隱天涯亦故鄉

六

達觀樓集

卷二

十一

神劍闢天合氛烟看漸清只愁風雨散夜夜二龍鳴

過漢高帝廟

仗劍驅秦鹿歌風飲故鄉英雄千載去誰識漢宮牆

玉華之景奇怪萬狀余舉最勝者各賦一絕聊爲

齊諧

金鼠偷桃

爾自空中墮竊靈瓊瑤枝王母不知情却疑東方兒

彌勒佛

兀然箕坐誰云是竺乾翁此子疲津梁暫憩神仙宮

石虎

負嵎氣何雄處穴身何安豈是參禪者吾作鷗鳥看

仙羊

仙從南海至騎爾上青霄五色今無色歛踪避野樵

達摩渡江

風波馳一葦能渡眼中人一識慈航穩無勞更問津

葡萄樹

謾說西方產根從漢使回洞中原有種香入紫霞盃

仙傘繡毬

冠蓋弄綵毬流蘇迎風舞何必金銀闕始稱繁華府

荔枝樹

達觀樓集

卷二

十二

手植自何年離離大如斗憑他輕騎催不入妃子口

鍾呂傳道

兩仙相授受對面無一言參得忘言訣白日自飛鸞

石鐘

非經大冶鑄不借梵宮鳴留奏元靈曲空中廣樂聲

石鼓

昔臥張麗英清歌猶在耳會取蜀山桐搗開四十里

聲鳴井

誰鑿琉璃窠鏗然音韻清此中雲氣盛疑有卧龍鳴

藥爐

鍊石黃金成原是神仙手羨門不可遇大藥至今有

擎天樹

乾坤借爾力非爾莫撐持小視鄧林材不異鵲鷄枝

金星石

亂瑩飛翠壁萬點耀珠光僊性原冲淡胡爲金玉堂

五更天

天光透一隙欲曙尙未曙此間舜韶門卽是僊凡路

滿天星

崑崙星宿海玉華星宿洞東西兩闕奇閃閃精光動

道上偶成

達觀樓集

卷二

十三

萬里間關遠霜花夜濕衣前林黃鳥宿陌上馬蹄飛

二

馬上看月沉月復馬上出明月往且來征鞍猶自疾

西園漫興

小苑依山開雙溪塘數畝菰溪水好灌園誰是漢陰叟

二

沼水寂無聲流水發清響一水動靜殊得趣總堪賞

三

林鳥晚倦飛鱖魚時出遊人知魚鳥樂何事白頭憂

四

青山不須買流泉儘可汲怪却巢由意不向風塵立

遇金陵

烟花千古麗王迹六朝空世事何憑問江流自不窮

題漁樵耕牧四畫

漁

江水清如鏡寒魚懶出遊停竿溪上坐風雪滿羊裘

樵

荷杖入深山山中烟霧霏不見對奕人空挑春色歸

耕

穰穰無用祝瓏上勤把犁雞黍酌村酒閑詠淵明詩

達觀樓集

卷二

十四

牧

山空雲作伴晝卧草爲褥騎犢橫吹笛無心慕相秦

從軍行

沙場月白鴈聲秋鐵騎臨邊滿障板十萬漢兵宵渡漠

將軍新拜冠軍侯

二

玉門關外破羌歸轉戰陰山夜合圍月下單于單騎走

漢家追將疾如飛

三

手提三尺欲安邦箭落天邊鵬一雙不掃穹廬休解甲

築城先擬郅支降

四

千金戰馬百金鞍辭別青樓出寒寒但使功名標畫閣  
肯憐紅粉倚闌干

虞來初年吏招遊武夷賦答

幔亭紫氣正氤氳有客雙鳬影度雲我已數逢方外令  
不須再訪武夷君

二

六六奇峰片月孤烟霞拔出海天圖曾孫宴罷歌長在  
曾否僊人酒共呼

達觀樓集

卷二

十五

三

相傳弱水阻蓬萊不道三花此地開君更無勞勾漏請

仙山原自屬仙才

四

秦封漢祀翠烟多千載山空鳥自歌倘晤麻姑君且問  
蓬萊之水近如何

五

郡齋日日對青山詩思林花鳥語間踪跡風塵猶出世

案前琴鶴一樽閑

六

關河風雪鬢毛侵五岳生涯擬共尋久約故人禽子哀  
塵緣不斷負初心

塞下山

少學豪華蕩子遊疆場征戰不曾休鄉心獨抱刀頭泣  
天外黃河入漢流

二

一別清閨夏復寒塵沙漠漠戍樓看邊聲空寄南征鴈  
月夜琵琶不忍彈

三

日落孤城暮角哀寒衣未授朔風催那堪隴水聲幽咽

遼觀樓集

卷二

十六

流向征人枕上來

四

結髮從戎不記年蕭條萬里草連天沙場白骨高如此  
猶說封侯印未懸

五

調騎分疆事遠征道逢水草便安營將軍出塞多天幸  
馬上新歌鼓吹聲

六

山南山北漢胡分飲馬長城動朔雲昨報匈奴來款塞  
廟堂欲撤戍邊軍

福清文昌閣同汪石蓮明府

當年高閣此重遊把酒相看幾度秋舊館主人今已換  
天涯孤客尙淹留

二

登臺南望盡周疆漢代樓船事渺茫郭外桑田曾是海  
城中桃李歲飛香

春日渡江卽事

春江晴日謫餘輝澹澹風生波浪微帆影似懸明鏡裏  
輕鷗遠泛海潮歸

次韻荅程震門司李

遼觀樓集

卷二

十七

千山草色入新年閣外鷗聲奏管絃斗酒雙柑君有意  
我來同醉百花天

二

折腰空笑宦遊人辜負光陰幾度春何客放歌天籟至  
由來楚曲出風塵

點澹寺觀澗

蕭條古剎傍山幽閣外洪濤射石流如此風波人不避  
驚心誰是木蘭舟

二

霹靂聲喧白晝寒天懸絕壁漲危湍一壑強蛟蛟龍鬬



落得禪家自在看

寄彭鳴虞

灼灼才名老著書何人遊倦識和如前途若欲尋知己  
只待君王看子虛

二

低首微官已二毛豈令事業負皮刀漆園傲氣還如舊  
不到窮途不見豪

三

首髮逢君兩意傾幾翻新帙重連城歸來共訝中郎鬢  
誰識中郎有論衡

達觀樓集

卷二

十八

四

煮水公餘眺望閒好同僚屬一登臺月明灘上金沙出  
應有雙飛鷺潮來

畫芙蓉

出水清標不染塵玉環風致四時新多姿怕惹蛾眉妬  
收盡奇香懶媚人

戴玄趾中人言歸賦此慰之并促補任

都門一騎賦歸來萬里春陰凍未開莫道量移明主棄  
漢文原惜賈生才

二

市虎訛成興黯然龍門新倚大江邊暫邀五老閑呼酒  
背學三閭再問天

三

浮雲慘淡露高秋不見長安客轉愁時事廟廊堪涕淚  
英雄流落卧林邱

四

十年豪氣負彈冠宦轍空嗟蜀道難到底王尊終叱馭  
世途只合笑中看

五

傲吏琴樽日日清豈緣五斗故關情從來玩世風流輩

達觀樓集

卷二

十九

不避人間牛馬聲

六

明月清風滿故園拂衣終是負君恩生涯縱卜漁樵穩  
未許青春早杜門

題都閭金太渾小像

將軍狀貌一儒生能使鷄林識姓名十二麟圖無異骨  
單于相見不須驚

二

裘帶翩翩冠玉姿運籌六出獨標奇英雄中抱人難料  
未許塵埃俗眼欺

三

平生俠氣射吳鉤策馬何須羨虎頭卻教詩書終弱晉  
功名千載共風流

四

三尺昂藏美丈夫莫從唐舉問前途封侯自是君家事  
不用逢人相有無

曉發郵亭

黃鸝曉喚客眠醒夜雨花飄滿驛亭莫道東風無氣力  
海天吹出萬峰青

夜宿教城有感

達觀樓集

卷二

二十

蕭條客枕倦黃昏鄰村梭聲遍夜村織女共談勤執績  
明朝催吏又呼門

二

機上勤渠對月明夜深烏雀兩三聲經年織錦能多少  
緩得公家數日征

山觀贈道士

一望青山道氣深雲閑天淨鳥叢吟丹砂不必滄洲有  
却笑盧敖入海尋

七夕

銀河一水隔鴛鴦萬里風吹別恨長明月獨成天上會

人間無限怨流黃

二

爽氣飄飄入暮屏更深星漢影踈微緱山風景遠如舊  
騎鶴僊人去不歸

宮詞

內人傳旨合官呼爲道君王欲按圖只恐丹青描不似  
一時對月正踟躕

二

蛾眉終日向誰顰拋却閑情且望春忽見御溝流水急  
飄飄花落轉愁人

達觀樓集

卷二

二十一

三

桃李春生內苑香紅顏何日侍君王情知承寵多由命  
不逐繁花抹巧粧

四

金鎖蕭然鑰幕開年年孤月照長門才人詞賦堪回寵  
羞擲千金乞主恩

過下邳

往跡荒墟泗水空有懷天地授英雄山間怪石時時見  
疑是橋邊納履翁

陪守道生白吳公閱武

蒐苗修步伐，俎豆備干城。帝德寧忘戰，清朝不假兵。周才方叔鉞，漢將亞夫營。此日登壇罷，能令海鯨驚。

二

匣劍衝星出，雄風亘海長。旌旄飛彩電，戈甲耀扶桑。八陣元機達，三軍殺氣揚。封疆嚴鎖鑰，持此荅明光。

三

鷺鷥容何麗，貔貅望轉威。鸞弓鵬自落，試劍馬齊飛。似校昆明戰，如衝鉅鹿圍。聖朝求有備，銷鎗計全非。

四

金鼓聲初歇，山川色更雄。洗兵天忽雨，吹角畫生風。說

達觀樓集

卷二

二十二

劍期無敵術，孟足馭戎書。生思借箸，何日効微忠。

立春日凌虛閣讌集

欲識春何處，登樓望物華。陽回多雨氣，風暖拂窗紗。柳入新年綠，梅開昨歲花。家家歌共舞，酌酒祝桑麻。

和官菊五茂盛開之作

昔爲居士友，今對吏人芳。幽節原甘冷，丹心却向陽。署深禁俗采，薰過覺香長。縱與榴俱發，還能燬曉霜。

四賢祠

立雪廻伊洛，儒風暢八閩。傳經師友意，任道古今身。時輩多嘲鳳，青山共隱鱗。斯文天未喪，廟貌此重新。

送沙令余念江解官歸里

豈是時難遇，陽春和者稀。虞翻知已少，元亮宦情微。白壁人疑石，青山客拂衣。冥鴻天外度，矯弋永相違。

才

髫齡窮萬卷，文采已翩然。汗血歌天馬，長庚謫地仙。阿戎欣共語，小友可忘年。羽翮高秋健，相看雲漢邊。

酌熊衡臯都丞

捫風談時事，傾觴卜夜歡。乍逢心訝夢，坐久氣蒸蘭。山色供詩興，波光拂劍寒。幽情官舍滿，綠綺向君彈。

達觀樓集

卷二

二十三

旅況

客枕難成寐，鷄鳴遽攬衣。登車前路遠，歷國故人稀。寒樹渾堪畫，危峰盡欲飛。關山遊卽倦，不遣壯心違。

雪夜富陽舟中別戴章甫之會稽兼致其兄玄趾逢君若又別，把酒暫爲歡。小陸才如此，元方弟未難。探

奇過禹穴，吊古憶秦觀。寄語山陰客，扁舟興已闌。

冬至前大行陸鏡泓有詩見贈賦此奉酬

海國逢晴日，寒知樹色開。誰知四牡入，帶得一陽來。星應張騫節，歌傳宋玉才。還朝展大雅，不數柏梁臺。

京邸有懷

萬里經年別天涯尺素稀眼看明月上心與白雲飛戀  
闕情應重思鄉願竟違從來遊子意客久念初衣

寄劉二南孝廉

每客江皋上逢君柳色青放歌飛白雪問字滿玄亭司  
馬時耽病更生且授經璞存應有識不必泣王庭

玄妙觀譙集登閣晚眺

日暝千山黛色收移樽高閣對城樓峰飛鸞驚拔雲起  
江鎖龍鼉渡水流心遠便疑塵不到愁多却借酒相酌  
百年過眼真駒隙俛首人間愧野鷗

族母劉氏貞節詩

遊觀樓集

卷二

二十四

玉絃不復向人彈啼殺窮猿淚未乾山上藁砧悲香迹  
懷中稚子更誰看丹心卽化應成石寶鏡寧開再舞鸞  
千載英雄驚節俠獨憐死易立孤難

送元兆華還樂安

相逢旬日遽思歸握手能堪數載遙千里飄蓬遊子髮  
他鄉寒色故人衣華山月出仙長在劍水秋清鴈正肥  
努力雲霄君自致明年奮翼北溟飛

答劉瑞陽見貽

薄宦羈栖大海濱交情空羨化龍津慙無駿骨常青眼  
久指鯢圖屬故人官舍月明溪水澹關城梅放雪花新

年來吏事侵詩興賴爾高歌一浣塵

周赤城過余小酌後附詩剗筒見贈賦此寄謝

轉眼光陰忽歲除東風吹過綠蘋初交情黃鳥聲全和  
官况江梅影自疎對榻玄談傾衛玠幾人詞賦似相如  
閑中覓句三溪水烹鯉魚看腹有書

寄族中諸同學

客裏逢春憶故廬夢魂長度斗牛墟久瞻發策標金馬  
不信懷才老蠹魚歲逝忽同江上水官微饒檢篋中書  
天涯親友音多濶會面還期數載餘

寄家兄介存玄馨

達觀樓集

卷二

二十五

別後蹉跎歲已更臨岐當日弟兄情不緣宦邸三溪冷  
安得歸裝一劍輕親老幸強嘗健飯官卑偏拙懶逢迎  
故園棠棣今花發眼看春華却感生

松山觀海

輕車望海暮啣盃萬里波光接地來秦世有人鞭石去  
漢皇空自候仙迴天邊日月蛟宮度水面烟花蜃市開  
却羨陸沉金馬客藏名何必問蓬萊

二

島嶼蒼茫壑氣深潮聲初訝老龍吟十年磯上披竿意  
此日風前破浪心瀛海州分寧九國扶桑珠樹鬱千尋

人間幾候麻姑信積水青天自古今

城樓餞李東山寅丈往沙邑卽席賦贈

幾得龍門御李膺乾坤雙眼迴憑陵劍開忽散千尋紫  
珠在堪供十二乘沙渚鷗飛迎采鷁聞天鯢化看孤鵬  
洞巖形勝會遊咏何日携樽與共登

先大人叨恩封贈有感

青春五嶽事堪悲不覩諸孤婚嫁時落木尙啼烏鳥血  
下帷曾廢蓼莪詩十行綸綍雲霄出一日松楸雨露垂  
稽首君恩何所報遺書數卷敢忘思

謁文丞相祠丞相曾開府劍州

達觀樓集

卷二

二十六

朔風烈烈動中原宋事當年不可論海上六飛天忽賔  
孤臣一死國何尊鵬聲似泣勤王血龍劍應從討賊魂  
莫說昔人吞炭者黃冠方外恨猶存

二

間關萬里淚沾襟回首神州已陸沉一族未成興夏績  
千金空盡報韓心雪霜漢節標荆峽風雨南冠只楚吟  
祠像瞻來開府地江臯秋氣頓蕭森

送族兄衷惺先生還鄉

天涯懷晤晤懷歸春色萋萋綠草肥客裏乍逢容髮改  
鄉關一別友朋非燈挑夜雨情如昨鯁到芸堂兆豈違

白首壯心應未已青山寧老薜蘿衣

初秋吏部殷大寰年丈枉訊賦此答謝

河梁分手別情深天外秋風一鴈沉僻性漸成中散傲  
故人猶有巨源心南來大海扶搖翮北望青雲漢闕簪  
向說賢才彫落甚入朝啓事急相尋

武夷謁紫陽祠

當年削跡悵何之舊築相傳此地祠采霧尙凝樓豹處  
青山堪老續麟時立朝旬月中原恨講道千秋學者師  
吊古風高猿鶴嘯寒雲衰草意低垂

八月初七兵憲益軒呂公登武夷天遊觀有作時

達觀樓集

卷二

二十七

余追隨次韻奉和

仙人樓閣水雲阿石徑高懸載酒過此日凌虛如騎鶴  
千峰迭翠鬱盤螺嘯同阮籍巖俱響詩出王維畫已多  
太史莫驚猿狖犯斗客星八月到天河

天妃樓同陶匏宇明府偶集

飛樓突兀壯僊居俯瞰滄浪百尺餘閣勢磅礴寒不歇  
江聲入座聽還虛縵山月夜人乘鶴濠上天機客羨魚  
太守風流裁八詠幾回清嘯此停車

泰寧過江完素年丈辱詩爲贈次韻答謝

塵途風雨客衣寒遙憶同袍聚首難黃鳥多情鳴旅署

青山高韻發琅玕談非鄒衍還誰問筆出江淹似水漫  
世事杞憂今可釋故人蚤晚侍金鑾

贈張起月遊戎

少年射策應材官節鉞今登頗牧壇海上碧雲開玉帳  
軍中白馬耀金鞍標清漢界戈船出角吹蠻天島氣寒  
見說請纓安百越還期飛劍斬樓蘭

贈汪石蓮明府

百里何堪借使君神明今已帝京聞啣孟鶴美官衙月  
閉閣琴銷海國氛不盡春花開綠野有時僊駕入青雲  
仇香一過相知晚把手論交誼轉殷

達觀樓集

卷二

二十八

送遊擊將軍俞心虛移鎮薊北

將軍家世樹威名司馬相傳節制兵萬里氛清雙紫劍  
三朝功在一長城嫖姚調騎人無敵飛將當邊胆令驚  
會看燕然重勒石只今細柳再開營

周夢洲司理以之官時過桐江吊嚴先生詩示余

賦答

桐水高臺勝蹟孤客星千載照江湖之官携鶴聊停棹  
作賦探龍便得珠烟月釣竿思隱士風塵傲骨笑吾徒  
彈冠亦是投簪意不獨羊裘不受呼

贈鄧惇五湖丞海上防汎

樓船使者一觀兵萬疊波濤組練明滄海獻琛歸正朔  
蠻王稽首避長纓班生夙具封侯骨王粲今同俠客行  
自肯文能兼武備壯猷宣暢鼓吹聲

別觀察九生蕭公

燕中傾蓋卽平生絕勝荆高擊筑聲半世尙難逢鮑叔  
一言何遽信然明相看國士知非淺已到龍門價不輕  
鄉有典刑今遠別關河秋月盡離情

典試往浙寄別萬百谷熊衡臯周夢洲晏恭盟蕭

如城馬心劬胡豫石程震門

七載微官劍水濱輕車何歲不風塵力疲似執楊雄戟

達觀樓集

卷二

二十九

性僻拚同汲黯新蘭茝論心諸子調關山轉眼異鄉人  
關天星聚看如舊惆悵飄蓬作客身

立秋日過建陽別董思白明府

風塵荏苒嘆居諸又是秋歸暑漸除節序飄梧心欲墮  
行藏吹劍事猶虛瀟湘氣冽淩詞客長信花寒老婕妤  
別後故人青瑣去好憑鴻鴈數裁書

錢塘吊古

吳越江分海氣通東南形勝最稱雄潮聲萬馬入難射  
子夜千門曲轉工龍虎戰爭荒壘外河山代謝逝流中  
可憐忠憤鳴夷魄猶作波濤恨未窮

謁岳武穆王墳

一拜忠墳感廢興金牌當日恨相仍  
天戈不抵黃龍府秋草空榛聚洛陵  
甲士五千甘越耻長城萬里助胡崩  
河山割裂傷南北風起松杉怒尙騰

二

登壇壯氣白虹知豈謂功高事已危  
漠北犬羊沽酒賀中原豪傑叩心悲  
壺漿望斷迎王旅官闕傷殘賦黍離  
吊古千秋頻墮淚錢塘江上兩鴟夷

東觀茶糜粉白變紅巢道人乞詩紀勝時  
余入閩臨發賦贈

達觀樓集

卷二

三十

名葩似玉更流虹豈是先天妙化工  
粉黛不教紅袖妬孤根還與道心同  
浪誇千樹玄都觀絕勝三花碧落宮  
始信物華方外好興來吾欲訪畦疇

二

淨境天開別有春芳同閑卉媚時人  
湘妃雜佩堪稱友姑射仙肌不染塵  
金鼎風清瑞草出山門客卧赤霞新  
何年拋却人間事披氅長歌共爾隣

入閩詣別劉泰宇明府未遇辱使持札  
追慰棠浦之公館賦謝

登龍未遇跡全疎此別天涯又歲除  
門上取題凡鳥字

郵亭飛到鯉魚書千將夜吼東甌  
郡蓬徑心懸北郭廬白首爲郎吾不  
惜幾時重命呂安車

行人徐侯如年丈奉使歸里却寄

四牡皇華出帝京使星輝望大江  
明春風花外驚時片黃鳥聲中念友  
生酌酒幾同燕客調彈冠寧減漢臣  
情故鄉彩服承懽久戀闕應催北道  
旌

答戴玄趾都中見貽

萬里雄飛愧未能却存寒骨尙崢嶸  
委無奇策千時譽差有初心答友朋  
風紀班高中執法才名詩已上超乘  
長安客問延津狀官拙何曾熱飲冰

達觀樓集

卷二

三十一

賦謝

陳匡左先生招飲西湖孤山并出佳刻示予席上

蓬萊仙嶼落西湖飛蓋追隨興不孤  
十里波光渾展鏡一樽峰嶂疊當壚  
天台霞色遙相望禹穴金書探有無  
辭賦慙非王粲客美人何意贈明珠

舟中酌大行王京臺年丈因與對奕賦贈

攬轡燕臺萬騎驚清時獨負洛陽名  
雲遼花擁星駟出江上風飛彩鷁輕  
濁酒數盃天地興殘棋一局古今情  
論心此口僊舟侶安得金樽日日傾

遊武夷山

千巖萬壑一溪通  
莫羨蓬瀛景物雄  
玉女鏡懸秋水  
上  
大王居拱碧雲中  
暮烟繞樹侵丹竈  
道氣飛霄化彩虹  
愧我裁詩非謝朓  
青天搔首謾歌風

二

看山乘興入雲深  
滿眼風光不待尋  
怪石未隨秦使盡  
孤松猶結漢時陰  
泉聲滴瀝穿花過  
禽鳥翩翩對客吟  
却意幔亭歌宴罷  
人間天上兩分襟

三

奇峰片片列東西  
古石蒼苔舊題巖  
裏風生疑嘯虎  
洞中天靜聽鳴雞  
乘槎一日明河近  
躡嶺千層月樹低

達觀樓集

卷二

三十三

九曲紆迴遊不盡  
桃源深處使人迷

四

層崖飛閣倚天開  
今古登高作賦才  
檻外濃烟常設帳  
簾前明月好啣盃  
時招詞客停車至  
不見仙人跨鶴來  
我亦有懷禽向約  
塵勞何事苦相催

送同年邱尼山之官東粵兼懷同年嚴海日時游

口先一月之蒼梧

與君星聚醉春觴  
典劇觴飛夜漏長  
劍影忽懸南海色  
梅花先發嶺頭香  
風清片檄驚潮颺  
月冷孤琴問五羊  
兩粵故人天遠近  
關河雲樹鬱蒼蒼

酌翰林施存梅年丈見招

長安花發弄春輝  
才子紅顏侍紫薇  
越海伏龍方卧起  
燕山孤鶴正雄飛  
晨搖玉佩仙班重  
夜撤金蓮學士歸  
蚤晚聖明瞻倚切  
益梅初志莫教違

烏石山全殷太衰年丈賦

岩峩孤嶂石嶙峋  
携酒登臨薜荔新  
一笑黃金求海外  
千秋大藥在風塵  
羣山繞席堪成帳  
草坐鋪花可當裀  
幾局殘棋盃酌罷  
夕陽歸鳥送遊人

元夕都督施雲石招飲觀燈賦謝

幕府清宵景自嘉  
綺筵燈燭燦明霞  
簫聲似吹關山月

達觀樓集

卷二

三十三

火樹先開海國花  
俎上談兵驚俠氣  
風前擊筑憶豪華  
長城萬里氛烟淨  
自是將軍樂事餘

化劍閣

神光一夕動關河  
神物飛騰萬里波  
曾與人間清颯颯  
至今江上泣鼉鼉  
濤聲怒咽風雷起  
斗氣虛懸日月多  
我欲移文滄海去  
檄龍還劍意如何

余令君偕蘇太學招遊洞天巖卽席有作

靈巖屈曲湧飛泉  
石室松陰古洞天  
雲水幾回迎鶴到  
山僧終日對鸚眠  
人逢勾令還探藥  
客有蘇耽此學仙  
嘯倚孤亭清籟發  
武陵歸去恐忘年



除夕舟次下邳

臘盡關城淑氣新，盈盈歌曲繞河濱。  
幾逢歲暮偏爲客，到處年光覺媚人。  
簫管吹殘鄉國夢，梅花紛發舊門春。  
風塵挾策誰知己，圯上傳書感漢臣。

舟中餞同年宋清宇之楚施見石之粵

畫船載酒暫爲懽，風雨秋江夜色寒。  
共喜清時雙結綬，更携知己一彈冠。  
百年毛骨君恩重，別後關山客路難。  
南陌明朝車轍遠，楚雲粵嶺淚中看。

侍御朱客所先生見招賦贈

卧病山中白髮新，當年諫草獨批鱗。  
都門舊識花驄馬，

達觀樓集

卷二

三十四

聖主能寬骨鯁身，勝日東臯雙屐遠。  
丹表北闕憂魂親，拂衣未許成長往。  
幾度徵書起釣綸。

玉華覽勝

天闕靈源隱赤松，白雲孤出翠芙蓉。  
中藏錦繡三千島，人在樓臺十二重。  
玉樹上絳擎紫極，露盤倒注入瑤鐘。  
奇觀已在塵寰外，對景猶疑夢裏逢。

二

洞雲深處雪花樓，繡幕珠簾景最幽。  
幾樹葡萄俱酒熟，半空銀漢帶星流。  
紛然鳥獸飛兼舞，無數仙禪卧日休。  
天巧到來描不盡，三山風月未須求。

三

玲瓏宮闕閭繁華，王母東遊此是家。  
駕得蒼龍鳴玉井，携來青鳥啄胡麻。  
雲寒氣滴千峰雨，石怪光生四壁霞。  
何事求仙仙未得，藥爐今自出丹砂。

四

靈巖將近五更天，忽訝空中廣樂傳。  
幾度敲鐘禪室裏，何人伐鼓戍樓邊。  
微光一線星河轉，幽洞千秋日月懸。  
雲起龍湫龍正卧，霓裳清曲不須宣。

達觀樓集

卷二

三十五

達觀樓集卷三

豫章鄒維璉德輝甫著

宦遊草下

元旦偶成

歲環渾無端新舊分片時滿城爆竹催云覺年光移伏  
枕不成眠側聽雞唱遲躍然攬衣起駒影悵奔馳丈夫  
當強仕碌碌尙奚爲持心難不動無聞早見喚昨非今  
未是今非是何期梅柳雨中色黃鸝聲裏詩高寄聊玩

達觀樓集

卷三

物生意或在茲隨時同人樂陶然醉青醕

胡蓬元見招同泰宇澹源有作得酒字

雅集不數逢良朋不常偶宦轍邇南北風塵甫聚首念  
子水部才爲我同調友六翩奮風雲時名高北斗夜  
張清灝明月滿戶隔坐客雄辨生咳唾皆瓊玖俯視人  
間世浮雲變蒼狗遊子悵飛蓬豪士嗟路柳光景委當  
憐容顏誰不朽古人重達生被紉飲美酒但得勝會長  
塵華吾何有

道上阻風雨口占

驟雨若倒海驚風似鳴雷怒號萬樹聲淵壑爭喧喧卑

車日已暮泥途苦傾頽叩村求休舍舍主固相推我僕  
儀且痛我顏懇欲摧輦摧意云何陰霾久不開浮雲蔽  
大陸遊子心徘徊努力達旅次喟焉呼啣盃

賀同年金鍾台伯母六十

鳳凰產丹山九苞備其羽一朝儀舜庭永彰太平美神  
駒出渥洼霜蹄日千里天子按圖求凡馬不敢視寧惟  
鳳馬奇發祥良有始猶歎金氏母懿德配君子夫婦鹿  
門耕胤君正強仕高才策上第鵬鵬挾浪起聲彼渥注  
靈璧彼丹山祉南極映高堂翁壽易有已遊子客帝鄉  
望雲賦陟陟陟陟心堪憐忠孝匪二理三爺及親存稱

達觀樓集

卷三

二 觴應顏喜易哉勞王事二人飯加匕

贈南烈婦

結縭作君婦一日亦千秋情好無新故君去妾安留生  
從死不從綱常無乃羞豈恨蠅蚋戶懼乖鸞鳳儔矧無  
三尺託何用未亡人哀哀如煙愛勿復念妾身妾今從  
此辭有情難具陳

又

匣鏡不再開玉琴不再彈鏡開羞妾面琴彈傷妾肝從  
天地下遊食蟻亦所安君魂勿愁孤妾影勿愁單人鬼  
分日中夕時卽同完舅姑未了因來生願承歡

賀李愬明尊公先生七十并及司寇文游亦罷歸

又源七十初度愬明起官備兵易州

鵝鵝翔寥廓羅者祝藪澤鵝雛飲醴泉鵝鵝頤而嚇嚇者一何愚羅者一何惑李公仙籍人偶謫塵中客傳經臯席尊爽鳩聲嘖嘖有子柱下史冠肅帝側父子擅龍門海內瞻清白無端黨錮起一網空人國李公仰天笑高咏蓬蒿宅鍛羽任時人邱壑分可得春秋七袞崇常有少壯色天子新當陽詔書求舊德維公懸車久咄咄難相迫舞彩繡衣郎已奮萬里翻金莖應有賜年年光壽域

達觀樓集

卷三

三

立春前四日寄吳室白明府兼東其姪虛中年丈  
十載飄蓬參與辰歲寒望君如望春春而已占梅蔬發  
梅開亦疑君面親憶昔里中同袍友君才獨抱希世珍  
君家小阮短而豪携我竭蹶步後塵挾策連騎長安道  
風雨間關同苦辛竹筒貯酒懸馬首下馬解鞍酒具陳  
盃行到手但酣飲君酒非主我非賓吁嗟回頭十年事  
駒影如馳傷我神我雖較君若鞭早風波轉滯汲黯薪  
君久山中卧采豹一朝綰綬動楓宸劇也永頌神明宰  
高才豫策要路津可知大器成常晚小阮亦豈終沉淪  
皖城彭澤境相接淵明本是故鄉人君與同里又同官

一生清節同嶙峋淵明官舍琴一把終日酩酊酒入唇  
勸君俸錢多買秫逢春莫負頭上市

客有貽予鮮荔枝者予以贈泰宇澹源卽事有作  
朱炎流火新荔熟表如丹霞裏如玉文采佳實雙標奇  
甘踰天上仙醴酥異哉玉環傾城笑千里飛騎嶺海促  
素質耻入妃子口芳滋願果道人腹予昔驅車八閩遊  
陳紫方紅爛錦簇歸來空取畫譜看何期此物今寓目  
聊贈數顆共君嘗助君藻思千萬斛

竹廬圖八景歌吏部計明葵年丈卜築夏蕩之許與遊嬉以半爲墓蓋其先祖妣其地山水佳麗

達觀樓集

卷三

四

曲溪

弱水環三山可望不可卽誰移夏蕩來遶邱千廻碧浮  
雲蒼狗鏡中看條魚出遊樂轉劇年年春雨卧龍見添  
起桃花浪千尺

喬木

楊柳顏色好秋霜不耐老何如干霄材青青永不稿仙  
杖豈化鄧林勝南郭時聞天籟鳴美哉鬼神呵護功八  
千春秋何足道

新堤

兀壁嗟嶺千鞭石笑秦人豈若有道士河伯爲效神蛟

官蟪倉浪縱驕屹然砥柱萬古新障澤小試續禹蹟手  
挽江河更誰倫

古墓

桓魋石爲郭莊周爲可食世界終劫灰銅山竟何益生  
任華屋死山邱茂陵翻作磨礪石司空表聖誰觀哉臨  
壙日日召賓客

風帆

長年老舵師豈比初學技一葉遲速懸無乃天風里終  
軍漫負破浪才大鵬且借扶搖勢等閑石尤莫誇喚古  
曲篴篴意可思

達觀樓集

卷三

五

月掉

明月照青波掩映萬頃光何處扁舟子扣舷歌滄浪良  
夜可恣蘇公樂烟水漫學鳴夷狂古人獻祗不忘君身  
江湖兮心廟廊

印洲

平水印象出大冶鑄何神至文不待雕鍾王描未眞世  
間富貴水上漚此物豈爲十兆陳折臂三公未足數應  
知明德有達人

符灣

灣草碧如烟灣水澄如練徒留古人灣不見古人面千

秋豪傑東流水桑田滄海須更變有客卜築灣頭來浣  
花草堂並可美

題松蘿胡封君行述

石嶺桂峯秀棟天川流瀉玉聲潺湲誰同山高水清者  
倚歎松巷人中仙天生道骨翼東魯眼看世儒何足數  
擁書萬卷輕百城羅蓋乾坤歸胸臆桑柘自甘原憲貧  
食力肯讓徐穉苦有時北窗傲羲皇有時明月招求羊  
五月披裘豈拾金三日不食猶歌商平生孤峭少延客  
拙守任嘲玄草白雜賓不到嵇生門蓬蒿常清仲蔚宅  
關西夫子講延閣四方學者負笈來理學直訂虎皮座

達觀樓集

卷三

六

風流差稱絳帳臺驥德終隱驥駒神析薪克荷度作述  
霜蹄一空驟裏羣何家水部才無匹我仰高風百世師  
魯記塵容對紫芝目擊道存嘆至人恨不解組從下帷  
一官碌碌負平生先生逝矣吾安歸吁嗟乎先生逝矣  
吾安歸

題張封君冊

張少遊京師習武畧後以振起家

男兒抱奇才安能老故里囊無一文錢遺金目不覩卓  
哉高風被囊公千載張君稱愛美青春走馬客京華腰  
間一劍寒生花騎射遠過羽林郎翰畧不讓孫吳家天  
生俠骨趙流俗千金難買追風足烈士屢敵唾壺邊英

雄流涕畔裏肉雖然三語立致身耻事刀筆混風塵方  
擬投繯報天子何遽攀栢殉厥親嗚呼死忠不遂死者  
遂未了壯心託後裔至今江漢之上懷美人彼美人兮  
不隨江漢之水逝

壽祝民部少嵩太翁八十

太翁年三歲其母人客  
遇以孝行開後起  
家明經判南康

朕時天親成途人晤時途人即天親世間奇事寧過此  
此中機緣定有神風波歷盡人生苦父始有子子有父  
明經佐郡幸名揚三釜猶抱風木傷天眷孝子達人起  
神駒汗血日千里別駕未盡老驥才含香却羨龍種美

達觀樓集

卷三

七

龐眉皓首杖朝年拜恩正逢綵衣鮮廬山五老舊相識  
崑崙仙人新結緣濟美堂中稱觴日爲我載廣南山篇  
壽王比部明初母鄧太孺人九十

豫章山有匡廬烟雲歷萬古以譬坤德基豫章水有彭  
蠡杯樽酌不竭以祝期頤祉牛斗星傍發星明年來更  
添老人星龍泉太阿產其下一天紫氣達帝城

北上將發送吏部朱安伯年兄歸里

君往南我往北驅車同作遠行客我南歸君北馳相思  
何處覓相知當今天子龍飛年豪傑彈冠類翩翩人倫  
水鏡天下才難得鄉園戀雲眠

庫部方周延祖母貞節冊葉

君不見劇秦美新莽大夫一生草玄誇名儒又不見白  
首販國長樂老圖寫累朝恩遇好可惜丈夫等巾幗千  
古笑殺田橫客赴火斷臂女中豪綱常一肩挑甚牢借  
問有生何自苦留此砥柱立波濤齊魯之墟聖澤美有  
碩人兮稱女士襁褓存孤兩鬢霜萬死不移世有幾司  
馬陳情動帝顏彤管芳名重如山鞠躬盡瘁不食言碩  
人願與武侯班

贈張孝婦孝婦爲儀部王石鯨母割股愈姑疾

俗士戀富貴志士戀功名所戀雖不一難割同一情身  
達觀樓集

卷三

八

外之物尙如此尺寸之膚誰肯輕卓哉刳股張孝婦千  
載直令鬼神驚慧劍畫斷愛河水鐵心已是齊生死我  
願世人鑒此情爲人臣子無有已

長樂曉發令尹萬寅陽舟餞卽事賦別

作客四日三飲酒主人好客情何厚天清張樂木蘭船  
有酒如江千百斗春江晴日初上潮鳬驚飛舞魚龍矯  
風帆瞬息催客去美人各天望迢迢

漫興

梅白全欺雪松青暗吐虹上林楊柳色到底仗春風

詠史

明妃恃蛾眉惜金傲畫工終作塞外婦不住昭陽宮

二

白馬非白馬公孫詞如水向非孔子高又令臧三耳

三

賸涓學同師別足何太甚悠悠世路人宜多笑中鴟

四

戎衍一當國恩怨遞逞志果然羊叔子不及銅雀妓

五

翟公見事遲到晚方謝客不觀孟嘗門彈鍊人難得

六

達觀樓集

卷三

九

虞卿急窮交相印一朝擲薦寧華子魚恐非真相識

七

姁好身當熊豈爲邀寵計猛獸尙憐人姁婦何太志

八

知已有一人虞翻可不恨朝隱王瓚之埋名又何論

九

贈途人所逐白首苦低眉知命顏光祿無勞問筮龜

邯鄲道中

故步原自穩學步何太癡道上車馬客恐多失步時

呂仙祠

古今一夢會乾坤一夢場來往占夢者不知夢更狂

鳳凰臺

登高有客望江流目極三山二水洲天地幾經龍虎關

樓臺猶記鳳凰遊

滁州醉翁亭

青山環抱一亭孤盡日林閑鳥雀呼詞客到來應不少

有人還似醉翁無

二

風流太守醉斯亭醉輒長吟醉亦醒不是習池酣飲興

至今片石作山靈

達觀樓集

卷三

十

鷄鳴寺

岩巖翠嶺梵宮開曾是梁王念佛臺淮海長鯨波忽作

上方清磬夜生哀

偕同寅沈翼乾楊寒雲楊問亭張六符遊梅花塢

春早寒梅發滿枝探春詞客似來遲楊州刺史休相笑

梅自多情待客詩

二

澹粧不取世人憐身雪衝寒骨自妍百卉但爭春色好

誰能旋轉歲寒天

三

林間張幔小筵開習習清風飛雪來天欲遊人聯作友  
故令芳味助啣盃

四

愛蓮愛菊總情深我愛梅花會我心瘦影暗香何所似  
三花珠樹出瑤林

朱仙鎮

書生叩馬留金虜大將班師返宋朝南北雌雄分此際  
八陵荒草照魂銷

二

野哭千家遮道時中原草木亦含悲尙方未斬奸臣首

達觀樓集

卷三

十一

每顧蒼天涕幾垂

冬至後三日送全寅李袞水奉差歸吳

日逢長至動征騶未得携樽促膝談今日星軺辭薊北  
明朝春意到江南

二

長安仙吏羨青蓮斗酒風流詞賦傳匹馬關山梅與雪  
益添詩思入吳天

辱朱密所延尉枉顧敝廬賦贈

僻陋如斯地而來長者車玄言霏玉屑紫氣滿山廬鐵  
面渾追古花驄尙憶初朝端需補袞且莫遽焚魚

九日同泰宇澹源集馮念雲園亭有作以藏書樓

三字爲韻

別業依空立園開勝辟疆看山青蒨登種竹綠千行池  
浸孤亭影樓高二酉藏登臨逢麗地端不負重陽

二

爽籟從天至虛堂坐聽餘親人魚鳥意晉客水雲居抱  
甕真遺俗關門好著書習池情景勝清味此何如

三

拂塵風生袖移樽月滿樓城烟浮晚色銀漢露高秋笑  
彼龍山放嘲來牛首憂諸公宜作賦吾亦強相酌

達觀樓集

卷三

十二

雨花臺

說法人何在荒臺兀爾存談空斯有色執幻定無門身  
捨憐梁帝心慈證世尊誰爲善知識慧眼立崑崙

差歸吊胡澹源先生愴然志感

離家時幾許故老遽凋零客路悲明月鄉關悵聚星重  
牀如有待柅紉爲誰停交誼君知我山陽范巨卿

二

世教憑誰主先生盍爾徂山川增黯淡林木助悲呼天  
豈斯文喪予愁吾道孤大招情欲賦執筆愧前模

三

人難容爾達天亦妬才爲涉世資常嗇延年意可期轉  
疑顏跼事翻慕阮稽時對酒山河邈呼君知不知

四

白髮高堂老班衣膝下摧蒼天安可問長夜幾時回將  
母千秋恨趨庭八斗才遺編今有托泉路莫深哀

熊賓溪枉過賦贈

十年纔一晤相對兩如初誼以貧交重身緣薄宦疎馮  
生三尺鉄楊子一床書濁酒聊論舊山中又歲除

送陳易水北上補官

易水魯爲文安  
令移守霸州

匹馬入燕京秋風萬里清瞻天今日遇攬轡古人情北

達觀樓集

卷三

十三

望棠猶詠南懷鴈獨征除書應內借常伯舊知名

寄閩中同事諸友

一宦風波所年深始量移本無千里翮安用上林枝却  
魚顏光祿償金直不疑雲霄知己近努力事匡時

滕王閣

秋早江侵閣影寒南州風物倚欄看山川不朽詞人筆  
簾棟誰傳帝子鑾軒外白雲連野樹洲前羣鷺狎漁竿  
轉思高士神仙尉欲便投簪問羽翰

深秋送孝廉胡起貞蔡育和漆自鐔家叔纖若之

豫章

雨點秋陰玉露天江神知送孝廉船同袍盃酒蘭爲棹  
觀者都亭客是仙鴻漸日修磐石翻劍埋光破斗牛烟  
登高一上滕王閣擬續王生賦共傳

重陽前一日同念雲澹源諸丈集泰宇宅得寥宇

山水高秋倍寂寥一樽對爾覺塵銷菟裘老計詩兼酒  
大隱身名市與朝歲序正逢黃菊艷行藏同許白雲招  
淵明故里今猶在想像青天羽翮遙

卜築城南邀念雲泰宇陪邑侯廖三洋父母讌集  
諸公有贈賦此荅謝得屏字

城南初卜子雲亭城外山川列畫屏喜有臨邛騶從過

達觀樓集

卷三

十四

况兼穎里德風馨月華光映金樽綠雅調歌符玉案青  
輪奐未能君善頌他時書作草堂銘

光祿廣明家叔奉差省覲爲尊人入袞壽事竣之  
官賦此贈別

往歲乘輅出帝鄉九霄春色滿筠陽承恩賜得天厨饌  
舞彩歸稱壽域觴南極一星人共老江雲千里客俱長  
尙方借箸功猷懋應是榮瞻日月光

韓襄宇明府以遊武夷請作寄示賦答

爾往仙鄉訪十洲關門道氣應青牛新詩恰似王摩詰  
畫筆眞凌顧虎頭客到山靈寧露檄塵忘官况可盟鷗



閑中但誦驚人句日日神遊碧玉樓

訪朱客所廷尉於家至夜始達酣飲幾旦賦謝

爲訪高人卧故園到來明月滿山村停車慰我登龍願  
謝客多君羅雀門但喜金蘭成雅調何當鷄黍佐清樽  
燈前促膝歡無極天際浮雲可弗論

赴任南曹貽別里中親友

已拚孤嘯石門烟何意疎庸濫俸錢官路風波曾若海  
主恩涵蓋大如天曙桐對客憑誰奏和玉投人好自憐  
惜別數勞鄉老誼臨岐猶愧伐檀篇

過筠城辱李雲巖公祖招餞舟中及抵豫章寄謝

達觀樓集

卷三

十五

花晨雪後凍初收千里携家事宦遊豈有談天鄒衍論  
何來增價李膺舟春江日暖知魚樂山樹風清爲鳳留  
明府好賓高北海令人鄉思戀并州

行經廬山

春風策馬九江涯一望匡廬興轉賒峯頂尙留冬雪霰  
洞中渾出古烟霞丹梯萬丈神仙窟白鹿雙騎處士家  
仰止高山心頓冷羞將書劍客京華

烏江過項王廟

百戰英雄骨久湮霸圖猶廟大江濱斷蛇帝子天原授  
逐鹿諸侯楚實臣事去九江來助漢時窮三戶枉亡秦

江風烈烈暗鳴象似爲重瞳抱風噴

送全寅方夷庚歸里省親

薰風祖道柳條青送客驪歌滿驛亭官寄馬曹寧問職  
人同龍劍暫分星瞻雲此日依親舍叱馭他年謁帝庭  
誰謂行藏忠孝異尊陽千古共晉馨

四十初度辱吳室白遣賀賦謝

時室白令晚城  
余溫南職方

十年情緒隔風烟猶幸江千尺素傳豈我馬曹能玩世  
看君鳬舄入朝天延津久羨張雷劍京洛今期李郭船  
四十無聞傷老大故人何辱禮相先

壽同年張六符大父質齋公八袞

張濟寧人

達觀樓集

卷三

十六

南山歌被管絃新遙憶當年嶽降神千載青松綿正氣  
四時明月伴閑身逃名不入長安市耕隴真同谷口人  
聖王乞言三老日濟河應似渭河濱

龍江曉渡

石頭城外大江流天塹洪哉捍帝州千古英雄隨水去  
六朝文物獨山晉風波不撼漁人宅烟月常迷遠客舟  
一憶巨鱗遊壑賦何能擊楫壯心酬

弔向忠節公諱朴高皇徵爲獻縣令靖難師起與

文皇力戰被執不屈死之

一官百里抗天威總爲君臣義不違扣馬度難稽首諫

射鉤羞學請囚歸千群虎旅身非敵七尺鴻毛志豈微  
王魏功名人共羨對公應覺汗頻揮

酌邑侯張開南父母張楚產

秋老風清雨露深山城何幸歲星臨政閑烏弄官衙樹  
邑晏人聽卧閣琴才若士元寧百里曲逢郢客自孤音  
高軒一過香留座把酒歡爲樂只吟

石城門外戲孟安所寅丈差歸河南時花節前三日久雨初霽

春光強半雨中過今日初晴淑氣和郭外看花聞鳥語  
樽前折柳唱驪歌江雲漸送孤舟遠野草添生別緒多  
烽火邊關堪涕淚幾時返掉下黃河

達觀樓集

卷三

十七

仲春全方青峒毛芝山沈翼乾楊寨雲謝韶石諸  
丈遊牛首寺

覽勝驅車出郭遊前林日上露初收平郊百草青迷眼  
絕巘孤松翠點頭野服共尋麋鹿友吏情能混寺僧流  
白雲梯盡開鐘磬始覺人天逼斗牛

宿劉瑞陽山莊瑞陽偕友陳玉林同予小酌因贈

數椽茅屋白雲孤喜有蔬盤酒一壺客到不知賓主辨  
山深堪作野人呼南陽岡上龍猶卧燕市臺中駿已圖  
轉眼觀光君北去連床風雨更誰俱

夜宿許州公署即漢壽亭侯明燭達旦之所有感

賦此

中原弔古客心傷平野漫漫舊戰場天地幾杆棋局過  
英雄一點汗青光孤忠揭日神應泣浩氣充霄久更揚  
何事漢炎噓不起令人千載恨茫茫

大宗伯鄭方翁見遺佳集集中有贈余詩并和余  
郊祀諸作賦此奉酬

鷺湖遠接泗源來經國文章北斗才弟子誌鄉師道廣  
尚書曳屨帝顏開大玄豈易留名姓下駟何因動上台  
歲序且逢天地泰清朝雅頌藉君裁

元宵前一夕招全寅和夷度孫見周王純穆張五

達觀樓集

卷三

十八

如廖對鰲沈彥威方仁植集飲署中時較奕呼  
盧盡興而罷

帝里觀燈九陌驂一樽文飲聚同袍相知不用先投轄  
薄俸何妨盡買醪辦賊圍棋人自在談兵呼博客偏豪  
馬曹職事今堪問未數王猷興獨高

送家叔叨餘守備肇慶

南北烽烟未罷兵材官今借伏波營書傳黃石三篇秘  
人似玳生萬里行魚陣立看清水國虎牙應自壯干城  
將門有將非虛語當念先猷一請纓先祖魯義族歸高皇得世官先叔  
祖亦以征緬討後功被誅

乞身疏上尋冢宰台省交章挽留三奉俞旨賦此

志感

已擬抽簪賦遂初輕裝待發即長塗主恩不棄三頒詔  
知已留行屢上書報國血心終自在逢人豪氣却難除  
何當國士相看重彈劍悲歌弔望諸

謁孝陵

天上真人出中華帝統開鴻濛方仰日草昧忽轟雷遂  
鹿驅群畧板龍畫俊才乾坤三尺定正朔八荒慨不殺  
神爲武靈長祚已胎文章堯德煥典則禹心裁磨礪高  
千古垂衣治九垓越裳重譯至獫狁叩關來豐蔀基無

達觀樓集

卷三

十九

極腔峒駕不回橋山方刻在拜舞小臣哀

惜念雲澹源蓬玄集泰宇席因遊宅後花園有贈

得柴宇

居士門多柳山人戶是柴吟成青玉案兀坐白雲齋隱  
几開天籟開樽暢客懷明星催短燭寒露濕前堦花氣  
名園穠禽聲遠樹啾歌風疑鳳嘯奏瑟諒魚諧已喜酒  
如醴何妨韻似俳情惟吾輩在樂可友朋借世事塩溪  
水高踪石嶺崖歸田元亮遂宜自放形骸

孟冬陪祀太廟有作

天顏眞穆穆祖格自洋洋百辟虔瞻對羣工儼灌將馨

從明德薦孝共卜年長旭日輝棧几紅雲護冕裳舞干  
文轉奕奏樂韻加甥袒割尊周禮菁茅貢楚疆酎金無  
奪爵執玉有來王肉食深懸鄙書生喜觀光乃知樽俎  
些還是折衝揚

張孝婦冊

張儀部王石鯨母也石鯨尊公客千  
里外張封股愈姑疾時有電閃之應  
又石鯨計偕王司閤其卷夜夢女子封  
股焚香廻環左右蓋孝感云

幸作梁鴻嬪同登季偉堂但能操救水豈敢厭糟糠一  
病姑將厄三春妾轉傷慙慙烏鳥意愁絕泣猿腸仙侶  
丹難覓王孫草自芳吾肌能愈疾他藥總無良電閃操  
刀會天回濺血旁鬼神休涕淚孝道重綱常

達觀樓集

卷三

二十

達觀樓小酌全戴初吉胡諧甫劉孕化

招客虛樓眺遠天憑欄積翠入疏筵輕風澹蕩吹南郭  
光景依稀似輞川日月雙輪空裡過煙霞半榻醉中眠  
嘖嘖鳥語相倡和謾設松聲奏管絃洲渚濤喧春雨後  
芳穠花發浣溪前菟裘委覺身堪老拙宦從嘲草自玄  
閑把濁醪貯雅集更尋舊業付青氍誰言買山方稱隱  
何必餐芝始是仙濠濮固隨人意在竹林浪作酒狂傳  
稽生閉戶非關懶元亮歸田豈見偏蒼狗白衣眞一瞬  
波流磐石不知年但存百畝供生計肯以千秋結世緣  
居事謾勞詹尹卜時名終羨李膺賢布袍幸遂漁樵志

野夢猶懸霄漢邊  
蘇韓簪纓心並絕  
江湖廊廟計同然  
彈將歐冶銜星劍  
廣就淮南咏桂篇

達觀樓集

卷三

二十一

達觀樓集卷四

豫章鄒維璉德輝甫著

友白草

望湖亭

孤嶂湧亭臺  
湖天渾一色  
陽鳥爭集止  
蛟龍多窟宅  
亭上一望洋  
河伯魂搖惑  
若將海若看  
五湖一小澤  
風帆結隊過  
遠逐飛雲白  
惟有素心人不爲  
風波嚇放閒  
乾坤眼笑傲  
古今客此意豈巢山濠  
濮常自得仲尼嘆川

達觀樓集

卷四

上吾將尋斯脉

哭海內殞獄諸公

豺狼踞道上  
行人莫敢擾  
梟音日嗷嗷  
良鳥寂無聲  
俯視人間世  
誰作朝陽鳴  
哀彼諸君子  
昌言奸膽驚  
云何天常亂  
公忠受惡名  
蘭茝當門鋤  
反謂資義馨  
嗟嗟崑崗火  
玉燼傷我情

二

一忠博一死  
忠臣何淒楚  
一死酬一忠  
人言猶滄訛  
讒口聽如簣  
能令滅三耳  
德秀真小人了  
翁僞君子真僞  
宰足辨千秋  
有信史所傷  
朋黨名殺盡  
漢家士人亡  
邦

國承林宗淚在此

寄同邑劉泰宇明府

辭家赴遠謫親朋贈行裝何所用衣被書一囊  
驅車出里門家人勸我鵬祝天早賜環慎勿滯夷鄉  
妻子涕如雨兄弟淚沾裳時予仰天笑何用太感傷行行日  
已遠不覺到夜郎江湖深且阻關山險以長中夜攬衣  
想何爲在此方世界儘曠蕩無乃僻性狂人曰赦子罪  
狂態忘不忘我亦懲狂失不禁氣勃張吾道果非矣虎  
兕宜同行

春日同李岐陽郡丞鮑畏白茂才月空上人登眺

達觀樓集

卷四

二

大觀閣小酌

積雨春過半客心何消索韶光久相負初晴興倍躍良  
朋招我遊選勝大觀閣河水濤如帶羣峯列成帳最高  
客星山空翠飛相泊鳥若參禪鳴花似說法落嗟哉人  
間世百年苦塵縛謬以陪侯珠輕彈千似雀所以瞿曇  
子出世稱極樂李公戴髮僧鮑公修翎鶴利那西方移  
口中蓮華灼予忝根器鈍托志良不薄每慕陶元亮曾  
赴遠公約自杜倘可續千秋盟斯酌

驅鳥行

烏鴉集庭簷啞啞聲云惡始聽應且憎習聞漸不覺我

本忘機人不故放膽啄公然到庭前將我名花刺兒童  
拍掌逐而不戢然作徐徐止簷端欺人無方繳方繳何  
難爲羞因爾發機爾較鼻音橫畢竟惡聲微羣鼻當空  
鳴何苦責爾爾非爾尙戢翼去無充客庖肥

同張李二公遊圓通寺與海月上人談禪有作

躡嶺覓仙巖迴車遊梵宮端坐只片時息機似已通人  
生大塊閒勞勞詎可窮但存安穩想卽是化城中白馬  
自西來六祖逮五宗禪門亦既廣大要造真空真空何  
所入耐苦雪山翁慧劍斷諸魔千古稱大雄我來經廬  
山幾度懷遠公到此逢上人訓與諸君同開中演大乘

達觀樓集

卷四

三

依稀蓮社風時儒口闢禪方寸日忡忡何不移此見先  
開自心蓬不到濂洛地難障百川東

行經楊柳荒

山峭峰疑削樹深雲愈低五丁豈能開七賢恐增迷虎  
豹白日舞猿烏盡夜啼行者愁畏途一入恐不歸總綠  
蒼林深將此天日曛所恃心如石屢險若歷夷憶昔唐  
虞胡焚烈驅獸奇天險固難轉一炬似可施安得益掌  
火開道夜郎西

醉吳起陽茂才見遺酒戲起陽素業醫

罷官我似翟廷尉賣藥君同韓伯休羅雀門前車馬少

懸壺市上姓字留嘯我立名各轉累羨君逃名名不初  
可見貧賤勝富貴三槐不如種五柳佳珍何因贈我嘗  
會須留期待君觴持螯共話千秋事笑觀人間傀儡場  
將赴夜郎詠懷

讀書十載博一第壯心恒與古人期登朝一載博一戍  
平生誦讀竟何施丈夫窮達由天定雲泥虎鼠人爲政  
若將慧眼看空華三公不加窮何病吾鄉原有淵明里  
歸田一官如脫屣又有上書梅子真棄家變名此棲止  
二公高風不可攀一農一仙出塵寰我今不農亦不仙  
仰止但在遠戍問人生百年苦瞬息三問大夫情何激

達觀樓集

卷四

四

等閒把玩南華經鴻鵠寥天一羽翼

哭選部周蓼洲周被逮蘇民大闕逐傷縱騎

萬人千綱殉子死舉郡若狂奚至此丈夫七人有盡時  
子死成仁死可矣繫臣何緣得斯民斯民何利黨繫臣  
劫火偏燒昆岡玉草野難向丹陛陳聖明終有追恤日  
不仙湘江弔靈均

哭門生黃白安侍御時縱騎爲蘇民逐散白安自

投獄掠死獄中

立朝官侍御矢志效忠靖豸冠取觸邪白簡期誅佞豈  
意黨禍生無端落深窞傷心哉羣梟競將孤鳳摧傷心

哉騶虞橫被豺狼災可憐孟博自投獄萬里迭死情可  
哀道旁見者心慘傷三光何遂混茫茫每思聖度大如  
天天心豈譬小臣狂羅鉗吉網似蝮蝎倚恃冰山蔽日  
月一旦天清皎日出冰山有時會消滅傷心哉憂侯瑟  
兮嵇康琴子兼有今人共飲李杜千秋名堪配逢干地  
下欣相對

光祿張熙寰別業卽事

世間快意在何事山水築軒當樹雙案斗酒一棋枰  
圖書萬卷供朝暮客來彈棋棋罷觴人生得此樂事長  
摩詰曾構輞川莊歐公亦有六一堂君家尚齋面山水

達觀樓集

卷四

五

草樹重重烟霧裏羈客何幸嘯咏來座上清風兩腋起

問月臺小酌同李郡丞張光祿賦

碧波湧出孤峯起浩蕩乾坤雙眼裏四山盡列翠微屏  
當前一灣衣帶水登高俯視下界遶城郭烟樹如繡錯  
天設形勝謫仙來探奇占作問月臺月在臺空謫仙去  
何人常舉臺上杯李公原是大白身張公飲中八仙人  
詩聖草聖依然在携我捫蘿躡躡嶠嶠青天作幔地作榻  
白雲當帷草當褥一壺不必千觴酒一嘴已清萬里塵  
每羨前輩風流古今日名山君作主自有天地有此山  
何爲茲亭重茲土登高勝情覲首同感慨不獨晉羊祜

蕲州舟中

東風澹蕩吹江水客舟三日行百里舟人皺眉黃州涯  
安得掛帆西風起忽然夜半風轉棹兼程直達九江止  
今日何速前何遲人間利鈍總不知天工豈是人能測  
長年浪稱占風色扣舷但歌滄浪辭馮虛便入大莫國  
與日者朱玄斗

前知奇爾術素位守吾常一副疎狂骨何須問彼蒼

二

顏含曾却筮韓愈不辭窮頗悟天人理升沉任化工

立秋

達觀樓集

卷四

六

尋叔初轉令金氣自茲深同作乾坤客偏傷宋玉心

二

班姬能卻輦紈扇一生愁不慕昭陽寵何悲長信秋

聞總憲高景逸投水賦此志慟

瑩網霜肅色巖巖一代名儒竟死讒豈謂默容非智士

屈原早已慕彭咸

二

清白關西伯起風殺身慷慨畧相同何年大鳥墳前集  
誅訖樊豐始見公

幼兒發生每以歸期爲問予無以應淒然口占二

絕

牽衣向我問歸期知道歸期在幾時華髮孤臣天際遠  
鬢年稚子膝前悲

又

教兒孟博兩詞難惟有東坡願蠶頤却鑒汝翁頑到此  
汝庸材與不材問

巴東寇萊公祠

山爲屏嶂水爲濠遠望萊公廟貌高手柏千年珍護在  
何當生涉嶺南濤

二

達觀樓集

卷四

七

涇淵捧日見奇才瘦相無端繫隙開若說天書能誑虜  
燕雲質使不曾來

三

拂鬚參政一何愚豈料相逢在海隅今日倘從祠下過  
拜公不止拂公鬚

答李子靖茂才見贈時子靖尊人郡丞公同有贈

句

夜郎才子獨稱雄有客觀春玉樹叢瑤草十行光滿室  
鳳毛殊有謝家風

二

龍門清望重邊城循吏還兼詩伯聲家有前茅君後勁  
登壇代合主齊盟

答鮑畏曰茂才見贈兼致郡丞李岐陽鮑詩李爲  
介也

綵毫新對百花開遠紹參軍俊逸才此日賤臣知已在  
談天何必望燕臺

二

十年獻壁壁猶存十五連城價轉尊不是林宗名下士  
幾人能到李膺門

猿啼山

達觀樓集

卷四

八

巴山何處不猿鳴今古偏傷遠客情猿自善啼吾善嘯  
誰言墮淚只三聲

鐵溝

劫火從教海底燒鐵心堪對鐵溝遙千年詞客題詩在  
不與涓涓水共消

酬孝廉陳元復見贈

衡門方避世折簡辱君過禍刺投何易牙琴奏轉和談  
寧河漢遠才羨洛陽多時事君將任子堪老薜蘿

二

小築憑南郭時聞天籟來自知邱壑相不是廟廊材非

有園三徑嘗儲酒一盃高軒能數顧倍覺興徘徊

茂才陳佐明偕弟茂才允璞玄佑枉舍言別賦此

志謝

世途看若此俛俛欲何之有璞先愁別償金轉受疑天  
高人莫問心在友應知不挫季通志端無別淚垂

過石門洞

平蕩懷周道崎嶇嘆蜀疆路疑峯頂盡天忽洞中藏開  
峽原非鬼移山未是狂愚公心大熱誰與共肝腸

歸州道中

險踰萬峰嶺征車雲漢邊馬瘡夢子國人望夜郎天迴

達觀樓集

卷四

九

馭寧無意投荒總是緣一官何樂此只恐負先賢  
赤壁弔古

風聲鳴鼓壯水面戰場開不禱奸雄魄安知年少才江  
東成鼎足赤帝續炎灰却怪驅曹去孫劉鵲蚌來

秋日詠懷

秋涼方喜至秋氣亦悲哉樹樹飛黃葉山山藏翠苔鴈  
鴻連夕度蟋蟀入床來風月懷人夜芳樽懶獨開

二

天地云多缺人生枉自愁百年駒影過萬事水萍浮吳  
市藏仙尉青門老故侯看來供一嘆只合早盟鷗



三

廟廊吾分淺草野覺緣深負却千秋事拋將百折心性  
迂宜坎壈身在任浮沉覺覺樊籠內名山愧向禽

四

卽欲凌霄去其如羽翮何樽前休擊唾月下但高歌地  
僻風塵少江清天趣多大顛吾未訪已似老頭陀

五

田家禾黍熟婦子喜逢年不望寬租令還愁僱役錢途  
開芻粟急間井骨皮穿此日陶元亮耕疇未易眠

六

達觀樓集

卷四

十

骨肉天涯遠關山裏裏征業緣生有定世路古難平枯  
眼王孫草淒心越客聲疆場無戰伐聊以慰羈情

七

庭幽看古樹青翠好怡顏鳥慣啣花集雲能伴客閑梁  
鴻吳廡下王粲楚樓間秋色過將半陰晴數往還

八

兀坐誰爲侶閑篇對古人一床書是舊千載鏡如新吹  
劍終成映將車已自塵靈魚堪老我猶恨負君親

恤部閔朴巷年丈偶會江陵辱饒仲宜樓別後却

寄

共作他鄉客榮枯迥不同生還吾意外惜別爾觴中慙

驥心猶壯緇袍誼轉隆春光彌七澤遙望使星東

過漢川欲再往應城候張衡翁座師舟人以風便

不肯待悵悵中止轉憶去冬應城寺中夜別情

景悵然有悵

招提半夜語師弟一生情送客冠宜白懷人涕幾傾何

當重立雪豈夢更遷爲今日門牆近風帆阻謁程

除夕陽邏舟中

千帆爭晚泊頃刻水成村嘖嘖談鄉語人人叙故園歌

聲兼爆竹放興託清樽四海皆兄弟江湖至樂存

達觀樓集

卷四

十一

元日舟中示發兒

歲已扁舟度春從客路歸江風宣協氣汀草弄晴輝鳥

奏空中樂鷗忘物外機稚兒前上壽卽此當庭闈

出京詠懷

襖被蕭然出帝都田園入夢半荒蕪歸來且學陶居士

憔悴深嗤楚大夫雪後松杉增古色山中鹿豕是吾徒

世間萬事休相問但願年豐慰畝輸

二

匹馬桑乾古道過西山佳氣送征軺丹心無術重回主

正色何人久立朝輦上氛烟今日斷關城雨雪幾時消

歲寒縱有陽春律轉覺譚天意寂寥

三

去國真同一葉輕孤臣何意微名端無咄咄書空事  
却有依依戀主情感慨未能酬鮑叔窮愁偏喜共虞卿  
匡時幸賴羣公在落得漁樵咏太平

四

一笑青天當反騷燈前彈劍氣逾豪難將傲骨隨流水  
肯擲雄心負寶刀過客苦勸衰鳳見弋人猶慕去鴻高  
浮雲卽蔽長安日應許山中覓舊袍

有詔下吏對簿志感

達觀樓集

卷四

十二

骯髒身應挂網羅肯從世路嘆風波逐臣狂態原無狀  
聖主天威本自和擬采芳蘭吟澤畔誰容叢桂問山阿  
孤心幾抱重華對問閭其如萬里何

懷冢宰趙儕鶴先生

飄風一日散鵝羣萬里陰霾雨雪零豈有受金楊伯起  
獨憐憂國范希文天生直骨難逢世鬼泣丹心肯負君  
八十老臣從遠戍青蠅止棘不堪聞

哭楊大洪死詔獄

孤忠一疏叫天關千古人間正氣存白日燕霜飛六月  
清朝鉤黨出黃門雲霄幾雪君山淚湘水誰招屈子魂

身到捐糜心不死猶留餘憤塞乾坤

二

曾荷先朝顧命新敢忘大節負楓宸埋輪本是憂天意  
請劍明拚報國身輦上青蠅充弔客墓前大鳥泣孤臣  
泉間若對韓忠定同抗忠謨孰苦辛

三

檻車北上鬼神號一死憐君似羽毛血在三年終化碧  
氣雄萬里立衝濤夜臺尙抱堅冰恨青史無書捧日高  
自昔徙薪恩澤少楚臣何用問天勞

飲孝廉漆自輝宅賦贈

達觀樓集

卷四

十三

華堂卜夜酒重斟忽忽胸中壘塊沉宿雨剛逢歌宴歇  
陽春偏覺醉鄉深閒身天與吟梁甫逸志誰當賞素琴  
匡時孝廉今日事江湖廊廟總傷心

謫戍報至龔仲玉茂才以詩見慰次韻荅謝

風波更拜主恩深感激潛然涕不禁嚴譴正彰天子法  
生全猶在聖人心乾坤何處非安土山水無時送好音  
却笑虞翻孤憤甚已將書劄學長吟

比部能銜臯柱舍賦此贈別并促北上補官

若耶溪遠郭南隅倚郭樓開小足娛雖無蔣詡園三徑  
粗有楊雄宅一區方擬傾樽供上客何堪交臂卽長衢

人間十畝天猶吝莫怪江潭困卜居

二

僻性生來見果偏投荒何意辱君憐故鄉聚首無多日  
燕市談歡憶往年閱世久拚長閉閣叩心猶是漫憂天  
西行賈彪裝應促京洛群瞻福曜躔

辭家赴謫問卿朱密翁借山人涂敬吾邀饌龍口

巖賦此志別

江村別酒悵飄蓬信宿清談感慨同臣罪自干天子怒  
朋情端有古人風矧分此日龍光散舟發何年馬首東  
萬里投荒心尚壯不將顛沛泣途窮

達觀樓集

卷四

十四

豫章舟中次韻答戴初士見貽

片帆遙指夜郎城豈是從軍蕩子行山有客星招客履  
人經猿峽絕猿聲君恩不殺天同大旅況臨觴月慣迎  
知已漫勞悲遠戍江湖何異在神京

次韻答陳元復孝廉見貽

客思應同客路紆爲憐親友各天隅雲霄喜爾稱孤鸛  
江海看予似隻鳬去國尚饒詩興在逢人曾說宦情無  
夜郎問月亭如舊好與青蓮結酒徒

黃州道上

解組天令作壯遊三湘風物意中收山川歷盡存孤劔

霜雪侵來有敝裘江上丈人心尚烈淦浪漁父韻偏幽  
楚材張楚知多少千古逃名何處求

武昌夜泊

漢水巴江會楚流雄風自昔表南州細腰舞女宮何在  
歌雪才人賦尙留太白難逢黃鶴駕湘娥苦怨洞庭秋  
誰將時事浮渚看銷盡烟波萬頃愁

元湖漫興

漂泊江湖逐客情扁舟一葉共身輕樽前酒勉加三盞  
鏡裏鬚看白數莖雲夢昔標司馬賦湘流曾濯楚臣纓  
平生僻性蛟螭識不說風波不可行

達觀樓集

卷四

十五

荊州道中

風起關山雪滿衣愁看天暮一鴻飛二千里外鄉音隔  
十九年來宦志違吊汨賈生空有淚登樓王粲好誰依  
相將鳥道驅車遠何日言歸賦采薇

初至夜郎

遠戍天涯事可悲疎狂真負聖明時誰言鴻鵠能千里  
差喜鷓鴣托一枝草野數懸丹日夢鄉園空望白雲垂  
高山流水情堪咏已擬埋名老下帷

望問月亭漫興

族邸春歸賦早梅遐荒千古一亭開山多文筆參天出

江有清流繞郭來自別豫章寒雁少更堪巴峽暮猿哀  
幸逢此地名公蹟把酒期登詞客臺

謝建始令姚綠秀枉訊并示佳刻

萬死間關成此過縱逢春到亦凄然郎官宿映微垣上  
遷客歌驚白雪篇封事不如任伯雨詩名多愧李青蓮  
窮途辱盼情何限端識朝陽鳳獨先

立春日辱別駕鄧東陞郡丞李岐陽令尹李垣陽

光祿張熙寰携酒晚集賦謝

逆館何當長者先授餐深愧昔人賢鄉多君子風無陋  
客豈清狂謫是仙黔郡江山原禹服夜郎日月總堯天

達觀樓集

卷四

十六

陽春一到同佳興此夕龍光滿玉筵

飲周新宇居士園亭

勝蹟何須同遠尋眼前濠濮寄情深遊魚似解窺人樂  
好鳥偏能和客吟一笑青天鴈月興忘機白髮澗園心  
池亭日日春風在喜看花開玉樹林

與別駕鄧東陞對奕因贈鄧曾監軍征播得首功

曾因平播請長纓仗策臨戎萬馬驚三尺書生工說劍  
一時老將讓行兵東山尚抱非熊望別駕原高展驥名  
自昔圍棋能辦賊壯猷應擬借南征

飲陶林宗將軍署中賦贈

宿雨烏啼不可聞旅情何幸對將軍樽前彈劍儒偏俠  
馬上揮毫草即文萬里共憐鴻鵠翼千金難買驕駟羣  
荊州士女思陶侃昔日征西今屬君

唐抱明夢予賜環以詩見贈次韻答謝抱明有平

播功致政養母故詩及之

豹隱青山采霧揚相逢客况慰投荒孤心不作長安夢  
四壁何來北斗光漫以侯封嗟李廣早從將母羨潘郎  
白頭舞綵千秋樂他日還歌六月章

次韻答戴叔度

客久思鄉鴈杳然好音何意到西偏孤身遠竄非關世

達觀樓集

卷四

十七

賤骨生來本自天路險不驚三峽上月明常嘯五珠前  
聽鵬仲若詩才雋安得晨風日日傳

初度有懷

光陰又是一年秋眼看年華似電流髮短不堪朝覽鏡  
氣雄還覺夜連牛天留瘦骨成何用老抱孤心肯自收  
叔向優游聊卒歲浮生吾豈問菟裘

七夕

夜靜風生几席涼年年今夕一呼鴈豈求織女能添巧  
已信牽牛可服箱家遠正思于役久秋歸偏惹別愁長  
江湖險過銀河水況說山高隔大荒

大莫園贈李岐陽郡丞

開園闢徑瞰滄浪招客亭臺綠竹芳輞水山中詩作畫  
浣花溪畔草名堂閒來隱几聽天籟嘯罷鳴琴送晚觴  
我愧羊求君許過白雲明月滿山房

家書至云時人有欲造偽札甘心予者憮然志嘆  
露冷江干隼氣驕一枝何自賦鸛鷀班姬長信秋方寂  
飛燕昭陽恨未消白日黎邱山鬼亂青天閭闔北辰遙  
孤臣到此生安計只是盟心對九霄

重陽後令尹李垣陽招飲賞菊卽事賦贈

十畝桑閒菊滿栽千年陶令賦歸來餐英味沁孤臣骨

達觀樓集

卷四

十八

對酒香浮傲吏盃故苑霜華人候鴈他鄉秋色客登臺  
牛山隕涕癡何甚笑口觀花盡日開

恩詔放歸貽別夜郎諸友

匹馬蕭蕭自此東關河晴雪逗春融學經患難方知淺  
詩到窮愁尙不工雨露一天君德大風烟萬里友情同  
江干別後懷人夢猶在仙亭問月中

又

流落南冠作楚吟故鄉遠隔望雲深敢期湯網開三面  
已判榮孤老一岑忍死快聰明王詔放歸還是歲寒心  
尉山此日藏梅福轉眼吳門不可尋

達觀樓集卷五

豫章鄒維璉德輝父著

友歐章

過濠上

昔人知魚樂我今知魚苦幾度濠上過觀魚杳莫覩何  
哉不出遊穴深避網苦漁人大可畏鯢鮪亦登俎三星  
留中光網密竟何補王政禁罾麗水族安淵藪會見樂  
相關魚躍客歌舞

達觀樓集

卷五

徐州署中

朝過宿州境暮入徐州城不聞鷄犬聲但聞蛙虫鳴空  
廊無人烟蕭然一署清慘哉陽侯虐滔天何不仁我欲  
叩天關請劍問水濱誰司大河神一夜遭沉淪願斬蛟  
螭首謝此徐方民天閼終難訴蜃氣駭逼人嘆息已焉  
哉明發渡河津

孫選部太母韓夫人節詩

幽蘭生空谷不爲人吐芳芬氣終覺遠清味悠以長綢  
佩有女士服之恒不忘倬彼孫氏母青鬢忽已孀祝髮  
誓天日慷慨任綱常死易立孤難擇處良可傷况有二

老人焚焚在高堂誰擔俯仰責遜可報泉鄉丹心炯明  
珠常生天地光存耻節婦名歿來帝恩揚奇哉巾幗流  
遠勝丈夫行年來莽大夫接踵趨廟廊美新尚未已且  
進膝下觴視母何人哉賜泉與鳳凰

環山臺飲倪吉旋酒

家居多慕輞川景宦游多慕高陽池人生勝情亦何限  
天與勝蹟安可知我來滁陽一載間豐山亭中幾探奇  
瑯琊幽棲梵剎古亦曾與君共舉厄環山一臺佳且近  
何事今日始追隨亭臺光景看不盡白雲爲暮山爲帷  
長干挺挺懸翠蓋黃鳥嚶嚶和竹枝一雙野鶴並鹿游  
達觀樓集 卷五 二

姚太史母文太夫人苦節歌

誰家有婦婦而子堂前一簪養雙母誰家有母母而父  
襁褓十月成仙史烈烈姚母真大奇千古光輝生彤紀  
綱常一擔重如山赴火斷臂亦何難忍死植孤報泉下  
節名不必留人間吁嗟巾幗異冠紳血心耿耿泣鬼神  
嗟彼販國圖長樂愧殺草玄賦美新

哭李必先秀才必先李大司馬子以救弟溺同死

水火不可蹈童子亦知避有時義憤生踐之若平地丈  
夫生帶血心來豈效匹夫溝瀆志泰山鴻毛分此間要  
在綱常成一足隨光投淵胡爲乎生逢舜湯不受呼江  
上丈人身何輕捐生救人不留名千古惟仰屈靈均願  
從彭咸稱忠臣止水亭中江丞相遠慕魯連不帝秦抱  
石曾傳曹娥烈耿耿孝心光日月妻爲夫死世間多不  
但湘江汨竹血兄死弟溺更有誰咄咄李生真大奇整  
冠躍水計立決令人腸斷鵲鵲詩當時邑衆拍手驚雙  
劍已化雙龍行精光萬丈射波底馮夷豈敢抗前旌我  
哭憲臣高公慘更哭李生傷肝膽天豈磨滅忠孝人劫  
達觀樓集 卷五 三

水滔天乾坤顛吁嗟李生誰無死死得死所死可矣招  
魂不用楚聲哀英靈常在文江水

時將出山之南岡題壁勉男安生

我昔達謫爾送行凌江一別情百結口說便歸心豈然  
爾泣我亦淚在睫千巖萬嶮到夜郎遠聽時事大異常  
猛擬性命朝與夕安能老死蠻夷鄉今此完聚緣不易  
骸骨總是聖王賜天恩浩蕩身難報况敢愛官戀祿位  
我出端無身家謀惟爾學業勤吾憂清自保能遺爾安  
經史焉能代爾求憶昔先君早見背一日三食兩不繼  
忍饑耐寒手一編咯咯吐血氣轉勵爾今視我苦樂懸

何得蹉跎歷流年貧官難供紉紉習吾家舊物一青瑣  
古云此日不再得努力聖賢休自畫爾父老大愧無聞  
爾當爲父生顏色

題栢子龍潭高皇駐師滁陽值旱以三矢射潭中

禱雨立應賜有御碑

一龍飛天百龍蟄百龍爭助一龍翼王師本同時雨降  
旱魃小鬼應惕息當時三箭射深潭須臾雲生灑雨甘  
奇哉螭龍知效靈神龍自此渡江南凡山有湫多龍潛  
曾否膏霖動九天我讀龍章頌帝兆不數黃龍負舟年  
聞繫獄諸公赦死改戍喜賦

達觀樓集

卷五

四

繫臣繫罪萬死累臣赦感天子生殺總是天難測誰敢  
貪天能致此累臣速禦魑魅去但祝聖朝舉作士天上  
貫索夜夜明囹圄一空光虞史

烏衣巷

王謝門何在蕭然故巷存年年春燕到不是晉人村

二

千古風流輩當年歌舞場只今林一片何必問滄桑

問署漫興

一署依山號問堂空懷雲錦效騰驥聖明倚問南中馬

計部曾經賣草場

和戎市馬欲安邊馬去滁陽不記年縱使塞淵心甚切  
安能驟牝得三千

三

鶴守庭中鹿守門吏情高寄似鄉村莫言官舍全無事  
客到嘗傾六一樽

四

醉翁豐樂兩亭開無數遊人覽勝來情死若因山水癖  
瑯琊何有伯輿同

良鄉同鄭玄翁小酌賦贈

達觀樓集

卷五

五

燕關歷盡近神京華華台星拱極明元老入朝天下望  
高岡爭聽鳳凰聲

二

持籌南國髮幾枯蕭相功高在國儲天子從容延訪後  
履聲應識鄭尙書

朝賀口占

夜郎望闕萬重山魂夢嘗懸日月間豈謂再隨鴛鴦後  
五雲天上識龍顏

二

虹光藹藹映霞城共慶元良萬國貞藎食自來懸素抱

何當天語授餐榮

方仁植由大江遊廬山以書報予賦贈

扁舟覽勝涉江湖天際芙蓉氣象孤  
君到妙高臺上望  
定僧今有達摩無

二

躡壁穿雲近太清飄飄列子御風行  
匡君定識文星到  
遠遣仙人騎鶴迎

三

嶽色湖光不勝圖殘碑古字半榛蕪  
千秋遊客詩多少  
知爾探龍已得珠

達觀樓集

卷五

六

四

愛山康樂大風流日伴山中鹿豕遊  
君縱烟霞緣易合  
吏情那得遂滄洲

五

濂溪卜築演先天鹿洞堂開絕學傳  
前輩盡收山水益  
君今重續紫陽編

六

香爐峯上紫霄峰丹壑蒼崖幾萬重  
石室曾聞藏禹字  
可能探出穴中封

七

絕巘凌空三石梁誰爲懸架白雲鄉  
玉房金闕今還在  
曾否神人授露嘗

八

白蓮舊社事堪尋三笑堂中意氣深  
何日向禽婚嫁畢  
洞天吹笛鼓瑤琴

寄孝廉熊介菴

驅車兩度過滁陽宦况憐予書一床  
惟有豐山雲意好  
還堪持贈送君觴

二

官舍依然一草廬呼伴隙地種園蔬  
客遊多羨滁中御  
達觀樓集

卷五

七

每飯何曾食有魚

三

世事多愁易白頭駐顏無計覓滄洲  
此方產草烏人首  
薄宦聊同採藥遊

四

醉翁亭記世間傳磨蘚千年石已穿  
此後陽明重振響  
何人能繼兩公賢

五

邊關急馬事堪危罔牧徵金作馬騎  
戰馬當從何處得  
素餐眞愧古攻詩



六

屢抗封章效杞憂  
勢無常廟堂籌山中  
靜眼君偏醒  
轉瞬觀光對冕旒

聖德頌

災眚勤宸慮金鷄詔幾通  
好生虞帝德泣罪禹王風  
天霽雷霆後春回雨露中  
臣民歌舞切惟祝泰階崇

花節園亭

愛花兼候月濁酒酌虛亭  
月果花邊上花從月裏馨  
風和良可坐鳥咏最堪聽  
對此幾皇世何須辨醉醒

署中問鶴

達觀樓集

卷五

八

堦前常獨舞樹下忽長鳴  
豈有凌霄意猶懷養翮情  
乘軒非爾好唼月使人驚  
予亦塵埃內何時萬里橫

弔勛西令胡珠水

斯人何卽去令我泪沾巾  
宿草無從問生芻久未陳  
詞壇亡霸主吾道失宗親  
錦水滔滔逝悲歌一愴神

二

戍謫君憐我生還我哭若十行  
携手去千古斷腸文黃鳥鳴何極  
青山路已分人琴嗟並杳靈氣在江濱

倪澗亭過訪

別後予何狀相逢事忍論  
乾坤經劫火雨露出天恩  
留

得微軀在終看傲骨存  
官閑無馬數聊共醉翁樽

二

且喜滁陽客依然白下人  
道容渾似舊蓬鬢覺添新  
時事同歸夢情緣定有神  
醴泉堪汲飲吾以燕嘉賓

與介菴小酌醉翁亭

層巒如幃列天爲此亭開  
已識孤梅古尤嘉綠竹材  
山僧常面壁詞客幾登臺  
邈矣智仙去歐公不復來

與介菴晚酌豐樂亭

石徑雲爲路山亭栢在門  
迴車遊卽倦把酒興偏存  
細溜供烹茗斜陽勸舉樽  
會移峯頂席一醉小崑崙

達觀樓集

卷五

九

送楊百芝入賀東宮便道省親時太夫人元旦誕

辰百芝弟官翰林

元良歌萬國禮樂重名卿  
儀並朝天肅人偕輯瑞行  
千官瞻虎拜四牡叶鸞聲  
燕享承恩日陳謨答聖明

二

歲華依壽母春正祿天王  
黃葉初開朔蟠桃兩進觴  
闕宮仙樂奏北闕卿雲颺  
最羨雙珠合元方與季方

木末山亭拜謁方正學先生祠像感賦

忠魂何處去遺像在斯堂  
欲立君臣義寧辭家族殃  
乾坤孤壘重日月寸心光  
千古夷齊烈茲山匹首陽

再弔方正學先生次呂豫石韻

絕命詞方就天懷鬼亦傷血成千草碧骨化萬松香軌則尊鄒魯文章過漢唐斯人應未死淚望垂楊

叔氏禹瑞文學枉過賦別

天涯仝作客相見喜如狂有鮑堪供饌無車可贈裝山亭情自勝官舍氣常涼秋色三經過鄉心鴈數行

九日邀徐泰掖寅丈遊飲山亭賦贈

揮蕙驚節序問菊到山阿僊客玄風大亭臯紫氣多閒心雲作友笑口鳥同歌欲躡千峰頂凌霄與若何

二

達觀樓集

卷五

十

濟勝君饒具登高力轉優乾坤雙眼到山水一杯收古栢增空翠飛泉入澗流觀風今似昔莫遜老歐遊

夜郎初回同叅知陳體韋司寇熊衡臯孝廉朱久

中文學熊夢伯集飲筠陽玅眞官席上有作

萬里投荒鬢欲斑里門何意得生還吳千尙滯沉埋色周蝶猶然夢覺問喜向天涯重聚首好憑杯酒共開顏青牛道蹟誰堪續紫氣今看在此山

都閭金太渾隱耕潛山枉過予惠予藥丸賦贈

將壇登罷學明農共說清朝有卧龍肘後黃金輕一擲食中丹藥儘堪供山深何處尋顏闔心遠知君友赤松

我亦久懷方外樂幾能五岳杖相從

五十初度

渺爾浮生一芥微空憐四十九年非光陰浪向迷中擲賓客翻驚難後稀恨以千秋歸古昔羞將七尺慕輕肥樽前擊唾吾何意喜與南華論息機

謝鄔翼翁全長公絕武賀予五十

數載行藏大夢同蕭然兩鬢漸成翁典型尙憶中丞蹟清白尤高刺史風正喜艾年歸歆敢緣髀肉嘆英雄荀家子弟多才雋過我嘗慚陳仲弓

謝張衡翁老師全嗣君升扶輝卿枉訊

達觀樓集

卷五

十一

風波遠謫路偏饒投止曾經僧見招已分殘生理裔域何期恩詔下星軺乾坤不盡緇袍泪塵土偏傷玉樹標五十無聞離索久開緘恍惚奏簫韶

次韻答大司馬張盤嶼見贈

張魯開府延綏有軍功予謫夜郎過應賊

辱盤嶼夜郎中

年來當轍笑螳螂猶記招提夜舉觴天地幾人憂日月關山孤戍飽風霜南冠幸遂鄉園夢北鴈飛傳郢客章仗威誰驚西賊膽軍中小范帝恩長

過逍遙存梅祠弔梅子眞先生

上書浩然漢廷驚一去身家脫屣輕吳市地喧難避世

宜豐山僻好逃名羅峰正象孤忠色蕩水長流直諫聲  
每讀遺文生面在令人同泣首陽情

過逍遙僊禪師寺僊爲唐肅宗第九子  
修道還山中

萬峰一澗鳥鳴幽帝子道場此地留唐代寢園無百世  
禪家塔宇獨千秋山名羅漢人偏應水比恒河沙不流  
莫說釋迦衣鉢遠雪山當日在南州

驚蟄前酌伍斐章劉寸丹酒席上漫興

去年今日成還家眼看東風兩度花  
泚藻不堪羞上客村醪聊酌當流霞  
山中梅瘦芬堪挹雪裏松寒翠轉嘉  
昨夜雷聲驚蟄早門栽春桂却抽芽

達觀樓集

卷五

十二

答司理徐一洲

風波流落在江湖感舊猶憐道不孤  
白水交情窮轉篤青山傲骨老誰俱  
匣中珍重星文劍世上難投夜月珠  
忠肅陳公君自許看予能似志完無

觀察蕭如城以詩枉訊次韻答謝

一官念載尙爲郎況弔三閭過楚湘  
遭別自關和氏罪聞歌敢謂接輿狂  
孤臣肄業齊門瑟聖主深恩黍谷陽  
却愧駑駘難遠駕懸知王國待君匡

過尉山宅仙觀再弔梅子真先生

平疇四望野雲橫想像高人道氣清  
將虎一腔扶漢血

冥鴻萬里掛冠情青山到處留仙蹟  
古觀千今有尉名我憶昔賢傷近事  
千年載笑葬公卿

答王雲翼見賀併促北上補官

已判深山作老樵除書何自下雲霄  
彈冠却抱虛聲耻攬轡難云壯氣消  
前北輓漕鯨有淚江南氛祲稼無苗  
高岡鳴鳳今誰屬遲爾卷阿矢聖朝

送大司馬傅星垣入賀聖壽

明明天子舞千年旦旦光華日月鮮  
八伯稱觴臣禮肅一人垂袞帝圖綿  
壯猷南國推元老慶典朝端借大賢  
良弼近來宸夢切懸知說命續三篇

達觀樓集

卷五

十三

二

北望紅雲爛九霄南占紫氣擁星轡  
關門共候仙人駕玉署曾勞聖主標  
分陝幾年歌召伯謨虞今日屬畢陶  
醉翁吟昨官兼隱一咏明良興轉驕

寓白門林子邱偕弟茂之携酒枉顧賦謝子邱父  
初文孝

廉以上書  
作世死錄

白門相對酒頻呼羨爾豪吟似據梧  
吳下才名歸二陸眉山家學號三蘇  
賣文足辦盆中物衣褐無輕篋裏珠  
爾讀蓼莪猶墮淚遺篇光怪映江湖

讀林初文孝廉遺稿志嘆

幾抗忠諫動紫宸千秋壯氣迥無倫  
悲哉肝膽知憂國  
訂却文章可殺身  
誰如正平鸚鵡賦予憐太白謫仙人  
過湘自古哀才子  
所賈於今在海濱

豐樂亭邀全寅倪公古旋胡公侍菴小酌席上偶

成

空山一片柏青山岫猶存宋代亭總爲名賢文不朽  
故令遊客飲偏醒  
風生巖谷傳天籟  
鳥在枝頭講道經  
豐樂幸逢堯舜世  
孟行到手莫言停

與懷遠令倪蓋臣及其子選貢生鈞若子諱夜郎時辱其體

際故詩云云

達觀樓集

卷五

十四

憶謫遐荒匹馬馳窮途誰爲逐臣悲  
逢君邂逅近成知  
已閱世交遊嘆此時  
鶴瘦共高仙吏韻  
鶯鳴行嘯上林枝  
妙年才子青雲早  
一德堂中雨露垂

豐樂亭邀酌直指任文升因贈

薄醪何足辱高軒  
惟借山亭好晤言  
山古獨留歐氏筆  
亭開不見宋人樽  
當階翠列烏臺栢  
倚席玄生柱史論  
君有嘉猷頻入告  
應看樂意滿乾坤

醉翁亭直指任文升見招有作

東南勝蹟羨滁陽  
驄使公餘一舉觴  
水有醲泉斟不竭  
山多巖石鬱相望  
孤梅雪裏含春意  
綠竹風前弄晚芳

莫問三千雲錦事  
馬曹今已似王郎

大司寇熊壇石廷尉徐若谷京兆尹詹見五招飲

任氏花園有作

名園山水列亭臺  
古木新篁逸徑栽  
京國頗生濠濮想  
洞天却訝市朝開  
卿花飛鳥翩翩下  
潛藻游魚隊隊來  
稽阮風流今已盡  
爲君勝饌興徘徊

二

白門選勝駕維桑  
竟日清談味轉長  
幾局圍碁千古畫  
三春花譜十洲觴  
醉來不必同山簡  
嘯罷無須謝辟疆  
此日樽前思借箸  
願言贈策獻君王

達觀樓集

卷五

十五

宗伯邱見南有贈次韻答謝

典禮陪京借老成  
夔龍班上重豪英  
吳干遠散三千紫  
趙璧眞當十五城  
已有文章高曼倩  
自應車馬錫桓榮  
天朝特厚詞臣眷  
簡命行催北道旌

水部陳寰長民部蔡登凡招飲莫愁湖席上賦贈

虛亭綺席敞湖光  
湖上春深柳色芳  
下榻屢慙陳仲舉  
囊桐偏當蔡中郎  
清談不覺飛玄屑  
酣飲何妨作酒狂  
一醉莫愁愁盡破  
盧姬名已勸稱觴

中翰于孟武過訪見贈詩集賦謝

風塵傾蓋遽相親  
一誦詩篇覺有神  
江左烟花歸采筆

廣陵濤氣入談津才高中秘稱名士官罷扁舟作散人  
清興苦吟詩萬首應知老杜是前身

答何葵菴見贈

君家水部賦才高今日看君賦轉豪官舍種花供嘯傲  
名山留句薄風騷誰同仲若虞鵷語我識超宗有鳳毛  
詩興近來蕭瑟甚登臨常恨負亭臯

冬至前一日寄劉二南侍御

江臯一別歲華深懷友常爲伐木吟孔李通家憐舊好  
雷陳高誼見同心花驄輦道聲猶在野鶴雲中跡漸沉  
雪後陽回天地泰清朝載聽鳳凰音

達觀樓集

卷五

十六

贈方魯岳守制廬墓并謝見遺佳刻荷薪稿

白首廬居戀一邱蓼莪卽廢淚偏流山河霜木添哀思  
童冠春風罷舊遊楊氏清名魯五世董生經術自千秋  
乾坤擔荷君家事薪盡還看火尙留

送詹見五年丈入覲

太平天子受共球一統華夷似綴流瑞輶萬邦朝衆牧  
樂懸三夏享元侯觀光舞蹈鸛班重拜寵雍容鳳閣游  
乘馬玄裳應有錫明揚今已並虞周

二

單車萬里羨輕裝不盡清風兩袖颺雙劍王程光華

入轡輦道韻鏘鏘共知露冕彰殊政更仰台星現吉祥  
時事艱難君所見昌言好進聖人觴

送採江中丞謝玄中公祖予告歸里

驄馬風裁漢吏稀旌旄借鎮舊邦畿一時波浪魚龍靜  
千里金城虎豹威南國久歌棠蔭茂東方爭戀衮衣歸  
天恩勉聽勞臣請莫謂山中遜可肥

贈文湛持太史

十載雲霄仰鳳麟長安邂逅氣逾親玉堂太史真仙史  
講殿儒臣亦諫臣嶽峻共瞻天柱壯台光先煥彩毫新  
嘯俞總是唐虞衆好取臯謨次第陳

達觀樓集

卷五

十七

盛夏全徐泰掖邀劉蒼柱飲瑯琊寺蒼柱有作次韻奉和

韻奉和

選勝青山到上方興來酣笑踞胡床譚心空翠當軒入  
說法天花對酒香烟鎖洞林禪意古亭依水石客思長  
人間樂地輪僧卧我說懷冰火宅涼

熊壇石以南司寇召王中樞道滁陽賦此贈別時

師大旱故有末句

天書特召帝恩隆此日鷹揚意氣雄借箸立看軍國壯  
登車先擬幕南空謝安豈戀游觴興羊祜還勞卧護功  
文武全才君風脩康侯蕃錫在平戎

二

共仰三苗格象刑翻看九伐賜專征承恩赴闕星言駕  
振旅朝天日可程邊上脫巾貌虎勢中原哀澤鴈鴻聲  
燕關正切雲霓望大沛甘霖在此行

酌酒寬陳佐明茂才

江湖浪跡嘆風波何事紅顏髮易皤官冷俸錢堪市酒  
客來長缺漫興歌黃梁竟是成閑夢慧劍當先斬睡魔  
我昔夜郎頻嘯咏蓬萊島裏共經過

大司農呂公豫石招飲木末山亭賦贈

攬勝秋山載酒過山中秋色看松蘿相逢好友心先醉

達觀樓集

卷五

十八

誰是嘉賓鹿可歌洛下時名司馬盛漢廷封事賈生多  
觴移月下涼颺至欲別其如此夕何

重陽後徐泰掖見招全簿廳陳清溪集飲山亭賦

謝

垌野清秋菊已芳喜携僚屬共徜徉祠存潭上龍猶卧  
僊去松間鶴幾翔盃酒恰銷張掾願南樓寧笑庾公狂  
年來舊友天涯遠安得茲山日舉觴

贈小壻茂才吳起之兼致孝廉戴初士時起之伯

兄進士仲兄中翰皆南歸因自豫章來會戴送  
以詩未有懷予之句因次其韻

江天秋後蠡湖清客興遙連嶽色平瞻彼青龍雙出嶽  
憐君雛鳳早蜚英眉山父子相師友穎里親賢在弟兄  
歸去豫章逢大戴爲言張翰不勝情

送黃玉齋宗伯歸省時尊翁壽百歲累封禮卿特

旨存問

羅浮紫氣接恩光南海明珠燦帝旁百歲封君頻拜寵  
九天華袞藉稱觴童顏自是人中瑞絲服誰全膝下即  
此去趨庭多授受一堂樂事在縹緲

二

客邸瞻雲憶嶺梅陳情疏上帝顏開伏生卽願傳經老

達觀樓集

卷五

十九

轅固曾當應召來暫許儒臣歸子舍旋看仙侶入蓬萊  
聖明執爵隆黃髮竚待親承露一杯

贈進士吳履受假歸省觀

時履受仲弟中翰季弟茂才皆集南將還豫章

秣陵秋早鴈南飛天上仙卽晝錦歸往以江湖懷魏闕

今從簪笏戀庭闈客途並現三魁象梓里爭看五綵衣

自昔烏情榮祿仕王程春到莫相違

中翰吳和受以奉差往宣府差竣還南省觀却寄

憶讀文章羨絲毫果然中秘重僊曹風儀帝識田郎美  
家學人尊伯起高四杜行遠增慷慨單車陟屺見賢勞  
榆關戰鼓聲方急過里無須解佩刀

達觀樓集卷六

豫章鄒維璉德輝父著

道憶草

春興

茂叔憶前草何爲久不除春郊予一眺萬彙覺同舒

二

海燕逢春歸喜戀舊主宅上林枝可借不作負心客

三

達觀樓集

卷六

乾坤寬蕩蕩何必羨華胥笑彼黃梁夢夢中尙見迷

四

春深雷雨作解澤自天來草木多生意懸知湯網開

五

戴逵情可勝柑酒聽黃鸝語常盈耳何勞更舉厄

六

勞生嗟大塊十畝覺閒閒生計高農圃澤名一筆刪

別駕唐公祖臨邑督儲枉顧敝廬賦贈

羅雀門前車馬稀何當上客借光輝方沽樽酒迎仙從

不謂高軒駕過歸

二

堂開南郭對青山解組粗安十畝閑幸有名賢時雨過  
歲星應在斗牛間

三

霜蹄千里壯心開展驥初高別駕才燕市現聞求駿骨  
黃金應待郭生來

四

邊烽未息下天書郡邑官僚惡國儲公自管蕭奇策在  
西江兼望活枯魚

咏梅

達觀樓集

卷六

梅花開雪後對酒一歌吟瘦類孤臣骨芳投逐客心歲

寒高吐秀春信賴傳音松竹皆君友詩盟可共尋

贈漆自鐸

劉蕡方下第同輩覺羞顏文氣衝滄海風標重泰山只  
今高鳳翻何日列鵷班草木春郊茂聽鸞興轉閒

次韻答青海林君見贈

秉鉞原無狀蒙恩返故鄉客情傷柳翠友誼惜蘭香驥  
老心偏壯鳳歌道可藏予慙和靖識風韻海天長

午節前一日辱李令瑞卿枉顧敝廬因留小酌

龍舟方角逐千古弔靈均此日哀湘客當年賦鵬臣風

波驚海大山郭喜雲親良朋明朝別蒲觴莫厭頻

戴叔度孝廉卜宅省城高士橋有詩寄予次韻答贈

卜築鄰高士心閒地卽偏縱當懸榻禮難賦考槃篇南  
北干戈動生靈骨髓穿孝廉須濟世終擬勒燕然

寄閩紳諸公見贈

周道通蠻貢閩疆重漢標文難驅鯨徙劍可戮蛟驕使  
鉞浮滄海觀兵昌峻潮名王今獻關臣罪未能銷

二

孤臣常見逐偏與世相違素恥侏儒飽甘同季女機梅

達觀樓集

卷六

三

仙曾惡遯陶令早知歸予愧先賢識行藏事已非

春分次日辱親翁太學劉聖水同族明經劉瑞陽  
文學劉若初聚飲觀瀾山房與劇席上賦贈

別業凌雲漢山川勝蹟多觀瀾知學海揮筆瀉明河巖  
石仙人跡陽春郢客歌濂溪窻草意何處不清和

賀國相劉是翁先生朝使存問

匡廬一嶽柱天雄牛斗雙龍氣吐虹憂國丹心推范老  
立朝正色羨沂公山中宰相恩光渥麟閣功臣圖畫隆  
現說聖明求舊德台星重映紫微宮

署樓晚眺同茂才陳豹奴次男爾大幼男爾宗

籌海飛樓瞰碧空海邦形勝昔稱雄何人擬覲同羊祜  
有客遊觴學謝公捲幔三山當席翠開軒斜照入盃紅  
登高却憶澄清事下瀨戈船漢將功

烏石山亭觴杜大諫初度并攀楊大行同集卽席

賦贈

春郊一雨萬峯青佳客高軒宴石亭島上霞觴桃幾熟  
山中鼓吹鳥堪聽謝公到處留雙屐曼倩由來號歲星  
共說蠻王重譯至真人紫氣滿滄溟

南臺官亭餞杜大諫楊大行卜吉登舟卽席賦贈

仙槎佳氣滿河干使者乾坤有大觀日麗飛旌看電閃

達觀樓集

卷六

四

天清酒酒慶瀾安南萬萬里歌虞帝北斗諸番識漢官  
聖代職方通道遠好將新紀奏金鑾

仲夏禦賊秦川忽聞紅夷襲中左提兵南還道上

漫興

疆場殺運幾時消無數生靈送海潮方喜寇舟魚鳥散  
寧堪夷舶虎狼驕渡瀟五月人何在此馭三巴路轉遙

此日南征還旆急王師時雨正膏苗

觀兵清漳孝廉張紹和有贈次韻答謝

秋風吹角拂牙旗不盡芬芳發桂枝海上有人探月窟  
山中何客到天池才高董子傳經日望重潛夫著論時



却說安車綸召近，畢謨還對聖明拔。

二

觀兵滄海羽書紛，一調高賢映斗文。綠竹當門人共老，明珠滿篋客堪分。生涯十畝籬邊月，世事千秋嶺上雲。我恨卧龍終不出，登壇空憶戚將軍。

海澄誓師

登壇紅日映旌旄，諸將樓船出海濤。八面風生兵氣壯，九天電震戰聲高。長纓擬繫明王獻，露布行宣猛士勞。每念疆場臣責重，軍前肯負呂虔刀。

中左夜渡

達觀樓集

卷六

五

天風驟發夜潮生，遠望漁燈數點明。滄水幾時逢使到，客舟今夕覺身輕。投竿未憚任公意，擊楫誰憐祖逖情。我信丹心光日月，蛟龍吹浪不能驚。

勦紅夷大捷之次日施叅知梁令尹仝飲海澄觀

海樓賦此記事

蠻夷鳥獸不同羣，臣子當清海上氛。天霽陣雲朝立散，濤生戰鼓夕無聞。折衝擬掛扶桑劍，節制須嚴細柳軍。把酒高樓同飲至，閩疆從此樂耕耘。

二

觀海茫茫憶伏波，銅鞮畫定漢山河。將軍且莫銷金印，

戰士還應枕鐵戈。一炬周郎焚赤壁，三科虞詡靖朝歌。清漳僚吏才如此，京觀千秋績不磨。

懷先祖庸齋公起義歸高皇，賜諡綸世襲戶侯。或云璉討夷祖有靈驗。

高山列寨壯宜豐，我祖曾標烈士風。仗劍喜逢龍虎會，登壇不羨觸蠻雄。鄉全勝國歸眞主，官賜天朝獎戰功。自昔識時豪傑士，英靈云貫海邦虹。

平達臺酌大諫杜毅齋大行楊青六郎席賦贈

公以冊封琉球駐三山

高臺遙與白雲齊，眼看青山片片低。海上霞標迎玉節，

達觀樓集

卷六

六

天邊爽氣入銅鞮，越裳自職周王貢。星使還將漢柱題，陸賈歸裝君不羨。回朝恩寵在元圭。

重陽前一日鎮海酌杜大諫楊大行郎席賦贈

松風萬壑入孤臺，菊酒千家送晚盃。秋興我無高士韻，皇華君抱使臣才。鄉心莫向歸鴻問，咲口還從勝地開。一白仙槎來海上，客星昨夜映三台。

建寧署中賦寄太守熊夷庚

飄風吹雪滿山寒，有客投簪羨鵝冠。世界尙留千古憾，人生安得百年歡。卜居轉覺多騷怨，孤憤何勞著說難。我憶故園松菊在，喜同元亮一盤桓。

元日賦謝杜毅齋楊青六遣使遠問時二公册封

建寧

使者仙槎甫到閩萬邦執玉賀王春泱泱滄海乾坤大  
旦旦光華日月新鶯囀向知懷好友鹿鳴何處宴羣賓  
孤臣從此真鴻遠喜看台星近北辰

二

堯堦蕙爽朔初開天際陽和海上來千里相思難命駕  
三山空憶共登臺皇華暫駐觀風節王事還須濟世才  
四牡騑騑歌宴日承恩應上萬年盃

大宗伯毅翁黃老座師致政歸迎飲北城樓呈贈

遠觀樓集

卷六

七

白髮趨朝拜王恩長安貴客謁龍門謝公不負東山駕  
裴相宜開綠野樽士以文章驚滌渤人從天柱壯崑崙  
秩宗大見真儒業允陋當年漢叔孫

二

先朝舊德侍金鑾明主崇文重禮官匡國謨猷頻入告  
憂天休沐不能安常將袞職批鱗補始信臣恭齒馬難  
今日聖顏光漸遠江湖還作廟廊看

三

屢疏呼天謝禁林入山顏闔不嫌深都門祖餞車千輛  
驛路行裝劍一鐔請老賜金明主惠開闢闕徑古人心

鮑生何幸門牆近端擬羊求許過嗟

解任移鎮藩臬都聞諸公餞於羊原之野亭別後

賦謝

孤臣奉詔罷登壇感激天恩雨露寒非有銅標清海國  
何勞玉笋餞江干鄉心久夢青山鹿客思猶戀大海瀾  
公華壯猷方召侶漸鴻磐石樂衍衍

三山鄉紳楊商淡孫鳳林林青海陳四游曹能始  
王景臺曾倣立邵見心林得山餞飲二周公祠

賦謝

夜郎還客幸投林何意閭閻節鉞臨白面書生謀國拙

遠觀樓集

卷六

八

青雲好友合簪深移山豈是愚公力填海還存精衛心  
今日祠前車馬散幾時龍劍更同鐔

楊商淡王景臺兩年丈再餞郊亭賦謝

送客多君金玉章宛然蘇李賦河梁登朝憶昔聯鵷序  
去國傷今嘆鴈行楊震傳經清德遠王褒獻頌雋才長  
何年蒲召西江過我得攀車進一觴

魯遜吾大將軍餞飲荷亭賦謝

天風吹雨雨瀟瀟送客清樽破寂寥開府勝情慙庚亮  
將軍方畧似嫖姚缺中頓覺龍光曜海上寧堪蜚氣驕  
解印若無蕙苴謗佇看殊錫出天朝

過延平譙集凌虛閣賦謝鄉紳葉台鉉徐一洲羅

紋山趙心可鄭華宇游卷放諸公

把酒江樓歲月深何緣此日再登臨萬山依舊圍城郭  
二水如環自古今海上鯨消兵未罷津前龍去劍難尋  
故鄉已覺井州是安得常聆金玉音

次韻俞友聖孝廉見贈

去國常同一葉身誰言阪驥有安輪夜郎問月心偏皎  
聞海觀濤眼未湮水上層樓嗟物怪人間龍劍倚天伸  
行藏總付邯鄲夢願得高賢弼紫宸

王方伯招飲黃華山觀賦贈

達觀樓集

卷六

九

青田一觀白雲孤十八年來主客殊繞郭江流環似帶  
常軒嶽立翠呈圖玄關乍叩心偏遠塵世空勞髮易枯  
君自憲邦仙品重菰蘆人物冠三吳

題文江郭海岳隱君水雲居

考槃天贈碩人閒流水行雲坐嘯間江靜潛龍標德隱  
月明孤鶴解鄉還采芝深慕商山老對酒何殊阮籍班  
世上網羅君早避從來幽谷有芳蘭

籌海樓酌大學文啓美啓美有贈次韻答謝

君家兄弟有誰儔共是仙班第一流對策還應高董賈  
立朝端不愧韓歐人間苦恨蛾眉妬世事多慚肉食謀

今日名賢立屑在登樓把酒一消憂

二

曾過蘇門弔范公岳陽樓記問誰同先憂君抱匡時畧  
清嘯予無走賊功水國封疆天日遠山城草木湧潮通  
華裔眼到籌安山端在樽前借箸中

元宵前一日三司諸公遠問惠以春酒賦謝

海天春氣入燈宵花色千門火樹飄作客何知觴伏臘  
入山方擬樂漁樵六轡正戴光明燭九鯉應吹碧落簫  
月令陽和懸治象予慚無以報皇朝

元宵後三日分守建南觀察林存義招飲黃華山

達觀樓集

卷六

十

樓卽席賦贈

林昔與予官吏部郎同遭瑞遜故有末句

岑樓高倚碧霄層空界長懸皓月燈作客重來非舊主  
遊山今喜伴良朋西江嶽氣天邊合南海珠光席上騰  
我輩絕無中散傲閒情端不愧孫登

過裴村大叅林存義招遊武夷阻雨感賦

立馬遙看翠巘雲仙凡只在隔溪分山靈自愛招詞客  
石室由來重古文風雨一天遊興懶關河千里別情殷  
余鄉廬岳觀還壯已擬追隨白鹿羣

過鉛山令尹任寧宇以詩贈賦此寄謝

三年兩度客山城地主佳章金石聲鉛嶺長存仙吏蹟

江流豈及使君情琴中鶴操深憐別柳外驪歌遠贈行  
世路自來傾側甚况當風雨驟堪驚

落職歸里後寄答諸友見慰

商憂分疆漢界明撫臣仗鉞職專征修文兩徙潮陽鯉  
請劍誰殲大海鯨當敵每先諸將出懷歸敢忽簡書輕  
中山謗篋情堪駭猶幸明農老太平

寄贈二周公忠義祠

二周璋神周綸貞  
福司理周夢淵

三山新建表忠祠千古長存墜泪碑日月丹心光海嶽  
乾坤浩氣塞華夷黃門黨獄天何意白馬清流世可悲  
幸際聖明開闢烈恩波載錫太平時

達觀樓集

卷六

十一

二

君臣義重出天常烈烈清風羨首陽方以憑城驅鹿鼠  
肯容當道有豺狼張華逸失雙龍劍鄒衍曾飛六月霜  
前日拜瞻祠宇後深山屢夢到斯堂

黃沾之枉顧敝廬因留小酌即席賦贈

別後乾坤事大奇故人雅意念相知西江才子誰稱俊  
北闕英豪倚下帷龍劍已懸牛斗氣鳳梧應借上林枝  
看君養就鵬鵬翮萬里雄飛正此時

春興

年光幾度客中過旅署聽鶯興若何晴旭照添榕色翠

東風吹出柳條多天王正月頒新令人物春華樂太和  
獨有孤臣腸百結道旁愁聽楚狂歌

二

漢唐朋黨道何窮宋代眞儒在網中郊廟文犧驚樂享  
山梁雌雉厭緣籠人言老氏深權術我信如來是大雄  
却望尼山宗主在浮雲豈得碍天空

三

世路崎嶇歎古今張衡嘗作四愁吟生來一副疎狂骨  
恥帶三分鄉愿心無故雄雞知斷尾有情花鳥悅歸林  
蘇門曾慕孫登嘯何日重聆鶯鳳音

達觀樓集

卷六

十二

四

八年理劍宦情孤豈有扶搖萬里圖捋虎情知遭虎口  
攀龍誰敢竊龍珠陶潛早已開三徑范蠡終當泛五湖  
自昔急流高剪退愧予當日愧潛夫

五

戎車六月歲興師仗鉞普先將士馳道上熊羆誰可恃  
澤中鴻鴈最堪悲丹心一寸波臣泣壯氣千尋龍劍知  
自愧疆場氛未靖中山謗篋故堪疑

六

憶昔神皇萬國和何期四塞動干戈征魂夜叫銅關月

戰骨時填鯨海波西北徵兵曉騎少東南晚粟綠林多  
問疆自此夷連寇差使軍容肅鵝鵝

七

天開聖主定乾坤遠效重華闢四門北闕風雲生泰象  
遐方草木感皇恩誰令戎馬窺關急遂使豺狼動地喧  
食肉昔來曹劇咲微臣心在更何言

八

攬轡曾驅萬里車澄清初願竟何如陽城多拂宣麻詔  
山甫何無補衮書陰雨鳴桑須早徹元黃龍戰未全除  
蒙恩得遂歸田志永學耕農帶月鋤

達觀樓集

卷六

十三

送蔡發明入都補官

發明先任廣文選司理  
未任今始謁選

桂峯高棟五壘天才子鍾靈既有年雙鹿已隨車轂下  
三鱣曾到講堂前聖朝今重祥刑選法署還占贊索纒  
匹騎長安春色好客途先着祖生鞭

二

萬里輕裝入帝城驛亭楊柳映前旌仙才昔日推方朔  
詞賦今時羨馬卿四塞烽煙爭惡寇中原羽檄正徵兵  
大廷對策千秋事好矢嘉謨告聖明

贈郡伯芝喬馬公祖觀回

五馬朝天績上聞台階郡月席堪分淮陽畢竟留長孺

河內還須借寇君明府南來多解澤孤臣北望嘆浮雲  
維桑幸近高賢在我得常從謏陋羣

午日送李令瑞卿入闕

瑞卿以親卑考滿歸  
由南安調闕縣

三年報政拜恩初漢吏循良始不如清白徑師楊伯起  
脂膏豈潤孔君魚八閩紫氣占仙駕萬里輕裝返舊閭  
我幸歸田君過往太平端望治安書

閨中秋同文學毛淡甫諸公登樓宴集因移樽門

首露飲郎事有作

一年佳節兩中秋待月飛鵬影暗流良夜昔高蘇子賦  
燕居何羨庾公樓雁橫雲陣書空字桂吐天香送客甌

達觀樓集

卷六

十四

我有嘉賓無旨酒濁醪須盡五更籌

二

登樓興劇月懸空移席門堦露坐中風起樹間天籟發  
雲收川上夕霞紅亂蛩語壁音堪聽黃鵠摩霄志轉雄  
此夜萬家歌達旦何人能到廣寒宮

達觀樓集卷七

豫章鄒維璉德輝甫著



四書疑義

大學之道 一章

語云易冠六經大學亦聖人一經也詞簡意足以傳會氏而繼道統寧非易與諸經之冠乎蓋孔子之集大成而握千古斯文之統宗繼唐虞三代曰素王而開萬世生民之太平全在此經而其要只在明德新民止至善

達觀樓集

卷七

一

又總歸明明德之一語故以古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爲言乃合天下方完明德分量也然學肇知止功重格致何以本歸修身哉聖人所以抑霸術而闢異端也何也齊治均平不本修身卽爲五霸之假竊格致誠正不本修身終落佛老之虛幻用非儒用體非儒體故修身卽明新止善之真訣抑霸術闢異端之一金針也夫身爲天下國家之本恒人所共知耳而身爲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之本淺學恐未易知也易曰艮其止止諸躬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書曰慎厥身修安汝止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春秋首書春王正月正次王王次春雖

以大一統而正身以正朝廷重本也則謂大學一經冠諸經非謬也此道淵源曾傳思孟以及後儒學術稍差治亂所關故謂大學學大以道大也先朝李公見羅先生專重正修文成陽明先生專重良知微顯之間當必有辨愚謂偏執則誤矣交相養互相証可也

石經格致傳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達觀樓集

卷七

二

格致一傳昔云殘缺晦菴體程子之意以補之乃按石經所載眞爲千古之定案未爲缺也蓋修身爲本而知本卽在知止倘只知有權謀術數刑名法律之學以治末不能建極於上以立本何以稱明明德於天下而知止至善耶民藏其心各有所向矯僞欺上有何畏忌矧一旦化無情者爲無訟而云大畏民志此豈易得耶君子居室臨民之間躬修元默足以對天地質鬼神德威爲威嚴於鈇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也此則唐虞協和平章之淳風禹湯泣罪解網之德化文王虞芮質成萬邦作孚之盛象不過如此故引聖人使

民無訟之一言足以該括修身爲本之大學誠以知本卽知止而有定靜安慮之妙知止卽得止而格致誠正齊治均平一以貫之矣愚觀石經所載義與深穩儼然曾氏之口吻首節止至善句卽接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句氣脉聯貫口吻更順故曰石經千古之定案原未有缺晦翁傳文氣稍弱然有此以爲格致之註疏正合博約之訓未可非也

### 致知在格物

或問格致一義陽明先生釋物爲欲釋格爲去欲專主良知而以晦菴窮事物理爲支離曰良知本足何待禪

達觀樓集

卷七

三

蓋然與否與曰此非始於陽明始於陸子夫鵝湖之辨子靜有言堯舜以前何書可讀此卽陽明之意矣曰陽明尊陸則陸學果在晦翁之上乎曰陽明千古豪傑有川道學洙泗的派但有設教稍偏豈但異乎程朱之案而已哉蓋已異乎堯舜三代孔門之案矣予愚無識敢畧以臆言之道祖於堯舜而堯舜精一而執中精何在証於中已耳中何在証於萬幾處分妥確而已耳故堯曰欽明而必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咨四岳揚側陋睦九族平章百姓乃爲眞欽明舜曰濬哲而必明物察倫封山濬川巡狩命官一切禮樂兵刑教養工虞無不愼

乃爲眞濬哲堯舜豈只空守光明一竅而於事事物物

之理不一討論者哉如曰聖人性生不俟學問疇咨闢門明目達聰何爲乎夫孔子祖述堯舜者也故有誠明博約之訓焉誠卽一明卽精也由明而誠功在博約卽格物致知之訓也孔子嘗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其訓子弟則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門人記其教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不廢文也或曰此爲下根人設耳上根人不必爾曰顏孟不稱上根人乎顏子則以博約爲善誘孟子則以博學詳說爲反約且孔子自述亦曰好古敏求多問而擇多見而識豈其欺誑學者哉果如陽

達觀樓集

卷七

四

明所云良知本足不待禪蓋良知又在物理之外而物理旣得良知反不映發乎書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學古入官又曰不山古訓於何其訓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又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倘曰物理支離則六經所載皆可刊落故曰陽明設教豈止異乎程朱之案哉實已異乎堯舜三代孔門之案也或曰陽明本意不過欲救學者間見之溺章句之陋以使先得大本曰然夫孔貴默識未嘗廢藝蓋以放心盡學問未嘗廢博陽明法雖簡捷學類頓悟高者希妙明遺世故入於禪寂恐遂成一自了漢里者識陋無術

師心自用恐遂猖狂無忌以亂天下蓋天下享簡捷樂  
空疎既無精義以立體安有經濟以致用羅氏念菴尊  
陽明者思以救弊每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可見欲致  
良知必自孔門博約之法始然則陽明博乎約乎曰陽  
明爲學何曾不博彼其語錄文集豈真全係風慧帶來  
分毫不從眼根耳根入者乎龍塲以前泛濫百家苦於  
無得博也龍塲以後憂中大呼醒悟良知正是一貫之  
天機由博而反約也况良知乃孟氏語致良知亦即明  
明德之別名但以良知廢物理則教人與自學文似相  
反且謂此道至易簡一經沉埋動至千載亦由宋儒悞

達觀樓集

卷七

五

格物

陽明傳中有曰先生少讀格物之章嘗取窻前一竹格  
之苦思累終日不能喻漸至疾病遂以聖賢分定難以  
強學幾廢前志云夫晦菴所謂格物不過人倫日用咸  
通醇酢尋究當然之理而已豈必便如取竹懸想紛紛  
瑣細而後爲格哉即以物論世間物理恨不能知耳豈  
有不當知者乎即知之豈有反妨於學者乎古之聖神  
雖曰無書可讀而非無物可格伏羲畫卦仰觀天文俯  
察地理且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神農若不嘗百草辨

其陰陽寒暑之性君臣佐使之義何能作方書黃帝堯

舜制器尙象見於易繫此先聖先賢諸匠作見於考工

記其於物理一片精心何等細密而神妙耶周禮一書

官天府地體國經野大政大法姑不具論論其小者即

如校人辨六馬馬質禁原蠶服不氏教擾猛獸夷隸掌

與鳥言食醫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

鴈宜麥魚宜菰內饔牛夜鳴則庖羊冷毛而羶羶犬赤

股而躁豚烏嚙色而沙鳴鬱豕盲視而交曉腥馬黑脊

而般臂螻蛄如此類使非格物何能體察精密至此乎

又如冥氏以至庭氏等職毆獸攻鳥除虫去蠹術又何

達觀樓集

卷七

六

奇其尤神者若族氏掌養妖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  
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  
八星之號懸其巢上則去之螟氏掌去鼃鼃焚牡菊以  
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壺涿氏掌除  
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投其神則以  
牡犂牛貫象齒而沉之則其神死淵爲陵庭氏掌射國  
中之妖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  
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諸如此類  
使非格物又何能體察精密至此乎且如孔子之學重  
在一貫不貴徒博是矣然教小子學詩則曰多識於鳥



獸草木之名且於羶羊萍實專車之骨商羊之鳥肅慎之矢皆能聞人所不聞何哉又孰非自格物得歟夫以良知爲簡捷物理爲支離豈惟妙理鴻猷遠讓古人卽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藝古所童而習者今亦白首莫兼矣尤可異者後儒借口良知專崇佛老不曰三教原一則曰佛精於儒嗚呼清談空苦千古覆轍治不古若得非學術稍偏不足以經世而反足以殺天下乎予不敢謂陽明良知爲禪學明體適用眞聖學也但其立言之偏實開清談空苦之端何可不辨僭踰之罪誠無可逃嘗觀羅公整菴解格物最爲得解其言曰此理之在天

達觀樓集

卷七

七

下由一以之萬初匪安排之力由萬而歸一豈容牽合之私是故察之於身宜莫先於性情卽有見焉推之於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之於物固無分於鳥獸草木卽有見焉反之於心而不合非至理也必灼然有以見於一致之妙了無彼此之殊而其分之殊者自森然其不可亂斯爲格致之極功又曰格物窮理工夫果於性情上有見則天下之理皆不外此然亦須於事物上一一驗過或先於事物有見亦須就性情上驗過蓋內外只是一理但有纖毫不合便成窒碍所見終爲未的也又曰天人物我其理本一不容私意安排若有意於合物

我而一之卽是牽合之私非自然之謂也夫觀整菴之言益知晦翁格物之旨何至有如陽明取竹苦思之說哉

天命之謂性 一章

此子思子首揭家學之宗旨以立萬世之大教與曾子傳大學同一淵源夫明德而必新民止至善正欲明明德於天下耳天下不平明德之量終非完局曾氏所以獨得宗也子思有見世衰而道微故作中庸以表章之於是溯流窮源指天命之性以爲道之所自出緣裏微表指修道之教以爲道之所由大其用力在於不睹不

達觀樓集

卷七

八

聞之地嚴戒自欺卽以格致爲誠正其期許在於致中和之極力勤敬修卽以盡性贊化育蓋曾氏子思所學皆得力於慎獨故曰一脈修道之教卽指孔子宗旨言非泛語也古者唐虞三代皆以君道兼師道春秋以後明王不作天生至聖付以刪述爲木鐸教萬世故曰素王今日天地之不毀萬物之常生素王啟之尊信素王之諸大儒共維之直指位育之象在一心以理言非以事言亦非以天子建中和之極必責之帝王蓋天地萬物人人一體則中和位育人人能事以子思談家學語語真切矣邾子能言其祖況至聖之裔乎

鬼神之爲德 一章

天地之功用二氣之良能以解造化之鬼神語甚醒發但此章首節次節不指造化卽指祭祀鬼神而言也造化之德何必贊盛卽不見不聞體物不遺以贊造化似無味以贊無影無聲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祀洋洋如神之鬼神言方有味使字緊承上文來則上文非指造化可知也且又引詩以証神格末則歸重誠不可揜再三贊嘆無非發明鬼神盛德之感人一毫不爽欲人敬慎祀事而已語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夫子嘗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又曰我祭則受福戰則克無非此達觀樓集 卷七 九

章之義

或問人死真有鬼神乎曰伯有爲厲之類見於古今史傳不一而足卽經典亦有之不然古今帝王何爲虛設祀典以誣民也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語便顯明然則人死盡鬼乎傳曰夫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生爲正人沒爲明神豈易得哉若凡鬼遊魂不散稍久卽滅耳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此章爲湖學雖大闢聖學之真傳朱陸分祖聚訟至今陽明良知之說出宗陸詆朱其實陸子何曾不道問學

朱子何曾不尊德性安可標陸於朱之上哉從博友約孔顏正脉朱惟博學故能註六經作綱目集家禮種種著述眞足繼往開來如綱目黜吳魏帝蜀漢削周紀存唐紀一倣春秋筆削卽以司馬溫公歐陽文忠之名賢識不到此說者謂集諸儒之大成不亦宜乎試觀朱子戒門人以支離不在晚年卽爲湖之辨未幾人有過合詆陸者朱答曰南渡以來學者力探聖學八字着脚者惟某與子靜兩人老兄未可輕議也則朱豈專清聞見不立大本者乎

仲尼祖述堯舜 三章

達觀樓集 卷七

自哀公問政以後子思發揮夫子誠明之教贊化育參大地至誠前知以後數章皆是此意而於祖述三章則明明點出以歸夫子矣持載覆轡錯行代明旣以天地四時日月譬聖人又點至誠卽至聖極口揚厲聰明磨知足以有臨中國變貊莫不尊親足以配天矣然謂配天未謂卽天也未章龐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則謂夫子卽天矣衣錦尚絺末章指學聖人之至誠只在開然兩字省潛伏愼屋漏以至篤恭而天下平無非開然意也此謂至誠又謂至聖故直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形之子思其善學聖人者哉其聰穎之超悟大似

顏子而曾氏不及也

學而時習之 一章

此夫子自道以教萬世語開闢以來有生民卽有道學  
唐虞執中之授受危微精一只在事心心外無學也三  
代相傳以至春秋世衰道微天生素王繼往開來首揭  
心訣卽學訣乃度人一金針也成已成物可達可窮凡  
嗽名于祿之俗學號立守寂之異教數語闢盡言近指  
遠守約施博矣夫子嘗不以仁聖自居弟云學不厭誨  
不倦又曰不怨天不尤人若謂此尋常事耳然時習而  
說至誠無息天行之健也朋來而樂萬物一體坤厚之  
達觀樓集 卷七 十一

說

說訓喜意似覺淺矣乃禮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  
口學到時習心理淡洽深入聖域不覺胸中常有快活  
之趣易曰巽者入也入而後悅之故受之以兌正是時  
習得來胡敬齋先生曰今時學者未見攻苦先尋快活  
正得此意

樂

樂者非以取信遠朋可以驗學之聲價吾夫子大道爲  
公立人達人其所風願乃得天下英才教育之可以傳  
道於不朽矣故樂

不愠

吾夫子用行舍藏之大道仕止久速隨時而行非必有  
好隱之意然達有達事窮有窮事所遇卽困悅樂如故  
三千之徒獨以行藏之道許顏淵賢其簞瓢陋巷而樂  
不改王佐才也

子見南子 一章

達觀樓集

卷七

十二

衛靈夫人卽不淫亂聖人斷無往見之事借口有之子  
路不悅聖人何不直告所以當見小君之禮或婉諭所  
以不得不見小君之故乃至指天自誓乎人謂南子卽  
南蒯孔子見南子卽欲往公山佛肸意可謂千古卓見  
但謂予所否句解爲行有不合於理則自矢天厭似無  
謂耳竊謂予乃予奪之予卽與也否不與也蓋指南蒯  
之亂而言南蒯叛季氏人所否而不與者也想子路之  
不悅亦必妥揣夫子真與叛亂故夫子矢之曰子豈疑  
我與之乎吾倘與此叛亂之人是予所否矣舉事逆天  
天亦厭之此夫子以天意卜人事也按南蒯爲季氏家

臣守費邑欲去季氏以強公室以其費歸晉叔弓季氏之黨爲季氏圍費弗克時費人皆叛季氏三年然後復得費可見蒯誅雖疎亦已傾動一國人心於季爲叛於魯則忠矣夫子倘與同事必有作用意必令其以費歸魯而且自歸司敗請死以正矯命之罪用以謝季氏而後魯君赦而不誅君臣上下各守分制則一舉而魯振矣夫子之意或在此乎然難與子路深言故姑緣天以自矢以見必不與叛之意若曰見小君爲合禮何必矢天

言語宰我子貢

達觀樓集

卷七

十三

宰我每見責於孔子而列聖門十哲言語又居子貢之上議者乃欲貶宰我進有若大抵史記載有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之說故後時疑而薄之然可謂千古沉寃矣按索隱篇云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惟有闕止字子我因爭寵爲陳恒所殺恐子與宰字音相涉故云然楊用修據李斯傳云趙高短斯於二世曰田常爲齊簡公臣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遂弑簡公斯去宰予未遠所言當得其實郭青螺曰凌氏史記評林按韓非子難言篇宰我不免於田常則在其時已記之矣闕止之悞

何庸疑乎夫據索隱之言則宰我已雪從亂之誣據楊郭二公之辨則宰我且蹈死難之慘而其死難風節未見彰彰則猶未見宰我之人品余請有以証其風節嘗觀呂覽慎勢篇曰齊簡公有臣曰諸御執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卽簡公於廟簡公喟然嘆息曰余不能用執之言以至此患余又觀劉向說苑載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鳴夷子皮聞之

達觀樓集

卷七

十四

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夫據呂覽說苑所記則宰我之於陳恒勢不兩立此常相圖伏甲雖未效屹然大臣死忠風節豈但死難而已哉列之十哲固亦宜矣言語在子貢之上豈獨賢於堯舜一語卽對楚昭王欲以車迎孔子事善言德行亦可想見故孔子曰賜之華不如予之實也然曾子大賢何不在十哲乎曰此以與難陳蔡而言非品題聖門人物也後世升祀十哲之典似又當別論

桓公殺公子糾

二章

嘗閱顧涇陽先生語錄以爲仁至大聖人所不輕以許

人者何至以許管仲而甚至不滿於召忽反以小說譏之哉蓋論語有二有魯論有齊論齊論較魯論多二篇管仲二章必非夫子之言乃齊人張大管仲之詞假托於齊論而悞傳於魯論者予初不甚信及讀春秋而深然其言何也春秋於列國諸大夫有善可紀者聖人不靳大書特書即人微者亦以賢得書如叔姬歸於紀紀叔姬歸於鄆雖爲姊而非夫人亦必錄之又如王人子突救衛雖下士而必書其字以示勸何於管仲九合一匡之績絕無一字存其姓名於篇乎即云未有職事於王室例不得書至於齊侯使仲平戎於王王饗以上卿達觀樓集

卷七

十五

之禮仲辭竟受下卿之禮而還乃左氏之所斲稱而謂仲宜世祀者此事也何聖筆亦不一書耶豈非短其欠糾一死哉夫既爲春秋所不齒則論語二章斷非夫子之言而爲齊人張大之辭可知矣

行夏之時

周時未改夏時春王正月辨已大明無論商書元祀十有一月禮記月令中星幽風七月流火之篇歷歷可據即以周禮証之正月之吉始和在子月是乎和在寅月是乎又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若使周十月爲夏十二月則其時有冰否乎其

尤彰彰易見者則周有治曆明時之法在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序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序夫天位者天象之定位也冬夏致日者謂以土圭卜日長短之極以辨冬至夏至也春秋致月者謂以土圭卜月長短之中以辨春分秋分也此與堯舜欽天授時命官平秩有何異同豈周以夏時著之方策而又不以夏時見之實行空設曆官與曆法乎夫曰會天位而辨四時之序則必不逆天位以亂四時之序可知然孔子獨曰行夏之時者何非謂周時非夏時也則指歲首朝賀

達觀樓集

卷七

十六

聘問之禮而言耳商周革命朝賀聘問一取丑月爲歲首一取子月爲歲首以新天下之耳目聖人故云此爲邦大政也當以夏時爲正是行指邦政而言也且商周建子丑者改正朔耳非改正月也朔與月不同先朝周公洪謨著辨有曰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朔者十二月之首歷官紀年之所始也或曰正者長也正朔之爲第一朔正月之爲第一月猶長子之爲第一子也故皆可謂之歲首予謂此言更可以解紛紛之說

微子去之

微子啣璧與櫬以見武王然乎曰甚矣逢伯之妄也徒知大言張楚欲以周武諛君豈知汚蟻先賢之非訓也哉夫天下惟無可逃死之人而復冀希死中之生乃始屈辱乞哀於敵庶敵憐而生之耳不然必所遇敵素性嗜殺玉石俱焚積威所迫則亦不得不爲屈辱之計以克凶讎然此已非賢者之所爲夫微子何罪之有而疑必死乎武王誅君弔民其誓師曰勿逐克奔奔且勿逐豈肯濫及殷王元子其數紂罪曰剝喪元良元良者微子也蓋已深知微子賢矣則微子何所逼迫而必銜璧與櫬以爲乞哀之事耶元儒金氏履祥著辨以爲武庚

達觀樓集

卷七

十七

未知確否然後世國君不死社稷叩頭乞生人臣不死國難忘君事仇皆此逢伯一言悞之可恨哉然則蘇子由祭器歸周之說信然乎曰書稱箕子告微子曰王子不去我乃顛隤是微子決策於箕子遜荒有之歸周則不然則殷亡乃始歸周乎曰周之取殷應天順人微子固不對周但曰身自歸周亦無此理是必武王求而微之微之再三避而不得乃始歸之寧若漢之諸侯王奉上璽綬恐後投身輸欵之行徑乎卽成王時武庚誅受封於宋亦惟許其用殷禮樂以存宗祀作賓王家而不臣故微子始不辭耳倘周臣之肯遽受乎故曰殷有三

仁若如祭器歸周之說焉得仁乎夫以諸葛靚尙不肯見晉武帝武帝通見於瑯琊王第靚尙泣曰臣不能爲漆身吞炭之事今日乃見陛下於此曾謂微子而一諸葛靚之不若哉

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聖門從祀之典陳亢與焉說者以爲亢識卑鄙如疑夫子之問政詢伯魚之異聞又甚至賢子貢於仲尼何裨聖門而濫祀典乎愚謂陳亢有狂骨卽於聖門師友間懷疑必吐無所忌諱雖乏高識心無隱慝者也何以見亢有狂骨記稱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亢曰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卽此一事則見亢有超俗之識斷事之勇故能立止子車妻與家大夫之謀殉非有狂骨能然乎祀典不黜或亦以此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戰國尙功利孟子一見梁王卽以仁義之道進蓋此仁義二字乃其間邪崇正繼往開來之先資故其品羣聖願學孔子道性善必稱堯舜薄管晏之霸顯卽儀衍於妾婦何等氣魄大識力遠乎總惟知言養氣學問淵深

達觀樓集

卷七

十八

程子謂其學已到聖處韓昌黎稱其功不在禹下不信然乎

始作偏者其無後乎

聖人泰和元氣見於容貌吐於言語卽有責人之時亦無詈詞何於作偏一事詞氣似憤有若詈然此事實關萬世人生之命脉非止惡其象人而用之蓋逆料後世必至用人故耳禮記檀弓曰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偏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此聖人惡偏本意後世秦穆殤三良千古大恨歷代相襲未之或改每讀黃鳥之詩能不淒然心惻乎至我英宗皇帝上賓之時遺詔止

達觀樓集

卷七

十九

殉以生萬世如天之德宜乎曆數與天無極哉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孟氏私淑果指誰乎其子思乎其史記所云受業子思之門人乎嘗觀史載子思孟子義利之言原似一堂授受而說者謂年數相去甚遠或者子思垂老孟子幼時遂從學乎按之荀子所書則亦有証記之於左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郊遇程子於

途傾蓋而談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

呂氏春秋載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孟氏則曰堯使其子九男二女舜則商均外無紀者其說不同然呂氏必有所據則堯舜多子益明矣夫朱均卽不肖多子之中豈無一才可爲中主託統緒者而必挈此大器以授他姓始快乎則惟時有舜禹之上聖其絕德異功眞超萬古而後諸子之

達觀樓集

卷七

二十

中才者亦不足與耳夫益之和業未久無論功不舜禹若恐德亦未必舜禹若則受禪固可常行耶孟氏所謂薦益於天者不過明禹未私子耳其實唐虞之禪皆與廷臣相咨訪發命詞舜禹當時固讓而不得二典所載甚明也禹雖薦益曾有命詞見於二典否乎雖非私子而家天下然於益畢竟未有授受實跡則亦事理勢時不得不然耳故曰堯舜讓而帝之喻讓而滅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孟子生周末武成爲昭代之事何爲只取二三策而疑血流漂杵之非乎註云商自倒戈然君子小人玄黃實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不敢作敵足矣何至自相毒殺至此極哉孟子之不信宜矣且漢魏以前秦誓亦偽如白魚躍入王舟有火流於王屋化爲烏等語遷史亦載其說至晉大康中真秦誓出始知前秦誓之偽卽此觀之古經遭秦火皆難盡信止周易秦留卜筮未付烈燄原本不差耳

達觀樓集

卷七

二十一

達觀樓集卷八

豫章鄒維璉德輝甫著

詩經疑義

關關雎鳩

一章

淑女指后妃君子指文王此詩乃爲官人所作以美文王之得后妃此朱註也毛傳則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無傷善之心則此詩指爲后妃所作矣我朝崔銑極稱毛傳爲善著有解曰后妃廣於求助情在得媛未得而求之已得而樂之協彼衆善以事一人志在相夫耳忘其躬也樂乃有與耳畧其色也蓋指淑女爲嬪娣之屬而后妃以期君子得之正見進賢不傷善云則二說孰爲可據乎曰毛傳崔解似更多理夫官人欲贊后妃之德則贊之耳何必追咏文王得失憂樂之情爲乎且求而至於寤寐反側得而樂以琴瑟鐘鼓大是少年游冶氣習文王寧有此等景况乎卽詩人所重在德亦意圓而語滯矣尙謂性情之正乎惟曰后妃以求嬪娣得失關念失而憂得而樂亦是天理中之人情也似覺經義快暢大抵妃匹之際莫大於廣嗣廣嗣

達觀樓集

卷八



莫大於能容讐之宰相之賢先以開誠布公集思廣益爲第一義故著此於首篇以冠王風若空空說一窈窕安所見后妃之大德乎

葛之覃兮

婦人之道以休容不妬爲盛德次則婦功爲重古者正后親蚕以供衣服其治天下則曰一夫不耕則授之饑一女不織則授之寒故上章關雎既述進賢以見坤厚載物含弘光大之德矣此章葛覃則言締綌言澣濯豈獨勤儉孝敬云爾哉蓋率天下以盡婦功而重根本也

采芣卷耳

達觀樓集

卷八

二

朝會征伐不宜有急迫痛詞此必文王囚羑里之時而后妃望之若此讀其篇咨嗟嘆息無可奈何其情哀其志切其得夫婦大倫之至誼者乎但首章采芣卷耳后妃自謂是矣後三章陟彼崔嵬等語亦曰后妃自謂余常疑之惟楊用修解歸文王以爲后妃寄望之詞其云陟岡文王陟也馬玄黃文王馬也僕痀文王僕也金豐兕觥異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途若後世唐詩閨情計程應說判梁州計程應說判常山之意此最得解

南有樛木

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本註以爲君子乃衆妾指后妃猶曰小君內子也夫以后妃爲君子曲爲之辭曰小君曰內子不亦勞乎蓋君子卽指文王而言也后妃性無嫉妬而能逮下衆妾依之比之樛木之下垂而爲葛藟所纒者然則和氣致祥文王福履豈不永綏哉張氏曰室家既和故其君子無所憂患此解是矣李東萊曰漢之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后其禍至於亡國則樛木之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嘆之乎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達觀樓集

卷八

三

生民之什舊以姜嫄無人道而生子先儒頗疑此事而未明辨其非夫周公本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揚發祥受命之祖烈豈肯彰祖猷陋怪誕之事以示後世哉經者常也子不語怪果如舊解所云孔子刪詩獨留此什以志怪幾同齊諧矣余嘗推原其故大抵起於后稷名棄後世妄解此詩附會棄字列子遂云思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爾雅亦以帝武爲巨人跡敏爲大拇歆爲驚動馬遷史記祖其說訛傳至後晦翁亦信爾雅所註爲然又解先生如達達字訓小羊夫儕祖於異類周公恐乎又以不折不副無災無害謂稷生之易而不傷其父母爲靈異夫

達觀樓集

卷八

四

此常事耳何云以赫厥靈且語意鄙倍周公肯出諸口乎予謂此詩首以克禋克祀爲言末云上帝居歆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始終俱述周家祀事格天本相照應則履帝武敏歆與上帝居歆之歆全一義也豈得訓敏歆之歆爲驚動而曰若有人道之感乎武非訓跡武者步也郊壇乃上帝陟降而步武之地故曰帝武敏訓大指甚無謂敏卽敏事之敏江漢之什曰召公是似肇敏戎功謂能開奏汝功也則敏字應同此義可知矣其意蓋曰姜嫄祀郊祿以祈嗣履上帝步武之地而能致上帝之歆耳攸介非訓大介者助也禮天子祀郊祿王后率九嬪御是助祭也其意蓋謂姜嫄於助祭所止之地帝錫之子而娠風而生育耳夫曰載生又曰載育何有棄而不養之事而後人乃添怪誕不祥之說哉誕彌厥月非指懷孕十月乃載育以後匝一月謂周歲也先生者長老之稱非訓首生達非訓羊謂后稷有夙慧若長老雋達也不折不副言稷器宇端凝也無災無害言稷體質安固也惟此方顯產稷靈異惟此方見上帝康祀所致而非徒生語意了然何等暢快然則隘巷之說何解乎曰隘巷平林寒冰之實亦謂人偶携之此處云爾非真以爲不祥而棄之也以實爲棄解者之

達觀樓集

卷八

五

悞也夫姜嫄爲高辛氏之元妃后稷爲高辛氏第一子帝王之家首舉一男寧有輕棄情理耶若不欲生之則死之易耳何用許多勞攘棄之此又棄之彼耶然則牛羊腓字鳥覆翼二語云何曰稷爲百靈所呵護宜有此理但讀者以辭害意而謂稷眞見棄因此得生則謬也予嘗考三皇氏以後有空桑氏河南陳留縣十里有空桑城卽其所都之地伊尹實生於此處後世訛傳遂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名伊尹此何異於姜嫄巨跡之說哉賢妃斷不輕懷慈孫斷不誣祖聖經斷不志怪此詩如係周公所作必以予解爲得情若

信莊列幻言以解此詩則此詩必非聖製而爲後人僞撰乃可耳請以質之高明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史稱簡狄吞卵而生契訖始於此按禮記月令仲春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禘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於高禘之前然則玄鳥生商蓋指簡狄從祀高禘而云耳後世以文害意歸爲飛燕墮卵簡狄取吞之說不亦妄乎

書經疑義

有鰥在下曰虞舜

或曰黃帝之後有虞幕分封有國國名虞瞽瞍虞之君也溺愛後子欲傳象故欲殺舜舜之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遷負夏蓋以國讓象時時遜避以順父母也其說似是矣帝堯起唐侯爲天子則號唐舜出虞幕爲天子則號虞理或可信但謂虞幕必出黃帝之系則舜與堯同宗矣堯女娶舜一事何解哉夫近世故國故家之子孫不能舉其遠世祖宗之名氏史遷乃能上記二千餘年帝王支派亦何誕乎

釐降二女於媯汭嬪于虞

史記載堯舜皆出黃帝之後按其世系則堯女當爲舜達觀樓集

卷八

六

曾祖姑矣夫伏羲在洪荒之世已正婚姻別姓氏堯爲萬古一君悖睦九族光被四表較之羲皇風氣大開文明大著豈肯以女下嫁全族仍襲洪荒陋風舜則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又豈肯上娶曾祖之姑以乖風化之原萬福之始哉可知司馬遷帝王世系皆出謬悠然則家語載孔子答宰予五帝之問與戴記郊禘祭祀之說不足信乎曰家語多僞撰禮記出漢儒之附會何可盡信也愚嘗竊謂黃帝之祚至堯而盡矣舜以異姓上聖而得受禪此天下古今一奇事也前乎堯者爲羲農後乎舜者爲夏商皆爲世及雖有易子之時不出同宗之外

而獨堯傳異姓以天下天下所以共仰堯爲傳賢官天下而曰萬古一君也倘使舜爲黃帝之裔則堯亦不過宋宣公舍子立侄宋太祖舍子立弟宋高宗求太祖後爰立孝宗之類猶是一姓何足爲異而遂奇絕萬古乎故知堯舜與禹原非同族而後可知釐降非漬倫舜禪爲特典耳

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 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岳如西禮歸格於藝祖用特 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

文祖謂堯始祖之廟藝祖疑卽文祖神宗謂卽堯廟此達觀樓集

卷八

七

舊解也其實堯舜禹謂爲同祖事委難信理亦不順文祖謂堯始祖可也藝祖得非舜始祖乎人主巡狩征伐出入告廟禮也舜爲天子不告親祖之廟而告堯祖之廟可乎禹受命於舜禪則神宗恐亦舜之先廟若越世以告堯廟謂受命於神宗可乎

洪範九疇

洛書叙疇之說漢儒孔安國劉向等以爲禹治水時神龜負文出洛背有自一至九之數故大禹叙爲九疇云然細求其義則於奇偶之生成陰陽之方位全無所取不似伏羲河圖畫卦具有五行生成之理陰陽老少四

象之數與位其洪範一篇並未言及禹則洛書事第云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孔子繫易則云河出圖洛出書聖  
人則之直以圖與書皆爲羲皇畫卦所出者何後人皆  
以洪範爲洛書也予嘗疑之而未決及見王禕所著洛  
書辯乃始了然其言曰河圖洛書皆伏羲之所以作易  
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叙而非洛書也河圖之數不  
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而地六成之水之位  
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於其位也地二生火而  
天七成之火之位在南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  
其位也以至東西中之爲木金土無不皆然至於其數

達觀樓集

卷八

八

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而爲陽爲奇  
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爲陰爲偶此其  
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理推念之於易無不合者  
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爲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  
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爲五行則  
五行豈有陽爲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爲  
五事則五事豈有陰爲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  
鳥在其爲陽爲奇五紀三德庶徵鳥在其爲陰爲偶乎  
又其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爲四  
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

無是也則洛書之爲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爲四十五而效河  
圖之爲乎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  
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  
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  
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  
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  
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  
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  
證應禍福之際以爲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

達觀樓集

卷八

九

云云予謂禹疇與洛書無相干此辯最明

易經疑義

乾元亨利貞

易首乾坤者何純陰純陽象天象地乃生萬物而開五  
倫之原又肇萬世文字之祖者也原本不遭秦火較之  
諸經絕無差訛則天地之道不可滅而鬼神護留以傳  
世也予觀天道即君道文王繫以元亨利貞四字以明  
四德曰君宜法天耳語意平重朱註大亨而利於正固  
之訓乃照坤利牝馬之貞及利永貞等文耳其理固然  
但卦辭宜照彖辭彖者言乎象者也孔子繫乾彖辭描

寫春夏秋冬一元流行四德生成之景象有如繪畫而以聖用六龍御天配春夏之生長萬國咸寧配秋冬之收藏亦如繪畫蓋欲人君法天德修月令敷政隨時以生成萬國之民有如乾之資始流行以至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稱至治耳潔淨精微易之教也不於首篇已彰乎

初九潛龍勿用至用九見羣龍無首吉

易尚時中龍能變化故以取象於乾爻凡陽德至剛貴潛而忌亢潛則自能見矣有時飛躍亦於潛中得力所謂知哉留侯善藏其用者此潛也顏子有王佐之才正

達觀樓集

卷八

十

以單瓢陋巷若無若虛於潛之一字有深解耳故元則有悔羣龍無首則吉六爻之與用九互相發明聖人固以遵養時晦詔後學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易之設教莫過於大象隨時一語談理要言不煩真是吐辭為經萬世不能易一字也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孟氏知言者哉士子學易不必泛求即實體六十四卦之大象精研而力行之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聖人天縱晚更好易韋編三絕後世以為鷄占兔卜之書其可乎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一章

象辭既以春夏秋冬之天德以起聖人之用文言又以仁義禮智之人性以合乾道之體天人一貫互相發明可見文王之繫卦孔子之贊易同一天縱之聰明

乾坤二卦文言

乾之上九曰龍亢坤之上六曰龍戰無非聖人扶陽抑陰之深意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也究竟成就君子不過曰乾惕曰進修曰含章曰括囊大抵見於龍德非見即潛常有確乎不拔之操天地間賢人隱只在遵養時晦耳一部易書陰陽剝復之間皆是此道

達觀樓集

卷八

十一

坤元亨牝馬之貞及卦象象

坤為地道即為臣道與妻道固以柔順為主而或一味過柔過順譬之家無良妻國無良相則又何用屏慵之婦以壞家事泄泄之輩以蠹國政哉故柔中有剛順中有健真如牝馬地類行地無疆而後可故首以牝馬之貞為言者此即坤卦六爻之大旨也然坤道健亦不可過也除二五柔中可嘉外初之履霜即有陰凝防漸之戒不若三之含章無成有終四之括囊無咎無譽倘馴至上之龍戰玄黃兩傷何利之有總之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二語蓋之蓋順而又健所謂至柔而動剛至

靜而德方乃能配乾造化之功而乾稱父坤稱母哉

師卦

此卦萬古兵法之祖也古帝王井田之制封建之法神武不殺之威下逮六韜三畧七書豈出此卦之外哉夫子征萊誅夷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則善用兵者孰如夫子

一陰一陽之謂道 一章

少時讀註疏講訓義謂此章專明陰陽之道繼善以下節節綴此一句仁知一節無可綴而亦強爲綴曰仁知雖偏陰陽之道未嘗不全百姓雖昧陰陽之道未嘗不

達觀樓集 卷八

十二

其云云至如極數知來一節強綴更甚勝菴乃舉張忠定公分事有陰陽以爲証佐不亦大牽強乎愚嘗竊思此章大旨曰新盛德以上是以造化明人性而見天道即人道也首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即董子道之大原出於天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蓋即天命之謂性而人當率性以合道意仁知各執所見百姓日用不知蓋言性以習變有背繼善而不能合乎兩在之神意顯仁二節則又重舉造化生物德業蓋見動靜本相生而仁偏靜知偏動皆非道意然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已見聖人繼天立極曰觀仁知百姓之失道不能無憂可

知矣夫聖人有憂之故以造化陰生陽陽生陰之理盡

之爲易以教人此易字即奇耦變占易書也非泛言變

易之道也故下即言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蓋謂奇

象天偶象地易之體所以立也又言極數知來之謂占

變通之謂事蓋指揲筮用易而言易之用所以行也然

此奇偶變占之理陰陽生生兩在不測則又贊其神與

天合此指易言不指造化言蓋造化之神何必贊嘆夫

子每以神字贊易如後章知變化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又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皆是此意而此句

特其開端耳夫始則說天以証人既又說易以合天文

達觀樓集 卷八

十三

氣貫串語意直達何必節節綴首句破碎支離又將不測爲不倚則首句一陰一陽一字非即不測意乎又何必深推一層乎又成象之謂乾兩句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之意易之卦爻凡奇皆乾而乾於何助日月星辰升沉顯晦儼然懸象之著明便是乾畫凡偶皆坤而坤於何助剛柔燥濕生長收藏隤然承天而時行便是坤畫故曰易之體下節變占易之用效法二字註云詳密可見似亦不切蓋地承天施一毫不違眞如人臣奉公守法者然故曰效法以此解差覺分明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起於漢儒後世因之以爲洛書專爲叙疇而出何預作易哉繫辭此句帶言耳乃朱子於易啟蒙則云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歸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以肇其變數之川也中爲主而外爲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爲君而側爲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朱子此言已知洛書可以畫卦矣我明王偉其論尤詳有曰洛書之奇偶相對卽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和配卽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實同

達觀樓集

卷八

十四

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卽水火金木也土爲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所以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爲太陽之位九爲太陰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爲少陰之位八爲少陽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爲少陽之位七爲少陰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爲太陰之位六爲太陽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愚謂以王偉之言參之朱子之說洛書作易而無

與於叙疇昭然無疑可破千古之惑

易曰憧憧往來

一章

釋氏之學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孔子則曰天下何思何慮其與釋氏奚辯乎蓋釋氏不思善不思惡者空其心於無所用也聖學則有精義工夫在必至利用安身窮神知化而後已雖云不必思慮指妄想耳此心原非昏昏默默豈有不思惡并不思善者乎此儒所以異於釋也大抵此章正是借咸四爻發明聖人心學之妙而以造化物理起之舊解三段平重而註疏每段綴到屈伸似乎聖人專解往來二字者然殊失心學大

達觀樓集

卷八

十五

意夫理本自然正猶日月寒暑尺蠖龍蛇往來屈伸絕無所強然則人心又可強作思慮爲乎但其下手入門在精義精義卽格致精到入神卽知止此時便可致用矣且用無不到則身無不安而德已崇矣此卽定靜安慮得其所止之意原非平對之語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非一間未達之謂乃大而化之聖不可知之謂故下文卽云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云崇德至此已到極盛處斯則天下同歸一致之理盡在我矣卽心是矩左右逢原又何必強作思慮爲乎崇德德盛兩德字正相應吾儒關倒禪學只在精義工夫此千聖傳授心法故堯舜



精一孔門擇執畢竟精先一擇先執大學之道畢竟知止格物以爲始耳告子亦是何思何慮之人但外義不求既不能精自不能集安得有不動心之學問

知幾其神矣 一章

聖人以知幾歸介石而以上交下交言知幾其旨謂何解者謂誦與恭和與濟疑似難辨則凡事理之辯幾多矣何獨拈出交道爲當辯乎竊謂知幾非知誦恭和濟之幾乃知誦濟召禍之幾蓋當豫之時士大夫溺於晏安耽於富貴赤心報國者少養交持祿者多下既誦上以媒進上亦濟下以保位一誦一濟之間朋比成風法

達觀樓集 卷八

十六

紀必弛禍機便伏君子恬淡無營交與以正上不徇人非禮之恭下不居人非義之德擺脫世味絕無榮着便可保國并保身即不保身亦保名行豈非明炳幾先至誠前知之道乎故曰知幾其神又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蓋不以失足失色爲細事而恐生終身之大釁是知微又知彰也不以遵養時晦化繞指而常持剛方之直節是知柔又知剛也此則特立獨行足挽溺豫之波瀾而立中流之砥柱世道賴之故又曰萬夫之望以此訓釋知幾方得聖人獨舉交道之旨傳嘏不通何晏張象不謂揚國忠是知上交之幾孔明拒李嚴九錫之請未

環拒范滂良宰論王旦鄙張師德三及其門是知下交之幾邇來人情溺豫縉紳以尙公媚逆閹逆閹以乾子役縉紳禍身禍國高明之士不與作緣不謂知幾可乎禮記疑義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一章 子上之母死而不

喪一章 伯魚之妻出而嫁於衛庶氏一章

父子祖孫賢聖相繼千萬年來一見於姬周再見於孔氏豈非貞元會合之運天地清淑之氣湊鍾一家而爲人間極美極盛難得難再之事哉夫周有大任大姒邑姜爲之內佐宜其盛矣孔氏世德配亦宜然乃至三世

達觀樓集 卷八

十七

出妻有如桓弓所載陳皓所註果可信否人生世類卽不盡拘然龍種鳳毛從出必異天生至聖自必錫之賢配以定厥祥而後誕生哲嗣何遂累世無一合德之婦而所誕獨異人子乎揆之天道則無此理且聖賢不幸而處天倫之變必有潛孚默移之道如舜化鰥格象伊尹造太甲周公輔成王之類俱以盛德感之誨之寃竟塞其違成其德而爲慈父爲悌弟爲令主況於至聖刑于之化反不行於閨閣之中而空以周南召南勗子伯魚乎揆之人事亦無此理大抵後世輕薄出妻之徒不難污蔑聖賢爲口實如堯幽囚舜野死之說無根妄談



豈是君子之言而檀弓輒信之耶按家語孔子年十九歲娶於宋之拜官氏生伯魚索隱註云娶拜官氏女一歲而生伯魚又先聖紀年事實載孔子十九歲娶拜官氏六十六歲拜官氏卒則孔子何嘗黜妻也伯魚子思之未黜妻亦可例推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問於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聖人之父曾爲大夫其葬時必以大夫之禮魯人士必皆視記豈有聖人爲子不知父墓而殯母於五父之衢又必問人而後合葬乎記悞矣

達觀樓集

卷八

十八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斃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掩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人臣除君之惡惟力是視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此忠於謀國者之語也工尹商陽追吳師無力戰意必待陳棄疾之諄諭乃殺三人以塞責而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此其縱敵遺患無禮於君甚矣孔子豈肯謂之殺人之中有禮哉或者謂歸師勿掩窮

寇勿追然計官爵之高下恩寵之厚薄以爲進止可爲訓乎唐之將帥每曰朝廷多負人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商陽似之矣記者得毋誣聖言乎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 一章

孝經云君有諍臣父有諍子夫父子之間雖不責善亦有幾諫若聞君父國家之安危則有死諫倘父必欲嬖譏殺子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此舜大孝之道也晉獻公溺驪姬欲殺世子亡國之徵也既不可諍則狐突重耳之勸行卽宜允從乃曰不可君謂我欲弑父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是重已名而成父惡矣安得爲孝所以

達觀樓集

卷八

十九

謂之申生之恭西銘借以喻事特發明無所逃之義耳非取之也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據禮經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欲康周公故以郊禘賜魯或曰賜非出成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自是魯始用天子禮樂戴岷隱曰魯之僭郊自僖公始僖公之前春秋未嘗書郊此其証也觀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使克作頌則知請郊於天子亦如其作頌也夫此三說當何從乎曰成王之賜是也而伯禽則未之受者也何以見之昔周公在豐將殺遺

命必葬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公卒王則讓葬公於畢  
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公夫成王既已不敢臣公  
則以天子殊禮待公又何疑哉嘗攷商紀伊尹卒沃丁  
葬以天子之禮伊周一體周監於商商以天子之禮葬  
外臣周豈不以天子之禮祭叔父哉雖曰尊顯非禮然  
崇德報功不可謂非特重元聖之情也曰何以知伯禽  
未受乎曰伯禽倘受則宜郊禘嘗行而禮已肄習矣其  
後惠公不必請矣惠之請者想伯禽知禮卽拜賜而未  
敢舉故惠亦以先朝有賜爲口實據例而請故遂得請  
耳且所請者郊與禘之儀文度數耳非請郊禘也不然

達觀樓集

卷八

二十

晉文請隧襄王辭卻有如嚴鉞惠則何功於天子而敢  
無因擅請天子何畏於惠而肯無因擅賜乎故予謂惠  
之一請不惟可徵成王之實賜而亦可見伯禽之未受  
也曰春秋書禘於閔書郊於僖不書始於惠何也曰聖  
人諱內惡不忍直書宗國之非而又不欲沒其實故常  
遇事見之如書禘則因叔弓卒書郊則因鼫鼠食郊牛  
改卜牛然非惠公得請之後尙無郊禘而始僭於僖也  
曰楊升菴作魯郊辨云惠公請郊天子止之豈有成王  
賜郊之理引証詳明則郊不始於惠而始於僖明矣曰  
此出呂氏春秋絲染篇其文曰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

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  
子學焉夫止之云者惠公止史角耳故下云其後在於  
魯詞意甚明若謂此爲止惠公之請郊則云桓王使史  
角往止之足矣又或云往魯止之足矣何必曰史角往  
惠公止之乎此三字文理不貫似爲難解且止之而下  
又何有其後在魯之句乎本文具在是非自見夫史角  
爲墨子之所師其人必嫻於禮樂而熟於典故以是天  
子使往教魯非止魯也觀者其詳之

天子大蜡八 一章

八蜡之說或合坊庸或分貓虎或增昆蟲或增百穀解

達觀樓集

卷八

二十一

者不同大抵報畲二字一篇綱領功之而後祭之耳神  
農先畲功莫大焉故爲祭主上古后稷之官分畲者也  
先農田畯之官督畲者也郵亭標表田畔連畯之舍謂  
之郵表畯亦爲督畲而作者也此其當祭四也次及貓  
鼠坊庸亦居其四聖人恐人訝其爲褻爲戲則又解曰  
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祭坊與水庸  
事也言亦有關於畲事也貓虎原分爲二不得合一坊  
隄畜水障水庸溝受水洩水亦分爲二不得合一本文  
坊與水庸與字可見矣統此四者合之先畲司畲農官  
郵表畯乃爲八蜡所謂祭百種以報畲也夫昆蟲有害

而無功何以祭乎司種百穀之神舍先齊司齊先農而外又有何神哉此句似承上文申明設祭本旨非另有百種之神可祭也陳氏合坊庸以爲一分猶虎以爲二而增昆蟲以爲八誠爲大誤卽橫渠先生去昆蟲增百穀而猶與虎則又二而一之矣愚謂主肅分猶虎坊庸以爲四而去昆蟲似爲不謬程篁墩作八蜡解以宗橫渠之說曰王肅不入百穀爲未盡予尙疑之然蜡何以卽謂仁之至義之盡耶夫猶柔而害物從比小人虎食人爲人所畏皆君子所欲遠而驅者也但以食鼠食豕有功於膏則祭之譬如小人爲虐害民則誅罰力能集

達觀樓集

卷八

二十二

事則嘉賞生殺無心一憑功過均欲使之並生並育於覆載之間此堯所以如天也至於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則又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先齊司齊且可置況其餘也故讀八蜡一章具見帝堯仁至義盡之功

用

陳皓註

先齊一

司齊二

先農三

郵表嘏四

猶虎五

坊六

水庸七

昆蟲八

程敏政八蜡解

先齊一

司齊二

百穀三

先農

四 郵表嘏五

猶虎六

坊七

水庸八

王肅註

先齊一

司齊二

先農三

郵表嘏四

猶五

虎六

坊七

水庸八

樂記

禮樂原係一體名分兩記合之詩書易與春秋故名六經說者以爲秦火之後出於漢儒大小戴之手筆中多附會禮存樂亡六經滅五其然乎璉謂檀弓所記工尹商陽朝不坐燕不與之說孔子三世出妻與夫七出之條有疾無子之說又如唐虞三代相傳祭典禘嘗郊饗等事之說委多難信皆在刪列若云禮存而樂亡則樂記見在若云記中所載止存樂意尙缺樂文與樂數則樂理發揮已無餘蘊而其散漫禮經者宜詔儒臣較讐

達觀樓集

卷八

二十三

刪正改歸樂記自成兩經豈非昭代一盛事哉明初解大紳上太祖大庖西封事曾有是請璉今搜於禮經補之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率教者以告於大樂正

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

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

方曰寄終身不齒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大司馬大司空齋戒受質

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季冬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小學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承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達觀樓集

卷八

二十四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適饌省醴養老之珍且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

登歌清廟既歌而詔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揚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

達觀樓集

卷八

二十五

媯之笙簧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于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于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沮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頽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

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武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義也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

達觀樓集

卷八

二十六

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獻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舞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撤

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禮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歟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

達觀樓集

卷八

二十七

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政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志氣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志氣既得無體

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志氣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志氣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

祭法有虞氏祭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歐陽文忠曾作帝王世次圖序曰孔子之學上述前世達觀樓集

卷八

二十八

止於堯舜著其大畧而不道其前馬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謬哉予觀歐公此序足辨馬遷帝王世次之妄矣而戴記祭法與家語所載孔子答宰我五帝問俱出

偽造不攻自破予且勿論歐公所論之事卽堯以二女娶舜而曰舜祖顓頊而宗堯其於聖人人倫之至不悖矣乎

夏后氏禘黃帝而郊嚳

舜與禹皆處天倫之變者也舜不郊嚳而禹郊嚳或者以爲父子之間義不敵恩無以罪極禹所至痛卽尊崇過隆以慰孝思未爲不宜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禹意亦爾旣而思之漢宣帝欲尊武帝爲世宗增廟樂夏侯勝猶執爭可見廟享之典臣不輕以私君況於郊天之典予敢輕以私父乎禹卽私無夫獨不慮襲天乎予達觀樓集

卷八

二十九

心嘗疑此事爲未安偶見劉誠意之論曰縣天下之罪人也故舜之刑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討天下之罪人天下之至公也禹旣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極無非也天之極無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逆於舜又逆於天天其弗享夏后氏之郊矣禹聖人也而敢爲是哉予睹此快然乃知祭法之言出漢儒不盡真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章

予嘗覽此章之義不能無疑曾爲之著說其畧曰禮重繼絕且稱爲人後者爲之子爲其所後父母齊衰三年是未嘗以人後爲鄙賤事也何至卽與債軍亡國同類

而鄙賤之乎釋經者不可解乃曰人死無子宗族既已立後此又求爲之後亡親貪利故云然本條經文無求字此不過曲爲之訓義終難解愚謂人後後字當是役字役後本相類當時記者悞役爲後耳蓋人後何足羞而人役乃足羞也魯魚亥豕訛傳不一予敢一辨明其詳在駁張永嘉引証大禮說中

### 冬官

周禮一書冬官獨缺漢河間獻王構以千金不得其後補以考工記儒者非之夫以制器尙象之事而括司空設官分職之大義誠哉小視司空一官矣儒者非之固

### 達觀樓集

#### 卷八

三十

宜矣至晚宋俞廷樸氏作復古編謂冬官不亡錯簡於五官之內括出以補冬官之缺可謂千古特出神識雖中間五官剔其不類以各從其類未必盡當古制而冬官錯於五官卽起姬公今日而問之當必首肯何可盡非哉近時吳興陳深氏甚詆俞氏之說以爲先王設五職以存體而虛其一職以待用故司空有官而無職又曰司空命官謂之冬冬者藏也董仲舒亦云陰常居大冬積於空虛不用之地而時出以佐陽故謂之司空官原未設何待再補云云又引伯禹司空總百揆召康公大保營洛仲山甫冢宰城齊召穆公平淮夷營謝與夫

春秋築城作邑未嘗專屬司空以證之似乎鑿鑿有據矣而實不然蓋周官六職三百六十屬每職各六十屬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故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明載天官小宰職掌之下此非姬公手筆之文乎有其文無其官是豈姬公心手不一以誑後世乎古者司空兼官或有之何能定知虞周司空絕無官屬耶倘謂冬官不必補別有所在則必浮於三百六十之外矣若謂五官不必移何妨於多則五官各屬又必浮於六十之外矣若此則周禮本文皆不可信有是理乎夫天有四時共爲三百六十日必無偏盈偏縮之序周有六官法

### 達觀樓集

#### 卷八

三十一

天以爲三百六十屬豈有此多彼缺之體據云古本不宜盡改周禮不可復行言亦似矣然神奇考工記則已不啻天球河圖土苴周禮何遂等之塵飯塗羹哉亦足異矣大抵俞氏改竄固云專擅然魯魚之謬亥豕之說六經甚多先儒屢屢改訂而後明所謂千古之下此必同則此理同耳俞補冬官以錯簡尙爲有據陳以五官有職冬官無職果何據乎是非當必有辨

### 七出

孔子三世出妻之說予嘗斷其無是事矣七出之條原於禮經乃載惡疾無子兩條爲聖人之言予嘗謂人情



卽天理未有拂乎人情而能當夫天<sub>一</sub>者亦未有人情  
天理之外別有王法者夫婦至恩惡疾無子不能相憐  
而遂相棄有此情理否乎偶閱郁離子而決之或問於  
郁離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與曰是後世薄夫  
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妬也不孝也  
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  
惡疾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  
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  
不矜其不幸而遂棄之豈天理哉而以是爲典則是教  
不仁以賊人道也仲尼沒而邪辭作懼人之不信而駕

達觀樓集

卷八

三十二

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之不幸而受誣也久矣哉予  
觀此言爲之暢然

春秋疑義

春王正月 隱公元年

周正之辨古今論者何其紛紛不一乎據程子門人劉  
質夫則曰周正子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胡傳祖  
之以爲夏時冠周月孔子行夏之時之意是爲改月不  
改時據孔安國鄭康成以爲商周之正朔非獨月改時  
亦改也後漢陳寵傳因之以爲冬至陽氣始萌天以爲  
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

達觀樓集

卷八

三十三

三月陽氣已至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據汲冢周書云我  
周王致罰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時巡  
狩烝享猶自夏焉蔡九峰因之以爲商周所謂正朔者  
以是月爲歲首朝會聘問頒曆授時於是始焉耳時不  
改月亦不改也詩言七月流火六月徂暑周禮正月始  
和呂覽月令中星皆與夏正合前乎商之建丑也其書  
卽位曰元祀十有二月後乎秦之建亥也其書始建國  
曰元年冬十月曷嘗改乎然元儒力詆爲非卽我朝陽  
明先生亦從時月俱改之說據我朝王文恪公鑒以爲  
商周既改正朔以新天下之耳目安有不改時之理但  
天下習於夏時已久且天時人事爲順故行之官府則  
從時王之制民間所行猶多從夏春秋所書朝廷之正  
也經書所載或爲民間之舊夫衆言紛紛儒者苦之以  
爲時月未改孔子何以獨取夏時乎以爲改耶而詩書  
載記周禮皆與夏時同者又何也余竊謂當以九峰之  
議爲定案蓋從古帝王之治在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建寅之爲春也非創於夏制於唐虞也而唐虞非創於  
已意創於自然之天道也二典贊堯首曰欽若昊天敬  
授人時贊舜首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知此固二  
帝開天之首功而亦萬世不易之大道天不變道亦不



變豈若泛泛禮樂兵刑聲名文物可以隨時爲損益者哉湯武革命順天應人而乃先使天道悖於上人事舛於下則是不法堯舜并不法天矣曾謂聖人爲之耶以愚觀之商雖建丑而建丑非始於商周雖建子而建子非始於周嘗觀甘誓所載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思上古聖人出政施令已有兼用子丑二正者矣卽夏政令想亦間有二正兼用之事不然夏建寅矣何以意棄三正責有扈哉商周繼亂之後乃於頒朔授時朝覲聘問之間不得不稍稍改革以示天下更始之意正如日者卜期選吉或子或丑或甲或乙無所不可至於

達觀樓集

卷八

三十四

四時成歲星宿有定位則分至有定序矣豈得錯亂而變易之哉總之孔子行夏之時一語以疑之愚謂此語非謂夏時不行於商周乃謂爲邦當行夏時行指邦事言也夫邦事孰有大於天子頒朔諸侯朝賀者乎此等大政而取子丑爲歲首舉事於冬曷若建寅爲歲首舉事於春爲得宜乎其告顏子意蓋如此姑以漢事觀之漢襲秦陋高祖五年詔以冬十月行朝歲首禮文帝時賈誼請改正朔謙讓未遑至武帝太初二年始從公孫卿壺遂司馬遷倪寬言改歲首於寅月造太初曆然文帝正月詔耕籍田二月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皆有

以自樂則寅朔未改以前漢何曾非行夏時哉夫知漢益知周矣賈誼請改正朔者不過以歲首朝禮之類不應在亥月則孔子之取夏時亦謂歲首朝禮之類不應在子丑月耳豈謂周眞改冬爲春哉若曰周正時月俱改則武周必無悖天之事若曰改月不改時聖人移春於冬以立義則孔子必無生今反古之事又若曰時王之制止行於官府而民間猶行夏時則恐周之臣民亦必無爲下倍上之事余故曰當以九峰之議爲定案也先朝周公洪謨著周正辯近時編有春王正月圖說旁引甚詳可爲九峯羽翼然皆未能點破行夏之時以釋

達觀樓集

卷八

三十五

疑周公洪謨又不以怠棄三正爲正月以爲別有所指予特引甘誓舉漢朔以解之并質高明

春王正月莒人取杞與牟婁隱公四年

春秋書取如此致譏也然亦有不盡致譏者顧其所取名義何如耳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夫取自有不可豈得一槩云譏乎如莒人取杞牟婁之類所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誠足譏矣若僖公取濟西田成公取汶陽田不過復其已失之故地卽書取豈譏耶胡氏曰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卽與奪人之有無以異不太刻乎春秋重

復仇則必以故地爲當取春秋以興滅繼絕與桓文則必不以恢復舊疆責宗國故曰書取不盡致譏推之盟會侵伐亦皆然

春王正月公卽位 桓公元年

杜元凱以隱公爲讓國之賢君胡傳亦謂禮無二適子不得稱夫人惠公無適嗣桓乃隱之庶弟不當立隱欲授桓乃實讓之愚謂隱不當讓亦不能讓其云攝者以虛辭而召實禍也凡攝者暫而不久之謂也久則成而不可終退矣舜禹是也伊尹攝政三年冕服迎王卽告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周公攝政二年管蔡流言

達觀樓集

卷八

二十六

卽辟歸東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二公攝政而非攝位也尙無久居之理况隱攝位十年以外而猶遲留不決哉其以桓少乎按隱弑而桓立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夫人姜氏至自齊則隱過弑之年桓已可婚不少矣不少而攝是戀也非讓也意者其欲兄終弟及以全讓名乎是巧也非讓也春秋凡書隱公事無一予詞乃謂隱爲讓國之賢君吾不知其說也

滕子來朝 桓公二年

滕本侯爵首先鄰國以朝魯桓弑君之賊誠哉黨惡從逆無異夷狄矣胡氏以爲四夷雖大皆曰子聖人降而

稱子狄之也先儒以爲時王之所黜二說孰是曰仲尼不以匹夫進退諸侯亂名實自是正理後此穀伯鄧侯來朝未曾降爵止於書各示貶則於滕亦豈有貶而降爵之理乎余觀襄公六年文公十二年哀公二年皆書滕子來朝終春秋時滕不復侯亦豈降爵貶之耶書曰罰不及嗣賞必延世聖人善善長惡惡短豈以一人一世之過舉而貶其子孫世世之侯爵其於罰不及嗣之義何居耶且弑君篡國之子孫何無一降爵者而獨嚴於朝桓之滕子耶故知朝桓之書子者大抵時王所黜爲近理也然則怨滕不名而責穀鄧兩國之深理人何

達觀樓集

卷八

三十七

意乎曰滕與魯甚近素爲與國來朝其常備之紀侯與魯爲婚姻其來朝亦無貶辭情尙可恕耳穀鄧封疆遠隔何所慕於弑君之桓而朝之茲聖人所深責以誅亂賊之黨乎

春正月 桓公三年

桓公三年以後春王正月不書王至十年始書春王正月胡氏以爲桓無王故不書王十年數之終書之紀常理也又桓之四年與七年不書秋冬胡氏以爲王者繼天而爲之子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桓弑君而天討不加故特去秋冬以志當時之失刑獨於四年七年闕焉者

以四年王使宰糾下聘則天下絕望於天子七年殺伯  
鄧侯自遠來朝則天下絕望於諸侯以是兩歲獨無秋  
冬又定公元年春王不書正月則以昭公薨於乾侯不  
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既曠年無君  
春秋欲書正月以謹始而不可得凡此固見聖筆之妙  
而非康侯討論精細誰能推究其義至此乎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桓公五年

胡氏曰春秋書王必稱天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  
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又曰使移此師以加宋  
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達觀樓集

卷八

三十八

予竊有疑焉嘗考鄭伯始末其驕蹇無君之罪豈勝誅  
哉始疑王貳於虢則怒王而賢王子狐儼一敵國及王  
將界虢公政則命祭足帥師以取溫之麥洛之禾不但  
不朝而已也其挾制天子若小兒而侵陵王畿若寇賊  
豈非亂臣渠傑哉防風後至禹行大戮鄭伯而不當討  
誰當討者倘令此舉能誅鄭伯即爲王綱復振一大機  
何必牽引魯宋爲辭并譏此舉爲非天討乎似過矣魯  
宋弑君固是無王較之鄭近王畿日肆侵陵之情形則  
彼尙外藩此爲剝膚天理時措孰緩孰急然則王不書  
天者何春秋益傷之非貶之也傷之云何繻葛之戰王

旅大敗甚至視眦射王中肩此豈尙成其爲天王而忍  
繫之於天乎故曰傷之非貶之也

夏公伐齊納糾小白入於齊 莊公九年

胡氏以管仲相桓公爲從義故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  
被髮左衽矣召忽死於糾糾爲傷勇故聖人比諸匹夫  
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予嘗以此卽之良心天理終覺  
不安何也管仲功在天下僅可以贖不死之罪耳恕之  
可取其不死則不可豈爲從義召忽以死殉至凜乎萬  
世君臣之大義可愧食焉而避其難者矣何至比於匹  
夫溝瀆之傷勇者哉爲此說者徂於桓公兄于糾弟而

達觀樓集

卷八

三十九

未深考耳夫桓公子糾據左氏俱止稱公子未明兄弟  
不知桓兄糾弟之說果何所祖予嘗觀管子大匡一篇  
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夫列子糾於  
小白之上則糾之非弟益明矣且召忽初勸鮑叔勿傅  
小白曰小白必不爲後管子答召忽有曰將有國者未  
可知天不幸降禍於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乃勸鮑叔  
傅小白及觀呂氏春秋亦載管鮑召忽三人謀議之事  
畧如大匡又荀卿仲尼篇有曰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始  
則殺兄而爭國又劉向說苑載有桓公殺兄而立非仁  
義之說又載桓公欲鑄大鐘昭名以此堯舜鮑叔直對

以止之內有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一語以此觀之桓果兄糾果弟乎訛傳千載無人辨明大抵不兄桓不可以護仲不弟糾不可以抑忽不抑忽以護仲則不合於被髮左衽匹夫溝瀆之旨不知聖人取仲功非取仲義也溝瀆之說必非以況召忽之死難夫死難大節豈小諒耶禮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社稷危則亡之卽令糾不當立仲已爲之謀其軍師與社稷矣可無死乎況糾當立甚明而桓以弟殺兄聖人豈肯護仲而抑忽乎後世程大昌辨曰春秋於子糾不書齊者蒙上文公伐齊之齊非子糾不當有齊而不書齊也於達觀樓集

卷八

四十

公敗齊師於長勺 莊公十年

胡氏以爲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許戰曰敗是又泥於敗之一字故云爾夫春秋書敗未必皆譏顧其所敗曲直何如耳長勺魯地無故見伐直在魯曲在齊則書敗未必非志喜何云志責齊魯之不敵天下所知也重師壓境不以謀勝能免喪師失地之辱乎主是戰者爲曹劇始料此盈彼竭之氣而克之旣乘輶亂旗

靡之隙而逐之正合兵家避堅攻瑕之說雖使聖賢用師以弱敵強不得不爾若以鼓儛爲不可則將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至於傷股敗績乃可乎夫宋襄何以見譏於春秋耶尙父佐武王不能有正而無奇而謂春秋苛求長勺之役非理也其後公敗齊師於乘邱與僖公時公子友帥師敗莒師於鄆獲莒挐胡氏一槩以爲譏辭云不用詞命而用詐謀夫恃詞命以却敵是以干戚之舞可解平城之圍矣不亦迂乎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莊公二十四年

胡氏曰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入者不順之詞以達觀樓集

卷八

四十一

宗廟爲弗受也予謂齊襄淫人其女可知凡婚姻宜擇世類卽士民之家亦然莊公忘親釋怨越禮踰時以娶淫人之女何心哉宜乎哀姜爲文姜之續而魯再有弑君之禍也

齊人伐山戎 莊公三十二年

胡氏曰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者譏伐戎也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予謂山戎率服無故伐之則當譏戎已伐燕燕爲戎迫不能職貢勢亦危矣霸主不討則戎益猖獗而燕不淪滅亡乎齊桓攘夷安夏以修方伯達

帥之職使燕職貢於周正聖人之所深取而庸譏之耶其稱人者或誤傳也觀後來獻戎捷稱齊侯則伐戎之不稱人志貶可知矣曰經文豈有誤也曰夏五郭公之書至今傳疑則經文豈得無誤也胡氏乃曰春秋抑戎捷繫以齊侯來獻戎捷爲貶詞竊謂不然夫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並重於詩春秋既與召陵之師豈得獨譏山戎之師哉

楚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 僖公四年

伐楚之役齊桓退師召陵胡氏以爲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而不暴非情實矣愚謂齊桓此舉豈愛於楚實達觀樓集 卷八 四十二

係知難而退不敢輕與楚戰而幸屈完來盟以結南伐之局耳何以見之以謀善歸之途而知之初陳轅濤塗爲陳鄭供億之煩計說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申侯乃請出於陳鄭之間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齊侯於是與申侯以虎牢之邑而執轅濤濤蓋師老不可用之言中其肝胆故耳夫東方小夷也荆楚強敵也師老不可用之小夷而可用之強敵乎魏武驅中國士馬爭衡於江漢之間識者知其危齊雖強能加於魏武乎主客勞逸情見勢屈故不敢責其僭王之大罪而第責以包茅微物令其易從加以昭

王南征不相干之事令其可脫庶幾盟成而局結不至爲楚所乘此管仲之智也非愛楚而不攻也千古評者多不解此惟金仁山氏喻此意然猶恨管仲之辭文而不及大豈知仲既怯戰則辭又何取於大乎

公會諸侯盟於薄釋宋公 僖公二十一年

楚氛甚惡難與爭鋒中國諸侯方袖手以觀盟主之見執魯與軟血要言竟釋宋公雖非堂堂正正聲罪討逆之舉而一時權宜救患之計則亦不得不爾經文似嘉詞而非貶詞至於釋不言楚乃以抑楚非爲魯諱夫魯此舉何諱之有當以穀梁之解爲是

達觀樓集 卷八

四十三

春公伐邾取須句 僖公二十二年

興滅繼絕聖王美事須句風姓伏羲之後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邾人滅之惡甚矣須句于乃因成風來奔魯而僖公乃因母成風之請爲之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此一舉也崇明祀保小寡成風念宗國僖公順母命可謂天理人情之當然而爲聖人嘉與矣胡氏泥於經文取字以爲不由王命專爲母家報怨爲譏辭愚謂春秋與人爲善於桓文尙多寬恕何待魯公大刻而於其美事反志貶乎則取字亦未可一槩論也左氏以此爲禮似得聖人本意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僖公二十七年

罔宋之役人楚子而魯四國豈四國助夷攻華爲可不討乎胡氏謂人楚卽以人諸侯意終不暢愚謂魯四國者所以愧四國也若曰全爲天子五等諸侯耳乃助夷以攻全類之諸侯而成夷之強不顧唇齒之喻全無狐兔之悲魯亦顧名思義已魯爲何魯甘爲夷役若此乎故曰魯之所以愧之也

曹伯襄復歸於曹 僖公二十八年

胡氏謂曹伯以賂歸國非所以歸之道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別以正性

達觀樓集

卷八

四十四

命之理云愚謂曹衛二君始則治國無禮慢人取怨既則背華卽夷自取顛覆春秋罪而名之以此耳賂免一事乃小豎侯猶之所爲也左氏未言曹伯所使卽爲曹伯所使何足深罪之有哉夫侯猶貨筮史以免曹伯實武子貨醫薄酖以全衛侯其與閔天賂紂以保文王實同一情然文王美里之釋非賂不免聖人豈其以此深求曹伯乎藉令曹伯不以賂免而死之亦豈性命之正乎且晉侯執衛侯歸之於京師魯侯以玉各十穀納王與晉乃得歸則名衛侯亦宜以賂矣何又以爲殺叔武公子瑕乎一案兩斷似無是理故治國無理背華卽夷

以致失國足以見經文名二君之意而不必支離他求也

二十九年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育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昔有颺叔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豢龍封諸醴川故帝舜世有畜龍及夏有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乘龍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陶唐氏既

達觀樓集

卷八

四十五

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獻子曰今何故無之曰官宿其業其物乃至水官曰玄冥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育

儒者之學貴於格物以窮理龍爲靈物而謂可豢而畜是誣龍也舜使禹治水驅龍蛇而放之沮洳之何爲哉而謂舜嘗畜龍是誣舜也孔甲無道何能順天而曰擾於有帝帝降乘龍是誣天也古者六府總歸三事玄冥雖水官其職掌不過治水利民耳而謂水官棄故龍不

生得是誣水官也夫龍之不可豢與孔甲之不能致龍也先儒辨之矣獨謂舜世有畜龍之事元冥爲畜龍之官不幾誣聖賢耶然則豢龍之名何取乎曰別有義在若謂氏稱豢龍爲畜龍則氏稱有熊爲畜熊乎

魯及齊師戰於郊師獲甲首八十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哀公十一年

郊之役冉有力贊季氏背城一戰微諷孟氏蒐乘助軍卒以長技取勝何其毅然任事之勇又兼克敵之智哉且是役也冉有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

達觀樓集

卷八

四十六

不能也不信予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齊人遁夫以退如求弱如遲皆能爲人國當緩急是必平日習兵而非嘗試乃克有濟不然則敗矣故季康子問冉有曰子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仲尼可見軍旅之事無非聖門之實學其以未學對衛靈公者規辭耳

管子大匡篇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

固辭毋出吾權任子以死必免子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管子曰不可持宗廟社稷者不讓事不廢閒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辟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爲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爲人無小智楊而有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不幸降禍加殃於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子而廢

達觀樓集

卷八

四十七

所立奪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命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傅小白

呂氏春秋

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爲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辟如鼎之有足去一焉

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人事小白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仲召忽居公子糾所

劉向說苑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名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訓於一劍非武也姪姊不離懷衽非文也桓公曰寡人有過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負社稷

達觀樓集

卷八

四十八

達觀樓集 卷九

豫章鄒維璉德輝甫著

史評

黃帝遊仙

五帝之盛固無軒輊然黃帝繼羲農之渾噩開唐虞之文明制作弘多尤爲五帝首出神聖極德如果放棄萬幾肆志遊仙車轍馬跡遍天下以致侯國四人謀叛僭號帝亦穆天子之爲耳安在爲黃帝大抵莊列寓言多

達觀樓集

卷九

謬後世謝氏信之亦以克己敗過爲帝稱淺之乎觀帝矣太史公曰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正此之謂

帝賚良弼

良弼之賚不獨武丁大風吹垢群孽驅羊風后力牧已發黃帝之夢矣雖然用人之法此不可訓堯之得舜猶試諸艱况其下乎光武以識用王梁史譏之况夢乎昔梁武帝信中原牧守之夢輕納侯景卒致亡國齊將軍張敬兒信妻體熱之夢意欲無厭卒致殺於華林園夫事不斷之於理夢可盡信耶



武王不立微箕

土元美曰武王勝殷誅紂擇宗室之賢如微箕者立之不亦可乎乃信逆取順守之說爲不謬又諸儒者爲附會愚曰此未明於當日人心武王時勢也夫武王伐殷豈以已意伐之哉因天下人心伐之耳伐殷而勝豈以已力勝之哉合天下諸侯力勝之耳孟津之觀諸侯咸會牧野之陳諸侯咸會諸侯與殷爲仇可知矣武王乃立殷後爲天子諸侯能安乎諸侯不從兵爭之禍能已乎昔郭威殺隱帝迎劉贊將士乃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我輩已與劉氏忤不可立夫威雖有意得漢而將士達觀樓集

卷九

之言則實情武王雖無意得殷而諸侯不欲立殷則亦實情武王能違衆舉事耶

昭王

朱子詩曰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然周綱陵夷豈在昭王南征不還哉魯侯弟潰弑君幽公而自立昭王不討已失王綱矣厥後南巡無恤漢濱易之而以膠舟進

穆王

昭王南征而不返此周綱初陵天下賊君之始乎穆王嗣位正宜問諸水濱討有罪釐奸宄乃視君父之被溺若罔聞知是豈春秋討賊之義哉宜乎亂臣賊子浸至

春秋自後申侯與犬戎殺幽王平王反深德之遣兵戍申及許蓋周之臣子不知君父蓋久矣

左儒

宣王殺杜伯非其罪左儒力爭竟死杜伯之難且曰君道友逆則順君而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君臣朋友之倫不亦兩盡哉君子曰左儒仁人也宣王過之大者無如拒忠諫殺無罪與廢魯道以貽侯國之禍其千畝不籍料民大原則次之周雖中興比之太戊武丁誠所不及

隱公

達觀樓集

卷九

隱公長而且賢義當爲惠公嗣桓公雖爲父立國人不與則隱公亦可不讓者既欲讓矣當如泰伯仲雍去以避其跡如念桓公尚少則如公子目夷讓宋襄而輔之可也何爲口讓而身戀菟裘之營以爲老計果真心否虛詞欺人卒使公子翬乘隙弑逆樹恩桓公惟口興戎隱公之謂乎

晉子

晉子作內政寄軍令名爲治民陰爲治兵蓋使諸侯不忌得以優游成霸固非王者高明廣大之心術但以軌里連鄉而制伍戎卒族春按秋獮人與人耦家與家疇

使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  
欣足以相死則亦先王寓兵於農之意也官山海謹鹽  
鐵用以足民而富國與墾井田開阡陌者自不同或者  
謂其術類商鞅似爲過刻

### 首止之盟

王愛叔帶欲廢太子齊桓果有意寧周九合諸侯陳諫  
於王何不可者乃私與太子盟首止得非以臣脅君乎  
即太子得非借諸侯脅父乎說者謂春秋美霸者此一  
舉余竊疑之及太子立叔帶以戎伐周王法必誅者兵  
敗奔齊齊反納之不以歸王何也武王數殷曰紂爲天  
下逋逃主諸侯而匿天子之叛臣無王不甚乎夫管叔  
以殷叛周公不聞有管蔡叔帶以戎叛桓乃遣王容叔  
帶毋論釀王室之後禍就此舉動桓已不臣彼富辰請  
召大叔其見陋矣惜乎管敬仲見不及此

### 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

衛侯出奔疑元咺立叔武乃殺咺子角及入國叔武將  
沐提髮走迎前驅射殺之衛侯誠不直矣然臣而訟君  
可以直臣殺君乎襄王不允晉侯請而曰君臣無訟允  
爲確論但必待魯侯納玉十穀乃釋囚是天子以賄鬻  
法也何以爲法於天下

## 達觀樓集

### 卷九

四

### 魏絳

晉悼之伯魏絳乃其首功乎和戎罷兵五利竟歸庶幾  
先王重內輕外之道矣秦侵晉晉饑不能報則請施舍  
出積以息民國無滯積亦無困人三駕而楚不能爭蓋  
損上益下元氣實則軍興壯是皆先王策國長謀也且  
執法戮楊干之僕賜樂進虔終之規絳之賢於諸帥豈  
不遠乎

### 衛侯殺其二子伋壽

人子之義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舜事瞽瞍父母求之未  
嘗不在父母欲殺則不可得如是而已曾子耘瓜誤斬

## 達觀樓集

### 卷九

五

其恨曾建大杖擊其背曾子仆地良久而蘇欣然起  
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  
孔子聞而怒夫宣公惑於宣姜子朔欲殺伋子乃使諸  
齊使盜待諸莘壽子知謀勸伋別奔理也伋乃其父亂  
命成其殺子之惡豈不固哉其爲孝乎若壽子始勸兄  
行繼又竊旌先奔以代兄死千載之下令人流涕中生  
被驪姬之譖不辯又不行其失與伋子同

### 宋宣公立弟穆公

宣公舍子立弟而穆公能舍馮立與夷賢於宋之太宗  
亦遠矣然華督之禍始於宣公立弟非正也杜后金匱

之盟所以卒禍廷美德昭德芳也雖然國勢危疑外有強敵必藉長君以濟艱難則又不可例論

### 晉侯封成師

曲沃盛而晉昭弱國以分封之後胎禍者自此始師服本末之論最爲明確賈誼見錯與明葉居昇請削藩王論俱祖之然則封建可廢乎曰漢以七國禍而光武昭烈廢而復興晉以八王禍而晉元江左亡而復存畢竟本宗強盛不至一敗灰燼耳竊秦曹魏易姓敗物本宗何無一人復振哉故師服之論曹罔之策兩者不可偏廢

## 達觀樓集

### 卷九

六

### 外寧內憂

晉楚遇鄢陵趙文子不欲戰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其後晉武欲伐吳山濤亦云然愚謂此爲中主策則可耳若爲明主昏主策則不可何也明主善作亦善成卧榻之側人得鼾睡豈爲遠大之規模且人臣教君之愼惟力是視可取不取遺君父憂又豈長算昏主外雖不寧內尤有憂內憂不免復增外患萬一敎反伺隙乘我則奈何吳不取越越卒沼吳事可鑒矣先軫有言一日縱敎數世之患獨非謀國之道哉夫歸命縛而羊車之孽作藩鎮滅而土木之患興梁蜀平而伶優之禍烈

外寧內憂中主誠所不免矣然謂晉武不當取吳憲宗不當平藩鎮莊宗不當滅梁舉蜀則非也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豈無外懼耶故聖人詳內而畧外若專以釋敎爲善謀竊謂不然

### 子胥

子胥始入吳吳人不納因窺闔閭有他志預求勇士專諸以待卒弑王僚夫以羈旅之臣而即謀弑人國君有道者如是乎即曰急報父兄之怨非吳不可然古人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况弑國君哉宜其不終於吳也

### 夫差

## 達觀樓集

### 卷九

七

晉楚遇城濮晉師入楚軍三日館穀文公有憂色曰得臣尚在趙襄子伐狄勝之色不怡曰江河之大也不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葵邱之會桓公有矜色叛者九國夫危平易傾自古不爽有道之主乃能持勝乃觀夫差亦何不蓄持勝乎今年伐陳明年伐齊與魯會鄆則邀百年與諸侯會濮池則爭晉先後能逼人驕氣滿面即使當時無外憂亦有內憂况越人秦之而思一噉飽欲者耽耽而視哉當其伐陳楚人懼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闔閭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

崇壇器不雕鏤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先大夫子常易之是以敗也夫差次有臺檣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噫策之審矣

### 季札

獨孤及曰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泰伯之讓是徇名也余曰季札信哉徇名矣然札之始讓未可非而其終讓可非也夫諸樊兄季札弟以弟先兄義有未可札不當辭叔齊非歟故始之辭國於壽夢正也但諸樊傳餘祭餘祭傳夷昧兄弟相傳意在及

### 達觀樓集

#### 卷九

八

札札之宜君豈特父命爲然哉蓋亦諸兄之意矣夷昧既卒國固札國矣何事若却兄意重適父命也名義既當而又讓是矯也故曰札之始讓未可非而其終讓可非也嘗觀札料齊晉之禍若龜卜策筮嬰納邑政規叔向之好且用免二子於難又若左券何獨不料宗國耶是何明於料人暗於料已耶

### 晏子不死君難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千古大義夫人臣之分主辱且死況主死乎崔杼之難晏子不死而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噫是何言也夫君死社稷而後臣死君君爲已死

臣即不任而爲私暱任則是亂朝可無忠臣矣此可訓於天下後世哉昔邢蒯聵使晉而反將驅車入死以報君其僕諫之蒯聵曰善然已晚矣子早言我能諫之諫而不聽我能去之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死以此視嬰嬰不靦顏乎

### 子產

子產不毀鄉校以弭謗是盛德第一事夫不嫌人之毀已又豈忌人之上已推賢任能此其根本水火喻政製錦喻邑象齒喻賄拒玉環之求敵不能加壞晉館之垣人不敵議瓘牢玉璫之無襮而國亦不火刑書卹賦之救世而民亦終諒求之春秋允爲有德有言之君子

### 趙襄子

國以民和爲根本孟氏嘗舉以論戰其策梁也則曰發政施仁可使制挺撻秦楚其策滕也則曰效死弗去是則可爲論者迂之乃觀襄子避難可知善戰之策無論此夫長子城厚卽卿粟克似乎可恃然而民心弗與也向使襄子不走晉陽而走長子與卽卿雖有金城湯池粟支十年何益哉假令滕有晉陽之民心豈不可恃以自固者樂毅下齊城七十二而田單獨保莒卽墨以

### 達觀樓集

#### 卷九

九

拒燕孤城三年民無叛意卒能反燕爲齊則亦人和之效也齊趙之政民猶若是况聖賢得民之政萬萬遠出齊趙乎故善論戰者惟孟氏

### 賈母

樂毅入臨淄潛王走莒被弑齊已亡矣亡而復興論者皆多田單之善將而不知畫邑王蠋一死殉國實作齊民忠義之心而堅其守耳賢哉蠋乎雖然吾所尤賢者賈母當淖齒之弑潛王也子法章匿爲太史家傭誰有倡義急君者王孫賈失王而歸母責之曰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處汝尚何歸於是賈呼市人殺淖齒求立法達觀樓集

### 卷九

十一

### 田單

即墨孤城抗燕全師非奇不足以取勝而非智巧山人意外亦不足以用奇也田單之拒燕縱反間而使騎劫代樂毅奇矣倏舉一卒以爲師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一奇宜言剽卒掘墓用以挑燕軍激齊民又一奇諺叔即墨金以賂燕將曰城降毋屠邑使燕信而懈攻又一奇至於火牛衝陣又一絕奇單真智巧乎

### 樂毅

天下惟天理中之言足以感人趙王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他往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况子孫乎此語從天理中出趙王安得不止燕惠安得不服使毅遽與謀燕毋論燕惠信讒爲真即趙王未必不疑矣

### 西門豹

秦以君主要河伯魏染秦俗亦然民苦之豹爲鄴令始設禁焉惡俗頓去民稱便又豹引漳水溉鄴而河內治稱富饒豹其千古循吏乎按豹初治鄴左右毀之文侯

### 達觀樓集

### 卷九

十一

怒奪其璽豹曰吾前者不知所以治鄴今知之矣於是厚歛民事左右文侯迎而拜之豹曰臣前者爲君治鄴君奪臣璽今者爲君左右治鄴君拜臣臣不能任矣遂辭去嗚呼市虎三至衆口鑠金古今之坐豹言者甚多也

### 貫珠

田氏之篡姜則以厚施得民民心日歸也安平君即無自王意然破燕復齊功名之盛民已憚服况解裘衣涉愛人如此欲民無歸得乎夫使君無善計單未必不爲陳恒之續也善乎貫珠教王曰不如因以爲已善使下

令曰寡人憂民饑寒食之寡人憂民寒單衣之又使揖單於庭口勞之布令以賑百姓之饑寒於是齊民始知臣德即君德彼單又何能市德傾主哉故夫縱臣收望難乎爲君也忌臣收望難乎爲臣也貫珠之策可謂君臣兩便也

### 蘭相如

獻壁之事渢池之會奇相如者與非相如者各有說余曰獻壁可耳以君往會則不可二者雖均微倖不能無辯夫以一壁而得十五城天下大利也謀國者何故不從客壁不與曲在趙與壁而不償城曲在秦秦愛名義

### 達觀樓集

### 卷九

十二

則必不以一壁失信于天下秦即執壁不還趙之存亡安危不係焉舍之以歸不義於秦趙亦無所不利故曰獻壁可若君則豈壁等哉往會呼吸之頃存亡安危係之者衛鞅之將誘執公子卬取西河地武關之盟誘執楚王槐責以稱臣割地槐客死相如獨不念及乎乃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則王行豈即趙強哉夫趙之強弱固自有在不係行與不行也人臣安有挾其君爲孤注一擲虎尾而曰吾以強國者假使趙備疎虞秦王之至終不擊左右之外終不止此時趙雖立太子絕秦望危君之罪將誰屬乎嗚呼幸而濟也爲相如不幸而敗則爲

稚子子蘭耳何奇之有屈平策楚曰毋行而發兵自守耳此愛君謀國之正道若夫以君等壁而輕獻敵國以微倖非良策也是二者之辯也

### 趙受上黨

趙之禍始上黨乎曰上黨未歸之先秦已一再伐趙圖閼與趙奢擊却之後又伐趙取三城長安君質齊齊救之何嘗愛趙不攻乎使趙不受上黨怨秦取之以益其強震隣剥膚秦肯德趙而不攻趙乎夫趙之失策不在受上黨在於既受而不知所以處之也曰馮亭不以上黨降秦而以歸趙可乎曰勢無奈何亭以韓趙唇齒相

### 達觀樓集

### 卷九

十三

親故寧舍秦歸趙謂可借趙當秦協力全韓權宜之計不得不爾非有嫁禍於趙心華陽之封觀亭垂涕不見使者曰不忍賣主之地而食之情可見矣平原請受急人之困杜秦之強大義何爲不可哉如謂貪利賈禍則韓豈不當手援耶信陵救趙未嘗規避秦怨秦亦未嘗以救趙故當即轉趙而攻魏勢不暇耳故平原有救韓之師善後之策暫而受之事定還之結與國固同盟韓既深德秦亦不敢動則此一舉也雖與信陵比烈可也議者乃以長平之坑歸咎上黨之歸何其不察也

### 茅焦

太后失身嫪毐以生二子可謂得罪宗廟矣故秦王遷之於雍綱目無貶辭茅焦解衣伏鎖以諫而曰車裂假父囊撲二弟是何言歟夫父而曰假里巷小民且蓋稱况於帝王假父偽弟法自應誅指此即爲桀紂行亦甚無謂焦倘亢直欲安秦社稷則呂政逆天殘民暴虐無道諸所浮於桀紂狀何無一言而獨於此舉以死爭之秦廷敢言之臣二十七人亦何不死於他諫而獨樂死於此舉以愚度之諸人非真有龍比之節不過奇貨太

達觀樓集

卷九

十四

樊噲

漢初諸將大抵起於椎埋織販中儒者多以不學而少之然余觀曹叅之清靜樊噲之直諫周勃之誅呂灌嬰之和齊皆能當大事決大議審機應變動輿道合即後世所稱讀書有學者未易辯而可輕以不學詆之乎數將之中更以樊噲爲首稱鴻門請羽奪帝虎吻猶曰勇耳沛公觀秦宮室帷帳狗馬意欲居之正言力諫還軍灞上排闥之舉首先諸公氣壯心誠庶幾知道大臣高

出絳灌一等矣向使不死安知不協朱虛之謀而救呂氏之亂哉蘇洵乃以女嬃故比之盧綰冤噲矣

酈食其隨何蒯徹

隨何以說客下九江酈生以說客下全齊三寸舌賢於十萬師辯士若此亦何惡於辯哉且楚漢相爭智勇俱困九江歸則漢勢成楚拔榮陽及成臯而酈生請漢急據敖倉粟楚則積聚被燒尤爲興亡一大機二生有功於漢亦多矣蒯徹不知天時人事與道義惓惓教信叛逆使信即如徹言能阻漢之不與乎利口覆邦徹之謂也

文帝

達觀樓集

卷九

十五

漢武不能柔克是矣漢文不能剛克則未然薄昭之誅興居之討劉長之廢匈奴出塞之擊何嘗不英斷威武哉斗粟尺布不爲帝累玉杯敗元已能補過惟私寵鄧通一節與屈齊襄朱虛之功稍爲白玉微玷耳

秘祝

秦至無道凡有災祥移禍臣下謂之秘祝此非欺天罔人之惡道乎文帝除之且禁祠官祝釐惟令致敬無有所祈可謂不惑之知矣自成帝殺大臣以應天變安帝以災異策免三公後時人主因之遇有變異則曰大臣當災無論有愧漢文亦且有愧宋景公矣嗚呼人可誣天可誣乎



七國之變

七國反漢首倡者吳王濞也。湯之反漢何自而起乎？起於世子入侍與太子博爭道不恭，太子提博局殺之。吳王稱疾不朝，遂構反。謀愚謂文帝處此不能無過，夫爭博小節，提殺藩王世子而不顧景帝之爲太子，天下大惡也。瞽瞍殺人，皋陶執之，天子之父不可擅殺一常人，而況天子之子乃可擅殺？藩王之子乎？文帝教子素謹，太子不下司馬門，釋之効奏尚且免冠謝太后，獨於此舉無一訓，敕譴責何也？既不訓責吳王父子之情，其能釋然耶？皇儲議親議貴，卽不能引漢法以從事，使帝當時切責太子，或因太后詔而後免，又復下一罪已詔，深自引過以明教子不謹之意，厚慰吳王以消其憾，則吳王雖驕豈更甚於尉佗哉？惟不能然，徒賜几杖使吳怨深而反決，則是七國之禍益由文帝處置未善以梯之，未可專罪景帝也。錯也。

條侯

吳急攻梁，條侯委梁於吳，堅壁不救。天子詔之，亦不奉。夫爲將而抗天子之詔，不救天子之母弟，萬一帝心猜忌，權奸媒孽，有如高宗秦檜之所爲，則危矣。故制敵者將任將者君。

達觀樓集

卷九

十六

量錯

鼂錯請削諸侯，李中表盜之禍，蘇軾謂其已欲居守而令天子將兵，故致上疑。諛因中之此，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錯之所稱忠漢者，非患諸侯強大不可制而請削其郡邑乎？乃七國初反，錯無他策，惟曰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何？舛謬也。一諸侯耳，前議削後議予，予之是則削之非，削之是則予之非，中情怵怯，首尾顛倒，曾謂忠於漢者如是乎？景帝果令群臣劾奏曰：錯不稱主上忠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無臣子禮，則召禍在此一言可知矣。當時不須給戟行市，卽明以

達觀樓集

卷九

十七

此爲罪案訊之諒錯亦具服嘗觀錯父責錯不聽遂飲藥死曰不忍見禍逮身可謂賢而明者錯乃傲然不悔大難方殷反急表盜之私仇智囊安在然則錯卽不誅益亦趙括馬謖等輩耳何闕漢之輕重哉虛多遜毀趙普於宋主前父諫不從亦終得禍二子均爲不孝矣。

酎金奪爵

列侯獻金助祭中有金輕及色惡要非大逆一旦奪爵者百十六人河山帶礪之盟徒虛語耳總之武帝欲事邊功靳其祿費故借酎金爲名而已。

田叔丙吉



田叔燒梁獄詞以全梁王丙吉開門不納使者以全皇曾孫皆得用法之宜凡處人骨肉之間寧以情勝法毋以法勝情或曰此微倖耳使景帝怒田叔武帝怒丙吉而誅之則奈何曰君子盡道而死亦無怨悔不然商鞅因太子而刑公子虔江充劫趙婕妤太子而造巫蠱之禍後能自全否乎

### 董仲舒

董仲舒曰事在勉強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四語有功學者甚多余觀仲舒文學幾游夏而德性堅定較優之觀其兩相驕

### 達觀樓集

#### 卷九

十八

王處困能亨與哭子喪明出悅紛華者養自不同

### 江充

釋之以太子梁王不下司馬門追而止之劾其不敬益文帝寬仁父子之間從未有隙則劾以示法可耳武帝何如主皇后太子以猜疑矣太子家人車馬由馳道江充必欲借此博直聲推國本其可乎故劾太子之事一釋之行之則爲善江充行之則爲惡劾於文帝之時爲肅法劾於武帝之時爲傷恩天下事宜有權不可執一也

### 壺關三老

戾太子之變武帝忿怒如火方炎群臣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上書訟寃能於嚴主之前盛怒之初而言人骨肉之間此殆難於田千秋千秋猶假白頭翁以爲辭而三老所言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等語議論嚴正使帝以用千秋者用三老功業必有可觀

### 衛霍

衛青禮汲黯以敬賢不斬蘇建以尊主去病辭天子之治第而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此皆卓越衆人事且退讓奉法不預招士庶幾知道之君子未可僅以武人目

### 達觀樓集

#### 卷九

十九

之者即以武論千古以來出塞得志夷狄能有幾人哉漢之匈奴視宋契丹豈相下匈奴侮漢視契丹侮宋又豈相下宋之人君亦嘗命將出師有志御夷矣然以曹彬潘美之將畧動輒敗創國竟不振使漢無武帝武帝無衛霍金元之事安知不在漢世乎宜之單于來朝武之餘烈也武之餘烈衛霍成之也終兩漢無夷禍武帝衛霍之功也三代以後千羽德化既不可得亦未必能行則武帝征伐一着似不可無而衛霍亦不可少愚嘗曰衛霍出塞非訓也而其攘夷安夏有功於漢則甚多武帝黷武非法也而其開疆拓土易鱗介而冠裳有功

萬世則甚大

宣帝寬政

賀善曰宣帝寬卹之政四詔有大父母父母喪勿繇詔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令郡國歲上繫囚掠笞瘞死者以課殿最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不坐余觀宣帝寬政不止四者益小吏俸置常平倉尤寬政之大者也

蓋寬饒

法律爲詩書刑餘爲周召寬饒兩言已中宣帝膏肓又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聖賢

達觀樓集

卷九

二十

言何不切余嘗反覆思之謂爲求禪固非然語意畢竟何指哉饒意蓋知元帝爲太子天性昏弱不足嗣漢欲帝別還宗室賢德毋拘嫡長成法耳此即二疏告老意不然饒豈無故而瞻語曰然則何不顯言之曰父子之間傳世之事人所難言饒以微詞諷帝令帝自悟本以避禍而不知言出禍隨也余觀鄭昌上書訟饒有曰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禍下無金張之托則饒之剛直公清庶幾汲黯流亞矣使帝精思饒言而擇賢者以爲嗣漢業豈遽衰又使帝以相黃霸于定國者相饒留輔元帝於治

豈無裨益奈何竟下之吏以殺直臣耶噫武能容汲黯而宣不能容寬饒孰謂宣優於武哉

趙克國

楊王之叛克國合罕開而討先零而又欲屯田以待其敝其計畫之持重議論之正大古今鮮能及之者如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曰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曰兵以計爲本曰戰不必勝不苟接刃功不必取不苟勞衆此皆萬世之名言先儒曰凡人避嫌必其中有不足也余觀克國始終不避嫌而君相將帥罔疑忌尤人所難帝

達觀樓集

卷九

二十一

使丙吉問誰可將國曰無踰老臣者矣辭何徑直乎辛武賢許延壽雖不出師虜已困窮將自服浩星賜勸國歸功二將此即范通規王濬之計亦是一道國曰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后法卒以意對何不委曲調停下人也蓋一念報國之赤心可昭日月是以嫌雖不避人自諒之先正謂克國不獨爲賢將殆可相也信非誣矣

匡衡諫疏

子美詩曰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遺余初不省何意後乃知其有故而發也當元帝時朝臣所當言者寧過石顯五鹿專權自恣殺蕭望之諧周堪劉更生

下獄乎日食地震之變蓋應此也劉乃第言教化之原  
本宜省靡麗考制度等語再疏第言治性正家等語及  
成帝卽位上疏亦止言妃匹之際周旋動靜等語初無  
一語犯石顯輩此豈二君對症之藥乎若更生封事前  
刺石顯後議王氏精忠剴切深中時事言不見用無可  
奈何故以傳經自老由此觀之匡衡抗疏誠薄而劉向  
傳經誠有足慕者矣子美在唐目覩貴妃力士楊國忠  
李林甫等無異元成之時欲爲匡衡不可欲爲劉向不  
能故賦此以見志爾

貢禹

達觀樓集

卷九

二十二

貢禹爲河南令爲府官所責當免冠謝禹曰冠一免何  
可復冠遂去官夫輕爲令重免冠豈不浩然正氣哉後  
爲諫大夫又爲御史大夫帝數虛已問以政事何獨坐  
視恭顯許史專恣隱忍不言豈年深志衰患得患失百  
鍊化爲繞指乎薛廣德諫御樓船欲以血汚車輪而於  
宦戚無所劾谷永前後所上四十餘事專攻上身與後  
宮不敢呵及王氏反諛之則俱貢禹意也嗚呼漢之儒  
者貢薛韋匡經明行潔俱負時名固曾不如槐里令南  
昌尉人亦何重儒者哉

孔光

或謂王莽篡漢成於元后壽考爲之內主乎曰否太后  
止受莽欺耳非欲私莽也吾謂專成於孔光或曰漢臣  
附王氏者非一人而以專罪孔光可乎曰前者杜欽谷  
永與張禹雖附王氏然至哀帝寵丁傅嬖董賢王氏衰  
廢矣哀帝初崩太后詔公卿舉可任大司馬者此正治  
亂轉移一機括光爲明儒相三朝太后所敬倘舉何武  
鮑宣傳喜以應詔漢室安矣舍此不舉而舉莽何獨不  
鑒前車也則成莽篡者孔光一人也曰莽在哀帝以前  
挾詐奸譽天下同聲賢之矣光豈預知莽篡而故舉之  
乎曰始不知莽無足責矣何至後甘爲莽用凡莽害賢

達觀樓集

卷九

二十三

遺權之事每借光奏而後取信於太后太后亦因光奏  
乃始信莽而不疑則成莽篡者非光一人而誰耶蓋莽  
舉光婿甄邯爲侍中用以釣光光中莽側故亦不得不  
爲出力乃爾爾夫患失禍人國家有如此者噫嘻

光武

秦皇得天下自謂一世二世至於萬世光武得天下南  
陽宗戚乞復十年則曰天下至重常恐不任日復一日  
安敢遠期十歲其作壽陵則曰毋爲山陵陵池裁令流  
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卽隴同體夫秦皇諱亡何其促  
亡光武不諱亡何卒不亡故曰亡者保其存

湖陽公主

漢之公主得再適人此風化之大疵武帝詔衛青尚平陽猶難深責光武創業之君自當以義立制湖陽新寡乃與其論朝臣微觀其意不幾誨主以淫乎唐時公主醜態更甚我朝家法可謂超絕千古

彭寵

彭寵之反帝之處置始終俱失當其討王即時寵有發騎轉餉功意望甚高快快不滿竇無逆萌帝於此時何不爲訓勅片言解散令寵心安用保無虞而省征討乎乃聽朱浮之譖又輒漏洩以脅恐之則是趣寵使反

達觀樓集

卷九

二十四

矣王者推誠以待人當不如是及蒼頭子密斬寵以降侯以不義何以訓下夫與其不惜侯爵乎故奴何不稍豐恩意以全功臣哉故曰帝之處置始終俱失

賈復

賈復號爲賢者而其欲殺寇恂非但不明義理抑且不識利害矣恂有牧民御衆之才保固河內弼成帝業厥功大矣可擢殺乎復即殺恂天子豈能容復復豈遂效馮怡鄧奉彭寵龐萌乎七情惟怨難制客氣害事雖賢不免故聖學重懲忿

明帝德政

明帝德政載於史者其超越有六事禮待陰郭每事必均一也友愛故太子終無纖芥二也分封諸子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三也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四也師事桓榮行養老禮五也郭賀有殊政賜以三公之服令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貌以彰有德六也

廉吏

宋均不喜文法廉吏以爲文吏習爲欺誨是已至云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爲害也言恐不然士固不當以廉自矜耳誠廉則威生威生則法飭法飭則姦止姦止則民利何曰無益張奐却羌豪之金馬而夷

達觀樓集

卷九

二十五

戎服賈琮絕駝趾之貨賂而盜賊平已事可知矣且九江虎暴宋均以爲咎在殘吏退奸貪進忠善虎患乃除則廉能益民審矣均何不喜廉吏以爲不能止姦乎

章帝

章帝寬仁似文景而其優柔不斷則似元成人以沉潛不能剛克議文帝不知文帝行法不以情貸可稱柔中若章帝則真不能剛克者人又以明帝察察章帝長者以爲章優於明不知明雖過察法飭奸寢官闈政清貴戚權微太后兄弟未嘗遷官公主之子不得爲郎猶不養亂而胎禍章弟長者一過則違母意而侯馬族矣

后諂而廢太子矣梁竦無罪得以飛語而下獄耿恭有  
功乃因忤防而免官甚至沁水田園竇憲勢奪明知無  
翼鹿馬之事而又輕縱此與元帝之客石顯成帝之寵  
王鳳奚異乎和帝幼冲憲之克惡已同王莽幸有袁安  
任魄何敵丁鴻却壽樂恢韓稜衆臣有以維之異於  
孔光劉歆輩以是不敢睥睨不然漢祚幾移矣議者謂  
漢之亡起於母后闕戚強臣三者予觀后戚強臣帝已  
兩開其端閹宦用權雖非帝意然和帝借鄭衆以誅憲  
前門拒虎後門進狼誰實貽之章帝亦安辭其罪哉故  
以章帝力文帝大非其倫即以章帝方明帝豈得爲優

達觀樓集

卷九

二十六

宋儒曰西京之亡自宣帝始予曰東京之亡自章帝始

班固

凡人見人則明見已則暗固譏馬遷博物治聞不能以  
智自全比於小雅巷伯何審也然固爲竇氏賓客卒丁  
獄死方之馬遷抑又甚焉自全之智安在乎

班超

西域之功班超才智勇畧不必言矣至爲人所難及者  
尤有二事始率吏士三十六人夜攻虜營不與從事郭  
恂謀及虜衆誅後恂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  
班超何心獨擅之乎萬里之外與人分功庶幾勞謙君

矣李邑盛毀超帝知超忠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  
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毀君何  
不緣書留之超曰是何言之陋也內省不疚何恤人言  
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此其識量又庶幾犯而不校者之  
所爲非知學者能是乎西域五十餘國納質內屬海濱  
四萬里外重譯貢獻踰越施能令都尉自到于窠王  
侯以下號泣馬前信非偶然矣誨諭任尚數語鑿鑿石  
畫漢室人才超其傑出哉

崔實

梁統論刑輕而崔實論法寬其意一也但君子言事實

達觀樓集

卷九

二十七

因時光武明察嚴急何如而統尚以重典爲言乎孝安  
以後至於桓帝奸倖得志法紀廢弛亂國用重矯寬以  
嚴此其時矣崔實之論未爲有過雖中間所辨文宣致  
治稍不妥當而梁肉藥石執權隨時之語則適中矣梁  
統所以受惡名崔實所以亟稱於仲長統歟方正學議  
其輕於持論一言足以禍萬世似未必然子產水火之  
喻何以見取於仲尼

鄧騭

涼州爲漢三輔之藩籬鄧騭乃欲棄涼州禍漢不淺虞  
胡建策網羅涼州雄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外以勸勵

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此爲漢謀甚善卽爲劉  
謀亦忠騭不嘉與反欲中之以法此豈開誠布公之度  
哉宜乎不終矣若虞詡設三科以平朝歌之賊增竈以  
破武都之羗寇司隸數月劾奏大臣雙倖多人可謂漢  
室之真才

周舉

人雖賢者識見不能無差周舉是也孫程等上殿爭功  
閹宦驕恣之端見於此矣順帝免官徙封遠縣促期發  
遣正其英明之一念亟宜將順其美以絕閹權舉乃謂  
司徒朱伉曰朝廷非程不立今忘大德錄小過如道路  
達觀樓集

卷九

二十八

楊震李固

楊震孤貧好學清白公正李固爲司徒之子杖策驅驢  
負笈從師立朝俱爲千古超絕之人物君子哀其  
遇不幸可也不必深爲督其過夫見幾而作固是聖教  
舍身報國亦是臣道一去何難不去而死乃難耳震固  
可以深非闕龍逢比干亦足識矣

張綱

張綱正且才謀虞詡之匹也單車見賊累年巨寇立談  
解散其殆賢於詡乎平朝歌乎蓋詡奇而勞綱正而逸詡  
多殺以成功綱全活而有恩故不同也前此冀遂守渤海  
李固守泰山皆以恩信降賊頗與綱類若韓韶爲羸  
長能使賊自相戒不入境則尤異矣愚曰綱賢於詡韶  
又賢於綱

黃瓊

黃瓊爲徐穉所從遊又與李固爲交與四方名士會其  
葬者六七千人其爲君子無疑矣余所大不滿者梁冀

達觀樓集

卷九

二十九

橫恣瓊無一言匡拂詔議加冀殊禮胡廣稱冀勲德可  
比周公瓊亦曰可比鄧禹何阿順乎夫陳太邱送一張  
讓父之莖意在保全善類耳君子猶且識之况李固杜  
喬被誣下獄瓊不力爭坐視冤死尚以鄧禹比梁冀何  
辭以謝賢者於地下他日冀誅乃始畧言則亦晚矣王  
冀爲黃門所譖李固奏記梁商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  
梁商言之因以脫冀於虎口瓊視固言寧不有愧卑超  
用事四侯轉橫瓊亦依違無策豈李固杜喬之禍遂  
慕胡廣趙戒爲人乎夫君子寧爲李杜死毋爲胡趙生  
盛名如瓊而亦浮沉乃爾殆未免於處士虛聲之議矣

杜密

杜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而以同郡劉勝閉門掃軌知善不薦聞惡不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爲罪人余謂杜密失言矣夫君子思戒出位言貴以時出則治人處則治於人此定理也若使薦善舉惡以侵有司之事賞罰二權攬爲已有不幾越俎代庖乎語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觀太守王昱亟稱劉季陵爲清高士則其厭薄言者可知矣密乃頻頻陳託所言雖公不亦躁瞽乎漢末濁亂利在養晦故徐穉與茅容飲容問國家事則不答更問稼穡則答之

達觀樓集

卷九

三十

管寧往依公孫度每見語唯經典不及時事祁原清議以格物則密遣逃歸司馬德操遇人問詢則輒應曰佳其妻曰人有疑而質君何得一槩言佳曰如卿所言亦復佳彼徐穉管寧德操絕不臧否一人又豈無見而然哉身處亂時不得不緘默避禍也劉勝括囊正爲得之杜密反目爲罪人可謂失言矣

蔡邕

蔡邕始諫三互之法既諫鴻都之學指斥宜陵孝子終因災異疏刺乳母趙婕妤門史霍王常侍程璜直節稜稜可謂不負所學矣及爲董卓威劫甘心事之死猶嘆嗟

何前後兩截人乎天下人固難知知人亦不易使邕死于未事卓之先儼然直臣矣若使闕雲長降曹即死温太真混迹王敦時即死顏杲卿受安祿山金紫時即死誰知其賢哉

王允

董卓何人蔡邕悲嘆其死乎王允收附廷尉未爲不是馬日磾議其無後人亦以日磾言爲然不知此以成敗論人耳制作國典固不可廢邕之附逆如此可謂善人國紀乎

昭烈取劉璋

達觀樓集

卷九

三十一

程子曰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余謂昭烈無成故見取璋之失若使果大有成則如龐統所謂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安見取璋不可哉夫劉璋之存亡與漢室之存亡小大輕重必有辯矣釋璋不取而令他姓得之璋與漢而兩亡孰若取璋而令璋與漢兩存乎昭烈不當取劉璋則光武亦不當武更始更始不貳漢不能興劉璋不取漢不能存議者怨光武則不得獨嚴於昭烈何者義當權其大且重龐統之策未爲失也夫惟漢止於蜀而劉璋不國統策未踐故見昭烈之非然余謂未可以成敗論英雄也



諸葛武侯戒子書

主靜之學先儒以爲獨闢於濂溪然觀靜脩之訓研精  
理性之語武侯先已得之矣誰謂亞聖沒道不傳必待  
宋儒繼統哉余嘗謂武侯出處大節固爲三代以上之  
人物矣即其娶婦擇醜女相國無餘財教子以澹泊寧  
靜之訓是皆異於誠正脩齊用力者不知宮牆俎豆何  
獨見遺也豈以申韓訓儲少之乎夫孱王利剛克因病  
而藥所謂權宜蓋即孟氏好貨好色好勇之對設法引  
君以當道耳寧爲孔明本意哉刑家多刻而取怨乃蜀  
民之戴孔明如父母則其任德而非任法可知也故千  
達觀樓集

卷九

三十二

載豪傑如孔明與文文山兩人似當躋之諸儒從祀之  
列以見聖門之學不重著述而重力行文文山曰讀聖  
賢書所學何事夫以忠孝仁義死而後已爲實學而尚  
不謂有功於仲尼乎

襲許

袁強曹弱頗類楚漢而曹操遷許根本實淺尚無高祖  
闔中之深固故曹劉連兵田豐勸紹襲許官渡之戰許  
攸勸紹襲許最後操征烏桓深入夷鄉劉備又勸劉表  
襲許此皆事機大肯綮紹表俱失之安得不敗獨孫策  
謀定部署未發竟爲刺客所中而不果嗚呼操有天幸

哉使策與周瑜不死操業未必能成矣

袁紹

秦穆喪師而悔不用蹇叔之言高祖困於平城而赦婁  
敬曰不用公言乃困於此袁紹則耻田豐之言中而必  
殺之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辛憲英

三國之時人才輩出即婦人女子亦多奇事如孫翊之  
妻夏侯令之女王經之母豈不凜然烈丈夫至如辛憲  
英者才識尤高曹丕以得嗣爲喜則料魏祚之不昌司  
馬懿閉城門據武庫人以反告則料懿誅曹爽必克且

達觀樓集

卷九

三十二

論其弟辛敞以赴難鍾會伐蜀則料會有異志其子羊  
琇參會軍戒以仁恕俾獲全歸見何超卓也且其議論  
正大不詭即儒者不過是憲英絕勝一男子矣

魏文帝

劉惔拒關賜布百疋董宣強項賜錢三十萬趙王良爲  
帝叔稍橫越即聽鮑永之劾光武容臣執法有如此者  
若鮑助執郭夫人之弟曹丕請之不得後竟中之以法  
何臨哉漢魏延促即此可卜

吳將

蔣欽與徐盛有隙及欽持諸軍節度稱盛忠勤膽畧爲



萬人督曰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陸遜部伍東三郡得精卒數萬人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遜復薦式佳吏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豈可復毀式以亂聖聽江東將相若此宜其興矣

### 司馬孚

司馬孚得爲忠魏乎曰否孚亦亂賊之黨耳烏得忠夫師昭弑逆孚而能以大義滅親密圖誅之如石碯之於子厚其上也正言諫止諫之不得奉身而隱如范粲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其次也奈何君弑國亡徒爾涕泣畧無片言責善終且晏然享有王爵乃曰吾爲大魏純臣

### 達觀樓集

#### 卷九

三十四

有魏貞士誰其信之哉家則逆臣之叔父國則天子之太傅親且尊矣倘欲存魏有機有權家庭內潰剪逆非難即不能然師昭必且狼顧而不敢計不出此豈非同爲亂賊乎

### 王祥

荀顗何曾與王祥同詣司馬昭顗曰相王尊重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疑也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乎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爲也果若所言祥亦自知臣魏而非臣晉矣夫三公屈膝以拜人固爲非禮司馬弑君篡國三公坐視而以社稷輸人此

爲禮乎非禮乎祥何不以抗禮之氣力折之折之不得則死之夫已甘心臣賊而猶吝一拜禮捨大謹小而曰吾盡三公之道何異掩耳盜鈴乎語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祥性至孝而仕魏不忠殊不可解胡庶恭遜謹恪華子魚淵清玉潔褚淵家無餘財馮道清儉寬弘則皆似祥而甚焉者也故人品當取有風節而小廉小德不足稱也

### 羊祜杜預

晉初功臣羊叔子杜元凱信爲首稱然叔子不附中朝權貴元凱在鎮則數餉遺洛中曰吾但恐爲患非求益

### 達觀樓集

#### 卷九

三十五

也此雖保身之機權終不若叔子之守正

### 張華陸機

晉惠昏亂凶后煽禍宗室自戕此何時哉而可仕耶張華拒子臆之諫陸機拂顧榮之勸所謂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山莫之知避者平日博學高才所讀何書耶

### 陶侃

晉之渡江以後將帥當以祖逖爲第一溫嶠次之陶侃其在三四之間乎峻約之變赴義不勇而以不預顧命爲恨視逖擊楫中流與嶠灑泣登舟急討賊而緩拜官

者固已霄淵矣。逃所對敵石勒，石虎偏師渡江，有以叔河南覺後趙侃雖破陳敏，走王機討郭默，然皆么麼小寇耳。非勒虎比，蘇峻則藉衆力以平之，非侃顧功獨其勤，政務實不自暇逸之精神，有可嘉尚然才品尚居遜嶠下，梅陶乃曰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及不大過情乎？

### 王導

晉室中興，識時務而持正論者，其惟陳頤乎？觀其遺王導之書告元帝之言，與請停已亥之賞，大都考功實抑浮泛，肅紀綱重名器，種種謀謨，此相材也。奈何大器小

### 達觀樓集

### 卷九

三十六

用俾守一郡，平至具大略，而可獨寄進取之任者，莫如祖士雅。士雅經略中原，帝僅給以千人廩，布三千疋，又不給鎧仗，使自召募，勢亦微矣。已而擊楫渡江，收復河南，練兵積穀，圖取河北，石勒梟雄一時計窮，無施境土漸蹙，甘爲脩先墓，斬叛將以求媚，悅向使元帝委任如漢祖之於韓信，光武之於耿弇，而又命溫太真、陶士行分道並進，爲之羽翼，趙何有哉？乃以虛名無實之戴淵一旦統之，何失策也。夫當時相元帝而稱謀主者，非王導耶？導始勸帝收人望，結人心，願樂賀循，尚且見用，又以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以折諸名士，乃令陳頤不得

相於朝，士雅不得盡其才，此豈蕭何薦賢爲國，鄧禹任使諸將各當其才之比哉？嗚呼，晉之興於江左者，導之功而晉之終於江左者，導之罪。

### 宋文帝伐魏之敗

將者三軍之司，命將不知兵，以主予敵，況強如元魏，宋欲伐之而可不先擇將哉？文帝有志中原而殺檀道濟，亦既悔厥心矣。然道濟雖死，當時豈遂無人沈慶之、蓋亦道濟之流亞？觀其料敵審已，鑿鑿中窾，後爲武陵討邵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稱神兵，可謂才智過人矣。向使不遣王玄謨而任慶之爲將，何至嬰兒舞槊，春燕巢

### 達觀樓集

### 卷九

三十七

林乎？慶之諫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此言明有毛遂自薦意，下此則宗慤、柳元景亦可委用，棄而不任，謂之何哉？愚謂宋文伐魏之敗，不在不量力而在不擇將。

### 夜殿之變

賈妃一日殺四嬪，楊后救之，卒有金鏞之餓，宋邵巫蠱事覺，文帝赦不誅，卒有夜殿之變。優游養亂，貽笑千載，不謂宋文而同婦人姑息也。漢丁鴻曰：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旨哉言乎。

蔡興宗

孝武狎嘲公卿獨憚興宗不敢媒慢子業狂暴明帝猜忌當時大臣人人自危而興宗獨以方正全其身劉宋人物其特出乎類竣周朗沈懷文王景文沈慶之柳元景雖有風節然皆以直賈禍矣

高歡宇文泰

高歡宇文泰二人孰勝曰高歡勝以臣節論歡雖廢兩君尚未弑逆泰則弑君至再矣以霸業論歡起徒步取大位能討爾朱氏而滅之泰以將軍都督之權據魏國之半不能進取東魏之咫尺僅能禦敵耳以智略論歡

達觀樓集

卷九

三十八

知侯景之必亂又知慕容紹宗之堪效侯景泰以克憚宇文護輔佐世子以遺後患何無知人之明乎泰非歡比明矣兩人雖教手不無優劣

梁武泣罪

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文中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常平唐太宗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司馬光曰赦者利少而害多此皆確論故吳漢以無赦告光武孟光以數赦責費禕樂運以普天大赦諫周天元見誠備矣梁武慈悲踈簡刑法雖謀反事覺亦泣而有之

卒致王侯縱橫白晝殺人暮夜剽掠是果何益於治乎夫大禹下車泣罪未聞泣宥防風氏仁豈一槩姑息之謂梁武真愚哉

李密

李密初從楊玄感爲畫三策上策乘天子征高麗長驅入薊扼其咽喉欲使不戰而降次策鼓行而西直取長安據險而守以覆天子之根本此皆取天下之大略知識超矣惜乎玄感不從耳既而密據洛口取黎陽兵食俱足州郡響應而泰山道士徐洪客勒密乘機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此即密之所勸玄感入薊

達觀樓集

卷九

三十九

者前能策人而後不能自策何爲也無乃勝則驕驕則知昏而不覺豈非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器哉且移檄數隋而降隋不能爲項羽解甲歸唐而叛唐又不能爲竇融密之所爲無可稱者

六月四日之事

唐之首倡大謀晚成大業大抵皆世民之功矣然世民取天下之大略則有三晉陽之發雨火糧乏唐主議救根本而世民請趨咸陽是以得據形勝以制天下滑州之失賊勢猖獗唐主議棄河東而世民請復汾晉是以卒破武周而挫北狄突厥入寇朝士無策唐主議焚長

安遷都避寇而世民力請將兵禦之竟以數年之期係  
頤利之頸而定三百年之帝畿是三者皆闕事機成敗  
天下安危使非英雄大略以處此必不支矣淵無世民  
其可帝乎說者謂建成元吉止如象之有害舜非如管  
蔡有害於天下余謂不然楊文幹之反成世民之身滅  
則文幹爲侯景建成將爲蕭正德而唐主遂爲梁武帝  
又使元吉先剪秦王次及東宮之謀成則胡亥楊廣合  
爲一人毒痛四海之禍固克殘之性所饒爲唐之爲唐  
未可知也豈止害中世民而不及於天下哉故夫建成  
元吉真一管蔡也世民情無周公之德而行周公之事  
達觀樓集 卷九 四十

耳 且盡誅建成元吉諸子不能如周公封蔡仲君子不滿

太宗黜陳師合權萬紀

人主之聽言固不可無虛受之畏亦不可無分別之明  
否則讒口害公辯言亂政未收言之利先受言之禍矣  
陳師合毀謗房杜流之嶺外權萬紀以宣饒利爲言黜  
之使還家太宗可謂明於聽言矣

許敬宗

帝即之問竇德立不能對許敬宗以能對自矜曰大臣  
不可以無學言誠然矣不知大臣所謂學問者以道事

君乎博聞強記而已乎敬宗論賊后害忠良喪社稷罪  
不容誅尚言學耶德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  
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此言雖善尚未足以折敬宗

尉遲敬德

世每以推埋目武人至如敬德所爲有道君子亦何異  
乎建成元吉密以金銀器一車餽敬德敬德辭不受以  
告太宗太宗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太  
宗後欲以女妻敬德敬德曰臣妻雖陋相與其貧賤久  
矣臣雖不學然聞古人富貴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帝  
乃止夫輕厚利辭帝女古今儒者曾幾見至晚年杜門  
達觀樓集 卷九 四十一

達觀樓集

卷九

四十一

謝客學延年術以免禍則又深明知止知足之道者楊  
震宋弘賈復韓世忠之高識敬德兼有之矣無論遠過  
徐世勣即李靖當拜下風

張鎮周

人以張鎮周執法不私故人與漢蘇章俱爲薄道余謂  
蘇薄而張厚不能無異蓋章已按實故人奸贓罪在不  
赦初無訓戒保全之意復與宴飲是宴飲之時已存誅  
故人心多一經營矣欲執之而故厚之明欲借此賣直  
耳夫豈虛公無我之道哉若張鎮周都督舒州則不然  
身就故宅廣召親故酣宴十日贈以金帛泣與之別曰

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以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爾此蓋惟恐親故有過而爲此言以勉飭不使干國意則厚矣宴而贈贈而泣泣而戒以言保全故人之誼既懇且盡後雖犯法無縱自是國憲官守所宜然豈爲薄乎且章所按故人則部中一人耳鎮周所治故人則桑梓之一州部中一人以情勝法猶無大害桑梓一州以法徇情其何以治是鎮周執法不可已而章則可已也夫時勢不同而又有有意無心之分用情不用情之別故曰蘇薄而張厚也

姚元之

達觀樓集

卷九

四十二

姚崇雖爲救時相而論媚逢君過亦多端要其識見未大故爾何以驗之武曌之廢人神胥悅尚以未正顯戮爲遺憾崇獨感咽流涕此何異於蔡邕之哭董卓哉所見如此宜其相業之小成也

唐宗二事

唐宗去中宗無甚遠然可爲後世法者有二事宦者閹興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朝隱繫之獄上聞召見勞之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宣示朝隱所爲且下制曰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太中大夫賜中上考此可爲後世法者一侍御史楊孚糾彈

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湏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御史繩奸惡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爲奸惡所噬矣此可爲後世法者二

唾面自乾

士君子即處無道之時欲爲自全之術然立身行己自有法度危行言遜犯而不校此明訓也何至唾面自乾哉推此一念卑賤之事何不可爲丁謂拂鬚鄧通挫癢郭霸嘗糞搥出無耻一念而已說者以此爲婁師德之美事予恐士風瀾倒恒由於斯不能無辯

劉仁軌

達觀樓集

卷九

四十三

聖人之道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怨以德報則非用情之正矣仁軌浮海運糧遭風失船李義府以軌按畢正義之私憾陰嗾鞠獄御史袁異式因事除之異式諷軌引決此正殺人媚人之小人軌後爲大司憲即云不念舊惡舉觴示信可矣何至薦之爲大夫假公爵以報私德猶且不可況報怨乎報君子而借名器已涉私心况所怨又係小人乎杜易簡謂其矯枉過正余曰仁軌此舉非爲過正枉而枉者也

張巡

巡之將略平古罕匹而忠義激烈使民效死不去所謂

崔祐甫

崔祐甫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上謂之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爲然愚謂邪奚舉子牛狄仁傑舉子光嗣曹彬舉子瑞謝安舉任玄呂蒙正舉任夷簡親故何嫌之有哉但以公心出之則爲薦賢以爲國私心出之則爲徇情以植黨故有邪奚諸公之心則可否則毋以祐甫爲口實也

德宗

史稱德宗稅政有三曰姑息藩鎮寵任宦官專事聚斂

達觀樓集

卷九

四十五

予謂三者之弊起於邪正不決趨向不端耳李泌陸贄李晟諸人明知其爲君子而常踈盧杞張玄賞裴延齡明知其爲小人而常親君子貞亮雖有成效而不賞小人蠱惑雖有顯迹而不誅如此稅政安得不多哉若憲宗用閹宦好進奉亦豈有大異于德宗但一邪正分明趨向不謬遂能中興故人主以親賢遠奸爲第一義

李璣

李璣發父叛謀以告君及懷光敗璣以死謝說者謂遭君父之變而能兩全臣子之道璣爲賢愚曰璣於君誠忠矣於父則何可訓哉君親稱兩大而黨父危君之非

忠與首父媚君之傷孝亦稱兩罪大義裁親石碣行之

子璣乃行之父竊恐天理有未合而良心終覺弗安矣然則從父背君歟曰有君背之奚其可然則何能兩全子君父曰死一也中節爲難璣與死於父敗之後身隕而無補孰若死於父謀未發之前圖維萬一乎爲璣計者惟有死諫一着乃可兩全曰璣已諫而力竭無可奈何矣曰璣於此時何不即以三尺自裁於父前父或因此徹悟則大幸也是以已死易父生而又貽君安所謂一死重於泰山也父即不悟而我先以諫死既不附逆以傷義亦免首父以傷恩君與父豈不兩有辭乎哉至於父敗而死死晚矣斯不足貴矣宋儒有謂德宗誠惜璣宜先詔馬燧赦其子則懷光必不令璣死璣亦可以無死者噫璣死尚不滿人意璣生尚復爲人乎

魏博

王武俊之殺李惟岳德宗吝惜節鉞遂致武俊怨叛河北兵端于是再起田興魏博之舉向非李絳力言亟除節度使以慰輿又厚發內庫錢宣賞軍士人心失望能必魏博帖然永順耶耶蔡諸鎮說田興無異田悅說武俊然而彼叛此順朝廷處置異耳可知賞罰二典信不可失失罰則如平盧之赦李懷玉而用侯希逸人乃不

達觀樓集

卷九

四十六

畏天子之威失賞則如王武俊之援圓練使又削德隸二州隸朱泚人乃不懷天子之德

牛李

維州之當受先儒論辯已悉受後吐蕃脩怨誠難保其不入寇然以文饒揮霍高才豈不慮始慮終而有善後之圖哉是非利害僧孺豈真昧者特與德裕有怨忌其成功軋已故爲是巧言排阻朋黨角立之害至此乎挾一己之私隙而不惜以人國僥倖也可知廉頗之於藺相如蕭何之於曹參寇恂之於賈復馬燧之於李抱真抑氣從理終爲賢者一流人哉

達觀樓集

卷九

四十七

司馬承禎

陰陽術數道家之所有事司馬承禎不以告君過人遠矣其言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安肯勞心以學術數又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此皆有道粹語較廣成窈冥昏嘿之語尚爲過之至指終南爲疾徑深破千古仕宦隱微深痼之病承禎其陳搏同流乎

後唐後晉

唐晉成敗決於契丹之赴援舉足左右便有輕重故敬瑭未反之先從珂當如呂琦之策歸剌刺厚禮幣以和

契丹契丹已受唐賂則必不受晉賂矣河東無援寧敢輕于舉事乎敬瑭既反之後則又當如龍敏之策立夷族李贊華爲契丹主遣鎮兵送歸國契丹內顧則晉安圖自解敬瑭亦豈遽能南下哉兩策皆善敏策尤奇唐主不決固知執政之誤國矣

郭威

五代將帥大抵以攻城勇戰爲先務而持重好謀則希有獨郭以圖李守貞於河中不急攻城惟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其無食而後攻其守鄴都備契丹也則止令邊將飭疆場嚴守備寇至堅壁清野以待之老成持重

達觀樓集

卷九

四十八

有古良將風矣求之五代惟王晏球克定州頗似之餘俱無聞夫以威之將略超出當時如此又使兼領樞密以外制內厚樹恩收人心漢欲不周得乎

王朴

王朴開邊之策首江南而後及河東曰攻取之道必先其易此即李絳告憲宗舍恒冀就申蔡之意其策攻唐也欲以輕兵擾無備之處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俟其疲困而後大舉乘虛此即子胥謀以三師肆楚高頴謀以虛聲掩襲困陳之意夫攻不於易德宗所以失威於田悅大舉伐國不爲迭出之計符堅所以喪師於謝



玄然則朴誠知兵矣乎

宋太祖

李牧備趙北邊市租盡輸幕府爲士卒費乃能大破諸胡武侯南征收用孟獲以夷治夷而後南人不復反宋祖初興南北兩患其擇帥以備西北不但假之以便宜而又富之以貲財使得募死士占敵情以是西北無虞得以盡力於東南其御南蠻則擢從人秦再雄爲辰州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以是懷來諸夷荆襄無復邊患蓋北用李牧之雄畧南祖武侯之長算英雄大識上追千古宜其混一宇內克繼漢唐乎

達觀樓集

卷九

四十九

趙普

人臣之義交不越境趙普前受南唐銀五萬矣後又受吳越瓜子金匪獨濫交非庶萬一人主因此疑其有異普其能保首領乎予於是益信宋祖之偉度善盡人才之用他日與普論宰相思及桑維翰普曰翰愛錢帝曰已用其長自當護其短窮措大與以十萬貫塞破屋子矣諒哉人主用人之道哉若憲宗有一杜黃裳竟以愛饋小節罷之有愧宋祖亦遠矣

神宗用李憲伐夏

高崇文之擒劉闢李德裕之平澤潞俱以不置監軍取

勝魚朝恩一觀軍容九節度大潰相州吐矢承瓘一討王承宗憲宗挫威然則宦者預兵之利害可鑒矣宋人立國原無唐人之強勢每襲唐人之敗局諸路鈴轄既已盡用宦者靈夏之役又以專屬閩人李憲會此可以得志夷狄乎狄武襄征廣南仁宗欲使內侍任守忠監其軍梁達諫止武襄因以破僂智高此固祖宗故事所當師法者神宗不法何也

范純仁

元祐之時正人彙進邪黨退逐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蔡確賦詩怨望執政議置於法

達觀樓集

卷九

五十

純仁又言聖朝宜存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寬誅大臣此皆長者之言矣予獨惜其慮疎見淺用之不當其人而失仁人放流之道耳夫呂惠卿章惇蔡確輩何等小人也確本危嗣君反以策立勲欺天下而以屬意岐王顯誣宣仁何等罪狀也好黨即使投禦魑魅何足惜而確即使登時斧鑕寧爲過忍耶舍垢納污舍短取長之說此以論於尋常宵小抑或偶爾註誤尚可改圖則可耳豈所施於窮克極惡如確輩者哉丁謂爲山陵使內侍雷允恭以宜嗣故穿地移穴當時謂雖唯唯豈真包藏禍心欲移皇堂於絕地然王曾



借此深誦罪人不議其誣且刻何者謂巨憝也迷則社稷安不迷則社稷終不安何必過執小信以妨大計也夫以小信妨大計能權者正不爾況於確罪著明而欲姑息亦過矣抑愚於此有感任事之難焉高后女中瘞舜一洗熙豐之亂形布爲元祐之治象論德較功母后孰比乃老奸擅國之一語幾遭追廢德盛見謗功高不賞母后且然況臣子乎

汴宋

金人圖汴談宋事者居守出幸孰便乎曰周之失計在東遷而太王避狄以圖存亦爲權宜之善計要在審局

達觀樓集

卷九

五十一

度勢着有先後焉初韓離不孤軍深入僅僅六萬人而宋勤王之兵且日集此時金帛牛馬勿以賂虜而以犒師制敵有餘矣何遽出幸輕以社稷予敵哉則李綱之請留守者是及金人再舉則韓離不粘沒喝兩路俱集四方援兵已爲唐恪耿南仲遣還無一至者矣城中金帛又爲賂虜括盡此時即欲嬰城自守其勢何能以必全幸有張叔夜將兵三萬入城合之城中衛士弓弩手則近十萬矣正宜借此突圍幸襄以圖幸洛幸雍可耳尚引周室東遷爲辭乎則神師道唐恪張叔夜之請出幸者是不觀博者乎敵子未還戶牖宜固敵子既逼亦

須先開一路使帥得以遊移轉徙而後可否則閉局矣宋人坐以待斃何以異此嗚呼虜之初據牟駝岡則每夕兵擾分道絕餉之策甚善也既而解圍北歸則邀情扼河之策甚善也以二十餘萬勤王兵坐視六萬虜滿志而去何怪胡馬再來哉

呂好問

南宋之興人知呂好問之功矣第以邦昌僞命爲嘗議余謂不然武后革唐狄仁傑委身事之君子原其存唐之心故不咎其仕周之非若好問心迹更異是邦昌命官皆以權字冒其首猶未確然爲帝若武氏比好問雖

達觀樓集

卷九

五十二

汚僞命文書獨用靖康年號猶未委身邦昌若梁公之事竊周比其意蓋曰彼權命此權受耳委曲幹旋以俟虜退而後正言讜論以責邦昌之反正此其心亦苦事亦明矣尚以喪節爲疑乎金人初議本欲留兵衛邦昌又留一李董統衛兵倘非好問設言諫止則邦昌有兵可恃此時即一劉豫矣安肯遽戴康王而康王後有虜逼前有邦昌作梗即中興豈易措手哉蓋惟混迹於邦昌而後言信於虜帥寧武愚不可及者好問有之矣人皆知慕狄梁公不知呂好問予特表而白之

金世宗

管仲諫納鄭世子華齊桓以霸周世宗不受清源節度使留從效之貢南唐愈服說者謂管仲幾王道而世宗無偏無黨幾於大邦畏威小邦懷德矣若金世宗尤可嘉夏相任得敬脇主分國則不許高麗將趙位龍以四十餘城叛附則不受公平正大之氣象漢唐以下幾見乎即此二事謂之小堯舜信不誣矣

楚材

漢高祖入關諸將爭取財帛蕭何獨先入丞相府收蓄籍以是知天下戶口之數唐太宗每克一城諸將亦爭取貨惟玄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開國元勳氣象殊嘗考元太祖滅夏諸將爭掠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既而軍士病疫得大黃可愈所活萬人噫孰謂夷虜得人不比隆漢唐之傑乎

達觀樓集

卷九

五十三

達觀樓集卷十

豫章鄒維璉德輝甫著

論

薦舉論

鮑叔薦管仲於桓公而桓公卜相於管仲則舍鮑叔薦隰朋翟璜薦李克於文侯而文侯卜相於李克則舍翟璜薦魏成夫古之君子公義爲先私恩爲後仲與克者豈薄知己之恩哉量能而不處友以非任程才而不強

達觀樓集

卷十

友以不堪則愛君亦所以全友全友所以報友也藉令友所不勝而以私恩害公義無論誤國抑且誤友可謂交道乎范曄嘗德王稽鄭安平薦之爲將而廢武安君後竟何如善乎李元克謂翟璜曰子之言克於君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直而確矣愚曰翟璜之責報范曄之妄舉非也因德而比周感德而不報亦非也左雄薦周舉爲尚書雄舉馮直爲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劾雄曰不敢阿君以爲君羞梁不疑舉張陵孝廉陵劾梁冀帶劍入省曰申公憲以報私恩此可爲薦於人者法張安世嘗薦一朝士朝士詣謝安世大恨以爲薦賢豈有私謝

羊祜典樞要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曰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此可爲薦人者法韋溫謂弟渙曰高公甚欲與爾一而一面卽爲御史矣渙曰恐天下無呈身御史此可爲候薦於人者法宋弘薦桓譚譚爲帝鼓瑟見弘失其常度弘免冠曰臣薦譚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此可爲期所薦之人者法趙宣子舉韓厥爲司馬而厥戮其御宣子曰可以賀我矣呂岱薦徐原爲侍御史岱有得失原每諫諍又公論之岱曰是吾所貴於德淵此可爲待所薦之人者法陳平不肯受列侯之封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徐孺子

達觀樓集

卷十

二

公子目夷論  
春秋圖霸諸大夫時每覽稱管鮑趙狐之輩不稱公子目夷蓋宋霸不足矣其臣勲名何能有過諸人乎然霸佐之中實以目夷爲首稱何以言之讓國不居凜平泰伯夷齊子臧季札之高節不是過也宋公執鄆子用於次睢之社則曰齊桓存三亡國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用人誰饗得死爲幸宋人圍曹則曰文王伐崇三旬而不降退修德而伐之因壘而降君孟內省君德無闕而後動夫貶齊桓慕文王懇懇以三代盛王易其君見卓矣宋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則料小國爭盟之必禍泓之役宋人成列楚師未旣濟則請乘機先擊孟之會宋公楚子期以乘車則曰楚強無義請以兵車使君聽之取威定霸反掌間耳何至傷股見執爲天下笑乎及君執而國危矣內守疆圉外拒強敵隨時應變楚終不能有加宋此非易易者宋襄囑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則曰君雖不言國固臣國楚執宋公以伐宋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對曰吾賴社稷神靈國已有君蓋謬辭欺敵陽以絕楚望而陰爲釋君地何智乎昔者漢高解此而有分羹謾語我朝已已之變于肅愍郭定襄解此而主社稷爲重則皆目夷成筭耳楚釋宋公

達觀樓集

卷十

三

公走衛則曰國爲君守迎公歸始終讓國之真心可質  
鬼神嗚呼目夷才識管仲趙衰何能過乎而品端心正  
有三代風則遠非管趙諸人能及者使襄見用功烈當  
在桓文上惜乎襄暗而懷也

黃霸論

史稱漢興治民吏以霸爲首及爲相功業損於治郡時  
以予觀之霸無相器漢吏霸不能首霸蓋寬和有餘剛  
直不足而有媚骨者潁川之治先教化後誅罰得稱第  
一凡以霸繼韓延壽綱紀法度有可因循易爲力耳至  
鳳凰多集潁川霸獨以此蒙褒賞賜爵關內侯則真張  
傲所謂挾詐僞干名譽矣同時循吏如朱邑龔遂尹翁  
歸趙廣漢韓延壽不言鳳凰何損治行也然皆不能得  
侯爵或反罪戮則以霸善逢迎而諸人不善逢迎也夫  
鳳凰非真有也霸之巧設也非巧設則誤認也至於丞

相何職而欲以京兆尹舍之鵲雀爲神雀以上聞耶野  
鳥爲鸞高德儒以欺隋煬者而霸蹈之逢迎何甚哉且  
宣帝貴許史以基外戚之禍丞相宜諫矣况史高貴重  
尤當防漸霸復薦高可爲大尉欲使得握兵柄何心也  
元帝時史高朋比恭顯以殺蕭望之諸周堪劉更生下  
獄此何人也霸推轂之當時海內賢才不乏人未見霸  
有所舉而獨越職舉高得非孔光張禹杜欽谷永之媚  
王氏耶弱翁爲相四方災變逆賊輒奏上但借許史以  
爲重君子猶謂說遇獲禽霸視弱翁又甚矣曰然則霸  
爲何如人周公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

民必歸之霸有言曰凡治去其太甚者耳則是平易人也以此治郡故得令名而其逢迎一念終爲治郡一瑕玷而又何以相天下蓋大臣以道事君不輒徇人楊子雲所以重許魯兩生道不足而媚存則中庸之胡廣模稜之味道滿朝徽之章鑑望塵伏謁之孔光以至販國賣主之馮道皆此類人故曰霸無相器漢吏霸不能首也

黨錮論

東漢諸君子忠憤殺身人以矯激病之矣余則悲其遇憐其志嘉其功而不敢病其爲非夫桓靈何時哉閹熹薰天朝廷郡國大小官吏非閹子弟郎閹親戚非閹親戚即閹知交黨與暴橫貪殘百姓冤無所訴乃始相思爲盜向使諸賢不痛抑黃巾之亂豈在靈帝末年乎黨人存民生猶有恃社稷猶不危黨人死而後張角起群雄出漢氏遂亡是民之從盜與從逆閹宦賊之也漢之可亡而緩亡諸賢激烈之力也雖殺身無補於國勢然除奸誅貪小民賴以生全則甚多可謂無功於漢乎當

此之時天下賢士盡爲徐穉郭泰申屠蟠乃可耳然人好遯國與民生亦奚賴不得不有任天下事之人既難盡隱則痼疾欲治藥必瞑眩否則阿媚即胡廣矣浮沉依違亦黃瓊矣胡廣漢賊也黃瓊亦何益治亂哉故余於黨錮諸君子悲其遇憐其志嘉其功而不敢病其爲非也或曰俊厨顧及名目不可以罪乎曰郭林宗危行言遜者名列八顧之首彼豈自伐以上人蓋此自天下人尊尚之要非諸賢自相標榜也

唐太宗論

自古好名矯情之君莫如唐太宗而太宗瑕瑜不掩短長互見不能純主而亦不圓中主者則亦惟此好名矯情以致之曷言乎好名矯情也內苑吞蝗剪髮賜勛此固已情之所難而勉強矯之者縱囚復歸悉赦未誅此又人情之所難而幾倖矯之者矯已情並欲矯人情而矯人情亦係矯已情總之噉名一念所爲也鄭氏以美聘克華武氏以美納後宮楊氏本巢刺王妃以美致恩寵帝豈真能遠色而兩出宮女三千人魏徵以廷辱而欲殺皇甫德參以諫修洛陽宮而欲罪帝豈真能如湯

達觀樓集

卷十

八

改過不吝然每賜金賜馬以旌徵賜絹遷秩以旌德參兵外叔父避暑九成帝豈真慕舜文之孝思而生日則罷宴樂盧祖尙張蘊古劉洎張亮輩立時暴刑帝豈克寬而克仁而齊人段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則赦不誅此皆爲名所使遂能矯揉本性以從理諸如此類君德由成何忌好名哉至於宸翰豐澤自矜文學欲以壓詞人機辯俊捷動引古義欲以折臣工技癢爲將親征高麗欲以善將高千古是皆好名而失者則帝瑕瑜短長大畧好名所致可知也唐秘史稱司馬光作通鑑筆削太宗本紀忽有衣黃袍者至前曰先生幸善書光起

持筆知爲帝也伏地對曰陛下穢德彰矣臣願可取筆不可奪須臾帝不見嗚呼好名若帝數百載後精爽不昧此亦事理之或然者也

達觀樓集

卷十

九

縱囚論

唐太宗縱死囚三百九十人遣歸家期以來秋就死諸囚至期皆詣朝堂太宗盡赦之歐陽論其不近人情上下交賊以成此名可謂老吏斷獄南山不移矣然未悉其矯情求名之根本本何在在於隋時王伽爾王伽爲齊州叅軍送流囚季叅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中途伽曰卿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綬固其職也重勞援卒豈不愧心因慙謝伽乃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前却吾當爲爾受死遂捨之去囚感悅如期而至無一叛者隋文驚異召囚宴而赦之且下詔曰

達觀樓集

卷十

十

使官盡王伽民皆季叅刑措其何遠哉擢伽爲雍令夫太宗之去隋文不過數十年時至相近也事則天下所艷稱人所親耳而目也太宗好奇之主近代奇事如王伽豈不留覽三百九十人豈不傳知卽三百九十人不盡知而三百九十人之鄉黨親友豈得不知知則猜度希冀彼此相約而歸以圖倖免情所必至矣上之縱也顯以王伽之事示諸囚囚之歸也默以季叅之信隋文之赦望太宗往事在前殷鑒不遠上旣踴躍以逆下下安得不矯強以逆上故曰太宗此舉本於王伽千載之後寧不窺見隱裏哉嗚呼縱囚來歸奇事也王伽創也

太宗因也創難而因易則太宗未足奇而王伽乃足奇者也

達觀樓集

卷十

十一

達觀樓集卷十一

豫章鄒維璉德輝甫著

辯

趙盾辯

春秋一書揭大義誅亂賊耳亂賊而可誅聖人正書以垂戒亂賊不足誅而事有開亂賊之漸與同亂賊之歸者聖人變書以垂戒正書變書均義也夫義者隨時化裁以合道不膠一途而泥一法之謂也程子曰春秋大

達觀樓集

卷十一

義數千炳若日星其微詞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蓋卽此意趙盾事歐陽反覆辯論不啻詳矣余謂春秋之旨則不然蓋許止書弑卽眞弑不與盾類盾未弑君而書弑所謂變書云爾何以知之曰以衛侯出奔之書而知之孫林父甯殖逐衛侯立公子剽以臣逐君罪莫大矣春秋則書衛侯出奔齊不書林父甯殖出其君是何舍臣罪君耶解者曰臣而逐君罪已明矣君而見逐無乃縱於民上肆其淫虐而失天地之性乎春秋端本原警人君故書出奔然則盾不討逆舍穿誅盾得非聖人變化微權以揭天下後世臣子大義乎何言乎許止之

弑眞弑也悼公飲藥遽殂世子亦遽奔國之儲貳苟無

逆謀何事張皇如云僅不嘗樂聖人自不加之以弑名

歐公言是矣若夫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將謂盾爲司馬

昭穿爲賈充成濟乎則盾忠誠蹇諤素孚晉國公卿大

夫曾無間言卽以盜賊之鉏麇甘爲效死感人何深韓

厥有言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故

趙氏已絕而復續亦由當時君與諸大夫事久論定若

使盾有逆謀厥卽私盾廷臣國人亦豈私盾然則盾不

與謀明矣春秋曷爲書弑乎禮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

夷臯暴虐盾爲正卿幸禍自免置賊不問此豈僅僅嘗

達觀樓集

卷十一

二

藥小節而聖人得不誅意以戒後世哉歐公必引許止例趙盾則過矣如曰聖人加幸弑以大惡似爲深文則林父甯殖何以置之而罪君君之受逐可罪則大臣幸君弑者尤可罪所謂隨時從義不徒紀事也紀事則史在何用春秋也且春秋義以意起事不直書者例甚多如召王不書而書天王狩於河陽卽以莒公子爲後不書而書莒人滅鄆宋殺其大夫而不書名舍穿誅盾此亦可例或曰若子所言卽義亦不當寬首罪彼弑君漏網何倖乎曰趙穿林父甯殖之罪則固不言可知矣聖人未嘗寬之爲可不誅也



女媧辯

史稱女媧義皇同母女弟何以佐帝而竟代帝心竊疑之上古民淳事簡帝以聖德主於上而朱襄吳英共工相皇之徒相與戮力佐於天下治理有餘矣帝豈無可托股肱寄心膂而必任一女弟與此與唐之公主開府何異哉女媧而可嗣帝也又與唐之公主謀爲皇太女者何異哉至於君臨天下則又雉罌所以貽詭萬世者帝之貽謀何踈而媧之婦德何悖也或曰女媧神靈正婚姻誅共工非呂武比何不可君曰程頤不云乎臣居尊位昇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

達觀樓集

卷十一

三

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然則女媧不可以代帝帝之不可女媧代何待辭畢始見乎開天立極之聖人創制立法必憲萬世夫豈不爲嗣統謀而任女弟以起瀆倫之風鳴牝之漸非理也或曰女媧正婚姻號神媒作笙簧置琴瑟功蹟非一佐帝豈無因曰事或有之亦如西陵教蠶邑姜內治之類則可豈得班列諸臣爲帝輔佐而又代帝君天下以愚度之女媧必係外臣非巾幗流當時止以正婚姻故字爲女媧如庖羲有巢燧人等號各以事起後世遂因女之一字誤爲太昊女弟耳若云眞爲太昊女弟必無佐帝代帝之事矣或曰史不足信乎

曰傳記之誤何論洪荒三代以後時時有之淮陰漂母說者謂爲越隱士尹氏卒左氏以爲隱母公羊又以爲正卿唐武衛將軍李君羨名五娘太宗疑應女王武王之識訝曰何物女子武健乃爾倘後訛傳則君羨眞一女子矣夫乘龍之飼代牲之禱盟津之觀太白之懸儒者往往指爲妄如謂女媧可信則鍊石補天斷齋立極聚蘆止瀕之說亦將可信乎

達觀樓集

卷十一

四

矯制辯

信陵矯制以救邯鄲馮奉世矯制以破沙車陳湯矯制以斬郅支宋均矯制以降群蠻古今以矯成功數數矣陳湯之役蕭望之匡衡則罪矯劉向谷永則重矯余謂此皆一偏之論苟悅謂權輕重以制宜曰矯大功小罪之可矯小功大賞之可功過相敵則勿罪亦勿賞議似得乎宋儒胡寅乃謂功有大小矯無大小而以言當封者爲功利則迂矣夫矯烏得無大小人臣自爲權勢而矯則大矣自爲功名而矯則次之忠憤報國而矯又次之事關國家之存亡勢係君父之安危而矯又次之蓋

五

達觀樓集

卷十一

義有是非人有邪正而矯之大小可知矣卽如諸葛出師拜表卽行桓溫出師亦拜表卽行同一拜表而諸葛可與桓溫同論乎鄧禹入關承制封拜鄧艾破蜀亦承制封拜同一封拜而鄧禹可與鄧艾共律乎他如鄭賈弦高獻牛以退秦師汲黯發粟河南虞允文奉命犒師權宜督戰安丙草詔以誅吳曦是皆矯也可以爲罪否乎徽欽北狩武穆奉金牌時恨不能矯而已倘使能矯而滅金狄還二帝將罪其矯乎抑賞其功乎春秋譏遂事爲豪橫戒豈爲忠臣孝子濟危定傾而論哉況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則觀矯爲何人論矯爲何事而大小

分功罪定矣嗚呼武帝不責汲黯光武嘉宋均之功迺賜以金帛英雄明主見何遠大也

達觀樓集

卷十一

六

李泌諫以建寧王爲元帥辯

肅宗欲以建寧王倓爲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泰伯乎後又欲立張良娣爲中宮廣平王爲太子泌曰此陛下家事當候上皇不然後世何以辯陛下靈武意嗟嗟言似有理而實誑國疎禍深矣夫胡雛犯關天地板蕩國家安危繫在元帥此時擇帥止論才否豈以兄弟爲拘哉才可帥也弟亦可將才不可帥雖長難授烏有建寧堪爲元帥而以有功爲嗣之嫌抑而不任之理乎廣平中才耳幸得李郭粗能成功假無良佐而授閫外誤國矣

達觀樓集

卷十一

七

古稱太子爲將宗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有功不加益無功則召禍李克之論四皓之謀已事可知假令廣平喪師失律則既誤國又誤廣平矣曾是爲帥可安儲位乎夫馬嵬之發建寧叩馬留肅宗以圖匡復議論弘大既留未知所適勸以急捨河隴趨朔方往就裴冕衣冠名族以圖安北行屢逢寇盜則自選驍勇血戰衛上上撤珠玉賞戰士則喜及聞泌諫阻其爲帥則稱謝英果才畧彷彿太宗倘使專征或分闔其於克復二京何有且靈武卽位已二年身可帝皇后太子又何不可立而乃斤斤阻良娣之中宮綏廣平之儲位何迂也當時倘

順肅宗意先立廣平爲太子而以建寧代元帥則建寧可免紆兄之疑而張良娣李輔國亦不得借爲口實矣泌之初意本欲以帥定儲而又不早建儲遂使建寧終死讒口豈非設謀不臧悞之哉嗚呼建寧而帝唐業不衰建寧不帝而爲帥夷狄叛寇不足平勝於借助回紇與任僕固懷恩萬萬也天乎泌何尤

達觀樓集

卷十一

八

達觀樓集卷十二

豫章鄒維璉德輝甫著

說

文字

按禪通紀史皇氏蒼帝名頡有唐德創文字文字成天雨粟鬼夜哭伏羲紀又有作書契代結繩之說夫史皇居神農之前矣何稱黃帝史官書契既作自伏羲矣何又稱蒼頡睹鳥跡作書契嘗考神農嘗百草作方書又達觀樓集

卷十二

作穗書若使皇帝以前無文字所謂方書穗書憑何而作以此參驗則伏羲作書契非盡無據然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則明指神農氏歿黃帝堯舜氏作而言也道何遠從豈伏羲草創至頡始備乎抑制各不同如後世鍾王顏柳各一其體乎雖然信史不若信經之爲穩則文字斷起於黃帝蒼頡斷爲黃帝臣

邪術

古有咒詛之禍律有魘魅之刑漢據梁統緣此坐罪况尋常爭訟告許乎古今引以誦人者寃多不曰余直斷

之以理則曰無是事唐太宗時有僧自西域來能咒人立死復咒卽蘇上試之驗以告傅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由此觀之邪術死人或者遠與死命湊合耳非必邪術之力不然既可行之於庸衆何不能行之於正人且咒詛所憑以坐獄者曰符篆旻園木人昭明驚物多出粧陌又况符篆未必能爲祟而人死未必由於符篆哉聽此獄者宜倍慎矣

採金

達觀樓集

卷十二

二

開採之說後世以爲蠹政而禍國是固然矣然禹採歷山之金以鑄幣沮採荊山之金以鑄幣聖人不廢開採則何意愚謂天地自有之利出爲民用不尤愈於頭會箕歛筭商告緡耶雖然古可行今不可行何也古民純今民僞也純則有利而無害僞則利一而害百也

風聞

臺諫風聞言事古初無之起於僞周武氏惡人議已借此箝天下舌耳後世因仍讒口橫行善類蒙冤可勝道哉夫律有誣告反坐之法獨言官誣人則無罪止緣風聞二字可爲避身之符樊流千載信口相嘲視爲典故不祥無實孰過於此卽逃人世之公議已犯佛家之口

業曾謂長厚君子爲之乎善乎我太祖高皇帝聽德之聰也御史有言陶安隱過者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從何知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譽人以此爲盡職可乎立黜御史嗚呼聖王哉

### 治生

許魯齋有言學以治生爲先儒者非之愚謂未可非也蓋治生得道卽是學學豈盡廢生謀枯槁待斃耕稼陶漁舜奚爲哉治生也史曰就時於貧夏就時何爲者夫聖學非高遠天理不外乎人情魯齋以爲入無行義大都著於生理所致夫曰生理則非世俗壅斷之說矣故達觀樓集

### 卷十二

三

曰未可非

### 烏程鶴

煬帝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烏程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得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髦毛投於地時人或以爲瑞嗚呼無道之時禽鳥不得安其生況斯民乎

### 讀書

魏王珪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博士李先對曰莫如書籍然則書籍神智之府乎夫世有博洽之儒無益實用而不學無文者反能斷大事決大議則何故書在

善讀何如耳孫權謂呂蒙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但當涉獵見往事耳蘇綽戒子蘇威曰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孔明讀書畧見大意淵明讀書不求深鮮張華以三十乘殺身悞國趙普以半部論語定天下致太平讀書之訣可見矣夫人主之學尤與羣布異蕭繹圖書萬卷不免江陵之禍隋煬文詞奧博不免江都之弑神智安在耶此輪扁所以謂古人爲糟粕陸子所以指六經爲註脚也

### 孔子賤人後說

記曰孔子射於矰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於司馬

### 達觀樓集

### 卷十二

四

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予於人後之說不能無疑焉禮重繼絕且稱爲人後者爲之子爲其所後父母齊衰三年是未嘗以人後爲鄙賤事也何至卽與僨軍亡國同類而共稱之乎假令人後爲鄙賤先王固不宜以可鄙可賤之事立教垂世矣而後世又何至尊此可鄙可賤之教失身以繼他人乎釋經者不可解乃曰人死無子宗族旣已立後此又求爲之後亡親貪利故云若然誠可鄙賤矣然本條經文無求字此不過曲爲之訓則後義終難解也愚謂人後後字當是役

字役後本相類當時記者誤役爲後耳蓋人後何足羞人役乃足羞孟子所謂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然語人役而及弓人矢人亦或根本雙圓之射以立言未可知也嗟乎魯魚亥豕訛傳不一倘不辨明有志之士誰肯再爲人後以踵可賤哉則世間餒鬼必多矣故爲之說

### 徵賦易知單說

易知糧單相傳久矣未有冊也冊何爲乎卽單彙冊以散合總理爲新昌釐剔賦弊而設也行單未有說也著爲說者何爲乎此單如周禮在人善行行而得則官逸

達觀樓集

卷十二

五

而民便行而失則官煩而民擾殫欲使有司先知行之法而後吏習之民安之也蓋錢糧之弊百孔千端大槩有四冊書過糧造冊則有受賄飛酒之弊戶書掌案征比則有增減侵蝕之弊市棍充爲保歇則有攬泊兜收之弊頑民不知理法則有詭寄圖便之弊四弊相倚有如輔車蓋奸書藉積保爲線索積保藉奸書爲護法而頑民又藉積保奸書以爲狡免藏身之三窟錢糧積通職此之由所以致此四弊者蓋由易知單冊不行官冊只載總戶完欠不列花戶糧數官府只比見年催里不比管根本丁痛癢不切誰不玩視且愚民無單不知

當納之分數官府無冊不知散丁之欠數官民常在混沌中完欠一清比較不清所以良民不免於受殃頑民正樂於通負於是諸奸乘之大胆干沒罪委民欠卒爲官累豈不痛哉此單先刻派糧總數於前隨刻戶丁管糧散數於後人給一單五尺之童莫之或欺官比此單完欠之數了然在目又將此單式爲冊式設立冊簿以散丁合一戶之總以散戶合一甲之總以各甲合一邑之總以各邑合一都之總以各都合一縣之總如百姓納銀一兩監櫃收頭已記逐日流水簿訖則以納數一註單上給與民註冊上存於官一切鴛鴦小票盡革

達觀樓集

卷十二

六

不用民或匿單不來官已閱冊盡知依限者竟可高卧奸頑者亦難躲閃完欠不混刑罰必中無論民知勸懲卽飛酒增減兜收詭寄之奸何所措手哉一法立四弊絕故曰易知乃奸詭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官府又以人人比單爲煩瑣故多阻格不行豈知此單不止清弊原爲執簡御煩之術豈必人人而比哉人人而比是率天下而路也蓋一邑之中良民遵納單竟十居其七八奸民窮民通負不過十居其三完者卽先揭示免比毋令守候羈留以彰大信欠者則令執單赴比數亦省約又何煩瑣之有此單妙在卽單以立冊若只有單而

無冊人人比單始知完欠則民勞矣官煩矣惟卽單彙冊以散合總完欠之數官民共知誰能侵欺然後有等真正窮民家無担石朝不謀夕苦受鞭笞則亦了然現出官府卽宜憐而寬之以暢皇仁之浩蕩畢竟完者八九則賦額亦不甚虧夫恩以法流古人所謂催科中之撫字不在是乎方今軍興告乏功令日嚴民髓已枯草澤思亂予敢著此說以明此單而又立此冊以便行此單愷悌君子願賜省覽

達觀樓集

卷十二

七

達觀樓集卷十三

豫章鄒維璉德輝甫著

議

賑恤水災議

爲淫雨異常下民罹殃懇乞議賑議蠲以惜災傷事看得延平數載之間五穀不登饑饉洊至邇又重之以水災廬舍蕩析田畝荒蕪始猶斗米一錢二分後則斗米一錢五分貧者菜色貧而甚者則鵠形老弱無告則遂

達觀樓集

卷十三

展轉溝壑莫必旦夕枵腹壯者則多白日搶穀法漸難禁說者咸曰萬曆三十七年五月間洪水雖虐米不甚貴未若今日災與饑并民不聊生一至此極也撫茲景象鄭俠之圖已不勝繪賈生之涕何能不傾職敢泄泄坐視以釀地方之釁哉業經詳請計議捐賑隨蒙上臺軫念民瘼檄職勘災并議所以賑恤之方矣憲檄未頒已委縣丞朱友璉踏勘一次檄至又親詣勘崎嶇阡陌耳目最直通縣田額總計若干畝而茲漂沒荒蕪遽難開復則有若干畝其餘旋壞旋復未敢列報然禾雖重生水淹以後根本既搖難期秀實大較若此應否題蠲

請自上裁至賑恤一議職亦籌之至深矣延郡高山四塞饋運無路兼以鄰郡亦饑何處告糴非發官庫滯積豈能天雨神輸乎本縣常平倉與社倉共有穀萬餘石職乃酌價每石銀叁錢與民平糴然此可以濟有錢之民耳家四壁而室懸罄者空自仰屋則又別其輕重以分賑或六斗五斗而疲瘵殘疾鰥寡孤獨亦或五斗八斗或一石糴者濟者職但發票爲憑而命主簿會計量穀見已糴過穀若干濟過穀若干顧狀具存案冊見在夫職亦知請賑有文上未報可豈宜擅專但思一詳一批公移往來動經越月而本道帶管至今尙未頒示誰達觀樓集

卷十三

二

爲轉詳待報而賑民饑已死不得不爲便宜之計活此一方民雖廩庾有限無能決波西江而升斗暫蘇猶不索魚市肆要以時窮勢迫仰體當事恤民之意眞實流布之寧敢有心市德濫恤傷惠哉昔汲黯過河南發粟以賑水旱而自請矯制之罪韓韶爲羸長開倉以濟流民而寧違王者之言以此觀之職心無他職罪難逃矣應請罰治以彰慢易謹具勘實災冊糴賑穀數申上查覽伏乞轉詳施行

揭處稅瑄議

爲惡瑄悖逆已甚調停非宜謹申大義以佐未議事邇者稅監高宋以貪殘激地方之變而又以兵威劫大小之官神人共憤至此極矣當事苦心調停冀在羈縻至欲屈體徇之職處下寮分無言責尙敢狂躁干戾顧念此事重大處置稍失動關事機成敗民情向背與天下萬世之紀綱用是不避斧鉞敢申大義以質台惟台裁察竊惟自古縉紳闥閥兩相構隙閹豎恃權縉紳恃理蓋彼之罪狀不彰則此之名義不正何能有濟故當先辨曲直以論處置之法不當本曲而借以直俾開媒

達觀樓集

卷十三

三

藥之端古者刑不上大夫禮不齒君之路馬孔子曰君使臣以禮又曰敬大臣體羣臣夫旣已在貴寵之位天子且改容禮貌之小臣非甚無狀天子且不輕遽而繫之何物刑餘熏腐之人而敢劫辱撫院擅執兩道幽繫同知平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禮曰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白日弄兵斬關橫行威福儼然主柄不法無復臣禮此尙可追天討乎至閩中官府與士民自反何所開戾於惡瑄不過撫院疏叅士民鼓譟二者而已夫撫院秉節鉞以任封疆之寄目覩瑄焰抗疏救民此自公議衆宜席藁待罪烏得仇之民不堪命乃始鼓譟撫后虐



仇從古如斯官府未嘗教民使爲此而又時時勤戒戢夫復何尤且非獨官無可尤卽民亦有難深尤者人而奪其所以生予之所以死父母不能有其子惡璫安能有其民變而走險自其常情衆獨不見滇之楊榮楚之陳奉乎然閭俗猶醇僅一陵詎未敢操戈遂被惡璫兵威身創室焚蓋可憐矣尙欲挫民謝璫可耶不可耶放火劫財之語公見文移開此一路爲璫口實可謂善計乎否耶夫事以朝廷爲尊上聽天子之處分戒戢人民毋得輕動此誠宜耳至從逆黨與何不可剪况既已就擒而又議釋則似乎徇民舍被燬數十家死傷數十人

達觀樓集

卷十三

四

璫之垣屋不過自毀抵詞耳移文有司爲之代葺則似乎徇彼方欲得民而甘心之吾復毘勉姑從至以璫之激變民者轉爲民之激變璫則又似乎徇嗟嗟天下曲直無兩立曲在民則直在璫璫爲直則攻璫爲不直撫按之疏不贅乎竊恐敗事民方苦璫如水火號呼爲民上者以手援乃復寬之以拂地方之心何爲乎竊恐失民璫之叔院道質同知猶曰出其不意無可奈何逆既行矣要釋囚則甘釋囚要葺署則甘葺署要快私忿則甘快私忿是亦不可以已乎各曰調停實似請成竊恐貽笑鄰國而失天下萬世之紀綱夫調停之意不過羈

縻不絕謂可釋猜嫌安無事耳以職觀之豺虎得志咆哮何極卽令降心相從而士氣不亦大挫國體不亦大傷哉爲今之計莫若秉正道以御兇惡不犯之亦不徇之彼能悔禍姑安之彼再弄兵則禦之陳同知不出則遣牌諭以逆順而取之再諭三諭不出疏請天子以討之視彼空空執此同知日深一日罪大惡極將何結局此爲處置逆璫之道乎職本愚陋言出人喚自知取罪然不敢而從以違心謹摭鄙見以俟上裁曷勝戰慄之至

達觀樓集

卷十三

五

復建寧關立生祠議

爲僉舉建祠崇祀以報大恩以申公論事准建寧府關  
蒙分守建南道沈批據本府建甌二縣三學廩增附生  
員陳墀等僉呈建立撫院生祠等情蒙批袁巡撫百代  
人豪入閩保障恩德久孚於庭論風稜坐寢乎惡瑤登  
功世世可思詎止樞襄陽之碣陰績人人當報不啻標  
隨會之祠諸生所請誠出真情公論仰建寧掌印官倡  
義延邵二府官吏師生即日舉行速速報依蒙關府轉  
行各儒學諭令諸生一體舉行命由關報等因准此該  
本府署印官鄒看得撫院袁除瑤定難解悖安民周召

達觀樓集

卷十三

六

伯之甘棠豈俟去後始詠庚桑楚之尸祝固宜隨地而  
隆蒙關率學以建祠允愜報功而崇德誠貴府之義舉  
亦本道之盛心但思監司望重位尊地輿撫院已近則  
倡率事合乎激勸理官秩卑分貌地輿撫院甚懸則倡  
率迹隣於逢迎貴府由學申道則因衆而見公儆治由  
府率學則似獨而涉私天下固有心雖一而地不同分  
旣隔而情難遂者此舉是也況於撫院請告未代節鉞  
尙蒞乎閩疆復命有期舉刺行達於當宁立碑已不便  
於見任建祠更難率於有司感上官之知豈惜啣環以  
致處嫌疑之際實亦愛鼎不輕拙見若此高明謂何倘

謂建邵已舉延不宜違則請貴府轉申本道以便憑票  
徑行各學職固願從縉紳父老之後以觀俎豆几筵之  
光憑心而言方命茲懼合就開覆爲此移關貴府煩爲  
查照施行

達觀樓集

卷十三

七

達觀樓集卷十四

豫章鄒維璉德輝甫著

策問

問兵家大要不出戰守戰守之法奇正相生變化無窮總之無制之兵不可取勝則一耳兵必何似乃稱有制歟昔人所謂六術五權三至果得節制之道歟古之善守者若卽墨若陳倉若盱眙若玉壁俱以一城而抗一國之全師善戰者若赤壁若淝水若朱仙若

達觀樓集

卷十四

十一

順昌俱以偏師而遏方張之巨敵其人果操何畧歟國初設府置衛撻伐用張迨後益以召募而餉誦說者以爲軍可銷銷之可乎又有謂宜留以守城不能戰而能守乎承平日久并所募兵亦怯戰其咎安在夫周之兵制流而弱然有師其遺意以修內政者猶能取霸唐時府兵變驍騎無救胡孽籍與募果孰勝抑時勢所趨固有不可偏廢耶留都根本重地所恃籍軍三萬客兵三千乃軍既爲可有可無之物而兵又在若實若虛之際此外安得虎旅用之乎語曰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法無不弊補救在人方今 氛未

靖苗猺二種又屢見告此留都震隣時也願與諸生商補救之術期於實能戰守而後可

蓋傳稱楚子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曰實則異空名矣天下所患每在名然實不然而兵爲甚則談兵而不期於戰與守與談戰守而不實以訓兵之略責於實能訓兵之人猶爲有兵之名而已耳嗚呼石田不耕木騶不駕貴實用也其兵之喻乎車三十輻制於一轂千鈞之弩制於一機重握柄也其將所以治兵之喻乎顧戰守之畧難言矣謹占候則往凶可以定師期焚賊可以走逆賊重險固則綠崖可以襲平陰背水可以援趙幟

達觀樓集

卷十四

二

按成法則強宜避而解鞍胡以却虜騎堅毋攻而乘雪胡以入蔡城百里趨利蹶上將軍而日夜三百里者何以捷軍無輜重則亡而破釜濟師者何以勝火牛奇矣襲用不免於自焚車戰古矣濤斜無救於敗北然則孰爲勝兵乎夫兵法主可以勝客而勝不必在王也壯可以勝疲而勝不必在壯也飽可以勝饑逸可以勝勞而勝不必在飽在逸也惟曰整可以勝亂而亂不可勝整乎庶幾得之而非旦夕易辨也嘗觀賢者按方以療病多殺人而倘藥籠儲材弗脩弗精卽虛扁何所施術稱國手蓋兵無一定不轉之機而有千古不易之律焉機

者至客虛實決於臨時奇正之謂也律者步伐止齊治於平日節制之謂也羿不能操不調之弓以中微造父不能使不和之馬以致遠韓白能用不教之師以取勝哉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聖人惓惓首揭於師父蓋重之而說者猶謂仁義無煩於節制果爾古之征苗放巢而戰牧野者所誓何事而宋襄徐偃陳餘輩何以取笑天下也然天下未有將無能而兵有制者亦未有勝敗專在兵而不在將者苟泥武侯有激之言不爲乳臭謝責白面解嘲耶蘭陵令所謂六術五權三至之將畧俱可無用耶試以古論卽墨之抗燕孤城三年陳倉之禦

達觀樓集

卷十四

三

蜀所當人龍魏攻盱眙雖積尸與城平而莫拔高歡圍玉壁雖自殺至七萬而終挫彼田單郝昭滅質韋孝寬之善守兵能乎將能乎赤壁五萬破曹八十萬淝水八萬破秦百萬朱仙以背鬼五百騎破術十萬順昌以五千八守軍破術十餘萬彼周瑜謝玄岳飛劉錡之善戰兵能乎將能乎其人人品事業不必同大都才足以濟忠膽足以運智審機不爽於指顧應卒眞捷於呼吸用以一城而抗一國之全師偏師而摧方張之勁敵有以哉故執事語戰守則歸奇正是已語奇正則歸有制是已而非將嚴號令信賞罰慎處舍以至觀變決戰慮事

用財內外輕重之間有術有權而又可生可殺其何以濟則謂蘭陵所論爲得節制之道亦可矣執此以評今日武脩何如哉太祖高皇帝府衛之設倣唐制聲靈赫濯而今尺籍則日減國初軍兵而外止設民兵萬夫府籍壯免役農隙教戰而今召募則日增成弘以前天子京營時出戍邊藩國衛卒時調討寇而今坐食則日衆糧餉則日誦執事且無泛觀天下姑以留都言之乎籍額十三萬者今則三萬耳果能投石超距乎果能撼山易而憾軍難乎果能卯授命辰出師若高崇文長武之戎乎若然軍眞可銷矣然獨不見唐時禁旅虛耗鎮兵落籍

達觀樓集

卷十四

四

者之階亂乎卽謂姑留以守城不能荷戈奚能登陴又謂籍果不募若則執里連鄉齊桓以霸殲驕一募胡孽遂生何謂也且今籍固餽羊募亦未始非軒鶴何輕何重夫法無不弊堯舜禹湯文武所不能料也而補偏救弊因勢利導則明君察相所當亟講也爲今計者不必倚募而廢籍而練籍卽所以省募亦不能倚籍而廢募而練募正所以濟籍河東廝役可變精騎昭義籍丁可冠宇內何不按名勤閱而令詭者昇者窮於實數乎燕昭好馬駿馬來庭葉公好龍眞龍入室世豈盡無捷足軼才其人者何不獎一風百乎懸銀較射其技乃精跳

壕注坡其勞乃習何不取法神世衛岳武穆之訓士而僅傀儡相尚乎勾踐式蛙以作氣齊莊避螳以倡勇蓋挽五石重識一丁至今短後儒服介冑清談可笑也何不黜浮以肄本業乎以至師居有疇則周五家之情何可以不聯師行有具則唐五馱之法何可以不講李牧無事而椎饗夷吾一朝而虛四萬二千之租金香餌得魚壺餐得士賞又何可以不優顛頡雖勤違令必刑揚干雖貴亂行必戮專殺不行於閭外失機恐墮於穀中罰又何可以不嚴愚觀土木之難于忠肅止練京營留漕卒以却也先而今乃視之爲贅疣盧開府撫延綏營

達觀樓集

卷十四

五

堡乏兵則練土著以破毛里孩王新建撫南顧所部四省多盜則檄選民壯中之魁傑以防賊而今乃專以供勾攝不亦可嘆之甚哉要之練兵易耳練軍難何也軍之失伍律大嚴將欲掩敗以逃誅不得不借募以便已足軍以不用故不精不精愈不用愚查肅皇帝時兵部題有失伍之寬例伍缺許民充補正以嚴之而軍廢不若寬之而軍用則練練則省募而豐財今獨不可申飭以例濟律之窮乎至如民壯卽兵所食代耕之餽卽餉計天下郡縣之所設實繁有徒肅皇帝明詔天下不許此輩習鼓吹供迎送有司違者則叅處載在會典今

又不可申飭以代召募而省金錢乎此皆補救大竅係匪惟足兵且足餉匪惟可守且可戰計無踰此而愚尙有囁嚅不敢盡言者曰債帥將以錢神爲窟穴必以軍資爲豁墜壞法隳武此實弊原彼中貴之居間無足言乃所號爲縉紳士大夫者而亦徇私以城公足悲矣唐大曆以後之將帥每自神策中尉出及裴度韋處厚居政府俚用高瑀爲節使而神策中尉之權沮今日廟堂之上安得若人提綱挈領一杜債帥之風以絕剋伍之弊哉夫以訓兵之畧責于實能訓兵之人所謂不徒有其名并有其實矣若然兵可用軍亦可用召募可用土

達觀樓集

卷十四

六

著亦可用戰則強守則固 氛苗猺折莖答之卽以威四夷而安天下可也寧獨留都根本長計哉

問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師行糧從所自來矣三代以上兵豈盡偃於天下然而經費常饒民不稱厲秦漢而後皆以用兵設法聚歛然而積儲無餘其故何歟古今建議理財者自官山海重積粟外大抵苟且從事以濟目前一時之急耳至若漢之平準法宋之條例司初意亦豈欲厲民究竟民病國亦病何歟唐有轉輸江淮以濟中興者乃有理財先養民之說其義又何不與聚歛異術歟且其法抑可嘗行於後世否乎我太祖高皇帝百戰開天成祖文皇帝三犁虜庭三征交南維時軍資不乏且數捐租免稅矧曰

無藝之征耶年來南北用兵大農不足供戰士九邊年例見缺二百餘萬大農無策請旨會議然苟且稅政既已盡舉轉輸高手又難卒得豈遂無術以濟乎夫不講於理財之大道而恃權宜又不講於權宜之要策而尙苟且宜其窘矣學貴救時諸生其明著於篇以慰大農仰屋之嘆焉

嘗讀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八曰師首食貨而後師旅明乎欲足兵者先足食而餼糧糗糒不可不裕可知也又嘗讀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明乎兵食根本皆在民身而民之倍當恤又可知也蓋國無兵不

可以國矣兵無餉不可以兵矣餉無民不可以餉矣千古理財之道不在聚歛而在經制又不專在經制而在人主恬澹之深衷經制不定出入必至於無度而財不足經制定矣而人主有侈然自放之意寃使人有度出無度而財亦不足請因明問詳列古今理財得失以對而後商及救時之計謨可乎三代以上皆以井田畫兵制卽民卽兵不費養兵此其大綱已得豐財達謀矣王制三年耕則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則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水旱盜賊民無菜色有備無患豈非經制之善乎三代以下阡陌開井田廢矣不能不募兵以衛民則不能不賦民以養兵賦額有定事變不測則又不能不加賦於民以益兵加賦不足培克繼之有如漢之筭商告緡唐之間架除陌宋之青苗手實大抵苟且目前而不顧天下安危矣嗟乎三代何嘗偃兵哉甘之戰鬼方之伐東山之徂征雖云師老不聞財匱而後世乃遂嗷嗷呼庚若此迫乎此固經制不同得失遂分要亦人主平日節儉不若三代賢君耳倘如文景之恭儉雖有師旅何虞用乏不然而若漢靈西園之豐殖唐玄左藏之充牣彼亦豈專爲用兵而後聚財哉愚嘗合觀千古言利之臣而評之謹鹽鐵官山海始於管

子收天地之藏以寬什一之征最上也募民實粟塞下使民得以拜爵除罪始於晁錯雖非先王之正道而亦一時應變之策其次也平準均輸始於桑弘羊畧祖周官泉府之意行之又其次也劉晏則善用周官泉府之意濟唐中興者也王安石則假借周官泉府之說以基宋靖康之禍者也夫均輸與青苗意豈厲民然均輸強農所無以供國名均而實不均漢時文學固已駁議請罷矣青苗則以貸民增抑配之害滋州縣之擾故二者同歸於病民究竟怨在朝廷則亦同歸於病國矣惟劉晏理財先養民之說有合君子之論其置提足占物價

達觀樓集

卷十四

九

盡籠天下利權以歸上使國用饒而四方食貨亦無甚貴甚賤之病高手也然此有絕人心計若晏者則可耳而晏嘗有乎則其法又可常行於後乎推究及此今日理財之策可得而知矣夫今之用兵雖云孔棘豈能加於太祖百戰開天成祖三稔虜廷三征交南之上乎二祖數捐正供不聞加賦乃今稅政盡舉而九邊歲例視大倉歲入尚缺二百一十餘萬視二祖何懸絕也爲司農計派貳乎貳派矣請帑乎帑發矣鑄山乎煮海乎拜爵除罪乎權關市而稅間架乎數者無一不舉矣止有桑大夫劉度支豪賈之術未試耳而亦未必可行於今

時則奈何無已則有祖宗軍屯民兵之制速宜議復而君臣上下節浮去冗以佐之尙爲可繼之道乎我高皇帝屯軍之制一方之軍自足衛一方之民一衛之田自足養一衛之軍此唐府兵之法猶得兵農合一之意焉則清查豪占以供軍實當議也國初有民兵萬戶府正統始令天下郡縣召募兵壯工食代耕原脩折衝非給使令此亦有人自爲戰家自爲守之意焉則按名責實以省遠調驟募之金錢當議也凡此所謂經制也何謂浮冗軒鶴不戰餽羊徒供則冗兵不當議裁乎繁縷實開名器敝袴以待有功則冗倖不當議節乎露臺百金

達觀樓集

卷十四

十

雖小可惜中夜燒羊雖饑尙忍則冗費不當議減乎周官以冢宰統閹寺宋法以丞相監官中則內庫出入不當付之外庭稽覈以志官府一體之議乎傳曰生衆食寡爲疾用虧此二帝三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曰大道卽鑄山煮海拜爵除罪愚猶以爲權宜而非大道也又况衰世苟且之政并其權宜而失之耶說者以爲事關官中與宦豎難於執爭然則獨有小民易割耶反裘負薪皮毛兩盡卽使桑氏持籌劉晏握算果能仰裨國計也乎哉嘗考宋時用兵西夏仁宗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或有欲捐

兵吏俸賜者帝曰祿廩皆有定制毋遽變更以搖人心此非今之榜樣耶夫以皇上堯舜之資遠過宋仁如漢之金蜀之扇粵西之苓香槩從停止而邇又屢頒節省之詔矣使得大臣同心啓沃責難陳善務使官府節省以實不以文以大不以小何難成聖王之儉德供天下之軍儲哉而惜乎泄泄者之多也執事試觀今日時勢三空四盡天不雨地不湧神不輸量沙無計黠賊無術則舍節省去冗之外更有何策可以救世耶此愚所謂理財之道不在聚歛而在經制又不專在經制而在人主恬澹之深衷者此之謂也昔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達觀樓集

卷十四

十一

訪之仲尼仲尼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從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又將不足且子季孫欲行而法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嗚呼聖賢謀國只此道執事欲求所以足兵足食之計乎愚生亦曰有高皇帝之典在又何辱明問爲

達觀樓集卷十五

豫章鄒維璉德輝甫著

序

重修南京太僕寺志序

南岡新志之役當事掄才授簡宋生重博雅也志成岡伯倪公及胡公棣筆并首其所發揮岡馬之利病不啻九方臯之相馬相神而曹將軍之畫馬盡骨也璉最歎啟無識何取續貂爲乎然嘗循職問馬不能不抱軍國

達觀樓集

卷十五

一

之隱憂請卽借古籌之從古馬政不一制大槩不過官牧與民牧顧此兩者孰利乎周以井田畫軍制馬政卽在軍制之中計邱出乘吏習而民安之當時泰和在成周宇宙間未開周以養馬厲民也至天子則有十二閑雖係官牧但備輅駕非關征伐之用也漢初養馬復卒之令猶是邱乘遺意以故阡陌成羣漢武藉以空幕南唐初官牧最盛以有張萬歲王毛仲其人耳而此兩人不常得則雲錦亦能常有乎宋至熙寧官牧不支養之保甲其初免輸粟給錢布民亦不以爲厲行至數年蔡確議罷錢布免給而民與馬始大困論者不罪蔡確專



罪安石過矣保馬獨非復卒遺意哉夫按古以籌今周以國馬行軍公馬脩駕善矣後世鑒之以民牧而兼官牧可以官牧而廢民牧則不可至於官民之牧兩弛而倚市戎狄則尤非策矣我太祖高皇帝定天下府衛置兵屯鹽置餉建岡滁陽之形勝編戶置馬大抵助周兵農合一之制而加潤澤焉雖有山陝遼東馬市不過小捐茶繒羈縻邊徼耳神謨淵深原非恃此成祖文皇帝都燕以後蕃牧廣設於中外而江淮之牧則如故意豈無謂乃種馬利駒一變而買僕再變而折價三變而盡折至天啓大農仰屋嚮及廐廠草場寺卿高安朱公疏達觀樓集

卷十五

二

爭不得此豈祖制真不可行乎語曰牧馬者去其害馬牧民者去其害民此至言也誠使董牧諸官嘗循執駒攻特減僕講馭等政則害馬者去廟廊樞衡常嚴解兌查驗印烙諸弊則害民者去而害馬者更益去中間卽有氛祲議蠲之時土瘠議折之區夫何至盡取高皇成憲易之而又爲之辭曰南不宜馬哉又何至指稱中國之馬皆不可用而必空帑以事馬市哉夫高皇起江淮取天下豈有北馬而文皇犁庭掃穴亦豈先市胡騎於沙漠魯衛汧渭地不異古駉牝馴駉蕃息非舊然則牧以地興乎抑以人興乎嗟嗟天下事何莫非由輕變祖

制所壞哉蓋籍額減則召募煩屯鹽失則庚癸呼種馬折則騰驥乏夫以高皇百戰之天下雕蟲之士任意蠶嚼總之見小利而妨大謀耳殊可嘆息邇戎馬蹂躪邊陲無論寺苑武衛款段安在卽平日所稱市精騎亦歸何處果能了此疆場之事乎幸今天子神武銳意撻伐已還南岡牧地則南馬庶有復興之漸哉璉行見蕃牧鴻猷史不勝書爲之心喜而叙於末簡

達觀樓集

卷十五

三

重修瑞州府志序

經國之大業莫如文文之大業莫如史續與邱索三皇五帝之史也書禮唐虞三代之史也詩周與列國之史也春秋則魯史而聖手裁之以立教者也三代以上之史卽爲經三代以下無聖人則無續經卽紫陽綱目且避春秋之嫌於是垂世立教史特重而史才亦重矣周禮邦國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則志與史同道而異名其立義例昭勸戒是非稍謬卽馬遷歐陽人得彈射於是史才難而郡志邑乘家譜之才亦難可知矣噫嘻禮徵文獻予謂文在卽獻在郊子論官仲尼

達觀樓集

卷十五

四

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所學何據韓宣子聘魯觀易象與春秋嘆曰周禮盡在魯使魯不存周禮何以知周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乎秦燔詩書千古大恨後有掇拾灰燼表章斷簡者千古以爲功之首豈非文在卽獻在而大而天下小而郡邑俱不可無肩任斯文之人哉筠之有志創於元至治間入國朝正德任邱鄺公來守筠始一重修今又百有餘年郡伯會稽陶公以文獻名家負高才乃取百年曠典而續之司理劍津徐公儒雅過人相與蒐輯考訂終其局夫鄺公開草昧厥功懋矣然事多漏而疑義亦尙存陶公徐公稍有損益義例愈密凡

達觀樓集

卷十五

五

史家穢與畧倭與謗之弊一切盡洗下可供司土之表而上可脩國史之據採允爲惇史哉抑璉讀此而竊三嘆焉筠瘠郡也可幸在此可憂亦在此何以言之夫郡瘠則土風樸真氣固民勞而思善士尙文學敦節義且無遠稽異代陶淵明劉道源辛震甫姚成一等卽如我明英賢輩出或鐵面而死直或虎眼而善斷或拒婚分宜不以一揖易宰相或清逼古人諺有絕糧之侍郎或萬死翊駕於比付或廷杖批鱗於南巡甚至布衣而全宜豐歸眞主邑掾而尹深陽稱名臣何烈烈也近時名公宦績士女節義簡不勝書夫非瘠土之民多才乎

可幸也然有大可憂者在郡境廣輪幾何厥田下下國初里猾黎伯安以僞漢橫征之籍虛報邀賞遂令三邑賦額幾倍於宋元蓋至今而皮毛將盡矣夫民不安則易動先朝華林劇盜破城燔署殺人如麻前車可鑒然則陶公徐公之爲此志也其有無疆惟恤之意乎璉才鄙陋何堪授簡敢書此以爲未雨徹桑之一助

施州衛誌序

維瓊狂悖無狀荷蒙天子聖明不卽誅投之夜卽以示凶事之益至則鄉紳李大岐陽氏出其手修施乘數卷相示且徵序焉予一卒業則見山川郡邑之沿革文武官政之規制遷客名流之題咏民風夷情之雜變秩然具備蓋上窮七政下綜庶類鑒古籌今不蔓不畧允稱三長良史哉夫天地風氣始於樸樸則開開則盛故聖人不能不用文以救忠質之窮第其過靡則節之故曰文明以止予觀施城雖隣夷而漢官威儀士紳文學父老子弟之禮讓彬彬如也乃去城而外不十里民則處

達觀樓集

卷十五

六

於不華不夷之間以先王垂世大教莫如冠裳而民至今且有有冠之首焉他又可知若然者豈以種雜槃瓠難游文明之治乎夫三代以上之中國南不過江黃吳楚大國春秋夷之至如兩浙七閩百粵之區漢武始入職方前此斷髮文身章甫無用者今則家絃戶誦文獻比於鄒魯何盛也無亦風氣有必開之漸而人事又迎其機與之更始也且漢武初通西南夷使司馬相如馳檄諭蜀不有蜀不變服也不化俗之語乎施隣巴蜀此亦可鑒也則安見有其作新而槃瓠不可化而中國荒服不可進而鄒魯耶施自隋唐來本列州郡高皇帝爲

控馭十四土司計省州入衛要非得已其設學餼諸生

則數更豐於他州可見聖神本意亟欲用夏變夷新此一方民而民可自外德化上可漫無勞來匡直之計哉然欲化民成俗又當先體省州入衛之故常使茲土措諸不傾而後可夫國初設衛以衛民耳其弊也借民衛衛又其弊也土著不能衛衛乃需客兵以衛衛此今天下軍政之大弊也施更可異尺籍減額餉停夫旣不能自衛矣而土著客兵之衛衛者亦安在甚至雉堞盡圯藩籬可撤此不過謂夷渙而弱鴛馬有戀棧之思連鷄無俱棲之勢他則就以僻陋爲虞耳不思恃陋而不備

達觀樓集

卷十五

七

昔之所以見襲於楚乎語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又曰蜂蟻有毒困獸猶鬪安有斗大孤城偏處豺狼窟穴中而幸彼爲孝子順孫永永就我戎索哉且今雖羈縻漢法能如數十年前綱紀肅然不與尺寸否察影見形智者事也予願蒞土者無以處堂航燕樂遙制者無以鞭長靳馬腹用以對揚高皇帝用夏變夷之休命則李大監古籌今修乘深慮不過在是卽鄒生藉空言以維封疆少報聖天子不殺之恩亦端在是矣僭爲之序

大田縣志序

志何昉乎昉史也史所不能盡載者郡邑志之志蓋史之分派用以贊其不及而供其采擇者夫國而廢史謂之滅典郡邑匪志其於規制何稽土風何考興華何出政令何循故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重之也雖然才如司馬子長尚有是非頗謬之譏學如司馬君實而且黜蜀帝魏識如歐陽永叔而唐書錄光宅削嗣聖彼索米作傳與夫舉之升天按之入地一切佞史謗書又姑無論矣則誰謂志可易言乎延之大田

國初未有也嘉靖乙未山寇猖獗議增控制乃割尤溪

達觀樓集

卷十五

八

漳平德化永安疆土屬之田田始邑又十餘年後謝尹廷訓令田田始志顧簡冊草創尚未精確歷傳至今闕漏尤多司土君子其能已於修輯哉劉尹維棟履任之二年會直指檄郡縣修諸志乃當公餘極力考訂取其舊編刪繁補畧累月而成書余一展卷則見山川如畫人物列眉王制指掌政務綜情蓋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井然無愧史法矣可信可傳矣書成余乃致言劉君曰若知志之所以爲田重而令之所以爲志重者乎夫以山巖之區彈丸之壤商賈所不集賢豪長者所不到而猶然有聲於天下夫非一田宗伯爲之顯揚耶夫使有

超宗伯之上者其爲顯揚斯邑當何如延之邑七其最有聞者曰鋪曰尤曰叙鋪有龜山故鋪重尤有紫陽故尤重叙有延平豫章故叙重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爲民上者其亦道德齊禮造就人才是務乎田以山寇而設縣今則剽悍猾賊之風爲衣冠文物之邦矣劉尹爲政聞其樹軌則先教化不區區簿書筐篋塞責則從此人文蔚起追踪龜山紫陽延平豫章四君子寧可量哉若然田之爲田庶與是編不朽乎

達觀樓集

卷十五

九

三周先生合祠三山遺像序

予入閩而弔故紳中丞周綿貞公并弔三山故司理吏部郎周夢洲公兩公同姓復同道彼此互官於其鄉生同事死同難真幾壁也諸生葉鑒偕多士以祠請予深嘉其懿好捐費佐之卜基西城門外幸有大京兆四游陳公董厥事諸名公醵金相助祠已落成矣中丞嗣君彥陞以公小像屬題題其何能再贊一詞哉竊惟自古權奸如猛虎漢唐及宋多以黨之一字空人國隻手障天日月無光誰爲猛虎傳翼而令飛而食人有如此一在掃門媚寵之員小人甘笑罵而博好官一在觀望

達觀樓集

卷十五

十

閃爍之僞君子借調停以塞清議最上則有達人知士見幾而作執一明哲保身四字以爲身名俱泰之瑋術誼則高矣然非另有愚拙之類臣拚死以捋虎鬚摩虎牙則逢千真絕德而皇甫規不獨擅西川豪傑之名乎且奸雄鏡鼎既無所憚安能少緩須臾耶中丞吏部危言危行身戮名汚匪獨不爲僞君子之依違且并不爲達人知士之沉晦視死如歸千古幾人夫中丞死於官故吏部死於友皆死國也緩奸雄之逆謀以待聖天子之誅鋤手闢乾坤而再造之知可及愚不可及也龍章贈恤寵賁泉壤誰謂死事之不成事哉嗚呼生面如在

公其未亡序此於首悲歌當哭

達觀樓集

卷十五

十一

募修延平四大儒祠及南劍書院序

劍城之北奇峯峭壁干霄挿雲爲郡形勝峯下有道南祠以祀大儒龜山豫章延平三先生而別祠以祀晦翁先生於其右又有書院一所其旁則維璉司理劍郡時創以集諸士肄業此地庶幾時時可以仰止四先生而學易成也昨歲以之官期迫過郡不及一謁今日謝事至始得從容瞻拜於祠下則見頽垣敗瓦破壞已甚卽書院亦有傾圯象於是檄府議修工費無資不得不題簿以募助重速竣也或曰魯爲長府閔予以仍舊諷韓昭侯作高門而其臣以非時不利諫此時閩事孔棘

達觀樓集

卷十五

十二

公私兩誦而事畚鍤土木之役時誦庸得舉贏乎曰唯曰否此舉不與長府高門同可爲有無者生民以來綱常名教天理民彝不可一日不留於人間則體條綱常名教天理民彝之大儒洙泗濂洛以後僅有四先生而實挺生延平之一郡貞元氣厚海內所無則亦不可一日不尊於人間乃令廟貌不庇道像學舍鞠爲茂草尊之乎玩之乎春秋俎豆皆虛設耳其於崇儒重道興起斯文之義又謂何維璉每見浮屠枉下之祠不憚囊膏而塗血輝金而耀碧何獨大儒之祠而畧之宜乎左道熾邪說盛揚二氏於吾儒之上以學術殺天下良可浩

嘆則今日重新祠宇以及書院一舉又可緩乎哉維璉序此於簡首以冀司土守令賢士大夫好義兆庶衆擎共舉以共振儒運於不衰或亦少補兩載間撫閩無狀之一乎

達觀樓集

卷十五

十三

分寧刺史胡公鼎新學宮署堂序

分寧介江楚之間山川巖阻民俗悍悍加以土瘠而賦重難安易動往時不逞之徒憑巖依洞號山嘯藪大費勘定天子特設憲臣備兵茲土則牧守豈易勝任哉宜豐倚分寧爲障蔽實爲唇齒之邦吏治得失安危與其故予里居每詢刺史胡公治州爲何狀而人多以賢對邇學博士紳懷公德政而尤啣其改學造士之一舉不遠二百里顧余請曰吾侯胡公筮仕當陽大有政聲旨指憲大夫交章題侯免覲以攝荆門績成且議遷守荆門矣微天之幸得借分寧乃下車數月德政未易更僕

達觀樓集

卷十五

十四

數如寧賦稅豈易督往者敲朴徒煩民終積逋侯曰是有弊源常清也則戶給賦單令民不迷輸納之數而又酌編派除包攬禁科斂明支收以是蒲鞭不用歲課如額蓋有倪內史人家牛車小家擔負之景象往寧民之不安也大抵狐鼠內蠹外則市虎橫食人侯曰根莠不除嘉穀庸生乎乃廉一二巨憝置之法城社頌清兩造立剖蓋又有王蘇州吏行冰上人在鏡中之景象至如防盜飭戎養老勸農化民課士等政無一不舉而構署堂改學宮輿情尤暢署堂之爲臨蒞計已徵明作矣學官故址在治東天啓元年遷治西堦輿弗吉也前守膜

外視之痛癢不切侯曰人文所關可已乎乃捐俸首倡仍改故址八載欲復未能者數月而落成總緣侯性清絕誠與才合家視寧予視民故爾底績易易先生倘惠一言以志贈寧人士藉以尸祝拜賜不朽余聞嘆曰刺史其漢文翁之流乎夫一年樹穀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刺史數月而爲百年之計其與文翁興學化蜀何異哉雖然諸生知啣刺史德矣亦嘗仰體刺史新學之心以報刺史乎古者唐虞三代憲老乞言出征受成執罪告猷皆在學官故魯泮之頌曰矯矯虎臣在泮獻猷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可見古人之學兼文武儲全才爲世

達觀樓集

卷十五

十五

辦大事後世第習雕虫取青紫何貴學爲今天下亦多事矣寇賊姦先逆我顏行天子赫怒於上思得文武全才以匡世刺史其亦屬望諸生追古學挽近習以豫匡世實用庶與魯泮同頌乎然其肯要不必他求即在分寧黃魯直先生數語中魯直曰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諸生平日在黌序仰止前輩請事斯語他日致治勸亂獻猷獻囚亦何難者倘不務此而沾沾焉徒爲畏壘之祝庚桑楚得毋慨然不樂耶夫父母之愛子也不市德子之事父母也在養志刺史而旣子諸生矣諸生而旣父母刺史矣仰

堂構思繼述是則子弟之所以報父母哉予故以咏  
泮水勉諸生者爲刺史贈不識學博與寧人士然之乎  
若夫刺史循聲上逮天子賜金贈秩擢以不次大發署  
堂之祥爲寧休光此常理耳予何贅

達觀樓集

卷十五

十六

守筠條議序

達觀樓集

卷十五

十七

郡伯樓老公祖蒞任之初年璉適奉差歸里與少司空  
陳匡左先生共謁於筠城則見郡伯溫如玉介如石信  
訥訥不出口而時有咳吐則如珠道氣滿容而郡有大  
興華銳意擔當則又擬乎如抗萬鈞扛九鼎而有餘勇  
也時與匡左先生譙集嘆曰吾筠今日凋瘵極矣小民  
之仰郡伯也猶有穀之望膏雨焉而樓公盛德一見知  
爲龔黃以上人天豈有意生吾筠民乎亡何讀其乞言  
文誠意篤摯令人感泣已又讀其守筠錄稿則知公之  
所以生吾筠民者罔不至信非漢更可班哉蓋西江於  
海內稱瘠國而筠於西江又稱瘠郡瘠土之民勞勞則  
苦心生宜乎天下稱易治者莫筠若乃廟廊主爵向來  
每銓一守則爭避守至郡而見民日偷訟日罷文日填  
則愈悔始之不早避且山半童不可材田半石不可耕  
四履周遭三百里許而賦額二十三萬餘不督難爲國  
督之難爲民處於督與不督之間難爲吏則勿傳舍其  
官以去若是乎筠之難治哉凡治道之病有三察淵東  
濕專恃桁楊其病苛坐嘯畫諾以養奸弊其病弛又其  
優者守已自完而但嘆嘆爲食煦煦爲恩甚至城狐市  
虎陽鱗之魚亦德之替止曲徇物情以冀峴山一片石



而生民大利害稍涉謗怨卽不任其病巧夫苛之與施賢者不屑巧則賢者不免蹈之矣樓公爲政有是乎今觀錄中所載正已率屬除奸祛蠹何嘗假人以一法徇人以一情要以牧斥敗群苗鋤非種釐剔淨則德意流公平正大不爲噉噉之食煦煦之恩則仁矣昔子產與然明論政然明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以故子產爲鄭法雖峻民歌爲衆母然子產僅能救時耳而樓公爲筠永賴又加子產一等矣或曰世豈無有良法美意如樓使君而人未必喻者乎使君片紙出上孚下信化馳若神則何故曰周豐告魯君曰

達觀樓集

卷十五

十八

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夫法出而人立喻者必有喻於法先與法外者也蠶績蠶筐范冠蟬綬之謠子臯豈其強之成民哉濟天下事誠與才合而後可否則無論科條爲文具卽令終日步趨漢吏舉史所載單車就道閉閣思過矯詔發粟等事無一不肖果遂不爲文具乎果遂能令吏畏民懷而爲良二千石乎故原樓公治化之神於誠不於才乃爲得之敢序之篇首以質之長人諸君子

直指陸公閻讞憑心錄後序代作

五刑始創於虞廷而終訓之以欽恤臯陶古執法臣而其陳謨則曰罪疑惟輕寧失不經夫恤之與執得無意相刺謬乎刑之本意在弼教原非專於討罪而以誅殺爲快也故法欲執又欲恤而以恤爲執其執乃允真能執者也高皇帝以亂國用重典而祖訓所示則戒後世勿復用有敢用此刑者凌刷處死其定法律三四易愴愴諭廷臣從寬簡初遣御史林愿石恒等分按郡國因勅曰御史職在司法伸理冤抑此非虞廷欽恤之旨而御史按囚之則乎夫讞不務恤而云執將有執非其執

達觀樓集

卷十五

十九

者安在爲祥刑至令一切疑而高閣之又惡乎能執也雖然恤非故縱以惠奸宄要在以心求情使心盡情盡法亦盡如斯而已直指陸公按閩振綱飭紀察吏安民百度維貞乃尤加意重辟事竣梓其所讞曰憑心或曰御史三尺是憑不曰憑法而曰憑心有說乎余曰憑心所以憑法耳蓋律創於聖神義精仁熟之書也然用法有曰持平有曰深文何以故情不中法也法畫一情萬變斟酌出入使鈞石銖兩之不爽何憑乎心是也心安則法安心殆則法殆法若的而心其所以中之也有奕於此譜定而局變不能審局而曰吾能合譜得謂善奕

哉御史所按爰書耳能親耳而目之乎卽郡縣所訊監  
司所裁又能耳而目之乎爰書所具寧無曲證於狡獪  
文致於吏胥蒙冤於閭閻而誣服於鑒楚者乎夫此非  
但喜怒意見不可憑卽筭筭鉤距亦不可憑所憑惟吾  
虛心與誠心細以窮其端深以會其竅而還以求乎心  
之安焉耳則公所謂憑心旨淵矣易不云乎雷電噬嗑  
君子以明罰勅法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夫  
以勅法歸噬嗑而以議獄歸中孚中孚憑心之謂也有  
中孚以議獄而後法可勅間可去故曰憑心所以憑法  
也漢之繡衣使者若暴公子之誅鋤已貽太剛之譏卽  
達觀樓集

卷十五

二十

王賀以公法市私情不訊是非泛然縱捨而曰吾多陰  
德是又何說豈若憑心爲公乎閭俗剽悍而好鬪不逞  
之徒走海如陸而建南汀漳諸郡叢巖菁壑盜多訟繁  
夫有陸公之持平庶幾刑期無刑哉閭可無事矣

中庸釋論序代作

千古聖學之的派無如中庸之一書中之旨肇於唐虞  
而歷夏商周君相師儒之相傳靡有異乃孔子嘆至德  
則以庸之一言爲中續豈其中有未該之旨而復增益  
禪補以盡之聖人蓋已逆料後世人情好奇隱怪害道  
而特揭此庸之一言以維中脉於不斷思深哉其有憂  
患乎夫中者性也性卽天命也談天命者曰於穆然而  
日月有常明寒暑有常序草木開落有常期環飛蠕動  
有常候天豈無所事事而稱於穆哉天又豈以有所事  
事而遂不稱於穆哉夫觀天之有顯道而知生民之有

達觀樓集

卷十五

二十一

恒性也其體不覩不聞其用喜怒哀樂其倫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朋友其功贊化育參天地然雖日以心運天  
下國家中而不染如蓮不動如石不翳如鏡此聖學所  
以爲妙也昔人有云巢許淺堯舜深予則亦謂儒老易  
儒道難盡遺棄世故空守此心孰若肩荷三才自得其  
心學者舍庸求中則畫工舍犬馬而好圖鬼魅之喻也  
予讀年友客卿所著而嘆之客卿著書五六種既有大  
學釋論行於時予晚得其中庸釋論朝夕把玩不忍置  
手其論以天命率性修道三語爲綱領貫徹全本中間  
分章比句則又援古証今微顯闡幽繭絲牛毛不喻其

密而精金美玉不喻其粹噫嘻有是哉客卿內聖外王之學也古今有不可磨滅之名理以植民命卽有不可不洩之議論以維名理故三立全歸於不朽開闢濂洛而後我朝河東餘干新會姚江諸語錄俱足羽翼聖真爲時尊信姚江稍牾紫陽氏時論便有異同要之良知提宗猶是孔孟籍中語若彼談玄談空以冀廟廊片席何爲者客卿此編粹然至正使學者深心體會而知人事之外無天道心性之外無聖人布帛菽粟終身不厭內聖外王一齊俱足其爲有功世教何多哉然則客卿早謝金馬籍天寶成之以維道脉矣夫有子思之中庸達觀樓集

卷十五

二十二

而後宣尼之憂可釋有客卿之釋論而後子思作中庸之憂可釋予旣不敢私稿於帳中因序此授梓人以廣其傳

方魯岳先生澹寧居集序

千古道統韓子以爲孟軻死不得其傳而後人亦謂有宋諸儒始繼緒維璉嘗疑此語爲不然夫孔明戒子一書所稱學須靜才須學澹泊明志寧靜致遠之說非卽王靜無欲之謂乎濂洛宗旨似已先揭於漢矣學爲真儒之學故其才爲王佐之才元儒有慕斯訓齋扁靜修而桐城魯岳方先生又撮澹寧二字以名居其見一也憶昔天啟癸亥璉官職方得與先生嗣君仁植爲僚友因謁先生目擊而道存其時權璉漸肆祖宗成憲漸亂先生疏請經筵講求典故意至懇此正格君救世一良劑權璉不憚矯旨嚴厲先生拂衣歸迨後璉燭大張璉亦被逐而還再謁先生於桐城而先生酌酒歌詩輒有浴沂風雩意且得詳讀先生篋中稿精無倫太無外大抵博觀泛取證入玄微而於儒釋王伯之分途古今諸儒之語錄剖析極真至提性善爲宗以教學者則又千載洙泗嫡胤哉蓋自鵝湖分派以來朱陸之學儒者兩尊之然終不能左朱而右陸則以朱之可兼乎陸也及姚江良知之教出而尊陸者漸訕朱然吾終不敢謂陸之可加乎朱也姚江欲入速見其心體以脫言語文字支離之障誠是簡易一捷法然儒者經綸三才空守此

卷十五

二十三

達觀樓集

心遂已乎卽姚江亦豈能廢孔子聞見擇識好古敏求一段工力乎學古有獲著於書多識前言往行著於易顏孟上根人由博反約而謂朱之窮理格物爲支離一切可廢豈良知物理有兩耶余嘗曰陽明之學忠孝有用聖學也而其所以教人者則非聖學全局也卽無善無惡之語亦費註疏心統四端善豈無耶若謂有其善喪厥善又何淺也豈若先生之止至善爲宗明白直截可使學者盡其實詣哉先生韻言豪邁似邵康節文章根本六經似曾子固一生難進易退蕭然一室抱膝長吟則武侯隆中澹泊寧靜之氣象而海內共卜王佐之達觀樓集

卷十五

二十四

業者璉讀先生書見決矣識者當不以爲阿好也

翠柏軒稿序

有詞人之文有儒者之文詞人才足以濟辯氣足以運才理不必中繩而能駕曲以爲直情不必由衷而能描幻以爲真此雖笙簧其日丹鉛其姿而風雲月露其情乎亦止成一詞人耳其文詞人之文耳莊周之雄辯長卿之穠麗眉山父子之善學刺工奇異夫豈遂當千古立言之旨而稱不朽盛事哉若夫儒者之文則不然造理深寄情切平日了之胸中爲玄詣而偶爾落之腕下卽文章出可經國入可善身辟之陽和一動鶴鷟自鳴風水適遭波紋自現豈其謾語無當而強笑強哭以飾達觀樓集

卷十五

二十五

觀聽者夫白馬論誦於孔穿帝秦議寢於魯連理勝也文之根本六經語出如山猶是也麥秀一歌殷民流涕雍門微吟孟嘗愴心情真也文之吐肝披扇令人歎歔欲絕猶是也然總不係才氣而係養三代以下之文章談理無若天人與原道寫情無若出師表其人則儒也韻語情理俱到無若杜少陵然亦未可詞人目之者予以評我澹源先生之文其殆庶幾乎澹源著有翠柏軒稿若干卷予讀其詩則見古近諸體悉脩矣沉鬱典麗若畫若史已拔摩詰之幟登子美之堂矣其他序銘碑記雜著種種格言與衍弘深亦與古今名家相伯仲蓋

澹源妙年高第兩刺大州輒以古道行今時爲人脛毗拂袖歸真有儒者大挾持身窮道亨絕無湘江之苦怨長沙之悲涕真有儒者大風韻敞廬數椽圖書萬卷室無姬媵門無雜賓真有儒者大操修以是發而爲文理至情溢無一不佳有如此蓋雖無心操觚以立名而有德有言理可知矣大江以西不乏作者求其文行俱高雄視千秋之豪傑前有柴桑後有廬陵柴桑冲澹絕俗又如其人廬陵道德功業卓然名世爲文清和秀傑亦允爲儒者氣象今得澹源其繼二氏而三乎藉令得時如廬陵經國遠猷豈不可觀乃今僅以柴桑風節終識

達觀樓集

卷十五

二十六

者惜之然遇殊而人不殊時不盡爲蕪氏婦寧以一官高下分軒輊又不皆爲繁籍聖賢之見寧以澹源所著可忽耶語曰歲寒知松栢澹源之以翠栢名軒自况也予謂澹源人同翠栢文亦翠栢可久必傳又何疑焉予於此道實懵甚本非知音敢謂伯牙之鍾期要非阿好竊附于雲之桓譚矣

劉雲溪先生錄序

仕何爲哉行學也孔子評學以二語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程子轉其二語於仕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要言不煩千古仕宦得失之定案無出於斯夫仕而委瑣趨避舍學徇人乎既行吾學其與人情之思安得觀望趨避舍學徇人乎既行吾學其與人情難合易拂其於出處難進易退則俱理勢所必致董賈不能顯於漢關閭濂洛不能通於宋故可知已嗚呼仕道不明徑由巷遇安所底極以緘口寒蟬爲老成以滑稽繞指爲善處謂恬爲拙謂直爲狂自非眼高流俗皆

達觀樓集

卷十五

二十七

挺風波真有豪傑大識力者孰能傲屣一官古人自期也以今觀於里中雲溪劉公亦猶行古之道也公生平治行水部郎公傳其事大冢宰衛公贈以銘揚厲頗悉大都立朝忤時相外補忤當事遂拂衣云夫公所遇時相何狀乎假宰衛竊大阿每自况於橫岡虎深林嶙人莫敢櫻匪惟莫櫻且奔走之公筮仕行人獨不一及門江陵每欲交公公不許於是抑公言路予以比部已又抑公比部出判姑蘇公適孜孜民事無薄淮陽而羨景倩意定賦崑山倦倦陽城之撫字以救三吳之繭絲苟利吾民雖無當於開府目攝不顧也然思時途傾側直

道難容駕部之賜環未幾神武之掛冠已遂矣昔陳瑾  
爲樞給事中曾丞相顧以卽眞璫不受上書論之而傳  
不交何尚書張永不謁楊右相林大中不通韓太師  
千古艷稱公忤江陵何異於是流落郡邑人謂公必稍  
委蛇公侃侃如故曾不色變談虎夫豈不知小臣違柄  
臣所由得禍而善事上官可以無失名譽也在朝爲君  
在野爲民仕爲人仕不得復有已耳說者以公數奇未  
獲尊顯爲公恨余謂不然直道忤世雖敗猶榮否則一  
歲九遷旬日三臺四時仕宦何益哉一汚青史千古笑  
罵吾知公固不以此易彼也當公爲諸生時扶親觀於  
達觀樓集

卷十五

二十八

數千里外且持危於風濤萬險中直與廉叔度抱父棺  
全溺者共一景象而蘇人尸祝公又無異蜀人歌廉之  
至情是公隱裏粹行生平所學俱遍古人不獨仕矣璫  
在童年猶及見公而心慕今以疎庸濫一官浮沉十載  
殊不爲意蓋亦仰止高山奉爲典型敢因嗣君仰雲之  
徵言而并及之

慶餘錄序

維璫髮未燥已知鍾吾漆先生名藉甚及爲諸生稍有  
識而先生已謝世嘗以不及先生之門爲大恨辛酉嗣  
君大學弘初撫其遺稿并海內名公贈遺曰慶餘錄者  
示璫序之璫方苦塊善病不能搦管壬戌小祥始獲卒  
業作而嘆曰有是哉先生文章根本六經而韻言出入  
三唐哉古今詞人類多浮艷少風節先生隱德懿行不  
可殫述且生帶傲骨學養浩氣兩振鐸而造多士三理  
邑而忤要人松菊長吟薑桂愈辣此非詞人易辦者論  
者比之董洛陽陶彭澤庶幾近之或以先生高才遺一

達觀樓集

卷十五

二十九

制科官績終於百里爲可惜夫制科能盡古今豪傑乎  
詩如子美不成進士策如劉蕡竟落第藉以開閭瀝  
洛而與今之王唐瞿薛較舉子業取科名恐不必勝也  
宋儒李燾有言凡人功業不待仕宦有位爲職事但隨  
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况先生遺愛在楚浙雖限  
百里自足千秋卓子恭卽不太傳不封褒德侯其治密  
風猷豈出雲臺諸公下且入豫章之境弔古豪傑有以  
宦達加於陶彭澤上者乎先生可知矣語曰其父析薪  
其子弗克負荷重繼述也弘初博學能文有超宗鳳毛  
之譽無韓祖金根之訕則先生積善餘慶之所致也乃

其久淹太學者天祚明德欲使弘初益培其基後人大食其報也蓋善人天地之元氣元氣愈積愈厚鬱愈久則發愈奇故偃僂循牆至五世而誕至聖弘初今日卽未如高間植槐者之操券然繼其後者又寧止高間植槐者之操券已哉拭目以俟

理氣心傳序

天地間有理卽有氣有氣卽有數氣理數湊合成造化是天地人物之所不能違者也自龍馬神龜出造化之妙在圖書自先後天之易作而造化之妙在卦氣自大極之有圖皇極經世之有書而河圖洛書先天後天易理更覺發明無餘蘊夫易也者支干五行之淵海而占天相地之指南也然古今星官曆師卜人方伎雖能竊易支流以鳴術其能迴流窮源直窺微妙者幾人哉余里劉君心鏡儒而俠少工劍術習兵書脫穎武試旣而數奇未遇浪遊五岳著爲理氣心傳若干言高者出蒼達觀樓集

疑石稿序

文章之待識有似美玉之待沽玉則何疑於石哉其在璞中射覆難知卞和氏所以見別於楚王而題之以石也然和氏信玉則愈堅故獻者三而卒售劉生若初題稿疑石何爲乎夫君子高才流落不獨他人疑之卽已亦必憊然捫心悵鬱焉夫子嘗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是聖道固已不能不自疑矣况於時執耶若初聰穎絕人無書不讀苦心大業才情氣魄凌轢一世驅駕千古自郡邑試以至學臺觀風使者屢試屢冠軍顧久困諸生不得吐氣青雲李將軍之不侯豈真數奇達觀樓集 卷十五 三十二

也哉予謂物有貴賤售有難易今使人懸一絲一粟一屐一履於市朝懸而夕盡矣試以明月之珠夜光之璧懸市示人售可期乎一日而遇三輔五陵之貴游卽易以千金之不惜且進之以爲清廟明堂用此非得時爲之機緣哉若初清標偉識有璞不銜雖與予爲外兄弟兼門牆誼而道義相成人間塵事絕不聞問眞爲士風狂瀾一砥柱天豈虛生此才僅爲輝山媚澤之物而已乎語曰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若初其勿疑以俟具眼其人

達觀樓集卷十六

豫章鄭維璉德輝父著

記

重修李太白問月亭記

李太白之在唐可謂流落不偶矣及其身後遺蹟所在憑弔珍惜有若甘棠是故漢陽則有太白樓沔陽則有太白湖江油則有太白臺姑熟齊魯之間則有太白祠而夜郎城北碧波山中亦有太白問月亭一峯聳特天

達觀樓集

卷十六

濶無垠江山巖壑城郭煙樹無不在目天籟泉響鳥語猿聲無不在耳蓋誠夜郎之一大觀哉予初奉旨謫施也親友作詩贈行皆指斯亭以爲辭予曰璉無謫仙才而忠難行素講習頗熟當不肯令此君在夜郎獨傲千古及抵夜郎訪之州人李岐陽張熙寰則云年久亭圯正欲新構而時未遑一日二子載酒招予同游則果見奇絕如其所聞爲之夷然不忍去至是亭成問記於予予惟古今重太白與太白之所以爲亭重者果僅酒與詩而已乎清平三詞暗刺玉環此諷諫也人主能悟女戎立消豈有馬嵬之事耶唐之宦者干政則自高璠始



當時媚寵實繁有徒而太白於人主之前呼役如奴隸豈真使酒慢上無人臣禮蓋借酒以規刑餘賤役原非天子所當寵此謁諫也又使人主能悟而不留弊以遺子孫何至比司重於南牙天子在其掌中哉嗚呼太白似醉非醉似狂非狂有遠識有深心而又有俠骨謂爲智士可置臣可酒仙詩聖何足盡之哉予猶羨其少時謁時相簡題海上釣鯨客相問以何爲絲鈞曰虹霓爲絲明月爲鈞又問以何爲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相悚然奇哉斯言已見直道事人落落難合之嚆矢不然以彼其才少自委蛇穩步卿相亦何難之與有然

達觀樓集

卷十六

二

則永王璘之事何爲乎曰迫脅不從揮金明節太白詩叙甚備九江王中丞昭雪疏辭亦甚明蘇子瞻曰太白能於儔伍中知郭子儀之爲人傑豈不能知永王璘之無成此語足爲千古鐵案矣予願登斯亭者想見其爲人卽酒興詩才不必盡仙但以義氣丈夫一語相體味勉立名行仰止古人毋徒爲太白充鈞餌則太白重而亭亦重庶乎不負構亭義舉哉亭修於某年某月某日成於某年某月某日前軒中堂又後室繚以周垣祀太白於其中置田若干畝飯僧一人司香火董其事者張公熙素諱三陽由明經官光祿署丞李公岐陽諱一鳳

官新安同知奉政大夫而司土某等鄉紳某等文學某等共襄厥成

達觀樓集

卷十六

三

尉山存梅祠記

新昌尉山故有梅子真先生祠何也以子真由九江壽春家尉山於是祠之以志典刑也山以尉名何也子真曾爲南昌尉猶之徐亭嚴灘鄭鄉之類各以人重則以人名也一縣尉耳何以重山乎曰漢自外戚王鳳專政通傳封莽浸浸有改物之漸自京兆王章以言死舉朝結舌大臣如張禹孔光杜欽谷永輩且附之矣子真獨以一縣尉發憤上書非有百鍊之骨天地浩然之氣能然乎此尉所以爲山重也史稱子真知莽篡漢一朝棄妻子逃其後有見子真變姓名爲會稽吳市門卒者乃

達觀樓集

卷十六

四

宅墓在茲何以稱爲仙去乎曰從來指斥乘輿猶可生忤觸權奸則多死子真持虎幸免潛而老於深山窮谷中如神龍威鳳不可物色卽孟堅漢史竟不知其薨葬何在此子真所以爲仙也府誌載尉山在天德鄉乃天寶道遠亦有上下梅莊前後道院名尉山豈山有兩乎曰高人涉歷不一所在借名事宜有之至其遺墓在道遙表有福一道人碑元季紅巾起封以亂石用防侵犯則梅之子孫現在洞山者能傳之逍遙故老能言之當不誣也余友劉天醴結廬耕讀其地嘆曰斯人在漢漢重在千載千載重尉於南昌遜於吳市則南昌吳市重

奈何托體之地遺祠銷沉不一表章於是鸞田五畝建

一祠版一僧奉香火題曰存梅屬璉記之璉惟乾坤有正氣不能無邪氣然邪氣偶勝於一時正氣常伸於千秋使正氣有抑而無伸乾坤毀而人類滅矣子真在漢岌岌遯荒千秋而下憑弔嘆仰不能自己何者心同理同也小人之媚竈也豈其心理獨異耶只緣眼前富貴兩字淪入骨髓故雖明知千秋唾罵亦不顧然至鐘鳴漏盡一棺戕身之時富貴安在嗚呼可痛哉天醒此舉甚快人意使過此者興曰大丈夫尙友古人當知世間有忠義事卽一尉亦可垂不朽倘遇權臣王氏其人必

達觀樓集

卷十六

五

當爲上書之子真必不可爲媚竈之張禹等則存梅非卽所以存世道存人類并存乾坤哉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天醒力學好義原是子真一流人故其墓尙若此祠成於天啓之四年天醒名全曜號曙陽久饒於庠奉祠僧名虛白行僧也

李郡丞大莫園記

夜郎山水多奇而南郊以外一望尤奇羣峰戟列四水帶映峭巖古石蒼松綠竹種種秀發應接不暇天啓甲子李公岐陽致政歸開園築館於此名大莫北枕獅崖南瞰清江左對珠峰右倚文昌祠閣其地幽徑一線迂回而曲折稍進則平園一片江水繞之種有各卉數百簇中構草亭曰冷然又進則躡嶺而上石洞石磴石案橫嶺腰可以對奕又進則石峯絕頂構亭名可座八方玲瓏而在下園望之則如天上又進則書館前堂後室氣象鉅麗上則岑樓周迴遠眺山川數十里面面皆碧

達觀樓集

卷十六

六

下則明窗淨几庭草盆魚實以圖書萬卷此勝景幽槩依稀乎輞川浣溪光景也春日李公觴璉於亭中琅玕聳翠天籟生韻江清而觀鯈魚之出遊何殊漆園濠上之趣山幽而聽黃鳥之睨皖寧城山陰道上之風哉噫嘻樂矣夫古今士大夫選勝卜築不爲金谷之明後則爲銅鞮之恣情名耽風月痴深游讌大抵風流豪客之所爲而有道不屑也惟張仲蔚蓬蒿室陶元亮松菊盈門超然俗外有合考槃泌水之旨誠隱者事然李公開園之意不止是也玄晏有言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公以荆楚名士宦於秋浦新安間民爭尸祝乃

道不逢時退而有事於千秋三胤君俱雋才父子兄弟自相師友讀書賦詩此園中用以紹乎先君清孝先生之傳其意蓋已遠矣徒隱云乎哉今日漱流枕石卧雲餐霞若仙若禪固此園中事園中人也異日乘長風破萬里浪補天浴日令天下骨竦心醉於大君子之作用亦此園中事園中人也南陽之盧養王佐東山精墅中與人同樂之時卽與人同憂之時皆是道也然則窮達兩大事作述兩大謀皆此園中了當徒隱云乎哉或曰若子所言題園何取於大莫曰世間淡然無欲人卽是世間有心人故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回之所學正惟

達觀樓集

卷十六

七

李公遊心大莫之鄉因以知其開園本意在此耳遂爲之記

烈婦黃氏碑記附詩

古今婦女以烈聞者代不乏而經史最著無若春秋宋伯姬五代王凝妻李氏宋災左右請姬避火曰婦人無傳姆宵不下堂傳至矣姆未至姬遽火死王凝妻扶夫概過汴梁投宿旅店旅主不納牽其臂出哭曰吾爲婦人不自惜臂乃爲人所牽乎引斧自斷其臂嗚呼烈婦可踊肌膚可斷何物女子能完天地浩然之氣若是乎當令莽大夫等愧死地下余常雅慕其芳躅偶閱延平府志所載林鳴鳳妻黃怡姐節烈頗似之肅皇帝時流賊寇閩至王臺乃叔黃氏置高樓黃氏度不可脫少緩

達觀樓集

卷十六

八

須臾則身浼適見樓臨深溪從牖躍出死於水夫其擇地而死不血賊刃何其智臨水若歸曾不踰時何其勇見危授命殺身全節何其仁烈哉黃女可謂巾幗中大丈夫而千載未易數數矣嘗觀仲尼麟經表伯姬而歐陽五代史傳節義後談王凝妻以風世此二女者一附青雲聲施至今黃女不逢素王經文忠史俾其潛德闡天下傳後世而僅僅炳耀一郡乘余竊悲之文學黃景裳者黃女族姪也請余一言勒石垂後余嘉烈婦行誼又喜文學好德雅志故樂爲之辭而弔以詩

人生天壤間七尺誰久留獨此不朽性燁然照千秋上

並日月垂下並江河流品彙賴以育飛躍賴以休茲性通造物息息相應求子胥氣爲濤長弘血成碧燕客精變虹吳女身化石能飛六月霜復感千里赤揮戈白日返叫天震風擊矧是血氣倫好德應無數偉哉黃氏女柔質負剛腸罵賊躍澗澗責育不敢當智能擇死所必犯共徜徉至今人歛厥身死骨猶香嗟嗟眼中人輕塵棲弱草豈不愛春華榮名良足寶玉碎勝瓦全難與俗人道丈夫多巾幗反誇長樂老嗚呼田橫客一笑當絕倒

達觀樓集

卷十六

九

達觀樓集卷十七

豫章鄒維璉德輝甫著

傳附贊

明兵部左侍郎贈兵部尚書高安陳公匡左傳

公諱邦瞻字德遠號匡左高安人生而穎異十歲能文常隨父學博覺山先生訓虞城有司以修誌屬覺山公手裁定之誌成有小蘇之稱萬曆壬午以禮經魁鄉試戊戌以尚書成進士初授南廷評獄無冤民尋陞工兵

達觀樓集

卷十七

二曹數省歲餉萬餘金改勲部有人倫鑑深爲太宰魯見臺公器重及分守杭嚴攝數篆咄嗟立辦錢塘故有湖盜鯨徒爲民害公廉其王名置之法地方以安陞任閩臬持正不阿時中丞欲薦一私人憚於公噤不敢發有郡丞分司權回以珍異諸餽來謁公詫曰此非商民膏血耶立劾丞晉右轄以艱去服闋起補分巡河北捐贖錢數千濬渠築堤開水田數千頃復教以南方桔槔之法爲百世利又建滄陽書院集士子講習砥人建祠尸祝之晉右轄處置藩祿嚴出納禁羨耗諸所興章甚衆已而巡撫粵西歲大稔設奇散荒民忘其饑遷總制

兩廣時田州土酋岑懋仁驕恣擅破上林殺官奪印公

請討於朝竟擒懋仁正罪澳夷出沒海上建屋青州奸

民時時勾引以來侵我疆公整兵焚其巢侵疆盡復說

者謂懋仁跳梁不至尋先朝叛猛之賊煩四省兵力澳

夷不至如宋素卿汪五峯蹂躪內地皆公摧陷之力至

審批塞料軍實撫流移設處遘餉使民不知有加派又

其餘也徵拜少司空因東事孔棘改樞貳公聞命叱馭

入朝首疏四事一立大志以奠安宗社一明大責以興

起事功一伸大法以警惕人心一定大計以徐圖恢復

語語皆石畫中又極言婦寺之蠹大畧謂上用宜節以

達觀樓集

卷十七

二

免加派而猶未節此必左右貂璫以必不可省之說蠱惑聖心宜遠若輩勿聽又謂乳母客氏既出復入宰相倘有杜和公便當封還詔書奈何政府不爭致上罪謫言官再蹈拒諫之失其詞蹇謬於是上嚴旨切責公公亦不爲懾也已又條上安邊徵兵選將諸務時四方多事公總理三部日夜憂勞遘病卒族裝惟故衣二箱而已公性宏厚態度溫粹而矩矱則截然不可犯每論天下事義形於色先是時詆東林而謂公爲東林之朋黨久淹公藩臬公竟不爲挫志而人亦竟不能吹求公也生平博極羣書手不釋卷深有會入嘗謂陽明良知之

說不過使人速見其心體耳乃排詆晦翁又刻朱子晚年定論學者遂謂探討真可廢不知聖賢之學由博反約今以寡昧希頓悟欲逃俗學而反入禪此游氏所謂立數仞之墻而浮埃聚沫以爲基者也故官閣時刊布朱子語錄胡敬齋居業錄羅整菴因知記以救陽明之偏明程朱之脉宦轍所至表章先賢遺編甚多詩敦厚有氣得唐體文章根本六經有歐會風經濟未盡滿朝惜之所著有荷華山房稿皇王大紀晚修宋史未竟而逝

鄒維璉贊曰經術文章儒者兩重顧經術所以經世務

達觀樓集

卷十七

三

而文章所以飭吏治儒者之效則何寥寥匡左先生宋學唐韻爲世所宗及秉方而而闡幽興教導渠壑畝剪奸驅凶嘉績爛焉其於世務吏治何精耶入佐中樞首刺權倖則又屹然古大臣之風裁而當時不可多得者也曲突未驗勤官先死惜哉豈天不使羅黃門之獄而先畀以考終之福乎

南京太僕寺卿高安朱公密所傳

公諱吾弼字諧卿號密所高安人自幼穎敏年五歲聞外祖黃梅臯歌箇箇人心有仲尼句恍然大悟攻苦讀書期爲聖賢嘗疏大學誠意章於座側曰勿欺二字做人本子既舉於鄉從李公見羅講學萬曆壬辰成進士初授寧國推官一介自矢不可干以私每遇大獄終夜不寐焚香平反得情乃止時論俱以銓司擬後選南臺人爲不平公曰我自幼願作天下第一等人未嘗願作天下第一等官况歐陽文忠曰天下事惟宰相可行諫官可言吾求無曠若職豈易哉時神宗尙靜攝兩宮災

達觀樓集

卷十七

四

公抗疏引漢五行志脩列天譴之由語皆達慮有蘭溪首相弟趙學士怙勢貪橫公疏泰之論如法又有誠意伯劉世延屢次狂逞殺人無忌公疏泰迷獄論死已又疏請冊皇儲點閣臣補科道爲去三壘撤回天下礦稅權使爲去一壺而皇儲疏則補牘不一也當是時權使之橫如晉孫朝楚陳奉粵李鳳豫章潘相等毒如烈火不可嚮邇至孫耀權三吳則窩匿巨盜幾釀不測公皆極力彈糾民賴以安萬曆乙巳京察首相四明沈公爲政庇其私人給事錢夢皋中旨留用刑部主事劉公元珍爭之被逐臺省結舌公上辯奸疏誓以身殉曰願從

龍逢比干於地下上初覽疏怒甚欲逮公次輔山陰朱公急救公自是見幾引退矣萬曆戊申起南光祿遷大理丞時揆地惟福清葉公一人大僚若晨星會試屆期國朝無首相典試例上以命葉公葉公力辭公恐改場則困諸士勸以借將順爲匡救地卽有人言矢自當之後聞有人求多福清之意公上疏自明且極言朝政廢弛狀請上事斷行然忌者終摘勸駕二字以誡公公引病歸天啓元年起公大理少卿尋轉南京太僕而是時軍興乏餉變賣牧地之說起公引祖制抗疏力爭請還岡田以重馬政已刻南岡定要錄以便循省節交際裁

達觀樓集

卷十七

五

冗濫畫一可遵又見外患孔棘兵餉無措乃疏大學用人理財以救時而疏中指斥客氏魏忠賢語甚切也然公終揣揣浮於振瑾履岡僅三月堅志乞休歸矣自後逆瑞終卿公有部郎楊某豐城人搆公悅瑞疏稱高安免派邊餉貽累豐城多派以公科民錢賄賂糧道吏胥故得免云瑞使私人撫按江西按驗急家族甚危公憤尋病卒享年七十有一會今上登極誅瑞邑人士同公長孫孝廉朱恒敬上書訟冤事遂解而部郎之搆公者削籍去矣公性剛直在南臺權貴飲手稱爲鐵面政暇則與諸名公表章朱子之學而捐俸建書院於星源

以造後進林居讀書吟詩不輟而立家約化鄉族尤篤友誼嘗受冢宰見麓蔡公之知撫其二孫襁褓中如已子忌者不能害蔡公不絕如綫以公爲之死友也鄉有虎患公操文祭之虎立遯自少至老誠心直道允踐勿欺二字易簪猶以訓諸孫所著有密林漫稿奏疏數卷鄒維璉贊曰予官南都遇縉紳士民則輒追頌江西陳公嘉訓在省中朱公吾弼在臺中風采巖巖百吏震悚云夫陳公清介絕人誠不易及若公齒馬批鱗卽天啓無異萬曆時豈不難於陳公耶貴戚歛手以避二鮑黃門鞠躬屏氣畏李司隸公其庶幾乎岡牧一疏尤知大

達觀樓集

卷十七

六

體汶陽之歸卒如公言嗚呼使世早大用公建柱當必過人哉

明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毅高邑侯

鶴趙公傳

儕鶴先生之逝勲卿鹿公善繼錄其行太史姚公希孟誌其墓椽筆一揮生面頓開先生嗣若屬璉立傳璉最寡昧其何能勝雖然先生人品國有史野有記賢士大夫之推揚固實錄卽權奸邪黨之慢罵皆贈章無煩搜求臚列不盡璉卽曾受先生千載特達之知何敢阿好而又何必阿好爲乎哉遂敢僭草以質信史公諱南星字夢白因鄉試舉王得公卷夜夢大鶴翼蔽天因號儕鶴世家真定之高邑自始祖至公八世皆以經術起家

達觀樓集

卷十七

七

仕學博或邑僚而祖澤民父汝弼則爲令長公生九歲能文稱神童見道有殍死而兒呱呱泣者公爲流涕拾而養之父老知爲非常人矣及舉鄉選遊太學好爲古文詞因以受知諸名公萬曆甲戌成進士司理汝寧廉公有聲陞戶部主事時貴璉相江陵病朝士爭爲禱祀公與顧公憲成姜公士昌獨不往且爲詩以誌嘆曰二豎能憂國千官爲祝年海內傳頌江陵沒改調吏部考功主事御史丁此呂糾劾三相子科場事家宰海豐楊草疏謀劾侍御尙未發怒公洩語於朝臣公謝病歸甲申起公文選家宰陳公有年問過於公公曰釋老貴清

淨日復一日安得過乎陳大笑曰命之矣是謂我不事

事也遂抗議起海公瑞何公以尙以謝公旋丁內艱戊子服除補稽勲調文選乃上劄露良心直陳救時要務疏疏中抨擊總憲僉院翰林科道多人甚忼直吏科給事李春開疏駁公公復引病歸而一時省中王繼光萬自約史孟麟及刑部主事吳正志皆忝春開既去而公所擊者俱敗而平湖陸公光祖爲家宰起公爲考功郎招以手書公入朝是時新建相欲損銓權疏陳紀綱國是以爲六卿之長不宜專聽司官宜加重繩會推大臣宜令九卿科道各舉所知吏部類奏取自上裁公覆疏

達觀樓集

卷十七

八

曰夫會推乃爵人於朝之義官至大臣才品已定會推之時九卿科道固俱在卽有不當宜而爭何必類奏史孟麟亦上疏曰如輔臣言則始以一部之權分而散之諸司究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禁密聽自上裁昔山閣票內托主意外譏廷推誰執其咎事雖寢新建殊不憚明年癸巳當內計家宰孫公瓚與公同道公銳意擔當而值同事甚省不足謀公多不以聞是時政府各有所庇太倉則庇節職王肯堂蘭溪則庇御史黃卷新建則庇御史樊玉衡公皆不從而蘭溪介弟趙志淑且以不謹黜公虛心忝酌每遇權勢奮筆刪除而於家宰親甥



吏部主事呂胤昌公兒女姻家吏科給事中王三餘亦掛察中故榜出長安驚服不敢出一詞人心大快然閹銓從此水火臺省亦耻不與開裂背視側相與謀辱吏部以挫公遂借拾遺首糾積勳員外虞淳熙次及職方郎中楊于庭贊畫主事袁黃公以淳熙介士于庭有遼功黃雖衆論不甚同時贊畫朝鮮軍請自上裁政府故擬留用而喉言官劉道隆疏公曲庇上怒詔責冢宰專權結黨奪俸三月公外調總憲李世達食院王汝訓疏救上愈怒公與淳熙俱削籍於是汝訓復與通政魏允貞大理少卿曾乾亨吏部主事顧憲成李復初禮部郎

達觀樓集

卷十七

九

中于孔兼員外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陞戶部主事賈巖國子監助教薛敷教行人高攀龍交章救公而擊太倉新建甚急獨僉院吏部疏留中餘皆鐫級禮部郎中何喬遠洪啟膚復疏爭之時史孟麟已推吏垣長杜門不出疏稱臣出則必首言考功事臣乃考功黨豈得獨留有旨皆謫冢宰疏辯權黨之說因乞骸骨亦罷善類一空矣然國朝考功公爲第一蓋公以除奸爲主貪次之寬散秩嚴要津凜乎仲山甫不畏強禦范文正一筆勾却風裁也公自是里居孝養承歡訓弟子化鄉人授學徒著有閑居擇言一書嘉廟登極起公太常少卿

累晉左通政太常卿工部左侍郎公皆具疏力辭且作詩曰窮棲三十載塵世隔烟蘿亦有憂天意其如日落何老妻甘隱逸兒輩慮風波晚節求無辱寧爲醉尉訶及福清蒲州吉水芮城諸公貽書責以大義公勉出旋推總憲癸亥主京察當神廟之倦勤也諫臣祈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手執朝權人莫誰何至是冢宰張公問達尙瞻顧公作四函議以定案鋤去與癸巳等人心又愈大快公以撫按舉劾之當否關係世道之治亂乃上申明憲職疏曰臣衰頹無識蒙皇上拔置西臺爲諸御史之長臣無職也以諸御史爲職諸御史皆稱職

達觀樓集

卷十七

十

卽臣之稱職彼出而巡方者如使百城循理萬民樂業則爲天下太平所以致此者非有他術惟在舉劾得當也舉劾之所以不當者人務於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往者御史之巡方事竣覆命薦舉皆拘舊額固已不當其後俸深升任者皆在提薦提薦之外又有揭薦昔西漢號多循吏史止載六人今聖世雖曰多賢然亦不能如此之多也如此之多則宜有治理之效何小民之窮苦憂愁愚弱者爲鬼桀驁者爲盜也以臣所聞見天下豈無循良而貪墨成風征收口重有一兩加二三錢者貧民糧少則倍之買物者給半值名曰官價或分毫不給

參謁上司則令行戶隨行置辦下程餅師酒保皆受其累又有喜於作威者不問事之大小一怒卽折人之肢體傷人之性命此輩亦得薦舉非上官不之知也又非眞知而故昧心也不過曰此我之同鄉故舊不能忍也曰此權要之所托也是能報復不可劾也不劾則須舉之又從而過譽之貪者廉於伯夷而酷者和於下惠凡今之人誰無相知求人請託誰不能者以此舉人誰不可舉其所劾者皆貪酷而孤拙者耳而又卒多從寬故曰舉劾之不當者人務於市恩而莫肯任怨也臣請以後按臣差滿道將其所舉劾令河南道發單各道一一

達觀樓集

卷十七

十一

細加咨訪如考察之例類送堂上官必舉劾允當而後爲稱職不則卽以不稱職論夫臣之欲保祿位非與人殊何樂乎任怨若此哉誠以不如是則民不安民不安則社稷不安臣望陛下渙發德音使領民之吏知貪酷之必不可爲巡方之臣知貪酷之必不可薦提薦揭薦之必不可行所薦者必不可爲溢美之言所劾貪酷之吏必不可僅擬降調從此惕然猛省赫然愧汗翕然回心而嚮道共圖百姓之安使臣無怨之可任而諸臣功名日高祿位從之名實甚粹美光輝及子孫豈非仕人大願哉如以臣言爲迂濶不可行臣不敢愛一官以負陛下

下高厚之恩旨下俱依議載入憲綱已又條陳三款一重河南道題差事權訪察同臺二巡方薦舉悞者許自簡舉三按臣兩差滿始議陞轉惟雲貴用兵之地及摧折賜環者一差卽轉提學御史必俟歲考鄉試事竣始得咨陞因糾濫薦御史張素養等若而人臺綱大振公念國本建言礦稅誅諸臣久湮沉則揭部題恤百有十人是時逆閹魏忠賢怙寵干政心忌考功徐大相曾參盧瑄則借題覆先朝薛蕙恤典事中旨降外公上疏曰臣南星不肖乃陛下之老臣也古之爲臣不易而爲老臣尤不易一言輕出則舉國譏笑之曰此不類老成

達觀樓集

卷十七

十二

人語況敢輕言於陛下之前乎自非萬不得已必不敢以形之章疏夫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有臣則莫不欲其爲忠臣也有臣而不忠則居官食祿者皆無用有害之人不如無有故得一忠者必用其言而顯其人卽異代之忠臣亦必追崇而褒揚之是以爲臣者競勸於忠奉公則忘其家直諫則忘其身天下所以又安國脉所以悠久舍此更無別術而不意徐大相以薛蕙之事得罪也夫薛蕙正德間進士也任刑部主事與兵部郎中黃鞏輩諫止武廟南巡罰跪午門外五日廷杖三十死者十有一人蕙幸不死遂告病歸歷陞考功郎中嘉靖初

又以議禮逮繫鎮撫司獄卽此而談爲臣如蕙可不謂之忠臣耶若大相寢而不行何以見人大相謬以臣爲曉事開幽之舉謀定於臣而旋得罪臣何以見大相舜之戒羣臣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後言者非敢於私議也惟相與嘆息聖人不宜有此今大相之降官羣臣多向臣嘆息臣以年老大臣若隨人嘆息而不以告是不忠之臣也安所用之疏上大相雖謫衆正以爲重公又以時方亂而縉紳書札費心四六濫惡則不情工巧則壞心僥倖則山人墨客壞官方乃著四六可廢議付巡方御史禁止是歲始代張公爲冢宰首疏請戒羣臣盡

達觀樓集

卷十七

十三

力職業謂長安交際太煩鹽樵未畢客已到門士大夫朝氣盡疲於應酬亭午入署昏昏不支宜各以全力用之職業昧爽治事以爲常已又上再剖良心以矯官邪疏曰萬曆十七年臣爲文選員外睹士習之不端慨民生之日蹙陳剖露良心一疏言大小臣工之干進及守令害民等事於在位者多所譏切向時天下方太平臣之言似爲私憂過計然大小臣工不能以其干進之精神用之修職因循苟且以至今日士風大壞吏治隨之生民愁苦則邊遠乘之內侵邊遠內侵則愁苦之民乘之爲亂此前臣之罪而今臣之責也今臣復不能改則

天下之亂當不止此奈皇上之宗社何臣老矣幸而良心尚在所爲竭智力於陛下者不過與大小臣工各以其良心爲社稷蒼生而已今科道諸臣之條陳銓政者大都皆言干進之弊欲獎恬而抑競然其良心爲富貴汨沒皆以干進爲當然若臣先無良心干之則力爲推轂不干則任其淹滯誰獎之而誰抑之乎且夫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過於吏部臣亦人也豈無鄉里親友門生豈無私心然而不敢行也何也臣之私必與司官言之外人未有不知者且臣亦豈無好賢之心哉然見今之薦人者已多無庸復贅亦恐干之者衆

達觀樓集

卷十七

十四

而及於匪人是以臣生平所傾服者未敢薦一人亦未敢爲人求臣之所以保全其良心者甚苦矣今陛下之小民皆在水火之中而居官者皆欲得爲京堂薦賢者皆欲其爲京堂甫爲京堂卽欲爲巡撫爲卿貳若絕無救民之意大可以救民者莫過於巡撫而此官甚不易作必德望威稜貪污絕無者而後可耳其次則知府最急知府賢則縣官不敢害民二者官有大小皆宜選擇破格而用之久任而優擢之者也近聞多從人討而得之何怪乎謁選者以討缺爲常也天下之最可患者莫甚於民之作亂而邊遠次之今幸而稍定何可不爲之

防乎臣以爲防之自知州知縣始然莫急於懲貪今有司之貪已成風而長安之書帕自十二金而至一百金有至二百封者此皆何從而來安得不貪貪則多酷既腹其脂膏又加之毒痛民安得不亂如是而但論罷之如行商而得素封有歌舞而爲耳謂宜追贓正法以抵兵餉而戒加派至於掣籤之法上古以至我朝所未有自皇祖年間始用之已不盡善其初卽不能行遂有造籤之法討缺無不如意荀卿曰探籌投鈞所以爲公上好曲私則百吏乘是而得偏此假議以見行法之在人而不意天下果有此事矣似宜變之以復祖宗之舊

達觀樓集

卷十七

十五

例疏上請謁始絕懲貪始嚴巡撫太守始久任公推鄒公元標爲南家宰未下復疏請曰以皇上知人之明同於日月豈猶有疑於元標之未宜推乎夫元標釋褐之始卽捐軀以爲國家其忠孝宜推也俸祿之外囊無一錢其廉潔宜推也可仕若挾其山林可止卽忘其軒冕其恬退宜推也夫此皆今人之所不能也以元標之賢而皇上猶不卽用則是捐軀報國者不足信也廷推而不卽用則是舉朝皆不足信也無乃非堯舜嚚咨急賢之意乎公又以司官多缺銓弊日滋因疏銓政變通之宜以漸復祖制曰夫千金之家必有紀綱之僕令之招

選羣僕以分辦護之任而後家政克修羣僕不脩則必有所缺若有其人而呼之不應畏火伴而不畏家長則紀綱亦虛設耳其家鮮有不敗者臣等不肖蒙皇上以爲吏部此周之所謂冢宰也每誦周官之言曰統百官均四海不待循省而汗浹然浹背矣蓋誠自知闇劣不勝任况外察伊邇當此危難之時用人更急欲得衆賢爲屬以助之而四司官額設十五人今僅有八人惟稽勲有見卽中而三司俱無員外惟主事不缺皆新進而令之代庖遷轉太驟事多廢弛臣等雖有盡忠之志而不能行昔時司官分省直恒二三人署欲請告則預

達觀樓集

卷十七

十六

招在籍者來不待起補彼入則此出是以恒無缺人文選考功卽中事任尤重不可暫缺偶乏人則從他部調之陸光祖鄭汝璧是也近年出署者皆薦人自代展轉相引議者遂謂其有頂首之銀是以臣等每遇員缺發單咨訪所以爲諸臣絕疑謗之端也而舊者人日以多資日以深若循資而起用之則遠者難以遽至是道渴而望三危之露也故必擇其道里之近者補之尙不足以滿多缺而猶慮其拘於循資之說曰某某在吾前雖奉旨點用而埋根不進是君命召不俟駕之禮第爲資深者設也其勢必至起補於數千里之外以掌選而經

年代庖考察期迫馬上催促管察者來而苟且完事是以臣等不得已就近推補其遠而不能待者亦就近調補不妨一處二人先年呂坤黃克念皆寧陵人而同時周汝霖傳作兩皆江陵人而同時此職南星之所親見也行此之道旬月之內而四司俱滿矣文選郎必管六選而後內轉考功郎一年而內轉不必管選如一年已及而遇考察察完而後轉以見爲銓曹者競於職業而淡於營進也然司官殊亦難作與選猶難人人皆欲美官皆欲速化既自求之又爲其親戚故舊求之與選者一人耳不能盡如多人之意但以一二語譙詆之而杜

達觀樓集

卷十七

十七

門求去矣臣等慎簡司官與之同心奉公如有以陞除相托者一一與臣等斟酌之如振技淹滯昭酒冤抑正臣等之所樂從者如畏勢徇私卽行泰處或以任怨招尤卽爲查明留用必不聽其引避疏上旨報可時公不以維璉爲不肖由職方調稽勳旋調考功而江西已有司官吳羽文二三臺諫聚而譁璉與羽文皆求去公上疏曰臣三十年前之司官也其時司官皆堂上官所自選無咨訪之說蓋朝廷所用爲吏部者必以其公方能用人三事九列皆聽推舉豈有司官十四人而不能自選乎臣爲總憲時與鄭三俊同僚一日問以部屬之賢

者三俊首舉鄭維璉風節學識種種邁人臣素信三俊不復問他人而他人之稱維璉者甚多又忽見忝妖道宋明時疏臣益信其賢是以不謀於人而用之夫一處不妨二人臣所親見前疏已言之矣司官咨訪惟主事至知縣止矣然則他部之員外郎中無一可吏部者乎有如維璉之賢臣徒羨之而以非由咨訪不敢用是以郎中員外皆入咨訪而後可臣前疏所引陸光祖鄭汝璧等皆他部郎中也此外又有穆文熙蔣時馨等以尙寶寺丞調皆當增入而後可亦不勝其瑣屑矣當此部事匆迫司官寥落之時遠而賢者既不能待近者又不

達觀樓集

卷十七

十八

許用臣如失左右手已成廢物安能報國恩乎臣老矣可以去矣如皇上不欲臣去臣請竭力進賢退不肖以行其良心他省有孤清介特不求人知者卽援舉之必不敢隨人穿鼻也疏上璉與羽文俱着供職不許引避是時御史張訥爲兄張樸求撫登萊不得忿甚因借事以論公給事傅樞謀攻僉院左光斗吏科魏大中而思巧徼內援以勝之乃疏中書汪文言父事故閣王安而指光斗大中昵文言王安者逆閹忠賢之仇敵而矯旨慘殺於南海子者忠賢果逮文言廷杖削籍公復疏曰今之士人以官爵爲性命以鑽刺爲風俗以賄賂爲交

際以囑托爲當然以徇情爲盛德以請教爲謙厚臣乃皇上之大臣又老臣也今以阻抑用賢之故纔一分別是非惡聲便至至司官彼視之猶雞肋也曾不當其一指之彈而望不畏強禦良亦難矣臣嘗論萬曆年間近於以強陵弱此時之人近於以衆暴寡力可弄權人人可爲吏部財可買爵處處俱是傍門而皮書帕長安載道士風如此公道業已滅絕苟非天骨清挺之士鮮不困窮而作亂此劉宗周所以恥之厭之而不肯一日留也疏上杜門乞身益力上慰留公親邪氛日熾注意人才思以誅闖既援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於

達觀樓集

卷十七

十九

要地而張光前夏嘉遇程國祥劉廷諫以及維璉多踰常格用之銓曹御史王允成有直聲以南調比卽贊郎中書黃正賓建言國本廷杖亦得遷尙賓少卿至後推高公攀龍爲總憲則其門人其劣轉奸貪亦破格如科臣李春燁倖深已擬京堂竟以受賄說一離使處年例知縣石三畏李際明皆甲科竟以墨轉藩王相其他卑官銓叙亦破格令甲八品官遇覃恩止封本身或止移封於其父公疏父母一也且何靳於九品請入九品官皆得移封父母父官高者得晉階不必陳乞著爲令又見近時事例開而實歷三考帶乞恩行則援納與實歷

并滯老年行而收卵出序者亦滯乃奏華乞恩老年例又以佐領幕職見上官長跪叩頭若奴隸乃疏爲明經定稱謂改儀節以鼓士氣又以監生代歷非法乃題革清獎一歲可省縣官萬餘金太倉米數千石是時外察屆期宵人鑒公癸巳癸亥兩察業備恐伺隙逐公偶高總憲疏忝御史崔呈秀按淮穰狀公從維璉草疏題覆成之呈秀急則走逆闖忠賢門叩頭哭泣云不去不去我兩人未知死所逆闖謀之闖臣魏廣微而是時適有會推晉撫之事爲難端初晉撫缺出布政郭尙友以賄求公薄之而以清恬推謝應祥先是公爲總憲時逆闖

達觀樓集

卷十七

二十

知爲海內第一流亟稱於上託人求草詩扇公弗許曰端人可爲闢者草扇乎一日闖囑其甥傅應星介一中翰贊於公公又麾去適楊漣劾闖疏出公在弘政門選通泰遇闖正色語曰主上冲年內外臣子各宜努力爲善闖默然色大變魏廣微者其父允貞公密友也公素以通家子蓄廣微及見詆毀正人附闖入相結姻金吾田爾耕遂見疏薄或納賄爲人說銓事公不可且戒闖者勿復通一日來謁闖以休沐辭廣微怏怏曰損我耶人可損官不可損也固已卿公切骨適朝祭失儀言官糾之輒疑爲公意於是嗾其姻家御史陳九疇疏公朋

黨而指魏大中以師生誼私應祥署選夏嘉遇徇其囑託大中嘉遇應祥各以疏辨旨下部院看議公又從維璉草疏題覆力詆九疇爲謬賊疏上廣微囑聞矯旨責公朋謀結黨并降大中嘉遇同九疇去公卽上疏乞罷曰朋謀結黨此知者之事非臣之所能夫結黨者欲其衆而臣之所取者皆單子違衆之人此樹敵之道安能結黨總惡亦疏乞罷於是公與高攀龍並逐首相韓公疏爭亦並逐凡公所損斥小人一槩收爲戾牙以仇公是後忠賢廣微合爲一人嚴旨中出戒飭百官指公元亮善類盡空大獄隨興而較癸巳黨禍爲烈矣御史張

達觀樓集

卷十七

二十一

納李蕃梁夢環輩首先劾公以獻媚遂逮汪文言許念敬羅織楊左六人黨庇熊廷弼逮獄掠死公坐鬻官賍一萬五千與璉等十五人旨下各省撫按提問又以公所疏忤之郭尙友御史例轉之馬逢臯撫按公卿鍛鍊之鄉人投牒聲冤者數千人公脩極寤辱戍代州而子清衡戍莊浪錫王鍾麗戍永昌則皆身受拷掠負析楊暴烈日中幸太史錢公士升貽書蔡守默護得不死公家世清白沒產不當賍十一鄉人醵金助內有貧而瞽者典鬻以助公年老法得收贖聞不許於是率其子若甥同日赴謫夫人宋已先慟卒清衡生母側室李亦以

牽衣哭別卒清衡鍾麗臨岐請教公曰爾二人至戍所閉門讀書彼蒼自有分曉聞者皆流涕公至代州則賃居一小樓顏曰吉祥又掃一土室題曰味藥齋杜捷峨吟卽晉王遣使來唁亦謝却著有史論七首又爲韻語以約漢以下事崇禎天子登極肆赦公以大臣謫必得歸牒乃可行而撫臣牟志夔公所察處者仍護璉局故留滯公竟卒於戍所年七十八逆族蕭然至無以殮幸餉部主事黃元功爲之殯輿櫬還鄉崇禎元年清衡鍾麗皆赦歸清衡詣闕上疏訟冤詔復官蔭旣又加太子太保加蔭一子予祭葬賜諡忠毅公剛直天縱識悟過

達觀樓集

卷十七

二十二

人生稟燕趙之俠氣長探鄒魯之真脉言動必謹白首好學專以保合良心爲主胸中皎皎如日月故自筮仕至統鈞動剖良心上陳扶陽抑陰以天下爲己任激烈慷慨夷險一節前後立朝不數載而家食恬修三十年人有一善亟爲表章雖耕農萊傭閭閻及之郡邑絕筆牘至大利害不惜正色昌言如節烈董寡婦青衿董騰蛟邑人梁喜順輩公皆爲之雪冤獄平生重然諾急窮交受謗傾囊亦所不顧鄉人繪像以祀文章大類韓昌黎奇氣逼人詩雄傑而有沉痛之致尤精公車業年老猶戲爲之海內奉爲宗匠善以文相人如識援高總憲



及造就高邑李相以下多爲名流公勲業始終在銓部  
考功第一冢宰亦第一與鄒公元標頌公憲成齊名時  
論比之俊厨之冠爲漢三君文集行世

鄒維璉贊曰黨錮之禍至於魏闢亦何異於漢唐末流  
乎人謂儕鶴先生清濁太分嫉惡太嚴有以致之此固  
不知先生好惡之正矣亦豈能知聖賢律身事君大道  
哉夫嘿容之說見幾之舉以律身外常局則可以律當  
事要人則不然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  
清俊厨顧及功在漢鼎若彼胡廣中庸何爲乎卽以事  
外論陳太邱以庇全邑而送張讓父之壘先朝康對山

達觀樓集

卷十七

二十三

以救李獻吉而造逆瑾門與交歡是果得於暇亡往拜  
之家法乎若謂銓叙進退調停兩可則呂大防何以在  
虔州而范純仁何以竄嶺海嗚呼大雅明哲借以自便  
鄉愿媚術執爲中庸宜乎劇秦美新之徒盡以先生作  
贊闢門可悲矣或曰先生登朝怨謗何多乎曰古有之  
矣宋璟嚴華朝集吏齋貨遷官怨謗四起范仲淹上百  
官圖以規宰相濫倖又密磨勘法薄任子恩怨謗亦四  
起蓋惟怨謗然後見先生陽明所謂徃時尙有三分鄉  
愿意思近來信得良知眞所以多毀正與先生剖露良  
心合矣嗚呼先生眞儒而在狂狷之間者也豈但名臣

而已哉

達觀樓集

卷十七

二十四



明山東道監察御史贈太僕寺卿餘姚白安黃公傳

萬曆乙卯浙闈連得姚江黃白安雄偉秀傑人如其文則老友遇之天啟癸甲幸與同朝射狼當道矢心共擊其時逆闖雖甚橫而衆正昌言兇鋒稍斂卽連待罪考功每疏尚得旨夫何士大夫乃有佐闖其人而事危卽不佐闖者又有借闖以剪所忌其人而事又轉危不可救嗚呼雲開日見水落石出彼佐闖豺狼安在哉借闖心死人非鬼責卽尙視息無異地獄而白安已揭日月於中天然則何取予之謗謗執筆爲曰同難見真則以

達觀樓集

卷十七

二十五

傳信云公諱尊素號眞長別號白安其先江夏人爲漢太尉黃瓊之後有十七世祖名安定者官知姚州遂家姚又十餘傳至王父大綬公生封公諱曰中配盧淑人以萬曆甲申生白安白安生而有殊相額廣顧豐眉目疎聳瞻視如電聲如鐘讀書早慧爲文豪宕然試輒不售客遊茗書間傲睨山水輒咏咏輒佳幾乎有不可一世之氣象人目爲狂萬曆乙卯始入庠卽領鄉薦明年丙辰成進士司理宛陵宛陵固嚴郡俗悍難治強宗巨室法每不可問白安至飲水明廉肅持三尺摘發如神中丞直指皆驚詫諸郡大政獄必以相屬鄉官湯司成

在里中雖以詩文相接然屢繩其紀綱僕絕不假一面

劉宦仲斗勢尤熾灼人畏如虎疾如蠶尾一日舉郡叫罵四起爭圍其宅火之白安出片紙懸國門曰若無動有官法在吾能爲若理於是投牒數千人則立縛其羽翼灰牙置之法一郡始安未幾應召考選携壺漿而祖送者自宛至滁不絕也然豪宦已構蜚語布都下總憲南臯鄒公獨曰此君不畏強禦人也今日豈可無此鐵面法官乎乃授山東道御史當是時東西疆場未靖兵弱財殫人情泄沓逆闖妖嫗表裏亂政朝士走其徑者實繁有徒白安憂之暮年章凡十三上皆開紀綱軍國

達觀樓集

卷十七

二十六

大計且中士大夫深痼隱病災異一疏所云阿保重於趙姚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戎狄已先諸公議刺客氏魏忠賢嚴旨切責罰俸三月矣後又繼楊公澧特疏糾劾而工部郎中萬公璟亦以劾闖廷杖則贈以詩環死首疏爲請優恤且痛諫廷杖非制氣不少懾先是白安見大僚余公懋衡曹公于汴劉公洪謨劉公宗周蕭公近高饒公位等皆拂衣乃上恬退可以老成宜惜之疏請上起用人已側目維連由職方調考功忌者疏譏冢宰趙公南星不咨訪汲及僉院左公光斗吏科魏公大中皆求去白安不避門牆之嫌疏璉孤介而請

皇上特勅家臣視事主持古道勿滯羣議人又愈側目  
總憲高公攀龍考劾大貪御史崔呈秀旨下部院看議  
而題覆遣戍又出理手於是呈秀亦以啣璫之故啣白  
安當是時頒朔廟享廣微驕蹇後期科道疏糾廣微恨  
之羣小因以門戶二字進廣微廣微亦以門戶二字進  
逆閣遂借會推晉撫發難盡逐銓憲言路諸臣時局大  
變矣白安知不可爲仰天嘆息旋以茶馬差歸而詞臣  
馮銓謀入相思以媚璫因呼李魯生撰疏相誣而喉門  
生曹欽程上之遂削籍忠賢猶嘆復使纖璫李實疏  
誣蘇撫周公起元鄉紳周公順昌等講學請託而以白  
遣觀樓集

卷十七

二十七

安越產種吳紳有旨見逮緹騎至吳門觀民變豕突狼  
奔至失駕帙所在勿克前白安一聞襖被就道神色不  
變談笑自若府縣疑其爲道亡則遺書云削籍以來早  
知有是抱頭鼠竄少不得一死昂首伸眉只落得骨頭  
香耳何小視海內漢子也既就獄聞黨許顯純榜掠楚  
毒問賍幾何厲聲答曰名山大川清風明月皆我賍私  
竟懸坐二千八百兩時皇恭廠地裂屋瓦飛朝天宮火  
中外地動獄稍緩則作書慰安封公勿憂一日與李公  
應昇相對忽傳卒數輩持巨梃睨旁白安知有變問曰  
若欲殺我乎卒曰何與小人事尙公已索病故狀矣白

安卽起別李公攝衣望闕叩頭呼萬歲復南望拜曰兒  
子不得復養父母矣立賦絕命詩一首遂遇害年四十  
有三時丙寅閏六月之朔日也是日風霾蔽天大雨  
不止白安天性剛毅喜氣節見人有乞憐態必叱之若  
昂眉強項與爭是非卽娓娓聽內行淳脩孝事封公太  
淑人曲盡其懽友愛諸弟衣無常主服官卽以介弟等  
素代家督俸餘無半銖入私橐者卽衣履扇簪亦然立  
朝與楊魏諸君子相期許放歸以後聞諸君子斃獄設  
席遙奠哭之痛獄中憂李公應昇弱不勝杖自剖完賍  
三十金代之其篤友赴義臨死不變如此平生於書無  
達觀樓集

卷十七

二十八

所不讀下筆頃刻數千言著有懷謝草時畧小紀癸甲  
罪言其初上攬權提法疏曰竊惟御馬者轡啣在手而  
後進退疾徐惟其所之御天下者綱紀在握而後刑賞  
寬嚴無不適宜臣筮仕理官以法起家深知法之綱維  
乎天下如人身之有筋脉提之則生氣自王縱之則骨  
節自解狃於提而忽縱之雖壯猛而必痿知其縱而忽  
提之雖尪羸而亦起此天下安危之大機也夫皇祖之  
時秘惜名位卽除一官不得而今且用之如流水然則  
極通何以與極壅等也皇祖之時厚儲帑藏卽索蠲發  
不應而今且取之如故物然則厚施何以與厚藏等也

法之不提焉故也皇上不見兵興以來斷送數十萬之生靈失去數百年之疆土募使日出於都門募兵不增於塞上徒糜百萬金錢反增數處干戈可謂有法乎勘者日勘議者日議逮者日逮及至都門即行若東陵又有祖之爲西山卽好若莽操又有祖之爲畢夔可謂有法乎卿秩滿座已爲續貂而既得驚囀又復兇營但知內地之尊榮誰念關門之險要彼督撫重任投之者如卵一赴而不可轉望之者如淵幾挽而不敢前考選積薪遂至懸缺有一咎之人卽欲盡咨以歸青鎖不論品地之相宜亦不論風憲之急缺而爲官猶其退步卽署

達觀樓集

卷十七

二十九

爲雖餘卽謂朝端之纓景爲縱橫押閭之場可也而可謂有法乎起廢以收碩望而何以泉石之間必不遺一老贈典以旌忠魂而何以賢奸之內竟爾不辨兩岐無缺不註而爵位及於爛羊無請不售而錫蔭暫丁傲袴甚至被察者不踰半載卽登啟事被論者不踰旬日旋晉清卿則銓政可謂有法乎不特此也逃亡之卒幾空行伍未聞歸於約束鼓譟之風近逼京師未聞獲其渠魁至于戮力疆場者應從優叙而袖手何以濫無功之賞入井無知者尙宜憐恤而京觀何以市後日之名則樞政可謂有法乎凡此法之不行臣知之矣

年來徇體面無不周到而求其割情則不能掠美名無不接臂而求其任謗則不能擇便地無不走驚而求其任勞則不能有此三者所以養成不痛不癢之世界而釀爲俱泯俱溺之人情也則皇上第輕用其爵祿而不實綜核其綱紀故耳伏乞皇上勅下臣工大家割去情私盡守一法則乾綱振而泰運可永永無虞矣其條上時政四事疏曰一曰病有痼而難起今之臣工際此孔棘宜無不洗心滌慮戮力王事而精神氣象日弛一日謂專任者宜做則謝之曰孤掌獨拍謂共任者宜做則讓之曰十羊九牧自經撫以水火債事甚至爲人而廢

達觀樓集

卷十七

三十一

官而遼之經畧廢黔之總督幾廢而薊門之總督又將廢矣不知人不和官非官不和人氣居萬物之下則何念不平識超萬物之先則何思不集昔韓范經畧西夏韓主戰范主守未聞日相構閤以至廢官先軫與荀林父不和以至有邲之敗亦未聞晉懲前轍而竟廢一軍也如現前之總督可裁竟以樞輔之血誠直任到底如究竟用此一官亦須斬截說開不得優游以誤軍機可也一曰根有深而難拔選將之難半壞於債帥而今之語鞘鈴而驕槍劍者大率皆草野腐儒江湖走棍此輩有何伎倆不過口舌布官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千

金以贈死士式車以起怒蛙我以膂力求則人以膂力應我以口舌求則人未有不以口舌應者從古名將如衛霍如韓岳無不起家行伍百戰成名然則山東諸將親經行陣殺妖手熟獨不可舉而用之關上乎一日流有趨而愈下東師之興增一番兵革即起一番騙局發一番金錢即多一番漏卮蓋公私無可搜括而錢癖之入人髓者不可殫也撫邊何事舊止五萬耳而哭請百萬朝廷雖減半應之而撫款額數全無稽核至撫將王牧民王之棟等指十爲百指百爲千借 竟爲豁堅而藏首尾如鬼域令樞輔不得問諸道將而道將又互爲

達觀樓集

卷十七

三十一

窟於通官昔宋與契丹講金繒富弼數爲往來數爭贏縮而今且并其額無之則國家之視弱宋何如也今撫將已經科道泰處奉旨議覆而撫道獨無其責乎一日患有緩而實迫年來水旱頻仍無炊無襦而重之以加派繼之以革職有司誰肯以一官易民命勢不得不出於乳虎蒼鷹之一途則百姓不得不出於斬木揭竿之一途以臣所見淮河潰溢山陽桃宿之際千里漂沒一望無際卑者孳子而走高者懸旣而炊恨無繪鄭圖爲皇上獻者耳大凡衰世之徵有外變而無內患則可以支吾及其內外交作元氣匱竭而國運因之薄唐宋之

李無不皆然勿謂邱民無戎虜而赤子非敵國則考成一著無論經手不經手宜辨其地之肥磽歲之凶豐亦宜辨也臣本孤愚慙直畧舉四端於以提撥天下之精神而蕩滌中外之腸胃及今倣去猶未晚也其論人情諛訛科道濫薦疏曰臣思今日之時勢外有強敵內多伏戎疆隅日削脂血日枯正主憂臣辱之時追惟越勾踐之定伯也四封之內百姓之事直曰蠹不如種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直曰種不如蠹君臣上下之間絕無推諉絕無猜疑以成此伯業也今東西南北之士比肩事主而又值國難未紓國恥未雪必有一段精神憤惋鬱

達觀樓集

卷十七

三十二

結不介而合者而臣見其精神之日離也後承前鉢前提後索骨既朽而毒尚流灰不然而薪未盡名爲君子矣一有倚傍者存其間并君子之壘不固名無小人矣托爲排擠者竄其中將小人之緣復來高明之堂未必無鬼域草木之妖慣弄其精魂以至此往彼來尋消問息或造謗以要歡或挑人以快已或面夷而背築或暮雨而朝晴尚有精神意氣出爲公家用乎臣謂大同之世勿起異端前此浸淫之根株可以直截而斬斷後此縱橫之伎倆可以覷破而蠲除凡用人理財官守言責一切核其職掌此中儘有幹濟卽京卿清秩隆體養恬

古有同巷不求見無書到政府者可法也若必論論訛訛左挑右激嗾蚌鷸之相持喜水火之日沸不載胥及溺不止矣至於陋習當洗則言路舉薦一事是已國家設科道兩衙門惟是忝駁糾彈各有司存令人畏而不令人親爲朝廷去壅蔽而不爲知已市私恩昔人稱埋輪避驄魚頭鐵面良有以也自東事告急勳薦邊才而軍詔一頒廣開起廢於是有乞憐而徑請有托介以求容退休者走錢神於輦轂現在者肆窺矚於要津人遂相沿薦舉之常忘其設官之實舊上司當報舊知交當酬舊藩籬當附若似乎有一官則有一薦疏之必不可

達觀樓集

卷十七

三十三

少也而不知薦者介安知不以我爲若媚薦者潔安知不以我爲若汚薦者實安知人不疑爲虛薦者公安知人不疑爲私彼我之間兩失其據使銓衡必從而用之也則天官之權已移使銓衡一併而棄之也則吾愛之鼎已喪夫獨不知累朝之明旨乎此兩者挑激之機鋒隱中之而禍歸於國是薦舉之流波顛習之而俗壞於人心何如蕩蕩平平戈矛盡釋羽毛不生共修職掌直如蠡種各任所長以減此而朝食爲愉快乎其災異修省疏曰臣聞怒予之天猶可爲而忘予之天不可言自去秋以及今春不一年間災侵迭見天之仁愛我皇上

至矣而上下臣工猶蒙蔽而未開則繼之以蒙風猶宴安而未悚則繼之以地動考之洪範曰思之不睿厥罰恒風時則有腹心之疾又恒風曰蒙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考之晏子曰臣之術能動地言地固將動也夫風以散之而反結爲蒙豈非人心之抑鬱所致地主於靜而反震而爲動豈非陰邪之激盪使然臣請畧言時政之得失可乎封疆多故一二邊臣職業不修客氣憤盈屢見輟敗猶且效尤調募思以騷動海內庸闔悞將所在而是此一失也敵來則鼠伏無地未來則燕巢自如賞罰未彰士多墮志此二失也在位偷息者多急

達觀樓集

卷十七

三十四

公者少而會推啟事捷如飛電轉如轆轤孜孜急急似不終日此三失也邪正襍操忠讒並進旃有蠅營未遂轉相是非甚且奏章一出旁觀四起本淺語也而指爲深心本直截也而指爲線索至令直言敢諫之氣挫於揣摩臆度之手此四失也邇人何罪窮困來歸彼亦以祖宗之厚澤漢官之威儀不忍遽棄而奸細風影輒爲捃摭致令效順之夫動愁坑阱反側之于從中煽惑此五失也戶兵兩部極爲緊要其精神俱用於覆疏而不用爲實事不論委瑣苟且必以一疏覆之其到底行否俱委波逝此六失也市井亡賴好語兵革入幕山野飽

占炎涼一切中外衙門盡屬此輩藏頭露尾令孤忠無可展手而事權從而漸移此七失也門巷街衢苞苴充滿比諸魯褒錢神猶爲百之此八失也大臣受知主上卽身家猶落二義今之當國毋乃牽顧太深依回日甚以畏毀譽之念轉爲模稜以惜情面之心旁爲照顧致令軍國大事濡忍歲月此九失也議論龐雜固有一言而寢淮南之謀亦不無片語而掣單父之肘言者自言任者自任域外揀其短長局中莫措手足此十失也夫表則無度狂越彌甚其何能仰答天心消弭災變乎然此皆失在外庭也若夫禁庭之地猛自修省亦非無因

達觀樓集

卷十七

三十五

至此內庫錢糧稍通改折金花舊額暫取濟邊便可救數十萬之嗷嗷而羣臣每言賦用不足皇上必稱內庫仍舊解進不知天下誰之天下而欲留此朽蠹爲也懸帑設鐸以廣言者皇上臨御數年漸有厭薄言官之意罰俸留中停閣考選官府之事稍稍忌諱而言官始有剽竊皮毛莫犯中局者此端漸不可開也阿保重於趙姚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戎敵毫末不札將尋斧柯皇上猶不爲社稷計乎其特參魏忠賢疏曰臣前災異一疏謂阿保重於趙姚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戎敵毫末不札將尋斧柯此中已有微言之者而

遽逢嚴旨亦知忠賢之怙寵恃權播擻中外而忠賢所用之私人設機布阱招搖市都欲提卽提欲陷卽陷表裏之形已成而道路之間以目皇上試計之天下有權璫擁勢竊弄威福而到底令終者乎天下有政歸倖門子奪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洵洵人情無不欲食此人而顧可在側者乎夫小人爲惡往往畏主知畏人言則尚有悚惕及其已知之已言之而群臣莫獲片語單詞之益蓋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忠賢於此必不能復收其已縱之韁而淨滌其腸胃忠賢之私人於此必不能復回其已往之棹而嘿消其冰山始猶以士

達觀樓集

卷十七

三十六

大夫爲仇而繼將以皇上爲注柴柵旣深整辣誰何此時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卽干戈取之亦難爲力矣皇上如念潛邸舊勞何不令其休居就閑薄示帷蓋所謂以生之道愛之倘厚其毒而益其疾九廟有靈衆怒難犯此時卽欲不施斧鉞其可得乎其請恤萬璟諫止廷杖疏曰臣聞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心必求諸非道夫言不論遜逆大畧軌諸道而後止伏覲工部郎中萬璟因慶陵未完借明職掌其言不無激切正謂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心言雖逆而未始非道也竟逢聖怒廷杖一百旬餘而死皇

上之初心亦不過怒其出位用示懲創已耳而孰知雷霆之下無物不摧嗟嗟難助半斃閣拳半斃廷杖皇上之威亦已褻矣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隨事納言有誘之無阻之誠見進言之難也夫進言實難無言責而進言尤難何者言官動關職掌責司糾劾即言有不中或可邀風聞以及寬政而郎曹所發言雖碩畫土宜棄之不用身且齏粉然則天下豈有不愛其生哉忠義激之視國家之事急於其生耳今璟死矣律例所載非叛逆十惡無死法而猶且展轉反覆於廷議鞠訊之間今乃以披肝瀝胆之臣子枉死於鑾閣之左右後世

達觀樓集

卷十七

三十七

有秉董史之筆作朱子之綱目者書曰某月某日部臣萬璟以言事死可不爲聖明之一累哉然進此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朝王振劉瑾爲之世廟之時張亨徽與嚴嵩爲之神廟初年張居正爲之奸人有所行其權惟恐忠臣義士從而掣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居拒諫之名已受乘權之實而仁賢且有抱蔓之形然則廷杖實非祖宗意也今萬璟已死乞念其志慮無他追復前官仍照以死勤事例破格加恩使遺孤得以扶櫬還鄉則恤忠之仁改過之勇燎死且不朽且請自今以往細繹祖制勿棄其重大而法其小疵勿

去其懿美而仍其紕迹至於大臣當敬羣臣當體尤爲今日急務臣言至此生臣死臣勿敢計矣其贈萬燬詩曰烽警有梟社有鼠國是紛麻何所底或爲借慰或請纓秀才分內應如此有友貌癯胆自雄直拔閭閻追龍逢交章不回明主意孤臣瀝血向誰通當時朝上夕被拘大小宦墜笑通衢青天颯然白日淡衣冠奪氣惟長吁閣拳已自飽難助天威不甞敢悚息杖下猶知呼先皇忠肝尚能通紫極紫極浮雲有時開先皇遺澤正堪哀千古未乾義士血一時共詫掌心雷吾今送子及新秋新恩曠蕩不更裘欲贈龍泉頻拂拭相看留斬佞臣

達觀樓集

卷十七

三十八

頭其絕命詩曰正氣長留海嶽愁浩然一往復何求十年世路無工拙一片剛腸總禍尤麟鳳途窮悲此際燕鶯聲襍值今秋錢塘有浪胥門淚惟取忠魂泣屬錢方曰安之就逮也士民多流淚鄉紳惟劉公宗周陶公崇道握手泣別其在獄也門人王事徐公石麒年友給事虞公廷陞竭力周旋爲之稱貸完贖丈夫子五幼而皆才逮時長子宗義年甫十五能文有父風崇禎元年詣闕頌冤上惻然詔贈太僕寺卿賜祭葬仍給三代詔命蔭一千并予建祠議諡太史儼公元璠序其題稿行世及葬而太史錢公士升諱某太史曹公勳表其阡道



鄒維璉贊曰黃白安之爲侍御也赤心鐵骨剪奸孽邪卽漢范滂之清裁何以過迨乎黨禍一起萬里赴獄臨死賦詩方寸不亂種種皆與孟博爭輝映然孟博之逮督郵發汝南閉戶泣令則解綬願與俱亡白安投獄桑梓縉紳有快之者而守若令且惴惴焉以其道亡爲已憂是何古今事同情異哉善乎太史錢公之言曰白安意在超出方隅以通天下之志故習俗目攝之以爲怪物嗚呼白安怪矣彼其之可佐闕借闕乃爲常乎青蠅可吊知已終在白安可無虞仲翔之恨哉予感時變雪涕曷已

三世祖諱用中傳

祖用別諱用中字惟信號庸齋家於天寶鄉之合浦生有奇相及長倜儻多知尤勤學問通經史元政日非天下將亂乃棄經生章句學兵法得其大意性喜任俠愛人禮士素善同鄉毛忠吾毛性吾李立愛趙齊則錢汝梅結爲兄弟時方國珍亂海上元之將帥不能討專務招撫姑息養寇祖謂所善諸友曰時事可知矣吾儕雖欲袖手聚歡可得乎丈夫擁厚貲稱富翁以資大力負走無爲也豈若散爲緩急圖於是傾貲結客而里中魁豪壯子弟益相親附矣及元至正辛卯天下果亂劉福通徐壽輝輩各以紅巾爲號攻陷郡縣壬辰壽輝裨將歐普祥陷袁州陶九陷瑞州民苦兵火衆愈服祖先見咸曰平生親惟信智勇出人今事迫矣盍往問計圖自全祖曰草昧初熾瞻烏駭鹿孰無爭王圖霸之心哉要以才德首出不嗜殺人爲真主余觀諸賊俱無成必有高光其人者出應天命吾儕結寨守境以待之乃爲上計畧地攻城徼倖非分爲中計流離轉徙去鄉背井未計耳君請何擇衆曰上計便乃募壯士九百餘人歃血定盟祖爲長而以忠吾爲副分鷄谷黃岡播籃等寨各立渠帥使相統制祖以人衆不可無約束令於衆曰賊



若犯東則西援犯西則東援來則把隘阻其前去則選銳尾其後勿令踰筠而北若等亦毋掠人子女玉帛違者罰無赦衆皆奉令不敢違癸巳張士誠據高郵僭號改元祖慮賊襲列寨倉卒難據乃擇東北極峻之峰爲大寨以便瞭望名曰古陽寇至舉烽登時卽知揮兵截殺祖既捍賊有脩陶九據筠空城間出剽掠輒控歸憤甚於是悉兵北向直抵逍遙攻鷄谷峯性吾堅壁以拒勢甚危祖曰賊今深入若不死救鷄谷一破諸寨亦拔唇亡齒寒生靈塗炭豈不辜負保障之志乎乃大饗軍士直走間道攀木緣崖以達鷄谷賊猶未知漏盡潛遣健

達觀樓集

卷十七

四十一

卒報性吾約以鳴金爲號各寨鼓進遂與賊戰自辰至午紅巾大敗追奔四十里山是軍聲大振自筠以北皆安堵賊復潛掠石陂地方提舉胡某遣使告急祖復領兵擊敗之提舉感德因以女娶其子而又以岡頭莊屋十八所爲嫁資卽今鄉姓各宅其基也甲午祖乃卜居岡頭之盆形仍壁古陽分兵守要地且耕且守賊終不敢窺戊戌壽輝別將陳友諒畧地至瑞祖益戒嚴稍失機者斬以殉賊不能攻退走無何友諒弑主壽輝僭號漢袁州守將普祥始貳於友諒遣使授祖兵馬元帥祖嘉普祥知順逆遂與結納是歲太祖高皇帝帥師伐漢

至龍興祖知天命有歸乃以事理曉普祥偕往迎駕納兵歸附高帝喜曰爾其仍領所部歸寨衛鄉土予將取用爾戊申高帝登極祖以奉命守寨未有詔取不敢朝辛亥洪武四年帝遣宜春侯黃彬招祖祖遂拔寨赴京謁帝奉天門帝曰爾等結寨山林爲公乎爲私乎祖叩頭曰臣曩遭時不祥賊兵蜂起與衆誓保鄉土避延性命耳陰謀異議無有也臣等意必死於鋒刃豈期復覩太平天日乎帝喜除祖雄武衛管軍百戶撥守興化尋賜勅命官校尉子孫世襲已而欽調福州左衛已又改中衛歲歲領兵出海備倭倭寇遠遁不敢近閩若干年

達觀樓集

卷十七

四十二

閩人德焉洪武二十三年老疾乞骸骨帝賜寶鈔准予諱寧者襲職寧祖別諱曰弘海屢立戰功勅除昭信校尉改爵偏橋衛祖因地封昭信校尉管軍百戶祖妣張氏封太安人越七傳而有孫廷尹字良臣八傳而有孫喜學字可將俱以匹夫汗馬得世官皆聞祖而興起者祖於洪武庚午五月初六卒至今鄉人猶頌保障功不衰

嗣孫維璉贊曰漢高起而王陵以兵屬光武奮而竇融以土歸夫英雄舉事知廢知興豈若子陽隗將軍貽笑後世哉勝國之季海內爲所欲爲者何可紀數

而我用祖則惟起義保境以待眞主之是圖徐陳應  
闕竭力捍禦王師西指迎謁龍興寃使筠民不欄於  
兵燹身族不委於僭偽馬伏波之擇君何以過是識  
時務者在俊傑我祖有矣龍章載錫恩延奕世帝之  
寵嘉豈偶哉

族祖魯爵妻劉氏貞節傳

族母劉氏天寶會市劉士伯女也年十八歸我族祖魯  
爵性雅婉順盡婦道人人喜曰魯獲賢配魯素好學攻  
苦成疾劉則晝夜侍藥不解衣寢累數月疾篤魯執劉  
手訣曰予家窶而爾年少一子襁褓呱呱泣爾其奈何  
劉喻其意涕泗橫流嚙指誓天魯尋殂時劉年二十一  
也姑吳氏存而力衰撫子廷高甫一歲遭時孔艱劉初  
欲以身殉魯勺水不入口數日不死俄而思曰予殉安  
矣老姑幼子安託乎乃復食時有迫之再適者挫抑困  
頓人所不堪劉乃匿孤別家以自全續紉養姑姑懼嗣

高成立孝友有豪氣每一念母卽泣數行下具詞本省  
當事諸公以例乞旌表無忘母節直指胡公彥移文府  
縣查勘直指曹公怵勸實批允仰府徑自具奏時守筠  
州者毛公愷也具疏以聞旨下禮部部送禮科抄驗轉  
咨都察院行巡按御史覆勘直指蕭公端按驗委實上  
其事禮部尙書歐陽公德等具疏題覆旨報可於是部  
制行布政司照例旌表給銀三十兩建坊表宅是舉也  
高竭力以顯母奉勸往來間關京師勞瘁傳嘗鄉里推  
其孝行有古風直指按部特行有司扁其門顏曰節孝  
傳芳

維璉贊曰嬰杵報趙謀曰死易立孤難以觀族母劉氏匪獨襁褓可慮而白髮老人在堂上不尤更稱艱虞乎至誠感神嗣是用昌表宅樹聲炳耀家乘嗚呼天之報母不薄矣

贊

陳徵君贊

徵君司空平山公元孫諱云陳某侍郎無米炊

天與之形而顏蒼然道與之貌而度溫然遊心羲皇之上則一邱一壑之趣淡而妍混迹市廛之間則不染不緇之色俗而仙斯何人也心古而貌古德全而神全夫是之謂清白吏之子孫而不忝乎滌釜乏炊之名賢

唐太夫人像贊

夫人素禮佛書像冠服皆神

月其精發其靈鷲其德鶴其形心不染蓮花相躬有戒貝葉經謂禪乎首戴髮謂凡乎足絕塵噫吾不必觀於八萬四千爍迦羅首母臨羅臂清淨寶目已知大慈之

達觀樓集

卷十七

四十六

現身而爲優婆夷之法程

達觀樓集卷十八

豫章鄒維璉德輝父著

奏疏

請革權宜疏

謹奏爲師旅方興國計大困懇乞聖明軫念時艱講求經濟長策以革權宜疵政事臣惟今日之天下寇氛孔棘閭左內空戍卒呼庚大農仰屋去兵未可以防敵而去食未可以足兵岌岌殆矣朝廷廣開事例遍搜府庫

達觀樓集

卷十八

猶不足用於是再議加賦責令有司協助臣知計臣處此勢無奈何比之子產作邱賦所謂權宜之計而已耳夫權宜豈爲長策哉漢武征伐四夷始開武功爵論者猶譏議之宋至孝宗疆宇狹矣尚以鬻爵爲非古下詔裁革我朝生員輸粟入監以濟荒歉國初無之迺天順以後之事例先臣馬文升尚以大壞選法具奏停止豈如今日納爵未已併議納貢納恩典白丁入監未已併得納銀爲生員百姓常賦每畝加派未已併議再派有司蠲俸未已併議出銀協助此真千古未有之疵政而不意聖明全盛之時創見之事例之濫圖體難變爲害

達觀樓集

卷十八

二

猶淺至於加派與協助臣實慮之小民常賦苦受鞭笞尚多逋負情豈得已邇來遠近蕭條愁嘆之景象皇上不知諸臣亦豈不知乎若又額外再派則有相逼爲盜耳說者或以宦家富室不難措處爲則例不知宦家富室田愈多納銀愈易小民田愈少納銀愈難天下富者少貧者多仕者少不仕者多豈堪命哉有司賢者不取稅羨與重贖橐無長物安所得銀以助邊不肖者耽耽嗜利乃復借以攫取之題目不至椎膏吸髓焚林竭澤不止果若所爲是使賢者喪其所守而不肖者益增其壘也國家何用舉廉律貪之令爲乎哉且加派固小民之害協助亦小民之害民心思亂禍豈在遠發帑一着在皇上誠宜速允不宜多藏以踰鹿臺鉅橋瓊林大盈之覆轍但邊患用兵十八萬每歲議餉八百萬即使皇上聚發一千萬不供年半之用接濟長策尤所當講臣思太祖高皇帝東征西討封王建侯所費不貲未嘗橫歛且數蠲貲減稅卽二正之季天下多事未嘗窘迫至此今日病源安在哉昔蘇轍告神宗以豐財之道請去冗吏冗兵與冗費曰所謂豐財非求財而益之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此正今日病源乎臣請略陳其說太祖高皇帝時天下府州縣官不過五千四百有奇軍

職不過二萬八千有奇今日文職增至一萬六千二百餘矣武職則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今又加倍於成化時矣其他雜流掾史闕寺尚無筭語曰官多民擾殊有理也卿寺臺諫府衛郡縣固難缺額其餘似宜查祖制以省併京職如部屬中行評博職業簡者每司可裁一二員省並布按二司如屯田水利督糧清軍各道可以守巡兼者每司可裁一二員大府如同知通判設至五六員者可裁一二員僻府經歷知事照磨檢校中可裁二員僻縣縣丞主簿典史中可裁一員教官則府學五員中可裁三員州縣學三員中可裁一員以至雜

達觀樓集

卷十八

三

職掾史闕寺過冗者一併議裁此豈獨可省俸爲國哉亦免十羊九牧之患爲民矣或曰仕路人衆如臣所云何以疏通待選之人乎臣謂祖制科額不甚多名臣輩出近年解額日增添註日益人才何以不如古似宜暫減出身之額如云額不可減則兩司首領州縣佐貳亦可以待科目洪永時周舟魯以進士選新化縣丞曹魯曾以舉人選泰和典史其後俱爲名臣何妨進取惟歲貢一途祖制難廢但官非養老之具當亦量才而授賢如曹端大用可也才識優長破格超遷可也其年老學荒之甚者本省彙題表宅授銜不必送部選職可也審

能若此何患壅滯臣言非刻傳曰朝無倖位則食者寡省官併職歷代有之即唐李吉甫請減入仕之途千古不以爲非至如武職襲替祖制比試不中者僅予半俸三年又不中者降爲軍何慎如之今亦宜嚴比試之例勿令乳臭統袴取官如寄緹騎則以待有功勿以恩倖濫授材官則以待有能勿以農夫輕予斯則文武兩途冗員一清所省俸祿較之責官協助以傷政體者孰得乎國初邊餉止於遼東大同宣府延綏四鎮歲費京運不過一百餘萬迨後增以寧夏甘肅薊州固原山西爲九鎮今則密雲昌平易州井陘臨洮無不列戍歲費京

達觀樓集

卷十八

四

運民運銀七百餘萬矣主兵弱則益募兵募兵之弱亦然募兵弱則調客兵客兵之弱亦然夫使一餉實得一卒一芻實得一馬各鎮何用此等大衆哉金帛日輸以飽債帥兵額雖增安所用之臣前兩疏上請中外簡籍軍州縣練民壯勿令見兵見餉以省臨時召募遠調安家行糧之費此爲足兵計其實亦爲足食計此外衛所不授甲之老家丁則汰之邊鎮稍靜可以量減之客兵則汰之州縣稍僻可以量減之弓兵與舖兵則汰之內府監局中外衙門可以量減之驛從占役則汰之循名責實總計一歲所汰冗兵當亦節省無筭而又何憂不

濟耶國家上供之需曰太倉曰銀庫曰光祿寺曰內庫若使冗費無度江海不能實漏卮其太倉庫除給邊餉與正項經費外必查祖宗御用原額幾何今費溢額幾何光祿內膳必查祖宗厨料牲口果品原額幾何今費溢額幾何內庫監局採辦必查祖宗粟帛顏料工匠原額幾何今費溢額幾何溢者汰之即額內有可省者亦省之此處一裁節省尤多臣亦不敢遠引二祖即如仁宗皇帝以楊士奇言遽減惜薪司奏討北直山東賦粟四十萬孝宗皇帝以劉大夏言遽省光祿卓尙金錢八十萬先帝隆慶初年亦曾裁減光祿原額爲二十萬豈

門不已號泣繼之日復一日必期得請而後已凡此皆爲經濟之長策異乎權宜之疵政也乃若政出權宜不碍帝王大體者亦自有之天下山塘田園基址原屬官物可以不用者則宜查出變價親王戚畹勳貴祿厚賜豐必有餘貲則宜暫停三年常祿以俟日後處補官員謫遷添註多不履任公差回里多致經年人臣敬事後食豈宜不仕受祿乎則陞遷雖與筭俸徑可計日扣銀不必予以捐俸之各色省直郡縣編有脩理城垣公署舖舍橋梁等銀及答應上司使客油燭柴炭紙劄槓箱之類未必歲歲脩葺處處答應則此項徑可取解不必予以協助之口實此皆權而不失正者乎夫臣所陳者計似迂而實切行似難而實易遇事遲鈍固當講求遠事結局亦當講求不然今日開例明日加賦設法巧取民窮財盡譬之儂人割身之肉以充腹飽而身斃矣禮曰事君近而不諫則尸利遠而諫則譴臣亦知之但當此天象告變寇氛孔熾之時棟撓屋崩身將壓焉何暇避嫌倘謂臣爲出位以干進卽立疏臣職放歸田里臣又何求哉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請革債帥弊端疏

謹奏爲欲治軍伍弱症當拔債帥病根懇乞皇上嚴旨申飭禁私間之私情慎舉刺之公典盡洗歷來痼弊以壯今日神氣事臣惟方今氛未除反側通誅兵養驕子無故輒逃將類兒戲一技莫展邊臣仗鉞以脩封疆則憂軒鶴之難使計臣仰屋而籌軍國則恨佩羊之徒供軍勢病弱至此極矣夫有病弱之症必有病弱之根病症中於疆場法當治而病根起於廟堂法當拔則今債帥是也臣觀我朝承平日久法紀漸弛乳臭統籌之子椎埋屠狗之夫大都伎倆素拙於戰陣而精神偏工

達觀樓集

卷十八

七

於鎮營平日以貸之素封子錢家者輸之要津或中貴而輸之要津中貴者償之部下之卒旅以臣生平所聞上自大將副將下逮叅遊閫帥倂總千夫長百夫長之屬無不各有定價每一缺出多從居間得之而既已得官又營得薦兼以在內在外當事舉刺每每迫於成例不得不姑取以充數中間亦有徇情推轂受囑保留者本一尅伍庸弁逃陣罪弁耳究竟與以韓白關張之艷語雖已破甕仍復完璧此何異於教猱升木導兇營窟乎於是此輩剝軍有效溺職無罪即出萬斛灰難洗鑽刺之肺腸致令行伍之間法令不行虛詭影射日甚一

達觀樓集

卷十八

八

日有事惟辦一走爲後着嗚呼可嘆可恨哉年來壞盡國家之武備斷送皇上之封疆者病根實在於此彼兵不任戰特病發之弱症耳昨歲東省妖賊川黔土司之禍則又病弱以後之變症耳廟堂之上不拔病根而欲專治弱症與變症何可得哉夫苞苴竿牘兩者俱爲用將之大蠹苞苴非狗彘不爲臣部保無此人而竿牘事由人操則不能不望諸臣之相成若竿牘有自中貴出者則不能不望閣部大臣之主持唐時債帥每自神策中尉出及裴度肅處厚當國徑用高瑀爲忠武節度使其風遂革今日大臣豈其肯出裴度處厚之下乎至於中外舉薦之典似宜寧簡毋濫寧崇實效毋揀虛譽實效云何將領有事則以爭先克敵爲實效無事則以善撫士卒訓練有法爲實效否則口如懸河藻如春華猶無益於疆場也昔宋吳璘守蜀選將專以功有薦才者則曰軍官非嘗試難以見才若以小善進則僥倖得志而邊臣宿將之心怠矣此誠選將一要訣而薦贖所當取法者也夫舉刺公則將帥不必營薦居間絕則將帥不必營陞此一舉也雖不敢謂武備便振但使大小將領薦陞無費不至剝軍以填債庶幾軍法可行虛詭影射可杜抑且僥倖去則真才勸疆場弱症其有起色乎

臣昔待罪南曹條陳時政亦曾及此今日添註職方正  
慚冗食無所報效故首拈此項以入告少塞素餐之耻  
伏乞皇上俯鑒愚忠嚴爲申飭中外諸臣大家拔此病  
根其於武備未必無小補云臣不勝齋慄待命之至

諫左道疏

謹奏爲將才必求得人左道不可破敵乞勅當事諸臣  
鑒古酌今毋惑神說以貽天下後世笑柄事臣觀近日  
刑部主事譚謙益跪薦異才宋明時自脩幣帛旅費聘  
取到京其一片爲國之熱腸憐才之盛心豈不加入數  
等哉臣甚服之而敬之夫明時既稱異才臣初意其胸  
中必有數萬甲兵足以登壇獨拜爲大將旦夕提一旅  
之師除難雪耻在此一舉凡有血氣心知之人誰不慙  
懣其成功乎迺臣同官郎中王繼謨叩其中藏無他瑞  
術其言論大旨不過書符作法請玉帝之勅旨調天關  
達觀樓集 卷十八 十  
之神兵而已始曰需兵十萬臣同官以爲難則曰一萬  
亦可臣同官請試其法則曰法不可試試則法敗惟待  
臨時做出可一舉而成功果若所言朝廷何惜一萬之  
衆不以蕩平門庭巨敵而使生靈苦於戍守軍國疲於  
轉輸哉但思自古及今未有使鬼役神而能破敵成功  
者臣請歷數於皇上之前古者蚩尤作亂能布大霧迷  
軍士其術神矣黃帝與戰斬於涿鹿之野漢之張角習  
之盧循孫恩元之韓山童劉福通俱以使鬼邪說燒香  
惑衆矣後竟敗亡國朝永樂時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  
兒聚衆作亂自稱佛母能剪紙人紙馬相戰旋即破滅



近日山東妖賊徐鴻儒亦以自蓮伏誅此皆借神說以  
倡亂者也其無成效已若此矣又有借神說以弭亂者  
宋時金人圖汴梁何桌孫傳臧於郭京之說謂選年命  
合六甲者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彼以神術作法不獨可  
以生擒金之二帥且可盡復已失之疆土襲擊至陰山  
廼止其時又有劉孝竭等獻爲六丁力士北斗神兵天  
闕大將之法皆賴郭京所爲宋人信之及後金人攻城  
急郭京出兵禦金皆敗走都城遂陷此非覆轍可鑒乎  
夫選將不以論略而以神說則郭京孝竭宜可全宋而  
閉門脩齋誦經之王欽若誠得滅虜長計矣世間寧有

達觀樓集

卷十八

十一

是理哉臣嘗謂兵家一事雖可肄習亦由天賦自古布  
衣登壇如呂望韓信世不常有其餘如衛霍李郭張韓  
劉岳諸人則多起於卒伍偏裨積功累勞方爲大將然  
其人皆有絕人之膽智超世之才力未嘗屑屑著兵書  
况談神說耶夫趙括能讀父書且不免有長平之坑晁  
錯善言兵事且不能當七國之變馬謖議論過人且不  
能救街亭之敗又况使愚役神而可濟於實用耶嗟嗟  
今日時事何狀乎自蓮妖術所在見告正爲可憂廟堂  
之上豈宜復爲左道樹赤幟臣望皇上再勅諫諍斟酌  
慎重揣度明時果有真正將略不爲羊公之鶴卽築壇

推轂亦無不可不然臣恐天下後世笑舉朝之無人耳  
總乞聖明裁酌施行

達觀樓集

卷十八

十二

請訓練民壯疏

謹題爲民壯之設原備征調乞勅督撫諸臣及時整頓訓練以供戰守實用事臣惟今日天下民窮財盡蠢蠢思動總由軍興之繁供耳竊思國家幅員萬里輿圖之廣過於漢唐猶是全盛之天下且用兵二三十萬漢唐以來之常事即我朝祖宗御宇亦時有之何至今日三空四盡岌岌不支若此哉無乃兵政久弛州郡無備平日舍却祖制不講疆場有急惟知召募一番烏合之衆以應卒又或遠調萬里無制之兵以赴援方其始也安家行糧費已不貲及其後也久戍思歸逃復接踵疆場

達觀樓集

卷十八

十三

焉得不敗壞海內焉得不虛耗乎臣每痛心於此故有整頓衛所額軍額屯一疏上瀆聖聽此外則郡縣民壯亦當整頓臣請爲皇上悉陳之謹按會典洪武初年設有民兵萬戶府簡民間武勇之夫編成隊伍以時訓練有事用以征戰事平復還爲民蓋即古者民兵之遺意然尚未出金錢召募派有工食也至正統十四年始令天下州縣召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矣天順元年又令召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下二丁以資供給天順六年又令官司私役民壯者照依私役軍例問罪嘉靖六年

又令各處撫按官通行各府州縣查照民壯分爲上下

兩班一班務農一班操練若有重大賊情方許通調候事寧仍舊輪班違者罪之嘉靖八年又令民壯人戶消乏者聽各撫按官計處酌量存減見在民壯務要僉選精壯人役冬月農隙如法操練官司敢有擅差勾攝及學習鼓吹迎送上司等項從重究治夫按歷朝典故民壯之設原備疆場征調非供衙門差遣亦既彰明而較著矣乃今忘其本等職業專以勾攝人犯追征錢糧迎送過客爲事矣甚至市棍積歇包充影射有名無人雖遇查盤僥倖應照所在官司習以爲常漫不加意萬一

達觀樓集

卷十八

十四

卒有兗州鄒滕之變何恃而無恐耶夫衛所之軍父死子替未必人人皆精勇猶曰整頓頗難至如民壯僉選由官不拘世及弱者汰之另換勇者此甚易耳有司何憚而不爲乎即云公務差遣亦必需人倘能分班訓練不至荒其習執本業即以暫兼差遣亦無不可何得遂以差遣而忘習執本業乎臣謂此制果復其利有五一邑有警守禦不足則調一郡一郡不足則調鄰郡旦夕可以赴急不至曠日而失事其利一兵係土著官府得制其死命不敢驕餉而逃其利二婦子室家在於本地則以爲家之心爲國而以仇賊之心殺賊其利三平日

散處各地不能鼓譟有事合成一軍足備折衝其利四  
現兵現餉可省安家行糧之費其利五所以先臣王守  
仁撫南贛每檄江西福建廣東湖廣四省兵備選練民  
壯以待用卒被宸濠洎頭桶江思頑諸賊可爲明鑒臣  
每見近年談兵諸臣率謂籍軍難用必須募兵乃又舍  
却平日召募而用臨時召募又甚至舍却在官食糧額  
兵而強拘畝畝農夫枵腹充操云練鄉兵抑何倒置失  
策之甚哉雖然民壯工食近已扣充邊餉矣糧不全給  
責以操練其誰肯服豈非盡撤天下州郡之備乎臣謂別  
項工食可扣此項工食不可扣也蓋武備強弱所關封

達觀樓集

卷十八

十五

疆安危所係者計部亦何需此些微而使民壯得借口  
實郡縣得談事任耶臣望皇上嚴勅督撫諸臣責成兵  
備守令著實訓練以省調募併勅計部免扣工食俾得  
循名責實練成可戰可守之兵此亦今日救時一急務  
也不然見兇頑犬亡羊補牢亦何及哉伏乞聖明裁度  
施行

乞休致疏

謹奏爲重任難勝愚分當安懇乞皇上准臣休致以避  
賢路事臣以萬曆丁未科進士初任福建延平府推官  
歷俸八年行取候命又二年始陞南京兵部職方司添  
註主事及轉員外時值神廟上賓堂委進香抵京事竣  
丁憂舊歲八月復除臣兵部職方司添註郎中夫以十  
年一調之身而兩任南北贅疣之局臣之拙效亦既彰  
矣然臣冷眼觀時不求聞達生平才立未嘗肯與小人  
作一緣亦未嘗攀附君子以借譽豈惟踈遠君子不敢  
攀附哉即臣宦轍所遇鄉紳與夫桑梓先達同年鴈行

達觀樓集

卷十八

十六

有都卿相官要津者臣心雖切仰止臣身則未投刺干  
謁諸臣在籍在任見在可問不意臣堂官冢臣爲總憲  
時訪士於同僚鄭三俊三俊首舉臣對舊歲十月臣有  
忝妖道宋明時疏深愧狂躁方在引咎不意冢臣嘉興  
益信爲賢調臣吏部稽勲臣以事出破格當即具揭懇  
辭而冢臣復申前疏叙臣所以見知之故已蒙皇上明  
旨着即到任供職不許引避矣臣小臣也分無再請只  
得勉遵旨意圖旬日復申前志不意冢臣改臣考功  
又蒙皇上明旨點用夫此天高地厚之恩殊非臣之頂  
踵所能報何敢遽爲乞身之計乎且無論君恩未報慙

負天地即冢臣特達相知臣豈敢忘古人國士之誼而不永矢捐糜以酌知已耶惟是人臣守身有必不可踴之節節塲則孤心無解於人言君子涉世有必不可踰之嫌嫌踰則疑根終埋於人心臣以正郎而調銓司江西以一省而有見面兩司官雖爲往例之所有實則近時之所無以破格之典而加豪傑之士則人信以庸拙之流而受非分之拔則人駭臣待罪稽勲閑局已覺非據至於考功何官乃議吏功罪所由分人材消長所由係者寡昧如臣寧能堪此況以求去之身轉冒重任無論人情浪猜臣何解於伐檀之譏乎臣嘗讀古人書頗

達觀樓集

卷十八

十七

知士人自豎不在官爵而在名節即士人名節亦不在一時之顯晦而在千秋之是非姑以臣鄉而論入豫章者誰不仰吊陶元亮徐孺子元亮一縣令孺子一窮人耳彼高官美秩何以不掛後人齒牙哉王安石章惇之攻蘇軾也今日貶杭州明日移黃州後日改惠州然每謫軾一州即送一永遠香火軾又何幸蔡京蔡卞司馬光等刻碑朝門未已又令天下州縣皆鐫石乃碑上有名諸賢馨風千載榮流子孫而蔡京的派則有不肯認京爲祖者矣嗚呼塵世光華真同腐鼠名節所關真同印山臣雖愚陋亦嘗奉教於君子矣肯以區區銓司爲

輕重不顧力量所勝而妨賢路以喪生平哉伏乞皇上憐臣苦情准臣休致臣即卽堅終身猶得遵守名節不壞其荷聖恩尤深永歌堯天舜日於不朽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達觀樓集

卷十八

十八

劾魏忠賢疏

謹奏爲凶逆宜剪直氣當伸宗社安危在此一舉懇乞皇上速俞憲臣言官之請以除亂本事臣觀今日天下亦既脊脊多事矣南北用兵生靈塗炭中原疲敝所在生心問問有斬木揭竿之漸草澤有虎蹲驚伏之勢全恃君側肅清朝政脩明可以撐支大厦於將顛而奈何有東廠大監魏忠賢播惡內廷又添腹心一大憂足以召天變而危宗社也忠賢大奸大逆種種不法諸罪狀罄竹莫書憲臣楊漣首發其惡讀者感憤至於泣下臣謂討罪之典當不踰日使天下仰大聖人之作爲明並

達觀樓集

卷十八

十九

日月威同雷霆即東西賊聞而寒膽豈不美哉乃靜聽數日只見皇上護庇忠賢惟恐傷之且有督過楊漣沽直之旨近又有罰俸科臣魏大中併責諸言官責擾姑不究之旨皇上豈真是非舛謬愛一罪璫而輕祖宗天下於一擲乎不過素狎忠賢小忠小信不忍一旦割棄耳噫亦惑矣從古大奸大逆即借小忠小信以售欺而人主不察養其貫天達地之惡至於罪狀既盈人主即欲不割棄亦不可得王甫侯覽李輔國魚朝恩程元振仇士良我朝曹吉祥劉瑾無一不誅是也且人主即不肯割棄天下必有代爲人主割棄者漢之張讓趙忠

靈帝至以父母稱之矣唐之田令孜僖宗至以阿父呼

之矣我朝王振英廟亦嘗寵之羣臣之上矣然而讓忠見殺於袁紹令孜見殺於王建王振見殺於樊忠何無一人老死牖下以富貴終漢唐癰疽既潰大命隨之我朝二正之時其危已甚幸天祚國脉不至若漢唐耳夫愛子多病傷於飽也寵臣多誅傷於驕也今皇上既以太阿之柄授忠賢而忠賢亦已明操太阿不肯還皇上神龍不可脫於淵國之名器不可以假人皇上將何以爲宗社計乎而亦豈所以爲忠賢家族計也疾風知勁草凡人臣之苦口犯顏以諫皇上者忠於皇上也使非

達觀樓集

卷十八

二十

忠於皇上誰無身家性命之愛父母妻子之想而敢觸雷霆當斧鑕以取糜臠摧折之禍哉皇上動以沽直責臣下不知臣肯沽直尚是國家美事只恐璫祿逼人皆畏避不肯沽直而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天下事遂不可爲矣然此豈獨憲臣之任諫官之事乎黃閣元老九列卿貳持危扶顛又安可目處於商輅劉健謝遷韓文之後哉大臣當以李固杜喬爲法若爲胡廣趙戒國亦奚賴青史至嚴何可不畏即詞臣經筵日講亦宜以古今關禍反覆開陳以冀皇上之一悟使皇上鑒古知今寧肯容此大奸大逆而不割恩正法乎忠賢

目不識丁倘肯令人閱誦古今宦官傳凡專權亂政身死族滅之事一一徹省決不當聽奸人陳居恭傳應星傳繼教等播弄附和以流毒於縉紳今罪狀已彰即不請死於皇上之前亦宜即日辭職務移閑宅以示天下悔過之意或可保全其天年決不當再聽奸人騎虎之謀布置安排又走鋌而求必勝不然天怒人怨皇上即不肯割棄忠賢天下倘有代爲割棄之人此時忠賢鑒粉不足惜其如國事何哉臣願宸聰頓悟煥發優詔獎勵楊漣以旌直臣併將忠賢二十四大罪發下法司擬律上奏以昭平明之治即或赦而不誅亦令謝事退閑

達觀樓集

卷十八

二十一

毋使再作威福以鹵於而家害於而國庶幾人言可息宗社可保矣臣知言出禍隨惟無以報皇上寵擢之恩故敢冒死以聞臣曷勝瞻仰激切之至

請罷斥疏

謹奏爲自請罷斥以明不欺事臣以迂拙庸才荷蒙皇上厚恩拔置銓司待罪考功夙夜兢惕俛而思曰何以不負聖明之任使則亦惟藉章奏題覆之間分別功罪以飭吏治而明國是少報聖恩於萬一耳故自供職以來信理信心矢公矢慎績有可錄雖被浮論斷不以刻乘人罪在難追即憑城社斷欲以法從事大計在邇方圖與臣堂官趙南星澄清世道畢臣報主之一念而後乞身不意臣堂官竟以會推晉撫一事奉旨看議遽得嚴譴矣竊思此事題覆雖由冢宰主持而考功職掌承行起草呈堂功罪一體今以三朝風望之元老任怨任謗力爲國家慎名需抑僥倖且蒙不公忠之旨以去臣又何能辭罪乎臣若暗中躲閃緘默不吐以爲苟免之計是謂賣友賣友之人即是欺君之人臣豈敢蹈欺君賣友之事而令皇甫規笑人千載之上哉古人有言名義至重鬼神難欺又曰毋汙青史爲子孫累臣惟懼畏鬼神顯畏青史故敢昧死陳情引罪乞休伏乞皇上立賜罷斥臣即歸田當與黎氓永祝聖壽萬年矣臣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達觀樓集

卷十八

二十二

覆劾御史崔呈秀疏

吏部謹題爲糾劾貪汙御史以嚴考察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龍等題前事內論巡按淮揚御史崔呈秀重處緣由奉聖旨御史巡方貪縱何以察吏安民卿秉公考覈執法糾彈具見振飭風紀崔呈秀着吏部從重議處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御史巡方攬轡有澄清之想埋輪鋤道之狠能使墨吏望風而解綬始稱巡方之職乃崔呈秀之按淮揚也大開賄門或舉或刺一憑錢神以轉移何以令下至於多支州縣公費一萬四千

達觀樓集

卷十八

二十三

兩則又明侵公帑以潤私橐矣風憲犯賊自有正律合先覈職示儆其透支銀數州縣必有文案可查合行勘實如果犯真有先年江西巡按祝大舟之例在追賊擬遣又復何辭安能假借以壞三尺而使法不行於風憲之官哉既經具疏奉來合就題覆恭候命下遵奉施行緣係糾劾貪汙御史以嚴考察及節奉明旨從重議處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覆論新推晉撫疏

吏部等衙門謹題爲臺臣論人失實謹據職掌剖明以質公論事吏科抄出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夏嘉遇奏前事等因奉聖旨巡撫廷推簡用領勅被奉政體大有關係這所奏併陳九疇本該部院從公看議具奏欽此又該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題爲特表晉撫之生平以祈聖鑒事等因奉聖旨謝應祥着赴任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先該山東道監察御史陳九疇題爲敬陳目前見聞以揭公道以附遺直事等因奉聖旨巡撫官既會推堪任且未到地方如何見得才畧何乃以空言

達觀樓集

卷十八

二十四

指陳謝應祥還着赴任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山東道監察御史陳九疇題爲再剖職掌再申議論以質公道以祈聖明昭察事等因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原任太常寺漆誼卿營少卿事今陞巡撫山西地方提督鴈門等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謝應祥奏爲君恩至重臣義難留再懇聖明俯容休致以安愚分事等因奉聖旨謝應祥還着遵履旨領勅赴任該部知道欽此又該本官奏爲臣去固不可挽臣身尤不可免懇乞聖明併賜一勘以明心跡以培正氣事等因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又該本部文選清吏司員外

卽夏嘉遇奏爲臺臣持論未明再懇天威嚴勅書言以便看議事等因奉聖旨已有旨着部院看議何又彼此紛擾且前奉旨嚴禁私揭併抄傳人役如何不遵這本內出拐各官姑不究報房收揭抄傳原役着錦衣衛查明奏處欽此又該山東道監察御史陳九疇題爲直糾撫臣圖謀選臣飾非以便勸議事等因奉聖旨已有旨着部院從公作速議奏欽此又該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奏爲敬剗臺臣失實之言以祈聖鑒事等因奉聖旨既有旨着議不必煩陳該部知道欽此又該本部文選清吏司員外卽夏嘉遇奏爲辨明心跡萬不得已再言

達觀樓集 卷十八 二十五

天威事等因奉聖旨看議已有旨了不必煩陳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該臣等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等官高攀龍等看得天下有公是非非一人所能操天下亦有眞是非非讒口所能亂如新推山西巡撫謝應祥立身行己自有本末由作令以至登朝其峻潔之品卓犖之才精絕之識彰彰在人耳目間卽以御史陳九疇之善毀不能不許爲陳仲子之清品矣然而題以昏耄實非本色加以圖謀尤爲厚誣圖謀二字是豈清品之所屑乎且御史不以廷推未及長安先擬者爲圖謀而以眞清眞恬之應祥爲圖謀何其說之悖戾乎員外

夏嘉遇心清若水則誣之曰徇情面給事魏大中品高如山則誣之曰私門牆將令君子不得同道爲朋而吏科選司不得薦賢爲國乎夫古之內舉不避親者謂何也况應祥之推發自臣南星之心出自臣南星之口實與大中嘉遇無與明有天日幽有鬼神御史既非病瘋喪心安得爲此無稽之言以蔽賢得非聽人嗾使有所擁戴而遂有所排擠耶嗟嗟方今巡撫一缺長安奔走如鶩乃加不奔走者以惡名何異舉國醢酒若狂反以不飲酒者爲狂哉御史之首既猶可託之風聞也及再跪三揚主於求勝必欲詆伯夷爲盜跖并共姜爲夏姬其意所傾陷又豈在應祥一人而已哉從古巧言亂德辯言亂政惟恃廟堂有分別而使讒賊之口不得行焉耳故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據此變亂黑白阻撓銓政實係陰陽剥復之大闕臣等會官廷推傾勅大臣豈敢輕爲改移以迷御史邪謀惟是應祥被嘲必不肯留審矣不若速成其孤高晉撫員缺另行推補九疇無風生波以爲一網善類之計本當議處但臣等竊念皇上於言官每見寬容卽大舜好問好察隱惡揚善之心也御史所言雖謬似宜姑置之以作言官之氣伏惟聖明裁奪施行緣係臺臣論人失實謹據職掌劄明以質公

達觀樓集 卷十八 二十六



論及奉明旨該部院從公看議具奏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旨

達觀樓集

卷十八

二十七

條陳時政疏

謹奏爲微臣萬死得生天恩七尺難報敬抒愚忠以佐  
太平永議事臣昔官任兵曹疏奏妖人宋明時以觸逆  
賊魏忠賢中旨切責幾致降調乃改銓曹歷陳古今闢  
禍力請先帝獎揚連誅忠賢此已足以死臣矣且執考  
功法題覆崔呈秀追賊擬遣特疏點破張訥之媚寵覆  
本力辨陳九疇爲讒賊正色拒斥李藩李魯生爲其鄉  
人請託復官於是請奸積恨戍臣夜卽險遠絕地尚不  
放手謀使奸黨劉志選假造臣書欲以逮臣此一時也  
顛沛流離死亡無日豈望生還桑梓哉天開聖人恩詔

達觀樓集

卷十八

二十八

賜環起臣田間眞同再造若只泛泛取官職級一籌不  
展何以上報聖恩不揣愚陋謹陳五事以祈皇上鑒察  
焉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乃者會推兩次未下豈其眞  
無一人可當上意無亦倍加考慎以圖得一救時良弼  
耳書曰無稽之言勿聽近有以朋黨爲言者有稽無稽  
聖心自明何至槩疑滿朝大闢大典至於考慎之道又  
別有在昔人論擇相專取宦官宮妾不知名者誠以人  
臣見知近習爲所稱譽定非端品而公輔大器定不胥  
與近習作一緣皇上試以此察今日之廷臣品可立見  
且古者立賢無方耕莘釣渭版築飯牛皆可相國卽我

朝楊士奇薛瑄李賢楊一清皆以他官入內閣未嘗坐  
定詞林一途詞林固多賢矣豈足以盡天下之才哉臣  
思先朝王守仁海瑞等近日鄒元標趙南星馮從吾高  
攀龍等倘使破例得入綸扉豈不大有補救乎此上相  
之宜慎者一人才之消長在銓衡古稱官人如官木  
因材器使大賢則不終日而授大位小才則終身不離  
小位近來斤斤焉守崔亮之停年格裴光庭之聖書賢  
愚同滯於國何益然官級既多陞遷太速名實未真即  
欲破格拔一人而旁議且四起矣臣查先臣羅欽順曾  
有久任超遷之說云非久任不可超遷非超遷莫酌以

達觀樓集

卷十八

二十九

任真爲用人一良法然尤當重在巡撫與守令今日有  
巡撫江南十九年如周忱者乎有守蘇州十五年如况  
鍾者乎臣謂知縣但勿數調姑以四年四月爲期猶云  
可也巡撫知府則當酌以五年爲期劣者速處賢者則  
加銜超遷以酌之庶於地方有裨至廢籍諸臣已經奉  
旨起用如劉洪謨程國祥等久不啓事則有缺先起廢  
之旨謂何豈清正絕品必欲令其老死邱壑耶此銓衡  
之當議者二一國是之明晦在言路夫人臣以勿欺而  
犯爲忠人主以虛懷能容爲美而能容豈無分別哉尋  
常小事數奏偶失誠宜寬容若夫是非顛倒好惡拂人

大乖通國之公論關係世道之否泰豈得兼收以歸宋  
人調停覆轍乎至於批鱗齒馬之章有關大體與大政  
而但氣過懇激辭不雅馴則宜略迹原心取長恕短語  
曰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此善喻也昔宋孝宗問張栻以  
使節死義之臣難得張栻對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  
若平日不能犯顏敢諫臨難安能使節死義乎皇上天  
地爲度尚且容及高捷史堇何不移而用之正言而悅  
懇之臣哉此言路之當辨者三一風教之汗隆在激勸  
國初靖難時之士風甘死如飴十族可捐此千古絕奇  
之事近者媚閹一案頌德建祠改姓鑄盃宰相而聯百

達觀樓集

卷十八

三十

韻以稱觴主考而借場題以勸進此亦千古絕奇之事  
皇上欲以激揚挽頹風則逆案即已結局諡典烏可緩  
期夫人臣正色立朝竭忠守官或斥或竄或死難實有  
風節可據則諡當寧寬而無苛小廉曲謹非甚難事則  
諡當寧嚴而無寬臣竊以爲方孝孺練子寧陳迪鐵鉉  
黃觀輩均宜加諡文皇嘗曰使練子寧若在朕當用之  
仁宗亦曰方孝孺等皆是忠臣今顧以此爲諱乎近日  
崔魏慘殺諸臣雖不能徧亦不宜漏如左光斗之於楊  
漣猶杜喬之於李固也黃尊素李應昇之於魏大中周  
順昌猶范滂之於李膺杜密也節無軒輊諡宜一體且

古者謚兼美惡如賈充許敬宗夏竦之得美謚當時秦秀王福時司馬光得以執事收擬若使有美無惡何以懲奸臣謂姦如魏廣微而漏網者併當與以惡謚以示千古之斧鉞庶幾激揚痛快可挽狂瀾而追國初士風乎此風教之當勵者四一疆場之強弱在兵食祖制武備止有脩所籍軍食糧民兵耳乃今所養非所用一旦有事非遠調則召募大農不足供戰士則孤畝開例猶然仰屋臣於神宗皇帝時敵難初起曾條兵食三疏惜乎留中未發惟疏中請裁冗官汰冗兵節冗費以助軍興之說近日諸臣補蹟皇上業已舉行則此後或無脫

達觀樓集

卷十八

三十一

巾之呼乎然臣竊慮滇黔目前餉即可支萬一闕外再請濟師討疆別議增戍何以應之必如臣上神宗皇帝疏所云中外衛所拔選驍勇而責有司視為牙兵與家丁結以恩禮民壯則慎選還其工食勿扣充餉以便訓練庶乎可變無兵為有兵可轉兵之無用為有用調募省則餉自足耳臣觀漢之守令即將帥先臣王守仁破宸濠未嘗請兵請餉而所屬知府同知通判推官知縣以至典史巡簡驛丞皆可將率是道也此兵食之當計者五以上條陳係臣生平之所學兼以時事之所感敢謂芻蕘可裨堯舜願臣昔危言於權奸之日豈今聖主

當陽虞門四闕而猶隱情不吐以負千載之一時語無忌諱字或過額伏乞皇上寬宥鑒臣愚忠採納施行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達觀樓集

卷十八

三十二

請除廷杖疏

謹奏爲幸逢千古難逢之主請除千古未除之刑以迓天休而光聖德事臣惟廷杖一法自漢唐以至我朝相襲未改矣然唐虞三代則無之即漢唐以來之賢主亦有此乎宋祖罵辱不及於公卿敲朴不行於殿陛至今以爲美談矣禮曰刑不上大夫以養耻也書曰朴作教刑特指學校而言耳非取誑誤之臣朴於闕廷之謂也且朴而曰教正欲犯者遷善改過勿陷大罪其一團生之意可想也臣觀皇上即位以來矜獄恤囚首焚錦衣之刑具仁心仁聞遠邇播頌乃者動杖有過之臣於

達觀樓集

卷十八

三十三

闕廷死者相繼臣豈不知亂國用重之義而諒聖心萬不得已乎惟是皇上凡事皆法堯舜豈此一事肯蹈後世之失哉夫父母之於子教而弗率怒而笞之所以行其愛子之心也皇上者羣臣之父母其杖羣臣亦係父母怒笞之愛何曾遂有殺之之心然去衣受杖身非木石十有九死已有殺之之事夫令誑誤小過竟與大辟同科揣之聖心得無悔而不安乎先臣林俊嘗諫世宗皇帝疏曰古者撻人於朝與衆辱之非欲剝其體膚致之死地臣猶及見成化初廷杖容令厚綿裹衣重氈疊帊至正德初逆瑾用事始起解衣之端釀成撻死之慘

據此可見解衣受杖始於劉瑾專權殺士耳祖宗原無此事也近日魏忠賢正襲劉瑾所爲皇上豈可不一除之乎昔漢文帝曾感絀縈之言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遂下詔除肉刑唐太宗讀明堂錄焚書云人二臟之系咸附於背遂下詔除鞭背刑漢唐之祚延於下有犯寧下法司依律問罪廷杖一刑臣請下詔除去永著爲令以爲子孫法豈非千古盛德之事萬世無疆之休哉臣璉一腔熱血惟求上報聖恩於萬一瀝誠宵昧伏惟陛下矜憐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達觀樓集

卷十八

三十四

請酌處馬價疏

謹奏爲疥疲州縣馬價無出謹疏艱苦情形以備酌處而完賦額事臣觀淮海一郡之馬價十載以來竟無完局欠至一十餘萬有司受奉受罰固已安爲常事矣邇者皇上嚴旨震赫誰不悚息而自山陽鹽城兩縣全完而外沐陽完及七分宿遷完及五分其餘積欠尚如故甚至完止一分二分三分四分不及一半又甚至全然不完所以然者豈盡民頑而官玩牢不可破無亦土瘠而災疲力不能支耳蓋淮爲澤國歲有水患如海州邳州安東清河桃源宿遷睢寧贛榆等處素爲魚龍出沒

達觀樓集

卷十八

三十五

之區臣接道府開報濱水諸縣民多厭生宵啼露處戶口逃竄睢寧一邑官且寄身於茅茨景象如此欲以累年積逋責於一時之窮氓其將能乎清河馬價草料彼中災民吳商等曾已伏闕題請分派海州鹽城安東沐陽四州縣議以協濟銀兩代抵完解業經部覆奉有明旨其後海州不能代仍歸清河今則鹽城安東沐陽亦不能代分毫未完可見疥疲不相上下也即邳州宿遷桃源贛榆睢寧何莫猶是乎夫此疥疲已極之地又當軍興加派之時爲守令者如曰吾勤撫字則拙催科固亦未必有司皆爲道州之陽城然使廟堂之上必曰爾

爲繭絲兼爲保障竊恐即有賢者難爲晉陽之尹鐸淮泗之間根本重地何可不念臣謂視此剝肉醫瘡之痛宜有用一緩二之道但以馬價軍需必不可缺則當責成撫按酌一長計或於江北鄰府之中派肥以補瘠或於一府款項之中移緩以就急務使上不妨國下不病民不亦可乎從古法無久而不變之時而補偏即所以救弊亦無窮而不變之事而通變乃所以宜民琴瑟不調解而更張此之謂也不然南丘馬價職在臣寺等庸劣即無能爲何以今日北寺奏罰撫院奏罰屯院又奏罰一瓢衆輿而課額僅僅若此哉情理易見矣明主可

達觀樓集

卷十八

三十六

爲忠言臣以至誠事君父在問言問死歷血舉一淮海而天下可知舉一馬價而別徵又可知倘蒙聖明採納乞勅撫按查勘瘠疲諸地方設法補救勿使官民兩困馬價常虧年復一年則地方與罔政兩有攸賴臣亦少追素餐之耻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爲此具本專差辦事官梁君任齋捧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巡撫八閩謝恩疏

謹奏爲恭謝天恩事臣於今年三月十五日在南京太僕任中接到邸報該吏部等衙門會推福建巡撫題奉聖旨是鄒維璉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地方提督軍務寫勅與他欽此欽遵臣當即焚香望闕叩頭謝恩隨遣舍役赴京領到勅書一道臣即兼程之官已於六月初三日入境與前撫臣熊文燦交代建寧文燦差官齎送原奉欽給關防印記一顆符驗一道旗牌八面副併吏卷到臣查照收管受事訖竊惟臣以萬曆丁未進士起家福建延平推官閩國舊遊之地吏治民風達觀樓集

卷十八

三十七

夷情海防頗窺一斑然其時官經兩考俸歷八年添註南樞之閑曹已見司理之庸碌撫閩何任乃以推臣且臣魯魯故家幸趙南星特達之知由職方調稽勲而考功時值逆瑞擅國羣小趨附臣以摯奸取禍幾於殺身遣戍遐荒已歷貧賤夷狄患難之三境幸逢恩赦豈有富貴利達得失之兩情哉不意聖恩深重既已起臣於南閩而遇廷推取人太恕則又畀臣以閩鉞過辱拔擢夢想不到此生之身孰非君父再造之身此生之年孰非犬馬報主之年哉但思臣淺陋無長程執有癖一生學古迂濶遠於事情髮疏陳言踈略無當時用乃膺封

疆之重寄何啻內熱而飲冰況乎閩係海邦鯨波時動劇賊劉香老咄咄窺伺又當江西流寇猖獗勢已震鄰桑梓既有焚掠拯溺之望而閩中又有舍已芸人之苦臣處兩難調度未易除現今遣將調兵前往江西以結會勦之局外一切錢穀兵刑樓船士馬綱紀法度安內懷外之具臣惟竭此駑鈍竭此良心以生平之所學爲文武之倡率盡所當爲用副皇上委任時局人情必不照管總特明明天子主持於上而已此又微臣盟心屋漏之言敢略陳以資天聽可乎臣不勝感激涕零肅之至爲此具本專差承差王廷川親齎謹具奏謝以聞

達觀樓集

卷十八

三十八

督勦劉香老報捷疏

謹題爲海戰全勝飛報大捷以慰聖懷事崇禎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據標下遊擊王嘉勦報稱海賊劉香老結踪百餘隻集衆萬餘人圍聚小埕攻圍城堡焚劫關嶺急攻東岱日報一十餘次致蒙本都院於十月十八日震怒移鎮連江親督諸將選標下營把總龍勝官兵二百名併選軍義兵運餉以援小埕龍勝親兵發哨在先行至關嶺遇有賊哨當卽力擒強賊三名燒燬賊船一隻聯隊疾馳至小埕不遠山頂賊衆觀見飛發一千餘賊殺至勝將九龍火箭砲併弩箭一齊雨發從山殺

達觀樓集

卷十八

三十九

下砍死八十餘賊龍勝身帶刀傷殺賊親弟一名賊見勢敗再添賊千餘暗從山後潛上山頂從上殺下兵殺賊人不暇割級至晚奴兵查陣亡者三十一人重傷輕傷者各十餘人等因十月二十六日據分巡福寧道鄒忠札報據烽火寨哨官督兵擒斬賊級一顆哨官楊魁伏路獲得強賊三名又北路參將宗餘餘督兵援接十月十四夜點放噴筒燒燬賊船二隻放砲打沉賊船三隻擊傷賊衆沉水不計其數等因又據北路海防同知晏善成報據福寧左右營把總徐繼英報稱哨官薛銘十月初三日斬賊劉四老首級一顆初十日伏兵追斬

賊首級三顆等因十月二十九日據遊擊鄭芝龍差役

李瑞等持布旂露報稱芝龍本月十九日自鼓山雙港口出師二十三日至白犬海洋已經馳報去後偵知香賊百餘艘潯泊小埕定海歌譚作樂肆惡無忌早職二十四夜潮親督備總鄭芝虎陳鵬胡美等大小三十二船向北截截獲尋賊船二十五日申時至小埕定海果見香賊各船隻擬卽直搗撲滅緣時屆夜黑攻殺莫辨隨一百餘洋候至二十六日黎明賊連艘而出我舟截占上風胡美陳豹首衝入陣鄭芝虎陳鵬等殺破重圍早職又與陳豹從內擊殺賊衆死者無數其船係大鳥

達觀樓集

卷十八

四十

日旗爲五官二字登卽連船燒燬又再打大鳥船一隻紅旗爲十三合三字跳船砍絆飄棄卽原陳有川被奪者陳順亦奮勇攻擊香賊胞弟一大鳥船紅旗爲二合二字火箭火磚連打其船焚燬鄭然許澤二船火桶火確齊出焚燒大鳥尾一隻日旗爲副帥二字火勢熾烈二船首尾牽扯與之俱燼周朝京配在鄭然船中自辰至申攻打八十餘合查鳥尾每船有四百餘賊鳥船每船有三百餘賊被我船衝擊擒斬與斃於銃不取功給者不計陳鵬一船專意要擒元兇劉香據報被火藥燒死未知真否尚有鳥尾數船鹿小哨遠遁早職勢必追

滅乃已隨傳令僑總哨凡奪焚賊艘丟棄飄流者俱聽附近寨遊蒐拾此番殺賊萬死一生我兵殺賊數目賊衆死傷功給俟查實另報外合先露報施行等因又據梅花所掌印鎮撫孟繼光報稱十月二十六日聞定海鏡聲震天繼光督官兵陞僑見有烏賊船一隻前赴擒獲得賊犯四人研審一名鄭賢頭上剪髮賊號上猛老一名洪晉台賊號阿班老一名劉尾賊號總督老一名黃元仔賊號香公老口稱與鄭遊擊對戰本船被焚隨駕小船而逃等因各到臣該臣看得海寇劉香仔夥黨萬餘戰艦二百橫行閩粵與浙三省間實爲東南一大達觀樓集

專勦賊之任隨脩戰艦四十隻召募慣海精兵三千名製火藥五萬勦軍需萬餘件大銳五百門幸得一時大小將吏同心戮力居中調度者總兵魯應魁也督造軍器者都司李當瑞遊擊王嘉勲也脩船者福州海防同知沈嗣振也製火攻及鎗刀者守僑傳國材千總徐世忠捐揮中軍郭啊雍鑾也歷三月而賊具齊僑臣即遣候用都司安國賢監其軍守僑陳其蘊督其陣正在發兵往浙勦除間十月初十日忽報劉寇圍小埕攻定海大書僞示必欲與芝龍決雌雄阻塞道路米運不通臣見報危急時值風汛不順鄭兵不得出海憤悶填胸乃於十月十八日星夜冒險親至連江離賊三十里督率諸將誓與共死斬臨陣逃走把總李懋材以狗三軍又飛檄北路叅將宗餘蔭督船尾賊之後水標遊擊張超擊之於中鄭芝龍大兵衝戰其前使賊首尾莫顧應接不暇當日又遣把總龍勝領兵三百援小埕開米運卒然遇賊二千餘以一敵十斬獲過當又手刃劉香一親弟而龍勝亦受重創數日之間與賊相持正在危疑之際而鄭兵風阻不得遠逼賊穴省中紳紳諸臣則皆祝天以祈南風不意二十五日天心助順海若效靈北風轉南芝龍戰船由自犬外洋竟得占賊踪之上風二十



六日自辰至申與賊對陣銳聲如雷山嶽動搖海水飛立士民登高望者無不震驚以爲海上從來未有之血戰也臣一面令連江縣知縣千可舉探報一面令遊擊王嘉勳督同中軍古宗孔郭軻吳正卿嚴兵整戈以待是晚周日照報至芝龍全勝賊船焚溺與銳斃死者不可勝數賊姪貨物飄流盈海而我兵損折一船亦死二百餘人把總周朝京階陣落水殊爲可惜夫此一役也仰使皇上天威故芝龍芝虎兄弟效死俱帶重傷簡總胡美陳豹陳鵬歐奇郭燦陳經武王已觀等首尾奮擊無不焦頭爛額固能奏此全勝之效據云陳鵬熟認劉

達觀樓集

卷十八

四十三

香力擲火磚擊香什船說者皆曰香已燒死但萬眾死傷中真僞莫辨臣寧失劉香不敢欺皇上待後勘實再報總之劉香一日不死芝龍兄弟矢心滅賊如獵逐兇不殺不休臣今再發火藥大彈以濟之命其乘勝長驅緊追入廣且有督臣熊文燦謀出萬全必喜芝龍兄弟之來而濟師共擊則此賊斷無生理決不敢以殘寇遺君父憂矣除將生擒賊犯梟斬於市以快人心及再有擒獲另報外謹會同按臣劉調羹將近日勦賊情形詳跪報聞伏乞皇上勅下兵部查覈即將有功文武將吏分別勸賞以勵人心鄭芝龍與弟芝虎更加不次超擢

以後海賊膽喪縣黨肅清盡聞粵東浙三省皆寧安寧矣爲此具本專差承差至于向賜親齎謹煩請旨

達觀樓集

卷十八

四十四

奉勅紅夷報捷疏

謹題爲微臣督師海上大破紅夷謹報大捷敬獻俘囚以彰奉行天討事竊惟紅夷一小醜狡焉挾市封豕長蛇薦食閩疆且勾冠首劉香薩倭渠魁李太舍合踪橫掠於海上勢同連鷄豈獨八閩一大患且爲中國一大耻臣璉濫叨節鉞若不堂堂正正聲罪致討何以生爲福寧聞報卽已飛諭文武將吏不許更談互市之兩字誓以一身拚死當夷乃於八月十二日自省抵漳檄調諸將大集舟師以五虎遊擊鄭芝龍手握重兵部多曉將應爲前鋒而以南路副總高應岳爲左翼泉南遊擊達觀樓集

卷十八

四十五

張永產爲右翼澎湖遊擊王尚忠爲遊兵臣標下贊畫原任副總兵劉應龍原任參將鄧樞爲中軍分守漳南道臣施邦曜分巡興泉道臣曾櫻爲監軍漳州海防同知吳震元泉州海防同知陳夢珠紀功散賞臣璉撰一海戰焚夷之方畧手授諸將九月十三日舟渡海澄誓師督戰是日諸將揮血爲盟同心協力卽令開駕相機勦夷去後九月十四日據五虎遊擊鄭芝龍露布報稱早職密奉兩院諭札併泉漳道府館縣指示機宜川間用謀密遣原把總今授哨官林顯忠等駕船渡彭誠諭方略於九月初一日在澎湖大興攻焚夾版船一隻夷

酋夷衆焚死與沉溺者數百生擒夷酋一名夷衆六名

勾夷眞賊首級三顆等情九月二十二日又據遊擊鄭芝龍報稱倭夷犯順王法無赦早職攻擊於大擔偵知夷踪分泊澎湖隨即設計勦捕焚燒夾版一隻已經詳解去後九月十三奉本都院親臨海澄命將督師牌委早職爲前鋒十五日早職卽督船隻扼要烏沙頭據報夷船夾版九隻劉香賊船五十餘隻自南北上遊移外洋早職督率官兵各僉各號同立戰書約爲決戰誠以勿走一而移會各路舟師十七齊到十八截至圍頭夷船夾版同賊哨亦截上料羅早職復會南路左翼高副

卷十八

四十六

總泉南右翼張遊擊澎湖遊兵王遊擊中軍劉鄧二將俱曰兵貴神速乃於二十早五鼓各自圍頭開駕直抵料羅天纜黎明果見夷船夾版九隻自恃負隅賊哨五十餘隻往來駕使早職傳令本部官兵前衛務要攻擒夾版而駕使賊哨聽各路零星哨船追捕時本都院差官葛聰正在早職船上宣諭軍令而各路諸將或爲應援或爲夾擊加樹參將陳鵬首衝入陣與夷攻擊仍麾偕總林察陳麟楊耿蘇成專意喊僞王因有搗擊夾版而生死不避者把總鄭然也次衛接應而夾版之勢隨卽披靡者哨官蔡騏也三衛與之牽扯併蔡騏一船

俱爲焚燒者哨官林習山也嗣而窮追極東外洋僞夷王二杯大夾版一隻被千總陳豹鳥尾首衛火器齊發幾乎獲矣不意反風吹火倏而自焚卑職令旗再麾天驚聲連催把總林宏鄭成鏡彈交鋒矢石如雨哨官洪輝吳拱協力齊擊僞夷王之船已在掌中即可坐縛詎意外洋風狂波濤粗惡夷船截風遠洋追趕不及加衛索將陳鵬協同陳麟朱革吳華攻焚大夾版一隻加衛遊擊郭煥胡美林察陳秀陳經武方璣袁德各船聯絡互進攻焚夾版二隻陳鵬郭煥胡美陳麟奮勇身先生擒僞出海夷王叩吻囉吧旺把總許澤楊耿陳盛宇効

達觀樓集

卷十八

四十七

用把總許鶴守備王已觀林顯忠烏尾把總朱家賓哨官陳化林陞蘇成王牙吳玉謝旭陳國吳良原鄭芝虎下哨官歐璉及向義鄉民蔡亮駕船出入陣中親冒鋒鏑哨官陳浦配駕鄭然船上與之同心共力萬死一生哨官張梧千總鄭彩捕盜黃勝冒險奪獲夾版一隻尚有夾版五隻亦被卑職督陳鵬郭煥胡美拚命擊走愈追愈遠方始收軍露布馳報隨會同各路諸將齊同中左稽查功級器仗及死傷官兵查得把總鄭然首領身爲彈死各船之目兵陣亡者八十六名重傷者計一百三十二名據千總哨官等各獻生擒紅夷共八十四

名首級五顆哨船一隻賊婦二口小厮一名海賊一十九名又據解到大鏡六門小煩二門鳥銳一十三門劍十把鐵鑿一頂鐵甲一領火藥六筒續又據陳鵬解到番書七本海圖一面番劍一口陳秀解到鐵甲項圈併掩心共三塊守備王已觀把總許鶴袁德周之祥李國輔呈報撈救溺水目兵共九十二名泉南張遊擊移送撈救溺水目兵三名是役也各路會師前衛者真如摧枯拉朽隨後者無不乘勝長驅將士渾身是膽各效一臂夾版焚者火船冲天夷衆溺者屍浮滿目擒斬繁縷似足以揚中國之威而落狡夷之魄矣若非本都院之

達觀樓集

卷十八

四十八

命將普師指示方畧與按院之捐貲千金懸之軍前以示激勵兩廣部院之助以烏尾粵船爲克濟哉所有擒獲紅夷已經譯開各字同賊犯婦女首級船隻器仗給批上解等因九月二十二日又據南路副總高應岳報據銅山寨把總黃斌卿報稱奉本都院頒示賞罰軍令人人鼓舞樂從本月十六日有夷船二隻在東洋游移該職親督哨官王宗雲等分派戰船七隻火船四隻仍會同把總方英方世祥所官梁子煜各帶軍兵協力幫辦本日申時開出夷船望見起鎗截出外洋職等追出甘山夷鏡亂發官兵見奉新頒軍令冒死進攻不敢退

避又幸天奪其魄夾版一大船觸礁開駕未及兵船火  
器一時攻打夷衆驚忙爭下小艇奔走當被卑職手斬  
三級哨官王宗雲洪振林茂吳桂共斬二級方英手斬  
二級標兵斬五級方世祥手斬一級夷衆跳水溺死莫  
計風大火烈所焚夷船不能救止燒至近水船底方息  
接船底有夷鳥銃連環雙合銃彈兩頭尖大彈又有夷  
衣夷襪夷鞋等項見在解報等情又案查本月十五日  
黃斌卿報稱十二日有賊船二隻徑來海邊潛泊當被  
官兵殺死紅夷一顆真賊四顆奪獲夷牌一面番衣一  
領番帽一頂長鎗二枝陽刀一把餘賊跳水登舟奔遁  
等因二十三日又據副總高應岳報稱奉令卑職同鄭  
遊擊等在頭進兵據海澄把總袁德報稱二十日早  
夷賊聯踪列泊在料羅德奮不顧身冒彈前進親陣斬  
夷級一顆生擒夷二名仍遵照前約撈救鄭遊擊放火  
燒夷船落水吳義等船兵二十七人又據把總李國輔  
報稱鹿哨官許輝等船三隻直衝夷船我船藥桶火箭  
噴筒齊發夷船登時焚燬三隻尚僞夷王一船衝陣而  
出國輔仍遵本都院憲約以擒僞夷王爲第一功疾追  
至青水乾到夷王船捕盜葉富奮勇先跳過船戰斬夷  
賊數人奪回夷王劍一口面目被彈劍傷重哨官許輝

等繼跳過船生擒紅夷一名殺死夷賊不計鄭兵跳過  
夷船殺死夷人甚多後被反艚而去國輔仍撈救鄭兵  
落水者四人又據把總周之祥報稱本部船與前鋒等  
船奮勇攻擊打死燒死沉死紅夷不計其夷船夷衆聽  
前鋒解報等情又據泉南遊擊張永產報稱卑職十三  
日奉本都院親臨督師面授方略及泉漳二道府館縣  
籌畫隨於是日親督官兵出海會同各路占據上風十  
九晚探夷泊在料羅鄭帥首衝各路齊進卑職坐駕東  
船及隨征中軍把總周斌身親率夷舟哨官陳璣等奮  
勇夾擊大銃火器齊發攻戰數合倭夷衝突奔竄時哨  
官林習山捕盜吳義首焚夷夾版船一隻哨官鄭彩攻  
擒夾版船一隻陳璣等率沉夷尖尾船二隻生擒紅夷  
九名夷書二張哨官方榮等率沉夷尖尾船一隻生擒  
紅夷一名羅經一盆夷地圖一幅率沉賊船二隻陣斬  
劉香副軍一名生擒正頭日本三官老等三十八名僞  
造年號更牌一面又哨官陳招等率沉賊船二隻生擒  
賊首總管老陳唯等二十一各捕盜陳政率沉賊船一  
隻生擒賊衆四名捕盜陳奇率沉賊船一隻生擒賊夥  
一名其餘夷寇溺水死者莫計是役也夷寇合夥比之  
天啟二年百倍猖獗且昔時勤師經年費餉一十八萬

而擒夷寥寥今堂堂正正典師討罪而夷寇倏爾就殲實仰藉本都院訂謀朝廷威靈匪特卑職身先賈勇即沿與寨把總薛震來清銅遊把總蔡全斌臬標遊把總謝應聯把總翟大順掌號吳定旗牌黃萬鍾袁九鯤等一時用命而收全功等因又據臣標下黃晝原任副總兵劉應龍報稱卑職統領本標及水標小埕南日等船隻於本月二十日五鼓進剿紅夷詎附夷賊船二十八隻分踪遠遁卑職親督總哨姜邦憲方捷鄭啓明盧晟康進彭振武鄧良宜鄧一鸞水標總哨徐爲斌鄭永安小埕總哨徐如彬陳成南日寨哨官賈龍王有慶等船

達觀樓集

卷十八

五十一

協同鄭師攻勦紅夷生擒焚燒夷船共四隻仍着把總歐文全曾貴劉得勝林高黎楚陳振武徐必榮陳君華黃正彩等九船分踪窮追黑水洋外擒獲賊首劉香義子劉付封爲十七令老的名李九等賊犯三十七名解赴本都院審決外遵將各總哨捕隊功次合就呈報又據臣標下黃晝原任參將鄧樞報稱卑職奉本都院令踰統領北路寨遊舟師同忠標爲中軍即同劉副將鄭遊擊會集各路計議着令各總哨立軍令狀隨於十九夜五鼓到料羅見有夷船九隻卑職督令烽火把總姜望潮福標把總孫廷堃礮山把總陳顯宗臺山把總蘇

琳等排列陣勢奮勇夾擊四面攻圍身先衝鋒鎗彈如雨生擒夷酋賊犯併器仗已經鄭遊擊解報等因又據澎湖遊擊王尚忠報稱卑職奉本都院督師方略督舟師十九日齊集頭海洋黎明至料羅卑職躬督彭衝官兵緊追鄭師先鋒齊向夷踪首用火舟焚燒大夾版船二隻發銃打死夷賊無數卑職又督把總程振鶚官兵再攻夾版一隻哨官陳輝船兵爭先被夷銃死一名彈傷三名又標下把總鄭邦卿督船犁沉夷船賊哨一隻刺死多夷生擒賊首一名等因各到臣該臣維璉會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路振飛看得紅毛一番遠去中

達觀樓集

卷十八

五十二

國四萬里晨昏晝夜皆相反後乃侵據咬啣吧營竊臺灣其人深目長鼻赤鬚朱髮其性賊虐尚讐殺諸夷畏之其舟長五十丈橫廣六七丈名曰夾版內有三層皆置大鏡外向可以穿裂石城震數十里人船當之粉碎是其流毒海上之長技有如此者夫此夷前代不通中國神宗皇帝朝流劫兩粵及呂宋香山湧夷皆爲仇敵萬曆癸卯忽泊澎湖求市投書稅監高案上其事撫按力持不可而止然稅監委官徇役及奸民私與貿易夷捆載歸勾引接濟之端已開於此矣天啓初年築城澎湖人曰彼時用兵兩載費餉十八萬僅能焚夷夾版一

隻雖隨彭城徙臺而共山沒閩地尚如故則其強橫可知迨鄭芝龍之勦鍾斌李魁奇也夷頗有力焉芝龍德之情緣難割於是歲歲泊中左前撫諸臣以夷未易當姑以不治治之而夷益大膽無忌奸民居停恬不爲怪甚至酋長乘大輿常遊安海城中有識之士無不寒心臣觀自古華夷混處釀禍非小何敢容隱以養癰不得不疏責芝龍與夷絕而芝龍終徂舊綠疎防召侮則又不得不疏紒芝龍勦夷以贖罪總之爲國爲閩併爲芝龍以拂之者成之耳無他腸也芝龍慷慨男子幡然悔悟誓天勦夷破家賞士其持久之未發實圖謀於萬

達觀樓集

卷十八

五十三

全雖借力於諸將已拚死於前衝勞苦功高心迹已白今既能爲補過之孟明臣當如王猛之待鄧羌請加顯擢以酬奇績其部將陳鵬郭燁胡美陳麟同擒僞出海王叩嘍嘍吧旺勇冠三軍叙當破格餘弁有功者皆應均賞至於各路諸將兵單餉薄皆以偏師赴臣調合圖環攻多樹夷敵始壯鄭部之聲勢成其全勝之大捷其拚死犄角之力又可沒乎哉且漳將把總黃斌卿等亦能以兵四百焚夷夾版一隻於銅山湯日照等亦能以兵二百兩次擒夷三十於鴻江袁德周之祥李國輔等皆能自領部哨焚夷獲夷於料羅安見夷鋒真不可當

乎若泉南遊擊張永產原任副將劉應龍勦夷已遁尚於本日餘勇可賈各殄香倭助夷之夥黨擒俘繫累且獲渠魁皆有僞印割付爲證然則諸將與其部下得力總哨歐文全蔡全斌謝應聯等均當優叙臣標下遊擊王嘉勲老成敏練代臣一臂軍資戰具多藉其力而標下加衛守備龍勝隨臣征討每遇危險拚死護臣勞績難泯均當併叙至如先後衝鋒陣亡之將士如把總鄭然葛定守備傅元功捐軀報國稟稟尚有生氣更當優恤以風世若夫文臣之有幹濟才者知縣無如海澄梁兆陽夜襲夷船清革之選即當首拔而同安知縣熊汝

達觀樓集

卷十八

五十四

霖龍溪知縣徐燿皆以吏治兼武略共奏膚功海防同知無如漳州吳震元死守危城捐軀之志已有明效而泉州同知陳夢珠亦以新任嫺軍旅克襄戎事太守則漳州知府聶文麟泉州知府樊維城練兵籌餉折衝有賴戡禍定亂謀謀實多以上有司所當註以上考計俸超擢者也監司則分守漳南施邦曜分巡興泉魯櫻文武全才華夷倚望發難之略既懋監軍之績已彰左布政使朱身脩原任按察使申紹芳或籌無米之巧炊而三軍腹果或嚴獄囚之大法而九伐聲揚以上監司所當不次大任以備節鉞之選者也至於巡按御史路振

飛攬抱澄清之想觀風壯捷伐之威一言而定人心  
於危疑談笑而銷夷變於掌上臣諒聖明自有特簡如  
臣維璉憂時心熱當局才疎山笑屢呼焦爛何補親瘡  
痍之滿眼若芒刺之在身罪無可逃業已自疏投劾不  
敢貪天之功爲己力仍甘嚴譴惟是躬逢堯舜乃文乃  
武微倖成事驚鶴一集鯨鯢旋戮臣已仰仗天威於閭  
外則常布昭聖武於域中獻俘開廷正刑禁街庶快神  
人之憤而寒夷寇之膽此一舉也生擒夷酋一僞王夷  
黨數頭日燒沉夷衆數千計生擒夷衆一百一十八名  
賊斬夷級二十顆焚夷夾版巨艦五隻奪夷夾版巨艦  
達觀樓集 卷十八 五十五

一隻擊破夷賊小舟五十餘隻奪獲盔甲刀劍羅經海  
圖等物皆有籍存而前後銳死夷屍被夷拖去未能割  
級者纍纍難數亦不敢叙蓋臣到海上一月竣事師不  
老而財不匱說者皆曰閩粵自有紅夷來數十年間此  
捷例聞故臣不敢避嫌而循例獻俘以彰皇上天討一  
盛事伏候勅下兵部勘議施行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潘  
鯤化親齎謹題請旨

奉勅紅夷獻俘疏

謹奏爲勦夷獻俘以揚天威事臣惟天地大德曰生而  
有春生不廢秋殺帝王所慎在德而脩文德不遺武功  
稽古夷狄之邦雖曰隕山而隔海仰我中華之教則多  
重譯以來王況在聖朝以至皇上玉帛萬國胡越一家  
何有紅毛之小夷敢違天子之戎索逞其蛇豕當我能  
罷長鼻深睛似猿猱而被文服朱鬚赤髮同題題以現  
神茲酋長曰二杯曰山海偕稱僞王戰具曰夾版曰洋  
砲擅爲長技走海同陸殺人如麻佛很機苦其荼毒香  
山澳畏其兇鋒乃復狡焉泊閩且敢傲然夾版初犯南

達觀樓集

卷十八

五十六

澳而攻中左繼窺海澄而圍銅山天討必誅神人共憤  
臣聞警報誓必兵殲即於勦賊福寧之時旋爲觀兵漳  
海之役爰呼諸將大集用師檣列成羣魚麗爲陣懸賞  
罰之兩格商誤敵於多方或偏師掩襲以爲奇或大船  
合圍而爲正或訪三疊之決以養力而爲更番迭出之  
謀或模八陣之圖以握機而成常山首尾之勢謨謀已  
定軍令旋頒轉餉儲糧則惟藩伯獻因淑問則屬臬臣  
監軍則屬漳泉之兩道紀功則委漳泉之同知且有見  
於遊擊鄭芝龍任俠無雙虎臣矯矯則委領前鋒而首  
進又有見於諸將張永產劉應龍高應岳鄧樞王尚忠

等性行均淑壯氣桓桓則使助聲勢以夾攻烈火一施  
 波濤盡赤天戈所指雷電同轟長纓已繫於名王飲至  
 垓數乎軍實例當獻之闕廷於以宜之夷夏布昭聖武  
 顯赫天威臣又竊思俘夷一百三十六名乃其總數耳  
 中有紅毛擄執香山澳夷十六名交趾夷一名情應免  
 誅又有重傷病死三名無從起解尚餘紅毛夷一百  
 一十六名其起解必用防護兵將二百三十二人傳送  
 必用驛夫五百六十四人時值觀期郵疲行役恐車馬  
 載途之稍滯則虎兇出柙之可虞合無先將偽出海王  
 一名頭目一十三名械置檻車郵傳輦轂餘夷暫收關  
 達觀樓集 卷十八 五十七

計開解

偽出海王呬呬呬呬

頭目呬呬呬 嗚嗚 噉噉

呬呬呬 阿噉噉 噉噉  
 嗚 嗚阿呬 嗚咄咄  
 噉咄 噉咄哩 噉 噉噉  
 呬呬  
 夷書十本 夷劄十把  
 地圖二紙 羅經一個

達觀樓集

卷十八

五十八



達觀樓集卷十九

豫章鄒維璉德輝甫著

啓

謝大座師楊荆翁黃穀翁老先生

天地有同仁大冶不遺朽腐聖朝無棄物片長可脩陶甄駑駘一顧於孫陽價增十倍樗櫟何當於匠石質混羣材恭惟 百年名世昭代真儒射策彤廷歷三千而奪錦蜚英翰苑騰九萬以凌雲冰壺秋月象其清操

達觀樓集

卷十九

甘雨和風喻其雅度璫璜比德在在飲醇奎壁授文人借照言心言性接開濂洛之脉以揚濶立德立功登伊呂臯夔之壇而樹幟菁莪滿澤風教如神桃李盈門斯文有託品題如鑑裴行儉之知人誘掖隨材郭林宗之造士蓋學者尊師曰泰山曰北斗而聖明倚毗爲舟楫爲鹽梅維璉翺翎決起應拔易窮雖輪囷已通於萬乘而鉛刀終慙於一割憂蟊而測海豈曰知海邱陵而學山終不至山乃辱葑菲之不遺遂令渤澥之並蓄堪輿同感踵頂莫酌才非王粲敢云倒屣於中郎識愧史遷竊願執鞭於晏相伏願道格九重教弘六合深慰

兆庶之情大翼帝王之治

候張衡麓老師

盤根錯節顯虞詡於朝歌賣劍消刀識少卿於渤海人才莫先於治劇吏績孰重於任難惟楚有材於師獨盛恭惟 儀天聳峻棟衡嶽以凌霄學海疏源擢洞庭而浴日書探墳索繼倚相之多聞筆掃風雲歷屈平之善賦三湘供其眺咏七澤攬其精靈初製錦於鰲城擅能國手迨掄才於北關脫穎羣工顧此徐方實稱澤國鴻鴈哀矜不絕萑苻嘯聚時聞天子曰吁孰可守茲東土國人曰賢願爲借我寇君合浦珠還感波臣而効欵

達觀樓集

卷十九

二

漁陽麥秀噓草木以流輝蓋千將出匣之鋒鉛刀遜利而騏驎不羣之足千里徵良維璉風沾化雨久挹玄風慙無鵬鶚雄圖徒作翺鳩決起望典型而日隲恨步趨以無從滄海望洋一蠡安窮其涯淡黃河飛箭雙魚久憚於浮沉立雪情深負膺意切聊志沼毛之敬粗將束帛之箋伏冀揮存昂勝色喜

候座王陳老師

龍門長價薄萬戶之封侯虎座談經續千秋而闢秘思深傳鉢喜溢彈冠恭惟 姚江誕秀禹穴探奇射策彤廷奮鵬圖而振翮抽毫禁闥犯龍領以櫻鱗笑可清

河操能飲水行行且止人迴鮑氏之花驄謗而陳而  
請向方之巨劍慙同長孺天子憚其風裁且類魏徵用  
展借爲金鑑偶因秋風而憶繪倏同神武以掛冠咏月  
吟風且歌自駒於泌水漱流枕石任題衰鳳於衡門歸  
來龍卧三年安石之心彌適一去鴻冥萬里弋人之慕  
何爲維璉自立師門實慚高足初逢叔度驚萬頃之滄  
波再過濂溪見無邊之風月何圖大冷不遺乎朽腐祇  
是滄海不却乎細流肅貢菲儀聊披風桐蘋蘩徒獻有  
全宋父之負暄踵頂莫酌空望程門而立雪伏願徵書  
天上下用慰蒼生恩詔日遄迴永爲柱石

達觀樓集

卷十九

三

荅都護

滄海涵秋兵氣遙通於水國轅門嘯月饒歌永靖乎狼  
烟銅樹高標長城永賴恭惟 結髮從戎赤心報國  
文能布武敦欬穀之詩書法以運心妙嫖姚之方畧桓  
桓烈士矯矯虎臣周崇方叔之猷南征而借舊元老漢  
匹亞夫之令天子則曰真將軍維璉青氍毹業白面書  
生久事毛雉未聞軍旅顧肉食籌謀之鄙自慙無補於  
下風何將軍禮數之寬寵貺先施於閭外所望登壇獨  
拜彰國士之無雙佇看畫閣再圖爲功臣之第一

上兵備

樓船建鉞遮海國以長城甲冑如林壯東南之半壁旌  
旗變色草木生威恭惟 青瑣起第黃石投書擢管  
裁雲賦甘泉而吐鳳乘風破浪起北海以搏鵬遶畧必  
需乎長才文事每兼乎武備分藩雄鎮數聲刁斗風清  
執象憲臺千里關河月靜軍中一范驚西賊而膽寒海  
上孤標轡南夷而頸繫從容借箸方畧如神談笑圍棋  
輜鈐自在輕裘緩帶羊叔子之遺風雅歌投壺杜南陽  
之軌度蓋出則方叔召虎而入則周公召公維璉學困  
雕蟲才慚倚馬肉食徒議於曹劇莫佐一籌毛雉久擲  
於班生未能萬里幸託龍門而長價徒瞻虎旅以揚休  
勲

達觀樓集

卷十九

四

謝凌侍御見貯

烏府霜嚴氣色上纏乎斗極西臺月映光輝普照於寰  
區朝野騰歡士民胥慶恭惟 學海神龍儒林威鳳  
青春高第人言國士無雙海微專城帝曰循良第一庭  
中孤鶴翩翩伴明月以彈琴夫外雙鳬渺渺望北辰而  
度鳥爰登侍從用列台垣輦下花輿遠闊憑城之狐鼠  
袖中諫草行驅當道之豺狼維璉御李無由識韓有日  
辱清風之遠被驚采筆之遙臨允哉光溢百朋豈直情

逾九鼎銘心佩德拜手薦言

謝袁撫臺

伏以天子念功恤勞臣而賜休沐至人造物收下士以廣搜羅榮倍登龍譽慚舞鶴恭惟東漢名宗延陵望族家傳清白披裘五月之風見地崇高望馬吳門之識希文雅志進憂君而退憂民叔度汪波澄不清而清不濁班聯侍從堂堂京兆田郎出典旬宣赫赫壯猷方叔字人春日歷官歲星久標赤幟于中原乃借長城於海甸力除閹難再造生民疏抗萬言當道驅狼之氣功成一箭高墉射隼之心召伯甘棠何人不詠羊公月祝

達觀樓集

卷十九

五

隨地稱隆事定而效赤松遊固已解組歸里身歸而圖明主報猶欲以人事君下逮庸流亦沾薦牘璉質本迂疎才無表見荊州品題郎佳士何期混跡齊竿歐陽賞識必聞人竊愧質同燕石蓋葑菲不遺夫下體豈桃李可收于公門心切雀環情陳鯉素粗貢沼毛之敬聊將獻曝之忱伏願東山命駕北闕承恩屢覲凌烟再慰蒼生之望功勳彰汗竹大弘名世之猷

送守道入賀聖壽

伏以驄馬朝天紫氣飛騰于萬里星輶拱北祥光耀耀于層霄快湛露之興歌知金莖之有賜惟騰屬吏喜勳

天顏恭惟儒林鳳羽海內龍門天挺奇才世稱異

品周邦屏翰匹申伯以同聲商鼎並極繼傳若而並烈續隆行省望洽中朝茲當萬國之呼嵩乃借羣工而拜表錄成金鑑追風慶於曲江詩和卿雲挹恩光于舜日聖人三祝歡情豈後于華封天子萬年文德載歌於召虎璉生際昌期躬逢勝事慚負弩之無由謹貢臆而作頌伏願誠通當宁道格宸衷投君無異果矢忠悃以志沼毛壽國有奇方鍊仁義而爲鴻寶中書二十四考壯猷永莫乎唐基廣成千二百年至道常陳于軒錄

答各縣端午

達觀樓集

卷十九

六

榴花吐艷象君子之文明蒲味稱觴助至人之仙氣久辱南薰之解愠千里同舒何當北斗之分光百朋寵賁龍舟競綵懷往哲以無期鯉素傳心識友情之不遠德如山重誼比雲高聊酌寸縷以將忱自愧明珠之靡報

答各縣賀中秋

竊惟閭城月霽光四海以揚輝海水波寒澤八紘而覆露賢者先憂而後樂用慰焦勞台臺佳興則同人不廢嘯咏矧茲尊收之司令正逢穡事之告成綺席酣歌何妨李白南樓清譙不減庾公乃照乘明珠燁兩分光於四壁而襲人爽氣飄然嘯我於三山惠出非常感何能

已

荅各縣賀年

恭惟造化生心調四時於玉燭經綸在手登民物於春  
臺碩斗柄將回萬物泰交之會而洪鈞欲轉陽明道長  
之辰元化默贊於仁人福祉永綏於君子維璉徒懷華  
祝莫致椒觴雀躍情深魚書久闊何意百朋之賜遠賁  
於延津信哉六律之吹不遺乎寒谷粗將束帛聊報瓊  
瑤

請本道觀吉溪橋

王政成梁龍火時見而興役仁人愛物螻蟻必渡以全

達觀樓集

卷十九

七

生蓋芥溺之無間則德施爲益普恭惟 心同止水

量比汪波文迴大海之濶羽儀百代品定中流之柱鼎

台一時民方歌曰水之清不及君之清上每思曰民之

溺恒由已之溺乃念吉溪之病涉深憐行旅之多虞捐

俸鳩工建橋濟衆空中鳥鵲眞異氣之齊聲川上龍靈

信神人之效績溱洧之濟陋矣枉梁之成忽焉伏念卑

職稟憲命而經始竭鴛鴦以承休若非藉庇於萬間安

得成功於不日敬涓吉日奉迓高軒感盛德於千秋借

文星於一照

上司道午節

龍德正中符天行之令節羔羊五素續民命於恬熙君  
子之道恒與時隆封人之情聊憑儀祝恭惟 亨嘉

名世之期離照天民之覺日烘榴火懿德呈姿露滴荷

珠仙才吐賦福星一路瞻北斗以分光膏雨八埏助南

薰而解愠時維午日令屆天中已登品物於流形永開

斯時之聳瞻卑職久存瞻曝敬貢沼毛程伯子佳興同

人寧揮角黍范希文先憂後樂聊佐蒲觴

謝葉相國贈文

名賢一顧增紫色於龍津相國片言煥天葩於鳳藻珠

璣宇貴雲漢章鮮竊惟士人矜節宜存同巷不相親之

達觀樓集

卷十九

八

風碩輔憐才常有進人不使知之意自恬守之道微故

取信之基薄羨黃金而淪中涓之骨奚惜廉隅通相府

則掃舍人之門徒媒就進百篇仙賦苦求盈尺於荊州

一代泰山惜兩上書於執政囊雖托處藥未求充下同

躍冶之金上按投珠之劍柳槐齊列士既不恥於呈身

桃李樹私官亦多求乎議而名家之師德類及旦門曲

學之孫弘枉開東閣何期維璉生今之拙吏湊逢台臺

振古之人豪恭惟 道弘三立序合四時獨力擎天

躋君民於堯舜丹心捧日陋相業於蕭曹一身關乎安

危四夷知其名姓黃金就第兩疏請老之心綠野開堂

晉國功成之象存心如秤不爲人而作重輕好善若飴  
乃下士而勤吐握休容久著延攬猶深不謂疎遠之孤  
踪亦在并包之偉度謬蒙采筆錫以華章字字箴銘言  
言金石維璉官懸李署材實榜流株守有年瓜期偶代  
半刺未通於潭府千里何辱乎如椽豈抑競而獎恬轉  
嘉疎節故原心而畧迹用示立提允哉相度之不遐遺  
是豈鯁生所能仰止俯躬知愧匪獨佩爲居身之珍戴  
德難酌允當藉爲傳家之寶

行取授兵曹奉謝閣中上臺

子產信然明一言授政夷吾逢鮑叔三北原情自昔古

達觀樓集

卷十九

九

人每重知已蓋見箴之面誰其見箴之心故知仲之恩  
等於生仲之感恭惟 眞儒學粹名世才高斗山望  
溢於中朝鎖鑰防周乎海甸文能徙鯁咸滄水以效靈  
政可化鷹類陽和之布氣官惟器使威施遂條何妨直  
鑄而蒙珍才不細遺木屑竹頭可用造船而脩雪德容  
乃大道廣而周以是翺鸞有決起之時故雖鋸刀效一  
割之用俾劔津之俗吏移留樞之分司維璉刑書罔究  
方犴圉之失平軍旅未聞豈馬曹而勝任生平守拙世  
路全疎上無郭靖之交下乏曹邱之舌甘積薪而久滯  
恥捷徑以不由若非荊州之品題不惜齒牙餘論安瀝

山公之啓事稍成羽翼卑飛台匪居恩璉寧昧德耗  
舞鶴恐即虛譽於羊公下駟驚駘敢不勉馳於伯樂

謝王帖雲公祖枉訊

瑤篇遠錫幸分北斗之光錦字賁臨更拜南金之寵十  
朋受益一顧增榮恭惟 扶輿正氣珠玉珍姿學紹  
程朱久裕千秋事業文雄左馬居然一代宗工天下奉  
之爲楷模龍門比峻人倫推以爲冠冕鳳采同輝樹猷  
簡在帝心賜履殆周南國精神滿腹憂民而髮幾枯經  
濟填胸籌國而心欲嘔披丹論事賈生涕下之書感興  
咏懷杜甫詩中之史由朝廷而建邦國念罔不周自宗  
達觀樓集

卷十九

十

答熊心開制臺

天生奇傑用張捷伐之勳帝眷康侯特重專征之任形  
弓載錫簡書增榮幸在鴈行曷勝雀躍恭惟 學擅  
儒宗才爲王佐黔陽奮跡氣騰吳斗之龍文山左礙妖

身作闔天之鰲柱既登壇而仗鉞遂灑酒以誓師樓船  
生橫海之威鼓角壯吹濤之勢鯨鯢立剪魍魎盡消已  
戮渠魁旋追脇從輕裘緩帶軍中高叔子之風立柱建  
標海上頌伏波之畧閩人安厥耕而遂厥稼天子重乃  
德而嘉乃勲秩晉崇階權予總制越裳翡翠重九譯以  
來王漢閣麟圖擢千秋而繼美維璉駘駘下乘模倣散  
材久勤仰斗之私深抱續貂之恥敢云郭遷而李代色  
變旌旗竊附蕭規而曹隨心遵憲度何當賸賜更辱彩  
毫伏願玄誨時施遠情何殊於趙日鄰光借照孤身永  
戴乎蘇天

達觀樓集

卷十九

十一

又答熊心開制臺

儒將登壇丕著鷹揚之績勞臣報國再標麟畫之勲望  
重前茅才慚後勁依光在即承教是安恭惟 黔陽  
鸞鳳燕市驂駒遠畧久卜於長才文事嘗優乎武脩猷  
宣海國威靈夷邦七縱七擒妙運六韜之機畧九天九  
地折衝萬里之雄風用是民樂農桑疆鋪烽燧虎多江  
渡鴻鮮澤哀山高水清已標八閩之柱石邇安遠至旌  
界百粵之金湯昔郭令公節度朔方彼中之將卒思同  
早雨而陶士行督鎮荆土一時之士女歡若鳴雷自昔  
已然於公爲烈維璉倚玉有榮續貂可愧何當華札下

問遠塗千里相思久命造稽之駕一朝叙故大酬御李  
之忱我公東歸共戀元臣之繡袞孺子可教願傳黃石  
之兵書

答建南道吳大叅

鄉有典型桑梓恒勤取法邦稱司直廟廊暫借旬宣古  
今大人之學問原重親民唐宋名諫之風流常請補外  
蓋惟懋勲於方面自當借箸於樞機自古已然於今不  
爽仰惟臺德何讓先賢理學則宗陸象山文章則如曾  
子固鳳池挾藻光煥絲綸綸綸陸陳謨氣搖海嶽丹誠已  
章於補衮簡命特重於脩兵法執如山政平若水共仰

達觀樓集

卷十九

十二

出爲方叔召虎懸知入卽周公召公維璉竄逐殘生迂  
疎末品濫任封疆之寄有何鎖鑰之長開贖發蒙是所  
望於知己奉令承教詎敢執乎蓬心捧翰增榮臨風有  
懇

答漳南道顧大叅

數馬無能方愧素餐于罔地登龍有願何期合劔於閩  
天仰惟台臺之偉望允稱社稷之名臣筮仕作虞水部  
文章第一分符典郡畿南治行無雙人瞻借箸于台衡  
帝命宜猷於方面矢謨謀而匡國合文武以憲邦海波  
久矣不揚山鬼今爲遠遁璉以庸才濫叨重任竊技有

五窮之慮鉛刀無一割之能所望開曠發矇賜之玄論  
庶幾奉令承教大放蓬心

答魯遜吾大將軍

晉擇中軍首推卻穀漢謀大將獨拜淮陰蓋惟說禮而  
敦詩始稱丈人貞吉若欲戰勝而攻取定需國士無雙  
仰惟元老之壯猷何忝聖明之異寵白猿傳劍蒼兕誓  
師早登頗牧之壇大展孫吳之畧師中刁斗風清鷺鶴  
之羣海上樓船震震龍蛇之窟營嫖姚之調騎自足冠  
軍喜飛將之當邊誰其敢敵佇看彤弓之報宴定知路  
馬之乘黃維璉書生有志肉食無謀何當三顧之榮更  
達觀樓集 卷十九 十三

答按臺公祖倪三蘭

繡豸觀風天壯匡廬巖色花驄按部風清彭蠡澄瀾蓋  
仰膏雨之隨車而知陽春之有脚問風心醉荷德神馳  
恭惟 英稱三代名擅二難才同吳下之機雲學比  
眉山之軾轍比肩侍從翩翩應斗雙龍卽命巡方矯矯  
凌霄一鶚清裁久彰於北闕汪澤獨沛於西江朱穆渡  
河墨吏相驚而解綬范滂攬轡王道已清於除奸卓哉

骨鯁之名流九種棟樑之大器維璉竄逐殘生迂疎末  
品幸大猷之轉世偕同類以賜環濫叨節鉞之推豈勝  
封疆之寄台光咫尺登龍竟阻於王程翰輒揮燁立馬  
驚迎於旅次感茲一顧錫已百朋對使拜嘉臨風遙謝  
貽路直指

殿中執筆法星常近宸光輦上乘驄豸繡勤襄袞闕朝  
仰仙才之柱史閭占紫氣於真人親炙有期神交斯慰  
恭惟 胸羅二酉道契三才趙璧連城萬鑑珍而品  
貴燕臺神駿千金重而圖傳世爭仰之爲典型邦已稱  
之曰司直人如董仲舒之應詔三策而列數千百言官

達觀樓集

卷十九

十四

似任伯雨之輸忠數旬而上一百八疏風生臺閣瞻鐵  
面於清裁雨應軒車見丹衷於解澤蓋凡繩愆糾謬之  
所上無非誠意正心之所流是以簡在帝心恩勤南顧  
皇華寵錫休命對揚露簡理輪驅逐豺狼之氣登車攬  
轡澄清天下之心况時逢陽復之辰草木頓含乎生意  
而駕卜泰來之會鷁鷁載咏於春和維璉性行迂僻才  
識疎庸濫節鉞而心慚迂旌旌而色喜久願執鞭於有  
道行將負弩於前驅所願繡斧遙臨莫吝生於海甸星  
輶適發慰衆望於雲霓敢貢沼毛聊充暄曝

初度答諸公見賀



馬齒漸衰宜休槽櫪，綢繆決起不越榆枋。悵德業之無聞，嘆流光之浪擲。所幸奉教於君子，真若竊靈於仙班。何當腆貺施及庸流，脾裏肉生敢揮英雄之壯淚。駒中影過，尚羨有道之大年。仰仗玄丹，藉超塵劫。臨緘情切，拜手神馳。

答庾院陸撫臺中秋見貽

恭惟 靈臺月皎，憲節風清。德化襲人類，西山之爽氣壯猷。治旅稱武庫之清霜，樂與人同僚佐。鴈飛於五夜，與隨景暢。饒歌曲遍於三軍，璉於秋色。分光之時，正值妖風振海之日。軍書告急，羽檄交馳。佳節徒逢，愁顏達觀樓集 卷十九 十五

難破忽拜瓊瑤之賜，感溢百朋如登蟾兔之宮。輝騰八極。

答直指重陽見貽時璉討紅夷寓海上

滄海觀兵黃花應節，悲哉秋之爲氣。淒然客之爲心，感殺運之未除。愁顏豈破逢佳辰之可樂，笑口難開軍中興。懶於登高天際，神懸於望遠。忽拜莛觴之賜，如餐蓬島之漿。飽德何酬，醉心未醺。

答三司賀元旦

年華初轉，春意弘敷。寒梅屢寄於隴頭，新柳漸開於驛路。愷悌君子，知福祿之攸同。愚慙逐臣，尚風波之不測。

每逢佳節何辱瑤函，自雪陽春羨郢人之絕調。黃鸝晴日，慕晉客之清觴。遂拈筆以消塵愁，乃覓句而賦春興。耶見廣騷之意，并陳感事之畏仰。冀高明俯垂教益。

謝冢宰李孟白

周隆冢宰之權統百官而均四海，虞重明揚之典熙帝載以亮天工。位以德尊，爵緣人重。班高卿列，簡在帝心。恭惟 龍門雅望，供奉仙才。登朝標三楚之英賦，吞雲夢歷宦樹四方之則聲。動江南武緯文經，內匡外禦。追躋九列已近三台，偶逢中外之交託共借賢能之經濟。調兵給食功類蕭何，晚栗飛芻壽高劉晏。嗣以賢勞

達觀樓集 卷十九

十六

而求休沐，蒼生久望於趙朝。乃從人望而起銓衡，聖意特隆於王爵。思興世道先惜人才，鴻漸盈階。鸞振充闕，冰壺作鑑。集思廣益之名，臣玉尺提衡易事難說之君子。維璉愚根未拔，迂癖無醫。天譴方嚴，台疏獨恕。獎以清貞之譽，加以表正之評。雖非愚分所敢承，益見至人之無我。王陽在位固宜，貢禹彈冠中散病狂敢望山公啟事孤琴獨操。甘伴漁樵，倦鳥知還。尙來矰繳然親人情之可畏，則感知己之主持。伏願陽生寒谷免飛暑月之霜風，捲浮雲重見明河之月永歌至德。謹布微忱，賀福建新任直指張得一。



伏以中原文獻多依程氏之宮墻洛下兒童盡識溫公之名姓里稱冠蓋代有名流社集耆英人推邦憲恭惟

品匹嵩高世仰擎天之柱德同河潤人知飲水之源官拜西臺望隆北闕觸邪猊豸神奸一見而寒心按部花廳墨吏乍聞而斂跡清風揮塵九衢道絕紅塵時雨隨車千里苗生膏澤羨茲文武之兼懋佇聽華外之舉安維璉庸才負重迂性違時前以糾奸而戍遐荒後以賜環而仍狂態宜置邱壑望清華雖不敢及占遯之晦翁盡焚奏草而竊有慕免向之祁奚不必面謀若遇賢而不鳴卽問天而何益祈查成案便見積冤倘心

達觀樓集

卷十九

十七

迹之大明則阨窮而不憫遙瞻山斗敢布腹心

貽胡又生父母

伏以中牟政異觀風歌駟雉之聲宓縣名高褒德重封侯之賞從來循吏終陟台司況我賢侯尤超漢代才雄越箭氣壯浙潮巖巖天日之英裁風清千里蕩蕩西湖之雅興月映萬川君子至斯如歲星之主福高軒過處知時雨之流膏璉以庸流幸庇德宇深慰識韓之願寶懋御李之疎豈有旨酒以燕嘉賓聊采沼毛而迓仙駕庶借蘋蘩之薄獻得聆鸞鳳之高音望賜寵臨可勝恭

娛

賀按院李用晦公祖

伏以身縉班高內壯中臺之柱石花廳望重外垂方岳之儀型袞職弘襄一人有慶法星轉耀兆庶揚休恭惟真儒學懋名世才高閩海大鵬搏扶搖於九萬延津神劍騰紫氣於三千朝稱鐵面之清裁風生臺閣世仰冰心之雅操月皎山河張綱威壯於埋輪重豹猥而輕狐狸孟博思深於攬轡鋤稂莠以植嘉禾何幸西江得瞻北斗迓旌旄之至止知草木以生輝維璉學術疎庸性行迂僻以投荒之遷客乃濫鉞於名邦雖有利濟熱腸無異挾山而超海原無周旋國手固宜置壑以投

達觀樓集

卷十九

十八

林曾辱高軒得聆玄屑歡同竹騎誠貢沼毛關尹占仙久決真人之紫氣荊州識面全輕萬戶之侯封

答邑侯胡父母

伏以龍光斗氣人占雙劍於西江鳳采高岡世仰三台於北闕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才優經濟壯猷文事已兼乎武脩政妙張弛玄畧秋殺卽寓於春生初喜製錦於山城旋看作霖於聖代百里壯金湯之勢四郊增草木之輝異績已同於中牟魯恭望重循聲尤著於宓縣卓茂名高真國士之無雙允治行之第一維璉僻性硜硜庸才碌碌徒有排山倒海之癡謀

全無掣電轟雷之大用不才爲明主之所棄多病致故  
人之盡疎幸遇慈航得回道岸感莊惠之一笑莫逆寸  
心羨雷陳之兩諧有如膠漆臨啓可勝瞻肅之至

達觀樓集

卷十九

十九

達觀樓集卷二十

豫章鄒維璉德輝父著

樞曹八牘

上樓致虛公祖

兩過筠城兩辱老公祖之惠顧適館授餐叨愛踰分加  
以芝字相對玄言如屑其所默啟達心藉以破慳祛鄙  
者何多也邇小价自家來資祖墓求言刻單以相示璉  
一捧誦具服祖墓爲民之切取善之誠卽古渤海頴川

達觀樓集

卷二十

何曾有此盛德之事哉璉最愚陋無知然遇此好問好  
察大君子敢無一言以副雅意敝邑至瘠而有南北兩  
運之苦往者士民求免南運爲改折而卒不得于是鄉  
市猾棍一概包攬任意花費敗乃公事坑民賠償每每  
破家迫後議爲官征官解之說納戶運米於官倉其事  
已畢至便矣但包攬猶未盡除則起運終致沉閣加以  
官解吏僭收倉留難米多汜爛勒取斛面致民掛欠此  
運弊之當除者一敝縣併徵鞭銀先年撫臺憂公議行  
易知單糧戶每人給單一紙註其編派則例於前填其  
當納銀數於後民用完納官用比較何等明白不知何

年廢弛而任糧科書手作完欠隨賄高下遂開兌收之漸民之役者利於八錢作一兩而私與之愚者弱者又爲威劫而私與之私與則安靜而無禍公納則捏完作欠票提監責不已蓋做邑祿去公室已久矣此輩戍配不悛法無奈何幸今邑侯有志釐弊民如更生然倘此輩復入則單雖易知而弊又在易知之中此糧書之弊當革者二新昌山多田少從恃紙貨爲生推商以後紙遂壅滯本多消乏邇者又苦虎牙之私推壅滯一埠舊例每紙一船價三兩極重則四兩管埠不過經紀二人耳今則每船價六兩或七八兩數十成羣把持關津有

達觀樓集

卷二十

二

大無日孤商飲泣切齒腐心不能少留客地以與羣棍爲難欲告本籍則彼又以埠在南昌爲辭關提不至於是凡有百金貲本者總離府城一日程未沾毫利先苦埠費商既不通民又安得不窮哉此虎牙之當除者三新昌叢巖菁壑素稱盜藪既無衛所軍伍足恃所恃額設民壯二百耳民壯中又有常兵精兵之分常兵服役縣衙固已忘其本等職業矣精兵亦然且市棍包克影射十人而九此雖天下通弊恐未若做邑尤甚當此疆場未靖人心思亂之時似宜循名責實以練之庶裨緩急蓋邑有武健勁悍跼蹐不羈之徒不收則爲害收之

則爲用民壯之設原有深意倘令月糧不捺則嚴邑何恃而無恐此民壯之當設者四凡獄中老囚各曰監主每遇暫發收監人犯例索酒錢而禁卒則索燈油錢一有不遂通同凌虐殘忍特甚以是富民入監動費數千金而貧民每每斃獄中愚謂府領縣佐不應受詞收人即各縣聽訟罪狀未審且勿輕收如情重者權寄外舖獄定始收老監其爲無量功德何如哉此收獄之當慎者五凡捕兵氣脉原與盜通故真盜未有不知緝盜未有不獲者每見做邑應捕舍真盜而緝平民即獲盜矣又必唆使老囚教之扳某爲同行指某爲窩家蓋賊一

達觀樓集

卷二十

三

入監死生寄於捕卒與老囚一惟其言是聽於是無辜含冤縱得脫身皮骨幾削此誣扳之當懲者六至於府差一人下鄉一方騷動磨牙吮血無異狼虎祖臺下車以來似少戢矣更祈嚴飭以垂永遠可乎此又不肖敢蹈齒馬之嫌訟言無諱者方今患難孔棘兵食兩虛征派日加民生日蹙何幸祖台留心民隱虛懷下問使筠民安其田里而無愁嘆之聲哉不揣愚昧臆臆以對狂躁之愆諒不深討

代同邑縉紳上院司道府公祖

璉等僻陋無似仰沐大老公祖之德政或私淑而神傾

達觀樓集

卷二十

四

或觀面而心醉蓋真堪與同感踵頂莫酌當此仁人君子大有爲之時而事有關於國計民生大利大害如敝邑南糧之當改折不一叩台上鳴豈不辜負千載一時哉敢陳其事如左新昌山邑亦疲邑彈丸百里黑子著面而賦額反加於巨邑此緣國初里猾黎伯安貪賞虛報遂爲永禍田磽賦重民已不堪加以財力蕭條江河日下十室九空流離載道錢糧多逋年甚一年豈眞負罔不服樂以身試三尺哉計無所出救死不贖耳即璉等豈昧居土食毛好義終事之明訓不爲齊民勸法督且窮理諭更難至如南北二運本色米尤爲極苦蓋以萬山環抱之鄉縣治始有一小澗怪石危灘又從中梗五丁莫開鉅靈難移無論遠苦擔負百里數十里即弛擔覓舟屢付波臣言之流涕此士民之呈請嘔盡心血本縣父母之申報摘狀如繪寧有纖毫文飾嘗試上聽然則南北兩運俱苦璉等獨求兩折何前比神京仰粟東南百姓雖苦又烏可已留都土沃粟賤陳陳相因累死山邑石輪斗斗輪升此固甚損彼不加益用一緩二民生始甦且鮫人之淚珠已窮東野之馬力既敗南郎不折而三十七年米至今未解徒淹歲月斃民杖槌畢竟何補於官儲是南糧改折爲民也實爲國也仁台公

答戴玄趾年丈

達觀樓集

卷二十

五

祖且無遠稽會典所載通融改折各省甚多試觀敝省宜黃樂安永寧三邑何爲而折乎又且無遠引外郡試觀敝府高安何爲而折乎新昌邑居高安上游二百里山高澗險應折當亦無俟辭畢矣從古法窮則變變則通三代以後田必井刑必肉役必不募恐難以治則新昌山邑本色南運亦似可無泥變而通之此其時矣敝邑人才寥落九閩萬里力難叩天倚藉仁台再造民命兼便國計伏乞少鑒愚誠題請南折著爲定例敝邑世世子孫永歌南山以祝至德

令媛玉殘何寒門之無祿乎弟自浙闈抵豫章接兄手翰朝夕介介獨此在念至如考選一事直已視同腐鼠矣海內諸公高才捷足聽其角逐萬里孤臣寧有妄覲哉且私心實謂不足覲者人能重官官不能重人第患學識寡昧無以應世倘果真有治安策安見部寺限人而必臺省爲乎若臺省無所見奇而徒襲人唾跟人步甚至作人鷹犬亦何益國家與生平眼前權勢石火電光獨此寸心爲不朽籌之熟矣來翰諭以寄書某等三公致皈依意而於淮南匡左牽累一切洗去云云兄何不諒弟必一至此也弟肯皈依一勢要入宦以來豈無

炙手可熱之處而待今日始於某等三公效款耶丈夫處世獨立不懼飛鳥依人實所恥爲三公如賢當亦不取識面台官弟縱不肖又豈肯爲呈身御史哉况兄以牽累洗去爲言淮南匡左真邪人乎夫兩公當失勢之時弟何堅意不負之蓋皇甫規恥外黨人之列尹和靖不對元祐之問范鎮不肯賣論取令僕柴中行不肯舍學從考校弟之有慕古人蓋久矣豈今一旦違心諧世而以丈夫化娥眉一意拙守安分沉滯弟之自謀如斯而已年丈云何夫古之君子豈但拙守沉滯而已哉蓋有編管遼州長流嶺海者又有髡鉗短後輪作左校鬼

達觀樓集

卷二十

六

新城旦者又甚有七尺不全三族俱殃者彼何所見而樂此也無亦一污青史萬古淒涼名義至重鬼神難欺已耳弟在劔津七載侃侃論列數與上官爭是非絕不自見李官早上官尊豈進乎此被人目懾受人氣使乎嗟嗟已矣兄勿復念時能容我家貧母老不敢矯情稱高尚時不容我置我即整我亦聽之又何敢煩兄薦保而令日後反累舉主耶夏初延平掾邵常春入都辦事弟曾有札言之然尚未悉所以不求人之意茲敢直復惟兄諒察

答倪初源泰知

劔津分手瞬息七載天懸南北魚雁杳然緬惟台臺之舊誼何啻管鮑之交情寡昧如璉筮仕李官疑竅怨府幸不顛覆孰非知己調護之效哉萍踪疎遠報塞末由徒令相憶悵悵耳台臺苑寺之轉初閱邸報亦甚駭之今乃知爲柄臣修隙所致令人氣結而目裂然官雖落何損生平漢董賈唐韓陸宋關閻濂洛諸君子仕多不達可以觀矣况台邊畧長才豐功茂績彰彰實據卽無當於柄臣目懾寧能抑之終居人下乎不肖入載司理考滿兩次忌者齟齬竟移南曹璉殊不以爲意居恒所患學淺才疎用世乏具而已部曹雖冷何曾限人以

達觀樓集

卷二十

七

建監若台省碌碌似寒蟬隨人俯仰若桔槔徒以清華誇鄉黨擢交遊傲妻子得不貽譏議者耶璉見此頗眞故自筮仕以至今斷不阿徇一上官斷不通刺長安一貴人嘗與家人曰成敗有數人排抑我客知不爲塞翁馬乎倘使違心諧世卽人不奪其官天或奪其爲官之具則奈何吾以不材全天年若等何憾蓋實意云李文靖曰內典以天地爲缺陷世界尙難圓滿人生安能事事如意此璉安分素心敢爲知己一吐之并以慰知己今日之落寞可乎方今國步孔艱災變日新邊事告急安危未卜廟廊之上曰戰曰守尙同策舍議餉議兵竟

同提風州郡之脩則日弛民生之窮則愈迫時事浸已不佳矣吾儕升沉顯晦尙何言哉願言珍攝以慰鄙懷

答陳匡左先生

往歲浙閩之役便道歸省意謂晤談有期不知台已入都門及後入閩又謂台必由都之官不意駕還梓里尙旬月文旌行止璉俱意料所不到未能走役佈一忱歉然久之叙津八載始得南都一馬曹知已期望太過宜未滿志不肖則已暢然快甚矣司理風波人所視爲畏途者加以賤性拙守直道事人八載不移三黜是甘今得量轉倅矣倅矣尙望臺諫清華之席乎夫君子在位

達觀樓集

卷二十

八

則謀政乘田委吏亦有當盡之職業若果在兵言兵實心籌畫必使高帝根本之地戎政肅神氣張竊恐部郎非冗秩馬曹非閑署官而必以臺諫顯竊恐漢江克唐權萬紀宋楊畏陳賈鄧洵武以至我朝戴縉王億近世陳三謨曾士楚輩當亦聲施後代矣故璉惟以不勝兵曹爲患耳寧敢厭薄哉釐上羣議璉俱未聞萬里孤踪經素誰遣玄趾及家叔孝廉頗言之璉猶疑信相半自揣才望庸劣分宜得部豈關台與淮南交情遂至忌者側目不意翰示實有是事可嘆可笑然璉借此益喜且憶漢黨人宋僞學當時畏避恐後千載論定是非何如

若使璉肯違心諧世皇甫規尹和靖豈不笑人於異代遂伯玉常抱獨爲君子之恥足下亦不專取仁義璉幸載半來矣夫復何求中州自古爲仕國得台臨治河洛道脉鄴下詞賦兩有主盟千秋大業諒已就緒尙望遵養時晦以俟樞衡之任

寄門生黃白安侍御

枵腹飲痛之時得足下考選報甚喜甚慰非謂此雄峻之秩足爲人重而謂足下得此足爲官重昔人有云天下事宰相能行之諫官能言之以台才誠兩合居此官必能發大議以定方今之大難使天下蒼生受賜而古

達觀樓集

卷二十

九

今稱爲名臺諫故曰足爲官重耳何喜如之此官雖以言事爲職然於主上則貴勿欺之犯於糾彈則宜摘其大者顯者而勿言人小過與隱過唐魏玄成宋程伯子陳了齋直聲冠千古然玄成每每原人註誤伯子不肯拾人長短沽直名了齋生平不忍言人暗昧之過此皆先正典型足爲今法者也台丈得無同然於心乎方今勦敵交江妖賊內梗事云孔棘而諸君子偏黨之見畢竟難平間有拍成心而借大道者則又狃近利忘遠圖止知僥倖於目前而不顧貽患於日後卽以兵食兩字言之朝鮮不足憑西敵不可賄驟募乞兒不堪戰遠調

士司必生亂開例必竊政派必困民籍軍民壯不整頓舍却見兵見餉州郡必無脩官府不節省而襲豐亨豫大之形軍國必無餉賞不信罰不必結情緣護面皮朝廷必無法此皆事理顯而易見者不孝往時累疏言之而當事不一採行何也憶進香抵都門羣議正以調士司爲長策不孝極言不便狀於諸公諸公不之信因草一疏明言水肅二酋必反且引先朝田州土司岑猛爲証時愛璉者慮璉忤世力阻未上然疏揭已傳於長安矣嗚呼事至焦爛而言驗何益哉徙薪寧有恩澤耶茲因鴻便寄賀及此志嘆

達觀樓集

卷二十

答胡蓬玄

里居岑寂之中門可羅雀雲霄德音寵問至再世間多情入孰有過於兄者乎既感而愈惶汗矣習心習氣兄以求化爲恨具見省身之密克已之嚴有此識力便是証入眞工夫他日目擊道存不於此卜哉弟以愚質安冷局爲路爲谷應馬應牛卽爲不知已者所詬厲亦無憾心邇與令任濟翁結社似足一生世局嶮巇覺忘之矣兄考成不遠功猷日懋述聞爲快向吾邑南折事曾寄數行奉聞諒已入覽更望與玄趾年丈勉圖厥終

寄涂侯如吏部

達觀樓集

卷二十

十一

往以家叔考滿乞封上徽老年丈停推數月茲家叔幸遂乃志致政以歸何莫非台烏屋之愛哉弟以三月末旬抵南曹驚蹇下乘赧顏再出匪獨家貧親老爲僕所驅卽生平所志尙抱空懷不得矯情稱高尚然已惶汗矣南曹多閑局而獨職方事頗劇軍政之繁百孔千端詰之則如南陽不可問置之則又杞人所過憂受命飲水何可云喻所恃直道事人眞心任事之故態斷不談虎色變或者有神戎行萬一成敗利鈍總聽時人耳岳武穆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怕死天下太平矣予謂武臣之怕死實由文臣之愛錢蓋錢神行而後債帥多債帥多而後眞才抑庸懦顯卒致軍法執行伍虛一聞金鼓股慄色戰安望拚死以拒敵此弟今日所自盟而并以同然望人者要之天下吏治得失人才消長何莫非由錢神壞事乎言念至此可爲於邑年丈人倫之鑒惟望獎恬退抑奔競而又察毀譽庶不失人凡小人未必無善狀卽君子亦豈能無誣誤惟是取其大則可畧其細若以毀譽定人品世間鄉愿每占便宜從古聖賢能免怨謗之口哉嘗觀宋璟之於唐拒戚晚之求官還中降之墨勅華朝集使賁貨遷官之樊嚴負罪妄訴之罰由是怨謗叢生范仲淹之於宋密磨勘法薄任子恩一



筆勾諸司之不肖上書立階級之選格由是怨謗亦叢生此可以爲觀人之準矣持在年丈夙交故敢語此以爲高明衡鑒之一助令壻德器允愜乘龍健羨健羨茲因言歸草率附復

答門生黃白安司理

不佞歲終果發兩疏雖知言不能行姑存此論於天下以俟識者蓋今日世界猶是全盛然語兵則無兵非調則募非借土司則借屬夷矣古燕趙與代俱以一國當外患者又從何處借兵哉語餉則無餉不曰搜括則曰協助不曰開例則曰加派譬如饔夫滌釜待炊比至日

達觀樓集

卷二十

十二

高尙未舉火景象若此倘邊事而外又有邊事不將束手待斃乎惜夫舉世滔滔一倡衆和無能爲廂廟持一正論發一長策者不至壞人國家不止也不佞本無逞鋒角逐之意但既有陳說必依本心自不能盡諧時論天若有意太平則鄙說見用亦須救得一半不然知我罪我總聽人耳不佞何求於時哉疏稿附上覽教草布不盡

謝葉相國

往維璉待罪椒津正值閣下當國時每見上下釜鬲則回天之心苦盈庭聚訟則挽波之力難閣下適以和平

之良劑救痿痺之元氣消猛毒之邪氣卒之聲色不動桐圭封嘉禮成稅瑤撤園是定四夷安炳炳德業雖以兒童走卒當亦知爲司馬相公璉幸宦台桑梓寧無高山仰止之思乎自惟竊祿將八載一籌莫展三黜幸逃閣下不以爲無狀而心相許可每每對人不惜齒牙德何深意何厚然璉竟不敢叩關而請謁并不敢一刺賁清嚴即台駕畫繡道劍津璉以賤恙未遑負弩豈故疎遠有道之門哉蘇子由願見韓太尉王文正實薄張師德兩有攸當故璉景慕者心引嫌者迹匪矜下吏之高亦成相君之大耳乃閣下又不以爲疎節而獎借之有

達觀樓集

卷二十

十三

加璉叨行取之末同事僚屬諸公乞言以贈閣下亦遂不靳揮筆贈之以辭人見璉之資序頗深或有非分之擬不知璉自不足當妙選閣下期璉太過亦以臺省爲言曷以誠意正心之說其實愚分久安自揣甚明豈必部擬之後始知哉雖然官不臺省何加亦何損乎不肖惴惴則以大作過舉不副稱許是懼至如誠意正心四字敢不佩服以終身耶嘗觀古人省潛伏盟屋漏自反不爲共工驩堯而後期君以堯舜自反能爲山夷魯史而後責人以叔季道本諸身言不違心今人舍家修言治平業爲無頭學問况又翻雲覆雨不可方物求其表



裏洞徹真爲正直忠厚者恐不多數也閣下扶心意以相示允爲至教乎昔朱晦翁守此四字雖當僞學黨禁之攻而不悔璉嘗題於理署以自儆一官拓落或亦有故斷斷不肯昧心徇人賄有道羞并負閣下屬望盛心矣東山暫卧聖天子安車蒲輪行且至竊爲蒼生覩之拙刻不足塵清覽就正心切不敢匿醜可勝主臣

答何天玉

狂瞽數語遽蒙採納具徵台度之虛矣昨者過直弟頗惶恐然思遇台不言言而不盡失人之罪弟又何辭吾儒論學出處無兩道論涉世則出處畢竟分兩途出不

達觀樓集

卷二十

十四

成出則爲素餐處不成處則爲出位勑躬盡瘁便是出之家法抱膝長吟便是處之家法所謂君子素位而行耳使貪使詐此居官用人時事非講學時事也來不拒去不追此以待來學者則可非來學者則不可也尊賢容衆此交友法非以施於椎埋屠狗之夫也無論比之匪人有累身心即使學達聖域而借時人口實以爲講學一詬厲亦非維持吾道之術矣昔人有嘲陽明先生者曰公之氣節文章政事功業四者備矣只除却講學一節便是全人陽明曰我情願除却四者只論講學一節亦自可爲全人然則台丈今日似宜杜門却掃專精

經濟之學雖不爲談玄談空者之無用而權謀術數亦必洗盡以求吾儒誠意正心中真作用卽此便是千秋時能用我則爲武侯陽明時不用我則爲閻閻濂洛豈不英雄大丈夫哉弟生平與人未敢放肆過直如此今以施之門下良非無意不識可爲泰山土塊否任心而談語無倫次

銓曹尺牘

上冢宰趙老先生書

璉待罪城外正候老先生覆疏放去不意仍留復任駑駘下駟何以得蒙瞻顧若此哉感激知遇匪獨不當計

達觀樓集

卷二十

十五

毀譽并不當計禍福誓此一生盡瘁朝廷乃所以報何敢再負台意哉但璉以入銓招尤餘波及人左魏二公必難安位可知矣璉獨完璧如故乎不獨此也汪中書劉錦衣雖與璉風馬牛不相及然汪之受禍劉之華職損帶則自璉入銓而人妄猜始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况又貽累台臺受嘲耶刑者刑革者革去者去璉卽顏甲十重恐無留法揆之事理進退維谷故敢再陷瀆牒之罪乞台鑒此苦情俾璉得遂前志以謝諸君子何如倘蒙俞允恩同再造

答熊壇石樞院

璉以庸劣望不恆衆致有閹牆之嫌向者奉書剖心政慮愛憎飛語台聞必疑不謂相信高誼猶是十年以前神交光景璉何以得此於大君子哉虞翻曰使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不恨璉茲快然無憾矣更承教以捐小隙厚同里長者之言可鑄金石然此自璉之本心亦本色也嘗思荆卿一酒人耳尙能受魯勾踐之欺而不較璉雖駑鈍又豈酒人之不若語曰丈夫當容人毋爲人所容十年來頗事斯語當不負台教也計典在通蛟負是懼百凡望賜指南拙刻請正謝草不盡

答魏澹明光祿

達觀樓集

卷二十

十六

時事一變遂至此極弟輩遭之命也然君子行法以俟命顛沛厄運雖到極處亦斷不作垂首乞憐狀獨怪天下滔滔依附權門如水奔壑稱功頌德日新月盛無一鬚眉丈夫假令瑞爲莽操之事亦將合詞上表勸進耶嗟嗟天理民彝消磨已盡幸有台爲未食之碩果當此之時正不必以掛冠爲奇但遵養時晦默爲調護尤見大手與苦心此陳仲弓所以高出黨綱諸人而程明道所以不罹元祐之禍乎璉自下吏以來閉門謝客客亦少有過而問者仰承台念惠之德音且感高誼鴻便草謝千里如面

上冢宰趙儕鶴先生書

風波一起知已遠別眷焉北顧潸然出涕維璉初閱錦衣獄詞天昏地黑以夷爲跽雖甚髮指然私心猶曰不足慮當塗固克悖矣司寇廷尉御史臺讀儒書戴進賢冠豈其盡無良心天理乎又料在外撫按多係推延不卽題覆先朝楊順路楷之於沈青霞王宗載陳世寶之於劉長所足爲前車今豈復有殺人媚人之人哉不意舉世滔滔一味逢迎直可爲曲無可爲有真出常理測度之外且覆巢無完卵較之漢鉤黨宋僞學禍更慘烈而一代遺直如台臺竟受橫誣區區璉輩又不足論嗚呼赤心忠良駢首而殞黃門之獄黃髮元老仰面而對有司之簿豈非開闢以來縉紳未有之大劫連哉當此時勢只有順受無容口爭易之困卦有曰有言不信尙口乃窮此眞處困眞訣故台之不辨而償金者正合此道但世界至此能不扼腕痛心哉璉初對簿里中親友亦有勸璉勿辨以速禍者璉謂台可不辨璉若自誣是誣知已矣有愧而生不若無愧而死以是具揭當事侃侃直對敝省雖未覆疏而司道叅語已是逢迎之說將來院疏必無異同要之璉亦不以介意所傷心者空受台臺特達之知不能代爲鳴冤耳憶前歲難生時璉草

達觀樓集

卷二十

十七

一疏極言天下事已捩七尺從事蒙台傳諭力止之乃  
今叫鬧無路則又深悔前疏未上不能留一正論在天  
地間枉過一生矣台臺盛德天生學力風成患難行素  
諒是泰然更望加餐自愛以俟天定其立朝奏議篋中  
著述倘已殺青望賜一集俾得朝夕佩服是幸臨啟涕  
泣萬里神馳

答魯雅存公祖

璉庇老公祖之宇下亟欲走候台教顧思從古逐臣受  
嚴譴只有杜門省愆一法用是親就之忱鬱鬱莫伸璉  
淩人耳服官一味任真公餘惟知展卷生平交遊甚寡

達觀樓集

卷二十

十八

亦不知東西南北爲何黨舊歲不幸有調銓之舉致生  
疑端然璉題覆章奏一秉至公絕無偏私卽如朝覲一  
事臺諫交章請全免璉斷不依而以撫按酌留爲是又  
如黔中西院學道彼此互訐臺諫多伸按而屈撫璉議  
按君固宜大用撫公學使均宜優叙起用以勸當難勞  
臣孫忝知攝兗州太守事兩院交忝宜從府衙重降璉  
以舊功難沒止從忝知議降崔勲部母子構訟璉亦不  
以同寅庇護竟處不謹譴主政倚璉薦妖冒破戰車銀  
三萬兩雖有樞輔移咨先容璉必忝處崔直指按准揚  
多穢狀總憲忝之雖跪哭求救於權璉必題以風憲

犯班提問擬遣之律諸如此類何有偏黨之見哉疏稿  
現在祖臺一覽自知矣風波忽起大獄繼興懸空坐罪  
奇而可駭今錦衣全本未發抄不知中間作何羅織萬  
望勿諱具感真切

答高景逸總憲

長安一別時事奇絕黨人之禍慘於漢道學之禁過於  
宋維璉受誣固不足惜乃命世大賢如先生橫加汚蔑  
此爲何等世道乎令親楊君至得以讀台語錄大啟蓬  
心璉雖鈍根把誦神躍不忍釋手近來講學諸君每每  
龐雜二氏以立言致添時人口實若先生佳刻大而且

達觀樓集

卷二十

十九

正自是洙泗真脉恨璉罪案未結不敢遠遁相從徒切  
望洋之嘆耳自惟簞屨理以來每值公餘亦必展卷  
但吏事分念不能大肆其力於此道畢竟虛過一生今  
遭吏議倘蒙寬典優游太平則負笈固自有期先生倘  
亦進而教之乎楊君下僚而有高識鷄羣之鶴也敝邑  
何幸臨楮神馳

答胡藥山泰知

顛沛幾殆中兩辱翰慰具感遠念時事新奇開闢未有  
是非得失口舌難爭惟默存於生民秉彜之良與遠寄  
於千秋旁觀之眼者諒不可誣耳弟自下吏以來天與

閑身儘足明志絕無牢騷抑鬱之情雖西江一案當事  
題覆置弟城旦弟亦啞然一笑耳豈以介意哉人禽之  
關只爭幾希良心以良心較塵華何異明珠之於瓦礫  
乎人方拚棄明珠而不顧弟於區區瓦礫又何惜也此  
弟實情實語非敢矯飾大言以欺兄臺也遠藩不干朝  
政抗嚴又無大獄難處之事可以安位行志者無過此  
地兄其勉建勳猷以光桑梓幼令郎之殤望勿過痛蠡  
斯之慶固未艾也監謗弭謗之日不敢深言天下事統  
惟台昭

答朱密所問卿

達觀樓集

卷二十

二十

前者撫公之愧卻之誠非自全之計台教種種愛逾骨  
肉然已失計於先又欲婉救於後璉却無此面孔總之  
發遣定衛時存坐撫公遠送千餘里卽有死生意外亦  
惟行法以俟耳莊生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次之建  
牙大臣只作權璫妾婦不顧人非與鬼責心死久矣璉  
若貪昧隱忍受其愧又豈不爲心死哉倘謂此獄迫於  
璉威彼無奈何然遇此怪事豈無推延一法何以保定  
疏上後餘俱未結江右卽擢首功乎昔蔡京欲殺黨人  
借吳門盜鑄事興大獄羅織近千家意尚未足復遣御  
史沈畸再勘畸至蘇旬日條出無左驗者七百餘人時

皆爲沈危沈曰安有天子耳目之臣而可附會權要殺  
人以苟富貴者乎其後沈雖貶竄豈不賢於一歲九遷  
哉嗟來之食呼蹴之與古人不以正氣博殘生璉於撫  
公亦爾爾台意云何衡臯兄前亦規我過執望以此意  
轉致幸甚

答鄧翼東刺史

達觀樓集

卷二十

二十一

高軒枉顧草酌遽別台臺雖以率真爲喜而不肖主客  
之禮歉甚矣別後不二日遂有施州之報家貧于幼遠  
竄蠻鄉誠爲苦事然患難夷狄舍行素外亦無別法倘  
微台福苟全性命於亂時夫亦何尤蔡西山先生竄道  
州臨行以詩諭其家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不肖  
雖無西山學問而不挫之志頗似之此月中旬亦將大  
笑出門矣前者已領雅情不敢再煩玉趾草謝  
夜郎尺牘

貽建始令姚綠秀

不肖徃在仕路凡遇天下事有關國與民生者不憚竭  
蹙任之任未底績寢食不安適者投荒百念灰冷何敢  
復問人間世然此利濟熱腸勃勃還在敢以貴治楊柳  
荒之利病陳之高明之前不佞初至荊州已知此荒爲  
畏途峯巖奇峭草樹陰翳不獨豺狼之所窟穴抑亦盜

賊之所憑依及後過此險同地獄詢之塗人則曰巴東建始各骨二十里木雖忝天匠石菊蕤未嘗過而問焉道遠故也不佞竊思巖壑天險固無如之何至草樹上蔽天日下塞途徑若合兩邑人力芟去之亦非難事因設一籌獻之巴東李令君與施守戎陶將軍曰欲芟此荒有一捷法每邊路旁草樹只伐三丈許以俟秋間枯稿付之一炬勢必燎原滿山盡空將見豺狼不驅而自遠盜賊不防而自消四十里荒路豈不遂成大道哉用力省成功多故曰芟此非難也且草樹既去山可佃種合抱之木出之灰燼之餘者尚可卽地構屋以招流移

達觀樓集

卷二十

二十二

棲止是此役一勞永逸寧惟行者稱便哉卽地方向亦有利也今李令君已首肯陶將軍將發卒五十名以從事老鄉丈慈悲爲心惺惺成政原是仙佛地位人又豈其惜此舉手之勞而不爲封疆之內造此百級浮圖乎修理橋梁道路載在令甲既非好奇創異驚人耳目之事且責令附近土著輪流爲之半月可了不爲厲民敢以相瀆伏惟台裁

寄邑中諸鄉紳

璉之辭家而西江湖風波蜀道險阻雖已不堪猶是海內行旅之所同至由巴東抵夜郎五百程途奇峯峭壁

怪石懸巖加倍蜀道蓋已同乎地獄而非人境矣途中辛苦萬狀幸叨台庇逆旅中頗有上下之交荊州一帶地主設館致餼護導出疆禮際殷殷而署府朱節推江陵黃令君竟差健丁長送千餘里直達戍所尤出破格璉茲死地復生者以此耳旅次靜思皆由自取於時何尤通籍念年立朝一載雖非以噉名之故胷不測而生平任事心大熱氣太激浚恒之戒壯趾之愆種種違背况每誦吾夫子所求乎臣事君未能之言雖當嚴寒尙覺汗流今日投竄眞屬寬典敢忽聖王凶事之益哉施之風土人情兩者俱善卽次頗安境中佳山水亦堪嘯

達觀樓集

卷二十

二十三

咏當不肯令李青蓮獨傲千古惟是桑梓一別龍光日疎惓懷台臺同患雅情不能不悵悵於風月良夜耳舍弟與敝王家回草此奉謝

上相國周念昔老師

璉自庚申之冬途遇老師後不瞻龍光已八載時事變異千古未有而適天心厭亂聖人在御以與天下更始金甌卜相焚香告天而老師卽應王上之祝晉在揆席卽古恭默思道帝賚良弼之盛事何以過此制下朝野相賀况於門生能不雀躍蓋以龍德正中之望而當聖作物觀之期唐虞之治立在眼前此璉所以亟爲世道

達觀樓集

卷二十

二十四

蒼生慶而不徒以門牆之誼私爲老師慶也方今國是未定玄黃猶戰渙小羣而成大羣自是宅揆首着然歐公朋黨論曰爲人君者但當進君子之眞朋退小人之僞朋此語又是渙小羣而成大羣之首着老師法眼靜觀今日縉紳孰眞朋乎孰僞朋乎當無逃於電照矣璉以硜執愚直謬辱超太宰特達之知而有調銓之舉嘗思勉自樹立以不遺老師羞豈意風波一作違窳夜郎山川巖阻奔走幾斃骨肉無依旅費靡措其當日疏擊崔魏兩賊以致誣陷之故諒老師已見於邸報不必詳陳然璉絕無悔卽困死夜郎亦自甘之况逢恩詔放歸達觀樓集

猷無憂中隔伏祈鼎力主持以扶公論而光相業此又門下賤士所引領而望者也不腆一芹聊布賀私可勝虔肅之至南問尺牘

上劉是翁相公

豫章三過龍門皆值閣下杜門謝客奉教無由瞻仰徒切復蒙不鄙屢拜珍賜醉心愧德愧感曷既維璉庸劣無似一生惟知兢兢守拙不敢少失寸尺居官自勤職外公退卽與蠹魚相親否則效顰浪吟一切宦途光華與夫觀望趨避之途徑茫然不知憶萬曆乙卯分考浙闈得領令兄石老先生玄誨更益自勵以末不辱先輩

達觀樓集

卷二十

二十五

典型時爲司理已八載考滿係兩次亦只差吏責一空冊到卽絕不一通長安貴人書以致宦閭璉璉之輩恨璉抗議護口得行指爲東林量移兵曹在甯在北無不添註然私心不以官冷介意遇事輒任有懷必陳成敗禍福俱置度外諒閣下必見小疏於邸報蓋自司理以至南北兩樞間其摩虎牙數矣璉豈垂涎好爵之人哉不幸而有調銓之舉此則太宰誤認不肖爲可用而不知其無當於用也彼時當事諸公未一面璉何由知若汪豎豈但無一面并不知其姓名於胸中天日在上何敢昧心而維桑二三言路輒發大難私乎公乎遂使奸

黨借爲彌天之網而開海內縉紳未有之禍嗚呼痛哉  
今幸聖明中天時道澄清瑣即山林終身猶勝老死夜  
即從前萬事俱付流水更何贅言而乃控此於閣下者  
聊明鄒生無所開戾維桑而維桑言路則遇鄒生太甚  
耳閣下正色立朝見忌奸逆斯民有口青史有書安車  
蒲輪諒在旦夕慶曆聖德之詩又何足以揚今日休美  
哉不腆布忱可勝虔肅之至

復座師張衡麓先生

招提拜別以後間關夜郎山川巖阻困頓饑渴日與死  
鄰幸到彼處青衿從學館穀頗安已拚此生異域爲家

達觀樓集

卷二十

二十六

舌耕餬口業已忘其并州之望何敢更作冠裳之想哉  
天開聖明得以生還眞慶境也旅中每思老師之盛德  
欲親無由客歲冬至後恩詔始到即作歸計至荊州買  
舟而前取道漢川以圖再謁師門不謂同舟鄉人須臾  
不待竟負初念悵歎何極璉之在夜郎也逆賊尚不忘  
情遣人踪跡璉狀既又嗾其鷹犬偽造璉札以爲逮獄  
張本幸而時事將變未暇措手倘遲數月璉身不知何  
處今日尙能再接老師使者乎大難甫定抵家未幾痘  
傷一子命苦福薄一至於此况艾齡已衰何足以辱華  
衮之詩爲祝哉五十無聞徒自悲耳崔魏兩賊雖誅乃

攻局之人原是當年護局之人以此斷斷不放崔魏所  
仇出山一步且以楊左王安對崔魏白日仍晦幸天子  
明斷魑魅悉遁公論始彰謗劣如璉或不終錮要之迂  
性庸才恐負清時難永終譽出處之間凜凜實懷懼心  
此肝膈語何敢不吐於老師之前哉望風還謝尙容額  
候

貽金父母

敝邑錢糧虧額其來已久豈盡民欠哉亦由蠹弊深而  
逋數遂多耳乃清弊之法無過力行易知單此單原係  
奏頒海內通行而敝縣獨不行者也往歲徐老公祖署

達觀樓集

卷二十

二十七

篆時不肖曾將單冊兩式呈上已蒙毅然任之責令黃  
冊書手將各都各苗里甲戶丁管糧之數一一等清分  
散合總刊單立冊業已發行惜乎移署府印他官繼之  
吏書惡其爲害已巧言撓阻可嘆哉夫此單之法以散  
丁合一戶之總以散戶合一甲之總以各甲合一苗之  
總又以各苗合六區之總人給一單五尺之章莫之或  
欺官比此單完欠之數了然在目而且置冊籍以防僞  
一納銀時甫註單旋註冊民雖匿單不來而官冊完欠  
已甚明一閱盡知且收頭又註流水簿彼此交參互証  
卽有神奸何能上下其手乎比較清刑罰中民知勸懲



自當勉輸矣自此法廢民不知派納之分數官不知散  
丁之欠數官與民常在混沌中而後冊書之飛洒戶書  
之侵欺保歇之塊取頑民之躲閃弊端百出賦額安得  
不虧哉此新昌錢糧之弊源敢以陳於老父母倘蒙採  
納一邑幸甚

與友人

宦途成敗只堪一笑吾輩所信此心耳心苟有愧即人  
以一篇伯夷傳送上青雲於已何加心苟無愧即人以  
一篇盜賊文送歸林下於已何損不見古今聖賢被時  
醜詆身無完膚乎台宜仰天長笑以賦歸來萬萬不宜  
達觀樓集 卷二十 二十八

與泰戎金太渾

桐城會方公子始知台起南嶺泰戎不勝手額僕益不  
以出山爲喜而以足下登壇爲喜也偏裨非豪傑之任  
大將旗鼓終當見屬大丈夫移孝作忠以立勳名於鼎  
彝此其時矣足下憶僕昔日之言乎勸台勿以詩文疲  
神而當留心經濟時務一遇知己就中拈出正謂必有  
今日耳方今將帥患無威第威非恩則不行足下先以  
恩撫士卒得其頌聲在行間便是泰山可恃之勢上官  
知否不必照管況至誠未有不動乎辱台寵貺甚非所

安何不以爲投膠之資耶草謝

答操院唐遜菴年兄

薄忱甫將臆貺隨頒何老年臺相報之速也臺旌初蒞  
百務繁劇乃辱金玉德音遠賁豐山礦泉之間感茲雅  
意拜嘉惶汗南憲借台天聖增雄元老壯猷豈逮迂愚  
書生能贊一籌哉江防兵哨往時甚密客舟無恐近年  
聞有哨船反爲盜穴者客商時或言之治中張某其人  
清慎而敏練諒能仰體德意竭力從事至於新江一營  
萬曆末年兵船沉小港臨操覓漁舟遠在蘆茅叢中放  
砲數聲見於言事者之疏皆實錄也弟璉待罪職方時  
達觀樓集 卷二十 二十九

曾條五議整頓而倣鄉陳蠶源先生採納題飭自此兵  
與舟始稍相習大抵將領不在城而後兵卒肯在水年  
臺一臨壁壘旌旗皆變色矣恭承下問輒敢粗陳其鄙  
陋草謝不備

寄族兄裴惺先生

別後幾兩載矣罔雖冷局事開錢糧苟欲有神民生與  
國計亦自費心况交際應酬一手拮据更無代勞之人  
行年至今諸病漸生五衰並至業已識破塵世空華不  
足深戀矣邇因親時局正道難行浸沒有掛冠之想所  
恨者聖主賜環恩深未能補報萬一耳昨歲有疏題明



歷年馬價完欠數目免南畿小民重征三十萬今歲有  
疏以爲淮海災疲請命雖皆奉旨如議行稍慰澤民一  
念然畢竟所澤者小至如條陳三疏關係封疆兵食政  
刑紀綱所澤者大而竟微誠不足以動天狂直反足以  
忤奸惜哉惜哉家音至始知已往遊泮不勝喜躍尊兄  
此時方治有託優游吟咏以樂天年此造物不輕以與  
人事也不腆奉賀近刻三冊并奉覽教統祈鑒存爲榮  
臨楮瞻切

撫閩尺牘

候大宗伯董思白

達觀樓集

卷二十

三十

恭惟台臺祥麟瑞鳳一隱一見則關天下之盛衰東山  
再出明良相遇璉叨風誼可勝歡躍憶昔南樞感慨時  
事妄有條奏蒙台不以爲謬而採入兩朝之實錄卽璉  
繇樞調銓已者發難台獨見諒且云黨禍將烈不意起  
於貴鄉何其先見之卓也近接邸報讀台大疏侃侃石  
畫卽臯夔陳謨伊傳作訓何以過此且娓娓稱及趙忠  
毅公銓疏而以破格用璉與夏繩北爲公知人憂誠無  
愧璉則何以當也夫面皮世界書帕長安二語趙公描  
寫時弊殆盡然其得罪縉紳在此未可專罪崔魏兩奸  
逆台至今日尙表章之可謂趙公之死友矣方今巡撫

一官如畏途十有九危璉是庸碌冰淵是凜安得台臺  
時時誨之俾璉稍有建樹可報趙公地下乎

再上都中諸公書

憶璉初奉撫閩之命談者皆以閩稍安靜爲璉幸及璉  
入境而有流賊會勦之事六月興師千里饋糧至越境  
而遠征已師老而財匱加以海寇外伺尙在致討紅夷  
內市有同養癰悍將之奔蹏如烈馬弱卒之徒供如餽  
羊屯山豪占有所必清而南陽則不可問奸宄接濟有  
所必殄而漏網則在吞舟軍腹榜而屢聞脫巾之呼民  
賦急而屢見揭竿之衆猾弁之侵擾也如鬼如蜮頑民  
達觀樓集

卷二十

三十一

與張遊擊

古稱濟天下事才誠兩合而後可門下才具有餘生所  
素知再加一誠世間奇偉事業又豈異人任哉時事敗  
壞已到極處總繇士大夫欺心負國情而賄賂四字殺  
盡天下之生靈不佞今以庸才當重任矢挽頽風成敗  
死生付之度外願與門下交勉之迎送套舉正宜裁去

況常多警何暇及此然海內談閩事者輒曰閩獨恃有鄭將軍餘弁無可倚果爾黃金橫帶纍纍若若獨非鬚眉丈夫乎只今吾鄉流寇焚掠至慘桑梓公祖與鄉紳願望閩援至迫責成不佞至重亦云非鄭將軍不能了此諸如此言皆閩將之大羞恥事門下可不思所以洗此恥乎氣鬱辭激幸原愚類

答張衡麓老師

兩讀老師之達翰如侍老師之近席獎譽有加期許更切竊思人非樂克官偶濫遷老師喜而不寐雅情淋漓盡寫毫端璉其付以報此生成大德乎先是南岡揣分

達觀樓集

卷二十

三十二

已過官閑無事閉門讀書且自製八股數十首以謀兒輩一切世路交際全然謝絕即入賀東宮閣部大老未投一刺而小疏屢上譏刺時政直諫廷杖大槩忤時相拂聖意留中不下計兩年內南岡奉旨之疏則有歷年撫按閩豎私那馬價不報者嚴旨責補至急璉疏開銷三十餘萬免民重追之苦幸而得旨又准海大水疏乞緩征爲民請命幸而得旨又釐剔閩弊則查出廣鳳淮揚府縣乾沒牛犢銀近千兩具疏以備南戶部幸而得旨此外清汰躲避州差冒濫舍人數千名每年節省獸醫工食一百七十兩載冊立案以甦滯民至於署印舉

劾之疏有司薦者仍襲陋規修謝儀一槩揮卻不敢受此則南北縉紳所共知者黨禍再嚴之時或者以此虛譽稍張忌者意消耳閩公冢宰平日無交不意知璉最深傳聞閩撫一缺爭者紛紛冢宰不從必以授璉此皆璉所稟想不到之事無非仰承老師訓誨乃有此耳入閩數日海怪山妖兩費征討軍務鞅掌寢食俱廢況今海內多故巡撫一官全者有幾以璉庸才當此重任不知能終厥職不遺老師羞否罔刻寄上撫刺未完聊釘數篇呈覽可勝瞻戀之至

上內閣周相國

達觀樓集

卷二十

三十三

恭惟閣下乾坤聚秀海嶽降神明良早合魚水投歡擔荷天下之重任弘濟蒼生於艱難致使金甌歆而重莫玉燭調而轉和卽此救時之高才豈非振古之人豪維璉愚劣無似硯守南岡未敢通刺於左右卽往歲入賀東宮至都未敢面候豈矜下官之節自外有道之門哉蓋亦仰體相君之大不尙私謁之客耳邇蒙當事援擢撫閩委任破格此固聖主無偏無黨之王道而亦閣下采葑采菲之盛心也顧璉力小而任重能不內熱而飲冰乎嗟嗟孤拙如璉人所指爲朋黨而當遠竄遐荒者今且授以秉鉞畧無漸惜天下以此咸仰相度之恢弘

而閣下從前種種疑謗此舉已消一半自今已往吾知閣下休容雅度虛公大德不避邪奚之舉親必兼邪奚之舉仇既已取法孔明集思而廣益則必取法孔明違覆以求中夫氣象廣大則功業駿偉卽如文潞公之於唐子方呂夷簡之於范希文寧足專美於前哉閣下賢於我朝李文達張永嘉輩蓋遠矣雖然璉猶冒昧而有厚望於閣下邇相拂得罪朝士意見偶偏謂宜竭力回天以惜人才至如璉之庸碌豈足當台推轂耶時事多艱所在蠢動璉茲到任甫三日海寇入犯省會震驚幸而堵截捷之以去此皆人情泄沓法令不肅之所致璉達觀樓集 卷二十 三十四

與鄭泰茂

生與將軍今日之事同在一舟同遇風波生主舵者也將軍看帆者也總哨隊伍則撐篙而搖櫓者也將軍之帆舍順風而使逆風至令篙師無所施其力櫓手無所施其巧而帆且有倒廻傾側之象生不一爲轉舵何以安此舟濟此風波乎故將軍之安危卽不佞之安危事勢危疑成敗呼吸不得不以相責非不念將軍之勞績

也正念前勞前績不可輕棄故疾呼耳五虎遊擊之補據長班稟帖係將軍捷邸報又屬吳宣猷尙未知的實總之生今題覆山勦叙功本上請改將軍漳潮叅將改芝虎五虎或北路遊擊矣草復不盡

答南雄太守金鍾台年丈

以老年台之高才而一官拓落璉所未解然台得毋鬱鬱有不豫之色乎弟則竊謂功名顯晦職位升沉之間造物弄人達未必樂窮未必苦塞翁之馬是禍是福莊生之蝶是真是夢卽如弟戎夜即每每高枕長吟今雖濫膺非分山海交訐寢食俱廢且目前海寇數千入犯

達觀樓集 卷二十

三十五

勢甚猖獗弟親至海上禦之安危呼吸粵使者所親見也然則官達有何益哉台雖有寇警較弟安危大懸弟望老年台拙宦自安吏隱自樂眼看近年貴顯奇禍與弟今日封疆重擔朝不保夕光景老年台又何不豫之有哉軍旅冗中草復不盡

里居尺牘

貽三司公書

不肖庸才迂性自宜取禍猶幸與諸君子同事得免大戮茲已抵家無官身閑真覺暢快接邸報閩中摧折者多建南二道何偶遭厄運乃爾耶過敝省時同鄉諸公

見顧謂舊歲夏初曾以豫撫事共討時相而時相大聲曰豈惟豫撫當處卽閩撫亦當處衆曰云何答曰彼何以大學中庸治海上御鄭芝龍得毋有悞地方哉衆唯唯而退嗚呼大學中庸不可行於海上悍弁矣述此志嘆雲山遠隔追思雅情感謝不盡

諭標下各將官

里居岑寂門可羅雀之時爾等各職稟揭遠候亦見肝膽好義之一徵卽此念頭便是處囊脫穎根本矣遠大事業皆人間男子事豈眞天上人哉岳武穆云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怕死天下太平矣爾等人人望大將羨登

達觀樓集

卷二十

三十六

壇不在口舌空談只在肯捐七尺以當敵凡誓死者未必死貪生者未必生從來功名難竊取惟有志者事竟成也如無實勞實功侈口文墨自薦或效債帥干進何益乎鄧贊畫處勢艱難有功無罪竟得橫禍則毋謂標下一官可爲狡兔藏身之三窟各宜儆省不佞一生以真誠事上臨下絕無阿徇凡事直言正以相愛覽之無忽

答宣城陳剛長

不肖生平落落難合而獨有當台丈之許可往來夜郎辱駕憐別邇遭意外同患如昔屢感惠顧中心裁之矣

自揣出山一場身任危疆拚死親將頗有明效海勦無論卽九連之流孽橫行閩粵江楚間豈滅山陝之流孽今日南孽盡平不如北敵之蔓延果誰力乎名爲會勦其實度粵主撫班師而首入虎穴殲渠獨先者閩將也非不肖授以方畧何以有此况紅夷結連香倭同日大破於料羅反得掩敗僞功之惡聲人情如此眞堪一笑時事艱難從政殆而台丈宜加慎重一切交遊彈缺過者皆宜謝絕必使循譽隆洽以回近旨其喫緊在報滿一舉得上考耳草復祈諒

達觀樓集

卷二十

三十七

達觀樓集卷二十一

豫章鄒維璉德輝甫著

呈

議折本邑南糧呈詞

天下無窮而不通之法勢極則必更間左無困而待死之民情急則呼援若新昌起運本色南糧一節種種苦情詎可殫控本縣地分八鄉層疊嶂原不通運縣治始有衣帶水由縣治而陵江入上高舟雖通險巨測溪達觀樓集卷二十一

既淺洞石更嶙峋建瓵之灘如雷灌田之隄若排運糧鄉民攀木緣崖擔負載道百里許始獲登舟舟未達府破壞每多蓋路躡萬山孟門非險舟渺一葉河伯無情漢人所謂三十鍾致一石事已非計且殫地竭廬以填曉巖之豁聲情尤可悲官或敗以征敗以解從無完局民或死於水死於法均鮮樂生試觀三十六年糧至今未解長此安窮某等竊惟移山開峽人力難與天險爭相地度宜本色似可折色代緣以高安往例新昌尤居高安之上游稽以宜黃樂安永寧舊案新昌尤甚三邑之險道况查大明會典正統元年令浙江江西湖廣三

布政司直隸蕪松等縣該起運南京糧米願納折色者折納布絹銀兩又嘉靖九年題准一款南北地方歲時豐歉不一通融本折斟酌奏請可知王道便民原不膠瑟至仁一體均得戴天某等仰叨國恩敢忽國計顧觀公私兩誦之勢不得不陳官民俱便之宜願乞鼎力轉達上聞

本邑南糧續呈

新昌田磽賦重財盡民貧加以山高澗險運道艱難戶口困於轉輸則千萬家國儲損於積逋已七八年公私兩誦官民俱傷故前者士民合詞上控乞為題請南折達觀樓集卷二十一

蓋處無可奈何之地而為萬不得已之鳴竊謂薊北田少粟貴百姓雖苦自當竭力以供上而直土沃粟賤太倉有餘或可折銀以賑民此雖用一緩二之仁實為救世便國之策中引高安改折為辭豈其無據而以虛辭誑上哉謹按高安額派南京正米貳萬柒千壹百三十六石四升隆慶二年前該徵本色二萬三千一百七十四石六斗二升派舊例二千九百六十二石二升隆慶三年因高安士民苦訴糧重兩院司道議多改舊例一萬七千八百石每石折銀六錢尚有本色五千三百九十四石六斗二升逐年上納萬曆七年士民又訴遂

允畫數改折前後減免脚耗銀四千六百三十二兩九錢二分二厘萬曆十四年士民又訴復允將舊例米一千石換宜黃縣棉布米一千石減免折價三百兩是高安南米巔末如此改折不亦彰明乎即云合省通融那此移彼折之一字名與實不兩著乎且過江湖銀則議減四司料銀則議減黃白蠟銀則議減茶葉牲口苗竹棕藤葦筍銀則議減峽江沙米則免派白榜紙銀則免派九江水夫銀則免派宗祿綾紗則免派而又爲之裁冗費革兵銀總計前後減免糧差銀數一萬四千二百有奇府縣詳案上臺憲批歷歷可稽是南折之外尙且

達觀樓集

卷二十一

三

蒙上體恤邀恩曠蕩彼居新昌下流二百里輓輸雖艱豈若新昌萬峯挿天一澗如綫躡坂則全大行操舟如涉澆瀕哉無亦憐其虛糧疲敝不靳多方以恤之耳夫新昌虛糧之累豈下於高安誌載本縣糧額宋元止三萬七千九百石國初老人黎伯安希圖爵賞冒以偽漢陳友諒倍征米數上獻遂增五萬六千一百三十一石一斗一升一合高皇帝斬伯安謝筠民其事正與高安同况運道險遠又過之乎今縱不敢妄覲減免之典似亦可幾南折之恩且查賦役全冊江省兌軍正米四十萬石止派五十州縣尙有二十八縣不派中間又有派

北免南派南免北者總之隨時變通量地轉移何曾苦拘成例又豈但折止萬石耶聖人在上莫非赤子肯令新昌一邑困窮待死必不然矣愚等亦知安常易變故難但親時窮勢極故爾上懇以救予遺自揣綿力無能叩聞乞爲轉詳俯賜題請幸甚

議復馬差舊政呈詞

伏惟興利者必先除害釐弊者必在鑒前新昌馬差在昔一十二號每號編派工食十八兩克此役者一人而當數號一役而傳子孫看馬廐役即係家伴馳驅慣熟咨應妥便既無差煩馬斃之苦又無供給僱倩之費故

達觀樓集

卷二十一

四

自歷朝以至萬曆四十一年間人知養馬之爲利安見養馬之爲害一或賣役與人尙取頂首銀兩不知萬曆四十二年以後養馬人戶何故呈縣每年僉報富民十人出銀幫貼初年每號止貼三兩或五兩後則每號濫賜貼至三十兩或四十兩所報雖名富民其實富民誰敢輕報不過中小戶賣菜傭耳究其根因益由從前一二官府鄉里絡繹越省迎送一差千里而工食未必以時全給遂開報貼之端迨後貼利既厚積役垂涎中間雖有願充之人而彼百計中傷通同高安上高馬戶求錢索酒一不如意搶鞍擄轡殺馬傷人上臺差役過

往洞知新昌養馬有貼亦遂橫索異於他縣加以別費走廩欺壓新役勢弱易陵儼然上賓自居傭值必責三倍每食必有酒肉一不如意將馬暗傷新役無如奈何只得傾家貼與積役冀全性命而積役一手握定幫貼之利牢不可破矣至於今明報者既破中人之一家暗報者且殃通邑之萬民舊歲議者欲以富民幫貼移歸催里不知催里重困豈容再科此例一開害又無窮且新昌昔故僻壤今非孔道驛馬差銀已派條鞭科歛里甲立成政體爲今日計惟有復還萬曆四十年前之政痛革食報幫貼之弊其道有四一在工食依時全給毋

達觀樓集

卷二十一

五

假手吏書以恣剋扣一在上差到縣照票答應倘有額外多求枉道折乾強討惜馬錢不饜而遂斃其馬者許縣登時申究一在嚴禁高上馬戶與別籍走廩不許仍前肆虐告發重懲一則夫馬答應官府固是分義然從無長夫長馬越省迎送之例一併議裁夫此四弊非甚難革革則舊政已復雖欲幫貼何所藉口但目前一二年湏責原役承領克當以待舊政復後立定規模然後再議頂充人自樂承倘謂弊端難革功令難遵亦乞上臺從長計議或再添馬二三號或再加派丁差一二百金尤勝幫貼之弊偏累小民然此萬不得已之計惟上

裁處非下情之所敢議也況乎風弊不革即使加派安知異時又不以爲不足乎新昌民艱殊甚誼關桑梓不得不聞倘蒙採納批行通邑幸甚

達觀樓集

卷二十一

六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豫章鄒維璉德輝甫著

墓誌墓表

明故大中丞贈太子少保桐城左公墓誌銘

萬曆丁未璉與桐城左公滄嶼稱鴈行晤談之間遽如  
舊交天啟同朝公以擊璉忤時死詔獄已完人間取義  
成仁一大事而璉遠戍夜即起南岡援闕鉞落落有何  
成事是公之死也賢於生也而璉之生也愧於死也嗚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呼以公德業千古有史豈羨愚陋執筆以重窀穸一片  
石哉顧公介弟孝廉嗣君文學謂璉知公以狀請璉不  
敢負良友於幽冥而狀強半出朝報傳邸抄絕不必諛  
則謹據實而誌之按狀中丞左公字其之別號浮邱以  
生之辰月當大斗故命名光斗其先祖難當公佐唐封  
王世廟食於涇長二公美鬚髯國初徙桐保障一方家  
世多隱德傳至中丞尊翁封大夫宗顯公潛心力學以  
行誼高鄉里生子有九中丞居五初誕岐嶷屢有火光  
透屋之祥人異之六歲就塾師開卷一目數行九歲  
能文好購奇書喜讀節俠傳十四作憲前瑞麥賦上公

祖趙趙奇之曰汝能文乎曰能命二題頃刻立就十九  
江右饒公歲校邑宰黎公道煥拔冠軍才名益諫鄉副  
憲戴君延而賓之督學陳公子貞至選公入庠自是每  
試高等矣二十有三始娶周夫人以封大夫家益落身  
任教育諸弟兼授徒以資筆墨或脫周夫人簪珥以佐  
之每語人曰家貧無樂事惟率諸弟作文見其各成一  
議欣然忘寢矣庚子舉鄉試十一名謁本房師浮梁陳  
公大綬勉之自樹卻其紅東不受謂今日行事之儉即  
異日居官之清不就此站定脚跟後難措手中丞曰唯  
辛丑甲辰兩不第益與諸弟發憤下帷館穀衣屨不問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二

封大夫以兄而兼父師之事未幾周夫人卒續娶戴夫  
人其賢淑與周同丁未年三十三成進士仍魁十一名  
爲李公胤昌房首兩榜墨稅贈炙人口初官中書題其  
堂曰俸薄儉常足官清卑自尊士有好學能文者賓禮  
之亟口至者不令知長子國樹初就試作書題邑求勿  
前置曰穉子居老成先吾勿安且斷貪士向往路矣戊  
申歲大水民饑甚以奉差益府過里門乃體封大夫意  
稱貸買麥賑三黨老弱壯者給微貲更與邑宰畫策拯  
救多賴保聚辛亥奉差祭墓奉新蔡太守復大水糴麥  
設法賑之如前或以官貧難辦爲言則毅然曰不記十



六七年清饑乎吾父穉穉荒州母嚙指數米薄粥強捱兒女萊色親屬待舉火者數十餘家死爲具棺殮無怠容豈吾有一官而難之周岳翁者家饒而艱嗣晚妾有身反爲妬妻逼遣五月而子生乃贖回登族譜族人伺岳翁卽世垂涎與訟者微以半產囑中丞中丞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入吾耳哉力明之當事寸土尺木悉入印冊其夜夢嫂周夫人拜泣遙謝癸丑選入西臺候命八年強半依膝下樂山水覓得離城四十里古華嚴刹址以爲諸弟書室手扁其外曰此處有伏龍鳳雛構茅堂舍三間種竹樹飯二僧從俗誦經以報劬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三

勞每借諸弟徜徉其間縱談古今一日言曰元祐去亂法不去亂人畢竟是錯李綱於高宗和議上疏極諫皆爭事而不知爭人蓋事之失只是一事人則貽禍無窮百年之計無如樹人況吏兵二部用人之人尤爲喫緊因於篋中取人才單一帙暗識圈點曰某賢某次其留心夾袋如此又曰吾在京久靜觀官府鈎連題題畫現始以小人之興托於婦寺繼以婦寺之禍釀爲邊釁疑陰威召寢費收拾而本症從一念穢濁始吾微品本清未有女子不貞而可議四德者也已未考選命下是時神宗靜攝久遯患巫我師屢挫北闕新破中丞首請皇

上御朝早定大計時黃大司馬採人言許天下能募兵卽自願至京中丞以爲召外兵入京師恐蹈漢何進故智疏止之又以枚卜疏糾新舊平章語大剴切及巡中城首拿銓胥金鼎臣繆橧等送法司搜獲假印七十餘顆僞印文卷一百零九扇假官百餘名銓竇一清帶管西北有坊官奉要人意擊二人獄絕食數日立釋之領屯差以勝國倚漕東南至以御酒龍衣求米張自成總屯田別行舉劾皆報可王皇后升遐舊制禮部請勅差官訃告乃閣臣未撰勅禮臣未請勅差官徑齎批文代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四

勅旨中丞以爲失大體疏忝改正是時神宗不豫逆瑞魏忠賢劉朝等矯東宮旨以索世廟戚畹絕庄首頂至私寓脇以必從中丞封還不啟曰尺地皆殿下有今日則安敢私受授乎璫忿而去旣又特疏忝巨璫陳登奪民屯題蠲免十三場欠租民咸復業又念零星開墾制不能久疏請開功名之途倣漢力田科以田爲殿最使人自爲屯而國已收無窮之利其屯學博士弟子員廩餼卽取給屯糧制曰可天津一帶元年輸租數千擔季年倍之吉水鄭公還朝常曰吾三十年前京中不知稻草何物有南來者寶如金今過地草薦水田之功也

既又改理學政執法衡文權貴不能干以私常以文字道義訓多士特疏請開武學以教諸生射又刻兼才錄與文並與人競起詎曰連妖起收功者半出儒生其效也涿州置水田數百頃贍貧生并給八府鄉試卷永爲例往例學屯差滿有謝薦陋規槩庵不盼忌者卿之先是鼎湖再泣進藥進御之間郭王二皇親逢人泣訴人心危疑鄭貴妃李選侍皆請后封中丞卽於大行初一日愆諸大臣叩官請出皇太子叩頭呼萬歲初二日隨上移宮停封疏選侍怒急召中丞中丞不爲動曰天子耳目官非天子宜不敢奉選侍愈怒乃從容與楊漣訣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五

曰矢心無愧死自古有之時熹宗登極定初六而選侍猶居乾清宮後上恩禮選侍已渥乃具仁義兼盡疏與賈侍御閣揭同日拜發當奉旨切責光宗年號未定或議削去否則仍以明年爲泰昌元年中丞曰先帝一月堯舜何忍言削聖作物視宗社爲重以大行年月頒正朔妥否且今日之事天改之存泰昌非泰昌之更萬曆也特出一揭始漸以萬曆四十八年爲泰昌元年是時劉朝諸閣內操威曉鄭時相沈皆典重兵中丞乃上內戚典兵奸相典兵宦官典兵一疏言甚危峻熊公廷弼初撫邊恃才剛愎中丞覲規之熊不能平既去邊邊敗

復起廷臣交薦之欲處前政熊者以謝中丞特疏救之熊愈不能平中丞嘗對同鄉倪太僕曰其人才優而量不逮前以之守邊則有餘今以之恢邊則不足其早見顧此遷大理丞晉少卿踰月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時趙公南星爲冢宰衆正盈庭羣小錯愕乃借聲援於魏忠賢附進百官圖某宜先驅某宜後擊某宜正射某宜借攻布置已定羽翼已成楊公昌死疏瑞二十四大罪又准楊巡按崔呈秀回道考察總憲高公攀龍疏忝其穢時璉爲考功郎起草題覆以風憲犯贓從重擬遣於是邪黨益急借推晉撫謝公應祥以逐吏科魏公大中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六

指爲私門墻部院爭之趙公高公併勒致仕選司夏公嘉遇降調去璉亦自請歸里時中丞已草忠賢廣徵三十二斬罪將發矣竟爲冢奴福生洩漏矯旨削奪并楊公漣陳公於庭一網打盡中丞歸以初服拜堂下行李蕭然性不治家產自筮仕以至宦成一絲一文悉付封大夫而又慷慨好施急人難以故通籍十八年橐如洗一廬僅蔽風雨自分得忌權奸萬無生理苦無計以自老親乃命小奴扮椒山爲本赴西市數曲每飲搬演暗解封大夫大夫心知之勉以學問自解慰嘗爲母夫人說勞母故事母夫人亦爲強顏諸逆謀逮急乃借移官

通選侍受廷弼賄悞封疆爲罪端先縛汪文言百毒拷訊文言甘死不肯誣服則出袖中原單矯旨下逮緹騎至桐神氣晏如惟私語子弟曰父母老矣何以爲別妻子環泣若罔聞勉子讀書勿以爾父爲戒而謂善不可爲里人聞者不遠數百里奔集哀號設醮諸廟揭竿張檄於四門示擊緹騎中丞曰是速我死懇止之檻車出郭諸父老子弟遮擁馬首哭聲震天頂香拜禱北闕後鮮緹騎緹騎爲涕泗且又密約數百人伏闕上疏中丞譬以利害至黃河始盡還及過德州抵河間止白溝士大夫泣迎道旁者紛紜不絕瑄知士心歸中丞愈益戒

遼觀樓集

卷二十二

七

嚴防左之刻更倍於楊鎮撫考試坐賍二萬廷弼亦出揭楊左向欲殺我何以我爲通賄畧勿省勸限狠比體無完膚猶從茶注中出絕命詞寄封大夫卒之夜長虹亘天里中星隕光灼灼大如斗三日屍出肢骸旁裂面目如生是舉也長兄光霽累死母夫人哭死賊黨曰不追薦謝無以懲御金之矯旨下封夫人幾暈死弟光先光明萬險幾死皆逃免諸生就繫者十二人赤族之說一日數十驚變產完賍不滿千餘合親兄弟八人產不滿萬餘株連同堂同宗以及三族十族無一免者囹圄填滿流離載道始充二萬之數丁卯九月聖明登極誅

瑞及黨下詔優恤忠魂脩悉中丞宛初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蔭一子入監予祭葬祀鄉賢再特贈太子少保予三代誥命里中士民合請廟祀以風世而吳中諸當事與士民捐助有差中丞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一先配周氏贈一品夫人後配戴氏封一品夫人丈夫子四長國柱以廩生承蔭配方工部公女次子國棟邑庠生配何方伯女三子國林邑庠生配姚孝廉公女四子國材中丞逮纔六歲聘吳大司馬媛長次繼配戴夫人出三四庶嬖袁氏出三女長適戴禮部公嫡冢子邑庠生閏間前配周夫人出二適方

遼觀樓集

卷二十二

八

太僕公嫡冢孫邑庠生禹甸三適方工部公冢子邑庠生孔文戴夫人出二孫長之駿聘馬太僕嫡孫媛次之駒一孫女許方太僕三公明經爲媳嗣君以其年某月某日某時卜塋中丞於某縣某鄉之某山係某向維璉贊曰予觀左公立朝邀方敷奏明試其於禮樂兵刑水土錢穀之政多所底績者大非書生空談比也蓋其學問博氣魄雄使當樞衡奸邪無撓當必大有裨於治安惜乎不爲良臣而爲忠臣可悲哉夫官闕封疆二案與公章疏絕不相蒙奸邪巧詆有如病瘋而喪心忠良一網社稷幾危向非天開聖明手開混沌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國事尙忍言哉至今陰陽剝復之間邪說未  
必不尙有正如彭澤之咏方正學曰後世奸佞僞巧言  
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乎於今日詆公邪說  
亦似之矣煌煌聖綸恩光屢錫公其可以長笑夜臺哉  
宜爲之銘

銘曰世降道喪麟摧鳳衰感麟者泣悲鳳者悲賢者  
達生行藏以時云胡中丞九死不移豈不愛生天步  
艱危蹇蹇王臣亦孔之傷骨挺五岳心誓三光松鶴  
有旂衣冠是藏以此達人明德無疆過者憑弔公其  
不亡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九

明故文林郎四川夔州府推官熙陽蔡公墓誌銘

熙陽蔡先生司理蜀夔致政歸十五六載問邑宰士大  
夫不得一瞻其顏色往者踵以宦遊過里數求謁亦不  
得請後乃得於夜郎戍歸之一晤人以爲異數方謂登  
龍以後蔣公之堂庶幾常有羊求之跡哉豈意先生卒  
兩捐館令璉追隨無自耶嗣君襄事稿以銘璉璉又安  
辭先生諱文穆字岐卿別號熙陽家世出唐節度使蔡  
公勣後勣由上蔡徙洪州已又徙筠復徙旌通傳而爲  
元潤公元季避兵古陽若皇明受命尋家城東門外子  
姓蕃衍歷八世而生石溪先生諱學字善集雅有文名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十

娶毛氏生女十三而未舉嗣一夕夢前邑令萬公穆曰  
吾來爲若子是日果誕先生石溪因名先生曰穆而小  
字先生曰萬以志祥徵先生自幼慧甚且端凝若成人  
垂髫入庠名大噪全族學憲青門解元達達兩公俱器之  
學使屢試輒首列遂領於官後中萬曆甲午科舉人屢  
赴公車不第然海內無不深爲劉黃惜者已累分寧學  
政以教育人才挽正士風爲已事一時所造弟子十數  
輩皆爲名士太守汪公國楠每試士輒命先生品題任  
數年遷夔州府推官先生臨民以惠接士以禮而裁吏  
胥以法尤慎刑獄每曰中孚議獄緩死世乃求其死也

何心哉以是平反不泥故蹟而亦不可情干與勢奪如  
巫山婦張氏以姦謀繫獄廿餘年卒得白其他讞皆類  
是也前後直指彭公及徐公大奇先生薦於朝蜀有大  
政必資謀決而又每檄視篆諸郡邑先生力辭乃止蜀  
故有商稅一征於合州再征於夔門先生憐商重困請  
上減額且捐稅羨補不足永爲定例商人勒石頌祝夔  
士赴省試計程三千里而遇貧者苦資斧卽不往先生  
捐俸置學產以助之有大學生萬邦來挾重資往白下  
已報地稅矣郡丞垂涎誣以漏稅沒其貨而又波及衆  
兄壬戌進士萬邦寧邦寧時亦諸生也先生直其冤於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十一

學使郡丞惠雁毗相向先生曰吾爲五斗隱忍以與若  
人同事吾鄉元亮何人哉亟解組歸當事慰晉亦不可  
歸則杜門謝客靜坐一室日手經史以課子若孫博洽  
群書大有證悟雖屢遭延陵之哭竟無西河之失人服  
其達大槩先生爲人剛方負氣耻婢阿居家孝友雖事  
繼母亦如其母居官淡素雖當宦成亦無姬妾之侍園  
亭之樂身隱而心在當世逮戌夜郎悲憤贈賸及歸則  
破例晉接握手談笑璉深愧其雅意焉而又嘆其難及  
者有二事夫戒明之賢不入偃室倘云公事則入矣先  
生於邑宰從不一識史稱龐公夫婦耦耕隴上足不履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十二

市彼農隱耳先生仕者且家市而竟累足不履城闔一  
步是其志潔行芳豈不增光古人哉官不配望老嗟骨  
肉天旣若此人亦何尤意者其在後之達人乎先生生  
卒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二娶熊孺人一德偕老子某  
崇禎二年閏四月初六嗣君咨賢與承重長孫兆祺奉  
葬先生於本縣小東坑鳳山之陰而維璉爲之銘  
銘曰塩溪之東桂嶺之北哲人攸宅可儀可則鳳山  
之陰東坑之陽哲人攸藏若坊若堂德貞蜀珉績鐫  
夔口豈弟君子星之北斗我書片石用諭山靈呵護  
萬禩祥發佳城

明故奉訓大夫陝西西安府同知吳公室白先生

墓誌銘

蓋璉之葬母太宜人也微惠室白吳先生臨壙題主事甫畢而公捐館矣璉初誅公心幾裂今日何忍再銘公且無中郎筆安能揚厲有道卓軌哉顧思公之生也好直惡佞璉倘效俗浮詞諛墓文即絢爛公不斃然地下曰若欺死友耶生不受諛死任受諛耶惟是據實直書言即不文諒公首肯欣慰矣於是不諱鄙陋而鐫之石公諱之才字德兼號室白其先出徽婺源宋雍熙間有榮輔者宦豫章遂家新昌邇傳至曾祖本治客碩廣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十三

陵祖天安扶櫬居營產分弟有高行生子四季曰九綸即公尊人方寸潔淨而坦坦輕財好施常撫公臂曰家有偉器族大矣公生岐嶢絕倫長而美丰儀見者無不詫爲非常人讀書寓目不忘六經子史百家淹貫靡遺而應試則專以戴記少爲舅氏劉主政所賞識年十九補博士弟子員每拈一題構思奇絕人人辟易自足每試輒高等而四方負笈問字至者踵相接也公以所得束修付元配劉孺人供菽水而劉孺人亦時時泝泝統以佐之公以是無內顧憂得以其餘買書觴友每讀輒歌聲冷冷若金石萬曆己丑佩於庠壬辰選明經廷試

第一翰林董玄宰才高一世少許可一覩公作大嘆服

恨不識面丁酉董與諫議程公紹典試江右董曰北雍

奇士某若在闈當不作江右第二人時本房呈公卷董

大擊節定爲解首已八日程日文誠元局庸義對扇恐

非老手不辦得無嗜然一翁乎遂置第四揭曉董悔甚

值公進謁而以目眴程曰若老手雋後屢因公車下健

謝客日與子弟緒經論文足不履市薄田十數畝僅脩

饘粥更不干謁以長尺寸贈公太孺人先後卽世哀毀

幾絕卜兆營葬脩極勞瘁公性瀟灑酒胸中不掛一座有

賈生之志無其禍無漆園之放有其達雖從世俗應科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十四

舉亦以寄興不甚介念每下第則啞然笑嘗謂璉曰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以千百年眼觀仕進劍首一映未足爲喻吾何慍哉隨分行志而已庚戌謁選得懷寧懷寧古皖邑濱大江水漲魚與人爭道水泄土龜拆不可耕公下車非澇則旱而上督賦檄下無虛日公曰民困至此尙欲歲供如額乎吾寧任政拙之罪不忍敲民髓多方撫字捕蝗救饑而又條邑利病以報上上皆如議頒爲憲奸吏猾胥嚴繩以法至民有訟則溫諭勸解不輕鞭朴擬罪令皖六載贖鍰報上外無剩物人曰何自苦乎公曰以肉鼓吹克囊橐豈所以爲子孫謀也

晚舳舨如織無賴暴子弟多倚長年爲盜禍甚慘公訪渠魁誅之清查船戶編以字號商民始不苦畏途留意學校月會歲課丙夜校讐不輟貧者捐俸周之士感錄公政蹟付梓公曰吾豈借此弋譽哉取板廢之前後部院薦剝十餘上羣擬臺諫卽部曹尙不配望也竟爲司理齟齬僅移西安郡丞去日皖民哭留不可得塑像尸祝先是令皖之三年報政以最恩贈二尊人已冇秋風憶鱗之興皖歸卽營一書室爲菟裘雅不欲出因憐吏役跋涉遠迎親友勸駕復轉念曰司馬子長喜壯遊古稱圖中山河百二吾一覽勝便賦歸來豈非壯遊快事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十五

故人秦審滯獄清樅稅口碑載道未幾具文乞休凡五上當事不可委署朝邑學使以閱卷相借凡數日閱至五千卷奔走三千里力疲神傷略略吐血歸志遂決請告不待報納卽公府東裝就道當事以徑行非功令疏議訓簡公喜甚扶病抵家則體日削踰月始安魂往候握手談曰比憲一枕唐詩數帙足了一生已判餘年付嘯卧矣一久疾作須臾卒公爲人天性至孝每念祿不逮親輒流涕友愛弟姪分財教育嘗念子姓繁議捐百金建合祠皆屬盛心自奉澹薄子弟稍華備卽請讓曰居家不能爲介士居官不能作廉吏正坐此病雅量有

容司理雖謗公公不患曰不疑償金何人哉後直指易公應昌勘狀心迹果自常至南都止璉署差吏費儀饋一同年侍御史誤投給諫持謝刺歸公大笑真與卓子恭劉文饒衛洗馬全一汪度濫爾仙逝痛劇痛劇公生嘉靖癸亥年二月初五日卒天啟辛酉年十月初六日享年五十有九元配劉氏封孺人次配劉氏丈夫子四長泰來廩生次甘來庠生次慶來又次元來卽璉壻也女一孫男一家儀庠生孫女一公所卜兆在本都祖山羊眠批記石首良趾坤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十六

人以爲厄者先生以爲亨雖大心大眼以閱世要以天賦德量迥與人異故耳夫德量勝者多厚福天倫和樂賢嗣玉立解組萬里考終維桑夫非天之陰陽善人哉未竟之志定在嗣君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詩有之矣  
銘曰秦嶺高兮大夫之望兮吳江深兮大夫之澤兮宜豐有邱若坊若堂大夫之藏兮歸真利嗣億萬斯年兮



明故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趙公泰初先生

墓誌銘

往維璉舉於鄉計偕抵京泰初先生時爲水部郎招飲署中所論朝政得失生民利病與夫縉紳士夫居官居鄉之矩矱語至確種種名言滿座心折丁未維璉伴第請假歸先生時以督磚蒞臨清復見招戊申謁選先生又以督河蒞呂梁洪復見招孟酒聚談亦惟是教以筆仕便計無若淡泊寧靜寡交遊少稱貸之爲得耳璉奉先生之教理劍郡殊覺有裨亡何先生卽世深以青芻未親爲恨矣而茲與嗣君鴻臚結兒女姻托以誌銘其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十七

又敢辭哉按狀先生諱應選字貞卿號泰初始祖嗣諱若登咸淳元年阮登炳榜進士任石城縣尉卜居普里二十二傳生述唐君卽爲先生太公蓮塘白首業儒有詩才脾睨一世自以辛苦力學懷奇未試必有達人繼其後及誕先生蓮塘有吉夢記以詩既長聰穎端嚴寡言笑讀書一目十行下無論蓮塘奇之卽里中諸長老俱詫先生異物矣及補弟子員先生益自負嘗以天下爲已任小視區區青紫無足置齒類一日欲讀書鴻寶親詣呼道士姚通仙掃室以待道士倨傲前抗禮先生不應道士悵構隙訟官郡伯王公曰此生狂簡觀其器

宇終非塵埃中人何物黃冠敢與青衿爲難乎罰通仙而遣之嗣後先生貲益薄甚至滌釜待炊終日不舉火

先生靜處一室讀書不輟絕無落魄態乙酉叨鄉薦偶蓮塘忽捐館先生蹣跚幾什喪甫闋則劉太安人又繼逝前後枕棺悲淚成血至歲壬辰始預計偕北上先生雖以讀禮疎筆札而餘技可賈尤勝諸少年數十輩竟成進士人謂先生藝營宿將也初宰河南寧陵縣縣疲且大覆先生極力救荒節用省役恤窮慎刑奸弊一清中丞御史臺薦劄果臝吏部紀錄亦二次邑人歌之鄰壤新州呂公諱坤者擅時名不輕許可人獨賢先生爲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十八

眞昂已亥行取繕部主政管理乾清坤寧二殿兼修皇城等工調度精覈計日落成上賜璽書褒嘉且隆恩賜封二尊人如其官及轉本司員外郎奉命提督臨清磚廠國課如額而霍役頒寬仁者不置口復陞水部奉命提督淮黃中河河流遷徙故不常往歲治河使者勞費無成輒敗官去先生苦心拮据疏濬隄防壁馬不沉而河竟免於飢子之歌民之不魚皆其功也然先生以是心力俱殫稍憊矣已酉陞山東憲副督淮上先生勤官如往時得疾遂卒大抵先生爲人剛毅有節恬淡無營其宰寧陵多異政時望俱以銓諫相屬僅得工曹郎人



為不平先生恬然無言嘗念邑中士大夫之遊京師者  
 旅馳驅苦無稅駕之所乃助金市宅倡為會館宦遊便  
 之居官公餘把卷哦誦其於升沉顯晦聲色貨利絕不  
 置念以是同鄉太宰蔡公見麓稱為一代循吏同年胡  
 公澹源稱其文如唐拾遺政如漢京兆諫如晉成季介  
 如宋清獻非虛語云先生生嘉靖甲寅二月初六卒萬  
 曆庚戌正月十九享年五十有七娶胡氏累封安人子  
 三長有成監生娶劉氏次有光鴻廬寺序班娶劉氏又  
 次有功娶某氏孫男四嗣塤嗣塤嗣塤娶某氏孫  
 女一有光出許配塤子安生已未三月十四嗣君卜葬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十九

先生於本境桂山仙人舞袖形以癸丁兼壬午為塋  
 維璉嘆曰泰初先生為諸生時即原憲之貧豈有過是  
 然有元龍氣不為小葦降屈以致訟此其志量過人遠  
 矣一登仕籍宰百里赫赫有聲以至督工督河督廟罔  
 不底績人知先生通才矣孰知澹泊寧靜一念基之哉  
 秉憲早逝未竟厥抱識者惜之雖然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先生庶幾焉

銘曰謂窮為詘焉已公輔謂達為伸心則素士精白  
 一心以報天子惟帝念哉陟乃顯仕鳩倂疏淪惟公  
 是以公舛稽首臣敢愛死殫力勤官無以有已我望

典型高山仰止勒銘幽官用彰厥美過者興思九原  
 如起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二十

明故誥封奉直大夫周公諱尙文先生墓誌銘

萬曆乙卯璉以閩劄司理而有分試新開之役乃得東  
甌名士周際五高才雅志心甚器之既而際五取上第  
官儀部歷踐江閩藩臬令聞有赫璉又諗其封公麟野  
先生古君子也仰止方切忽而上賓璉璉以閩撫解任  
歸方遂弔慰際五走使告寔期屬以墓誌璉其敢謝不  
敏哉按狀先生諱尙文字孺祥別號麟野其先閩之赤  
岸人徙居永嘉松莖里宋有行已仕博士厥孫學古應  
漕舉學古之孫如堅登慶元右科官合浦令從合浦四  
傳入國朝有朴菴公者抱隱德再傳而生畏菴公旋以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二十一

正統進士第一官左春坊左庶子次恕菴公順德博洽  
能詩著有過庭集又四傳而爲麟野大父必泰公贈太  
叅諱一繡嗜學耽書壯遊齊魯吳會之間所交皆名流  
手植家業分與諸弟有漢薛包風配孫淑人生麟野此  
周氏世濟其美之淵源也公自少聰穎絕人博極羣書  
萬曆丁亥補弟子員會贈公歿拮据喪事奉養孫淑人  
備極孝誠不以貧廢禮居恒守一編瓶粟卽罄呼嗒不  
輟曰吾以硯爲田是穠是藁安能舍此問生業乎授徒  
傳經問奇者屢滿戶外學使溫陵洪公少許可獨器公  
嘆其遭逢之阨批其卷曰泰自此開矣丙午丁孫淑人

艱哀毀骨立每呼際五兄弟詔之曰我家世德代有達

人今斬焉中斷三閱世豈天闕其祥爲後人地乎小子  
勉之己未際五成進士初授禮部主事以光廟登極公  
封承德郎復以熹廟恩晉封奉直大夫誥錫兩不以爲  
喜而愀然於王父之早逝今上龍飛詔贈王父亞中大  
夫王母爲淑人則躬督匠石廬墓兩月焚黃悲慟觀者  
淚下公雅志恬淡受封以後布衣蔬食無異諸生曰吾  
以勉子爲清白吏耳自奉甚儉而享祀謚賓則加腆其  
治祖塋輯家乘構小宗祠合祀朴菴公以下之派分則  
皆繁費不惜也天性剛直與人吐肝胆無城府居家杜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二十二

門孫有司不得見其面嘗銘其齋頭曰存心一念不  
欺立身三綱無愧其組修密擔當大爲何人哉更有大  
節三非人所及一處危疑而忘利害之想天啟時璉  
方歲際五以儀曹執典禮毫不徇璉或以修隙激璉怒  
欲加削奪公怡然曰吾以一書生受國恩還我故物亦  
何懼哉閩海鯨波正沸際五誓死剪滅作書以報公公  
曰爾一意辦賊卽爲國死吾何憾乎此公之所不可及  
者一也一處家庭而抱國民之憂際五由閩海遷九江  
大饑乃捐俸贖買穀五千以賑民公喜以書諭曰賑饑  
惠矣恨不能徧嘗見衙官啞人如虎小民片紙入公庭

鼠輩蚕食不盡破其家不已爾爲監司去此二害民間受福多矣及轉右藩又誠之曰邊餉加派中人之家俱不能存想江右不異於吾溫昔人謂民窮財盡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慎之哉母以培克應功令母以敲朴博功名此公之所不可及者二也一修身以俟命而不惑於死生之道公從不喜佞佛亦不訶佛嘗曰吾不欺天欺人欺鬼神便是戒律何必合掌膜拜爲哉或有以導引之說進者曰修短有數豈人能爲年未六十後事畢備又準紫陽氏家禮作祭儀三篇以示後卒之前二日猶召諸孫榻前講經疾革呼長孫錫曰爾其啟予手足予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二十三

卒全歸矣此公之所不可及者三也其他嘉言懿行更僕難數公生於嘉靖乙丑六月十三日卒於崇禎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九累贈奉直大夫配谷氏累封淑人子四長應期進士歷陞江西右布政使應明應期郡庠生應期早卒女一適罷庠生戚學曾孫男九天錫邑庠生天鏡天錦皆期出天鍾天鏞天鐸天鋌皆明出天鏞天鏞皆期出女孫二其一期出其一期出藩伯與文學士以甲戌十月二日奉厝先生於九峯山之原背辛向乙維璉書此而竊有嘆焉昔范文正公爲秀才便以天下爲己任韓魏公每當大事拚死以濟麟野

有其學無其時惓惓易其嗣君爲韓范志已慰矣至於學以了却生死爲大事尤爲儒者真脉老氏貪生釋氏怖死是豈吾儒朝聞夕可存順沒寧之訓哉近時西極妖人名爲詆佛以尊儒究竟滅倫棄家天堂地獄之說仍誦佛氏下乘且既知六經載有上帝何必更名天主立赤幟儼然居素王上能免荆楚僭王之誅哉嗚呼麟野逝矣用夏變夷更屬何人璉三嘆而爲之銘

銘曰大人之學明新之傳道以經世德則配天豈不清靜非禪非玄天生蒸民必有先覺上接洙泗下開濂洛以至聖朝眞儒代作挺生麟野三代之英道不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二十四

逢世托嗣以行潛德龍隱高岡鳳鳴佛老近理聖賢不與天主狂說流禍安止不有先生孰齊生死九峯形勝玄扃是襄青青松栢奕奕坊堂萬禩所瞻明德之祥

施州庠生童公諱大猷墓誌銘

嗚呼此夜即童孝廉尊人寶祿屬璉構詞以勸貞珉光泉壤也夫璉足爲孝廉尊人光乎哉憶天啟丙寅璉以疏孽逆闖成夜即文學童公光字命子天閔字玄額者執贊受學璉深奇玄額才戊辰蒙恩賜環南問玄額舉孝廉予方喜其三釜及親矣及官閩撫玄額倏以計音行狀聞予悵然悲嘆何能搗管成一詞雖然童氏父子爲予患難良友安敢辭哉按狀光字字子敬諱大猷其先廬州合肥人始祖寶以武功從高皇帝定天下官萬戶累贈鎮國將軍子勝嗣分閩粵西受封如寶官勝傳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二十五

輔始襲任施州指揮僉事輔傳鍾鍾傳璋習職如祖皆封明遠將軍至高祖景累官靖州叅將擢帥淮安德業文章雅負世名崇祀鄉賢中夜即至今語及客星無不嘆服者客星傳希益諸生而有雋才每膺督府聘辭而不仕希益傳義浩由明經仕爲南昌之郡幕以賢能聞娶李孺人生子二長光字次大用大用早卒光字則玄額所自出也公自幼年丰神倜儻稍長讀書聰穎識者知爲遠大之器十歲隨先君宦豫章從學豫章高士蔡龍南一日命以對語曰花從雨裏發公卽答曰桂在月中開滿座皆驚龍南悅又一日與講論語至老安少懷

章公忽質曰夫子未得位時其志如此可見聖人與天地同體使夫子得位則此志皆行出矣可見聖人與天地同用龍南躍出席曰子殆發陽明之所未發也已而隨父致政歸遂入郡庠性喜博雅每於古今事極力考究小試不效無愠意每曰是沾沾者何足介意哉庚子辛丑遍覽載籍深入理奧超然有厭薄功名之心壬寅遂絕制舉業以衣巾告時督學鄒公才之曰子之春秋方富吾恐遽允所請乎公曰人各有志何役役爲鄒公不能奪此後棄船槳尙著述專以表揚客星爲已志而珍重其所遺之書若拱璧然恐其久而失也則手錄至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二十六

再至三卽疲病不辭勞也每痛曰身非通顯不能表章前徽千古大恨嘗於吟詩作序時寄情仰止及玄額舉於鄉赴春官公誠之曰千古聖賢只是道理明白王陽明陳白沙所讀之書先公亦讀之所明之理先公亦明之先公何愧之有如曰先公弁職不得與諸公等則孔子豈以委吏乘田貶聖哉其孝思懇篤終身無間有如此而又友愛同氣優厚宗戚先是乙酉正月公忽遇先君喪哀毀骨立哭踴踴禮是歲又兼有弟大川之喪哀痛惻怛風動家邦一切壘祭之儀敬慎脩至茲勸有加其事李太孺人聚順承歡終身孺子慕而壘祭亦加虔

理家政肅與孺人相敬如賓有僅耕風生平好捐貲以  
周人急而於宗人則尤爲貧不能償者卽焚其券無市  
義心其事神以敬每夜焚香而拜或爲他人致詞而禱  
人有侮慢終不與較戒殺放生傷及一草一木則愴然  
而動念世以佛稱焉先生善衛生神王亂康素無疾病  
一日小恙神色變家人皆哭先生擇目指曰彼着青衣  
者誰氏之子乎家人無以對先生悟曰吾數已畢青衣  
童子來迎矣言訖而逝公生嘉靖乙丑四月初七日午  
時卒崇禎四年五月初五日戌時享年六十有七娶李  
氏卽別駕李公佳徵長女丈夫子五長天申廩生娶趙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二十七

次天明庠生娶李次天澤早殤次天心庠生娶唐繼娶  
李天閔庚午科舉人娶周女一適庠生趙光遠孫男某  
某聘某某公仙逝已三載孝廉偕諸兄乃卜塋公於某  
地之原某山某向而崇禎六年某月某日時則其窆期  
外史氏鄒維璉曰予謫夜卽而知童氏爲楚望族念祖  
修德淵源深遠云夫寶祖一布衣際會風雲依光日月  
能於瞻烏鶩鹿之際助我太祖高皇帝創建大業官萬  
戶爵鎮國恩命延世則樹本立基可不謂之深厚哉客  
星文武全才儼然爲世一山斗以儒宗標儒將非介冑  
之所有也光宇清修雅致一片純氣潛龍未用威風可

儀璉每過之見其簞瓢陋巷顏樂不異也美哉童氏明  
德遠矣傳稱正考甫僣倭循墻三命益恭明德之後必  
有達人然則童氏達人獨在孝廉而已哉其繼孝廉而  
興者殆未有艾乎遂爲之銘

銘曰江漢之酋荆土之裔天生豪傑爲時矜式念祖  
修德履仁蹈義雲漢其章金玉其器學耻干祿士在  
尙志濂溪清風明道和氣皇皇名宗勳盟帶礪藹藹  
儒將三立傳世誰其嗣之善述善繼陳良楚產北學  
表異天祚明德祥肇茲隄馬鬣旣封鳳毛必噉清江  
常流星山永峙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二十八

處士劉公栢亭墓誌銘

時之儒者文多質少於是天下每重不言躬行之君子然君子爲善多近名名根未斷慾魔終在於是天下又重闇修不求人知之君子噫修至於闇難矣以璉閱人僅見栢亭劉君其人焉而今逝矣璉與嗣君天醒雅相善若翁吾翁心悲曷已天醒謂誌公墓以彰實錄莫如璉璉何敢辭公諱藕正字義甫號栢亭其先派出墨莊世居臨江清泉宋紹熙中有椿者以巡檢官宜豐遂家會市歷十傳至彥謙公分徙潭山廟下公生有夙慧年十四失怙屹然若成人雖所志不屑舉子業然每讀書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二十九

向往先儒履仁蹈義不失尺寸公兄弟三人伯氏以冢嫡分先業居牛仲氏與公庶出共一半人曰嫡庶低昂何大懸絕蓋訟之公曰吾以阿堵傷同氣可乎言者慙本鄉田饒而賦重俗多通糧公獨先期全輸爲齊民倡且勗嗣君曰爲臣當忠爲民當義居恒每念大父孝行其修橋木瓜必以會大父名鐫石及公修橋袁家亦題大父名於石曰以附吾祖族有一兄一弟兄止一子而弟縵者兄一日暮弟縵子縵負在途公問捐金三兩呼弟縵還平生輕財焚券救人死急人厄者尤難更僕數有客爲債家所逼欲自盡獨囑其子以物還公公曰何

不以此還某家可緩死乎又有欲鬻子以償公者公曰

吾未責償爾何至是有王老人燒人樹山無以贖日夜思死又有蔣匪犯禁伐石爲衆所攻亦思死公皆捐金處息萬曆戊子歲凶而饑死者日枕籍公施棺代殯遠近聞風乞棺者衆市無以應公輒所鳩作室材給之曰居室可緩死骸難待又嘗念旅店客死數多官山莫容瘞瘞與掘挖可悲乃置義塚一所以惠旅魂鄉俗負氣好鬪公解紛息爭不遺餘力有鄒姓子自縊與鄰某爲難且索棺鄰某貧莫能給時公農罄卽以兩銀盃市材與之亦不望其還值凡服毒雉經之訟勸和者無慮十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三十

數嘗曰吾豈獨憐生人受累哉且俾死骨免炮烙亦一快也初擇名師授嗣君經如吳大夫室白李大司馬懋明皆於塵埃物色備極崇禮天醒八應鄉試不遇公慰勉之畧無愠意歲當貢士嗣君與某友俱合例公戒勿爭以傷雅道其與物無競大都若此公喜遊名山十登太和而於武功慈化齊雲諸勝無不歷覽至祖創龍門庵則歲一至至必容與數日嘗登太和山曰心境淨穢難逃神鑒吾每數年一來面祖師以証心耳豈以祈福哉家居閱經史外翫禽魚咏花木不知人間有名利事公善攝生素無疾一夕病瘳遂逝公生某年某月某日

享年七十有四丈夫子二某某孫男某某孫女某某曾孫男某某卜逍遙清潭坡牛形壬山丙向與漢梅子真遺墓相近天啟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亥時其窆期也維璉曰和亭先生躬行闇修太清不滓可謂儒者真學問矣乃其拯濟人厄如身在疚又似仙佛地位人豈根器原從大悲來又從玄門出故能以儒旁證二氏而遂好與名山作緣哉夫伯鸞之塚傍要離先生之塚傍梅仙且又密邇箕谷禪師可以慰公雅志矣吾以人傑合之地靈先生家世顯庸詎止萬石三槐而已乎勒珉以俟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三十一

訪道勝地結因無人無我以成大身參證入奧欲謝世塵呼厥嗣孫予將上賓逍遙之坡有石嶙峋紫氣葱鬱可以歸真公兆孔固公志則仲梅尉是友箕谷爲隣休哉仙宅利嗣萬春

明故浙江仁和尹署錢塘縣事同里劉公桂亭暨配胡孺人合葬墓誌銘

先生諱全周姓劉氏吾同鄉老友也年七十七而卒夫人胡卒以明年越十有七載乃得攜文而銘先生夫婦之墓先生系出宋主簿宗寶公之後主簿由清泉徙今族墨莊家學相延於世故名甲鄉郡人多操行先生其特著者先生父諱表正號東江大父諱亦臣號直齋俱爲名諸生稱通儒東江生四子先生爲長初太夫人徐之誕先生也夢桂毓於庭故字靈桂後結廬東臯又別號桂亭先生生有瑞符幼卽英敏讀書求裨實用不濫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三十二

聲氣老於廩庠者近三十年未嘗一日輟其業然已名傾遠邇問字之車充沓填門先生仍持之以靜歲庚子貢於庭應例出佐杭之仁和旋檄往錢塘署縣事是時浙黨稱盛凡官其鄉者動云掣肘先生謝絕貪祿不走一刺都人士恚甚欲甘心焉往往短於上官之前以圖先生先生毫不介意且曰一官督耳但在官急官苟或不然東臯之上桂亭之傍田園誰許荒蕪耶司理毛公聞而往白之事得雪歸不以告先生亦不出謝惟益嚴厲官方撻不稍貶不期年清聲大振窮民盡德先生上官無一署不知名大比上最鶚章以先生弁其首論者

謂先生少究所施毛公之力不知毛公非他熹宗朝橫  
入汪獄爲臺士龍也當其首疏論瑞聲先諫垣間有許  
可從不阿其所好往年在杭獨善先生每規候不令堂  
見僚屬答以賓主禮其器重之若此此其故在先生仍  
不在毛公也先生告致當事力留牒再四上始允束裝  
次錢江司理以下及民耆老皆祖於舟先生舟次如洗  
毛公因口占曰一灣秋水清如許印取令心在澗溪時  
夫人隨任內政多藉贊畫每所刺俸他無所蓄唯易古  
帙蠹經分遺子若孫載之以歸故人頌云殘書幾帙全  
無倚輕艦載過萬柳堤多羨夫人能曉事墨莊留待子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三十三

孫翠觀毛公此言則先生之廉節可卜夫人者又將嗣  
徽音於墨莊夫人者也先是令嗣以先生暨夫人之卒  
訃予以行狀請予時讓之毛公士龍茲將卽窆毛公戊  
閏且死予罷撫閩適歸銘先生之墓誼不得辭且無可  
推因紀其畧垂諸不朽先生元配氏羅早卒繼配卽夫  
人氏胡生子三一中一貫一僑孫男九曾孫十玄孫二  
卽於今甲戌十月旣望合葬於閩山南嶺之虎形扞作  
丙山壬向副室韓氏附焉銘曰

卯金之子楨墨莊粹熟仁耕義匪好名賒精色內白  
孰汝疵瑕廉明作宰素鏡照邪兼茲內助教國宜家

嶺首克嗣士夫所誇死則同穴豎石押衙誰其卜之  
維黃檗沙其地不食其柳不奢千秋百世流芳無涯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三十四



業師孝廉龔景說先生墓表

維璉年當舞象時曾遊吾師龔先生之門執經受業先生初試璉一挑大駭謂及門曰此子筆端有雋氣咄咄可畏於是甫半月而先生以應鄉選登賢書言別矣然每遇璉宗族親友則必惓惓問璉何狀且曰此子才而貧吾恨不能攜之同學恐以貧故負其才奈何嗚呼半月師弟千秋意氣璉何人斯而辱先生賸念篤摯乃爾哉小子有造伊先生力每一念及未嘗不拊膺流涕也先生之墓嗣君兄弟以墓表見屬璉惟先生學貫天人文響龍虎饌於庠舉於鄉而獨步於南雍之鴈行此皆昭昭在人耳目無容表者璉請表微夫其久困諸生無落魄態一觴一咏浩然嘯歌蓋即邵堯夫駕風鞭霆之氣象家貧舌耕以給俯仰而於從學如璉輩者却贅不受一體相恤若骨肉然蓋即朱晦翁蔡羹麥飯諸生與共之光景生平遠志不在溫飽遇人權勢無所降氣至於鱸生小子則不忽蓋即王沂公正色立朝仲山甫不吐不茹之先聲嗚呼先生志行若此倘俾入官大展厥抱必能憐才爲國直道匡時功業豈多讓古人哉孝廉早世則天也或有問天道於客曰近時此公報應何大混客曰此公雖不急性然有記性維璉今日亦與天道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三十五

尙有記性於先生則先生子若孫必有紹前修而闡揚光大之者矣先生諱作霖字見甫號景說萬曆甲午科舉人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三十六

工部虞衡司員外戴公園客墓表

虞部戴園客先生之喪事也既有學憲樊公名筆誌墓矣於是嗣子初士初吉君屬璉表隧其意云何若曰夫夫駿而慙一生不能使人況諛塚中人孝子不忍掩親之美而不傳而亦不敢誣親以未有惟得夫夫駿慙一言庶可信後耳予愧任弗稱然不能不頌其雅意矣從來誌誌詳表表畧更表人所未必知者以風世故記曰君子表微園客資穎絕人詩文登壇稱作者遺編具在其宰百里多循蹟見於棗強士民伏闕留疏與臨安會稽文安政碑生祠亦具在及爲御史大夫幕長序巡差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三十七

絕情而既遷虞曹即督殿工繕城濠清輦道種種法在必行貴要不能奪甚至東朝中使取金之旨格而不能行長安士紳公論與林大司空薦贖亦具在凡此昭昭在人耳目而亦詳在誌銘無容更贅矣璉所心醉園客者服其見地高遠無俗情方寸潔淨無隱隱非之可刺之可欲令照管非刺以違此心則必不可當其令棗強也有史思補者豪橫而憑城社公廉其狀置之法遂中順德司理含沙借揚爲抑議調唐山脫此時而稍調停司理亦何難而公不爲於是始開中丞之隙司理之初中公也中丞不知及士民伏闕得請匹夫而尊上官之

權中丞故不憚脫此時而稍降氣中丞亦何難而公不

爲於是又有拾遺之舉京師五方雜處南陽不可問其來已久公理街道覈侵占貴人多所側目脫此時而稍寬五城虎役不汰以避怨謗亦何難而公不爲於是又有巡城御史之舉嗚呼一官廢職天平人乎由今虛心評之體體而釋斧斤可耶不可耶下吏而媚上官以求容可耶不可耶說者以公清道涉操切是矣顧侵佔之令甲豈虛設柝韋棚以清火源杜火災何用爲罪御史謗書庸知非公賢狀耶大槩園客涉世有非有刺由於心肯任非任刺夫任非則不必無非而非者未必真可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三十八

非任刺則不必無刺而刺者未必真可刺此璉所謂園客見地高遠無俗情方寸潔淨無隱隱非諛語也初璉與公品題海內人物議論不相下璉在論行擇交公則兼容一世要之璉自隘公自有見又且執極不變心口如一以視時人翻雲覆雨朝秦暮楚之情態閃爍譸張何啻淵霄孔子思狂士惡鄉愿公每自負狂者進取之末而以行不掩言爲已病此正英雄本色語便是實錄且公自見爲病卽非心病其殆拔盡鄉愿之根而可入堯舜之道者哉昔陽明先生晚年謗四起弟子問之陽明曰吾往時尙有三分鄉愿意故謗少後來信得良知

眞事事憑良知行以是謗多聞公在會稽日與陶石簣  
周海門諸君子講明良知之學宜乎不免於今時哉予  
特表此於隧道使士大夫有所式不至闇然媚時求免  
非刺以增心病焉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三十九

大中丞鄔公繼配誥封宋夫人墓表

古今形管所載貞苦節烈之婦代不乏人大都處變乃  
見奇行若夫配賢享優笄珈象服似乎無可見奇矣雖  
然婦人自有全德豈必盡在奇行哉詩咏桃夭則重宜  
家易著家人則首女貞其效至於父父子子兄弟弟  
夫婦婦而家道正天下定可見貞苦節烈婦人守身  
一端耳而全德則以宜家正家爲儀的正始於宜宜家  
乃以正家也匡衡曰妃匹之際萬福之原嗚呼帝王且  
然卿士大夫可知矣余觀大中丞東泉鄔公繼配宋夫  
人其眞宜家而正家者乎夫人薨期伊邇司李胡君起

達觀樓集

卷二十二

四十

貞誌其墓其述徽懿之德備矣嗣君夢雲復徵言以表  
隧道余不文何能揚厲萬一然敢述其大德六事以爲  
女德風當夫人之于歸中丞也中丞元配胡夫人已遺  
子六女二其第五子文學與第六子刺史君則尙髫髻也  
夫人顧復如已出訓學婚嫁一切不以遺中丞慮俾得  
專心王事大德一中丞由監司而京兆而開府陪京黔  
蜀滇越之區民尸祝之則惟夫人時贊其懋猷而又布  
衣蔬食以助清白也大德二夫人舉嗣君時齡止三十  
有三其後卽與中丞異室中丞善攝生享遐齡者夫人  
成之耳大德三舉嗣雖一夫人不以掌珠而驕之督責

有加且解簪珥爲旅費令游辟雍以廣學識垂老紡績不輟無異敬姜之訓勞大德四中丞第四子廣之嗣不克負荷瑣尾流離夫人撫養其妻子與同居俾存後脉不貽中丞在天之恫大德五凡淡取者未必好施夫人久操家政不私一錢及周人困厄則又不惜倒篋以出大德六至於綴原賸置贍產以厚外家與夫鄔之親疎大小貴賤恩禮曲盡又其餘矣夫作婦而配顯庸之君子又當子媳森列以後宜家正家殊不易言舜閔得大聖大賢之名而後世若王休徵韋嗣立之兄弟亦俱以孝弟顯豈願樂有此聲哉彼其母實貽之然予名彰而達觀樓集

卷二十一

四十一

夫名損矣乃太和在鄔氏一門中而夫人不尸其功刺史諸君魚魚雅雅孝弟性成而不有其名美哉懿德眞足嗣元配胡夫人之徽音而助中丞修身齊家之化坤厚載物德合無疆此之謂哉始夫人歸中丞大懼不時有男乃天錫賢胤晚且含節弄孫見其成立天之報夫人孔厚矣余特表之使天下之爲人母者必取法宋夫人云生卒家世載誌中不重述

達觀樓集卷二十三

豫章鄒維璉德輝甫著

昭告附誓

會勦山寇告神文

謹以牲醴之儀告於皇天后土名山大海八閩城隍歷代廟祀本撫旗幟三軍祖靈諸神而言曰流賊猖獗荼毒生靈蔓延江省浸及八閩天子赫怒詔下會征璉秉閩鉞敢不奉行爰遣將士秣馬厲兵分道並發期於廓清人力豈勝仰藉神明保助呵護一戰功成早往早復戴恩匪輕神如不棄鑒璉忠誠

達觀樓集

卷二十三

一

奉勅海寇告神文

謹以牲醴之儀告於皇天后土大海名山歷代廟祀本  
撫旌纛入閩城隍三軍祖靈諸神而言曰惟天生民惟  
帝好生嗟此頑賊自外生成生之不得爰用五刑虞戒  
猶夏臯刑惟明曾有費誓徐淮以清小刑刀鋸大刑甲  
兵陳之原野雷厲風行王者無戰討罪有征卜吉元龜  
遣將廟庭方岳所寄則曰憲臣璉奉簡書來撫茲土鯨  
波忽作鯨暴難數將傾不戒突入五虎連城帶邑室無  
安堵皇皇天朝豈堪小侮虔集師徒殲厥醜虜水犀千  
羣樓船百櫓魚麗爲陣鶴列成伍滄海洋洋神力久彰  
達觀樓集 卷二十三 二

饗

問寺祈雨文

伏以民恃有天生氣全資解澤卿省惟月咎徵一在恒  
賜瞻茲季夏溽暑之時正是陰雨膏苗之會天胡不吊  
澤竟愆期爍石流金望畢星而度香焦禾殺稼誦雲漢  
以興嗟況朝有飛芻輓粟之師勸農正切而野苦剝肉  
醫瘡之痛望歲更深春作既虛秋成何望齋心而禱靜  
夜以思天豈無意於予遺人多開戾於造物或職等身  
心之疎治而五事未修或有司刑政之失平而五行乃  
亂官當任過民則何辜惟龍效靈曾應高皇之祝惟神  
不朽屢當黎獻之寧噓氣則頃刻成雲潛沼則甘霖滿  
達觀樓集 卷二十三 三

達觀樓集

卷二十三

三

宇從奇蹟之有赫何茲禱之罔聞若生靈久困於蘊隆  
卽神意寧安於享祀仰求化術大布玄施立使滂沱足  
蘇枯槁年書大有壇墠永鎮環滁農咏幽風牲帛益隆  
豐樂其等無任齋慄瞻望之至

驅狼禱神文

嗚呼天道神明人難獨殺王者制刑殺人抵償夫以人類相戕尙不免於仰干天怒俯伏王法況於猛獸異類通邑大都白日啞人尙得追於捕戮乎維茲滁山先賢舊游不謂驚鷺之所集翻爲豺狼之所窟乃於五月二十六日本寺署旁居民張二漢筑筑一子年甫十齡遽遭狼吻童稚何辜乃得此禍聞者流涕言之心惻昔者先王遠驅虎豹犀象龍蛇於山澤以安斯民而又慮其不守故穴出爲民害於是多方以制之機擥網羅以列其圍弓矢戈矛以脩其突蒐苗獮狩以時其事齒革羽

達觀樓集

卷二十三

四

毛骨角之作貢以驗其獲而又建有冥氏穴氏服不氏碧族氏壺涿氏等官以司其職三代以下官雖不脩而山妖水怪則責歸於有司捍災恤患則情托在神明以故誅鵠論虎伐蛟徙鱷之舉往往不爽於感應豈非人命重而殺人之罪固赦與方今天子神聖如天好生豈忍一夫無罪就死比屬神人所當共歆職等忝奉天子命更茲土而神亦久叨國家祀典世世血食庇厥民若使猛獸橫噬曾不比於殺人之律而以死論職等固爲抱疚明神亦奚日安哉已檄州衛多集武健設法捕獵尙祈神力默繫明禱告廟示衆以彰天討庶使豺狼遁

跡茲土有賴尙其念茲

達觀樓集

卷二十三

五

勦山寇督師

爲遣將討賊例當督師謹集三軍靜聽無譁而言曰天地好生不廢雷霆之用帝王勘亂常與時雨之師苦叛弗共文因振旅苗頑不格禹徃徂征凡反側之干誅雖青災而罔赦然匪熊羆之士孰摧蛇豕之鋒將禮獨重於登壇主恩更隆於授鉞蠢鯨波毒鱷無異蚊虻雖螟蠹藪號山攻城掠邑已踰九頭之暴因興六月之戎備乃煥煥厲乃兵甲問誰主將矯矯虎臣問誰偏裨桓桓擊爾旣當此枹鼓之任便當忘却身家之圖獎率三軍奮揚一戰永清殘孽丕著威名若建莫大之勲卽達觀樓集

卷二十三

六

有不次之賞勛哉夫子肅肅隊行必同子弟之衛父兄且若手足之捍頭目庶幾師行之有律矧聽凱奏之興歌軍法至嚴誓詞不再

勦紅夷督師

爲督師勦夷以彰天討事嗚呼夷不謀夏夷不亂華華夷大防自古重之蠢爾紅毛一番遠隔中國數萬里輒敢洩食咬嚼吧以爲窟穴漸移臺灣以逼閩海稱兵挾市屢挫不悛邀劫我商船焚戮我郊堡天討罔赦王法必誅本院大集舟師於清漳計圖剪滅例當督師則亦惟是揚厲本朝之大勲卽可鼓爾將士之戰氣我朝開國華夷一統海外諸裔靡不臣服執王恐後重譯來王卽如日本東徧於夷爲大其初國王良懷奉表入貢稱臣惟謙太祖皇帝璽書開諭賜以金幣旣而稍慢則詔

達觀樓集

卷二十三

七

中書省絕其貢使且令浙福各造海舟以防倭有寇必殄聲靈赫濯萬古無兩以至成祖皇帝之登極也倭王源道義入貢如故則封其本國之山曰壽安鎮國山勒石旌武以表職方迨後倭寇沙島則平江伯陳瑄追而殲之朝鮮之境上再寇遼東則都督廣寧伯劉江殲而盡之旅順之望海窩安南黎賊相繼僭叛張英國三定其疆土擒王縛將以獻闕下西洋錫蘭國王亞烈苦奈兒謀截海舟竟爲中官鄭和襲擒以歸更置其國長是亦萬古無兩者也世宗皇帝之世南交莫登庸再行篡弑則遣兵部尙書毛公伯溫組繫登庸稽首轅門削其

圖號降爲安南都統司倭寇閩浙則將軍戚繼光俞大猷劉顯等殲戮殆盡神宗皇帝之世日本關白平秀吉侵我屬國朝鮮國王越在草莽則特簡邢公玠經畧朝鮮督五大將軍橫海渡遼遂復故疆還王寧宇且大俘渠魁清政刑長石蔓子平秀政獻俘奏凱以正葉街之誅此皆東南海外之戰績也而西北二垂犁庭掃穴又難更僕數矣夫以國家往事威震殊俗光天之下海隅日出之邦無不受戎索請冠帶遠出漢唐之上雖曰戰勝在廟堂詎非師武臣力哉豈至今日真無良將虎賁兇豎當必有人中國全盛天子神武摧鋒陷敵功光祖

達觀樓集

卷二十三

八

宗區區紅毛曾何足燎本院秉鉞海上召會諸將厚集兵力調度已定部署既明將知士意士知將心人人有敵愾之氣刻刻抱枕戈之思卽宜揚帆大海環攻直搗取其鯨鯢而戮之擒賊者先擒王焚敵者先焚舟用命有重賞不用命有顯戮本院賞格久懸萬金酬士軍令素肅一釁無私至於沿海鄉兵漁人有能倡義協攻或乘夷敗走擊其舟而奪其貨者官不需求還加賞資首倡有功之人仍授以官此外中國勾夷助夷之奸宄有能臨陣不戰空手乞降者卽免殺戮或又倒戈攻夷焚舟縛酋來獻者一體陞賞嗟乎天厭夷惡海有神靈應

以人和何夷不克凡我將士協乃心力其尙桓桓赴赴於一戰滅此狡夷以安海邦咸聽毋忽

達觀樓集

卷二十三

九



達觀樓集卷二十四

豫章鄒維璉德輝父著

祭文

祭冢宰趙儕鶴諱南星先生

憶天啟甲子奸闖日橫羣小依附故冢宰儕鶴趙老先生有憂之加意人才以抑闖權而推無錫高公總憲又拔楊左魏袁等諸名士於要津不以豫章兵部郎中鄒維璉爲不肖特達相知亦由職方調考功無何大獄興達觀樓集

卷二十四

先生與璉俱坐朋黨竄遐荒丁卯冬崇禎聖天子誅闖及其黨與有詔昭雪海內死事謫遷諸臣明年戊辰春璉自夜即歸始知先生已卒於戍所一慟幾絕卽欲力疾哭墓事尙有待謹先遣使賁儀致祭於先生之靈而言曰嗚呼哀哉自古治亂倚伏之間邪正消長之際達人志士每每致疑於天意如楊伯起之於樊豐李子堅之於梁冀又如陳仲舉之於曹節王甫極之於李元禮范孟博等二百餘人駢死黨獄之可駭異此果蒼天有知乎無知乎何其助邪以滅正喜亂而厭治嗚呼先生遭逢何異於是以及名世之風望當統鈞之重寄憤豺狼

之當道羅驚鷲于有位立朝同王魯之正色感事若君山之流涕既衆正之昌言覺穢奸之喪氣豈意如龜之犬劇秦而美新橫岡之虎附翼而強噬天平天平傷哉斯世君子何恃小人何畏昔趙鼎竄吉陽軍趙汝愚安置永州賊槍佞胃必欲置之死地然二公倔強如故九死不二先生與之同姓同道亦同禍古今三趙芳名鼎峙天子聖神恩光追慰日星爲昭雲漢比麗又何百年之可愛七尺之足計所介介者先生而旣沒矣孰與佐堯舜之主以紹皋夔之緒維璉痛念舊誼國士殊遇雖荷賜環甘心病廢蓋匠斤輟於郢人之亡而牙絃絕於鍾子之逝素車白馬慰玄伯以何日絮酒炙鷄效孺子而未遂嗚呼黃河以北大行而東節烈遺風猶有古誼吾知燕趙悲歌慷慨之士弔望諸君之墓者必轉而哭於先生之隧使百世士大夫臨大節者奉以爲式生芻一束感愴曷旣嗚呼哀哉尙饗

達觀樓集

卷二十四

二

祭左都御史楊大洪諱漣先生

嗚呼從古忠臣立朝欲爲宗社造大福卽不能不爲身家造大禍蓋人奇則事奇事奇則禍奇至於禍奇則名奇天實成之若先生之事冲主臨大節首疏賊闖二十四大罪如雪之寒如山之重如石之堅如日之烈豈非

天地間奇人奇事而又奇奇名哉然先生則以臣義如是始正耳不知爲奇也禍而奇固所自知名而奇先生之所慨然不樂也夫天開聖王恩命海加先生初念何曾到是耶璉以庸才夙叨友善聞先生死曾草拙韻三章以誌哭無何遠戍夜郎之死地日與死鄰今幸賜環承乏南岡每思絮酒炙鷄既不能爲予鄉之徐孺子而素車白馬又不能效山陽之范巨卿愧心何極禮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璉亦不知先生之墓有無宿草何如而典型日遠雖欲不哭而情安得不哭哉敢錄原詩誦於几筵以進一觴先生或者其不吐棄而鑒予心乎哀哉

達觀樓集

卷二十四

三

祭左僉都御史左澹喚諱光斗先生

嗚呼世事至此尙忍言哉古者刑不上大夫大臣有罪白冠鰲纓盤水加劍造室請畢已耳而公則辱於徒隸之手脩管五毒古者司寇聽獄五聲察情八辟求生三訊審衆情麗於法猶加慎焉公則先已掠死於詔獄而後議律於司寇嗚呼公豈真有不待教而誅之非常法所不原之情乎難言矣難言矣舉世涓涓人莫可問則將問天天不可問則將奈何璉以菲才辱公知交性僻行迂亦掛網羅束身待罪之時既不能爲西行之賈彪

以賈大禍叫閹無路之日又不能爲死杜伯之左儒以明友誼傷心疾首無可云喻竊思身世夢幻獨此心之眞神爲不滅人雖死公公有未嘗死者差足慰公耳公得毋以尊公太夫人在堂爲憂乎夫事君有死無二尊公必同孤突之教而公已與李杜齊名太夫人亦必甘爲范孟博之母公何憂乎哉千里一觴聊樹公魂

祭吏部周蓼洲諱順昌先生

嗚呼子何人也而至是乎璉昔與子共事閩中兒子持身清苦遇事擔當眞爲當今第一流遂與定交成莫逆予之生平獨璉知之方期子爲救世之豪傑以濟蒼生

達觀樓集

卷二十四

四

何意羣小積忌竟罹慘禍嗚呼子何人也而至是乎然且古及今未有萬民拊死抗天子命而欲奪囚檻車者有之自子被逮始斯亦奇矣子死獄時璉寃夜郎不能走哭曾作小詩以志慟今雖夜郎放歸山川巖阻奔走幾死呻吟臥床不能別修招魂之章仍以原詩奠於子前子聞之乎嗚呼慟哉尙饗

祭給事魏廓園諱大中先生

嗚呼爲臣不易豈虛語哉古之君子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豈非良臣易忠臣難與顧爲龍逢比干之忠易而爲李膺范滂之忠難龍比殺一身李范果一家也爲李

范之忠於漢易而爲李范之忠於今難漢之黨禍身死  
家累而名不辱今之黨禍殺身累家而又辱其名也嗚  
呼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公豈不知此說而樂批鱗  
齒馬以博身家之禍哉一腔熱血志安社稷捐軀報國  
之義大則明哲保身之道小所以明知禍重於山而不  
暇顧也公面李范於九原下吾知欣然相對矣獨計斯  
世斯人吞聲之哭何時已耶璉以菲才同罹網羅既不  
能爲孺子哭墓之事又不暇修宋玉招魂之章朝夕拊  
膺慟曰斯人何罪而就死地彼蒼何意而殲厥良欲斂  
天而無從也聊寄哀于一觴

達觀樓集

卷二十四

五

祭門生侍御黃白安諱尊素

嗚呼國有四維天有三光三光一變舉世長夜四維一  
滅人類禽行然非豪傑之士孰能於登壘乞壩之時獨  
張四維以立天下萬世君臣之紀綱宜乎子之救世心  
熱斷斷焉明目張胆以正色而吐正氣於廟廊夫從來  
反常之事則爲怪而人事怪猶望天道之不怪也何今  
天道亦似以怪爲常而令人無可呼乎彼蒼若然誰途  
比干眞非俊物構机窮奇眞稱忠良又何疑乎善類盡  
於一網子亦忽焉而云亡嗚呼此固開闢以來精神一  
劫運也豈特本朝二百餘年士類未有之奇歟子之才

氣如雷如電子之德字如珪如璋人卽殺子身累子家  
汚子名不能滅子之疏章生原有涯死又何妨百年千  
秋孰短孰長子固快然得其死所乃千古直道在斯民  
者則何能已於哀賈與弔湘嗚呼豺狼橫麒麟傷梟梟  
磔鳳凰戕養蔬盈路蘭落不芳自古志士仁人無不隕  
涕於漢之黨網宋之僞學況乎同難知已能不目擊而  
斷腸璉昔得子器爲琳瑯十年益友韻叶宮商方幸同  
朝以殫忠謨何期子殞獄而璉投荒雖筆以代乎吞聲  
之哭而殞未掛於心許之場天高地濶覺悲痛之無極  
生離死別聊寄情於一觴

達觀樓集

卷二十四

六

祭方魯岳先生

嗚呼哀哉斯道之厄運何遂至此極也哉斯民之厄運  
亦何遂至此極也哉夫使斯道與斯民厄運將除天必  
遺一老以救世矣先生胡爲而徂哉嗚呼哀哉道厄云  
何自古世教衰異端起恃有眞儒以闢之乃今西竺天  
主之邪說浸淫人心蓮妖作祟所在禍烈而縉紳士夫  
方且尊之於儒上夫一官不能割而口談苦空甚至羽  
檄紛馳爲閉門修齋誦經之事中國既尊邪教矣邪氛  
不侵中國哉嗚呼先生徂矣孰與講學明道障此狂瀾  
謂非斯道一厄運乎民厄云何十餘年來中外交訌軍

興繁急行間庚癸尙屢呼而閭閻骨髓則幾枯黃巾綠  
林漫漫可懼況今綱解紐絕上陵下替國家養兵適以  
義寇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是何景象天下方  
以先生出處占安危嗚呼先生徂矣誰堪任此艱鉅收  
民凋殘謂非斯民一厄運乎人生百年有限千秋無淮  
先生德業在世文章傳後體受歸全生榮死哀固無憾  
於造物矣然璉卽不爲先生悲能不爲斯道斯民悲耶  
質言告奠靈其鑒諸

祭馮念雲先生

允矣君子冠冕維桑才優經濟學富縹緲細挾策射雉用  
達觀樓集

卷二十四

七

賓於上天衢馳驟雲路飛揚經緯一振韓歐重光化敷  
桃李望重宮闕賢聲上達睿命孔彰贊理廷尉平反惟  
臧星符貫索暑絕飛霜帝嘉乃績晉守名疆五馬一麾  
到處春陽滇山楚澤士習民康天子曰都陟爾循良爰  
司臬憲控制炎荒化格三苗勲懋金湯正擬臺衡倏謝  
冠裳香山結社綠野名堂一卮一壺一咏一觴忝予小  
友亦預徜徉惟天眷德閔世而昌享年古稀蘭玉成行  
乃遽厭世遊於帝鄉其人雖逝其風則長璉仰高山典  
型相望一老不遺空額彼蒼哀興華屋悵憶白楊執紼  
未能遙奠椒漿靈其鑒只我心孔傷

祭沈青嶼父母

天生豪傑世不數數萬馬一驥百鳥一鷄況如我侯威  
鳳神雀星斗胸含珠璣筆落天祚做邑得瞻歲星侯積  
五載山高水清至今菱合甘棠增榮爰登臺諫大飭風  
紀花廳所至行行且止嘉謨入告天顏則喜旋請休沐  
用慰陟屺帝念侯才簡命重頒三楚上游借履其間西  
江人士手額祝大寇君再來吾其生焉竹馬望迎壺漿  
相先豈意義馭輓轡不旋璉昔忝闕歸謁必堂侯以兄  
事信予行藏亡何遠戍侯則心傷聖人中興予幸賜環  
彈冠何心甘老青山侯則疏催不在謀而古人交情於  
達觀樓集

卷二十四

八

祭熊對峯先生

嗚呼天道難言哉以爲福善禍淫不爽鑄錘而事不必  
盡驗於目前以爲惠勉從逆難持左券而理斷不借差  
於久後知此可爲我翁今日弔亦并可爲我翁今日慰  
弔者何以翁謹厚謙約繩趨尺步宜食全報於天矣適  
履順享年固可無憾云何延陵之號且相踵屬續含殮

之際獨遺孑然一孫以常大事也是果天道有知耶無知耶此璉所以爲翁弔也慰者何宜尼之聖顏路之賢天奪其子彼何辜乎嘗觀孔子世家伯魚子思而後子上子家子京子高至子慎單傳七世不絕如綫若以一時觀天天不薄於孔氏乎夫聖賢不多見而鄉黨自好之士無所開戾於天天亦不墜其宗祏以勸善矣然則翁之二子早世不足疑一孫子立不足恐齋斯瓜瓞固自有時此璉所以爲翁慰也若夫翁之起家埤素封好義稱鄉耆月且推重有司賓禮人之以此弔翁慰翁者應不乏也何煩更僕哉璉叨戚里辱托藐孤孤也才我

達觀樓集

卷二十四

九

逆有榮不才我亦與有辱榮辱在我不專在翁翁無慮矣菲儀告莫靈其鑒之

祭司訓胡龍渠先生

嗚呼儒而可以不逢時耶從古豪傑懷珠抱璧豈第輝山媚澤已也儒而必於逢時耶從古鴻賓龍卧之彥雖不得志於一時何嘗不流光於千秋卽不與千秋爭功名何嘗不與千秋爭道德然則先生老於膠庠有奇未試樂道無間蓋以超世之心而具千秋之眼者也夫一窮通而知禹顏爲同道必齊死生而等彭殤爲共奇厥世上仙正得萬物自然之理而合儒者朝聞夕死之訓

矣先生奚憾哉而璉顧竊竊焉悲而弔也語曰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又曰鹿生於山命懸於厨故達人等爵祿爲文機洪範五福獨不言貴正以貴者未必福耳先生貴雖不足而富壽康寧好德考終已兼五福而有之况天祚明德賢嗣駿發又有出於五福外者乎先生奚憾哉而璉又竊竊焉悲而弔也嗚呼善人君子邦家典型以茲叔季澆漓之會而有無懷葛天之民如先生者古貌古心足維頽風吾邑何可失先生哉此璉所以重爲世道弔而匪徒哭吾私也嗚呼哀哉

祭戴國客年丈

達觀樓集

卷二十四

十

嗚呼古來才子不能達而并不能壽歷歷可數也漢則賈生晉則潘陸唐則王楊盧駱八司馬之屬我朝則何李七子之流彼其吐氣何嘗不衝星斗而摘藻何嘗不如春華哉乃其中陟膺仕取卿相者有幾人乎無論官多拓落不能宦達卽以壽考稱老死牖下者有幾人乎嗚呼予以古今諸才士況我先生境遇而不能不抱千古大恨也先生學富五車才揮八極建鼓詞壇足伯中原亦豈後於賈洛陽諸名流者而其坎壈於邑令浮沉於郎署不克高乘要津展厥抱斯已厄矣孰謂一疾不起天奪之速也夫古今才士氣所高則不屑調乎流俗

風韻豪則不硬守於咫尺其不能達宜也以蛾眉之妬難銷也乃不能壽何也豈天有意忌才乎則予所不可解者也嗚呼先生往矣遺文不朽嗣君奇傑克繼厥志生平未了願番與後人補又何慰於造物哉獨理愚昧夙叨教愛年誼姻盟兩俱傷心薄酒一奠靈鑒之否

祭太僕卿朱密所諱吾弼先生

嗚呼周鼎商彝自昔所貴一旦淪沒誰不歎歎祥麟瑞鳳以表聖世一旦摧殘誰不感噫夫以今之黨禍酷烈從政殆而其有能保首領以終牖下者即爲造物一純禧况云身名之俱泰重以恩光之載馳公爲名卿而免

達觀樓集

卷二十四

十一

世網樂天年而踰古稀達人肖其明德家學足爲羽儀此亦縉紳少有之異數也吾又何求而心悲嗟乎嗟乎惟公一生古人是期誠心直道易簣不移自少至老可與天知司理而神君之頌作乘驄而鐵面之譽馳迨晉秩於罔伯猶抗疏於赤墀每批鱗以觸邪一不可而拂衣望如漢廷之有汲黯道如學者之宗退之蓋一隱一見既任天下之安危而其存其歿則關世運之盛衰方幸碩果之未剝何意泰山而遽圯豈天之降割斯文未已乎而遂一老亦不遺傷哉痛哉嗚呼噫嘻璉以菲才交稱莫逆得禍遠戍公爲涕垂贈裝祖餞相慰以詩慨

江干之泣別曾日月之幾時公已騎箕而歸天上璉尚苟活而滯西夷死者已矣生者何爲生死交誼憑此莫卮嗚呼哀哉尙饗

祭給事范鑑曲先生

嗚呼子之才品而早世乎子而早世天以才品賦子者何心乎夫以金鍾大鑪天球弘璧和弓垂矢之屬而不獲爲清廟明堂之用知者必爲嘆惜矣子官司理聲振三輔纔擢給事一病而死使國家不覩朝陽之鳳爲可尙而舉世坐視高墉之隼不可射豈不可悲可痛之甚哉嗚呼子之不幸世道之不幸也然世道是誠不幸矣

達觀樓集

卷二十四

十二

子則不幸而亦幸者也唐崔徐有功爲侍御史有功泣曰鹿生於山命懸於厨臣居是官必死是職藉令子不病死以鳴鳳而爲射隼之圖子之禍尙可言乎不見世之頑厥身覆厥家汚厥名而又累厥子者乎是子不幸焉迺幸也嗚呼吾今哭若而以若死爲可幸則世道之可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何如哉璉自得子道義之交何啻骨肉身蒙大難聞計既晚遠竄夜郎哭墓無期特遣從者具儀奠子以志生死交情子聞之乎嗚呼玉樹塵土一慟腸絕哀哉

祭永春令黃緝敬先生

嗚呼天道至於今日何其怪而不常哉夫人事怪則望天道之有常而天道怪則人事何所不怪而且以怪爲常反以不怪爲失常宇宙尚成宇宙哉璉亦不敢論乎人間世卽以年兄之死論之常乎怪乎以常論則人間貪鄙險薄倚冰山而病國附虎翼以食民者宜先死矣乃重厚清修如年丈愷悌慈祥作民父母而先死乎樂只君子遐不黃耆此言何遂不驗於年丈乎嗚呼窮經而遺制科高才而任百里蛾眉之妬入門之嫉猶曰人之所爲死則天之所爲矣豈非咄咄怪事耶璉以愚慙觸世網遙竄夜郎不能撫柩一哭言念疇昔涕零如雨

達觀樓集

卷二十四

十三

生死交情聊憑一觴然尙私祝天道反怪爲常而以年丈未了之願轉而補之諸郎君庶幾明德達人之說爲不誣也哀哉尙饗

祭劉和衷妹夫

嗚呼天之降割於予何甚哉家貧遠戍骨肉悲離予雖未死生趣已盡猶曰丈在可託妻子無虞也嗚呼孰謂丈又早世添予剜心一痛耶予之赴謫而辭先墓也會過丈問丈疾丈與予妹相向而泣時雖見丈疾危猶庶幾望有起色曰天豈遽奪我丈乎嗚呼孰謂辭家旬日尙在豫章而鄉人已報丈逝耶丈之生也孤苦零丁無

父無母無兄無弟止有煢煢吾妹與偕又無兒此亦人生之極淒楚事矣古云天道損有餘補不足若然則宜予丈高年以補丈否亦假丈數年再圖弄璋以釋遺憾嗚呼孰謂四十有五而止耶從古善者未必壽惡者未必不壽佛家始有過去未來之說以誑俗予每聞之如丈孝友睦族公平涉世有何造物之忌豈真過去劫中得來乎若然人間現在善者何所恃而君子之心或情現在惡者何所警而小人不益放胆無忌耶憶吾母太宜人之愛婿也無異於愛子今子遠戍而婿云亡矣吾母而在何以爲情卽令地下有知見丈寧不痛絕耶吾

達觀樓集

卷二十四

十四

妹夙嫺母訓知詩書不幸失父而嫠居自能仰師吾母不遺丈辱丈得毋以親嗣未舉爲憂乎禮重繼嗣故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爲所後父母斬衰三年本生父母降爲杖期龍甥自幼撫育於丈爲丈子異日螽斯繁衍食指百千萬億亦爲丈孫天憐丈妖生未食報必將保艾爾後血食萬世丈又何憂無嗣耶維璉身羈夜郎生別未幾遽成死別不能憑棺一哭又不能預卜賜環之期不知何日可灑清酒一樽麥飯一盂於墓前仰天號泣賜日九迴然思保字遺孤以需成立有吾妹在經紀喪事料理家政有二家兄在恤孤憐寡而使生者懷死者



安又有而族仁讓之祖訓而門詩書禮樂之人文在環  
固藉以少慰哀思於遐荒而丈又何不瞑目於九原也  
哉舍弟維紀從我至施州今因歸里附此告靈惟丈鑒  
之哀哉尙饗

祭劉泰宇先生

嗚呼鄉有老成是謂典型古道以存後生以式一旦殂  
落能無憾乎然以先生境遇泰之古人達觀則又奚爲  
先生憾乎哉昔榮聲期謂孔子曰人生蓋有不見日月  
不免祿祿者矣自以生得爲人人得爲男行年九十爲  
三至樂先生不已八十乎而又奚憾乎昔魯氏易簣啓  
達觀樓集

卷二十四

十五

手足示門人斯正斃也而晉獻文子亦拜張老生斯哭  
斯之發以全要領從先大夫九京爲幸世稱善頌善禱  
先生不已考終乎而又奚憾乎昔胡九韶每日三餐某  
粥夜則焚香謝天清福先生家雖無腆而饗殮不憂觴  
咏有資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其爲清福不旣多乎而又  
奚憾乎昔劉忠宣公每以不得作令親民爲恨先生雖  
以一令終而遂寧遺愛可不朽矣况有賢孫裴英膠庠  
將舉明德光大之乎而又奚憾乎璉叨交游聞計痛心  
久未修奠蓋圖請假過里得以哭拜先生靈床下而孰  
意事與願違哉寔期儻迫揮涕無從故特走价致詞於

先生千里告度幸鑒予觴

祭選郎徐明衡先生

嗚呼丈而死乎天豈無意斯道斯民乎夫天若有意斯  
道斯民則必先使正人厄運盡除必先奪正人領袖  
以去嗚呼孰謂丈之早世而非天之不弔斯世乎自古  
世宙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正由朝廷之上君子常少小  
人常多陽奇陰偶數已不勝况陽卽扶之而不足陰卽  
抑之而有餘勢又不勝至於積陰已極孤陽不支於是  
漢有黨錮之禍宋有僞儒之禍而我國家數十年來亦  
有東林之禍其毒更烈恃有開天聖主剪奸除內衆正  
達觀樓集

卷三十四

十六

彈冠然識者尙抱陰陽勝負之慮每瞻丈之用舍爲世  
安危嗚呼孰謂丈不少延乎丈初入銓見逐逆闕其後  
典選見擠時宰道不大行亦已厄矣人旣明摧天復早  
奪謂之何哉此予所謂正人厄運尙未盡除而天或無  
意斯道與斯民也痛哉痛哉璉昔於丈從無謀面止有  
神交方同中散之於山公而丈極力汲引啓事兩上無  
異雷義之於陳重感茲雅情金蘭莫喻丈已去矣知心  
何人然璉非爲一已哭其私蓋爲斯世斯民抱大痛丈  
其有聞否乎

祭姻家吳室白先生



嗚呼璉忍拈筆誄公乎頃刻墓母荷公臨視幸獲襄事  
曾未越旬人報公卒爲之胆碎心戰毛竦汗流氣短淚  
枯蓋至今日猶訝爲夢中景象也嗚呼璉忍拈筆誄公  
乎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公而瀕爾不令邦家無色  
耶書曰天道福善以公盛德昊天不弔豈天近日仇善  
耶憶璉少賤未有聲稱公知我繼預計偕風雨間關公  
携我服官貌龐公憐我而通哭母骨立公憂我嗚呼人  
生閱世所稱知我携我憐我愛我之人幾人耶十餘年  
來宦轍岐途萍踪遠隔僅得白下一晤耳璉茲憂居公  
亦家食前者詣公交臂而別百未一叙方圖喪事已畢

達觀樓集

卷二十四

十七

與公促膝豐草長林之間盡吐十年閱歷之情況一生  
未剖之深衷嗚呼今欲起公九泉促膝而談可得耶慰  
公者曰從古豪傑貴志以歿猶猶收盡草木共腐何可  
勝紀公則從政爲大夫秦嶺吳江循績不泯可死一人  
生五十稱壽而公行年五十有九尊軀一憶圭組立解  
婚嫁漸畢五岳將遊可死二陶公之子不好紙筆昌黎  
之子不識金根析薪負荷昔人所嘆而公諸子能讀父  
書稱國器可死三嗚呼三者具足慰公矣然公大道小試尙  
爲伯寮臧倉其所齟齬千古大恨雖已脫屣嗚呼之  
場而猶未竟鴻冥之樂也耶君固妙簡足了公願而天

不假公年觀厥成公瞑目乎公卽瞑目而謂璉能忘情  
乎嗚呼痛哉麟獲道窮鵬來主悲玉樹塵土能不依依  
朱紱絕奏掛劍何時嘆百身之莫贖唯雙淚之永垂璉  
至今日奠公几筵畢竟訝爲夢中景象也哀哉尙饗

祭陳封君太老師

嗚呼先生遽逝耶維璉未得親炙先生而遊先生嗣君  
之門則亦私淑先生者高山仰止之思未嘗一日輟於  
懷先生遽逝耶先生古貌古心力挽季世流俗之失以  
遊芹庭泐穆之初而憲臺長公我師都諫次公紹述厥  
志用使天下蒼生被其澤是先生身雖隱矣道則何嘗

達觀樓集

卷二十四

十八

不行乎人謂先生萬石之流亞萬石醇謹有家法耳德  
業聞望非先生匹進之其陳太邱乎誠心率物海內化  
之而元方季方趾美二難也然太邱擬先生則似矣二  
難賢非嗣君匹進之其河南程公晦乎古道儀世家學  
啟後而明道伊川道繼千載也嗚呼凡人雖生不足以  
存其亡先生雖逝不足以亡其存夫復何求於造物獨  
海內失其典型學者無所宗主泰山頽而梁木壞足悼  
惻耳維璉薄宦海濱聞問疎瞻捧檄至越始接許音修  
詞走奠聊以志虔嗚呼哀哉伏惟明鑒

祭吳宜人

嗚呼哀哉丹山產鳳滄海毓龍從古靈變之奇物篤於  
大美之玄工況乎人爲萬物之靈而有豪傑之才豈非  
百千萬年靈氣之所獨鍾憶昔郡丞大夫之明德合之  
元配太夫人之聖善也何異桓桓鮑孟匹鴻大夫少勤  
學長勤官其孝友著於家而甘棠敷於國也孰非太夫  
人甘苦以茹淡遂令業廣而德崇大夫室家宜琴瑟和  
鐘鼓樂矣振振公子孰非小星貫魚之發祥而關雎麟  
趾之成風長公典禮於太常次公司諫於瑣闥而幼郎  
長孫行將奮翼於天池矣奇哉達人孰非王氏龍虎之  
濟美而謝家芝蘭之兼隆王事多艱夷寇交訌正倚伊  
達觀樓集

卷二十四

十九

祭施年伯母曹太夫人

嗚呼夫人往乎未往乎天地不能常煥而輟寒日月不  
能常盈而不食夫人蓋以萬物自然之理聽造化往來  
不可乎且塵世光華夫人備矣積善餘慶奕世其昌則  
嗣君太史之德深且久即夫人之德深且久也往又奚  
悲乎聞之軀殼有盡精神不滅庸知百年視息之非獲

廬而萬古蟬蛻之非大年乎又聞之至人不死羽化而  
僊夫人之逝得無金幢玉節鳥使鶴驂隱隱空迤而朝  
發崑崙暮涉蓬島乎衰草蕭蕭素旌搖搖必妃爲侶金  
母見招渺予小子附驥嗣君忝叨世講母儀夙聞悼惻  
致辭夫人鑒諸

達觀樓集

卷二十四

二十

建觀樓集二十四卷

江西進本

明鄒維璉撰維璉字德輝號匪石新昌人萬厯丁未進士官吏部郎中時以疏劾魏忠賢謫戍貴州崇禎初召爲南京太僕寺卿游權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剿海寇有功終爲溫體仁所忌罷崇禎八年起爲兵部右侍郎未上而卒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詩集凡六卷曰願學編蓋早年初學之作曰宦遊草作於司理延平時曰友白草作於貴州謫戍時蓋擬太白之流夜郎也曰友歐草作於起官太僕時蓋南太僕署在滁州多歐陽修遺跡也曰導噫草中多感慨時事之什蓋作於撫閩時也文集凡十八卷首冠以四書五經疑義中如信豐坊僞石經信俞庭椿改周禮信蔡沈三代改時不改月諸說皆未爲卓識蓋其氣節才畧足以自傳學問則未深造也據編首自序尙有大夢稿又夢稿自警編諸目此本皆無之或維璉自刪或後來所佚均不可考矣

# 掃餘之餘三卷歸涂閑紀一卷

〔明〕劉錫玄撰

掃餘之餘河南省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歸涂閑紀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

明末刻黔南十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掃餘之餘

三卷附歸涂閑紀一卷》提要

掃餘之餘紀目

序

送徐肩虞守濟南序代

丘芳鄰已未房稿選序

序劉吉侯新刻

序王未凝通隱小史

紀錄彙編序

拙園集後序

文獻摘錄序

司城叔父詩集序

徐珍甫庚申刻稿序

奉壽家舅氏文敬簡先生六十序

壽蔣母褚太夫人六十序

貴州丰苗科齒錄後序

賀大中丞黔撫李茂嶼先生 覃恩序代

尺牘

簡吉甫

寄弟

簡方孟旋

又

簡陳公虞

簡孫鳳林

簡丁劍虹

簡徐肩虞

簡徐肩虞

簡胡子灝

簡余集生

樵著

妙氣齋說

規矩說

題晁士良卷

友人像贊

天然研銘

題蔣漁匠收藏宋北丘至觀手書法華經後

楞伽山房日記

庚夏七發

游西山自紀

三

掃餘之餘

頌帚居士劉錫玄玉受父撰

序

送徐肩虞守濟南序

代

己未十月十八日  
冊陽舟次作

余每讀晉太康詔方今天下無事所重惟民太守宜得其才歟慨然嘆曰典午氏以用兵若神謀無再計之英主而意乃偏注于重民且已手提神鼎能掃多事為無事而又能於無事時知重民以重太守彼綜

數中興之主咨咨良

序

一

復云無事乎哉試問何事最急必曰遼陽夫遼陽不曾有無事時乎惟無事不事事以至有事且事急矣然在遼陽急遼陽幾於身在甕中不能舉甕矣若稍遠遼陽而急遼陽又不免鞭長馬腹之恨吾擇一區焉居無事而可坐控今天下最有事事且最急之遼陽必曰東省東省之會則曰濟南吾擇一人焉居無事而能不以無事釀有事又于有事而能行其所

無事則必舉吾習處習知之人吾所習處習知之人

則無如我司屬徐大夫肩虞而今肩虞恰守東省守

東省之濟南銓司此舉差強人意哉適我司屬諸君

旅乞余言以祖君行余所為祖君者豈能舍今天下

最急之事而漫侈古今腴詞以腴君聽願君所守土

正安然在養民之日君所養東土之民則志所稱勸

織作務功名能以無事豫有事之用也君所守東土

之民之界則匯江淮引遼海西面以臨中原而北岸

陸競之雄繁地也其屬邑多至二十有六而州領四

二

焉即方寓無一事而以三十州邑之事司命一人此

一人者耳目手口安取給焉先是能勝斯郡而愉廢

者必去為名公卿以故銓司慎不輕畀而以畀肩虞

肩虞自宰桐邑時民懷如父吏畏如神而豪右乃城

如仇遂以世間無一事之襟宇擅世間無一事不辦

之雄才而無奈世間之晦運抑君滯君于無事可辦

之開局嗟乎自肩虞輩無端受世間之顛倒而識者

已知此世間欲無受一小醜之顛倒必不可得矣章國運已剝極而復正人始否極而泰而一二老成人尚謂一麾出守非所以酬橫受顛倒之正人乃余則謂守肩虞于他郡非所以處肩虞而守肩虞于今日之東省之濟南則差可云得所以處東省兼得所以處遼陽耳憶往歲西夷狡處大不靖于南國不佞竊擬而角逐君則與吾分騎焉而宗庶之變裁罪裁緣情法維秉君寔劑之又嘗署祠篆祠司頗有訟牒奸人乘之巧掣吾肘以盈其腹而君以芒刃游衆虛不常割然解矣夫此亦無事之閑局而一二事端迫之使起便不覺令桐邑技癢臨淄之于桐邑何如哉今治臨淄時視桐邑時又何如哉然吾有以知君之辦臨淄也辦臨淄以辦全齊也辦全齊而兼辦遼事也知以若之襟宇無一事也知以君之雄才無一事不辦也且天下事辦兵事則難辦民事似小易耳未辦民事而辦兵事則難即辦民事而忽更辦兵事則亦

難若以辦民事而即以辦兵事辦民事于此不必移之以辦兵事而彼所有兵事者即緣此之事辦而彼事亦已辦則更神其易之矣按所稱臨淄故勤織作織作正兵資也務功名功名正兵機也所謂水陸戰車戰者何物正兵糧也晉應詹之治南平也內郵百姓而即以外禦戎狄漢張堪之守蜀郡及漁陽也治稻田八千餘頃而匈奴不敢犯塞若寇恂拜河內守直乃講兵肄射伐淇竹為百萬餘矢養馬至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此皆肩虞所競為此皆遼陽所必需此皆無事之臨淄所可坐而控有事之遼陽也至若龔少卿曾為渤海渤海即今濟南也以彼其時可賣刀劍買牛犢在今日則兼買之可耳嗟乎曠曠無事日則抑君滯君以快豪右之腹今此有事時豈獨當事者附驥正人我聖天子寔急遼陽自不得不急東省急濟南而急我濟南徐太守太守勉乎哉行入為名公卿盡掃邊腹

之氣全吐正人之氣太守勉乎哉

丘芳鄰已未房稿選序

已未十月二十日  
昆陵舟次作

余觀近世一據要津輒任行胸臆而欲行之制舉一途則十未得一二也自非要津輒所在約結而獨制舉一途則白屋之子直排金門無論已縱輒失之主司而主司所甲乙不得不倒授其權以聽白屋之衡續近日之公道稍存而魁柄與要津繫重者惟房稿之一選是為文人吐氣耳雖然春秋之筆削若不自

房稿之序

序

五

素王即不免為僭為亂為散余竊謂今日之選房稿者亦必如春秋之律令稱爵者必不可降之稱人書名者必不可升之書字而後三年間之文運可起文運中之亂臣賊子可懾且此三年以前後之洪水夷狄亦可藉為砥柱而防閑吾友葛吉甫嘗為政于葵丑丙辰不佞為序序意不止譚文也今已未之後吉甫選未出而丘芳鄰氏之選已噪海內矣芳鄰適游南都據天界寺高坐提金闥碩秀特達相知之三百

五十人三百五十人三年間髡枯血歲之信貨獨以一手一目予奪進退無一律要人得操熱鴻炙手之

勢侵人几案間事也雄矣芳鄰其攬文命也不恭尊而攝文統也不慕壹乎錫玄既以吏俗未皇時時走蕭寺相商且亦何敢商也且無庸商而知已未之文命之文統已約畧在茲選也蓋今世所謂白屋之衡雖第以文人狎主而芳鄰則嫻適關中其儼然得當于主司已兩番矣夫他文人或騰失之主司而生司

房稿之序

序

六

尚倒授以重權假令芳鄰而力命雙偶即今日之芳鄰且儼然主司矣以主司而正受主司之衡續豈直為文人吐氣不乃為主司吐氣乎余轉慮芳鄰他日果當主司且身為主司也而庚以其權倒授之他文士他文士所為衡續芳鄰者回視芳鄰今日之衡續政未審謂何耳余又轉望芳鄰他日方據要津而嗟睥睨之外有人焉潛行胸臆于芳鄰胸臆所必不得行之地芳鄰尚留一隻冷眼微相照顧毋令彼所



約結祇為有識者咄嗟睥睨而還以為我約結也區區之懷又所謂不止譚文者也

序劉吉侯新刻

錫山泰園作  
己未十月廿一日

憶壬癸間不佞長諸生于吉州則五雲劉吉侯以棄少諸生亦復雄長諸生矣不佞去吉州五年所吉侯始去諸生上戊午公車海內讀西江午錄見吉侯名如見先達也又不必讀已未錄彷彿如見吉侯矣乃吉侯始以機緣需之壬戌於是海內諸同調競走至

雲乞預觀

壬戌房稿

七

一班吉侯辭不獲出如于藏後

向錫玄問序夫錫玄之序吉侯義不在五雲諸生時乎謂錫玄能徵戊午于壬癸間而不能徵壬戌于今日則文士可無談文矣謂錫玄能徵文品于吉侯而不能徵吉侯之道品于文品則序文士之文可無徵文士之品矣猶記往日一序全以宗門語印吉侯之文夫猶所謂談文耳今吉侯既對公車行對

大廷往日所為參宗旨于制義不且參之經濟以

制義之實義以證宗旨之實旨乎往序所云本色錄

錄所云純素任真脚跟穩當在不佞預以徵吉侯之品而今日以後海內轉以徵不佞之言是吉侯且擔荷此海內而不佞登擔荷一吉侯矣且吉侯非獨擔荷海內也今使海內復有子瞻子韶趙清獻富樞密諸人豈復憂文事無司南圖事無底濟哉乃諸人所得力正不獨在文章濟經也彼皆于向上一路實然實記直從性命根源透脫了當此區區人世三不朽

之業皆速朽之塵垢

耳

八

而其一皆性命實際毋論文運醇駁國事安危之交諦

審諦觀一切從慧命發抒自畢利生本願即蕭衣與飯諧笑起坐以至酒舍嬉房棘林鬼窟處處不離本命元辰頭頭落着針鋒芥孔此余向日所謂本色錄錫之機用而純素任真脚跟穩當之極則也吉侯根利頭弘余自其諸生時輒相期性命之學昨戊午冬奕奕新貴過存我老諸生南工齋間談及午夜余勦

駒睡言侯更整衿官坐不知其入何三昧余凌灑  
復已盥漱官坐持齋印圓通一種沉淡氣息令人不  
復敢以品位置之繼自壬戌以往不啻以文章經濟  
為糝糠塵垢而海內之彈竭兔象全力以角逐此  
糠塵垢者莫或敢望其鞭影彼肆作口業妄詆性  
真宗為苦空寂滅亦知苦空寂滅中有爾許機用乎  
余自識吉侯來所期擔荷于吉侯者以此

序王未凝通隱小史

己未十月十六日  
玉山月作

序

九

昔人有云林堅地之所豐煙霞性之所適錫宮嘗謂  
此二語須看得圓活又須看得完滿假使大地有一  
不林堅之虞使人別覓林堅即不可謂地豐林堅來  
假使性境有一不煙霞之會更復別覓煙霞謂之性  
適煙霞吾豈許之哉頃讀王未凝先生通隱小史始  
覺于二語洒然有當也按史中所譜其事則朝昏既  
起姑坐閑行讀書賦詩以至浮白呼虛乃至不廢戲  
酬慶弔其不選事有如此者其人則金昆玉友間乾

山廬以至緇黃樵牧并亦不禁冠裳呵殿之儔其不  
擇人有如此者其境則山下水上間左市中以至郵  
亭官署時復兀兀三條椽下六尺單前其不着境有  
如此者嗟乎事與人與境之局人甚矣此有所豐即  
彼有所缺此有所適即彼有所礙其豐且適于林堅  
煙霞也必不能無缺且礙于市朝也猶之乎豐且適  
于市朝也必不能無缺且礙于林堅煙霞也此勢也  
情也勢而受制于勢情而受窘于情者其根器稍缺

序

十

而學問未足以克之也未凝博極群書發為詩文洞  
達暢酣能達其博極之所至其為人一往伉爽饒有  
經濟絕無城府揮塵談玄掀然一嘯聲震震來余既  
習未凝之人始讀未凝之史余固未凝之史而窺未  
凝絕塵之根器居塵出塵之學問其視彼車埃也馬  
羶也塵面俗腸也與夫訟閑田逐夸父魚魚鹿鹿于  
泡影之短世間也無一非林堅煙霞中事也林堅煙  
霞中人也林堅煙霞中境也夫既等之為林堅細霞

而此軒裳城邑親朋鄉黨之擾擾乎奚遽不為隱吏  
此疏蹻山林不關仕進者之窅窅乎奚遽不為通史  
此眼前撫景物外標情寄無窮之大機大用于五千  
言以喚醒泉石膏肓之癡夢乎奚遽不為二十一史  
未幾自敘云記人記事詞故曰史無綱無目  
無例無編年次第故曰小言不閑于世道跡不洪  
于仕進無不達於公卿大夫故曰隱不離軒裳而  
跡不出城邑而山林不絕親戚朋友之往來鄰里  
黨之交接而曰隱故曰通

紀錄彙編序 已未夏南都作

補錄之餘序

十一

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之何為於書曰書之論  
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雖離如參辰之錯行嗟乎今  
人讀書誠能使兩目與日月爭明五車與參辰角麗  
而尚至如俗儒者少所見多所怪惟是庸音短翰之  
拘拘乎不佞水富多暇偶得司空沈先生所葺  
國朝紀錄彙編而卒業焉上自我  
皇祖下至名公卿以及煙霞林壑之侶大至受命固  
圉兵刑禮樂以及纖計小談虞物齊諧之說無不廣

羅博採並彙全書不芟隻字先曾刻之西江而直祐  
陳公為之序致慨我朝史局之中格而以是編傳  
寶錄會典所未及與六尚書故牒之所遺而行且以  
是為史備也頃後有刻此集于南都而問序不佞者  
不佞竊惟周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大夫既東  
不一官官不一掌則寧惟是六典八法斤斤訓定為  
彼所為邦國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都鄙萬民之  
治度必不能無繁稱蔓引要眇猥屑如陰陽名墨叢

補錄之餘序

十二

樸小說之儼然與儒家並傳也古來書史之大全不  
有可想見于秦火未燬之日者與國朝史局雖稍  
需乎一朝石渠諸君子承明詔率纂脩豈其以金  
匱之藏為已足而河西汲縣之遺不足佐校練耶豈  
其以丹楓青瑣政議既云昭整而霏屑謠塵繁不足  
當野謀耶豈其以述漢遵周畫疆而稱墨守而眉衡  
耳廓以外不堪裝點熙朝之景物耶余故不患正  
史之終格而轉虞野史散軼無以侔鴻裁之料揀西

司空公以龍門家世博極書源而欲論次異聞以備  
昭代之新載故於王言之家尸蔡者弗舉錄而  
每于微靈扶秘足煥億萬斯年之耳目而令神品倍  
為增重者敢以冠之篇端至于遐方中土廟筭邊蕃  
虎矯鴻漸之英載實摠文之彥當年各隨表豎來秀  
遞垂譜牒不假斯編彙其大都後有作者安所取衷  
斯亦可為纂言之風槩而正史之前茅矣就中庖詞  
室辨隨類錯出末後志怪搜神差駭里耳要以尋繁  
博餘之錄 序 十三

嚮茂先非但博物蓋曾見有漢宮圖耳今天下鉅細  
之故正奇之局不啻千門萬戶其尚以斯編為漢宮  
圖乎余願讀斯編者毋但以為史儲而以何為于書  
致一問端乎庶幾乎五車不夷為書肆而兩目可藉  
為元龜始無負司空公披華振秀之意云爾司空公  
嗣公銘鎮先生以名太史郎登政府矣試以無似之  
言仰仰謂於斯編有當乎否  
拙園集後序 已未南都作  
拙園集者余同年計吏鄒明葵所治別業於祖營之  
傍以娛其尊大夫少麟先生而諸名碩爭失為詩文  
以矜其盛者也錫玄受而卒業按其地在夏墓之界  
谿谿之東偏是為園圖以西即少麟先生所為塋其  
尊大夫南麟先生及其妣若配者也明葵蓋嘗躬事  
厥祖及其塋也哀事雖在少麟先生而行營高敞地  
乃在明葵又在明葵之弱冠時研田所出明葵既以  
弱冠時相其尊大夫舉大事而又以其餘治此園以

其餘之餘封殖藻園而集此異采以張其祖若女之  
榮施于不朽嗟乎為人子為人孫如我明葵兄而後  
人地為人子不愧為人孫矣余嘗訝漢人自頌其祖  
德而漫引文王武王餘慶其保曰非獨王道然也賢  
人君子脩仁履德者亦多有焉彼豈為是不倫之健  
蓋士大夫雖甚純孝而能及其祖者鮮矣如衛太保  
張蒼梧之親撫佳孫修為朝瑞既稱希有至以文孫  
佐哲父弘宣祖業而歸奕奕不朽之聲施此與魏文  
烈筆空撫祖像而敷敷其孝思孰遠近耶吏部公既  
以清通簡要撤離棘而被皇途而溯厥源本勒垂金  
石以視漢人所謂烈祖遺靈家國婉隆洵作求之寶  
錄豈門閥之侈詞哉我年伯氏少麟先生以名德登  
大臺日盤薄園中尚有嬰兒之色可謂計氏之文王  
矣錫玄不肖生四十餘年來家二人甫登六秩謹奉  
杖履差亦鰥適而恨不及我王父請明葵拙圖記畧  
津津厥祖不啻羨且妬之也紀畧有云遠觀之士即

山河大地命之曰幻矧憐我乎我第人生若夢而祖  
孫父子百年一聚此亦幻中現真卓哉斯語明葵兄  
超識遠韻所得于家學淵源此可窺一斑矣若園中  
種種佳娛快事諸名碩既式歆且舞錫玄其奚以報  
續為

文獻摘錄序 己未南都作

文獻摘錄者我祖臺郭侍御振龍先生自備其家世  
之隆乘志文章之勝歎之不忍執收之不勝收姑節

永馬就本夫之契緊首加揭厲云爾雖曰契緊而驟

按其大凡已臚列而成志林之十門矣徐稍提其篇

章則洋洋灑灑稱盛世之文者六十有六篇矣問諸

篇出誰氏手筆則上自如縑如綸之王言以至往  
哲時髦理學氣節之名碩經濟文章之鉅公按籍而

得四十有餘人矣問是 絲綸語是名公語所繡張  
者誰氏之懿美則倚與郭氏自茂芳公而下僅僅侍

御公本夫五世而 勅命多至十二道膺此 勅命

者多至九人矣其以範家以堂構以崇壽以名宦顯者二十餘人矣以賜藏以列傳聲施後世者十四人矣又女貞尤間氣所鍾而郭氏止橋東一派便得節烈女九人矣至讀曾見堊先生所為譜序稱廬安兩邑間郭宗且貴相望而通籍者多至二百餘人矣夫此一錄也僅所謂喫紫云爾而試移其十一于草門癖族不已足侈楣閭而耀閭左耶又試移其四五而以稱華胄高門不已足誇江右而表人倫耶又使

補餘之錄

序

十七

偏擅其德望其數名其文采其風節之一種豈不儼然三不朽之品目而焜耀青史耶雖然不朽有三誰居太上即見堊先生所為沂麻岡之慶源必歸本之沂陽所為成大功享備福者又必本之忘仇隙捐身命捨妻子表表諸大德然則郭氏之所錄興以德門衍慶也固已久矣錫玄不肖嘗浪游吉州得交于侍御公最卑稔悉侍御公學有原本直挾性命之真于塘南先生而出其緒餘以范榆社則身係九族之緩

急以撫花封則係百城之緩急以教寧我江南北則係江南北之緩急以赤囊白簡指陳海內外大事則係海內外之緩急夫是故南泉先生寔者之月旦云振龍先生當今之緩急人也嗟乎世有人乎能為此世間所不得不需之人而此世間所不得不需之數名之文采之風節種種厚實顯名有不萃于其族而衍於其嗣者是無天也此固沂陽之所以開厥宗而侍御公能以德厚繩厥武安得無振振公子如蕭拙

補餘之錄

序

十八

修太史筆所稱國子君為時名雋者乎國子君以戊午入南闈居然高榜矣又遲之三年以為德門之來秀造物者意益深遠矣錫玄故不文謬僣侍御公委序斯錄既以子民誼不得辭而其序斯錄也無能侈一詞于斯錄外也第一數其文獻之大凡而斯錄固已不朽矣其序侍御公之摘斯錄也亦無能侈一詞于侍御公也第一揭斯錄中所為錄侍御公者而斯錄益以侍御不朽矣斯言也謂以笑博士記斯錄之

竊目可耳烏乎序烏乎序

司城叔父詩刻小引

司城叔父于家大人為同母而于諸父行生最後憶  
錫玄六齡時就吟嘽叔父才九齡耳錫玄奉父師訓  
尊叔父如父師而叔氏于錫玄寔同學同廩廩父師  
前若同為弟子耳叔氏弱不好弄而錫玄則狂浪無  
不至受首者先生覆楚十倍叔叔則憐而教之以至  
同為文章同就童子科同青青衿入棘試乃至錫玄

得餘之餘

序

序

以寅卯歲依壁水索升斗長安市而叔父亦以是時  
需司城次同稱羈客者又兩年蓋與諸父同恩誼而  
不同緣遭如此錫玄浮港十四年矣歲有漫漶成不  
文之集而無一韻語叔氏登仕才三年而以其牢騷  
鬱攸之氣盡發為詩歌且命錫玄為其詩歌作敘夫  
錫玄既不辦詩歌其奚以敘詩歌間亦為他人敘詩  
歌而以敘叔氏則欲勿讚而失實欲以實讚而人其  
以是為讚叔氏耶又奚以敘詩歌于叔氏雖然叔氏

得餘之餘

序

序

之詩歌人人而讚之笑讚之者人人而亦憾于詩歌  
矣然則難以姪讚叔非讚叔也讚人人所讚之詩歌  
也難以不韻讚詩歌非讚詩歌也讚亦憾詩歌之人  
人也而何嫌敘則何敢勿敘乃諸父行有正色而呵  
之者曰爾小子不自有肺腸乎而以人敘乎以人  
之讚敘乎錫玄小子則皇恐跽謝曰夫詩歌不朽業  
寔非不韻所知然而為詩歌者叔父也小子不習詩  
歌而習叔父叔父之塵戰闌中也夫既數數當卑予  
而少數奇不侯因以其牢騷鬱攸之氣不爭當世而  
爭千古小子敢為之敘曰文人之辭叔父之需次者  
兩年為司城者三年此兩年中既以遠遼德讓為諸  
貴人諸文人所心折而三年中砥行樹節乃至不妄  
鞭一人不妄受一縷遂以形其儕偶中含沙而長安  
諸編戶與諸市肆無不誦德義無窮夫是非德義所  
宣吐乎而又胡愧吉人之辭今年夏錫玄以不慎風  
露詔兩尊人憂致叔父重繭省視錫玄病中謬有狂

嘖題曰庚夏七發絨寄里中半加疑詆而叔父獨琳  
頭相對親見不肖姪沾沾狂嘖狀輒失心信向每對  
空王發大行頌作如實語夫是非性靈所宣吐乎敢  
不崇而奉之曰有道之言而又奚啻為吉人之辭丈  
人之辭噫此小子肺腑語也雖赤幟詩歌者或無以  
易此矣

徐環甫社兄庚申刻稿序

憶錫玄以丙午丁未結制舉案而以丙申丁酉從逸  
播錄本錄 序 二十一

季王先生將才入制舉門耳時不佞已踰弱冠長于  
珍甫數年而珍甫之赤幟涼風堂與黃經甫姚孟長  
輩姓字落中原久矣不佞于涼風堂最後進方其次  
且門外欲從末由時嘗戲與葛吉甫遙企羨云今逸  
季先生而聽居間乎吾所得實錄與珍甫輩共掛名  
堂刻中豈惜千金為壽哉蓋其嚮慕如此不圖先生  
于錫玄竟不介而親而午未之役諸同籍多執手樹  
芳稱介涼堂風神交有日矣今黃姚輩先後取尊官

事錄本錄 序 二十二

錫玄亦尚盤滯冷肅而先生則丁酉冬早應修文之  
召錫玄每休沐輒過金園徘徊涼風堂畔不能去每  
對先生執友張異度先生輒稱先生恩遇未嘗不涕  
蘼蘼下也今年夏還南署過從方孟旋年兄忽見珍  
甫據帳中與孟旋揮麈商千秋之業錫玄不覺熾然  
作妬曰是我二十年故人何當孟旋私據吾有立攬  
之過余署孟旋不能幸珍甫不忍舍半歲以來無一  
清晝閑宵不尊酒論文無一世途感遇不相揮掄無  
一人世外可駭可愕可歎可泣語不相吞吐嘯傲與  
自錫玄珍甫申酉同堂時不已目短塵世而矧攝十  
秋乎而奚數數于庚申秋夏之珍甫奚數數于珍甫  
庚申之制舉案又奚數數于十餘年來心反手轉之  
錫玄而辱珍甫棲渠問序為雖然統以制業窺珍甫  
而海內之文脈歸墟于逸季先生先生之沐為經  
甫孟長輩其末流濫觴乃至為錫玄而其本本水原  
乃至為金州先生然皆不能脫俳偶而遠南千秋則



不窺珍甫于制業何以徵象兆之全力乎就以庚申之制業窺珍甫而成弘以來所為全提正令于申酉而盡曳玄風于今日者正惟賴珍甫吉甫輩為未食之滌井為愈奇之後勁則不盡珍甫于庚申何以盡東婁之全豹乎且就以錫玄序珍甫序珍甫之制業而自覺一種蒼蒼莽莽不韻不文之意色往不知其何以辱收于婁東今不知其何以久要于白下轉不覺五馬金馬之尊官不妨留却一片虛閑地容我蕭瑟兩人姑舍薰風而鼓吹涼風乎則難以錫玄序珍甫而因以制業窺珍甫以庚申之制業窺丙申以前士成以後之珍甫亦惡乎不可

奉壽母舅夫致簡先生六十序

我家大人十七齡而舉錫玄家慈長于大人兩歲我舅氏敬簡先生少于家慈五歲憶丁未九月錫玄以依親歸為家大人稱壽五十越二日即為家外翁中丞公壽七十今庚申除月于役歸臥不甦家仁人東

走王峰九叩為我舅氏進六十之觴粉榆中無間知與不知咸謂我四尊人倍福享年並自食其德報不與而獨玄以頌福媿所生恨無片能一狀足酬四尊人而履茲大慶融洩興懷正若春鳥秋蛩感時吟舞能愛焚餘寸管不以章瀉渭陽一二乎玄嘗上下今古妄謂開國與承家一理耳方在草昧崛起時勢若搏沙難合而但辦一副勁骨完神于以揣時控會猶擬之耳若夫席盛持盈咄嗟如志不啻長袖舞而順

奉壽母舅夫致簡先生六十序

二十四

風呼矣而欲以紹前之光明且留後人之餘地不有猶龍氏所云天道猶張弓乎翕之或以為張而善下乃以為王此其消息盈虛非有沉幾深識誰與處不爭而獲全昌哉維我母家代有名德至外曾大父以文學發聞而我外王父遂卓有三不朽為

神宗朝名中丞我舅氏既以善讀父書蜚聲場屋有年矣不寧惟薄一第瓦注之即以中丞戰功傲有世賞稍緣藉致郡侯卿貳亦所自有之富貴而瞻前策

後悠然有不盡之思遂求身壹意謹奉中丞公杖履而課其三大夫子先後撫郡邑弟子員高等而大孫則自十四齡步澤宮試棘冠諸子於戊午之役且岳入棘矣憶外王父自駕公車至校文東粵也我舅氏篤乃介祖代將色養者垂二十年而今其吳孫亦登厥孫之神爽聰令仰稱太保之懷尤不減舅氏之稱曾外翁意也蓋我舅氏一身而上下下引延五世之隆運人間盛事幾見其備舅氏遭逢難苦盛并乃其溫溫純履性實成之與人交如飲醇如御冷薦物博好靡疏靡親不獨不自知為貴公子賢公子轉若滿世間盡貴且賢而自顧乃素門平進于世恐不得當也一段冲襟雅度令道子摹之不得肖而其超識遠韻則志在山水清音蕪賴絲竹陶寫每觀飛花度憲春風入柳儵然便忘身世吳中故善清謳妙舞吳俗猶喜佳辰令節而舅氏遂無一虛度且無不窮極然令里中兒有一焉與角酒場競桃渡又趣障面

遊之矣人但知其謙光令德寔培卻陽侯以來無疆之脈子不替殆與中丞公互司創守之權而不知其敬賞貶由超然物外哉笑載言以游以泳非但天懷發中莫可遏遂即此一泓笑言遊泳中直令人間世一切塵滓俗極與夫駭機勃氣欲一染其肺腸侵其眉宇而不覺去之自遠于以席盛持盈其德愈潛而其用轉神今非有沉機深識而第以童心出之能亦十年習之不厭而矢之不變乎至其孝中丞公終始情文脩極無憾中丞家故廬而舅乃半傾以奉中丞矣年來與令子文孫歲虛課靜以謹持門戶者圖益大其門戶咸屬中有與玄同受深恩于中丞之世至今日而惘然襟入室之戈三黨無不為裂眦奮臂舅氏容順而已即不得已之應兵不欲以廢吾嘯歌也而思言纂教之賢子若孫方且競爽以振中丞之緒而令彼其之子咄咄搯戈者不復轉而偷越陰守而後知天之奉我舅氏者全舅氏之得天者厚也所謂

翁張高下調世情于謙光令德者顯而妙天機于笑  
言游泳者深也玄嘗讀易而見君子以雲雷布經綸  
然未嘗不以飲食宴樂需既雲之雨又嘗于詩而見  
君子以室家之壺錫祚胤然未嘗不以醉酒將散介  
萬年也玄故經生也凡所稱引以頌渭陽即素所沾  
恩于我渭陽而以教玄者也我舅氏幸不隨其無稽  
而聽然一引滿乎行復歎鼓缶而為舅氏介大耋笑  
壽蔣母褚太夫人六十序

柳塘之餘序

序

二十七

蓋我吳城父子兄弟最嚴而和如師若友者無不推  
我家祠部公乃至縹緲及錫玄若錫祿錫名錫壽兄  
弟而賓客蔣孝廉先生則先與錫祿輩均就童試于  
暨年輒均以文章孝友相砥礪時錫玄尚老諸生為  
家弟輩咄咄火攻而老諸生面孔傾時時作矜咳相  
引繼家弟輩不式于老伯仁而式于文章孝友之賓  
容先生年漸長漸自成立遂令老諸生面孔不覺放  
下時時同侍家大人杯酒譔浪如暉友而我石友葉

元夫葛吉甫管席之與吾賓客輩反時時以嚴正相  
引繩玄家父子兄弟杯酒譔浪間無諸君子不飲有  
諸君子而極歡不及潦倒吳城之稱父子稱昆弟稱  
朋友之交所不至不齒我寒家則皆賓客輩錫類及  
之耳今年七月為賓客之太夫人六十奉悅辰錫玄  
以三月八日先是久已焚筆謝獻訓而為賓客壽太  
夫人敢以獻訓例謝乎願春正奉家君旨業拜陳情  
疏謂林泉多暇鄭重徐圖不謂疏格輩上驅車南

柳塘之餘序

序

二十八

敗惠錫之間兩親諸季灑淚分馳曉與載筆刊賜吳  
門為褚太夫人祝萬年輒又如我父子兄弟隱躍從  
白雲迴合也憶不佞狂少年時與諸季讀劉氏世說  
開卷德行方正諸則不啻飲衿直坐徐及排調任誕  
豪侈奕奕風流始覺天地為寬眉衡額頰似可惟意  
所之噫此少年不善讀書所謂著絮入棘處處礙耳  
天人所最矧心志悅耳目者豈俟有過門內之雞犬  
肅肅乎使謂網常倫物如首首齋中之標楚則有生

人當不得後有生趣耶且無論鬚眉男子名教樂地無庸自苦即瑣閤深閨繁瑣嚴整乃至屑案香沉栢舟茶茹未亡奄息才餘一綫于筋脉初凝之弱極而遽失一誓于九死歷寸丹于三四十年之百折此其中非有至甘至苦適之完神顯氣雄為勝此至苦至不堪之逆緣而竟以坐收其至不可幾幸之德報乎噫此太夫人之所以得全昌于孝廉公而孝廉公所以為稟全德以立教首于吾父子兄弟間者則亦惟吾

二十九

父子兄弟能悉之能言之耳蓋太夫人以名家女事先生未三十而先生早世時賓容及其介弟才三四齡太夫人稱未亡人于先生而稱慈母無稱嚴父子賓容兄弟霜姿雪髓孫峙屢褰而以緼綌膏火為孝廉公耘二十年之菰圃婦節母儀所無容頌而以紀婦功于先生以及蔣氏之十世高曾有不式靈太夫人而手額賞茲偉丈夫者乎斯乃錫玄所謂至甘至恬適之完神顯氣而四十年來之苦

即券收其德報于六十年後之大壘之期順又安知其紀極哉此以稅吾六十六春之家安人與吾六十四春之家祠部共享山脩野供于我錫玄兄弟者雖彼此境緣不無逆順差殊而我家二人每從順緣中幾自刻厲幾自節裁家祠部之不適于步趨而深適于禪悅者已七年而家安人之屏棄酒肉綺羅以苦空懺福報者久至二十餘年矣蓋楮太夫人以茹苦得甘而吾家二人乃絕甘嘗苦其機用各出而神守

三十

提無攫寧俯仰俱無慙憾將來引年不替尚庶幾乎以吾二老人徵福于太夫人萬一乎惟是錫玄兄弟實有心愧賓容者吾家門內之融融祇憑造物者賴福繼之而豈其躬能有所底致耶賓容兄則自有識來所對惟氣氣之寡母弱弟于勢無所不艱難而賓容以至性異才御之其于遭逢遂無所不容易憶余家有老女傭曾事褚太夫人孝廉方提抱時以太夫人命提抱以見于家安人安人驚詫寧馨不已已

假而太夫人授之句讀句讀通漫假而課之文翰文翰已就吳人士漫假而就童子科則已青青子衿矣子衿不三年已儼然上公車行對

大廷暨三不朽于木天金馬矣抑非獨其遭逢快也吾家所為如簣如筵喜笑怒罵無施不可而賓客于此則時有所昧然戒時有所視止而行遲而轉借以砥錯其至性至性融融視玄輩難倍之而無校無營恬愉調習子德不乃益光慶源不乃益濬乎太夫人

卷之八

序

三十一

嘗有淒理之恙稍綿時月矣孝廉以一誠進刀事沉痾霍解親知共神其事謂太夫人母若子福皆自有之福也則惟其德皆希有之德也世德之最淳至最卓絕者惟女貞惟子孝惟友于兄弟而蔣氏慈孺之擅其全以迎百物之積祥以佐

新朝之景運而錫其餘以就我友朋俾我矜咳嚶浪之父子兄弟始以文章孝友相策進而究以性命成久要而後知我吳城有父子有昆弟有朋友之交太

夫人之母若子錫顙不綦遠乎而後知此不腆之壽觴之非獻酬例也此不文之壽詞之非獻酬語也觴舉于七月如期文預城于三月杪潛山道中如期而率吾諸季錫祿錫名錫壽九頓太夫人堂下者家祠部公也而吾宗某某通家子某甲某甲皆醺金製錦共執爵堂下人也法應併書

貴州阜甯科齒錄後序

綴于兩都十二藩而有黔黔於三歲而一試試於千

卷之九

序

三十二

六百人而以

新恩得三十有八人是三十八人者於兩都十二藩僅三十之一耳而於三歲之全黔之人文則不啻千百之一矣介三十之一於兩都十二藩取數綦渺而從來之重人文也取數云乎我拔千百之一於數千里之全黔之人文而一日而進三十有八人取數又綦賒矣而人文之特拔也又不知僅以其文乎抑以其人也如以其文也不文不鹿鳴矣如以其人也則

是三十八人者人人而有所自生矣自成矣自立矣生則多於

皇祖之朝而乃今名成于

龍飛之會而寃極其所自立誰不堪與天壤同不朽不朽之人無加于始生之人而不追惟其兩自始安從寃其所自極諸士之有齒序也序所自生也如以文序乎業有京朝兩先生之試錄在然則斯錄也明乎其以人序也今日者序乎其自生而弟之不

得先兄也徐之不敢為疾也猶是鄉黨之禮也既升

三十三

諸朝而均之燕皇祖之所滋植矣均之為新朝之所拔濯矣此三十八人之雁次遂以為中原之雁次矣謂我

三朝天子先後寵靈有加于兩都十二藩而偏恠于卿貴竹乎謂爾貴竹人文之登進也數以地絀似矣而人文之樹立也品亦甘以數勒乎謂爾貴竹之未登斯錄者庶以三年之全力與中原賈餘勇則可謂

爾今日之儼然以文錄以人錄者而既于貴竹為千

百之一真詎不于不朽之天壤為千百之一乎憶錫

宣不佞之初受點命也幾以烏哺替鹿鳴矣而

聲上有石友謂爾點鹿鳴期迫矣盍姑了此而以恤

予私未晚也錫玄遂為絕裾而南而里中復有謂予

曾畏簡書不如畏友朋乎予則悚然應之曰曾畏

友朋非即畏簡書乎爾三十八人之訂斯籍也兄

弟也朋友也合之而交策以君臣之義也惜予不

任既聽爾呦呦之鳴不得不遄返而歌呼烏鳥而率

以遂予私也雖然予亦追惟予所自始也予重有負

于其所自成也自立也而差不負吾所自生也爾諸

士則既于始進時能念厥所自生而一以為兄弟一

以為朋友而合之以成君臣之義也則諸士之所

為青藍而寒水也予不佞私以鳴于榛而公以勸爾

駕也提之于一人之私臆也私言也若夫卓卓三不

朽之駿猷之鴻議既具在兩先生之題士而直指

史先生所為引端簡端者不任且讀之而標為款也  
諸士庸得不首為駭而武為踴乎則是三先生不第  
以文錄諸士而重以人砥諸士也則是諸士所為訂  
斯錄之第一義也

賀大中丞賡撫李茂嶼先生 覃恩序代

神宗朝慎重言官某不佞濫與斯選從諸君子後蹀  
躑長安市自己已訖戊申始奉

俞旨時以同病締河上之文者如人而氣誼最篤

唐

序

三十五

無如今中丞茂翁李公李公之受知

皇祖特簡中丞蓋自其簪筆侍從時遠識孤標

帝鑒良審謂堪付

孫謀父矣公有微尚惟某患之而公所撫黔又與某  
所嘗按六詔稱比鄰余又稍習黔事知公今日所為  
撫黔與乙已後數年間所力持于長安中政不同局  
而同此標識耳公以

今上覃恩膺

寵命上及期順未父之太公異數有加此于撫黔勛  
勩尚未一訓而黔中藩臬諸君目覩公勛勩謂姑假  
是先以撫黔人士尸祝百一乎遂介余里劉學金重  
蘭飛書徵余一言為公壽余能謝此萬里之飛書而  
不以快吐吾千秋氣誼乎某謹稽今古英辟有十六  
齡而膺大寶而有六謀大斷而取此二百五十年未  
有之大冠如我天啓

皇帝者無有哉斯亦諸臣不佞嘉與維新之奇會已

唐

序

三十六

而二十年来交引交纏之風案或為朝披夕振之轉  
圓似有新銅拂之而愈陳大力負之而轉細者當亦  
河流之必不可復折乎正惟是一二有識人趨足偏  
累人擠手偏袖至于人累是人袖手人何必不樂赴  
之冷場之瘠土之險境而偏為褰裳赴之掉臂麾之  
卒使人莫倪其陰所從經而績所從底斯則吾男子  
之所自立而景運亦獨藉此一二人應會意非我茂  
翁年兄一輩真男子其誰當此者憶公起家大行時

不佞方李西江即未與聞朝事而至今交游中有能  
言公清操靜慮便有鶴立鳳翔之思迨既同事班行  
一時朝陽之鳴從四年結轡中昂頸抒喉遂令臆無  
乘州人無乘虜無乘虜而公則自其蕭然靜慮時  
與二三儕偶所共杯間訂願月下陳懷他人或當機  
不無從倚間或轉以要公公輒正色忠規初矢云何  
今其二之徐出片論持予對

君對友較然不欺茅靡中賴有一柱而四起撼之公  
序  
三十七

為輅辭 閣下而以其道業文章稍發揮之齊泰半  
壁一時有識訝此真御史何以不留 閣下又歎此  
真御史何以得留 閣下然而同事諸君子所競奮  
為朝陽之鳴者人或過揣其端委而鴻冥燬屈至今  
不得與公爭一日之遇而公第率其初願素懷乘雪  
消水落之會負松自挺天衢獨遶牙間陰崇自天錫  
之實自公獨力持之卒乃無意收之耳而所開闢地  
遠在天末之黔南黔南積苦苗仲前撫公以治苗策

勳飲至延世賞不貲此乎十年來湯火瘡痍霍然一  
起洵稱功賞雙懸哉然虞氏既格有苗尚復貽崇余  
日况以一掃之庭其詎為永帖之席乎公甫受黔命  
有謂黔中掄社公實有連可例 請得從善地公笑  
謂善地有連應 請從黔地也而 請乎哉即日車  
車就道太公更為力憊時有琴瑟之悲勿卹也既入  
黔黔中山川道里阨塞要害了了目中首夷原隰列  
營繕宇藏銳自閭明劍高旌東塘蔽日而故所籍鬼

序  
三十八

卒亡子尚假手以果貪弁之腹者凡六百姓名核之  
皆貴前二衛之滙脂難血也公一刷而清之以飽饒  
胡三屬之雋而士已不戰而氣倍賊亦不俘而肢顛  
囊之僞然剗 詔使如阿禮諸酋當懸千金募片顧  
不得者曾亡半夫一鏃之費而肯已授幕下即輅戰  
內密御親騎愕眙不知指所自出也公所選集資乎  
第前人之賸隸殘膏而屈信盈縮莫測其機所自轉  
也鄰封之額助人以為兵精而不知其僅吏猾也儘



額以供而不足償歲出而縮于鄰縮于賦而贏于舉  
者倍不敵也公所為治苗不治苗治兵耳所為治兵  
不治兵治賦耳賦莫知其所以自給而勉以夫兵兵莫  
得其所以自贍而勉以辦賦公所為皆勉耳而于是乎  
真神矣化矣不可思議矣方今廟議競急東北忽  
西南而不有公也黔變豈出遼後哉公既以閱歲之  
單力勉撐一兩陞而問出其有善後慮亦白懷以控  
天子以質友朋

楊餘之錄

本

三十九

天子為慘然色動溫惻有加而友朋之同心不同心  
乙已來寧有變計乎乃公于今日則所謂武猶是心  
也任袁甲任爭盟而仁人禍人豈其不有天道乎公  
既以二十年之勁力運用而順收之于無心之牙間  
而庸不以今日之單力食全燕之尸祝而順用而順  
收之于新運之清明乎綸亦之特召于期順未艾  
一太公乃至繼居父職如杜幼公者乎今茲恩寵  
雖稱隆異札亦猶是

新天子溥將之澤而黔中童叟紳弁已加額雷頌而  
聞之藩臬藩臬諸君且萬里飛書而轉屬頌于不佞  
不佞亦聊藉以爲我二十年來之氣誼而于公之殊  
勛懋當固始基之若于公之遠識孤標則終塵視之  
耳維是不佞某悉公最稔竊謂公乙巳以後載在民  
勞之卒章曰無縱詭隨以謹縫終而撫黔以來則在  
出車之四章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  
西戎而以繼自今游膺

楊餘之錄

本

四十

大卷則又在桑扈之三四章曰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又曰彼交匪敖萬福來求請以三頌授簡諸大夫為  
中丞公壽公亦聽然而為我咏伐木乎否

尺牘

東吉甫已未春

錢煥甫來道兄理外之適不啻詳盡嗣接兄二東已不出煥甫口中弟為兄扼腕自去秋南中無吉甫跡已稱恨事何意乃復有此此事雖在今日而端倪之發從兄與弟之交來兄豈無得於見聞而直至今日煥甫盡言後兄始東及兄之為兄如此則彼真理外意外世外之人耳古語云何代無之不意近出臣族

掃餘之錄

尺牘

一

此真達者之言兄於達之一字縱使未便得手而斷以素有得又伏佛慈而忍住一鳴冤擊鼓此便是真達既已真達于顯有關係之處而反不達於默然受用之處可謂計左失當矣兄當此景弟亦何語能助兄作達但自念劉玉受少不得一葛吉甫則所望於吉甫之自為計者舍此則那一息外更無可為吉甫作警策作解嘲也竊謂在兄今日於吾兩人向來受用一痴字畢竟默默受用於極不受用之時但未免

一息一息一息一息受用耳且一息一息不受用則利耶

之一息一息有可危耳兄於兩尊人已大事無憾只於副息亦不得不作游戲觀既已俯仰無累又何妨儘一癡字之分量以成吉甫之受用以延吉甫之一息而使玉受得久有此道友乎出世一路若事理有纖毫可疑弟二十年来決不為彼所愚既已的的無纖毫可疑則人世極樂以至極苦境界總當銷歸此一大路日來遼報決裂已極聞鹿城鬼語半月此等

掃餘之錄

尺牘

二

大劫運弟雖時時望依家二人而事果出意外則錫玄一身豈必是家二人所有斷頭決腎無苦不可持又不止將一息作孤注已也弟益信禪宗實受用非斷頭決腎時終不見實証處兄雖內外夾攻在人世覺不堪而果伏佛慈但與遼東諸道將時時作對照吉甫學問當必有日異而時不同者至於遺生而後身存一語則又弟所伏於吉甫異苗此一道友而吉甫所自受用并身存二字不必作蛇足也語雖甚癡

而禪理甚真受用亦甚大兄必不時思卻言弟亦無  
如兄何矣弟歸期決在五月尚有一二可談語與兄  
面商茲不縷具

吉甫死于廣中錫玄幾死于壬戌  
機錄具在此一東

寄弟已未夏

時事至此而朝議之參差主心之澹漠猶復如此  
賈生在今日當必匿笑嬉怡不復作攢眉想况涕哭  
耶涕哭施于將然不必然之際所以為洛陽英少耳  
若事在不可收拾而尚以一室之天意歸咎于築舍

歸弟之書

三

三

之群謀達識謂何雖然若果具達識而不肯以無聊  
之極思姑塞此一室之天意則從古豈有冷腸之豪  
傑哉吾平生遇小小不如意常作恍惚悲歎至今日  
而眼中意中覺得風恬浪靜景色任在叢茅莽戟中  
不妨神通游戲者前此痛罵狂禪不意騷騷欲借狂  
禪作正果自亦不解此何祥也此際知二親及弟輩  
望我良切我亦已准假討船歸期定在五月阿嫂與  
任郎官即母子即日先歸我輩騎隨後也但初意得

轉正即便可一年在家今部內湏俸全不轉動我造  
解一累萬不可辭亦不忍辭只好五六月在家七月  
湏還任矣此語二親必大問切勿遽聞之湏俟其不  
樂不飽不喜不怒時微微漸露此意半吞半吐使勿  
意惡為是切囑切囑又有一語必不可使聞二親者

我官雖卑紗帽籠頭十三年矣當此之際要我做不  
魁不魁人決使不得我五月到家湏與二親討一商  
量若放我不得我一到家即出告病文書與堂前

歸弟之書

四

四

依親為第一義但好好一官何苦不做且為時不  
佳便爾退縮既了無丈夫氣則萬曆甲戌年六月十  
二日丑時二親生一女子未嘗生我長男弟輩此後  
叫我阿姐則可叫我阿哥不得矣我此意湏歸時自  
與二親以諧笑出之若二親必不許我我亦不敢造  
次今日所以先露之弟輩者要弟輩微微于二親前  
先作猜度阿兄語使二親八識田中先為我下此種  
子然後我歸時可自暢所欲言為所欲為耳但決不

可出之直遂致我身未到家而先傷親意也切囑勿漏

簡方孟旋

我輩一步一語定有神物司之而宵快對俱出世外俱出意外并我輩自做主不得我輩做得主處只在各不相見時錫玄時時恭對孟旋孟旋亦時時不唾棄錫玄而已昨入舟來又得式穀疾話至夜分式穀胃中亦能時時恭對孟旋所以錫玄對式穀益如神

神

五

又

早作奏乞專刻而專刻已作不請之友可謂大慈大慈者與衆生樂也讀他人書尚樂況孟旋先生書乎適與式穀對坐舟次信手翻揭得與羽明年兄稿本語年兄奈何奪却世間人命根帶來一件大珍寶乎

且令世間沒稿本人站脚不定反或增却一部稿本奈何歸家恐更多事不若快讀尊集或不免他日拙著中更多一番葛藤又奈何

報陳公虞

客秋荷年兄諄切手書洋灑千言雄心密諦龍罩塵寰弟從竹頭木屑間信臆漫對莫訓來美然不肖弟下根頑脊自狀頗真而仁兄所為雄心密諦決不作娑婆界第二等人弟于此牘僭肆井窺久矣入今春得捷音相知色喜競切彈冠而弟則云此昔人所謂了不異人意正不必為虞公動一毫意色何以故誠信公虞自必不動一毫意色故然弟又訝諸相知何僅止彈冠未為公虞動一毫意色何以故誠獨信公虞當來妙用監窮三際橫亘十方不容十方三際衆生不動一毫意色故弟數年來謬以糠粃簸揚而作此寂寂面目自憎仰見仁兄十年乚媚一舉鵬舉且以素心人奮功名之會必有為吾黨吐氣者遂不禁

尺牘

云

狂吐至此仁兄當監此婆心耳讀即報知新剛出界  
首向武林斯地斯人天然湊合緣白諸公千載生色  
矣正欲布崔躍之枕適有家伯磐石衛經歷傳之便  
爾裁石情時以集仰政容秋葉有却寄惟掃餘則  
續入耳便問批教至望

簡孫鳳林

千載真人復為關尹濁界凡夫過其宇下一往一來  
並走間道既逃關法復遠玄提問厥所縣祇一吏微

轉錄之餘

尺牘

七

刺促馳捧綠俗遺真靈骨何在即觀關尹處施濟度  
乎願已坐失刀圭之秘而又虛消庶吏之索祇微蒼  
釋之一飽何救凡胎之沉肩耶至今口尚有餘哺而  
面未收慙汗也遙想翁兄此際六橋兩堤鮮墨酣灑  
而三吳全越濃濃罩敷文章道濟一新吾黨氣色無  
浣蘊白芳塵矣快地快人快心快事二難四并豈足  
為喻耶不肖弟三年竹木俗氣撲眉頰乃半載緇黃  
時轉詞司吟風凌面作此寂寂徒令鍾陽笑人猶賴  
時轉詞司吟風凌面作此寂寂徒令鍾陽笑人猶賴

往日復奉賢豪細佩餘芳尚存袷帶俗未及骨冷未  
及腸沾沾意色宛挹清揚耳正欲修候適有家叔之  
便爾裁布情附有塵寔寔關至情統祈慈姑曷勝企  
戀

簡丁劍虹

弟嘗歎既入人世是非苦樂實以身受勢使人不得  
不爭而稍知有性命一路便不肯絮是而較非甚至  
或辭樂而受苦豈其性與人殊蓋其胃中有一轉路

轉錄之餘

尺牘

八

在也既與人交則親疎恩怨所在差別而惟彼性命  
之友不親而自親疎之而有所不得疎恩直等于父  
母而怨雖至於節節支解究必收之龍華一會此豈  
可從世情揣度彼其胃中有一必不可轉之路在也  
此不轉之路即是轉路所成即所謂轉識成智者此  
也識既轉智虛空皆殞而弟屑屑然從人世思仇苦  
樂粗塵較勘誠見得舍此粗塵欲別較勘是識是智  
是轉未轉盡是刻影鏤塵終成戲論耳竊嘗妄提一

轉字以攝百千法門此則儒經通歲實未嘗有惟希  
楞嚴云一切衆生為物所轉若能轉物則同如來身  
心圓明夫轉物物轉俱從物勘吾輩欲舍恩仇苦樂  
而別尋性命得乎雖然若不徧窺禪藏必不能大開  
眼眵盡豁胃累窮極無量無邊之光景以擴轉步之  
餘地雖然若必拘拘禪藏則又以三世諸佛之眼眵  
為眼眵三世諸佛之胃累為胃累自己靈光全不透  
露而一聽法華所轉安得復有轉法華時候以故早  
世諸佛又巧幻出一花一笑一棒一喝一餅一茶一  
巾衫一屨概一無引箇無縫塔直使人欲着眼眵而  
眼已瞪睛惚恍欲揣胃累而胃已決絕迷悶拶逼至  
于無可奈何而于生萬劫以來靈心妙解巧辦雄才  
纖毫沒得用處既到此處更何用將心待悟只就爾  
時直覺得三世諸佛眼俱盡瞎而我眼獨開三世諸  
佛胃俱盡塞而我胃獨豁又覺得任彼三世諸佛眼  
如烟電而我眼自瞎永不願開任彼三世諸佛胃如

大海而我胃自塞永不願豁古德云男兒自有冲天  
志不向如來行處行至此而轉字之光明始滿至此  
而不轉之脚根始牢世豈有人乎不隨三世諸佛轉  
而反隨人世轉乎又隨人世之是非苦樂親疎恩怨  
轉乎然而三世諸佛畢竟離不得人世不隨三世諸  
佛轉者不過只是不隨人世轉耳然則謂禪教為沉  
空滯寂者未窺禪教者也謂宗門為教外別傳者不  
識宗門者也從上宗門止以一偈傳心至大慧高峰  
肇始將一句話頭方便後學弟子話頭究竟爾謂因  
地一聲處未夢見在而言下才提萬法歸一一歸何  
處八字便覺山河大地皆欲平沉何有人我形山不  
歸消殞所苦者習氣深重逗漏多端未免于舉時即  
有不舉即無二語步步犯着又未免于古人云不舉  
自舉不疑自疑處覺得舉字尚有少不而疑字殊難  
得力疑處既未得力即舉處全屬影响然有此影响  
在便妄似信得過終不愁無到家消息耳以弟所聞

于石室居士及捧讀翰教真寔痛切語仁兄已居然  
到家矣必不忍坐視我等迷人作此迷語尚其大發  
慈悲而救度之仁兄與弟既從龍華一會結契任隔  
十方河沙國土空須被如來攝合一處剎生同鄉鄉  
同舉舉同門歸人世之好于十數年前而復結性命  
之緣于無數阿僧祇劫後此後世出世法有不多步  
遙相密證時時痛自發露若他時會上任被花開居  
士貶錫玄入鍊團山不悔

報徐肩廈

十一

弟與年兄氣誼莫逆籍中無兩固是我兩人肺腑帶  
來至于南北緣會謂非天作之合不可獨至今年夏  
而弟方僑頭芳蹤兄已稱雄方面矣憶弟三年來為  
作舟所苦委頓幾無人理每承年兄動色相憐弟偶  
叨寸展念與仁兄晨夕相對莊誼互陳豈非平生極  
奇之遭極快之事而轉瞬間反若故相引避者不如  
此不謂之缺陷世界矣然此特我兩人之私念耳若

欲為官擇人則海內有數之雄郡界之海內有數之  
異才有數之正人此亦近于來有數之盛事也仕路  
改是歲場丙辰幻相與吾輩真男子之真氣骨者其  
相于此勝稍屈于幾人而百千萬億生靈從我一人  
造命此勝亦直得一屈矣弟媿無才不能為兩勝時  
氣耳若微緣會得年兄鄰近一小郡仍續兩都勝會  
晨夕奉教以幸無罪愉快豈出念陽下批臨淄萬眾  
待命嗷嗷來教云入冬榮任其如叔度之謠何旦晚

偵候江干快所欲吐翹切翹切

十二

胡子灝

久別乍晤晤後遠別至今追憶江干把臂忽忽情景  
轉嫌瞬眴之教增却無窮之感因歎從來賦別者定  
緣知已所以不堪別亦緣知已別所以益堪賦耳氣  
誼知仁兄與弟作此離合所不借千古別恨差用自  
廣則鍾嶺湘江何術攝召黯魂批買木事荷仁兄德  
意非常至三楚士民絡繹南來所為頌優優之政謹

濯之標居然描出于灝小景知非為我老表面阿所  
好也數月來不肖弟所為公私感頌益覺江干情景  
時掛月梁耳新舊小刻附呈即政清署新編萬乞順  
風惠教

簡余集生

臨出都門于冗交迫委頓不堪初七之夜赴姚紫霞  
年兄集孟旋在坐弟倦眼欲合孟旋亦廢置我矣所  
役已挑燈作咄咄聲催官人去不圖一語偶及集生

掃餘之餘

尺牘

十三

兩字孟旋錫玄忽抖擻整坐紫霞促命溫酒剔燭情  
吐微疲別去即辭 陵辭客勞勞竟日初七夜之倦  
眼尚未一合也而初八之夜孟旋又來矣來時弟座  
上尚有他客孟旋云我亦正肅客署中且去了客事  
再來遂去果再來再來時漏三下矣弟乃溫酒剔燭  
惜不及招紫霞刺兩人對談耳兩夜所談弟亦不省  
憶為何語但覺自初六夜眠後正于初七日積勞積  
倦幾不欲生而自初七夜一開口後兩日兩夜眼迷

不復一合體中亦不復小倦初九之日承集生枉祖  
郊關時未知集生曾一着眼看錫玄眼是開是合是  
不倦是倦又未知集生曾一着眼看錫玄口曾與誰  
氏交口曾與誰氏交口幾日夜曾與誰氏交口幾日  
夜有幾句犯着集生否此際若未着眼恐不免辜負  
錫玄辜負錫玄何道道恐不免辜負老方辜負老方  
亦且置恐不免辜負集生耳萬一此際曾一着眼眼  
中曾已一一看破便道不辜負錫玄不辜負老方亦

掃餘之餘

尺牘

十四

事老余否與公詩文送壁初入手時從于冗中讀一  
二恨拙儘第四十六年使倆僅能贊一集生不能贊  
與公一詞也但幸拙集叙中所云山中撥雅人錢煥  
甫者數日前忽自蘇來弟九頓求其精寫與公集亦  
于此兩日夜寫竟寫竟一派長江中慢慢受用去



譙著

妙氣齋說

錫玄嘗按祠司故事以儒家兼典二氏則我

聖祖令甲笑然天今之問二氏者收收彼其以畫一

尊令甲與而不知其以專門猛祖意矣洛中陳子

素先生與錫玄舊稱同舍時時商性命之學問出其

妙氣齋諸名公贈言令錫玄庚為紹續錫玄竊按妙

氣所自名出自劉禹錫所云客塵觀盡妙氣來宅深

掃之錄

雜著

入智地靜通還元卓我十六字可謂出玄入禪矣而

子素先生時微露其靜中消息則于忘形養氣忘氣

養神忘神養虛之旨妙有深詣且實實于文章政事

間托出蒲團機用不第口頭三昧已也玄每對珠玉

輒慙形穢揣茲凡骨豈堪向曇鸞道光問金液刀圭

獨向黃面瞿曇拈空諦耳子素迺不談為不顯時

作和會恭同夫子素之與錫玄和會不在禪玄而在

我本師孔氏門庭矣禪教入自漢明即未知于我師

謂何而我師不闢猶龍且問禮焉假今與瞿曇氏同

堂共証度必不至如今人之泮戶庭而夢籬棘明矣

然錫玄每不喜聞三教同歸之說非謂其歸不同也

自顧歸途未悉不應妄揣其同不同耳夫欲提衡三

教而鑒鑒判其同異錫玄固有不敏但按祠司令甲

我二祖不斥二氏則二氏之不必相非而相非者

之必無當于二氏又明矣雖然氣之一字儒與道並

拈禪門無有也禪家則云障有三種一現行二種子

掃之錄

雜著

三習氣夫習氣之氣與妙氣之氣真妄不啻懸別然

現行即功德之依種子即功德之持而謂習氣之不

為成所作妙觀察平等圓鏡四智地乎習氣未轉提

屬客塵客塵觀盡細微所知如斬握絲一斷俱斷矣

玄家又云陰陽雖妙能後有氣不能後無氣有氣則

皆餘習也無氣乃真妙氣耳吾輩聰明才技乃至蓋

世動名然微學問無非氣餘耳所以初入門者難在

現行臨到家者難在習氣子素先生到家久矣所謂

蓋世勲名參微學問何足當妙氣齋中一塵毛一鏹屑乎而齋案間又奚著此一鈴說為

### 規矩說

讀張世調太史讀書印見規矩說三篇得未曾有復為續貂如左

中庸其至矣乎中庸不可能也夫中庸不可能也然中庸也者畢竟不可須臾離也規矩方員之至也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夫規矩也者亦不可須臾離也

### 規矩之義

無善

三

然畢竟與中庸同真不可能也蓋不中庸不可以為規矩無規矩亦不成中庸中庸也規矩也一物而兩名也均之不可須臾離也均之不可能也所以均之為至也疑者曰中庸理屬渾淪規矩業有成式吾聞中庸不可能不聞規矩不可能也曰子謂中庸外有規矩規矩外有中庸乎規矩雖有成式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間事如成式時時如成式者幾人故一事一時之規矩可能也時時事事之規矩不可

能也一事一時模天下之中庸即胡廣可能也事事時時肖本分之中庸即子思孟子吾未知何如也然則規矩畢竟不可能乎曰中庸不可能也唯聖者能之規矩亦不可能也唯聖者能之舉子作中庸不可能題常恐說煞不可能便犯着唯聖者能之余曰說透不可能方合着唯聖者能之余壻吳若水嘗請括中庸不可能義余曰全義具在本文本文恁地明透何必重括一義若水未解余曰吾與子欲勉學經濟欲便撒却一官欲便請纓使虜但須才情意氣立地驅策耳只我與子着衣喫飯家常日用喜怒哀怒罵乃至此際余一人哆口高談旁若無人一種率易粗浮之氣便不知與中庸錯却千里萬里矣只如此看中庸不可能何必別覓意義天下中庸本分中庸可思

### 題晁士良卷

予嘗見人有題贈或時自點染並刻定題目不得不

驅吾腕就之縱括盡勝義絕落實雪耳獨士良詞宗  
素卷索筆都無標指揚侍御公遂以開閣詩話訓之  
然有宗門下東弗于逮打鼓西瞿耶尼點燈消息錫  
玄那得贊豎一義自招負墮但願左方尚有餘白兼  
望後之君子仍共然無字碑作鏡水觀何如

題友人像讚

見有兩士人各寓其真一肖一弗肖其肖者不免乎  
遭述而弗肖者乃勢位富厚逸樂以終身猗與龔君  
善藏其神而使道子遺筆亦莫能彷彿其為人強幾  
于神龍莫測而勢厚逸樂吾將執斯為券也而叩真  
宰以問君之福徵吳俗云寓真以弗肖為吉祥

天然所銘

中懷子坦坦半骨弓稜稜流委兮井井聳孤峰兮雲  
層層汝則庸任自然兮猶或疑其銳上而似矜

所形如瓜子首銳上而周遭石骨磊砢中區平坦  
受墨額下一池著水而小池堪滴水洗筆者五六  
區皆天然無琢鑿

題蔣漆匠收藏宋比丘至觀手書法華經後

天啓元年二月朔廣護偶以蓮心事繫舟毘陵城外  
命奴子普金剛經香門品為朔日課頌之捧至云從  
一漆匠偕得余覺有異誦經竟敬造其室叩之答云  
匠人姓蔣年五十九矣自幼有正信向無家室十八  
歲航海拜大智禪師四十年來糊口于漆餘錢香燭  
供佛一室一龕無一伴侶亦不披剃所漆盤盂奩篋  
悉然也日設漆外輒禮華嚴淨土曰十餘年日無缺

指帶手鑑

卷六

六

課更以香燭之餘積十金從不意中向一羽流得此  
經精書妙楷居然五六百年前法物也世奉有年解  
后廣護屬筆記其緣起廣護行游四方十五年矣所  
遇法寶所訪善知識所聞苦行真實行亦不知其幾  
矣眼中欲見如是經典如是真脩行人從如是不意  
中結如是大因緣寔此生中一希有事也因復叩之  
云長者他日生西後此寶當屬何人守護答曰行擇  
真善知識囑累供奉誓不落闍提得敗廣護合十讚

新同如是如是珍重珍重

此辛酉春筆也癸亥歸則家慈已設齋為披剃法  
名海會坐死關者兩年矣

集解

庚夏七發小引

庚夏者萬曆庚申夏也七發者病中及病後語也庚  
更也夏大也自茲一病而心肝脾肺若一大變也不  
言申者申為濕濕濡亦火也濕修也亦更義也不修  
不成為更不成為大也故言庚言夏而申可影畧也  
其更也大也皆以病得之夫本無病也而忽病一發  
也病而病二發也緣病方求去病三發也病去未  
復來四發也其病也其去也去復來也去過去也似  
皆有以也五發也病時求病相了不可得病去而  
憶病相反似宛然六發也誰病我者誰病病者誰  
此病語誰深達此病相而使一切見聞者毋多一病  
觀是斯為七發此七發之隱義也而按所為病語而  
索之則首二疑次二信次日記次家報而終以沉病  
中之謔語合之得七則即謂之七發也亦可雖然古  
之為發也以去病余之為發也以益病病與醫無一  
可疑也而余之為疑者二疑所不必疑而使天下之

病者醫者欲相忘于病相忘于醫而不可得二疑不  
 滋二障乎人與法貴在雙空也余不表空以融信而  
 妄標信以遮空將使天下之執信者執空者欲之信  
 而疑其得空欲之空而疑其得信二信不又翻成二  
 疑乎至讀日記則庶幾不常魚肉帳矣讀家報則古  
 人所六面皮三尺厚矣惟末後謔語一番則疑團信  
 根兩沒交涉從六識不行處借友人筆傳廣護口爾  
 時廣護誠不任病即大醫王亦從何處著醫浸假而  
 病醫兩廢疑信全亡三尺面皮與魚肉帳都一筆擦  
 擦即無論病時病後欲一處求病相了不可得而安  
 用古七發以去之而何妨廣夏七發以益之  
 是歲七夕前一日劉錫玄廣護識于南禮之巢鳩室

廣夏七發紀目

二疑

病疑

醫疑

二信

人信

法信

日記

楊餘之條

五月初十日至二十七日 附病前六日

家報

六月初十日呈二親

七月十二日寄弟

謔語

五月十五日眼中口授徐珍甫

五月廿七日狂時筆授傅日襄

庚夏七發

頌帶居士劉錫玄王受父撰

二疑

病疑

庚申夏南都疫氣甚盛余疫狀甚怪歷三七日而起而追憶惟首七日沉綿困睡乃至發謔乃至當午對客而酷熱而大雨都不覺知此于疫法于死法頗合然此七日中適體未曾作熱小小內熱而中乾外

攝錄之餘

一

疆之狀亦全未有此于疫法殊不合而疫症得此或云于死法乃最合然余揣體中自昏睡外了無所苦就昏睡中反若有所得獨絕粒數日不甚餓及發謔不自知此為病相無疑一交二七日則并小小內熱亦全退矣難以醫家言絕粒如故而神氣愈清體亦不覺甚倦遂據胡床批答衙門文案及應同輩與諸文學東牘幾無虛刻檢點頗自安饒至五月廿四日疫為二七之末日轉于安饒時忽發狂肆何耶醫家

遂云勞劇復病似矣然後病法應發熱應煩悶應倍

委頓余全不爾何耶廿六七兩日顛狂自喜不能自

禁一切眷屬駭無地而予則一言一動歷歷自知

至廿七晚狂歌後對家人自述無所不記憶全不類

首七日昏卧時又何以解也尋常所云復病所云傷

寒走汗得不死偉矣未有兩日後遽霍然如舊者且

就此兩日間殊駭人見聞而余所自見自聞似反有

進于平日所見聞者既于自見自聞處別有主張而

攝錄之餘

二

又不容自己于顛狂又何耶既云不容自己斯亦無

可自超矣而人輒呼我為疫為狂為合死法余亦似

曾實疫實狂實合死法也于是乎作病疑

醫疑

初十日病發次日即請一名醫診視按時症法治之

七日未効又一名醫診視云邪氣方盛然藥未投而

形神如舊矣至三七日發狂兩日狂才歇而鄭蘭若

文學以葉中翰白子薦至止投清火消痰一劑云痰

亦不異常人但心火覺微若時氣則絕無有也集總  
下便覺餓半月來僅得此一餓耳頃之老醫洪仁宇  
至則大嘆云脉全無病只元氣覺受一番消耗耳此  
兩醫所見與前兩醫當下矛盾何耶四醫皆南中大  
名人何所見遽相反至此耶又前五月十四日正春  
首七日沉頓時余舊寓都水譚警堂先生素精內養  
兼請醫藥來診余脉復撫余躬視余舌云六脉俱平  
遍體不熱舌亦不作黑黃色安有時症若此者且亦  
攝錄之餘

三

全非病脉也至廿七早余方自歌自舞南中人則云  
余將就木矣先生復來診視益詳審語復如故此公  
豈浪言耶然必謂前兩醫偶誤而警堂先生及鄭洪  
二君為確則七日之沉頓與兩日之顛狂又何耶此  
七日與兩日間余或別有所信信而合此諸家言似  
終不能無疑也姑為之作醫疑

一信

人信

病能死人醫能救活人病退而人不死何疑乎非疑  
病疑醫也疑其病病者醫醫者病者醫者人也病病  
者醫醫者其誰耶病者一人耳僥入死法僥入生門  
夫病者不死矣病病者安在哉曰病者不死病病者  
則死矣死者其誰耶曰即受病者之主人公也主人  
公死矣人何以活噫主人公不死人安得生哉僕景

四

之跋扈也見梁武而心死今世人未死之心皆跋扈  
之心也夫心則安有跋扈者其人之跋扈也而心與  
為跋扈心之跋扈形勢既成人即欲與為招降而反  
不可得所謂眾生顛倒顛如此若顛倒心不死眾生  
豈復有子遺哉古所謂大死却活死者其心不死者  
其人也噫死法生門變幻至此而安知死之非不死  
不死之非死安知醫之非病病之非醫又安知醫醫  
者之不病病病者之不醫醫迫病退而醫退醫退

而醫醫者退病病者亦退而其人乃始迥然而獨存  
于是乎作人信

### 法信

如來說法四十九年究竟無一法與人即如來昔在  
然燈佛所于法亦實無所得從後學人不但未得謂  
得徒成妄語但謂有一法可得即魔外法耳但謂有  
一法未得即是實諸所無又安得空諸所有乎龐居  
士云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或問龍牙古人得箇  
佛證之條

五

甚麼便休去牙云如賊入空室夫空則一無所得矣  
空無所得斯証甚深法矣恰恰証法時恰恰無法証  
此無論聲聞二乘以下難言之即上至等妙圓覺而  
既有此名相即屬不空如來藏即屬生滅門收即于  
如來在然燈佛所實無所得本色家風未免着一面  
疵眼眉何況後來分教分宗無事討事者豈非好肉  
剜瘡乎又何況未得謂得自誤誤人者豈非目青圓  
影乎噫此真教真宗之如實義也我等凡夫且置斯

佛證之條

六

義止就眼前繩蠅名利能使捨得刀頭蜜乎眼前蜂  
游生死能便捨得隙中影乎眼前黑風船舫驚濤  
能便作飄瓦想白骨觀乎此等淺淺世法尚空不  
下漫云如來說法漫云然燈佛所有得無得假饒天  
花亂墜益堅地獄種子耳縱于一切世法盡空得而  
而一切佛法其與世法等之為證發勞相若如來心  
法眼藏果何處着一得字何處着一法字并何處着  
一空字乎廣護末法凡夫尚于世相未能拔脚敢言  
宗教漫然開口復伏多生願力于世累稍輕自有生  
來便已知有此事雖復知有此事決不敢如近時豪  
俊輕易承當雖復不敢輕易承當而眼前脚下時時  
覺有這漏消息雖復時有消息而廣纖不成片段不  
覺虛度半生忽然一病却不自意如桶脫底如門落  
臼如雙眉不離眼上當下覺得佛說祖說心空法空  
一一與衆生心真是不隔絲毫三七日病中遂不免  
興妖捏怪日有筆記雖復興妖捏怪倘或自設一字



倘或一字謾人自甘永劫泥犁無出頭日經云惟此  
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故惟實証法空而後乃成法信

攝餘之餘

七

日記

病前

企春初里居以病啞入山靜養有楞伽山房日  
記中有大死却活及頭白了也命盡了也等語  
似預作夏中公案及四月入都來日常動履覺  
種種有異病起後檢四月及五月初日記有關  
病後因緣者錄于病記之前

四月初四夜

攝餘之餘

八

要曉得真如十分現成不離煩惱即是又要曉得煩  
惱尤十分現成離本性是空而多生習氣和盤托出  
若不拚身苦掙一番安見真如有纖毫現成處要  
曉得自己是十分利根根若不利何以得知此一大  
事因緣又要曉得自己是十分鈍根根若不鈍何以  
十四五年來只便如此若不拚身苦掙一番安見根  
器有纖毫利處

四月十五夜

楊修手錄

九

處非極樂世界矣

四月三十日

讀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之句有會

五月初六夜

清夜開卷忽覺將恐將懼若無地可自便無地可自  
容孟浪結習從此應須和根拔出若有纖毫根蒂未  
除千生萬劫以至眼前脚下何處更覓錫玄 要拔  
孟浪根株先從林水翳然留連沒奈何處另開一眼

另著一脚余有水癖故云

五月初八夜

偶閱虞初志題二語于姐人寢室云漁陽鼙鼓動地  
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五月初九日

初八晚無家書及應酬書極其繁瑣至初九早正點  
香趺坐未半而欲呵尿息香而起遂將昨多函付所  
役方梳洗禮佛方完未了香早入署視事次第關

楊修手錄

十

孤明歷歷便欲將動靜閑忙順遂真妄種種諸境只  
將一句阿彌陀佛打成一片似覺甚非難事何以甚  
難若此但得程寬鞭急自然水到渠成 此日光景  
甚異從來不曾如此

初病七日

初十日 上 孝陵 午歸病發

十一日 醫家云是疫症禁余勿食

十二日 止嗽粥一盞

十三日 絕粒起 徐珍甫社兄來

十四日 與珍甫談于外館時時忽昏睡珍甫甚訝之 譚警堂來看脉則云全然無病

十五日 與珍甫談外館咄咄發譚忽夢與友人論楞嚴沉困中口占煩珍甫手錄今為第七發皆發譚時字字出錫玄口出珍甫筆此病中一奇也

十六日 辰刻召書役語甚清而余則忘之矣珍甫與陳企雲對余午飯余亦不知也據珍甫云口中

雜錄

十一

似時時與堂下人相廝然寔半與性命交相廝則珍甫不覺也此第七日病狀最劇然余此七日疾昏眠中或與吏胥相對苦詰其奸狀或與性命之友窮玄極辨語語皆從眼前脚底實證勘而阿彌陀佛四字不論訓對何人經歷何景無不牢牢執持沉病中反似一心不亂四十七年來清晝間所未曾有也就中時見砂礫穢惡為余平日所厭又時見密落清泉為平日所心醉魂消時見戒

紫武吏頗尊貴者隨余左肩後余偶回顧則脇息

伏跪又時見諸天六士尊珍珠繒絡莊嚴妙麗在余右肩後余亦殊不為意竟與一切善惡境緣蔑

若了無所見但牢牢執持四字直前信步而行忽見地府幽暗暗中恍惚見鑊湯刀釵及大小叫喚

等獄一一如經典所載余亦了無恐怖但默念云余既到此地應有地獄分矣但試看此中受苦衆

生誰願入此地者此衆生又豈不真實苦惱然既

雜錄

十二

入此地誰能倖免者余今到此自知此苦惱必空

難堪難忍照宿業所招甘心願入願受如應受衆千萬劫決不願彌隨觀音為我寬假一日但願慈

力加被令廣護于此千萬劫受苦惱時刻刻不忘本命元辰此乃廣護所求于彌陀觀音耳余既作

是想已一切善惡境緣及地獄相悉滅不見安然睡覺乃十七日之寅卯間矣

病二七日

十七日 內熱已清但絕粒而不餓又易一名醫者起

十八日 神氣清甚絕無瘧語 起居甚適甚情

十九日 瘧有純作聲自右垣叢草中入余闔榻地板下漸近聲漸厲余初七日莢屋後叢草所傷虫豸必多至是始懺悔甘以四大飽蛇腹尋三稱南無觀世音菩薩蛇聲遂息安寢至二鼓聞屋上作聲疑盜賊亦作夙業捨身想如來策我至矣

癸卯之歲

十三

二十日 夜夢秋丁殺牛牛血從下飛入余口傍人俱云此血于余大有利益見牛尾間白骨堆地傍人俱有讚歎聲及覺憶客秋典禮 文廟中目見推牛古人所謂因夢耳殊不復作他觀想

廿一日 絕粒八日矣是日方進粥一小盞嗽藥十日矣是日始停藥

廿二日 晚眠欲合眼忽如有人云殺牛之夢乃牧牛得力安然露地之祥也喜不能寐

廿三日 自十七日至此七日間內熱既清調養獨

謹覺得一眠一坐皆有紀律是時尚未辭印無署儀司事公移呈稟乃至交游尺牘酬應無虛刻復恐病中逗漏加意檢點神情轉自恬適不自知有前七日李橫也 此二七日間不覺彈指而過蓋制心一處都忘病苦古人所謂能促一奴為彈指信然信然

病三十七日

癸卯之歲

十四

廿四日 檢點應酬如昨至晚倦眠自拈二語云無事不開口眼有事不動意識展轉思維謂得調養真心第一義醒寐間反為二語所絆忽復自掃云調養身心自有大自在法何自苦如此言下如釋重擔掀髯一笑海濶天高便有未得謂得未證謂證之意即取日記大書云宜預防喜魔入其心腑時日未晡也至燈時漸不自持至曉果呼唐姬及二青衣先作莊語云我病非獨不危直是如樂偕

此病相為我得道機緣耳疾漸深喜漸溢謹笑酣歌忽聞曉鶯聲始命詹姬就寢余獨卧另榻沉沉欲暝方覺勞極病極自顧所謂得道者杳然虛幻而死相則實已現前不覺小有恐怖隨于恐怖處猛一參究復似豁然有會生死了無障礙遽呼青衣召家奴群聚念佛或念觀世音菩薩至日出後又確然自謂必無死法且居然自謂得道無疑矣

廿五日

日高春後益狂喜謂即死即入地獄何碍

十五

得道蓋確然自信從有生來俱實落從脚跟下體認此當病中復從脚跟得力更無纖毫可疑轉與古人病中得道者為誰亟請達本大師叩之師至榻前先與大作法戰喝棒交加本公此際大有巴鼻余似覺其機鋒小滯徐叩古人自證公云國朝有古音琴禪師因病得道有醢醢集行世余益自喜狂益甚公尋別去余戲召先所用兩醫作死態試之頃之沙業師忽自家鄉來同珍甫省視

廿六日

晨起尚倦圍圉兀坐昨兩醫被余驚退是早新得鄭洪二醫服鄭一劑神氣遂爽便躍躍復動法喜午間召詹姬至書齋譔笑甚適起然情想之外真確可自信申刺姬退余獨卧展轉已及酉時矣徐將初病七日睡夢間俱從脚跟下實參實證及次七日帶病應酬檢點恬適步步有主張又

十六

廿四夜之狂歌似狂非狂廿五日之霍亂似亂非  
亂廿五早及夜有死相有恐怖更作兩番警策究  
竟一真自如合此先後景光謬作證道機緣忽似  
因地一聲全然脫體無依不知不覺從床上蹶起  
快盪喜盪反至悲極悶極覺此頃軀為贅若無地  
穴可入余素自攝生護心腹甚謹至此際直裸腹  
伏地狂叫痛號胡言亂道字字皆有根據先感佛  
恩殺身難報次笑衆生枉受輪迴次復呼家奴急

掃餘之錄

十七

將所供佛菩薩撤入糞坑毋誤後代兒孫次復將  
禪流所然話頭一一證驗欲知一歸何處只歸到  
此際伏地處耳欲知念佛是誰欲知父母未生前  
只是此際伏地人耳欲知狗子何故無佛性試看  
此時佛性在那裡欲知竹挽是觸是背試看此時  
竹挽何在觸誰背誰欲知麻三斤柘樹子乾屎濕  
乃至無縫塔無孔笛等件試看此時般般俱有件  
件俱無方信古人所云虛空粉碎大地平沉及一

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皆悉消殞筆語果非欺我  
心作證驗口作叫號盡一酉時神氣方定始徐徐  
從地起坐休靜卧轉念古人悟了還同未悟時等  
語便欲却掃法喜二字奈何枯木龍吟觸發眼睛  
畢竟難于頓轉因復稍自寬解云區區一制科尚  
作數日歡喜如此大事忽通消息豈易當下消忘  
必欲強為却掃恐反復動病魔因合掌西向與如  
來告假一宵仍恐一宵未易了當更以來日廿七

掃餘之錄

十八

為期爾時帶識帶喜不復知人間更有何事極樂  
然任念逍遙不及二鼓齣齣睡矣達曙始覺是  
早與本公約為師弟  
廿七日 一開眼便喜不自持蓋昨宵有告假一念  
識神便爾浮動侵晨即御風坐庭際家奴駭甚旋  
余進而為其尸余獨步齋中猖狂歌舞更劇于前  
吟詩唱曲吳歌訓蒙以至梵誦禮懺乃及戲謔  
罵罵者謂傷寒走汗迎醫叩神無所不至而余則

一字出口覺一字有所證合臨齋雲門滿仰曹洞以及華嚴法華楞伽楞嚴無不七穿八穴無不隨分狂口一談逗漏爾時之樂益不知天高地下自卯盡辰狂態始息而意中之狂正未歇也頃之親朋襍至傳日裏遠自吉安來徐珍甫亦自外館來余咄咄作高談曠語獨日裏語語認為真實殆日裏亦復狂耶時余四司印務俱謝却獨欽天監印在以是日進御覽四十九年分新曆余慙矜御

發祠司諸役亦有一二事來咨稟余扶狂心策應

愈益井井晚餘料理書館中襍沓文案及安頓几榻俱覺有異燈時鄭醫再至余帖數語示之方自神王忽一奴含淚而立余亟叩之云吾儕小人何知佛法但見主人鎮日顛狂未有歇息萬一不諱其奈家中老主人何余為悚然及更許時獨卧忽自問云五月廿六日酉時所得以何為據即自答云以何為據言下益覺人法雙空後自論云所得

既了無可據而此四大之調適則近以耐字達以圖報佛恩總不得視為頑軀一任捏目生華空為無事討事但以調適四大為眼前急著一切得道證道光景盡作魔事掃除可耳作是念已即合掌西向云弟子廣護五月廿七死銷假竟是後絕不作一狂語絕不作一道念

家報

六月初十日呈二親

男自十二歲學舉業即無一念不在舉業至三十餘歲竟不自知其得失也及丁未聞報之次刺下未動一念止自諗曰然則從前學問皆進士學問乎自丁未以後即學佛遂無一念不學佛學佛之難較舉業不可算數益難自驗其得失矣然而學佛非學佛也止自負其性命耳人人有性命人人撇却東洋大海

佛之難

二十一

獨男實實為性命真切一念可以自信以證遠近善知識無不信男者然禪門學問以因循地一聲為究竟如男日在五欲中便妄希究竟大事與趙清獻張無盡輩比肩此則寔所未敢自必也不意機緣所至春間借喉啞入山二十餘日靜課已恍恍自訝覺有到家消息矣又不意自別二親入都日常動履都覺有異至五月初十日太祖忌辰四鼓上陵感寒大病以至半月人人慮其將死竟不知男炯炯一念全

從劇病中隨醒隨夢一善惡景累千奇百怪百驗千試中牢牢把捉密密證勘忽于五月廿六日酉時如千日沉醉而忽醒如千年昏夢而忽覺遽從床上蹶起伏地狂叫亂嚷喜極反至悲極苦極大呼佛菩薩感恩思報恨不得寸剛此軀以酬萬一又大呼家奴急將所供佛菩薩畫技蠟炷無誤後代兒孫爾時滿街親屬無不駭異謂走河東而不知男已當下輕輕將千生萬劫無限英雄豪傑錯錯走之路一

佛之難

二十二

眼觀破一脚掀翻可確確自諗曰從來學問皆真佛真祖學問矣二親于男中進士不無歡喜若知男月廿六日酉時因地一聲驚聲動眾事則丁未二字真止不值一文已哉書到後諸弟可急覓席之兄弟作一証明以錄云下下鈍根止靠真切一念便不為佛祖所棄二親之益勤課頃不必言而諸弟吉甫席之輩但肯作錫玄下下鈍工其于世出世法又豈顧問哉男隱中所謂千奇百怪者天堂地獄無不歷



歷見過心中只堅持阿彌陀佛四字一切善惡景累  
無不一一消滅其事甚詳甚真日下男撰成悟道記  
有數十言容另寄歸此但述其崖畧耳但古人亡大  
悟三十三小悟不記其數男此乃第一關耳以後苦工  
才起手苦工亦無他奇只做官越要納死力事二親  
反要從酒掃應對細微間加意決不得如前之孟浪  
其酒色二字決要愈加堅忍以期永斷決不放狂禪  
之未得謂得濟人利物要不惜身命此男所以求微

佛錄上卷

二十三

大事所以圖報親恩佛恩耳男叨悟後所自來如此  
決不愁後走錯路所謂腳根下穩穩當當底前程也  
日來與楊邦隆輩諸同志相印無不許男證道獨達  
本大師只許男大悟未許男證道此達老所以為達  
老也昨晤吳本如先生謂男未免魔事男益自喜古  
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男嘗與友人戲言昔人謂真  
修行人魔王恐礙彼魔事必來撓亂我輩修行良久  
無論魔王即魔民不一下顧何耶此雖謔語突堪警

策本如先生語尚恐過于獎借若魔事是真則證道  
決不是妄矣男所以益沾沾自喜耳男今念願與前  
大不同前在家終日與二親商量要棄官脩行今自  
一悟後覺得做官做和尚有何分別既是現在軍官  
且做軍官軍官何礙修行蓋前日男中無把柄今因  
男中有把柄便不妨騰騰任運耳此語尤親朋愛男  
者所樂聞故并及之至男病體今已全愈男今日此  
身比前更珍重且沉病中所見諸天呵護光景男寸

佛錄上卷

二十四

世緣心似未了二親萬萬不必慮男也男得道時號  
全似惡病寔非惡病也況今日已全愈乎或人有訛  
傳固不足信即回家家人之言亦不必信也諸侯詳  
序再寄不一 二親若尚愁男病只看此書精神意  
氣是病人否

七月十二日寄弟

夏仲一病我自病自知謂必無死法而衡中人及南  
中人妄疑妄揣不得不實呈其病相并實自吐其真

實無病相以告二親以慰二親五百里外游子在疑  
死疑生之日若不思慰親心固非人子矣然若諱疾  
忌醫有一字自欺欺人空冒大言不慚之迹而反以  
慰親心者疑親心此在平常人尚當謂之喪心病狂  
況我平生與弟輩侈言性命雖屬空談而信義兩字  
親朋亦頗相悉矣昨得弟輩書謂千二百言家報親  
朋讀之直云慟親心慟親心耳嗟乎假使千二百言  
人人計之人人不厭不貳則我病中可見直是人  
人所見耳古人淺論世終尚云假使提出心肝吾人只  
是數片肉耳何況此大事因緣乃欲人人悉心相信  
則此法不謂之希有難信矣但幸二親及弟輩不疑  
不疑吾願足矣雖然但更得一人信向更滿我一不  
願力弟輩亦毋薄此世人謂人人疑駭也

掃餘集

二十五

謠語

五月十五日眠中口授徐珍甫

庚申五月初十早謁 孝陵單衣受寒病在劇惡六  
日來不能謝一人不能接一語予性善飯而受醫人  
戒日不入一水漿沉眠幾無人理但眠去無一念不  
作正信向昏夢中輒入衙門視事胥吏輩遙執大案  
來欺人予所為歷燭其欺絕不異公庭凜凜如也性  
命一事六日夜間諸善知識無不酬對如晝日止味

掃餘集

二十六

見達本本如先生而後進銳往之士執經辨論若與  
吏胥文案參錯而進人謀語多不能悉記至十五日  
午涼風堂同社兄徐珍甫與予對坐予忽入夢有一  
士叩楞嚴宗旨余曰若識得究竟堅固四字便了却  
一部佛頂楞嚴若事不真實事不了當則五千千百  
轉成毒藥矣足下宗旨一問甚覺好肉剜瘡且如予  
數日來受諸痛苦不過字字一念自持雖復正信皈  
依反覺得釋迦世尊決不敢恃為慈父妄希接引當

阿難將毀戒體若非自己一念緊緊提持安知不負  
如來久遠授記此時之輪迴萬劫可免乎又覺得摩  
登伽士決非放光如來輕輕一呪便可折攝全是阿  
難自己提持自然魔佛總歸法界耳今人若遇摩登  
應作如何觀想縱三二十年打疊妄心畢竟如捕  
消遣又豈釋迦世尊能時時代汝宣呪乎總之郵意  
只靠自己脚跟莫只靠參教參宗無事討事也楞嚴  
宗旨從來學人無不精究細參而僕止據緣契初綱

楞嚴上卷

二十七

求相印證在僕固是淺陋無識有聞斯說者若直詆  
為淺陋而不予脚跟實地處密密勘驗得過請只將  
五千四十八卷玄言妙義一千七百則現成公案又  
將自己平日所謂言下承當者試于此眾苦經通時  
漫與支持打對且看支持打對得過否作是語已遽  
遽然覺則珍甫方坐余榻前飯午飯家奴輩惶惶侍  
立叩之云但聞禪噪不知作何物語余笑云我方揮  
麈談性命汝輩安知何物語乎然睡覺後體中倦甚

不耐搗管遂口授珍甫頗筆志之如右 如上語字  
字出余口字字入珍甫手能欺他人不能欺珍甫也  
五月廿七日狂時筆授傳日裏

是早余正顛狂時吉安傳日裏忽遠見訪坐移時余  
神氣漸定日裏聞余狂叫語殊不謂狂也遽出近作  
相記余遂挾狂心細與商榷徐商及性命大因緣此  
君與余交十年所矣久有正信向余刻頌帝三集有  
禪門大畧即為此君作也別去三年益大精進余轉

楞嚴上卷

二十八

覺其向往太迫贈以寬著程途急著鞭七字更以淨  
土勗之日裏又云年來館穀資生不免為境緣所迫  
余又贈以隨緣二字日裏乞余筆授因取寬程急鞭  
二義分綴如左而專勗以一心不亂又將一心不亂  
照雲棲不二義而專勗以事一心日裏拜受而去  
寬著程途急著鞭

一心

此所謂急著鞭也 時時提起主人公 全

在境緣苦迫時下工夫

隨緣

此所謂寬着程途也 古云隨緣不變不變

隨緣不變者主 不論境緣苦樂一穩無心

任運

以上全憑自己做工夫但我等凡夫必須借佛力加護必須時時要皈依淨土淨土者西方極樂世界是也阿彌陀佛現在西方但有眾生真心願生西方時

時勤念阿彌陀佛

二十九

念到一心不亂彌陀自然親來接引同往西方矣既生西方然後轉來東土接物利生軍官居士無不可為難為軍官居士千生萬劫決不墮落矣所以專脩淨土為禪門捷徑工夫至穩至當之學問切不可間巷愚夫愚婦皆能口念彌陀而忽為鄙陋也從古蘇東坡張無盡諸大豪傑皆入此門近日雲棲蓮池大師專提淨土法門乃真彌陀化身說法也急急信受切莫遲疑真切真切

念佛只在一心不亂然有二義具後

理一心

理一心者念佛時密恭如今念佛的是誰恭到情忘想絕處二十三十年忽然一悟便得上品上生此最上一著也中下根器固未易輕言即聰明豪傑常為恭究所誤不若守定事一心為穩

事一心

時勤念阿彌陀佛

三十

事一心者不必恭究只一心念阿彌陀佛四字念到情忘想絕處雖不得上品上生然臨命終時定得彌陀接引但生西方便千生萬劫永不墮落所以為最捷最穩無上法門珍重珍重西方有九品化生其下品下生者乃世間極惡大罪之人但有夙根臨命終時忽然念佛十聲所謂十念便得一心不亂便得下品下生亦永不墮落與上品上生同其餘諸品不必細述

古云無禪有淨土萬億萬人去有禪無淨土十人九  
墮路有禪有淨土如帶雙翼虎  
頭普同十方世界無盡衆生皈依佛法僧同生西方  
盡樂世界不為自己一人修行 此洪願願發在先  
乃成道大根基無此決不成佛

持餘之錄

三十一

自通七後

大士有臨終警語云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業者  
何物乃無明所起善惡二因所招苦樂二果是也嘗  
考教家所詮生住異滅四不覺相住相凡四異相凡  
二生滅各止一相耳滅相謂之起業相屬最後最麗  
而盡之前前最微細處寔由無明不覺心動雖有起  
滅而相見未分甚深微細惟佛能知此直謂之業相  
業相者生相是也嗟乎以惟佛能知之心相而忽焉  
成住忽焉成異忽焉遂成最後最麗人天鬼畜地獄  
等顛倒輪迴難堪難忍之起業相豈不大可怖畏大  
可憐愍獨無奈凡夫障重本始二覺全失衣珠生滅  
一門偏甘火阱一切墮入魔界悉成蠶繭自縛臨終  
一物莫將千業緊隨自作自受誠不足道即具蓋世  
聰明居然入佛知見便欲透脫前前最細之生相恐  
未夢見在既未透脫生相遽云罪福性空十習六交  
映伏凡夫轉當深重耳廣護生來頓純然正幸聰明

持餘之錄

三十二

知見無一足恃偏以下下根器自出下下工夫當妄  
謂我佛方能生處杜滅我凡夫不能不從滅處杜生  
何以故生滅相尋如環無端十利有十利之生滅利  
那有剎那之生滅既從生起招滅仍從滅盡滋生四  
相輪迴行布截然亦復四相圓融一時具足令人手  
眼何處着便使必欲從最初最細與佛爭知誠所不  
易而手邊眼下何處非掌相即何處非生相從生相  
知生相我不如佛從滅相知生相佛即是我何以故

掃餘之條

三十三

生相若實當無滅相滅相既空生相何有生滅提空  
惟須一照安見凡情必非聖解乎廣護自有識神來  
無始無明結成無始習氣念念遷流不常急水觀越  
苦無捉摸仍賴多生種子不謬因果時藉經論及善  
知識內外薰習即未諦審賴耶實相而習氣暴流偏  
從流急時密尋密伺自覺制舉時累在名利入官來  
累在游娛隨緣時常苦無記把捉處又苦法縛種種  
病誤不知生相云何而循業發現諸趣併常既已幻

招幻治亦復覺幻無幻雖不免如起信所云凡夫人  
覺知前念起惡能止後念雖復名覺即是不覺然亦  
何知相似隨分乃至究竟不從此覺知一念聞薰教  
法薰于本覺乎起信論二乘無異相名相似覺法心  
無初覺名覺不覺二義在我凡夫自亦定當不出又  
幸如來加被二三十年來每假四大病緣托出心病  
面目憶已亥歲諸生急急名利時夏仲病瘧冬至方  
止爾時偶因熱腸故一腳愚每瘧發昏熱中合眼報

掃餘之條

三十四

見東院控額狀旬日後成隔日瘧瘧退軟呻吟帖創  
瘡至而熱夢中之呻吟不異醒時也蓋名利方熾時  
業相爾爾展成秋閉關包山在解今後監薄山水聲  
仗間卒歲矣忽復病瘧孟浪惡習盡呈熱鬧中詳具  
掃除編雲長公提刀逼窺及金與評伯等夢蓋情緣  
方熾時業相爾爾丁巳九月創造漕艘掣肘困頓時  
請急還里為家大人稱六十之觴才七日而還署丹  
陽舟次又復病瘧熱夢中忽云廠中柵木盡烏有矣

八云胥役乾沒多金走矣又云將作諸役既廉不稱  
 皇散矣俗緣方熾時業相又爾爾余既歷此三相益  
 信衆生一念不了死時定招業果遂將古人毫釐繫  
 念三塗業因暫爾情生萬劫難鎖四語指歷右時時  
 作臘月三十日觀想今夏一病熱悶不減前三兩名  
 利之呻吟游娛之浪蕩絕不入夢成隔世事矣惟政  
 務不免關懷而與名利了無交涉夢中境緣雜沓從  
 不見一聲使千年来疥癬止刺一漠漠林泉耳夢中  
 時見林泉清曠竟與砂礫穢惡作平等觀雖病二  
 七日不免尚為法縛法縛既解不免多一法喜然一  
 步掃却一步都不知病何從來病何從去并不知四  
 大病耶為復心病噫病相非起業相乎則非滅相乎  
 起業相非起自業相乎則滅相非即生相乎余不能  
 以佛心知生相而能就我衆生心知滅相余以不能  
 知生相而招滅相然或以識破此滅相而千生萬劫  
 後終滅此滅相并滅此生相則此七發之發也其為

姑湛發識乎其為發真歸元乎余憶不能知而姑以  
 是為千生萬劫後生滅滅已之初地云爾時七月二  
 十有二日

集卷之六

壬子去

附陽邦隆東

讀兄七發不但知兄病中消息亦且知兄病前用心  
諦實堅密肯從脚跟下逼拶應有此一番抽身轉腦  
處蓋因真則果亦真頭正則尾亦正而吳本老疑為  
魔境非也法信一敗見地盡其面當無一字不與修  
多羅合使魔如此而見如此而修如此而證何歎乎  
魔耶古德云大束虫處處能泊惟不能泊于火燄使  
其能泊火燄則虫即是大談魔處處能入惟不能入  
于真如使其能入真如則魔即是真如兄既達法空  
信得于法實無所得如賊入室室此是確實之談然  
賊既入室室則偷心當下自息所謂碎地折瀑地斷  
也兄自驗偷心息否偷心既息則常光現前則根塵  
識應時銷落應時銷落則生死一如語默一如寤寐  
一如方合得龐公日用事無別永嘉行六禪坐六禪  
語默動靜體安然經云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寶  
藏自然而至是也兄自驗何如倘或未然豈有目既

無肯而圓影未落之理却用得兄自家話頭苦子終  
起手珍重珍重

希餘之語

三十八



楞伽山房日記緣起

余以己未十月請急歸入武林為伯氏作秦庭之哭  
喉遂失聲三月未復然自信酒色兩字久在有無間  
不至作性命之憂而每對知交輒如瘡痍神亦小窘  
遂借此機緣擬作靜慮元宵娛侍老親拂旦遂憐山  
裝禁旦禁口于楞伽僧舍每呼奴子木魚為號凡七  
日疾試一開口良未霍然緣此七日微南都一歸黨  
禪課一香打坐一香經行自辰及戌凡十六香始就

楞伽山房

枕小試苦行便礙頑軀根劣可知然此生中稍種一  
靜因亦直得舍此一喉矣八之日啓關縱游上方吳  
山石湖太湖諸勝隨緣便坐日止四香體中差適而  
八識田中百孔千瘡更于四香中發露殆盡游次隨  
筆記之先後凡兩旬筆記凡三千言皆瘡痍中語耳  
憶臨行虛受弟贈句云孤僕倚煙撐人皆怪此行問  
程難自料一往顛長征瓢笠將身試冰霜入境清年  
來頗送別今日願從兄慙負此詩并志于此

虛受弟緩制舉而拈詩而舉業日進常與談禪或  
笑不語而禪意日深其贈余山行詩題云伯兄稱  
病入山詩以壯之詩既解余心而題語自占地步  
亦後不小在禪門中亦可望作後來之秀老伯仁  
獨奈何

庚申二月初四日劉錫玄廣護書于楞伽山房

楞伽山房

二

楞伽山房日記

頌帝居士劉錫玄玉受父撰

此番入山亦有進處進處若何曰已看明自己根器  
根器若何曰穩穩千生萬劫輪轉地獄鬼畜無疑曰  
既已看明可使脫得輪回否曰若計較到脫得脫不  
得妄見入山進處曰居士大欠承當曰誰會承當此  
地獄鬼畜

如此根器妄恭話頭真自瞞心昧已茂林朗情洞虛

真大善知識大導師

已未除夕前一日偕席之訪沈朗情情方閉關余與  
席之從關外坐談竟日時茂林法師忽作不請之友  
聞余年来意在熬究力勸余云熬究未若念佛余初  
不肯林公云居士今日若能全持戒行則熬究與念  
佛惟所欲為若正在五欲中便從一句一歸何處單  
刀直入恐難相許不如偕佛願力加被已靈較穩當  
耳余言下服膺証之虛公公亦云爾朗情後作長言

策余既入山來養病調心兩難入手始自愧根器凡  
下決意持名懺感三公每欲泣下

以萬德洪名破八萬塵勞不愁不雪消見現只怕一

暴十寒阿彌陀佛無量光故曰萬德洪名

念佛當如魚吸水一息尚存不得少住息心枯坐當

如魚在陸已將喪身失命一從坐起即如魚還水吸

動如常

應事接物舉足動念須常如面對阿彌陀佛莫循妄

想妄業重結六道因緣至于靜坐觀心昏散忽至無

計破除須于言下便作臨命終時想獨自嘆眉豎目

但覺無境無人立地撒手便行更何粘帶不了任墮

地獄鬼畜不用彌陀接引棒將度生一頭轉以授記

彌陀爾時氣可拔山兼亦澄如止水非但昏散立破

大事捏定掌中快活快活珍重珍重

件件可勉強只到一个心字便有力沒用處便于般

沒奈何

只有一尊自性彌陀求也求他拜也拜他恰好道求人不如求自彌陀要訣無他只有一心不亂四字一張禪椅是座攝魂臺豈待明施錢棒

四字佛名好貼奔命散何須暗度金針

聰明才辨文章經濟到此已全無用處豈不大難事到手邊便做出話到口頭便說出意到筆下便寫出信道是一鬚眉男子今日方知只是箇沒安身的乞丐無嗣息的鬼魂且道安身嗣息在何處

禪錄之卷

三

入山枯坐五日夜反夢友人贈一麗妻珠翠甚富錢如空花予于財利一根久已輕淡而識神尚以相礙不可謂此根易拔也頃之姪躬撫摩得未曾有慾火熾然而持念甚清甚定堅以好言慰彼令別覓主人戒體岌岌欲毀卒以此一念得不毀犯可慶可畏丁未以來余却贈妻及其奩資凡三矣猶于靜中作此夢可笑可畏持戒保身二想夢中俱現方得僅免毀犯乃知情種正深耳白骨不淨觀全未相應

余于姪欲實淡而情種未拔較姪欲更甚耳

白骨不淨觀雖是對治淫欲正法而凡夫試作此觀但見妖妍靡曼安見白骨安見不淨廣護當于聲色場中儘覺酣美而迴光一照儘此酣美意味只便如此于我身心有何用處況一任此酣美正是千生萬劫無窮受苦處言下悚然汗恨不容不索然冰冷似于對治得力但愧不能堅持此法耳

家破人亡時如何肝腸寸斷時如何大死却活時如何

禪錄之卷

四

何頭白了也官壞了也命盡了也酒色名利水樹山雲般般有趣之事一件受用不着了也好日去了惡日來也

臨出門時山荆笑我包山出關後十年已增兩妻此語切中廣護平生病根但十年內一燈懺悔隻手拈拈萬言囑累三語增于密雖步步俱成有漏而默然頭證無生亦不可謂非包山加護也正不知石湖出

開後又作如何行徑耳徐與山荆證之 山荆不許許者皆妄語耳

余嘗有世諦語云不做卑官不自知甲科之大不做尊官不知彼科道之大聞者以為確論山居偶得二語云業障不深不知解脫之易功行不深不知解脫之難又云不入地獄不知佛恩之大不窮佛藏不知自性之大

若不信有佛實實該打殺與狗子喫不可但借宗語

佛語之餘

五

作游戲若果信有佛便當專持佛號佛必有知必不騙人人若且信且疑脚踏兩頭船佛亦不奈人何世果無佛佛法果虛誕而耳聰目明之人乃于青天白日弄此鬼話父兄不為嚴禁子弟不為泣諫則皆喪心之人耳若果有佛佛法果足聽信則世間之苦無苦于不遵佛教者世間之樂無樂于超出世間者兩條路迤天地懸隔奈何戀細娛而棄極樂偷眼前刹那之景而甘萬劫無窮之苦父兄子弟之不如吾

意者只為見不到信不及無怪其然捉提一身既為耳聰目明之人信此希有難遇之法幹此光明正大之事尚不一刀兩斷姑且脚踏兩頭劣根頑器真可慙愧真可痛恨

沒奈何說箇權巧隨緣宰官護法甚則妄云留惑綢生到末後微倖一箇帶業往生此意受所云此名癩種子要跨揚州鶴恐世間無此大便宜之事

對境忘境定非中下根所可妄擬中下兩字雖自是

佛語之餘

六

欠承當然畢竟言下未易承當則根鈍可知矣言為

于此尚自日從一日可云地獄無不

獨斷獨行鬼神避之何況尊人可以理請親朋每經

情遣誰能制我者只是自心不決自身不肯耳後傳

則有他日機緣否則地獄何辭

信行願三字無論行願字全未起手即一信字已經

十餘年來不可謂輕淺然止從看經論及聽善知識

策發緣起全是六識用事未便重入七八二識難多

生善根不之舍藏種子然被習氣隔越與六識生疎  
濶絕久矣所以一切惡知惡覺全從七八識深根固  
蒂中觸著磕著與六識和盤托出甚親甚熟一切正  
知正見只從六識門頭似無似有時現時滅全與七  
八識甚疎甚生此我輩凡夫通病也從此于信行願  
三字寶落下手加功得令習氣從六識止不更薰入  
七八識正知正見直從七八識轉與六識觸著磕著  
便是又從六識時時薰入七八識不更生疎濶絕方

攝論之錄

七

許成佛有分雖然凡夫之人業重障深于一切習氣  
要六識不行已大難事縱果不行而七八識依然如  
舊搖撼不動于一切正固難自謂勇猛精進自謂透  
脫精研提之只是六識用事耳便欲轉識成智非但  
要日久功深無須明眼授記

沙門一云喪門言死滅之門也余既經世諦不能即  
為沙門止以靜坐一香為信行願三字中一行字之  
微塵涓滴若又塵度此香或并此香置之與蚩蚩俗

人何異從今每日得寸隙即坐在遊戲場中即偕坐  
香作遊戲無以招集同志至一點香後便盡情絕意  
撒入死滅一門一念才起即張目自喝云廣護何不  
死滅日久功深稍有死滅消息便有惺惺寂寂消息  
便有大死却活消息矣古人難以無記寂寂為非今  
在下根凡夫中又偏重寵廢之性必不愁入無記寂  
寂偏應專靠無記寂寂作對治法

攝論之錄

八

古禪師指一亡僧示衆云此僧即真實為人說法  
次自作死滅觀便是真實說法  
有同志之士定須結一打坐會○宜以打坐逢場作  
戲反于歌筵舞榭月下花前試之此在世相亦佳  
每夜上床睡眼將合時作觀最可作臨命警策  
四大宴安調適百千抖擻精神一點昏沉忽起便如  
裸散鬼魂一點懈怠微牽塵勞八萬糾紛此際尚無  
已真何況真入死門風刀解身苦逼遮是甚麼時辰  
任汝起群學問請試提起主人

是時爭果目應得境風忍覺一息未息微發而用  
不著三寶一點妙明惺惺怕敵不過煩惱此際提出  
蒲團且莫匆匆草草若欲事理一如難說粗塵易掃  
除却噴地一下那得了一了百了

閉關七日夜初出小步治平寺山門獨坐大雨中望  
寒林煙艇襟袖皆濕戀不能舍此亦情癡若不破除  
不免留連光景未可謂稍遠俗情沾沾自喜

奴子從家中來聞小不如意事未免懂懂晚餘憑窓

九

遠眺山色湖光清沁心骨真自人景俱空懂懂一食

當下冰消

養病調心事理相資初入山來亦滿望爾不意尾夫  
馳動日久一入靜中百醜俱露黑牛稍受芒穿牧童  
便覺困敝始知參究提持全須不惜身命猛拚毒取  
命根絲毫不斷大事決不了徹眼前此身尚纏業債  
不得不隨順權巧但不可刹那忘却正固至于單刀  
直入捨命直前會自有日自矢決不仰負 如來願

此願力堅固耳

千言萬語千打百鍊更無別甚難處亦更無別巧法  
只難割斷一線情緣只難坐穩一個蒲團耳

湖山小述

余登吳山汎石湖而笑余情量之狹也七里湖光山  
巔觀之榻邊一片耳南湖盡處有平曠數頃環紫如  
雙帶帶盡處則洗洋無極之太湖矣越一日小艇出  
行春橋里許漸遠漸寬一望洗洋訝此兩湖實同一

十

水山巔所見平曠安往乎久之行盡七里湖勝既窮  
而雙帶環紫者居然在湖南行雙帶間又里許始出  
太湖始信山巔所見最真而行春橋里許間所驚詫  
為太湖者正石湖耳嗟乎此區區七里者望八百里  
之巨浸奚啻海若而從小艇間去見雲揣便誇七里  
為八百里予眼眶之陋不足言而八識田中情量偶窺  
頓忘人世所自詫為洗洋無盡處欲與俗腸爭廣狹  
者又奚啻如橋畔所見乎在爾日已破石湖之情量

而未窮八百里則安知八百里之情量直幾何從八  
百里之一巨浸而極之五湖又極之四大海極之華  
嚴無盡海但有方隅揔歸情量但屬情量不脫方隅  
請試與登鷲嶺汎覺海者拭天眼而破之

庚申冬日游西山自紀

余自甲辰秋以諸生單騎省家大人于長安留不數  
日而遊西山者兩日有游記數千言言皆山紀游  
紀也迨丁未以公車戊申辛亥以需次甲寅以國博  
今庚申以南郎恭為

神宗皇帝進香先後游長安者六則游西山稱是願  
自甲辰以後無紀焉非無紀也山情游態先後一轍  
欲紀之而無可紀也今山猶是山游亦是游耳欲為

前一之紀而仍無可紀也欲為後四之勿紀而似不  
可無紀也則錫玄故不復能為山紀也游紀也而山  
游之不能不為錫玄紀也前固以錫玄紀山游而今  
以山游紀錫玄也憶甲辰之游從游有豪客賞游有  
巨尊壯游有三寸管城數幅側理而無窮汗漫之游  
則有一腔熱血妄欲讀盡天下書識盡天下人閱盡  
天下名山水不覺從此虛願激射為憤盈不可按之  
蓬勃氣其狂態具在爾時之游紀而其遺毒乃至十

七年來遠則聊蕭于造物近則鑪鞴于風塵而追則日還月化于種種之余髮然則丁未後之四游也槩一甲辰為崇樞一甲辰所紀為年表耳今茲之游錫玄猶錫玄而十七年來之錫玄則非甲辰丁未之錫玄矣然故前此之游無一不有從游者而此皆則蕭疎寂寞居然老衲行箴而愧未成為老衲者贅有兩奚奴也兩輿人也兩驢及一驢夫也今茲豈無豪客而主人意盡則客第有懷者輒捉鼻而去我矣惟此

掃餘之餘

二

夫離之斯養與不解人語之匹羣尚依依其就我而我亦時從輿間相與問程把臂時下輿驅兩口塞共飲散溪山水草邊尚時覺眉端火腋下風突起為山客賈壯領安所得老衲與共消此餘習我此則胡可無紀以紀余媿乎前此既有酒鎗肉豆自不免豪飲大酬兼或挈歌兒狎客或自作狂呼遠嘯咄咄自附于伯與之慟而不知寐寐山靈其嘈濁久矣此曹既惟此揭揭雙轡而饒口又為十齋忍貫不極饒渴

即開熱飲鐘不敢過而問也又以腸風作楚久捐杯勺因得刺此醒眼空腸楚楚與溪山作對舊游不沉夢境新履更恣幽探此一之與前五所得誰多則胡可無紀以紀余快乎落紀能不落晉城側理乎然前此未辦山妝先謀二物之二物者復教不受余節約窘不能脫山靈窠窠曳曳株株為雲樹水石梵剎將人作畫工描抹着甚緊要我今稍稍為錫玄志過為錫玄解嘲而山靈之不能驅此兩物也即兩物之不

掃餘之餘

三

能驅我錫玄也而錫玄始不妨長與山靈伴兩物不妨永與錫玄辭矣山靈耶晉城側理耶錫玄耶槩無窮汗漫中一滯賸耳少年意盛一往氣矜甘以十餘年之鬚眉逐之而面髮空成緇白觀河了無變見天下山水不得盡閱亦畧閱之矣天下人不得盡識亦畧識之矣天下書原無盡讀理又能自不為不讀書人矣既不肯以必盡之軀為造物作奴為風塵作牛馬則此以之斯養森森之匹羣相與馳騁乎閭



耶可影香山碧雲之一片車馬場以自遠乎飛揚  
榜之常不而足耳并此自紀之紀美以贊此一自為  
意此十七年來自景則幻矣自想則空矣而有非空  
非幻真實不虛者存即不必別推理諦而我此皈依  
之

國皇我此同一國土之中外眷屬我此生身之父母  
則自有此山乃至自有錫玄來游則奉與俱游息則  
奉與俱息亦復從游息間有林爾間情者憶甲辰初

游香山寺

四

入香山寺恭觀

神宗皇帝來青軒展墨挺勁端偉凜然如奉

宸嚴兩越歲而叨對 大廷叨綴下吏十餘歲而奉

一觀

天顏今茲之役悲哉胡為乎來我然寔緣此來得以

陪都下吏于九月二十有三日恭逢

今天子御 文華門屏息從門下觀瞻

龍鳳安誠稱千載一時幸甚而轉入香山恭尋

皇祖展墨馬奕如新而時月間便已成

三朝舊蹟能禁潛然涕下 官府大事賴在 廷諸

臣力扶九鼎奠若泰山而

皇祖梓宮奈何以役夫之不戒三日 大行震驚者

三日矣又冒禁潛然涕下尋後從來青軒憑欄東眺

一派邊塵隱躍几榻間向時所忼為安瀾而兩三年

來忽幾見蹂躪朝政緣此又忽幾見棄除僻遠小臣

皇極整緯願同依

游香山寺

五

國皇同此國土所謂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遠此頃山

行前一日晤姚孟長吉士笑謂余西山亦只爾爾兄

何為是數數知心哉孟長知錫玄之不為西山游也

知錫玄之幻想真想不得不寄想于西山游也抑非

獨此也憶甲辰冬家大人方 予告治豫都門錫玄

得以其間初涉茲山大人時年四十有七而今錫玄

乃四十有七矣此十七年來家大人于人間樂事差

亦陶寫年來小不適于步趨而絕悠行裨日持佛號

二萬聲家慈長家若二年而長齋繡佛二十五年矣  
南即薄芳綠養色養愧無一焉第家二人早年並負  
熱腸年來並就空諦難以錫玄之不肯而落落山游  
漫成諸觀想覺隱隱與兩尊人磁鏡投而水乳合也  
于後言旋例得省觀旋圖長隱姑持此孟浪之言敬  
進二人了一南都勾當博一庭下椰榆則此一游也  
謂奉兩尊人之杖履也可此一自紀之紀也謂宣兩  
尊人之庭訓也可

掃塔之餘  
是歲十月九之日識于淨業精舍

歸涂閑紀篇目

龍新露宿

以仕學

耳見漢賊

刀鋸瓢笠

薛文清魏莊渠王逸少

費文偉

念佛

無心唯心二義

文宣武齊

南華有數語

樸民慙口

冷腸俗骨

虛心

盥漱三餐

哇河豚

在圍城忘圍城出圍城不可忘圍城

王三活命

命根未斷

潯江水觀

詩話

題法印上人募華嚴設口緣度黔城冤鬼疏

匡廬游僊石見佛光筆紀為天池寺主募緣疏

祭掃簡則

得各前書

哭何少婦文

附沈君善南北詞

錫名第見懷諸咏

歸徐開紀

龍新露宿

長洲劉錫玄王受父撰

宅溪去省城三里而近。叛賊依為狡窟。予頗欲親提尺劍。搗之。此城守第一着也。苦為怯將力格。而王開府一至。即營焉。掃故宣慰宅。列戟其間。予奕奕神往。而病不能從。樂成一恨事。十二月廿七晚。諸生過。前稱新撫必不聽予歸。遂于廿八早。腋兩叔。即宅溪。孟浪迫控。始憐而放之。藉此機緣。得從三百日。雙睛猛注之。賊巢。椰榆盤薄其間。消一積恨。積願。時從北門出。東門運步。皆塗膏。漂血地也。入東月城。一向文昌叩首作別。尚不覺有談虎色。正月朔六日。長發。出南門。行三日。兩疾始達新添。亦復步步皆膏血地也。自會城外。惟宅溪以賊巢。宇舍如故。過此則彌望荒立。無一人影。亦無從寸探。隻尾六之日。行三十里。岷嶺矢置。肩輿廢。磔間坐。微疾。諸子矜隨行者。繞與

露宿于時時出與興作快談。不覺遂旦行三十里。憇龍里。龍里故一大衝。今則一片焦土。城垣皆撤毀。新撫命章都聞統卒二百成馬諫茅為舍。予出縣中糗粒欲就茅舍食頭不可舉。則坐日中一飯。又行三十里。露宿如昨。初八抵新添。始見城郭人民。省圍難解。而凋殘至此。善後正難。遂賊即寸斬赤族。不足償其慘惡也。

以仕學

新平間。士民郊勞。無不加額。頌會城三百日苦勞。予曰。守會城。不敢云不勞不苦。然非新平力守。為會城外護。豈有今日哉。聞者謂為平心論云。予士子往來黔楚間。但吾美筆墨。辛酉則後美諸生筆墨耳。既自重圍出。過山川城郭。稍稍揣其陰夷。及攻守難易。覺新平所不被賊。正賴城皆乘高樓險。轉不如會城。惟南門次南門。可供都聞穩卧。而北門正戰場。東西二門則天塹皆賊梯也。此日晉中始草一金湯。粉本

故曰。居不險者。思不遠。深自愧。白面書生。真所謂以仕學耳。

耳見漢賊

予行龍新道。二百里間。萬家煙火。鞠為一片沙場。痛恨西賊。不能去懷。及停驂偏鎮間。叩士民。爾不被賊。何亦復爾。歎歎。云。十二月初。秦兵過此。十一月杪。楚兵過此。賊初反。三月間。有思南兵欲援苗。悍將純之。卒不及苗。而亦十過此。三番蹂躪。傾篋倒篋。乃至發屋拔木。奸女竄夫。遂無遺育。嗟哉。會城不得援兵之利。而郡衛乃酷被援兵之毒。一至于此。黔民何罪。而積苦苗仲。重以西賊。正苦西賊。又重以漢賊。耶。及舟次沅江。有角巾突過。予病榻把苦。憫勞問。語及黔。平原任王開府。羽書敵促。堅欲需黔亡。徐議恢復者。錫玄掩耳云。旬月來。眼中已不見獮賊。今日耳中。何又見漢賊。忍甚。獮賊者。客去。半記之。續構杭一案。或

笑云耳見漢賦語得無浪台予合掌云大士以耳觀世間音廣護以耳見漢中賦雖生佛不同同此悲心耳○觀音之妙祥家作耳根圓通解廣護則不然世間佳音較少大士耳不忍聞不得不廢耳用目全此悲心若遇世間不佳景色大士又不得不廢目用耳付之秋風墜葉耳所以宗門云鼻裡香聲耳裡香眼中鹹淡舌玄黃搃之五濁中堪着落五官處寧少聊作顛倒觀游顛倒世所謂看不過認真不得耳此跋語墮綺業而久鬱園城小用發舒樓閣倘有耳見此言者或復同此悲心不

刀鋸瓢笠

作此紀時尚未見南察報也又五月分見韓章則此語益贅矣

仕極華靡是人生一快心事刀欲上頭是人生一意惡事逐此快心即從中得意惡弗領矣畏此意惡即世味可快心弗欲矣昔人云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劍其喉愚若不為也然人多且畏且逐謂意外事不一二而身名俱泰者千百而千百耳此以世情衡出處

者也然當念志喪元勇溝壑在孟夫子時已為古人語而曹子建亦云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功名之士但作一俠烈想即刀鋸何畏焉至學道之士作一捨身想則刀鋸正選佛場中除紫泥伏寧避華靡以謝塵勞豈避刀鋸而失苦行哉予在園城中正此自諗而既解重圍尤須善後若非二豎剝膚雙白嚙指即不必揀擇苦行亦何辭任運隨緣今既運合榜全緣當某戲則雲霧既不堪煩蟻米游

薛文清

年

而瓢笠亦可將筋骨鍛鍊若溪屋高堂之虛明而偏矜苦行于晨屨惟顛倒逐華靡則可耳誠一們心作靜慮嬰兒之計不為此○此語亦甚贅但黔楚歸涂尚有以小草葉予者耶此自矢若旦晚間得掛名南榜則此語益贅矣癸亥正月二十八日沅州舟次

薛文清魏莊渠王逸少

薛文清公云莫因事變之來便倉皇失措先定已之心心定自有區處魏莊渠先生云吾輩若透得名利



墨如子。雖不敢云文章千古事。然今以筆墨招議。自不妨令議我者與我之所為。招議者兩案並呈。豈愁海內無同志。千秋無知己。我獨在園城中。剎那生死與子衿。帳中相對。時時以佛理曉之。乃至見兩墓。亦間一及之。正恃頭顱未穩。蒲芥尚懸。惟拚死時可作拚死語耳。况解圍後。魚縱獮。誰能網繼。而不任所析。賞于歸。暢所欲。行于山史。則豈宦海之外。更復有能羈海外之人者哉。聞有見予掃餘編于南禮時。者。深嘆惜云。列此清班。奈何作此浪語。今幸繼此浪語。早已去此清班矣。然若從南禮祠司。莊頌我二祖禪宗學問。即浪語亦或未玷清班也。念佛非念佛。自念我性命耳。園城中。豈不人人爭性命。而不知世法所謂性命。非學道入所謂性命。又不知能念世法外之性命。正以急救世法中所謂性命。但不必于死活間爭胸影之性命耳。

無心唯心二義

酉冬開蜀警。黔中已不啻震驚。予書肇法師臨刑偈云。四大原非有。五蘊本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此言下合無生旨也。既被圍。予作一轉語云。非有幻造有。不空妄造空。頭刃俱自造。誰復斬春風。此一唯心造旨也。無生唯心。非有兩旨。而當機異位。隨人証入耳。欲証無生。除在言下。言下不証。生滅不滅矣。能証唯心。即不見一切。尚見一切。即所謂見從外來。不了唯心矣。証無生已。才証無住生心。南泉先生折無生好生為二義。此隱實顯權語也。証唯心已。并不可見唯心。廣護學証唯心。而未能不見唯心。則學人初機位也。

文喧武寂

予在南禮。有一二雄藩。終見招尋。為理章句。予踴躍不敢承。而別出機緣。忽踐舊游。猛經煅煉。仍還骸骨。歸徐解后。一故人。見家頭學政。軍政兩扶。笑謂予。子兩戴英徽。即無水西一部鼓吹。走郎園。聞青衿長。

將無太寐莫乎子笑曰子謂水而鼓吹便能令夜郎  
使者耳根熱聞乎不知八十日青衫長脚跟後驚如  
飛蓬眼珠狼轉如烟燼正不愧俚語所云冷官熱做  
而三百日高卧成樓既無帖刮困悶亦無簿書俗纏  
難在指予彙發不妨眼光牛背而語或多暇絕塞閑  
門秋月病肺咳少眠高枕閑除黃面瞿曇作不請友  
豈復慮有車塵馬足閑強然之音涸我于煙鬟雲塢  
間者地偏心遠正堪寄此懶骨耳此段裏言何緣得

南華有數語

從山中覓黃犬叩致一通寄謝勸駕游黔者此非也  
辛酉九月投牒乞骸者四既治裝始聞蜀警正應急  
保首領而以熱腸太迫勉承臬司之乏至圍城中諸  
生繆謂若客秋遂得請此際當如黔城何子笑曰一  
姬亡後一姬進姬者美也美人尚不絕世况醜婦乎  
然念臬司監軍二篆在戎警時虛懸寔不能出冷腸  
撇置冷眼外也因念莊生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

能使人無保汝也二語文章之奇幻事理之平實在南華中亦有數語也

樸民懃口

予從來行部亦不急車徒供帳况在乞骸居然行脚  
自甘矣尚行黔境時有印弁為弗聞之者此何足較  
而車徒欲然不得不小示聲色弁遽惶恐謝且自列  
云乞念初按臨及較士時曾敢偃塞獲戾予不覺  
失笑深憐其七竅未一鑿也假令其職胸中實有炎  
涼想敢情語至此耶即此語之可笑轉諒其意中殊  
不作故將軍令將軍分別也是日亦實非偃塞據云  
偵探訛傳詰朝方至遂成疏節良然良然假令以失  
辭受譴刑故省過經言謂何毛廷尉具茨曾見教云  
嘗見官人拍案呼杖杖竟血濺墀草而受杖者尚不  
知所由蓋樸民懃口深觸忌諱而彼殊不虞此語之  
觸忌也廷尉此言仁人利溥矣官人念哉予在仕  
途樸懃觸忌而予不自知者計無虛日矣然幸不至



以血內贖罪餘皆可一笑受之矣

冷腸俗骨

入仕途官冷即不俗。簿書俗矣。即不冷。予叨令不冷。而三河則冷。內外廣文冷矣。而西江漫勞九邑紳衿。壁水正當三秋額俊。殊不覺冷。在南工偏冷。不免俗。惟南禮冷。正不俗。學使不冷。而在黔偏冷。庖代戎行時。塗面作噴。索銀索米。不翅俗矣。而究其所以。羞亦不俗。今幸援飛鶴放。永訣珪符。并冷官不耐矣。而欄舞僂僂。謀兒嘯嘯。不官亦不冷。數畝汙萊。父資鼠雀。澁囊既不辨枚飢。未免替村。僮索銀米。不官亦俗矣。然自阿家翁本色。任索銀米。不須塗面。正亦不俗。俗二字。予一生慣倒。用之。騎用之。耳。憶在南工。且俗且冷。漫說知己。冷未及腸。俗未及骨。人生最不應有者。冷腸俗骨。腸一冷。天壤間便不須有此人。而骨小俗。遂不免。冷天壤多事。極而論之。即安邦彥亦不過于貴州人心。腸忒冷。而又以俗腸忒自國富貴。沖

十二

天。殺氣。只一冷字。俗字之極。果而戒定圓明。慈悲喜捨。只一不信不冷之極。果耳。又極而論之。亂臣賊子。何代無之。貽臭萬年。與流芳百世者。並足千古。且彥賊正月。盟後。尚瞻瞻拜。跪堂下。出省後。僭移偽檄。明白與朝廷。恩斷義訖。則又人得而誅之矣。君彼從目。僥倖。踐土食毛。而三窟獨營。九關密關。借骨偏攻。掘地而冷腸不念。所天在禪家。謂之師子身中蟲。居師子身。食師子肉。而世法中則謂之國賊。國賊與亂賊。定刑。應無輕重。而驅除反有難易。所賴亂賊人得而誅。國賊天必不容耳。

虛心

人無智愚。事無難易。勢無安危。但一虛心。諮訪。即十分難事。未有無一入手處者。萬分危勢。未有無一着脚處者。即入手不得。而至于歇手。着脚不穩。而至于失脚。亦須自定神氣。安詳諮訪。看破局中全勢。而後以萬分沒奈何。聽吾義命于局外。即歇手。即失脚。亦

自心死亦自可對天下萬世至于智愚尤無定局天下原無十全愚人但苦不能諮訪能諮訪即智也智者多不屑諮訪不屑諮訪即未論千慮一失亦未論到底必有一大失就其智慮愈多得慮愈多愈多受病處矣尤可惜者當事勢急需諮訪之時傍有可備諮訪之人而以心不虛故見其人如不見聞其言若不聞甚則有反疑其人罪其言者遂使人有不敢聞之口終成我一不易結之局此或天實為之耳至有不能平心處事細心料事者總只為心不虛而胃中自沒主張聽人撥置者又不可謂之虛心也○要心虛先要心真真心在虛常日以一輕名利便是大本領若在虛變時有二種一曰不怕死一曰大慈悲然責人以不怕死大慈悲甚難不能不怕死而必求一稍妥當之法以免死不必大慈悲而大眾不得免死我亦恐難獨活詳細諮求一活衆之法以免死亦是真心即不必其果妥當果免死而但一諮求便是

虛心便不愁無入手着腳處

### 鹽漱三餐

予四五歲時事歷歷在眼猶記六歲初讀書早鹽漱意惡甚謂此事畢書悞見首翁先生笑是後每鹽漱時無不作有一想十二歲學為文章漸喜讀書漸乃至鹽漱時不暇作想即鹽漱即吾吾不輟矣及當事則作職思想虞成家居則作縱心調暢想南郎翰歸看晝日苦人冗平旦起則起老親所鹽漱及早餐以便歡笑辛酉課士以鹽漱時默持課誦謂四威儀中此亦行字一威儀也早餐正含哺舉匕時呼胥史問是日應行事餐竟非出堂皇則緒較或首徐矣東城樓鹽漱仍默持課誦及作頭目腦髓布施想三餐則想此一餐後再餐未可必矣秋冬則念滿城溝瘠不覺漸自減餐自有生來鹽漱三餐時無一虛度者若白晝清宵又不必言矣每設舟車間尤便讀書搦管及禪課蓋俗客攪人舟車所必無也驟轎中予能作

字丙午冬公車十七義皆此中筆也。其法左手持腕，右手腕拈着左手腕上，而以左手四指抵牘，兼承右手腕，任揮洒不搖撼。人與則允便矣。癸亥二月初六日，舟行瀘溪道中，先一疾，四鼓不眠，午餘倦卧起，復覺倦，又着枕則又起。姬人笑曰：「若爾着枕何為？」予呼古江兒云：「此疑甚有理。」第二番着枕，正圖酣眠，忽得冷腸俗骨一段浪談，不覺躍起。裁平生一起一息，未有無故而起。息者鍾伯敬云：「古人作事無鉅細，寐莫。」

蘇東坡

豪華皆有意。予則行住坐卧皆有意，但非作意之意耳。爾輩若不從小發自刻厲，便不免如閑。必寔猶眠，不知其何以昏眠起，不知其何以蹶起。試問汝二十年来，亦曾自知有盪漱三餐時否？既作冷俗浪談，并此志之付癡兒當一陶家梨栗耳。

噓河豚

憶在沫纓亭，侍家大人及吉甫席之華。數豚魚畢，予忽笑云：「豚魚味云何？客不知所謂。」予云：「豈獨豚魚請。」

問：「何味？」云：「何房中之樂？」樂味云：「何黃金白壁到手時？」味云：「何三台八座及寒士初釋褐，恣自評時？」味又云：「何諸君若識得豚魚味，便識得種種味。可憐滿世間人，千種種味，只如豚魚味。常時欲飲，欲多飲，後復再飲，再飲無了歇。畢竟不解豚魚味云何耳。惟錫玄此際，覺得朝來命奴子出市，市得付庖人庖人既調，鹹淡賓主始共搖手。初置案，種種味透鼻，一引箸，舌底津流，既咀嚼，肥膩甘香，揚鼻云：「諸味。」

蘇東坡

俗說耳。從唇入喉，從喉入腹，主宿飽滿，盤案一空而投箸掀髯，五齊庚進，不得不稍緩頰更耳。此一事之緣起之結果，歷歷如斯。而此彈指間，試問其香者何在？固了不可得。即問咀嚼時，何受用？作何觀想？亦俱如夢如幻。欲如錫玄試更重宣此義，恐滿世間數豚魚者，未有不笑。此為贅矣。而錫玄則又深悲滿世間，予香甘滿案時，正少一咀嚼工夫。予盤案一空後，又少一回頭覺照，所以滿世間樂房中，樂金肆，樂台。

鼎無一釐足時亦復滿世間竟不知房中味金辟味  
台鼎味亦只便如此奈何橫被宿業驅牽識情馳逐  
而來因去果提付之一夢幻顛倒豈不深可憐愍哉  
吳語謂咀嚼為健自爾日發此狂譚諸同志遂以健  
河豚作一公案而圍城既入死地還念生趣種種不  
過如河豚甘美耳而甘美味久遠已成嚼蠟則死苦  
味隨緣亦成夢幻耳歸途復為重宣與諸君覆案之  
○子教兒云汝亦知有盤噶三餐時否應與此恭同

○圍城中復細噫死苦味初被圍時人苦憂恐子既拚  
一死不憂恐不苦矣賊攻城時苦策應男婦飢迫時  
苦調度橫兵驕惡時苦鈴束諸苦則真苦也而誠念  
諸苦寔有剝膚受之者子則坐而指揮耳敢自言苦  
乎入冬漸減餐忍餓苦則剝膚矣而尚有餐可減有  
膚可剝即苦未極也十二月初七早存米十九升極  
矣然嘗作預想若果餓死為我祖解元公作一摘派  
兒孫公諱政為方正學先生著固所不憾即餓米死

而城破若得從容投縋或就水以視受縛賊手寸膏  
支解楚毒難忍不猶愈乎即求死不得而寸膏支解  
必不可免則又作豚魚一嘆云何為痛痛味云何誰  
痛我者誰受痛者此痛業寬從何來此痛寬竟為寬  
利乎為求名乎即畏此痛而求免而宿業既定非求  
可免即忍此痛不過湏臾而一了夙因一堅法忍較  
之歲歲豚魚時時甘美千生萬劫了不得一正因正  
果予決不願以彼易此也

○在圍城志圍城出圍城不可忘圍城

八月初三日自懺數言既于生趣無不探討畢命疆  
場真無遺憾惟兩親諸弟團聚融融無論天性難割  
而情緣濃厚亦非復尋常庭闈每一念至覺頭顱可  
恚處惟此一絲纏繫耳然事不自由數果窮極則龐  
家了脫何妨重締他生賞心樂事世味道情盡已一  
筆抹倒真自灑落乾淨及解圍就道白雲在懷溪綠  
既沒未了團圓共說無生龐居士云大家團圓精進退

墮轉不可知。會須時時還念。若令團終不解。此時業運推遷。早分國土。釋云。知見每欲留于世。不患悲情。不日冷。一日惟愁大家業運。世後一世耳。倘或彈指忘却。重圖雖令活佛出世。何法再施濟度。至自着鞭。毋忘記前。

### 王三活命

二月初五日。予方坐北門詰奸。有王三者。力毆一樵夫。衆怒持之來。予命與杖。抗不受。有力如虎。急走矣。

歸來開

二十

後持來責三十。繫之司獄。至四月初八。夜賄獄吏。逃矣。予勅獄長。因不得。汝無生理。初九夜竟得之。予親詣獄。詰主者。次第決罰已。遂出。而王三之死。已授旨獄長。峯煩一喙。執三乃叩頭謝活。命予于哀。矜中不覺一失笑。自後凡得援兵耗。或城外殺賊。士民輒喜加額。予獨心自笑云。王三活命矣。至窮冬。益自謂王三無疑矣。而竟得出獄。俾耳。嗟乎。人命脆薄。何時何地。非王三活命乎。既出黔。正月十五日。正午。肩輿將

抵清平。突出苗數百。肚探子囊。予出與馳馬。苗咄咄逼馬苗。予又自笑。王三不死。獄中乃死。道上平苗破三箱。見唯卷帙耳。俗物不解。南面百城。并厭弃老書。生舍之入城。則又王三活命矣。嗟乎。生死渾閑事耳。之生之死。之死之生。時時作王三觀可耳。○筆此後至潯江時。又一王三也。

### 命根未斷

歸來開

二十一

行次平城。承李開府特走一弁來云。前途苗仲寔繁。非多兵不可行。予心術開。府德厚。而度多兵必不可。得勢不得不仍作圍城瓦注。以西賊刀餘之六尺。聽造物之所置之耳。晨朝戒途。與中為法印上人。草莽緣疏。恰寫至。怖苗仲則求免於苗仲語。而諸苗恰駭予馬首笑。一切唯心妙諦。方從筆墨間。虛描懸寫。而推結操刀者。乃真實為我說法。三百日圍城中。尚有城牆外護。此則眉端露刃。生死更覺親切。爾時欲說無恐怖。畢竟難之。幸能急急。着眼忙。忙轉念。反借彼

惟結操刀者為金臺迎接。覺得倖脫圍城後。又不可  
少此一番紫切鉗錘也。既入清平公館。奴子來云。一  
二行篋。并眠具衫裘。悉入苗手。無遺矣。自計篋中故  
無長物。而一萬一裘。全須創制。能勿為煩。然幸利此  
首領。于我萬何有。獨圍城鋒刃中。不廢筆墨。有日錄  
軍政。警策夢卜諸編。解圍以來。有雜錄。開紀城書。都  
無副墨。又自童時手錄約取編十策。丁未後手錄宗  
教警策。及古詩文。及類書。三十餘策。此在苗為章甫。  
在我則命根也。言下不無軼軼。又一轉念。此種種皆  
藤種。皆現行習氣。藉彼探囊。挾我疣贅。豈不徹底  
乾淨乎。時諸子矜爭前慰勞。予正與笑談。而與隸後  
吳殘篋來云。賊見章甫無庸。裘葛散惡。正在揶揄。而  
官兵亦已急集。賊且笑且走。寸縷尺箋不失也。咄咄  
諸苗能張虛聲作我棒喝。而不能出慧刀。斷我命根。  
可謂為德不卒矣。

潯江水觀

儒云水火盜賊禪云。儉病刀兵。有一于此。即屬非常。  
黔人死者流亡者。亦未必併而嘗之。獨于倖免一死。  
而諸苦非獨倖嘗。且咀嚙無不窮極。病緣發胚于庚  
夏。而傳變于壬冬。火厄身受之于二月初六。而閤門  
受之于十一月初六。及十一。十一以後。遂無疾不炎。  
炎燎原。聲勢直逼寢榻。圍城何止儉歲。自五月至十  
二月。公私摘索。予一口亦幾絕粒。乃始倖殘喘息。盜  
賊刀兵與眾共之。而清平之餘崇。則予所獨也。諸惡  
劫事。惟水厄未經。而十一月十一早。賊既登城。予臨  
臬司前溪池。躍々欲下者。久逾十刻。似亦可當一刻  
矣。而司命云未也。三月十七日未時。歸舟達潯陽城  
外。正維棹矣。石尤忽鼓洪濤。蕩薄顛頓。如落葉之轉  
半角。數十人從舫挽之。而舟挾風威。轉挽數十人。岌  
岌與五丈之殘桅。並掣入江心矣。幸上游里許外。有  
一港口。人力與舟力。風力。拳泊相持。自未訖申。始得  
倒行入港口。方急時。一妻一子。及三蒼頭二婢子。崩

角。衣。散。氣。欲。絕。錫。玄。獨。仰。天。長。嘯。云。所。不。應。死。貴。  
竹。清。平。死。九。江。城。外。一。唯。如。來。之。所。命。之。耳。既。幸。復。  
生。寔。念。三。禪。天。方。免。水。厄。予。何。人。斯。敢。謂。臬。司。池。畔。  
一。番。提。持。便。足。了。水。輪。相。續。因。緣。乎。至。文。字。葛。藤。在。  
清。平。急。時。必。需。轉。念。始。得。洒。然。此。番。蕩。蕩。中。唯。心。義。  
既。益。惺。惺。並。欲。先。取。業。頭。蕪。濁。擲。付。波。流。轉。恐。江。神。  
惜。此。清。波。不。受。蕪。濁。姑。熱。置。之。遠。遶。家。園。如。集。生。雨。  
云。馬。鬣。封。之。耳。

詩話

詩話

廬山下解道一友生述一姑女詩云。亭作力頭鬼母。  
為夢裡人。又云計窮思亂世。事急想奇兵。此女畢竟。  
死于此詩。予為歎絕。此詩友生請下一註脚。予云。若。  
依紫陽舊註。便當作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  
解若近日聰明人看書。則四語遂通。教通宗亦復兼。  
通。世法何以故。紫陽舊說不能流芳。方作遺臭。便落。  
宋人窠窟。若此新詩。一往萬年驢年百世。此真大英。

雄。本色。自。蕪。湖。男。子。磨。盤。因。緣。外。未。見。其。兩。友。人。順。  
解。如。聞。它。說。既。別。去。獨。坐。追。憶。西。賊。初。反。及。重。圍。正。  
劇。時。有。向。頭。顧。起。珍。寶。見。者。此。亦。自。是。人。情。必。至。獨。  
惜。彼。我。留。不。成。留。去。不。成。去。男。媿。磨。盤。女。慙。近。媛。始。  
信。遺。臭。萬。年。真。非。容。易。勾。當。予。十。年。前。有。論。世。語。云。  
實。貪。實。嗔。實。癡。而。歸。為。不。貪。不。嗔。不。癡。又。有。解。雖。  
真。雖。癡。而。未。可。許。為。能。貪。能。嗔。能。癡。似。可。為。解。

詩話

詩話

掃餘之餘二卷附歸涂閒紀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劉錫元撰錫元字玉受長洲人萬厯丁未進士

官至貴州提學僉事是集第一卷庚夏七發記其

庚申夏病疫事二卷爲序記簡牘雜文三卷爲雜

注乃其官祠部時考驗衆僧雜作附歸涂閒紀一

卷則記其官黔中苗亂事大抵多作佛家偈語間

涉俳體



# 太古堂集二卷

〔明〕高弘圖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太古堂集

二卷》提要

門人法黃裳徵士持明太師璽齋高公遺集一卷屬  
余爲序余讀之不禁喟然三歎也按公之生平著作  
甚富如易解老氏解綱目別見咸有成書而世不少  
既見何哉蓋公當國破家亡流離會稽餓死野寺中  
恤節首陽慷慨畢命乃唯兩僮輿輓踰歸里則其  
支容落散亡又可勝道歟嘗謂明季一時棄身人殉  
固如公與羅石左公成卓卓千古而乃近出於二百  
里內亦足徵一朝義士之報二儀正氣之存矣爰余  
入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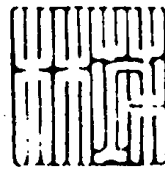
武

英殿綉校明史讀至公傳有曰弔國忘忠謀協心勁  
力而扼於權姦不安其位明祚傾移非一二人之所  
能挽益歎公之忠貞

聖朝

褒之垂諸簡冊洵足不朽及觀察左海慕公暨左公  
大節搜羅其文僅得羅石集跋卷特禮其祠而修葺  
之公亦有祠以僻遠未得瞻舞公曾著畫衣記先大  
夫珍藏之予嘗敬讀而爲之感樂不已今又讀是集  
更怦怦有慨於中夫世之好事者之難其人也使早  
有人取公集而廣布之卽通經兵燹雖餘齒餘壽

多殘闕然猶可存什一於千百今乃莫有過而問者  
無惑乎忠烈如公聽其文章之埋沒而不彰已余嘉  
黃裳校理之勤公族孫直夫能纂成之俾其文長留  
天地間也黃裳其識之異曰儻能合左公之集刻之  
以遂余夙昔之志是則余之所厚望也夫  
乾隆辛巳夏口後學仁和沈廷芳謹序



吾鄉太傅碑齋高公殉國會稽其家沒於逆鎮子孫無  
所棲食轉徙餬口他邑無寧宇以故公生平著作零落  
散軼咸黨間無有能為收拾之者余昔嘗從故老友衡  
山崔君見公勞山九遊記及爭座位乞休七疏抄錄一  
冊意頗欲為纂集未幾燬於火志遂不果夫以公之大  
節孤忠垂載史策功名卓卓著人耳目間罔不必藉文  
章以為重然自昔賢人君子而為後人之所忻慕者思  
即得其逸句緒語實之不曾若拱壁矧公之詩文又自  
可孤行於世是其不足重公而因公以為重者益足以  
重公顧聽其埋沒而不彰是亦學士之所心惻者已公

族孫敬業直夫嗜學好古士也日函一編屬余曰吾家  
太傅作也余蓋摺撫於人家殘藁敗笥中剪拭補錄積  
十五年而始輯此其間傳寫混淆紕繆魚豢莫可勝辨  
子幸為我校讐焉余受而讀之凡詩一卷文十數篇按  
以曩日所見有九遊無七疏則知其漏遺者尚不少也  
然太傅且沒於今近百餘年已無復知其能詩文者其  
詩文無復有過而問焉者即間有一二好事者及至亦  
復無從索求付之扎記焉耳微直夫舉使更越數十年  
後將并此求之不可得不大為可惜與語所謂以少為  
貴者又敢求多乎哉抑公之精英不容長淹沒其靈爽

有所憑式而若或俾使之顧直夫獨能於湮遠無足徵  
時專心肆力檢金剝屑搜羅於塵腐蠹蝕之餘真然業  
而成帙其用心不可謂勤乎惜也余貧無力佐直夫以  
成其事也世不乏慕義人矣其必有奮然起而從事取  
此帙而梓之以公之海內而傳之久遠者則公之詩文  
且賴直夫以傳而為公文字之忠臣亦可附以不朽矣  
余因樂纂公集者也為校正若干字并跋其左而歸之  
乾隆辛巳春五日同里後學黃裳法坤厚題於蔭松山  
堂



二

大古堂集

膠州高宏圖題齊著

族孫高敬

仁和後進沈廷芳秋林訂

同里後學法坤厚黃裳校

次楊用賓贊鈞突泉韻

勞將玉杵振鴻濛高捲寒濤浸碧空響徹佛頭鐘鼓起  
晴掀嶽脚地天通期吾汗漫流梭外用汝為霖噴吐中  
訪洛定知明主眷但言如水報穹隆

山居春思

莫將消渴問相如耐可雲華一寄書細裊茶煙鴻漸鼎  
照殘藜火子雲居杖拋扶老眠花圃木作呼童把藥鋤

何處雛鶯飛不去數聲林表喚回車

春日山莊

纔看婦子浣春紗早染輕黃上柳芽鶯作緩歌留好友  
蝶占長蕩醉名花乍寒雲裏衣裳薄向煖溪頭鷗鳥譁  
惟有雨晴堪種玉更無俗事到山家

秋夜

男兒所愛鬚眉在恨說王孫忍跨奇此意孤藏成拙傲  
非緣主棄得哀遲前軒拭月寒為痛透開絨松峭不枝  
願學陰何新改句山深也有用思時

九日

深庭誰山意九日賦高樓被律閑詩足棠杯得杖頭寒  
英酬晚節衰夢謝東周貧妾能共醉學妻不肯愁

竟白髮

強半百年未爲老霜雪欺頭何太早由來百慮歲相煎  
慮從神裏先枯槁人視素毛如蒿草我愛素毛根根好  
四十五十僭稱翁女郎婢子人呼嫂昨日西隣舉社觴  
便是老人坐頭牀絕大饅頭拾在手以次均分少年行  
我與未聞不進去少年不敢辭酒堂白髮自向筵席貴  
勸抱金樽過短牆酒酣抽拂龍泉烈顏色不受征塵沮  
何事橫胸上雙眉闊步方艱血仍熱朝臣有淚兼有舌

二

野老吞聲空有血引鏡止欲見丹心安用區區照鬢雪

題黃石宮石盡黃故名宮竟公之如何

要覓桃源路窮觀少澣東虛無道德藏金碧聖人宮廟  
貌狗名象俗呼任異同不能真面目何用此山中

題沈河山刑部尙書寄以石刻四友二老圖王太

宰射斗畢司徒白陽李宗伯湘洲並河山爲四  
友張華東御史大夫亦河山與利二老焉爲其  
同壬辰榜復得同朝於逆魏伏誅之後故圖之  
官南北京不一故二圖之

萬年玉祚開千絕絕代公卿視此圖交讓五臣賜拜治

坐中下士輩誰識彈冠幸不編新弄自首歎然見故吾  
妙繪逼真丰骨整透人肝膽數輩類

題樂父守貞修其家世百年譜先淑人樂出也不

勝甥舅之感

汗竹縹緲翠欲流人從筆削見其衷逼真司馬龍門手  
選樣鸞殿五鳳樓堂構燕毛周禮樂家稍食采晉諸侯  
慈親線迹垂鵲結風木酸尋線舊頭

詠匡氏園碧牡丹

金谷園中千樣春胭脂不惹綠珠唇陽臺一夕能多妬  
樊素紅綃碍妾身

三

讀鶴嶺侍御及公子朗生曹無端潘子美邱子康

諸勝士和唐人曹鄴怨愁情三題詩各十二首

余私有感也怨各四余作反怨四愁各三余作

反愁三情各五余未免有情不須反第和之五

亦十二首

反怨

吾意哀須臾何妨執著否況不無少因溜來滄浪水  
江開邀王勃輕帆掛快風赤壁多酒徒明月上坡公  
泰山膚寸雲噴出條條雨蒲柳畏秋及不敢求均耐  
齒毛自向衰衣冠人楚楚相勞不相謀歸來課晴雨

反愁

輾轉足爲癡含飴調孫子頗聞肉食人愁時把相比  
被體賴褐衣山妻能自織至於膏粱味惟許王孫食  
半背鐵笛鳴穿雲傍險行貴人勞夢夢山更釋營營

情

不知山會飽洞口列村羞飯罷松移影觸忤人意幽  
覓句成佳癖流雲設奇供便欲問遠天有時雲氣重  
拈拈有餘韻何事幽篁裏受來風兩多韻入巢由耳  
吐有嶺長舌如有空洞腹持此滿大千願力亦已足  
熱背倚寒流忍淚無須流懼惹北山移有慙南遷買

四

讀少陵簡韋十郎官絕句次韻

鮑子多情管子無逢人却寄一行書應憐寂寞當年我  
曾與論交迹不疎

身不成名心不無屬兒收好故人書也知貧病非蘭譜  
刎頸嫌同陌路疎

春日東臧十一盧岩兼訊野鶴子康

桃根不分柳搖絲爭出新粧到酒厄作賦留春工部與  
懷人寄句少游知十年壁絕容貌百五朶尖拳欲問奇  
才子中原成鼎足邯鄲續步總差池

東萊太守楊溥霖行部膠州道經嶗山山之趾爲

余別業有失趙陪用詩謝過

無數青花漸雨露一籬且是抱秋開賽帷誤向桃源引  
荷條不知夫子來今歲桑麻書大有田家雞黍放寬杯  
重過昌邑鹿王密袖去秋風蕩早梅

姜居之少宰南昌書至

平明野寺響齋鐘惟有聽僧意不備君抱渭流几幾曲  
我司嶗勝已千峯沾些石氣栽雲穩穿破煙稍放月鬆  
猶遣江帆窺迹迹恐通人境惹追鋒

次宋仁趾秀才韻

老畏詩名句不傳青蓮白雪漫相牽援毫自向烟波滿

五

感興惟宜野色偏徙倚松頭風謾漫流連月上酒涓涓  
惹來宋玉悲秋賦觸忤愁懷塞朔寒

瑯琊臺劉斗杓同年致滄川政歸甚貧書來罪歲

用答

共我食霞歷翠微千峯高處弄晴暉不求白髮饒頭早  
却訝黃梁煮夢非懶情折腰辭秩秩艱難學稼奈年饑  
足音莫漫覓然喜鴻雁邀人飛未歸

詠酒魚送姚太守朝觀

千載姚墟舜日開德星高映藹春台行車澤沛陽春動  
卧閣花深曙色催皂蓋雲衡連太乙朱輪仙路近蓬萊

新增戶口攀轅待應計恩光近日來

寄錢牧齋同年

春草迷離春日明懷人無那曳心旌幾年巖曲留叢桂  
千里芳洲憶杜蘅鴻遷晴川知衍衍鳥飛曙谷喜嚶嚶  
山中韻事須閒却復旦新歌聽汝賡

九日就釀室獨酌

苒陵滋味樂田夫黍地今年十石租且喜盆瓶饒有貯  
莫愁囊杖滿無沽續吟風雨重陽句縱吸糟醅劇飲徒  
便是頭巾能漉酒不勞衣袂保茱萸

張侍御伯光接畿南過里稱太公鵬信宿而發賦

贈

便鑿銀蹄浸碧光凌寒破曉控驄韉  
輕頭細寫流民表肘後新攜壽國方  
子舍依依才信宿王程去去遠倉皇  
應憐赤地垂千里到彼能俾萬井康

頌曆至送樂靜所八十二歲史禮經西館是歲閏

正月

國朔棠頒我春王比舊多老聃勸說禮尙父緩辭養且  
共斯文會相康田舍歌那堪隔歲調舊酒待君過

徐亮生開府以議開膠萊河抵膠州枉駕病榻讀

其封事副本

鄭重臨軒付節旄平成不用訪蓬蒿  
移來虎帳求神迹慕自龍門得濟濤  
傍海桴空能錯錦防邊隊老待投膠  
漢家途第功臣爵蕭相臚頭爲轉漕

送防撫徐亮生道海南還

平臺借箸辦天驕緩帶輕裘白玉腰  
曉日樓船滄海市夕陽煙雨浙江潮  
張翰未肯羈中老徐稚應從榻上招  
貼水漁僊同泛泛北門征馬白蕭蕭

司李張迦汾思承錄索詠

解重五色絢宮袍知是安陽占早熬  
宴罷曲江多酒伴人從少室動詩豪  
白雲孤眺搏鸞翔華髮雙眸映鳳毛

七

十部衙官追屈宋三章筆削詔蕭曹  
濯寬孝婦操甘雨抱火螢蟲解夜膏  
清夢漸殘懷小枕病將星斗滿蒼高  
簡厲若何課盧山亡妻葬地

削出晴峯翠蓋擎於中收好舊銀釵  
須教郭璞叩過眼不枉盧敖浪得名  
問字兒郎吾本具橫經老父担頭輕  
詩書怕又干明主慚愧山川物色爭

簡邱子虞中秋開其詞賢書貴禮部

玉樹惟應天上栽明王夢寐詔憐才  
繁華更下千尋引驕體多從九辯來  
定許洛陽添紙價不容物色漏塵埃  
夜當捉住金盤月親見嫦娥爲汝媒

南京仇尚書庸足寓書道舊兼惠二統

湖山惹到幾山僧月響雲鬆低玉繩乘興野航穿夜雪  
凌寒芳網剝枯水從歸令綬辭彭澤不敢徵君見李膺  
區練白門梭弄絲江涵晴影掛幽藤

過熟著家弟別業觀菊

但恐吾廬不似初早携阿仲賦歸與野芳自揮寒松澗  
入境何辭長者車司任大官勤舉職能詩工部醉同居  
邇來池月添狂興朝落龍山犯碧虛

喜吳來之嘉禾書至

過憶春江綠一泓只今玄對已壯荆山川綢繆股同調

人

風雨滿驛著此情肯爲囊箱淹歲月喜從冠劍下昇平  
宵宵用發明王夢利有閒宵夢友生

初雪

豐年盛事仰穹蒼尾次黃花降酒陽留海撒鹽藥國富  
因風起絮透春狂滄溟才子樓居拓淮蔡將軍墨夜彈  
未定長安貧者數且宜鄭重不須忙

題張用之山人贈竹幅

機素涵毫玉尺方贈人掛壁碧簪能抽密節陪松立  
故遣低枝借雪藏得意千竿文與可飛來一塊米元章  
此君乍許同興寢明月多情助晚涼

觀吏部政姜如須書至知新除膠州牧徐乾若公

同如須出勿齋太史門

塔尖聯雁字次第曲江杯用鳳題門到因人見日來兼  
能動露冕不至勞塵埃霖雨濃春處程庭尺雪培

賀崔長公

百道寒光護一經倚天終不負青萍千秋卓識酬迂論  
三郡何年接使星直北斗邊扶日月南風角走雷霆  
如君推引知多少好爲清時祝泰寧

寄懷崔長公

黃鶴當年起駿稱不因警欬識崔陵飽收白蠟書千卷

九

醉吐玄猿墨幾升少婦夢回逢月老藍田松下得詩香  
懸知漢室開三節早晚需君一快登

酬馮山人迎春

望海城頭駐緩車翩翩詞客見應徐詩瓢援入裁雲手  
醉草風生倒薤書坐向青蓮道問僊笑看長鯨不歌魚  
如君四海疑朋從片羽春橫鵝雀居

送黃仲西還渠邱

叔度東來問索居陶潛事業只攤書春從小義傾新醖  
風自垂楊引去車遠障夕曛搖翡翠誰筵寒色動碑碣  
中原旗鼓誰能建詞賦於今見子虛

送歐某適粵

誰向青山問遠遊，青山十里隱丹邱。  
詞傾東壁珠生顆，氣燭南天蜃結樓。  
雁足一星還桂嶺，杖頭五岳入炎州。  
醉中解綰當筵舞，風雨縱橫金錯鈎。

代僕弟上白司李

碧海青天自大風，日標霞節水雲紅。  
黃堂乍可三山遠，白眼生教六郡空。  
出入兩都懸賦草，聯翩八史勝乘騶。  
清明把梓知多少，從此掄才讓國工。

百畝南山一半荒，庾園寒色月蒼蒼。  
鹿鳴已借陽春暖，魚腹應餐白雪香。  
座上人龍推北海，仙家瑤草產東方。

燕燕郭隗收時駿，不擬敷名不太常。

代僕弟作

早歲登壇衆所聞，翩翩絕似鮑參軍。  
憐才坐煖南州榻，好客高談北海雲。  
已向全齊開五美，更於百粵啟三墳。  
河陽不久留潘令，萊子人思萬石君。

和卯弟經五弟南莊過白雲山人

寒雨清明不見花，踏花今去向誰家。  
十年賭墅輸全局，三月東陵未種瓜。  
玄岳舊圖勞掌握，白雲孤影問袈裟。  
都來火宅無多日，珍重西還第一車。

寄黃同初刺史

西蜀干戈苦未休，王師十月下巴州。  
不聞盛世旌循吏，惟底山公有隱憂。  
騎鶴孤雲天漸遠，懸魚滄海水空流。  
春來因病還相惜，惟折梅花寄隴頭。

秋日期楊太史將遊黃山江上阻風

逐浪鳴榔尼旅遊，揚塵蕭颯意悠悠。  
雲中鳳隱蘓公屐，雨後龍騎謝朓樓。  
螢火似添江草燄，鮫人非泣楚猿愁。  
祇憐詞客雙蓬鬢，水鳥何當更白頭。

江上別寶林上人

千載江湖意獨真，烟波江上正愁人。  
漁舟帶雨寒潮急，客路驚秋旅雁新。  
舊識遠公雲是岫，近來中令酒爲隣。

沽盧醉舞蛟龍泣，一曲離歌兩地塵。

過曲房有感

寂寂幽閨鎖不開，碧牕閒倚月明來。  
瓶花冷浸黃金水，寶鏡空涵白玉台。  
煎夜燭青似雨入，簾香篆綠生苔。  
愁余沆沆歌湘曲，巫峽玄猿盡日哀。

七夕

帝女非真任往回，牽牛無計托良媒。  
玄都秘術藏仙史，白玉新詞選異才。  
閑怨豈堪頻織錦，閒愁應許近三台。  
河邊思婦能初得，蕭史何當化鳳臺。

寄陶皎如妾二首



何處朝雲且未還陰陽離合正茫然金枝夜瓊南山遠  
玉樹秋高北斗懸纖女座寒鳥鵲月嫦娥愁斷結璘天  
青兒爲報文園渴白露哀蛩幾廢眠  
客夢迢迢覺後勞紫雲斜月照相高牀頭夜雨蛟龍泣  
鏡裏秋霜白玉毫三島藥材歸鼎目百華香露瀉葡萄  
明瑤歌舞稱鵬處寶瑟新詩次第操

張孝廉移樽藕塘就索俚句

破牆古屋草離離半畝方塘藕發時多病逐臣人共棄  
能文才子雅相知賞花此日嫌詩少題句他年搗葉奇  
欲下釣竿窮口腹灘頭雜坐理殘絛

圭

立春日太常少卿宋九青寄句至次韻志之

春風烘送碧萌同惟有柴門閉不通自愧君前勞力士  
人從天上顧隆中一藝典樂休論我萬壑聯騷欲傲公  
又道仙壇花待掃白雲層別紫霞宮

勞山九遊詩

止太平村道院宿謝其院主人主人中貴而道扮

能太平村者

桃源路口杏時村滑隄石頭今入門護法有緣能指度  
客星無似善喜恩雲根擬近田家耦松影鋪張御府樽  
慚愧兩司常水火却來此處講寒溫

發硤鶴山鶴於勞得導峯有洞類鶴曰鶴山

碧尖千個透青天道是勞山又不然裂破圓圖聊去去  
抽來飛動更前前曾誰冒涉巢雲巧待我狂題著墨鮮  
正好荒唐方外訣松頭拾得悟真篇

太平宮獅子峯寶日遂與侍御鶴嶺成一醉感慨

係之

行行深處漫蹉跎攪起白雲霄漢波良夜太平同醉好  
高秋肥馬奈憂何學僧不語鳴鐘蚤爲客探奇設磴多  
到手滄溟忘浴日故搖曉艇刷漁蓑

弔慈山上人禪趾

圭

蓬萊別關少慈津正好莊嚴三世身散盡天花非是色  
撈全海月不爲真拾羊挂角禪中偈鹿苑騎蓮悟後因  
虛寂道場閒印度凌空飛錫見能仁

嘲酒道士海松

海松道士罵僧清僧名清佛法慈悲僧不情便度衆生  
販淨梵也留餘地接蓬瀛輸他一著無理所惠我千醺  
有黍耕曾向驪龍領下勇能啼能酒一猩猩

張仙塔八僊墩奇麗之極當是遊中觀第一與侍

御徘徊久之

崑山行山更餘經翻道德藥黃芽徑須開眼請天外

似許飛身自在家把釣漁人前指渡穿針僊子早鋪花  
携米叔度暇千頃乞句題奇單碧紗

別侍御於青山計遂登上清宮官峯分爲二女黃  
冠得其絕頂曰明霞洞者擅之

李白橫江酒未醒青山不放展芒屨爲程幾許峯千迭  
別我剛纔鳥獨聽只可虛空成軟飽何須費費理殘腥  
侍御復遣食松毛女能凌頂銀漢無從辨門徑  
人饋魚酒

還宮白牡丹官道士能志惟官後兩栢樹實羽化  
者則目之爲彫余曰是不知松栢者松栢未嘗  
彫也併爲向之負牡丹去者解嘲

古

玄堂不閉惹花諠邀下巫山香返魂縞素擬來大士琳  
風流妬入貴家園寒彫自可存伴羽客能爲去住言  
酷愛南華張志性猶防誕幻坐人寬

繇天門後登巨峯觀止客同遊紀二秀才止煙雪  
澗遲余未同巨峯觀

不因昏黑放崑崙疑被石頭結碧魂細數雲根臘伯仲  
偷從斗竅俯兒孫空聞老衲傳燈鉢親見猶龍死赤盆  
有客烟波遲釣叟欲將明月送天尊

兩官道中過亂石灘灘頗各躡背假寐有失領畧

作五言古體

神僊爲指渡亂設石頭灘石滑愁蹉倒搭手無闌干學  
僊良所願傍險良所難人馬求齊渡人扳馬上鞍求安  
不我顧渡人非渡安前路翻眼橫凌巔百尺竿豈有容  
易路猶之魔難官頗聞白壁在說甚進賢冠只將汝比  
汝玄儒總一般草屨破多少便要佛子看這些什麼險  
臨關更雪寒還不跟我走喝醒睡邯鄲

壽兄陽山七十八歲初度已卯八月十日也是爲  
兄子棠早聞得意之朝

白玉爲盤嵌碧精一星尊處是長庚河陽愛園花千樹  
海屋玄筭酒百觥親向瑤池陪宴數閒垂紫氣度關輕

十五

卽看鴛鴦天表弟勸兄酬怡鹿鳴

庚辰饑奉詔獨賑卽日詩報有司

流民書紙一千張棠樹婆娑淇露香不信子房能辟穀  
須教漂母善調湯舊家兒女學持鉢隣國官人禁買糧  
愁到青黃無接處訴言二月典纁秧

辛巳春大饑奉陪徐乾若公於城頭慮始城工是

時詔賑粥又詔徵米豆數千石運開東而官庾  
如洗欲派之民間使民間方春能辦數千石米  
豈不爲饑矣侯苦其難以問余余爲詩以對

携手中盟父老行豈辭借箸羣維桑千簷乍曝三春暖

一日能城萬里長不爲芙蓉錯錦繡也應土木策逃  
驅機飛輓關東粟白骨龍茸杭稻香

題楊比之銀臺先生小像後

斯人斯人吾友比之先生社稷之身謝東山大傳狄梁  
公白雲野服葛巾偏與故人親我來哭母斯人尙存執  
君手啟君衾白首話關心兼叩前因自言我有百千萬  
億身便現一身子試觀之真不真是日復有鐵面相向  
黃鶴嶺阿季詞臣楊葵宸墨潑潑酒斟斟歸子跋句繼  
絕一何深句不就豈無因人之相交交以神形骸爾我  
安足論矧其視之余惡乎云我長斯人一歲我交斯人

去

三十春黃金可分管子不貧子期而既歿矣伯牙不琴  
嘗恐真冥之中徵諸通季札還吳劍掛墮吁嗟乎萬物  
同歸於盡百年旦暮之賓真斯人也安往肯斯人也通  
真

送匡範先過里之南太常任

石頭宮闕與天侔高帝龍興俯萬靈卜世三十瞻舊雉  
有臣一個發新型將陳祝史珪璣表能曳星辰玉漏聽  
冉冉白雲牽紫角勒從故里問郵亭

聞匡奉常範先除南太常博士得覃恩典歸壽其

太夫人

經袂勞白髮彈冠荷紫宸途歌開國典廟舞見天鈞就  
謁銓官氏遽及出詔展一人追聖善八表寒皇仁有祿  
能將母何官不許身簪纓胄汗馬禮樂帝臣隣五拜傾  
膝赤三還憶鞠辛先臣階大爵我母壽長春表闕連逢  
盛頌家渙汗新膝陳初珮龍頭捧五花勻兒進叩恩酒  
奉調告廟珍榮封北堂喜多祚自天中

御史大夫張華東有同二致政三茂才菊園詩象

寄次韻

揮髮黃花綴樂歲金樽滿泛點佳賓不嫌野外論心夥  
強半奇才刮目新曲度陽春屬和少叢餐秋色寄來頻

去

赤松何必純張子汗漫追隨准幾人

姜冠南新蔡書至

秋水精神火熱肝銀鞍破雪到新官我花正布三春暖  
折簡遙聯萬里歡深感烏紗多禮數足教綿絮少微寒  
祇今飛鳥能司哀試出君家世手冠

會二雲監司下車東萊

鷺湖活水滴新墨斟酌闌珊寫贊箋他日四夷相問現  
萬年宗社自挑肩裂來尙父營邱土琢出曾參明德篇  
便是勞山深面目也扶然以倚處絃

侍食於張斗華先生客主人五論歲饑各什飽狀

食不假飽酒三行而退

石榴壁破壁題貧東老富筵勸酒頰爽口尊孤深自遣  
及門陳蔡轉相親談人錯饒樂蛛喜刷我衾箱動鼠噴  
甲夜漏催寒竅栗通身暴富不干唇

題楊青邱西歸錄

琉璃滴瀝浸菩提也許人間綵筆題花萼樓殘嫌被潤  
錦綉線綻向噴泥牛箇箇無消息野鴨頭頭有悟迷  
佛骨已知歸梵界湖陽不用走昌黎

張九萬卽墨君以大計鐫級去書來道別賦答

水鏡淵涵照五紵汝南月旦謂君何陽城到底催科拙

太

卽墨從來謗篋多未許留侯休漢綬漫從漁父傲江蓑  
相逢喜跨兒童竹去後思懸刺史轡

懷文太青同年先是讀其文集太青自命西極而

以交我東人則亦目之曰東極太青夫人舊膠

西刺史武蕪巷女嘗隨其父膠州久夫人固以

東極聞聞者也此太青爲我言之太青又萊陽

令乃作懷太青詩

崢嶸舉體放奎芒白雪招邀共講堂八水朝其三水海  
文侯妻以武侯孃漫勞布帳推談墨從看官羅遜齒行  
一徑銀河穿岱麓又移甥館下昌陽

夜夢語一齒

定主何乖祥黃梁一齒殭疑心前鬼谷穰事或齋孃耿  
耿東周昏昏帝力忘爲看舌在否可勾吸純鋼

畿南威縣告陷威令爲張司空蓬玄郎君惜之慰

之

黃石抽書遂祚劉荆州議面陋封侯憑誰舌上希完璧  
謾向機間報傲裘有道祝除三面網非辜表泛五湖舟  
楚狂自賦離騷血不爲長沙才子憂

喜姪完縣全城詩本用十四寒而押聯有將壇依

舊出幽燕句逃寒入先矣一時喜不自持之情

尤

遠見乎詞是吾不及謝公處復用自嘲

老夫邱壑拾遺癖子弟驪場衛霍功便下詩壇徵句速

乞饒字限救聯窮頻年律細追完雅此日歡多溢本宮

對客不妨揚露布能全展齒犯崢嶸

試却日間徵吏呼門聲徵之目非一而足且曰預

支限

蚤犁占歲有是日被催科穀母鞭園蔬孃倩抱接君

門不謂適生齒若嫌多流落長沙客征鴻仰濕波

張相國憲松寄黃精綠葡萄賦謝

所借定大道而不無參差漢室書黃石商山餌紫芝爲

言賊在日不是問人時國事愁無付深林知未知

奉贈淄川公存問盛事

典冊垂故府慙慙被其家白叟不經見見之深嘆嗟既  
稱君有道復讚恩無涯畢竟天何語屏息聽皇華今歲  
稻粱足先生眠食嘉便當爲朕出忍令去國賒使臣歸  
報闕惟將髮鏤誇無旁旁卜築徑須傳舊麻

得于鱗先生善本

濟南濟南建大嶽十路狼烟命征討流賊殺人如刺草  
未刈城頭竊先例猛士追來復無數有敵不戰空自老  
大明湖高而圍水大明湖坎屍填飽華不注山頂亦浮

丰

蒼黃架起白雲樓賊人舉火燒王侯才子詩篇樓上愁  
令稱犯順休犯詩徒能燒殿敢燒樓白雲不喪原山頭  
載去漁翁明月舟漁翁之家東海漁翁之外惟酒樓  
肩上窩間如可勝添雨增斤忘效乃濟南成名我未生  
交割千秋如有待收藏燭紙得不侵況可封疆評功罪  
房太僕海客書至知以別業故懷抱不佳用詩廣

之得縉字

古釣寒灘漁子縉也知時務向侯閣蘭亭逸少會携我  
江閣滕王許晉賓居市碧搖人意遠野攢晴弄鳥聲新  
自甘起第樓臺少不敢南陽帝子嘖

曉趙叔子臣哉

有士三千窺父牆惟吾黠也肯清狂吟成白雪孤騷調  
悟了藍崖頃刻粧自展希閒藕子坐人彈逝操領家床  
從兒次第翻新治不用毛車弱水香

奉勞趙弗如孝廉登萊參謀

海日樓船擁漢旌須教前箸借書生經過戰地曾吞  
走破征裘爲請縵華圖文章權細柳投人意氣盡班荆  
晴窗萬里恣垂釣準擬腥鯨薦上京

送殷清海郡伯還滇

天地軍麾滿朝廷倚春專宰官權修武吾牧更稱賢德

主

國迎腥改山城傍海全饒藏鄭榮庫儉謝曲阿還擁路  
求存易輕風欲放船尹京姑五日哺我恰三年但說休  
官好誰應赤子憐千錢糧斗粟四望絕炊烟沐浴紅車  
雨謳歌偃室絃身留東海譜眼向白雲穿今夕人同酒  
明朝自把鞭南風知我慍勞寄一行箋

中秋夜同諸仲挽匹弟八秀才

週歲能提樞密戈費雖未試奈年何前驅女史流彤管  
次第兒才受蓼莪萬里晴融丹桂魄一庭涼退紫荊柯  
夜來花夢翻秋興惟爾辭樓不肯過

姪完縣書至適九日酌客發書非意思所及對酒

漫成

新詩吟罷據胡床有叟相呼眺遠岡  
重揀奚囊追杜甫  
適勞小吏話王陽  
龍山此日應吾健  
肥水當年定汝驪  
恐是抽丁非買駿  
紫綬還乞好收藏

九日艾山印事

尋常萬事懶此日爲誰忙  
但選登高酒麻持謁廟香黃  
剋宣素手青壁縱飛觴  
自我委層頂齋壇竟醉鄉

同法孝廉匡奉常兩同學於家弟子京別業觀菊

薄暮告判恨不暢酒

多種黍少種梁  
泛綠屋頭糟酒香  
正當九日黃花滿絕

毛

似陶家松菊莊客怕到門  
題鳳去何妨百福下簾床  
邀來伯氏善吹塤助以騷吟  
吞月樽客曰今夕無言歸又  
道卜盡未卜宵比日金吾禁  
夜嚴酒場不敢高呼泉叫  
臬結客少年事我輩萬事難  
狂肆延春館舍舊讀書於  
今呼之亦不至別有碧梧棲  
鳳新笑我龍鍾而帶皺況  
復汾湯憶郭蒼林大恭成功後  
墓上垂枝堪作薪斗酒未爲  
薄方前又告却且如今歲初  
印家營細柳但見我堆牛不  
聞人喚酒信是九日惡反是  
人日好人日猶得不出門  
九日候走龍山道君不見李  
謫仙長安市上酒家眠若  
認眠家不眠市安得酒徒至  
今傳

貴侍御鶴嶺示所作春日同遊詩於九日至

黃花羞見強支持何處緘書勞索居漫說漸離能繫絳  
深憑山谷喜談詩素交常在春風裏寄字更逢秋色時  
適有驢廐來耀酒出君一句當王師

爲所知點額詠

文豪不似武功遲萬里鵬浪勉日知人迹喧填從榜過  
分明驛騎向門馳眉山佳話屬坡老泥水提書定謝兒  
滿樹天香爭劈破一枝到手又差池

所知士謂黃朗生傳尚生簡其兩尊人侍御都諫

我亦有見同父類知君得子自良裘文章勾續千年史

道

步武勞騫萬里秋分付月盤培舊窟隄防天際奮長矛  
奎光一半原嫌少不是青雲繫紫騮

趙松園以行部至值初度及弄璋之喜邀過齋頭

醵之

夜來南極動輝躔詩寫長生第一篇使節暫留齊渤海  
膚功遐勒漢燕然已聞玉砌門三過又見桃花歲八千  
此地謳吟同舜日荒庭春草總鮮妍

單景堯同年初度

一日賢書酒千秋兄弟行赤松還可共白髮略相當況  
復聯通德晉令賦星梁山陰垂釣後初度接重陽

我田歌

此間大海正連田行霖只用海涓涓何須六月潤井泉  
豈盡滄海是桑田田家也會管窺天但道今年好去年  
片雲不黑課不然濕處都是淚潏潏相逢樵子賣薪還  
賴此無愁不怠看天遣飛蠶助耗煎空入青山不滿肩  
假使草根留數竿野餐應不斷晨烟又見里正督稅錢  
五五三三一索穿往年各怕就官鞭今願先鞭不願憐  
所爭益莫同類連不如死稅里田邊餒鬼猶須叩上玄  
之以來秋大有年雖不惜死還惜田我不有田稅如前  
輓館卿張卓如先生

去

嶽嶽羣倫表汪汪千頃漚就家典禮樂厭世辭諸岐命  
蓋求收釣乘維遽跨箕中原方有事社稷復無毗但豆  
頒殊恤人琴動故思三朝統諫項一顧羅權奇叶闕清  
皇路及堵把制麾東周王者佐北面聖人師衣鉢分高  
足箕裘得好兒聞麻新補袞賡舊隔垣吾道仍茲在  
停春誄一詞先生未竟志盡付家卿爲

趙年且七十矣赴京策驢買妾歸尋登鄉飲實坐  
於其初度賦嘲

叶闕歸來漢詔優明堂鐘鼓豆盛羞還能馬上美萊羹  
不枉蛾眉桃葉舟收好溪紗堪霸越惡將渭網定與周

仙官試理琅玕曲又在瑤池最上游

張振公職部得士中州過惠賢書及諸制作

交付北門誰鎖鑰太平次第手勤渠雲臺句課通侯績  
水鏡茅連維士茹掃恨蛾眉從畫妬垂輝鳳覽荷騰虛  
八年於外翻彤管故里人窺萬卷餘

輓邱子如茂才兼唁子虞

超然晴眺海光浮花萼眉山竟密州兩個才各平八斗  
一般負荷了千秋夜深斷續燒銀燭春色偏枯恨鏡溝  
知有據機蟬脫處解來寶劍繫墳頭

莫訝邱郎朝玉京成名羞殺定公卿晴連維浦先明道

去

寒抱湘流後屈平但說龍媒饒有種欲排雁陣復無兄  
我將蘼露調詩汁邀下空中子習笙

姜菊水表弟索詩題扇詩成苦不能作扇面書以  
能者代之

搖落新詩恨酒狂無勞才斗共人量奉君一諾仍乾筆  
待日三竿未出床肯許老夫杯底暢不辭力役扇頭當  
定疑高適臨池怯能事何從得二王

送蘇高密同年邱嫂管夫人

花開頃刻滿頭簪清淺蓬萊玉滌斟頗爲倦郎遙舉案  
無暇遊子密縫針松楸頓結千年蓋蒿里悲分百歲衾

助好燕然穴彩鳳六珈委地不嫌深

8 兒問三首

能言兒子就耶懷問會朝烏胡苦鞍不須事事爲兒說

天子哀吾賜骨骸

能言兒子共耶食問會解牙胡鴨池不須事事爲兒說

腰領猶存恩已寬

能言兒子問更奇問會高車胡杖藜不須事事爲兒說

車賴人扶杖自持

嘲侍書兒英生子英吳人余爲之娶妻齋娘家今

生子英能臨帖作字又能酒

法

托我寒枝十載過非同他鳥泛投柯桃源取路通巫峽

莊嶽聞音廢楚歌大膽敢分吏部覈學偷割去石軍爲

隔籬不怕吾番取此日看家人年多

許書記兒小紗還吳二首

傍閣新栽水一灣編樊調弄鳥綿蠻可將鳥意同人意

樊得幾時聽去山

從替笑奴背負囊十年識字一千行吳江蕭鼓人如織

邦詩幾書何自耶

太古堂集

膠州高宏圖碑齋著

族孫高敬業直夫纂

仁和後進沈楚芳秋林訂

同里後學法坤厚黃穀校

吾堂序

齊記稱吾東海大小勞雖以泰山高不如也子瞻復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蓋公堂所爲作也勞以是故復其名黃石官者於全魯屬西嶽從華樓山陰望之居然北極而以顏其周山石色尙黃天顏之也又大類濟北穀城山下狀因名官亦名公公穴石爲戶以容人仰趾是稱公門也去其門咫尺

爲黃石坡亦爲華陰麓蓋公之邦人石閭子堂在焉嘉靖癸巳秋陳魯南公沂嘗窮勞之盛有記記獨不及黃石必以爲當日窮覽缺典何爲其窮覽而復缺典也豈所謂黃石公者初未肯逢人輒自降級彼下邳圯上之事可再乎哉而乃以開吾閣聽吾居以成吾堂是不可不一序序所自以答黃石之賜按黃石在漢稱公疑解老子太極左僊真玄曰老子高而無民貴而無位問下爲國師代代不休詩緯曰風后黃帝師後化爲老子又後化爲黃石當其在周周守藏室之史也周官之曰柱下史居周久之去官歸亳隱焉其言曰君子得其時則



駕不則蓬累而行欲如良賈之深藏若虛也盛德容貌  
若愚也以故孔子目之謂猶龍猶龍者能乘風雨而上  
天雖有增繳不可以相及矣昭王十三年駢青牛西邁  
尹子喜瞻知之願從大道俱隱結草樓清齋以屏絕人  
事因得究其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玄授作文始遂號  
文始先生先生嘗函關令也蓋凡古之至人得道而不  
死者而皆得稱公或稱令濟北穀城山下黃石與我膠  
西蓋公稱並公關尹子稱令余方爲黃石公寮吏典黃  
石事號石間子今以堂吾居曰太古堂而以令吾堂亦  
稱太古令亦稱黃石令亦稱太古黃石居士白余之居

於斯堂於斯也非以自舍將以舍古之至人得道而不  
死者使余庶幾旦暮遇其人讀其書師其所學子瞻以  
爲不可見不可致者余獨從之游雖有增繳安所及吾  
堂乎故以此於太古而作序序吾堂吾堂者太古堂也

### 族譜序

竊聞天子之家萬其世有玉牒掌之宗人氏於是錫爾  
類於卿大夫士庶家咸得有譜譜必昭之穆之於其所  
本用以教孝又昭之穆之於其百世支用教睦也余高  
氏譜肇自先罔公南溪先生廸而繼之以魯執政前三  
州刺史玉泉公光烈京省文武學教授雙泉公建節岱  
源公滄等實次第纂成之遂爲高氏之乘書南溪先生  
自稱曰五世孫廸蓋於我始祖才五世後之人遂稱先  
生爲五世祖云余小子宏圖象先生蔭而於我始祖才  
九世也高氏與諸氏家均之法歐蘇義例立爲譜譜故

無弗同者先生特用精意於立譜之初其厚以周則視  
諸氏家頗有間矣先生意若曰高本巖籍雖或百世其  
業不遷而其生人大率拘謹守有司法一文無害能轄  
治約束之與鄉人接質任自然都不知有文彩炫耀迨  
後生齒日繁輒用農巖之舊自余五世成科名爲京  
卿士復用治舉子業以潤色農巖之因陋王道序序之  
設本與桑麻並重高不得不出於此非敢薄視農巖故  
吾也我五世之後卽勿慮不科名仕宦如余五世者惟  
慮以科名仕宦故而生產必饒矣門戶必多矣貧富貴  
賤相形恩誼必薄矣有餘不足相病機智必生於其間

矣。低迴思之，方其爲齷齪爲農，太樸不雕，何至如此也。甚者，徭役騷屑，必一二甚窶人爲充，繇是貧益貧，賤益賤，喜不慶，哀不弔，疾苦患難不相恤，視族之人無以異於逐之人，則是科名仕宦者，忠信之薄而積疏之漸也。諸所以萃其渙，敦其薄，聯其疏，而邇其祖敬其宗也。先生意頗不厚，且周哉。後之人未必盡喻先生意，余小子宏圖謹抽繹爲說之，俾先生之意流於五服內外，不隔通於百世不衰，喜憂必共，慶弔必集，徭役疾苦必貴賤貧富交相調劑，患難必相扶持，不然者，失先生意矣。貴諸矣。余小子宏圖嘗爲天子憲府大吏，自朝而達之九州

四表，風俗淳澆，往者皆得職掌，今以予告暇，思整齊我一家政，蓋天子之孝曰錫類，雖以是奉揚之，譜藏於先憲副印南公鏘所，恭捧而出，請得少長咸在，以今日之役告於我始祖祠，譜義例具存，稍用增修，足稱完善。玉泉先生有言曰：此吾高氏家訓也。守之者爲孝子，爲仁人，不者曰不肖曰悖德。今日之役若幸而告成事，高之子孫後余起者，其有感於南溪先生立譜之精意，與夫玉泉先生垂訓之兩言，余小子宏圖藉有榮施焉，是爲序。

### 勞山九遊記

以布衣徵就金馬，天子至爲降輦步，如見綺皓，用七寶牀賜食，手調羹以飯之，千載必請僊白也。居無何，天子欲申命者三，力士修其脫靴恥，竟爲所格，復得以布衣浪跡縱酒，而暢之以詠歌，與賀知章崔宗之諸人賦詩，倦者千載亦白也。其寄玉屋山人詩，我昔東海上，勞山滄紫霞，而以王屋爲可扳與遊，於是又詩，願隨夫在天壺上，聞與僊人掃落花，使余讀之，大有放興，余買山於勞山之陰，爲太古居停於內，實自讀白集白詩始，居停用自然樓東華山爲照，而以黃石老人峰巒居士作屏，非不勞也。然勞纔什伯一，顧不知謫僊所謂東海上滄紫霞者，姑儉取什伯一乎，當全體勞乎，藉弟令僅什伯一，有白一句在，白無弗勞，勞亦無弗白矣，故不可責以偏全之數，如衆人遊者也。若余者衆人遊也，居停勞而外虛什伯勞以待余，余用是拓其遊，黃子問余遊，謬以白歸余，而以賀崔諸人任，欲共成其遊，余至臣拜曰：余實原以子遊，固卽白之所謂願隨夫子王屋山人五大，融遊者是，蓋子肩而余隨之則可，使余得牛耳遊，如白之於知章於宗之，余能乎哉，於是遊成將記之，以謀諸客，客曰：居停太古，勞且盛矣，未聞爲記，記居必記遊何。

余報客曰：居得日一再飯者也。實家人遇我，我與爲一家之人，狎之，豈有一家人必每飯登簿報謝乎？遊如扶策，干王公前，王公爲之賜食設宴，極水陸之羞，管絃絲竹，百劇爲戲，勞苦而又將用其挾來所欲干者策，以下交於客匹夫，此不可謂匹夫之極遇，而見飽當時傳誇見女者乎？宴罷具表稱謝，事在必然，余有記有不記，殆類是矣。客曰：記居亦不可少也。記遊誠如子言，亦不可不先也。遂許余記遊。遊斷自鶴山始。余實先一夕抵太平村，以爲今日遊故，用以冠遊必村，此自下尋向上去之說也。遊僅旬日，長空貢碧，助以鳴濤，山川之常也不

太

記，稍卽人境，明晨汲曉春，悠然與耳日謀，而適然與心遇。會者亦遊人之常也，不記。記第記其發軔某，次某，又次某，稅駕某，約之爲九。曰：太平，爲勞盛神宮名，村卽其宮之北趾，四五家烟景也。遊人第以王家庄呼之。余易其稱爲太平村。村有中貴人李，作道院於其中央。余以遊抵院，中貴人羽扮出相邀，自言先朝遺履，得東道於此，若干歲矣。止余宿，余輒止宿焉。於是作謝中貴人詩，遊一晨起，發軔鶴山，鶴卽勞也。釋其所謂謝勞者，從北道聳然特表者，是不曰勞曰鶴，以山之間有洞類鶴也。竟鶴之，同余遊者，爲紀二秀才及善譚方外事莊老生。

由鶴升，爲滾龍洞，洞非僞其身不可得入，僞復不我受，則偃仰，滾展於中者久之，竅而出，爲另天地，俯峭壁，窮我千里兩目，由滾龍升，復又有洞如前，而委蛇過之，又竅出，爲又天地，此中何天地之多也。報黃侍御鶴嶺子至，將以東道我，然是時我實爲主而客侍御，急出相招，侍御亦不復覽鶴之勝，勝自侍御家蕭物也。第與就神室下，班荆握手而已，爲神直開者，有近千年松，幾於泰山五大夫，能爲余勅脫粟勞飢，粟之外并無一物，大有深山致得專飽五大夫，輒下令逐客，以亭午發鶴山，作鶴山詩，遊二，復經太平村抵宮，宮去村十里許，先是逸

七

我以肩上輿，強半康莊何遊，爲此十里遠得湧潮盡其胸，杜鵑啼李花，雜立萬松林中，以余之故，連夜報燭燭海，喉花氣逼人，皆鶴山所未有，迺易肩而步，不欲輒抵宮，同僕子韻者於海灘頭，用百鱗殼弱如豆者太素者花者，具奇巧米者爲戲，如戲闢百草然，但戲草輒委地，去鱗以皮相入品題，便攫取之，以是故不遽抵宮，侍御復後余至，至卽與抵宮，登獅子峯，賓日所是時且黃昏矣，必以昏登，將爲凌明賓日，辦熟路也，及峯，急呼酒邀月，余之言曰：日月各以其主人峯爲招，獅子主賓日，恐木肯越組，月不須邀也，客用余言，暫謝獅子去，登侍御

筵筵於遊爲侈。蓋以愧五大夫之惡草具者。侍御雖於酒。坐中惟秀才。能執轡佐十分一。余與莊生皆避三舍。然隨其大小局以任。初不爲限。竟亦無弗酒者。且曰此太平宮也。興言濟下。鳳去臺空。水流不流。今不太平之飲。其謂太平何。於是漏下幾三鼓。然後敢告以不任酒。各就靜室。寢寢復不成寐。急賓日也。及其往。則扶桑欲吐。蜚霞方張。青白其眼。膏而前迎。道士向余白曰。春夏之間。率是物也。雖是賓而得者。唯峯。惟冬。惟深。秋。客以春夏遊。雖有離婁之明。窮王戎之視。無弗賓。卒無所得。今君欲得之。當復操何術乎。休矣。幸退而就舍。勿徒

入

役而時。以與蜚霞爭。此言出。余僕子中卽頷。如費兒英。偕余賓。恨不可得賓。遽引去。少焉。莊生捷得之。迺告余曰。賓且至矣。賓之百鍊赤纜。擊出銀海中。洞視上下。不隔袈裟。佛螺妹眉。皆海中嶼也。遂與日俱來。田橫島獨能抱日之趾。賓日并賓田橫及田橫之三客。與夫五百人之烈烈東海者。映發人一腔肝膽。使卽對青天。蓋固無所不宜融。語其理。實乘木氣而旺火德。海雖大。護其高。故雖入水不濡。負海不概。令人瞻取。竟爲我賓之。而至。則可謂一日之奇逢。不負遊矣。夫均之今日賓也。有捷有不捷。驚其遠而近矣。皆賓日之類也。若莊生

者。則可謂良於賓也已。是時道士忽不見。懼余將罪。其頃所言爲証。然道士實非誑。願遊人如余能賓者。鮮也。道士去。妻兒旋復喘汗來。末則頃所賓而得者去。我良久。紫天彌高。無以異其雅相。垂麗者。余嘲兒曰。兒賓日子。日賓兒乎。客用大笑。復謝獅子峯去。與獅子峯對者。爲猶龍洞。頗復遊。餘無觀。詩至太平賓日。感慨係之矣。遊三。發太平至下清宮。凡五十里。馬首皆南。引海與之俱。所經蟻眼嶺等。得名不與一言蔽之。曰險也。亂石灘一段。灘之名者。予方就肩假寐。都不甚領畧。便抵下清宮。用五言古體。咏兩宮道中。遊四。於是弔下清宮。懸山

九

上人禪趾。諸勞皆道院。上人於此起禪林。功垂就而爲羽流所妬。鳴於朝。上人得嚴誣。禪林竟廢。今其趾在也。弔之。是時海松道士者。酒矣。刺刺往事。悲山意至。矜挽不復恨。慈也。殊有韻。韻詩嘲之。遊五。取路驅虎庵。觀張僊塔八僊墩。塔似好事者疊石逆海而設。非天削成也。然所托山之凸。海承之。從旁睨不可卽得。須下臨不測之深。然後其塔得全呈面目。不審當年何能設此。觀者觀其險也。塔之南爲八僊墩。本一體。海限之。使本連。更取塗以達。塗二三里也。險視驅虎。甚不甚互有之。遂達墩。墩擗海水頭。成萬仞絕壁。豁可五七闊。如堂懸。而伸

者如重簷蔽地如錦綉繡藉中設石牀巖巖狀如殿故名八僊墩塔後日墩南面受潮水潮躍僅薄壁際弗及墩憩墩上宴如也其墩其簷與壁皆五色成文膚理脉以綴壁之額又似橫嵌一段如匾索余題者然余以語黃子黃子曰若作四五大字於上足用佳話不猶愈於好事者假合浮屠尖而徒以駭人膽目乎余未遂許諾功太難也大率此一觀實二勞第一奇第一麗遊人罕至即余與黃子纔一至良不容易徘徊久之雖有詩未足奇狀也取路驅虎無可紀惟一步一險幾二十里迤用驚神遊六折而北有試金石灘石不盡試金者轉佳

十

具隻眼能辨取之試金問之石試石轉問之我遊雖小必錄此類是矣遂飯青山青山者一村落名侍御實飯余乃欲從余遊不果以余言強謝之去誠有不得已者聞我良遊青山爲恨之余乃與之執手而歌曰月暈天風霧不開海鯨東蹙百川迴驚波一起三山動公無渡河歸去來歌出太白橫江詞余用歌之助青山恨遊七別黃子登上清宮是夜止上清質明乃肆遊見其向離受海與下清同第遠近疏遠異也至於樹芳茂木泊白雲而下鳥鳥類垣廢迹繁蔓草而寒飈颺者得於轉瞬之頃以視下清能故作異同也於此處情流而直者

得題詩石云是了道真人所留余爲摩畫瞻觀彷彿談之果有道士言亦歷年久矣循其左不半里許穿石竇而入小茅園凡三兩構每構僅受一人有志玄學必處一焉余愛其爲諸遊奧雅第一廟史遂屬余典鑰鑰余欣然領之遂登明霞洞洞爲道姑劉靜室宮道士王方與訟爲余言道士非一窟上清峯一而二自姑始且割其絕頂去余是以有毛女今凌頂強梁分去書之句宮有白牡丹一本近接宮之几案閱其嫩幹似非近時物道士神其說謂百歲前曾爲有大力者發其本負之以去凡幾何年大力者旋不祿有衣白人叩宮門至曰我

十

今來我今來蓋夢譚也晨視其牡丹舊坎果已歸根吐莖矣大力者之庭向所發而負者即以是年告瘡事未必然譚者至今不衰復指宮後兩枯樹亦神物而有年忽若羽化不知所因仍聽其載立宮庭無敢擅伐取余嘆曰山靈實呵護之松柏未嘗彫也宮之花樹有此生死兩異雖兩詠之頗似爲向之有大力負牡丹去者解嘲遊八信宿辭上清將命駕巨峯爲最上遊得律二山天門後一律差捷凡三折天門後纔一折進而達巨峯折倍之折每十里許純任杖不任輿策更盡以其策付紀生取天門另道去止烟雲澗遲余至壺壺須臾余當

山後由峰乃澗也。天門後神室，以圓藤盤神旁，紫微獨香火在。余與麗眉道士展老君卷，慰勞者久之。見其齋鼎中煮山蔬，道士自相味，余就鼎探其煮，試味之，果太羹也。終不以易余味，性相近習遠也。余不勝嘆息云：向前達一折險於一折，俗呼爲折中倒溜者，余謬認爲如急流義，能令人故退之，是日倒向余善退不善嗜進，茲乃嗜進不復善退，即余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客莊生曰：固不同也，向之急流，實畏途，今之倒溜，將彼岸名類而實殊，宜其有嗜不嗜善不善也。余曰：知言哉！倒溜窮得康莊里許，而恭莽一望靡延際，又當其前矣。觸地挂閣。

五

須十手披之乃進，進進通披，十手可作千萬手用也。容頗以是故減遊興，余復爲言，張容曰：行百里，半九十，中路固從來不易，既幸而至此，雖後不百里不可得，且有招余於崑崙頭者，一試一節百焉。巨峯在日中矣，居頤之莽復窮，而渡峭壁，上之凡五者，復不以日以勤，如不容，即玉皇殿玉皇門也。黃衣冠拜玉皇出，余遂自殿兒孫羅立，爭投余懷，余當是時，手弄白日，濯足清溪，可以揮斥幽憤，排悶蓬萊，遊矣不門一至於斯也。已復念黃子別我去已三日，一羊祐不成其爲野遊勝士，此遊雖造極巔，實安得百歲後，不重瀛海無蘭，世之尖處。

隱有洞，今其主人洞者，非方外而然托之者外者也。透骨俗，即可以主人洞，決不可以主人我洞，亦以是故損聲價。余去洞，復就殿側小憩，道士頂禮焚香，讀玉皇經，皆頌足耳，而目也。烏井之觀，上清第一，諸宮亦復不可勝窮，獨巨峯寥寥爾，所處太高，涼冷隨之，夫山亦有然者，問其司巨者何在，遂有兩羽人如俗家蒼頭狀，云師採藥烟雲去，知將以遊至，屬羽爲邀，能共否？烟雲，即客秀才分道去，遊我處，余於是如羽指，辭峯就澗，辭無幾，何武雨爲之潑塵，三里河居士爲之腰峯，餉芋栗，薄暮抵洞，得晤司巨，採藥未還，即澗命盤餐，盤食皆松脂。

五

之屬也，腹川果然，是爲最上遊，亦最後遊，余喜其遊之成也，得句云：生被石頭結碧魂，肯因渾黑放崑崙。遊九九遊者，其山皆盤薄吐吞於窮海僻陋之濱，若遽而肥畏名而逃焉者，而獨以忘余遊，余遂放矣。其山當潮波作鎮我東極，如唇齒附脰咽，使負海之民，恃以不怵，而間則蒸油雪泄膏雨以利生物，不無太勞，故總稱之曰勞山。余以是故遊，遊非敢放矣。始三月三日庚申，迄於十有五口壬申，而遊成，言歸太古居停，即復簡報黃子曰：稱閑手徒爲爾命壓人頭不奈何，蓋亦伯集中詞，余一再歌之，听然笑掃花天壇手，復若若，竟未字半聲。

於聲詠。謫僦。獨不畏千載。下看滿子。者實病之爲。不廣乎。於是乎記。得詩十首。五言。南。餘。借律也。青山恨者白也。非我也。借之共成十一詠。已卯夏五月記。

### 僧飯我記

釋梅檀越者。謂行檀施能越貧窮海嶺。大都其事我飯僧耳。僧飯我不逆施乎。有說否。太古令曰。何得無說。已卯冬。淮僧朗然用廟灣遊擊齊將軍嘉謨書來問無恙於太古令。太古令叩以金焦北固三山。師衲帶間物也。盡爲我言之。且何如我大小勞。師曰。子得之爲子。二勞山是也。我所至。卽無不金焦北固者。金焦北固在我不在山。其與子大小勞。都不須看作兩箇。必使我言言之。日余曰。焦曰北固。京口三山也。曰齊山。曰九華。曰雲龍。曰瑯琊。曰荆塗。二山與其京口三山。我并得而山之。卽以贈子。胡不可。而言乎哉。太古令曰。生受師。雖饑渴之於飲食。不以易此矣。此其爲僧飯我也。師既贈我訖。且言欲別我去。太古令請得爲記。記所贈報師。而又不許師遽其行。我留師。我妬師。乃謂師曰。與山俱來者朗然。與記俱發者又朗然。太古令則獨二勞之間。師忍吾陋耶。師曰。我將西出秦行。登華嶽。便下峩眉。訪武夷。過會稽。比歸。盡以屬子。子復能如其記。金焦北固者。訖以報我。我亦將復來。太古令曰。師以足與旬施太古令。不以耳受以手受。師第不窮足與目。何患太古令窮於手也。師曰。善哉。明日。朗然行。崇禎十二年臘月日。用僧言爲

記凡五

記之一

前言金山焦山北固山稱京口三山金山屹立揚子江心舊謂之浮玉山唐李錡鎮潤州表名金山因裴頭陀開山得金故名江中石曰鵝峯曰善才曰石排曰郭璞墓下有甘泉汲者截竹爲筒去上下得泉陸鴻漸水品爲天下第一水是也山有龍遊寺宋真宗嘗夢遊其地遂名寺佛印了元者住持此山蘇文忠公往來參叩用玉帶付之永鎮山門龍王廟者韓蘄王料瓦木必過金山伏兵於廟瓦木幾爲所縛蓋形勢之勝足以控制南

太

北不徒爲騷人羈客登覽之場也於斯王辦元未知之矣焦山以漢末焦光避世此山山所爲從焦也國朝王思任曰少微之星兩光獨曜而各以姓易山川然嚴先生或出或語先生三詔問閣一言不授蔡中郎玄壘之贊所謂伊人宛在水中央者也鶴銘者爲焦山一絕乃陽華真人撰上崖樵人詞曰此胎向浮邱者經爾其何之解化維寧凡數言王右軍爲之書客討求之其石已沒江丈許裴衣濡之惘惘得吳炎金焦伯仲山也金用山裏寺焦用寺裏山其大機也評者又曰金頗傷巧焦能全拙金貴公子焦淡道人金宜游焦宜隱金

宜神焦宜佛金小李將軍焦大宋金夏日之日焦冬日之日以此定兩山之優劣殆可與諸山者金焦勝絕終有壽心北固山枕鐵甌城如環顧凡其勢險固而當京口之北故名北固東曰海門鵝夷子之所從逝也西曰瓜步魏佛狸之所嘗至也北瞰廣陵謝太傅之所築康僧朗於江之中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甘露寺門曰天下第一江山顧不信然哉三山而外沈山者由沈彬隱居得名沈彬宜春人嘗官建康故壽人得銅碑碑上有字云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今廣教寺即彬宅寺之後彬墓在也黃鶴山者黃魯直謂宋高祖微

七

時息竹林寺有黃鶴翔舞其上遂易名曰黃鶴黃鶴之陰有古剎曰鶴林卽所謂竹林寺也招隱山者去黃鶴三四里山以晉處士戴逵所隱居得名賈賓王遊寺詩共尋招隱寺初識戴顓家寺舊有玉蘂花唐昌觀集賢翰林二院皆有之唐人甚重此花相傳其種得自海外每花時或窺二女子來遊其下蓋花神也後有僊人殷七七於重九日能開是花復感女僊之降其說見續仙傳花至宋枯瘁僧以山鵝馴養之其卉之異皆山中故事得併記

記曰蔡伯喈方當中常侍王黃弟習饒酒之會能拂



衣峻絕慮卒不免乃亡命池海遺跡與食作集先生贊想此其時也所恨輶通不篤竟爲董賊劫之就辟三日之間周歷三臺尋拜中郎將封高陽鄉侯軒冕之榮實橫被之及卓伏誅王司徒允直斥之爲黨董元俊求一黜首則足繼成漢史不可得竟收付廷尉論死雖知贊無以慕靜蓋不免名澆而身毀矣我世宗朝楊忠愍公大書椒山二字於焦山之壁後竟以擊奸得死所用成椒山之名忠臣處士名節等君子曰焦山亦云椒山矣伯喈前後兩截人言行不相顧贊焦山適以辱焦山如使太古令得從師爲焦山遊令第遊其三臺洞遊其

楊公所題壁足矣伯喈一贊豈勿目也

記之三

僧言池城南從雁楊兩行橫湖一埂三里曰翠微堤堤盡處得山如臥虎首於申尾於寅延慶院南向據其胸者齊山也山有羣峯勢皆齊等故曰齊山或云唐刺史齊映善好此山因名山之形易峰腹相斗峻箕張其中之勝泉大小凡十一而半巖爲勝王亞連星爲奇飛鵬濯纓爲大巖壑之號凡十九而上清爲最洞之號凡十四而潛蚪尤清幽

記曰宋王哲記齊山云暑避流漿寒入挾纊蓋言寒暑

不侵可以山矣太守李方元以山無溪澗之澤乃沿其北址築防貯潦廣十餘尋深數丈長三里菱荷魚鼈可育而蓄今徒遺趾在添設爲塢馮弔成壘顧孰與天巧者人視而長存乎

記之三

僧言唐李白記遊九華山曰青陽縣南有九子山山高數千丈上有九峯如蓮花按圖徵名無所依據太史公南遊畧而不書事不經古老之口復閱名賢之記雖靈異往復而賦詠罕聞予乃創其舊號加以九華之目宋周必大作九華山錄錄稱至山自紫巖蜿蜒西來其左

卽貴池口輿地志所謂梁昭明太子食貴池湖魚而美者其右卽清溪秋浦望之全類臨安杜牧之詩江涵秋影雁初飛以詠翠微亭也其亂山環合處有化城嶺嶺有寺曰化城寺唐時新羅王子金地藏苦行之所也而所謂古僊鉢孟雲門天臺繡壁聚講內峯外峯皆以萬巖卷揚共衛金藏之榻也王十朋曰余過池陽登郡樓望九華僅見一峯舟出清溪始見之然猶滅沒於雲霧之間晚泊梅根浦方了了見諸峰也既而曰九華之勝不在山中從江上望之秀逸清遠九子依依向人國朝王思任亦曰山多作怪怪狀物獸鳥之形罔結移換朝

銳夕方遂令三百里之間神目駭笑身即其類則流附  
焰騰詭譎易厭昔人所謂可整而不可整者也

記曰九華山得李供奉嘯詠其間而加以今號事不經  
古老之口者供奉實作祖矣余聞其墓旁有太白書  
堂基今爲張氏墳地遊九華者不太白之堂矣遊爲二  
王之言曰九華之勝不在山中於張氏墳地蓋信

記之四

僧言雲龍山在徐州城南二里一名石佛山唐昭宗時  
時溥爲節度使朱全忠遣子友裕敗溥兵於石佛山下  
卽此州志謂山有雲氣蜿蜒如龍故名元末澤民寺記

三

謂宋武帝微時嘗憩宿於內有雲龍旋繞之異按史記  
稱秦始皇東遊厭王氣漢高心自疑避匿山中呂后嘗  
得之曰季所居有雲龍五彩往往異徵矣昭烈領徐州  
牧鼎足之基復開拓於此非雲龍何山有放鶴亭雲龍  
山人張天錫故居蕪子瞻爲作放鶴亭記後之人建三  
賢堂於上三賢謂韓昌黎蕪子瞻陳師道也昌黎嘗爲  
州推官子瞻知州事師道則州人而教授於學者也升  
高而望四際函山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張山  
人放鶴亭適當其缺有邱於城南之畔項氏登之以觀  
戲馬者曰戲馬臺也黃河北來直射州東不肯北流望

望冠城縣者黃樓也蕪子瞻者州治是也子房會隱此  
曰子房山也子房山不甚偉然可以悉彭彭天下之望  
也彭天下之中古戰爭地而楚漢其尤也

記曰蕪子瞻放鶴亭記以記雲龍山及張君之二鶴而  
因以及衛懿公之鶴因懿公鶴而父及周公之作瀕臨  
衛武公之作抑戒劉伶阮藉之徒能耽蕩諸戒之外雖  
荒惑敗亂無如酒者不能制劉阮使不好且足全真而  
成名彼南面之君雖清遠間放如衛懿公於鶴且不得  
齊好則亡其國天下後世共譏笑之顧孰與山林遁世  
之士爲能樂其樂而可鶴可酒無煩周公衛武之詰箴  
乎蕪子瞻以放鶴記天錫黃魯直以飛仙目子瞻皆深  
於山林之樂者也

記之五

僧言洪武八年冬十一月壬子上以太子暨諸王久處  
宮掖無以發舒精神命西幸中都宋濂實奉詔扈從次  
滁州驛濂啟以遊琅琊山琅琊在州西南十里晉元帝  
潛龍之地帝封琅琊王因以名秀麗偉拔爲淮東奇觀  
太子可其請遂遊琅琊濂於是取醉翁亭記語風霜高  
潔爲韻賦詩刻諸山石云既成琅琊遊起行至池河驛  
按內使監公文有濂梁古跡一卷宸翰親題其外命濂

搜訪與青宮言之。濂因啟曰：臨濂古跡，唯塗荆二山最著。按圖經：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荆山之背，神禹鑿開，使水流二山間，其疏鑿之蹤故在人思，其功迄今弗能忘。青宮曰：至中都當共與遊焉。復成荆塗二山遊記曰：景濂於元之季，輜閣不事表顯，高皇龍飛淮甸，乃幡然就徵，爲開國儒臣之首。復奉詔出陪帝子巡幸，皆異數。因取醉翁亭記語，風霜高潔爲韻，賦詩刻石，顧不休哉。然以視首陽山，恐高潔未易言也。

### 慾難

黃石令遇青牛丈人，駕青牛講牧於黃石之陂。卒然顧而問曰：子豈所謂黃石令耶？令亦知天下事何事大難，我將語子。令曰：不爲也。爲則皆折枝之類，不見有何者。難事丈人曰：第思之大難。大難令達悟曰：有吾少也賤，粗間調氣養生之說，其說首先室慾。慎勿近婦人，覺室慾一事大難。丈人曰：近之然非吾所謂大難也。吾所謂大難非室之難，慾難也。子誠不知難者，語不云乎：甘嗜毒藥，戲猛獸之爪牙，夫毒藥以喻其飲酒無度，必至賊生，不復可施以浣毒之劑，乃以爲甘而嗜之，詎不稱難。

猶未大難，且什人而蹈其難者才一二也。至於猛獸視之，必爲色變，而況與爲戲，爪牙乎？委四太於其利吻，是尙有噍類也。耶近婦人者，似忘其事大難。大難天下人顧無一人不欲爲其者，難者且不啻折枝易也。少年甚焉，吾用哀之矣。令曰：丈人幾何年，設以何年知慾難？丈人曰：吾生而畏其大難，故不爲也。室之難何如慾難？吾爲其易者，以至於斯，吾亦不能自數其年幾何矣。令曰：衆人所易，丈人難之；衆人所難，丈人易之。丈人殆非人情乎？將復有詩於丈人。丈人與其青牛忽不見，知爲太上降也。令頗爲太息，焚掃給事黃石，解稱令不圖一朝。

太上降而其所言慾大難如此令私竊贊曰昔人遇太上於下邳圯上使得進爲王者師令今遇之於黃石陂沮而學性命之學仁者壽豈其微與於是尊所聞誠不敢不畏慾難用以自窒亦以公室於人會自哲少年四五輩至令輒以其言述之少年少年雖然不悅曰長者豈其夢乎何言之迂也令亦忿然作色曰少年胡不據也吾用太上言教之養生窒慾便不受吾將教之讀古人書成古人不朽名亦將以長者爲迂而不切乎少年雅嚴憚令令言復峭猛有加少年不能堪稍揖令謝過退乃卽家爲塾用令言之半發憤讀古人書令聞之曰

書

孺子可教矣居頃之令復欲理其慾難說以進少年而少年遽向令爲白色栩栩然也而曰讀書頗有得非奉教長者不及此令則大悅問方讀何如書少年曰讀司馬班二史令曰可得聞與少年曰請以項籍爲長者誦之項王籍烏江之詩自壯其爲人力拔山兮氣蓋世言有大非誇也當是時楚歌四面江東子弟失亡略盡項王固且決死遂不惜以其千里騶馬亭長而以報故人呂馬童併不復自愛其蓋世蹟引刀斷之何其丁而烈也獨所謂虞美人者常從籍兵帳中雖籍決死烏江之日猶相視眷戀項王歌美人和之泣與俱下度項

王意豈不以烏江爲紅寧不與漢高爭南面孤何可一日無虞美人虞美人顧不切於千里騶與其蓋世頭耶蘇子卿武杖漢節留匈奴單于所難以及左伊秩嘗言不見殺必因挫之乃過於殺武報衛律辭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歸漢至使蹈背出血齧雪咬旃不可得其一旦或貳志李陵復就子卿說降則又辭曰武父子亡功德皆受漢恩曲成就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凡十九歲與其所杖節歸還漢而於匈奴單于始終無一語小屈武又可謂了生死之際以全君臣之誼者矣然不免爲胡婦生子且何獨以

書

是故少忠臣名長者固教我讀古人書項籍蘇武古人之豪傑與聖賢者其書固已讀之矣令喟然報曰項籍與其季父梁殺入避仇自恃勇氣過人起會稽欲以僥倖非分成霸王之圖徵虞美人一節學士家不宜引以相況至於子卿爲胡婦生子史恐不無厚誣則不謂誣而亦何必取古人書少年之所便者用以分謗解嘲飾非蹈難故逆長者意蓋令一天下之迂人也其言不足以動少年聽宜其逆矣請從今日畢吾少長之歡少年於是惶汗跼蹐毛骨悚戰曰吾儕小子墮雲霧中且以爲所慾慾之固甚易不足難而又何望焉賓客爾然難

之大道也太上安在少者懷之蓋孔子志長者有焉願  
假以黃石咫尺地得負吾笈去其家從長者遊易者難  
之難者易之如長者指室之請自今日始矣少年爲誰  
今黃石上下之間設爲童子惟下之功甚茂其人皆是  
也或以令遊或非以令游要之皆太上之選令以嘉其  
志也作慾難以堅之

以令游者同令氏爾京冉紀子鑄宋子可發樂子國  
棟令爲之舍於步苔亭後非以令游者李思子亮實  
策倡之舍上官凝并同令氏庚辰春經齊國識

### 膠萊河嘲

嘲之言曰樵運阻喜進者議通海運然不能得故時  
舟子長年而且謂山島多岬嶂能觸舟於是膠州一  
大僚謂有膠河故道自海入膠穿萊而出可以避之  
其意欲通故河以利其鄉邑而大僚之上佐久滯淫  
不獲登八座而請從事焉時柄國者大喜命以侍郎  
兼憲職發青登萊三郡夫數萬人鑿之然河之中道  
高下不能達稍深則岬立頻迂道而其下多石費十  
餘萬金卒不可復而大僚之鄉人未見利不勝調發  
相與逐而噪之乃中寢見江陵張公岳正  
傳王元美世貞作

幸

解之曰膠之大僚謂劉公傳書應節淮人非膠人大僚  
之上佐以和膠河得侍郎兼憲職從事者謂徐公弼也  
本皆欲成朝廷非常久利而士則刺其有意私井士  
則刺其久滯淫以躍治功名之淫然乎否乎其不底於  
成功固不無說至謂大僚之鄉人苦調駭不遠見利相  
與逐而噪之事中疑余正膠人也未之前聞必若所言  
誣劉徐實誣膠河矣崇禎十三年復有起而議膠河者  
是爲防撫徐公亮生公浙之上虞人其子劉也公既儼  
然把大中丞銳異乎昔之徐久滯淫用膠河大座者也  
不純然公而非私乎且中丞建議視昔大僚議公弼同

一議鑿馬家壩用避淮子口大小兩仙橋昨粵能觸舟者鑿既成無所用之緣舟子長年於其兩仙橋適中之溜能不犯昨粵海船大行萬無一失昔難今易一也一議二沽雖衝沙爲害然河廢越三百年積沙僅尺許冬春水涸歲加撈刷縱復挾濟而至者有限矣昔難今易二也一議分水嶺水中凸處也故名嶺白河水至此分東西二道流疑沙有餘而水不足也然河底泉水可滯河旁支流可引更修閘壩蓄洩有備無憂淺闊矣或策另道鑿津以避其分水嶺一段昔難今亦難通估所費不足以敵會通河剗淺牽拽一歲之所棄也併不稱難

素

三也議既以通海運之窮議又以防清運之變元人期爲之神宗朝江陵柄國循元運故迹開鑿之今第循其間繫故迹疏導之事半而功倍矣疑爭諸云百聞不如一見中丞以庚辰春正月命駕始麻灣口迄海倉凡二百七十里足所到目所到成竹胸中所具矣乃入告非耳食者天子以時紕民窮重其舉不報以故昔則九仞無成今則一簣不進夫一簣不進亦豈所謂大僚卿人噪之哉萬年利濟難倚孤航中丞議第存之

簡匡五如

名園春色求分不厭多竹之良者知丈酷愛不輒割以贈人我必欲得之昨日乘醉已穿籬過畦頭掘竹母數根而去不白典守客有游馬氏園者留詩謝飲春來携酒醉春蘿乞得春花一兩窠最後竊將松竹去成陰留待主人過我於匡氏園似之矣一笑

報賈四寒副院

竟得保全吾萊不惹援兵之手者以年兄吉人在內天必默祐之人力不至於此援兵數月蹂躪多在城西灰埠一帶微救及之已知年兄無家可問矣此情悽然撫

素

局堅不可破若非宜鎮督書致上震怒劉王張曲唱之和之只逢迎得一個撫字無怪成功之難解圍之不速也今日人人能持正論前日獨萊州孤鳴正故園松菊便與年兄共之然國步多艱不可無老成端亮者爲之領袖於朝是又年兄當卽出山之日也據枕草復不備

簡萊陽沈明府

拜教之次羽書日以十至自濟南失守而全東皆不可  
知之數矣黑子膠百無足恃相誓存城勿敢不勉城守  
自廿日後皆已解嚴還我太平矣姜卿暨儀真公迎其  
兩尊人就養道經敝州太夫人感腹痛疾而鼎絙失常  
度次日照益復不任藥餌諸郎君無一人相隨者卿堅  
遠不能前念如須孝廉不置口其太翁則持左師公進  
趙媼之說必不使私愛憐其少子誼當左右足下以竟  
城守之局以恭敬其維桑兼夫人恐病領老弟寓書不  
佞某視 去既遠城頭機轡則爲主請錫額焉前此未

敢也若姜氏者可不謂忠孝卓絕哉如須公希門以明  
命過其行窮五晝夜之力可達日照太夫人病中得一  
少子在側又聞得東方以寧賢於服藥千劑矣敬拜專  
函仰候慈命

報張達鉉大司空

我海內諸君子皆知奉先生爲北斗不獨以其當年款  
嶽大節政謂自處患難之中兼爲諸君子不得志於時  
者恨恨欲發抒其所不平一札千言於已之仁於物之  
智皆在其中畿直指能諸君子自命者也定不煩再計  
使命自千里來實下拜於五十里外一山居致復迂程

一日夜卽刻申荅付歸騎嚶咽分懷輒用扇頭短占與  
書同發當爲長者聊發笑口也不盡

簡宋九青少常

起死人而瘞冷灰天下事無有難於此者從其甚難事  
一引手一啟齒焉鮑叔牙魏無知斯又不足言然惟堯  
舜之至皇漢在列諸凡行政大類二典是以昆蟲草木  
之微併欲使其欣欣於光天化日之下也足音所及感  
懼則深職方發奉字起居伯玉使人至復有字上老女  
而受媒灼之役在錢親處無不可沂公不笑我哉語有  
之千羊皮何如一狐腋欲搜之廢林伯玉君子野所信

也因敢質之朝論

報張華東

老成在朝固天下澄清之一日也一敗類鄉人乃敢作  
如此行徑爲世僂辱卽令孔孟不幸而與之同梓里於  
今日則亦不過門者不爲通私書不一接待其在我而  
已豈能必朱氏子不孔孟之門哉執事遂不肯一日留  
清風亮節愈足千秋然自執事去國虛無人聖人憂之  
至於不得已而以武流錯出清班咄咄異事矣不佞從  
偏僻有司借觀卽抄錄多脫漏未知流冠今復何向但  
見四則加派八表倒懸雖仍用文臣總軍麾然繼今以

往能復駕馭大小群弁令其投軀疆場而不垂涎非據乎能使之類首受節制而不驚凌驕悍別生事端乎其事至此其所以致此定不爲無因然而不敢懸揣也辱教中答恍結同之

答宋令礎給諫

奉先令兩大教娓娓風昔不置也我思尊先公當年盛德見人之孤涼無助者必提攜教誨之門下復用先公盛德以下交於老布衣有涕淚志感而已日者兩大事僅取稱家而止麥舟見擲雖一無敢登猶之靡弗登矣濟南之恥固料諸戎行必雪之事殊不然將貽我至尊

三

以焦勞無已時乎門下比入春明則可謂中國相司馬日四夷從而稽首聖人爲之紓憂尊先公有所未竟之志于焉甚暢無復遺恨矣田間人字向長安過去殊難猥荷專遣敬茲報好七年離緒百不一宣惟心炤王臣簡姜燕及少宰

多病多不達時務多輕躁發口無學問涵養以制之若人者宜不足有無之數也門下自是商室阿衡周家公旦而去國無端宅揆不蚤竊爲嘆之上類明至當卽爲蒼生發夢何疑乎緬維往事與夫乙丑丙寅間同游諸好沂膠兩宋及左海光祿皆古大父矣王康宇亦既以

浙轄引年還山其長公百斯傳御亦不容於班行門生新賓遂得冠帶投閒比高子爲差榮耳未同吾游者或實慈幾作傳石君之續今或可免凡以述東人士臣罪當誅之數也四海兄弟衆矣不大概可睹哉濟南之難固以爲全東皆無完理歷三句同丁壯城頭充隊哀吾生實死亡之餘也度知已必無所不相念不然安敢浪談及之王璣觀公善故太僕遲君因勸駕竟夫地理不遠數千里爲之屑良土焉如此交情唯豫章君子能之故當爲遲氏一謝王公引聯洪都依稀暉就拙句用寄蓋不勝亂後身存之感矣

三

報沈河山南大司寇

能於舉國雷同之會超然孤憤作驢背吟迨至聖天子滌除舊染通德懿戚一當國秉一統群倫人謂足下必以此日致位公孤不佞私獨策其不然知爲始終沉酣道德而遊戲功名者也景行猶往願學其十分一於是出與俱出去與俱去矣七年之別數千里邱壑相望猶比肩也謂宜知我甚深夢想所不到之境假用爲談其猶知我在深淺之間乎蓋一裝牛臥至足也若欲知我海上事屬國不守矣皮島既陷矣沈志祥往投不復可問矣陳大將軍有事於海者今海寧而移之勳冠



不在我登州矣觀軍公亦撤職禁中矣我桑與梓隄底似得小康惟苦歲饑而加之以政甚猛民不堪命將何所不為讀大刻有云寬民力以收人心方不至驅農民為盜片語藥石顧當寧無從聞耳續命丹百丸即以頒到之日日服一九乃依方和製未見孺子果可救也舉奪胎換骨之法而欲傳之交誼至此蔑以加矣諸品并領轉附見意至臣

簡左羅石給諫

伏惟執事正色無諂之朝揚眉敢言之路國步孤撐狂瀾力砥遭逢天子聖明而暢之以精忠諫草抄傳人以

比於汲長孺陸敬輿詎不干秋震曜哉

所不及我海東頭者僅三舍不佞一歎

崎歷落草野迂腐無用之人也然自先人墳墓以及我一邱一曲庸詎非責當是時一切無敢自愛仰賴廟算

秋高復不無慮願幸報之豐年資我綱

繆況有大君子嘉謨議論助於廟而成於遠以天道人事卜之是將底於昇亨之一日也鳴躍無已輒用野箋為國颺喜區區無似亦任長懷

簡沈宙泉掌科

國步多艱聖人焦勞於上諸君子動勦於朝決不難立

見昇平不佞席庇而為十畝一失既七年之病不瘳不即湫然朝露微幸過矣就令鷺鶴相怵復如今正月事不佞能即家登壇聽有司三尺指揮竭十畝所入視親戚少長首先效死所以報朝廷三十年養養之恩為有所也豈宜此外謬作夢想乎偶從張舍親處觀手翰殊明簡愧非所敢聞

簡蕭寧齋侍御

劉念台黃髮名流辨於國是無所不寃言之陳秋濤實清重列犯顏執奏不少依違於其間天下之人皆知其為兩犬賢而未敢遽為發日者也若不佞碌碌庸人而

已豈足以當其下諫為執事謬及之執事亦遂認聽之讀大疏併賜抽揚使介於兩賢者則即有以寬聖人之未忍成心待天下士獨不虞清知人鑑為兩賢者乎先是小草者再主恩甚隆歷所報捕究竟只廿一罷辜明主之心且以塞朝士大夫移疾之路負此厚魯決難湧劄薦人本以為國狗尾而可以補貂將無人不可用塊之塊之然知我則深矣私川為感死無所恨

太古堂集二卷

山東巡撫  
孫進本

明高宏圖撰宏圖字子猶號硯齋膠州人萬曆庚戌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尙書福王時爲東閣大學士南京破後不食死事迹具明史本傳其詩文經兵燹之後多散佚不存是集詩一卷文一卷爲其同里趙坤厚及族孫敬業所蒐輯蓋僅存其什一矣

泊水齋文鈔三卷

〔明〕張慎言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康熙三十九年張茂

生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泊水齋文

鈔三卷》提要

序

邑中及他旁邑壤境相接  
居不出三十里外在行山  
溪谷之間由明以來以科  
第顯立名當世者甚多踰  
晉以南數郡縣陽城蓋天  
下人材所自出也今未  
殫數其爲天下所尤知者  
有若楊公繼宗原公傑王  
公國光孫公居相張公銓

或以清節或以事功或以  
直敢言或以忠死事此五  
公者皆天下所知者也  
以洙泗之四科則班班乎  
德行政事言語之選焉

庵有文而畧世陽長於論  
事蓋文學之難雖賢者不  
能兼而有之矣幸而有之  
而其人苟不亟亟於表襮  
好名以求自異雖同時之

人知相推許而知者半不  
知者亦半迨其後聲稱湮  
滅而無聞此才人志士之  
所以摧心飲恨於斯文也  
吾於藐山張公有慨焉向

所謂文學之科公其人

始吾所居三十里溪谷之

間有常評事倫及吾祖副

使容山公

公諱天祐

皆最能詩

已開文學之先矣而莫爲

之繼藐山先生奮然獨興  
於數世之後其所與交遊  
者虞山錢受之竟陵鍾伯  
敬蓋當世之文人皆已知  
之矣里中則楊黃門沁

以其學與先生相周旋先  
生曰吾之畏友也其時白  
公東谷最晚出於是先生  
之文益昌而里中名卿碩  
人能文之士彬彬稱盛焉

揆厥所由則先生推挽之  
功爲多不可誣也管子夏  
教授於西河言偃崛起於  
東吳流風遺韻有以振往  
古而導來今孰謂先生之  
功爲可誣也哉以公立朝  
之風槩晚節之昭明不愧  
於向所稱數公德行政事  
言語者而斷以謂文學舉  
其盛也虞山列朝詩傳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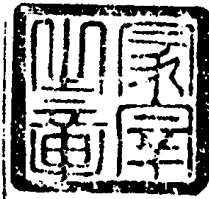
金銘爲人有別趣詩亦有  
別調懷負志節敦友誼又  
稱國家置之冗散不得當  
一臂由今思之可爲痛惜  
則其所取於先生者又豈  
庫六  
獨以其文哉兵劫之餘篇  
章散落張公伯珩搜錄其  
遺文伯珩令子茂生鋟版  
行世而先生從孫太僕君  
泰交式光前緒徵序於予

予因慨夫吾祖容山公之  
有文也容山公詩吾童稚  
時及見其鈔本後畧省記  
悉索敝簾中不可得問之  
鄉曲無有知者則遂將湮  
滅而無傳矣寧不可痛恨  
哉吾又以知太僕君之賢  
能不歆其先人也

晉

康熙庚辰人日同里寓人

陳廷敬書



序

泊水齋文抄目錄

卷之一

疏

本末兼治仰贊國計疏

第二疏

第三疏

序

賀韓太恭人暨中憲大夫韓使君旌表節孝

序

泊水齋文抄目錄

見吾詹先生壽序

壽御史大夫玉陽孫先生七十初度序

賀王母張太孺人七十壽序

陽城虎谷張氏族譜序

并後序

歲計錄序

梅草序

九正易因序

王芝房詩序

郭楚玉詩序

又玄雲木集序

萬子帶填詞序

蕪湖禪定庵募緣序

卷之二

碑記 附序一首

宗教寺碑

分巡冀南兵備副使王公平寇碑

陽城縣重修城隍廟記

澤太守賓吾王使君生祠記

卷之三

邑侯楊公生祠記

陳孺人萬氏苦節記

同閣記 并後序

論說

明德論

中庸論

讀書說

讀書交友說

報德報怨說

雜著

重修海會院募緣疏

讀高皇帝勅諭

冀南會約

直義或問

生機

題卷

徐六岳先生偶咏題辭

跋董玄宰戒懼帖後

附本齋文

與藍仲遜譚易

書若水惠紙

偶書十六則

卷之三

啓牘

告邑中父老守城啓

與耿曲沃啓

與人書二首

與張深之書



寄賁間札三首

寄石翁雲書

札孫宅相

家書七首

墓表誌銘祭文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疎菴王公墓表

資德大夫政治上卿南京兵部尚書泰贊機

務桐陽衛公配夫人楊氏合葬墓誌銘

泊水齋文抄目錄

山西太原府崞縣儒學訓導見菴白公墓誌

銘

奉直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張公暨配

宜人畢氏石氏合葬墓誌銘

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建文王公墓誌銘

承德郎大興縣知縣賁間楊公暨配安人

王氏合葬墓誌

孝廉仁甫王君墓誌銘

茂才賁間張君墓誌銘

祭大司農拱陽孫先生文

張範山先生行畧

公諱慎言字金銘邑屯城里人大奈昇之家孫也  
幼穎敏絕倫爲名諸生中萬曆庚戌進士令壽張  
調曹縣所至有循聲以績最擢陝西道御史出按  
屯田釐奸剔弊不遺權貴乙丑丙寅之際閹宦肆  
毒宵人借端以調劑三案忤旨謫戍肅州磨快雪  
亭著述其中有悔草諸詩文戊辰賜環補滿廣道  
遷太僕少卿太常卿轉刑部左侍郎以議獄失旨  
閒住家居凡八載經營泊水園亭研究經史內典  
所著有泊水齋詩文會泰寇發難勝資築同關合  
里黨聚處如第五倫故事戊寅起工部左侍郎辛  
巳晉南戶部尚書老成諸練百寶肅清政右都御  
史掌院事嚴核貪墨端震懼甲申夏遷吏部旬  
餘卽致政去僑寓蕪陰移宛水疽發背而卒年六  
十有九

泊水齋文抄卷一

陽城張頴山先生著

後學張茂生較梓

本末兼治仰贊國計疏

近以司農水衡告匱議開采議鼓鑄議屯田議開墾  
議鹽法者既發言盈廷矣臣竊以爲急則治標緩則  
治本今日之計當標本兼治而后可治標以救目前  
之急而治本所以爲經久之圖語有之人無遠慮必  
有近憂蓋爲百年之慮者止可救目前而止圖補苴  
於目前之急嗣且有不可收拾者焚林竭澤終歸本  
計恐字多踰限臣謹齋沐恭繕三疏先以開采鼓鑄  
言之臣以爲開采鼓鑄果如諸臣之言國家獲倍稱  
之息亦無補於得失之數何言之遠者不具論記三  
十年前米斗止有錢耳且有不及百錢者近年以來  
斗小而直踊且騰至三錢矣若以原斗較之將四錢  
矣是今日金錢四萬止抵當日一萬之數古者百里  
不販粟近所在軍荒至販粟於千里之外何以故粟  
私而金生也今日不講生粟之法而專恃一切開鑄  
之術政使金高於斗亦復何益昔人有言曰使我爲

治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此有至理不當以人廢言也  
若使千倉萬廩百室盈止米價仍復先年之舊是一  
萬金錢可抵四萬之用不已便乎况開采未必獲什  
一之利而種種之害不可勝言說者又謂鼓鑄之利  
其言鑿鑿可聽臣以爲今日非錢少之患政錢多之  
患也試觀中外遠近萬貨皆貴不止百穀至布帛菽  
粟無論貴賤軍民一日不可闕者當日窮鄉下邑之  
民以中人之產餘夫之田經營節縮八口之家飽煖  
而有餘今日以中人十家之產八口之田竭蹶而不  
足且散而之四方爲溝中之瘠者不知凡幾其故何  
也蓋穀生則萬貨皆生穀貴則萬貨皆貴貨少而日  
益貴貨貴而錢日益賤也當年儲者竭一日之力得  
錢三十上下而可以飽其妻子今且倍於是而不能  
求一日之飽推此類其言之則邊兵一日之餉倍於  
往者三日而尚不可而國家安得如許金錢而餉之  
也况兵之數不可紀極乎極言之在民則不農不農  
且將爲盜比既爲盜又當費勦餉不可算在兵則日  
譟譟則且將逃而叛比既叛而逃往者之餉已不可

汴水齋文抄

卷之二

二

追而又當有追捕之費再募之費兵民盡爲潢池之  
弄百姓因而不得耕而苦於加派征調者又無論矣  
若使兵不譟民盡歸農百穀皆生現在之金錢臣以  
爲足用若百姓不農且迫而爲盜雖錢如江河之流  
臣以爲不足且不止於錢之不足而已記萬曆年京  
師制錢以錢六百萬文抵銀壹兩今則增至八百矣且  
復有奇零而河南山以西有至一千四百不等者  
此何以故則錢多與私鑄之患也今無法而使穀與  
貨日多而錢日貴而講生錢之法政使就銅山而鑄  
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將奈之何孟軻曰易其田疇薄  
其稅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  
用也所謂富所謂不可勝用者何物也非珠玉貨幣  
也不過菽粟而已故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  
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菽粟生則金錢  
日亦生非真日生也有無相易貴賤相權兩相生而  
遂裕於流水之原若菽粟歟則金錢亦歟非真歟也  
子母不相權本末不相稱恐金錢無單行之理末重  
而尾不掉勢固然也所救下廷臣詳議至稅歛已萬

汴水齋文抄

卷之二

三

不可薄矣其他尚有可言者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使盡言之必有出微臣寡昧之外者臣不勝恐俱待命之至

## 第二疏

開采鼓鑄臣已言之矣至開墾屯田之議臣謹再議之臣以爲開墾是也然今日已熟之田而民之棄而不耕者不知凡幾民之願耕田而不能耕與不得耕者又不知凡幾民之棄而不耕與不能耕不得耕者皆各有其故不求其故使軍荒殘破之子遺樂而種

泊水齋文抄

卷之一

四

婦子於南畝徒使之輟耕太息而徒曰開墾是圖未獲之萬一喪已成之膏腴不亦左乎今日之政但使土著者無所苦而不逃既逃亡者無觀望而復業雖閭里未必驟有畝棲野被之盛國家未必便有貫朽粟紅之效然是藎是藎雖有飢饉必有豐年民日歸農而賦稅徐足又況於免盜賊之患勸捕之餉乎屯之故蓋難言之矣前縣丞沈時其言亦持之有故今天下衛所軍屯之法壞已久矣若按祖制而核之不止無屯亦並無軍矣不止問他人以屯有幾何田

在某處卽問之軍而軍亦有不知者又祖制軍屯率皆膏腴如山西澤潞土瘠民貧而寧山之屯則在輝縣獲嘉潞州之屯則在廣平大名是也軍已無屯不盡豪右占買亦有平民兩平交易者但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父子相繼已爲承業今若一旦以國法繩之使之田盡歸軍治之罪而勒其原價國法所在彼亦何辭然田非止一畝也人非止二三也承爲世業已非一日驟奪而置於法恐生事端且非人情又況奉行不善其間追呼拷較凌虐需索又奸民規蠟所懸田產指非屯爲屯又以屯爲非屯天下存存多事豈宜復開此亂端乞敕令諸臣講求其故不必別設官僚但以本省撫按司道于原敕內添此一欵嚴切責成撫按之下該道該道之下郡縣一道卽清一道之屯是矣軍之有屯而不能耕也如敗蕩之子其祖父貽以千金之產不能守而鬻之他人卽使族之長者贖其故產而與之已而又復蕩盡今日之屯使贖而盡歸之舊軍決不能守贖則價無所出奪則又非情理合無但清核其原屯之數在某縣某人者於民田

泊水齋文抄

卷之一

五

之外另置尺籍昭民田之例而增其賦蓋河南山東等處其徭賦僉馬諸額皆計田而派民之所以利種屯者以有民田之利而無里甲之雜差且賦額又輕今或使如民田或稍加焉隨民之便而裒益之可也但此是不得已之計而祖制衛所軍屯之法無復有隄羊之跡矣臣生居僻野不習衛所之事敕令諸臣考求要使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既無大壞於祖制而又便于軍民兼可以權今日之急亦便計也臣無任懇懼待命之至

泊水齋文抄

卷之一

七

### 第三疏

近議鹽法者亦既多言繁稱矣然計天下之鹽法河東不同于長蘆長蘆不同於兩淮兩淮不同於兩浙乃其要領則可一言而盡曰恤商而已國課之所以不虧者鹽之行也行鹽者誰商行之也商之所以能行者以有厚利也故商得重貨而鹽自行非官能使之行也鹽行而課自足非徒嚴刑峻法可使之不虧也故曰在恤商而已雖其間科條不一而大指總歸於是猶之足賦者在盡地之利欲盡地之利者在得

農之情而農得竭其力欲得農之情而竭其力在去其農之害鹽法亦然欲課之無虧者在得商之情而去其商之害故策鹽者不必官別尋一整齊之法即行以行鹽之法仍曲詢於商若何而行若何而可以經久若何而可以使私販不禁而自止因其勢而利導之即有奸商積弊但去其泰甚使之樂而喜從事自下令于流水之源矣蓋鹽商與他賈不同皆携數萬之貲以求什一之息重廉恥而惜體面以故多一官則多一害稍加凌虐即行重賄以圖苟免無可奈何

泊水齋文抄

卷之一

七

稍稍解散以去即以一切法繩之亦止得一二年之利而其后商散而賦遂以不繼此所謂竭澤而漁也猶記萬曆末年有袁世振者行網法行之半年新舊之引帶銷而課之解太倉者遂幾倍於曩時其後法既效而世振誤用羣小以敗人去而法已更矣其所謂網法者臣不知其詳然准之父老必有能悉之者其時世振爲備官另設於運使之外今但重運使之權而慎其選令御史提綱於上訪世振之法而輕重布之不必再設多官足矣但法雖具而不能如世振

之善行則法如人何矣若以錢法行鹽法此必不可行之數也況于揚州設鹽三百座又使所在皆鑄可乎錢者利器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使刀布之權不操於國人人得而操之無論制錢益壅而不可行私錢布滿天下雖取犯者日誅之不能衰止天下之事皆當以無事行之非真無事也因其時便於民固有事若無事耳如禹之治水決汝漢排淮泗豈曰無事殆因水之勢而導之但覺其無事故曰法曰政曰利曰禮皆以人情為主語有之王道以人情爲本至

治水齊文抄

卷之一

八

說言乎是在計臣條畫之也臣謹言其大畧如此臣無任恐俱待命之至

賀韓太恭人暨中憲大夫韓使君旌異節孝序

蓋伯綸將母郭太恭人歸里也殆七年於茲矣伯綸守青州既逾兩期治行高等上下倚重當事者方擬伯綸表東海乃遽將母而歸也何居使無恙歸茲七年者以異等遷卽隨流平進亦左右六曹爲御史大夫再求太恭人異數豈顧問哉太君母子寧不爲御史大夫左右六曹甘家食啐八口之田將三公不易

爲人情乎世情夙食貧晚獲而後索與其子家溫身寵唯日不足卽其子趨時如鷺鳥之發羶糧耀馬備口捧檄絕裾曰同母志也是耶非耶且太君非故席富厚偕贈君走鹿門家食指日益夥種砂債時日以幾伯綸舉於鄉又十餘年甫提南宮起家庭尉他人殆如貴價視此七年者闔閭爭時倒行逆施矣異哉太君母子當隼旆熊羆迎太君而東也同人士大夫又詠歌而羨慕之無何又奉太君而西國人士大夫又咨嗟而驚異之乃太君母子夷然不屑也不肯言往

治水齊文抄

卷之一

七

讀伯綸陳情諸狀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泣然不知其涕之隨也南陔白華春令棠棣之味交談焉世以角弓之怨得罪父母者豈少耶國祿之報借茲其爾言昔謬曰友者孝之善物也禮固有之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矣老人類愛少子予季之味倦倦焉誰念在原爲無形聲之視聽乎當接仲問蓋難言之矣太君念伯綸戴星出入治郡勞苦甚每見伯綸太君強語笑恐知老人念仲傷伯綸意然枕席涕淚如漬誠其婢問令伯綸知伯綸接仲問一痛幾絕比溫膏

輒拭其頰求頃刻乾曰兒無恙賴諸五六風氣道止  
願加七箸兒再無念也子母更相隱更相慰藉者凡  
幾時然伯綸業爲章至再四於御史臺暨諸監司使  
者而太君不知也已而伯綸稔太君無介介二千石  
卽伯綸視之久矣其如傲屣矣母子復更相勸加餐  
焉曰吾母子居約時茹荼集蓼身絳絳沈佐爾兄弟  
伊吾今卽速歸回首爾諸生時得撫諸孤朝夕詎難  
割榮哉伯綸聞之潸然出涕獨謂母氏再與博升斗  
爲仲季難亂異日以檢收償往者耳詎謂聖善備

泃水齋文抄

卷之一

十

至此卽日遣其子珣御太君歸以示果章凡六七上  
曰兔穎已禿馬角未生遂拂衣就道行之日大東父  
老遽道諸狀可圖可歌卽此可報太君矣世詎少白  
鵲耶蓋抵里闕月始下其章乃得請云時甲乙間言  
獲罪權要中以墨法編管萬里之外與伯綸晤泊水  
之濱起居太君知太君祝諸孫十餘人暨仲季諸孤  
如仲季在伯綸祝諸猶子不啻如其子用且督其子  
珣視昆季無異阿翁視其從父也母子暨孫暨曾孫  
膝前四世翁如也言嗟嘆無已歎歎而別言就酒泉

道其時應仕諸君子朝青暮紫四時仕宦尚書御史  
臺如取諸寄言悔當日無知不得隨諸君子以有今  
日而太君母子無羨色無何諸君子復更猗靡盡語  
下石思怨截然無毫髮遺恨逮者辟者繁者鬼薪白  
粲踵接無虛日言卽安置已仍惴惴焉思有後命而  
太君母子無戒心言卽今日辱賜環叨問命再徵聖  
恩以歸而太君且八十二視昔愈善聖主以皇子生  
聖恩中外六曹條上故事聖主特增秩宗欵曰自奸  
黨首倡奪情獎倫幾至漸滅宜獎孝行以弘風勸凡

泃水齋文抄

卷之一

十一

內外諸臣有終養在籍者量加散官一級親年八十  
以上素行無虧者有司官量加旌異大哉王言孝治  
天下之意真切篤摯如此有司言其狀於御史臺暨  
台使者以聞得報可有旨表原封太恭人郭氏暨青  
州府知府韓肫仁曰節孝之門閭人士大夫與田畯  
野叟詭爲千古曠典窮鄉下邑黃髮老嫗扶杖往觀  
太恭人並青州使君狀修譚之太君母子依然一青  
州郡守母子耳其視前撫仕諸君子何如乎卽使前  
日割痛隱忍以異序遷至貴顯然中外如此繁榮若

若而太君母子不數數見故君子不以彼易此噫介  
于石不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知幾其神  
乎譚何容易詩曰既受帝祉施於子孫以是爲太君  
壽孝子不置永錫爾類其伯綸之謂與諸大夫國人  
復向北稽首爲聖天子祝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猗  
與休哉此後日史氏之事也不肖言區區何足爲太  
君母子壽耶

見吾詹先生壽序

士大夫皆知先生爲長者里人亦稱先生曰恂恂君

泊水齋文抄

卷之一

上

子也有知先生爲持世之豪傑者乎當左轄閣中政  
丙寅丁卯之間逆焰方張直指某謂先生曰尸祝上  
公者過海以內獨馮胡京兆之區寂然不聞此舉可  
乎不然事且始先生毅然持不可強之至再四先生  
曰三王之國悉索敝賦不克應遑復及此蓋以他詞  
拒之直指遂密奏記送瑞矣遽據錢穀逋欠事矯旨  
勒令覆奏待章既上禍且不測直指佯曰我言不幸  
而中可奈何無已以二千金爲某壽禍釋其輕者或  
可緩其章不報諸同列謂帑中括此無難卽不然吾

輩當鑒金兔公於不測可乎先生曰諸君子可謂愛  
我謂之以德則未也卒峻拒之無何瑞且敗噫今日  
譚之易耳當纓騎四出無虛日天下重足而立既有  
聲色日夜思中先生無論逆焰卽絀衣使者封疆大  
吏誰敢逆顏行又諸君子謬謂愛我獨忍不降以相  
從耶持我者與愛我者但夷然不屑先生方自謂吾  
守吾常耳介于石確乎其不可拔者潛龍也此與廉  
傑矣豪傑之目未之前聞也自子與始文王且不爲  
待況其他乎不肯倚君子况附權勢之小人乎後世

泊水齋文抄

卷之一

上

分豪傑聖賢爲二謂爲豪傑不能爲聖賢持論之謬  
至此蓋但以跼蹐負俗及以無忌憚當之耳自古未  
有不能爲豪傑而能爲聖賢者也不知子與所爲豪  
傑卽夫子所爲狂狷也後世止以肆蕩不羈目狂簡  
謂狷者不過一曲謹之士耳方不屑爲狷爲今從政  
者之口實而世道人心隨之矣可歎也伊尹一介不  
取此一狷也後以天下爲己任爲放桐復辟之舉伯  
夷采西山之薇耻食周粟此又一狷也乃當日叩馬  
一諫犯左右之不測留萬古君臣之義後之豪傑所



不敢爲不能爲兩曲謹之士辦之有餘學者何易視  
謂之至於此也當先生正色危言以抗直指拒同列  
持此似葉之身付於不可知之虐焰不知世之君子  
曰先生爲狷者乎爲豪傑乎先生並稱之名亦不居  
愚直謂先生真豪傑也當日與不肖言此有事至自  
負名流言獲罪未幾舉國之人盡爲諸臣婦子蓋當  
日日命豪傑不屑爲者也迨至後日日既明且哲以  
保其身彼一時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此一時也可  
羞也先生之令子侍御君峻整淵潔藻鑑人倫纔經  
洵才為文抄 卷之一 十四

之上也不知從政者皆囁嚅矜矜者也當阿衡有幸之  
野一介不取亦不過矜矜矜矜小人耳豈知言必信行必  
果矜矜之小人卽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大人匪兩  
人也願從政者無誤認也今之世無所不極矣極則  
必反能持其極者誰乎賴有長者賴有恂恂君子耳  
持其極者持世者也持世者壽世者也以是爲見吾  
先生贈

詩御史大夫王陽孫先生七十初度序

御史大夫王陽先生今年嘉平十有九日爲七十初

洵才為文抄

卷之一

五

度郡邑人士無小無大稱觴爲先生壽不佞言自東  
髮時已奉教於先生迫欲請益局某亦問序於不佞  
言言卽以問某曰爾之所以壽先生者亦如世俗上  
進姑爲綺靡稱諛伯嚭而已乎不然夫亦由行古之  
道曰尚齒也是近之矣然爾亦知尚齒之義何若乎  
孔子曰吾親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禮義  
止於尚齒耳學士大夫率以爲迂濶無當於王道何  
闕焉言不能與吾子深言之古有憲老乞言之典言  
侍先生最久自先生司李雲間中外別歷以至爲御

史大夫又陪杖屨田園者亦十年於茲矣無亦仍乞  
言於先生以告諸子可乎日者言獲從楊給事季兩  
侍先生飲酒酣顧謂余兩人曰不佞起家爲子大夫  
將四十年矣此四十年人心風俗世運殆如歷漢唐  
宋之季未易更僕憶通籍初士大夫沐浴祖宗之德  
澤久率重廉恥而尚節義卽江陵當國炙手可熱鄒  
忠介諸君子不難首犯之方寓無水旱賊盜之患海  
內宴然道路無豺虎遠行者不須卜日吾嘗爲呂左  
司寇見泉魏公相繼爲中丞飭吏治藩臬靡然向風  
吾郡縣守若令賢者接踵閭井之間老稚熙恬冠蓋  
項背相望恭儉敦直圭角峻整後進對之儼如師保  
鄉里亦無纂組雕鏤奇邪淫巧之習此耳目所親記  
也迨二十年後諸君子成水火之形吹聲逐影者又  
左右袒賴當恭默之朝芽孽未盛乃甲乙之間何所  
斷如也三季之禍集於一旦真以國微倖矣貪人鄙  
夫纍纍若若彼善者便夷由視之盜賊孔熾水旱之  
災迄無寧歲閭左更相效尤子衿以上有升降之慨  
焉四十年之中邪正之消長方寓之治亂人心風俗

之澆淳雖且暮若更運世矣語曰物極必反豈其然  
乎極者何則人心爲之極也反者何其說遠且迂姑  
爲子畧言之有氣運乘其極而反者則水旱盜賊之  
災是也有亂臣賊子乘其極而反者則甲乙之間是  
也義如絞繩之過則繩自爲反也當不得不反之勢  
氣運亦聽之如今者秦晉豫楚之禍豈上帝不仁耶  
當是時僉夫壬人方以陽九爲彈冠之會數處其極  
則不可以理論若夫賢人君子處氣運人事之間蓋  
有權矣此吾士大夫之責也楊時化曰誠如先生言  
政如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必然之勢無足怪者  
詩云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古人卽飲酒一事耳既立  
之監又佐之史政持其極也張慎言曰微聞教矣先  
生所云士大夫之責卽楊子所云持之之義然乎否  
乎日者吾士寇至軍興之會其間文武上下中外之  
際勢如也又巨璫挾簡書赫然居其間情文機勢益  
難言之矣開闢起禍閭不容髮其憂又在盜賊之外  
先生居郡中周旋謫停心其苦條畫便宜當事者受  
成輕重布之至登降勸分以身率郡人士無論已然

其時賊奔而南晉豫隔一衣帶水邊司馬暨大中丞  
鞭不及馬腹於豫又無臂指之勢使樞臣早從先生  
言一犄之一角之詎主以楚豫爲堅哉迨遇而之楚  
蜀始如先生所條畫特設制臣晚矣然郡邑陰受先  
生之福亦復不勝往者司李聲實奕奕吳門至今瞻  
炙人口當脩事黨人方始犄鹿卒坦然不知所向壹  
意維持公道保全善類乃黨人卒不快先生竟以酒  
泉投界先是某君子亦除此中兵使者便拂衣去先  
生怡然就道比及瓜聲靈濯濯五原內所殺酋將數

泗水齊文抄

卷之一

六

踰告廟彼中望節鉞如渴卽不然以清通出法當奉  
帝復爲不更事者謬擬借先生中制爾主爵者又陰  
犄之幾量移光祿先生亦夷然不以失節鉞爲憾嗣  
建牙全楚既是故物差償河西勞勛而如人卒以先  
是在啓事時介直喉言者奪其秩噫豈知造物爲君  
子善人巧而秘如此哉使以容容與厚福無所用以  
持身世諸公引爲儕類由楚鉞迹躋台閤猶拾芥耳  
然卒不以彼易此世道人心先生所爲持之者淵矣  
未易與他人道也楊子復肝衝而起曰果然吾士大

夫之責其何辭焉無論得爲與不得爲各自盡耳記  
有之五帝憲老三代憲而又乞言然皆有悼史焉子  
今者合德音之致乞言於先生仍爲先生壽以是告  
諸後學曰古人尚齒引年之禮蓋如此豈徒獻稱觴  
而已乎某曰微子之言吾小子烏知之然側聞先王  
之養老以教孝也今日爲先生壽無亦竊附於教孝  
之義爲鄉里之盛典可乎

### 賀王母張太孺人七十壽序

張太孺人者進士王夢卜之母也夢卜除韓城令時

泗水齊文抄

卷之一

七

以覃恩贈贈公文林先生如其官母爲太孺人云文  
林先生與言舅氏爲從兄弟是文林亦渭陽行然言  
總角大父田南公延文林先生使受業焉師道尊故  
絀渭陽一粟於師是言與夢卜中表兄弟今年秋太  
孺人御象服以七十初度子若孫北而以南次稱觴爲  
太孺人壽言以先生門下得爲詞侑觴焉言祝夢卜  
六七歲而長衰髮如秋憶在門下時四十年於今矣  
其於太孺人暨夢卜升沉榮悴貧富貴賤之變耳而  
目之熟矣蓋穆然有深思焉不惟是獲澤之閒後先

奕奕聯聯貴王氏世家寶甲郡邑太宰疎菴公太  
泰正吾公又前山龍川締宸彬彬蔚起項背相望猶  
與盛矣乃中間盛衰奢儉子弟之賢不肖風俗之隆  
替言又未嘗不服膺於四十年終始之政也太孺人  
身親見之言與夢卜目擊而道存則太孺人之享有  
今日譚何容易方太宰察知貴盛時太孺人跡之豈  
止南北阮哉其時族黨子弟席豐華擊鮮飲醇壹醉  
日富其賢者亦持籌子母問田舍資以萬計羊牛角  
于其時文林先生蕭然諸生耳太孺人椎布操作攻

泃水齋文抄

卷之一

三

苦茹淡仰佐先生下帷時授子弟室里中先大父也  
爲言擇所事太宰公曰無踰我家阿咸蓋指先生也  
太宰既以垂簪時器不肖言亦謂文林先生必當繼  
太宰而起言侍左右又歲時伏臘謁其家見先生爲  
太宰翁小阮日祿公子公姓間無毫髮聲華之色卒  
不報於有司太孺人竟亦無介介日以三尺之管得  
既稟不給又俯藉十挺之微異日以青氍爲我家子  
弟青箱之資詎不忍俟乃與諸富貴爭一日哉時夢  
卜亦已從文林先生有事於有司聲譽騰起無何先

生之大東安丘博士謂太孺人曰我家無半井之田  
食指日益衆意留夢卜其家計俯仰太孺人持不可  
曰廣文俸足支朝夕我二十年攻苦不得於夫子今  
將計日而穫忍以朝夕顧兒輩耶卒俯夢卜兄弟之  
青齊仍茹淡如前諸生時督夢卜兄弟無休日夢卜  
得一意無他營明年遂舉於鄉而先生又量移楚甯  
陽時仲若季各有室先生又擬留孝廉於里中如前  
時太孺人又持不可而夢卜又以孝廉渡瓠子浮荆  
襄而下縱覽三湖七澤之勝羣楚材而日磨淬之學

泃水齋文抄

卷之一

三

日益進卒有今日太孺人不得於夫子乃獲於其子  
是雖夢卜象賢然堅忍有識力相夫子教其子竟以  
享之此豈當於婦人中求之耶雖古彤管所紀焉以  
加焉回視嚮者諸公姓藉赫奕爲車上儔日坐梁肉  
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耗數先德後卒時日以幾朝不  
謀夕爲宗祏羞何如乎乃太孺人既貴比就養歸仍  
以勤而嗇督諸子舍見故諸宛若啣道故尊卑各  
如其禮無驕色是有今日豈偶然哉言又聞就養關  
中時里大襖族黨有不舉火者命夢卜賑其乏夢卜

亦善承太孺人意爲次其等割廉俸周給凡有差是  
何其仁而有禮之至於斯也言憶四十年間當太宰  
暨先大父居里其時風俗淳美二老身先之無凌弱  
暴寡羈陵詬詆之習今稍稍替矣視太孺人暨夢卜  
與言總角時風會之變譚如百年外內事則太孺人  
攻苦茹淡佐文林先生其懿行淑德真可以風矣今  
日子弟之賢不肖風俗之隆替夢卜養志之孝扶傾  
而濟其弱激頹風頌以繼太宰公而起言從其後願  
奉教左右以無負先生爲太孺人今日稱觴豈不與

江六齋文抄

卷之六

五

有榮休哉言之母黨又我先生之族也詩曰維桑與  
梓必恭敬止是豈特維桑耶不寧是正吾公亦言渭  
陽行起家乙丑言計其七十時幡然一老舞斑持觴  
率膝下四世爲田太宜人九十壽時修爲美譚今夢  
卜亦乙丑起家太孺人仁厚而有禮壽當齊田太宜  
人異日遇其事言或借庇夢卜無恙尚當揀觴其其  
族黨子弟之賢暨受教而沐其恩者共爲太孺人九  
如之咏受茲介福則今日者豈足爲太孺人子母後  
譚耶

### 悔草序

悔草者何是不肖言追往者之不知學不問道痛自  
刻責無人可憐無地可容不得已自泣自怨而乃爲  
是草用志悔也悔固也而必爲是草者何若然如  
窮人無所歸聖賢之言如飲食焉朝斯夕斯彷彿于  
胸臆手口之間恍惚而與一遇也又人之有病百體  
無恙而先見於脈故醫者得而醫之難諱疾忌醫而  
切者已不言而知之矣余既悔矣方寸之病余方不  
自覺而龐雜之症脫于手口者畢見於筆梢無毫髮  
洵水齋文抄卷之六

### 九正易因序

甚矣讀易之難也然人人可以讀易也何也以人日  
在易之中易日在人之中百姓皆可與能也百姓皆  
可與能而上士大儒有所不知也易無知人何人亦  
無如易何如水之在江河也象與鼠各舐其腹而止  
矣謂無得於江河不可安得有一口吸盡西江者乎  
愚不肖賢智各隨其分量而各有得焉不可誣也今

之學者尚不足與於觀象玩詞而況其上焉者乎然  
易者寡過之書也苟得讀而寡過焉益亦難矣象者  
圖也今義文之圖俱在而悟之者誰乎曰伏羲四圖  
其說出於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  
長伯長得之希夷陳搏圖南挺之伯長之學不可得  
而聞矣希夷之世可尚論也康節發諸賢所未發然  
所謂弄丸者何物乎自古有田何之易有費直之易  
有王弼孔頴達之易而焦贛京房復有緯然孔子授  
於魯商瞿子木而後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野  
浦水齋王本  
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  
子乘授齊田何子裝而後有施雠孟喜梁丘賀之徒  
亦夥矣今四聖之圖與辭具在不此是究而復譚連  
山歸藏耶謬矣夫子十傳注易者也後之訓詁者非  
膚則支不復可措手矣但言易者有象數有理有玄  
有心易有緯有災變數者非一非異而偏得者各據  
其勝若斥心學者謂無理無象數而易道廢則太甚  
矣程子曰康節論數始論理關子明系卦取驗不爽  
京房諸家推筭如響堯夫而外周程諸君子不與焉

要以夫子之傳讀易足矣象之於卦詞也文言之於  
乾坤也繁之諸爻也不肯尚心易道問學耶未嘗專  
泥象數也大方之數五十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探賈  
索隱鈞深致遠莫大乎若龜未嘗不言象數也曰占  
事知來曰神以知來曰知來者逆未嘗不言未來也  
故十傳備矣唐虞用世因散經世演易序疇不肖死  
而覺世龍逢比干肯一死而持世知幾善變伊呂用  
乾知雖守黑黃老用坤天根月窟弄丸而吟鼓掌大  
笑墮驢而睡伯陽之道可以長生景純之術遂能知  
死以至京房之災變不與周朗之書符罔錯出世入  
世爲聖爲仙皆易也而吾不足以盡易也七政何以  
齊齊以璣衡以數知之也其數生然治亂存亡聖賢  
盜賊之數庚申姓氏劫定而不與毫末數之所操理  
遂無權雖堯舜義文不能轉變也又何也其數死死  
者不易生者可以推筭而得亦不易何以曰變易曰  
生生之易曰不測之易曰無方無體之易易而之易  
也真不可思議矣嗚呼天地之有陰陽也有治之必  
有亂也有君子之必有小人也有鸞鳳之必有鴟鴞

虎狼也有芝蘭之必有荆棘也有積薪之必有妖孽也此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神聖之必欲撥亂而反治也必欲進君子而退小人也必欲扶陽而抑陰也裁成輔相參贊位育此神聖之所以為神聖也所以天地人並立而為三也以三百八十四君子處六十四世界之中有一卦一爻權不歸君子者乎太阿利器雖天地不得而操之宇宙生心造化在手今觀易不言太極而傳特言之易不言易簡而傳屢發明之既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又曰

宋齊文集卷之二

卷之二

先天而天不違何也噫天人相與之際難言之矣因讀李宏甫九正易因煩吾友毛子晉鳳苞再錫之曰易者寡過之書余止有觀象玩詞而已大人之際何知焉

### 王芝房詩序

詩至今日盛極矣盛之極則衰之始也詩人謂往者不足以驚眾遠操勝於耳目之外為纖為脆為詭詭詭惟詩窮於人人亦窮於詩遂遂百出而無已如元次山之徑直孟東野之寒峭余最不能同眾好甚至

如元白之淺率深厭其薄填詞之濫觴最惡其淫乃皆傳之至今何也則以淺而淫皆真則皆傳也若假則決不能傳矣雖郊廟明堂之章堪覆瓿耳則詩何嘗窮人人自窮耳詩往見李長古之奇但能為歌行耳五七言近體長古不能也今芝房之奇深刻藻麗幻而為近體將更溫李遜之是芝房之變而不窮也余不能詩近益失絕口不作一字即劇肝鐫腸而出亦復何益然喜讀詩即十經諸書皆以詩讀之可以示日可以投老試與芝房商之妄豎其義芝房為我

宋齊文集卷之二

卷之二

各著一語余將以為誦詩讀書之法可乎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稱聲此足盡聲詩之變矣變則不可已也故有歌之而哀樂不能自主勃然而神往者何也偶曰此情至而性從者也哀樂性也情至而勃然出之或歎笑為聲或破涕成笑感其所感抑何禁乎又讀之而一唱三歎若我有恨不能自吐古人代為予言者何也偶曰此性通而情字者也古今應矣情性何殊我所欲言古人言之我所不能言古人暢言之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桴止響騰隨響俱盡如

器中鏗聲出於外嫋嫋不絕者何也偏曰此情流而性寫者也情淵既波性海亦濶非絲非竹非鏞琴寥短篇音出紙外予安知其所自乎聰之若吞若吐鬱陶而不能言實反勝於盡辭者何也偏曰此情溢而性爲之隄也解發而出若奔波之下坎然盡則無餘姑留此以待解人若不解亦姑聽之政於不可解解之深於解矣綿上之陳言耳凄然如秋烈然如春不寒而栗不飲而醉者何也偏曰此情抒而性爲之劑者也性靜根也風物而動發乎其所不禁倉貞俱鳴寒豈同韻作者不知讀者不覺四時之氣俱在其中古人有云先王將養我情是耶非耶同一事同一情或索而易盡或備而何餘何也偏曰此情異而才殊者也有性有情復有才情之所至而才至焉才之所至而學至焉學之所至而悟生焉悟則生生之爲易矣標義在此映發在彼如珠照乘若鑑懸空者何也偏曰此情至而性亦至者也同一聲也而有音同一珠也而有光同一花也而有韻音也韻也光也情也性也不可思議同一物同一境他人視之士苴耳一

經詩人拈出與屬神奇者何也偏曰此情況而性朗者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古人見桃花而悟道今桃花徧地道果安在無聲之聲昭琴瑟無言之言拈花豎拂何也偏曰此情化爲性也昔人有畫者止作一艇一閣於孤山絕島之中前面無窮邇不作波濤而觀者便作孤帆遠引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之想蓋非緇非水是緇是水噫難言之矣讀芝房著語余恍然若自失也詩吾知其不能矣但守此爲讀書言詩之法其許我乎

### 郭楚玉詩序

序詩者必知詩知詩者必盡古今之詩之變而後謂之知詩而後可與言詩余不知詩而可與言詩乎而况可與序詩乎假使余知詩而詩實不待序而况行余不肖之序乎六經之有詩也猶世之有山水五倫之有朋友五味之有酒也山水在玄對朋友在聲氣醉之意不在酒聲氣不接神情不堪玄對沉酒者徒在題葉悉成辜負耳故讀經者書與禮差易而易與春秋暨詩最難易春秋姑不論即如說詩者無慮數



十百家而詩故自如也子夏之外又有端木小序兩  
賢已不能相同而況其後焉者乎設使盡去詩序焉  
藹卷耳諸詩何以知藹藹定爲遠下也即使不知其  
爲遠下而諷詠不置其味更深長於遠下也知此者  
可與言詩矣故楚玉以其朋友山水勉藥之趣盡發  
而爲詩而讀楚玉之詩者能令人幽能令人遠令人  
悲喜不自禁非悲楚玉之悲喜楚玉之喜而人自悲  
自喜自幽自遠也雖人自悲自喜自幽自遠而實楚  
玉能使人悲使人喜使人幽且遠也詩至楚玉能使人  
且悲且喜且幽且遠而乃可與言詩矣然讀者而果  
能自悲自喜自幽自遠豈惟可與讀詩雖與之讀易  
與春秋三代以上之書無不可者而況其下焉者乎  
審如是雖謂余不肖可與言詩也亦可序詩也亦可  
何也詩活物也人人而可與言詩也而況於余乎楚  
玉勉乎哉六經而下與百家之書皆詩也不必止以  
漢魏隋唐風雲月露之什始爲詩也盡取非詩者  
之而後出而爲詩惜余老矣楚玉勉乎哉

又玄雲水集序

我今年正五六月滯曹丘未得卽代以去時聞又  
在錦囊夷門間恨不縮地往來蓋五六年風塵中求  
泉石而不可得對一禿居士眉宇如在丘壑比予抵  
里苦應酬已而粥後忽行散至臥虎山東北許嶺嶠  
丹楓與柿葉競醉欲樹良久俄聞汨然有聲在敗葉  
亂石之中如哽咽而欲訴也以手撥之蒙茸纔落遂  
能濫觴又十餘步覺苔蘚密凝翠浮嵐手搔杖掉  
泉脉皆活百武之內諸泉流響殆相伯仲是入里快  
事一日聽泉歸有僧出岫來自珥山云有僧暫而  
句下若不甚欣然者詢其狀曰若聊不關人意余默  
然又支願者久之出岫歸俄踵岫武而來者倒衣應  
門居然暫而輯也我度曰此必聊不關人意者原無  
半臂不暇寒溫直訊之乃卽所謂前五六月滯曹丘  
不得去求縮地往來而不得在錦囊夷門之間者也  
又玄比見我果聊不關人意此與前虎山泉自鳴自  
咽於滯葉亂石之中者何以異先是探幽得泉謬嘗  
獎掖云好泉如韻士埋響在深谷孤清澈山鬼千載  
閱寒涼中道逢知己獎借標嘉日幽人固有權泉石

生芳郁既又玄振錫西來歡喜無量口高僧如幽泉  
寄托自迂達卿不關人意政爾味滋仙迫之不可求  
眉宇堪玄緬此予入里又一快事也乃予家指日繁  
比歸主僕難處為妻孥所迫方營土木又玄失其所  
懷來衡嶽九華勃然在利邨間矣予度我不可留  
又玄又玄又發願走深山持準提百萬萬我又度我  
卽留又玄卽不營土木今日激龍泉明日眺白雲又  
明日愁青蓮止是留一衲子點綴泉石耳卽不然我  
尙欲走長安假說口頭禪久藉若持呪功緣此是我

第一罪案也不如任其去但一切予能割愛又玄來

予見又玄詩輒一作詩今又玄去敗我意者不止上

木我意又不甚難敗決不復再拈此事矣然我詩因  
又玄作進止詩定不入流而又玄乃能令我勃然有  
此嚮往則又玄始目擊而此道在者初聞又玄名是  
黃山白岳間人又聞善八分書又意度松蘿山中來  
其人焚香吃茶作詩寫字耳比入門繼短袖破衲  
携一負笈者定當是吳下開門兒求祝髮不可強而  
後可者政自精茶理比見之都不復之然徐詢其居

平日我幼時父母督我書我讀若解若不解輒棄去  
及長大作估客我有千金隨手盡兄長督我對簿我  
輒錯落不可覆按已而諸貴人達官強掌記我我苦  
周旋今遂止有此髯如戟耳予聞之撫掌大笑曰幸  
爾讀書頗不幸爾書若成是止一措大耳又幸爾不  
問生產不幸而居積致富善周旋諸大人間是微中  
大賈耳爾微中人布滿世界有居貨百億萬豈少爾  
錙銖不則只是山人清客耳從前是癩從後是癩是  
迂此于世人都近然自有近處不可提唱破耳爾

讀不就作賈子寤作遊日益厭竟歇心此道中亦癩

亦癩亦迂乃我未見如思泉石既見津津然欲一拈

詩當爾眉宇此亦殆是爾昔劫熱識所持毫不可強  
也爾今走衡山石門當先至度門從度門後三年復  
見我太行之麓果如何予既以此作祖道并以升雲  
水集以期他日聚首復激靈湫題濯硯兩相舉似其  
許我乎時丙辰十月既望也

萬子馨填詞序

余讀萬子馨所刻填詞蓋吟詠低徊者久之有文章

叔降之慨焉詩之降也流爲填詞漢魏以來樂府興  
歌子夜讀曲雖與古去填詞遠甚然已微露其聲氣  
迨至齊梁以後綺靡纖麗之極不得不流而爲填詞  
也至填詞而之於元之曲益如決水於千仞之谿矣  
故填詞者在唐以後爲詩之終在元以前爲曲之始  
然詞之至佳者入曲則其韻而入詩則傷格風會浸  
淫雖作者亦不自知也然今之樂猶古之樂笙簫鏡  
歌瑟樂筚吹皆可以被金石享人鬼而況詞與曲乎  
但曲以後再不得復有濫觴矣三百篇柔情靜語

卷之二

詩

古樂府率用方言巷語而傳之至今膾炙不厭者何  
也故余以爲填詞者用俚用俗若雜若諧以填詞之  
格而一持以古樂府白紵舞歌子夜讀曲之聲氣子  
將雅能辨此矣若元之曲再降益不可知識者憂之  
故余讀子聲是刻愛而推之如此

蕪湖禪定菴募緣序

余以賜老不得歸里借靈藥餌養病禪定既入菴間  
如無人諦察其衆將三百指僧衆主伴寂無譁者不  
問不答不語不慢淵宵清晝唯聞鍾磬如來告薩

者伽藍按指低眉慈威俱現瞻禮不覺畏愛兼抱客  
僧行脚至者如歸薦榻齋供茗粥充潔童子行者如  
待檀施方等行慈無有高下飯者不德食者不感余  
訊主者不給奈何曰龍天常住無煩預計計後先費  
貽倍千金施者非求受者不畜衣鉢之外分寸無餘  
余隨喜已喟然而嘆富貴聲色暴殄無算求若鏹鉢  
了不可得骨肉故舊不獲微需千倉萬廩惟日不足  
大力負去而彼不知視彼緇衆於意云何因復嘆此  
茫茫世界三大聖人主持覆冒天地有憾聖人代之

卷之二

詩

此聖有憾彼聖代之無論柱下目擊竺乾有如斯者  
能無深念今茲至者竟所未竟不求而施施者無相  
無相之施福德無量若曰破慳是義不然怪是儉德  
安可破除喜則便捨愧則能施當其婉喜施者不知  
求福之念亦復無有作是募疏亦無募相余無所捨  
筭無長物屢帶一闌施作常住

陽城虎谷張氏族譜序

先王因情以制禮後世緣禮以用情因情以制禮是  
由仁義行也緣禮以用情是行仁義也行仁義是假

之也世衰道微求行仁義者且不可得而況其上焉者乎今夫施由親始是也若有期願大耋之老居然在堂孫之子復有孫孫復有子而此子者於堂上之老人死喪之後祖免而已此子子者見其祖父而上辯踊無已則亦涕泗滂沱然不能總之外復有總也故至此而禮窮一堂之內襁褓之中此皓然大耋之老無奈此祖免之子何而況其族乎而況親焉不親其笑語者乎此子者朝焉夕焉飲焉食焉是日者老人所爲弄之掌中餌之膝上此子亦復不能忘情於

白本齊文抄

卷之一

三

此老見其祖父而上哭焉亦哭踊焉亦踊是禮窮於此子而此子不肯窮於禮其不窮於禮也何故仁人孝子必有術而處於此世有借父耒鋤而生德色見則死而子卑爲之衰嗟其甚矣先王之制禮也雖行路之人皆弗忍也則心無窮而有節也但令後世緣禮以用情情與禮交雜而不墜則先王之心至今在世與世道不至交相喪也故君子盡禮以致本因仁以弘道如是而已矣禮不忘其本身所始爲祖自仁而率之文有殺而親無盡也君子之所以立本也兄

白本齊文抄

卷之一

三

弟聞於塋無相顧乃世有悍夫暴子詬許其族曰我之與爾也服盡矣可以加諸爾矣然不能無兢兢於總小功之察占先聖王惻乎有餘悲焉是故族之有譜也淵矣邇身之所始不窮於祖通祖之所生不窮于總是譜之義矣由是而推之譜有喪不相杵里有殯不巷歌而況同柯共幹者乎言之族無譜深用惻然精誠玄感而得此譜大父田南公題七世祖爲八公今乃知原譜絕以行八遂傳爲八公云譜之所係願不重與子子孫孫其勿替引之若賈紳之祀神寔

### 後序

言既爲家譜有序矣往丙寅赴清泉過臨洮以病作數日留傳孝廉以譜序見屬今年秋宗派紀詮次告完簡笥中偶得前稿其意義與所自爲譜序畧補所未傳因勵定再書之於後以告來者

或問曰譜胡爲乎作也曰譜也者所以篤親親之仁

而維禮之窮也傳有之親親仁也又曰親親之殺禮所生也則禮者仁之節文而親親之禮儀威儀也乎然親親之必有殺也何居夫人必有所自始然高大夫而上所不知何人猶立耳而下所不知何人也旁及於族總功而外至祖免而止則禮之所不得不殺也是禮窮於服矣服窮於總矣然族不窮於服情不窮於總也奈何總之外遂如秦越人之相視也則禮絕而仁廢將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道安在夫游者之久羈也見所謂同國者而暢然又見所謂同邑者而淒然又見所謂同井者則益復歔歔然啼之無從矣而況其族乎故謂親親仁也而仁民而愛物如行遠必自邇由奧而登堂而門而郊圻焉有諸焉而總小功之外匪異人也由父母焉而昆弟而伯叔而三族而九族以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則禮不窮于服情不窮于禮而先王之禮所以至於今不廢不寧是于是有死喪之儀焉有慶吊之飾焉有燕享之則焉有祭祀之典焉有周給之數焉又有大宗焉以培其本有小宗各別爲祖焉以豐其枝復立所

謂不遷之祖焉曰是祖功宗德又以係我孫子千枝萬葉于不替則譜之義大矣故譜也者所以篤親親之仁而維禮之窮死喪慶吊燕享祭祀周給大宗小宗之制是又譜族者之綱紀文章所以翼譜之窮而禮與譜交維於不墜也故本之有幹也振其本而枝葉隨之又如一體焉拔一毛而體爲損求禮之仁人穆乎有深思焉爲子若孫者念之哉

歲計錄序

語有之三年餘一年之食九年餘三年之畜國無三年之畜曰不足無一年之食曰國非其國矣國既如此有家者亦復如是有國者之不宜封殖也但謂不當培克聚歛耳如肉禮理財蠲悉備具何諱焉侈譏高潔每喜言不問家人生產君子之不言利也但謂不當孳孳如市井小人耳詎有五禮之需俯仰所賴並置不問則天地之棄物也故君子一身大則天下國家賴之小則三黨鄉里賴之大小不等有用於世一也不然者是不過獨夫耳一身衣食且仰給於人禮廢樂崩遺神之祀不孝孰甚焉大學言生財有道

王伯之業雖至細民總不出此語又有之伯德也夫子至以儉當禮之本故治家養德無過於儉士大夫之家易趨於奢如水之流而不可止也其在婦人女子爲尤甚家人利女貞關雎之後次以葛覃豈無謂哉比者吾士降割且早已三年矣謂宜恐懼修省與天心悔禍在吾父子力持頑運庶幾萬一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書曰儉德惟懷永圖念之哉無徒曰理家治生君子謹身之道亦豈外此乃與偕同隨婦人女子牝雞晨鳴惟家之索哉

泊水齋文抄卷之二

陽城張藐山先生著 後學張茂生較梓

宗教寺碑

宗教者何遠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也教者何四十九年一往所說十二部經修多羅教也宗教有以異乎無以異也余不得而知之矣儒者謂佛乘與釋者論孔孟之學昔人傳之文淺言深信哉宗教一也以余觀今古之文有言止而意不盡者至言也有意已盡矣而言不肯止者至今讀華嚴般若諸經亦何展轉譬喻無有窮極也則佛之慈悲無已也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固已一語道盡不煩初祖單提而無奈學者之聞見何也是以航章者不得已遂爲直指耳但此宗既立盡掃文字至祇桓妙義俱屬葛藤高者藏於揚眉豎拂棒喝呵罵之中次者亦逃于一句一偈抵掌嬉笑之內而佛燈微矣豈此面壁者之初意乎當日告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後伽四卷可以印心何嘗不立文字此法亦緣夫豈法性何常專借文字故教之興廢各言習氣宗之興

相率而流爲狂慧可歎也迦文慶喜情均天倫何不  
如渡江者之愛神光而娓娓不置何也時未可也安  
心已竟復示以佛語心品何也則道固不可偏廢也  
卽如顏淵者夫子以爲絕學然止曰不遷怒不貳過  
何以七十子之中今也則亡又不還不貳果有文字  
可傳否一貫之傳直至將悟之頃始呼參面告之雖  
以端木穎悟夫子所最愛直至末年不忍不告當告  
之際仍開兩路而賜終不悟也奈何徑引初机提傳  
向上使言前句下之徒視靈文貝葉如塵飯土羹乎

本齊不中

故余以爲博文者約禮之功也惟精者惟一之功也  
格物者致知之功也道學問者尊德性之功也雖以  
顏子之絕學不能舍博文而約禮堯舜之授受不能  
舍惟精而惟一也則約禮爲宗而博文爲教惟一爲  
宗而惟精爲教果然否今告世間衲子必性相俱融  
宗說其會直至彼岸此後方離不然廣額之子立地  
成佛乃金剛等覺異熟方空豈鼓刀屠者反勝于不  
動地菩薩耶堯兢舜業下同困勉愚夫愚婦盡是生  
知故宗教者非一非二決不可判教分宗誤此蒼生

也兼谷大師雪公人天法眼既憫初机爲龍種又  
恐但墮名言復單提自覺蓋說通者化佛所說宗通  
者法佛所說說爲童蒙宗傳行者以故創此精藍標  
名宗教有以也夫余偶托鉢于此其法嗣了元淵禪  
師爲說緣起確石以待者廿餘年矣援筆記之如此  
舉似余友人閑士郭新新曰可

冀南道兵備副使王公平寇碑

吾冀之南鄙賴國家福教寧無事戶口蕃殖雞犬之  
聲相聞有康衢擊壤之風蓋二百六十年於茲矣往  
泊木清

卷之二

五

者關中凌降百竊有杞憂說者曰冀野既不腴不足  
以飽彼且析城漫澤之險爲賊所居無用爲慮言曰  
是不然天下有事豪傑蜂起如劉項之爭山澤可用  
偷安不則草澤之奔走險阻禍害上憂方大耳無何  
賊王家印以萬衆渡汾水而南遂闖入其境時使君  
微有司督吾民收拾蓋藏無使鄉閭有升斗之遺令  
賊不得入卽入而無獲不終日且饑而去不啻再四  
百姓不聽也壬申秋七月賊遂以數十萬衆綿亘百  
餘里壓高都而西子女玉帛獻而去嗣且月一至焉

必之南暨邑東西賊建號樹幟者不一而足或以  
計或數千既擄竿脅從者且十五六至若上黨汾水  
亦不啻幾過於聖主遣大將軍率偏裨凡若而人  
更敕大中丞親履行間少稽再以嚴旨切責邊司馬  
擬宜雲來視其事又再遣軍容日夜督察罔少怠先  
是既不聽使君檄且以飽賊而公私如洗賊十五六  
過兵尾其後者數如之千申秋稍有獲初尚竭履供  
億父老子弟更相勸勉曰此二百餘年纔有今日預  
敢愛其餘悉索敵賦以充壺漿不亦大軍之後又以

海本齋文集 卷之二

四

災告賊氛既未衰滅我師興發未已旌櫓疊恥可奈  
何且大將軍建旗鼓來者凡幾易偏裨而下材官  
張各率所部與厭厭欲未易更僕然縱縱縱之  
机恩聞未知所屬格格不相能而文武遠近中外之  
間叩額不露軍容奉簡書赫然於其間吁難言之矣  
余至今日賊既過去得從父老後謂幸可以夕無事  
矣痛定思痛始進父老而訊之曰往者芹池之捷賊  
已踰吾邑而西五六十里時偏將軍領二千之衆既  
越富店問誰督之令其郅枚而逐殺千餘級賊遂焉

獸散乎龍泉之捷賊以數萬據潯城白巷恒舞酣歌  
曹將軍出賊不意殺賊數千除墮崖壁而死暨所獲  
婦女無算計先後大小之捷茲爲首功賊膽裂於龍  
泉之戰後不復飲馬於沁陽問誰督之起大將軍卷甲  
而趨夜發高都行百餘里賊驚從天而下也流寇禍  
始關中強半叛卒日者踰關逃伍喘聚輟間效尤  
家翁問誰曉譬禍福以千金犒首從遂下馬投戈感  
恩圖報後皆得當以報冤不至貽叛之害而反受撫  
之利乎冀之南守與巡各盡地而治若農之有畔也

海本齋文集 卷之二

五

誰能左右畫朝潯子而募汾水拮据卒奮命未寧  
右接聞三交坪豪子原督率兵將大小數十戰所殺  
擄過當不以代應部撫者乎即縣被兵者二年餘矣  
納履踵決正冠綴絕茲其時矣兵至之數與賊相當  
供億之苦亦等於掠問吾父老何以不怨年來芻蕘  
無筭丁抽賦稅應命如響懷誰之恩感誰之義而令  
子來如茲也軍容之役吾未之前聞也一切上下之  
支率功令所不載往者豪傑之士且曰吾有排此難  
肋爾今中外多故簡書在上諸守令勢不得強項曰



吾視此冠組土貨也問誰調停其間曰書赤子方在  
水火我爲父母不救焚拯溺而區區爲倔強之故自  
矜豪舉乎忍辱以忠上拔民噫良工苦心矣將受命  
則忘其家援枹而鼓則忘其身茲且騶蹇無人禮至  
擁絛肉得所掠始觀諸於緡堀以見兵使者又偏裨  
而下半以廢閑從志在玉帛幸則觀其功罪無所歸  
問誰駕馭之貪者驕者狙詐者究皆束於文法得奏  
寸尺之功而我率借其半臂也宜雲非無事之地也  
大中丞臨全晉賊氛突狼奔東西無已時更風雲之

泃水齋文集

卷之三

六

變將在呼吸年矣倉卒机宜選司馬御史大夫直指  
使者皆從容受成於誰氏之手軍興既無惟正守令  
從事卒不至襟肘及羽書旁午牒詠倥傯率從誰票  
成也客兵之害蓋從古記之矣豈惟兵諸大小將領  
有事而至吾土皆客也年來往返之積殆不啻百萬  
矣此百萬之客誰爲主人令去來無恙且令得奏庸  
功也不寧是辛未水峪之役賊以數千僭號九龍窟  
穴於茲盤據五百餘里匪朝伊夕矣有司匿不以報  
當事者卽知之曰姑有待爾使此賊尚未投首當紫

金諸賊亂梁之秋東西響應上党高都皆此賊無賴  
就熟之地一犄之一角之踞大行之脊進戰退守恐  
今日尚未得朝食也誰爲徒薪之謀毅然搗其穴不  
幸而中伏芒額中創者至再三事幾殆矣奮臂再呼  
渠魁投首遂犁其庭獻俘於闕會未幾時西賊見告  
我遂得一意攻守無東顧之憂也言未既諸父老長  
跪而前曰微大夫之言吾儕小人其何知焉但後先  
毫髮率吾王使君之功我父老子弟食此無疆之福  
然亦未知其艱難至此余曰固也使君何術而處此

泃水齋文集

卷之三

七

父老曰恐非權謀術教則終無濟理余曰百百一老  
人龐眉皓首年且九十餘扶杖而前曰軍旅之事何  
妨術數吾使君不專恃此也政是胆識才智爾余曰  
固也術數有時而窮恐才識亦未可恃恃也三晉有  
事三年於此不爲不久其間兵民上下中外文武瑣  
弁之際受乎難以觀縷矣卽御史大夫大將軍且三  
易焉及其間朝更夕易者不知凡幾獨使君凡凡於  
先後久近率奏破斧之歌此豈爲苟且之政微幸萬  
一耶我默有以識其微矣皆使君之誠也仁也權謀

衍數胆識才智有誠則感之至而仁則入之深耳然與否與諸父老又長跪而前曰盡之矣是可以記君使君矣請鑄石以告來者可乎使君諱肇生山東掖縣人以司農郎奉敕而來頃賊近河以南秦楚騷然朝廷復簡少司馬陳公奇瑜節制諸省仍以使君監其軍竹帛鐘鼎之勲方新未艾也

### 陽城縣重修城隍廟記

法矣古先聖人治天下之法至神而不可測也既爲三事九列內外百執事董治臨御之仁義道德漸摩

泃水齊文報

卷之二

八

化誨動其不容己之心復有刑政法紀制其未萌之奸使之益有所不敢夫動其不容己之心故天下多君子使之有所不敢則天下不至爲小人也仁義法紀復有時而窮又以其權予之鬼神禍善禍淫之柄與道德刑政之用兩行而不悖人鬼並治幽明交有所制使百姓可由而不可知天下賴以相維而不亂三代以來率由斯道我國家典制弘備天人鬼神之間淵乎不可臆度矣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噫盡之矣故生者所以死也事人者事

鬼之道也不知其幽視其明今自御史臺暨臺使者監司以至守令簿尉奉詔書符檄而輕重布之大小相維百姓俯首城志安焉各聽於其上是何肅靖之至於斯也天人神鬼之間殆亦如是矣國制都城以至郡縣各有神主之曰城隍封爵各有差畧諸祀差禮專而責重傳曰神者聰明正直而壹者也非是者不稱厥任守令以迨百姓咸聽命焉兩賜安稔守令之貞淫民之匪僻若功令所漏神得奉上帝之命陰制之以助法度之窮賈人君子暗室屋漏之中對方寸如對神明神之靈能奪人之耳目心志陰視其暗室之奸而風雨災祥之故又其小者也非小也早潦之災則令長及士民之貪派逃於刑政而通於鬼責以至於上帝之怒用彰厥罰爾守土者猶望必齊明對越雖風雨不致廢此何以故御史大夫而下耳目所不及墮國家之功令固無足怪神實照臨之任百姓之水火則聰明正直之謂何矣匹夫婦祈望於神甚於社稷山川百神之祀而歲時祀事孔明苾芬饗潔亦百倍於他祀可不鑒與不然者復亦如諸大

夫坐視塗炭則匪惟聰明定難且塞且亦不仁之甚矣抑何以仰承上帝之靈爽乎士民之姓暨又無論已噫柱後之女黜幽之典禍淫之權三資者廢而天下亂矣邑父老郭邦藩王一愛等敦勤樸謹爲里中所推能終始其事再葺而新之要使守土者暨人士齊明以承勉爲善以無干神怒而降之禍其必由是也夫其必由是也夫

澤太守宿吾王使君生祠記

澤於古爲高都據太行之脊潞河以南河東暨溫軹泊水齊文

卷之二

十

賈上黨往來南北者澤實爲綰轂焉固全晉以南一都會也所緣皆巖邑歲供賦徭二十餘萬以故宦者稱爲信美遐圖之然山險而風氣勁悍民良者纖儉種稼穡耨者仰機利博戲椎剽爲奸郡中豪敢通吏胥桀黠者持上下陰事又宗室日益滋驕怙者縱貨無四民之業率隴金聚党與擇癡富魚肉之至陵轢郡人士有司者莫敢問澤於上黨猶上党於汾陽不得檄澤李官行都澤與分庭焉弱者雖阿就之不則執前例甚力率不相能已輒中以他事往者士讐於

庫宗機於下邑上下斷斷如也賢者又得應其選不肯來曰王使君守福寧一歲以長者聞又吾鄉諸薦紳先生習知使君及獲從諸子大夫後一望顏色無不心降皆願得使君已而果檄福寧來守吾澤至之日上下熙然爲真得父母人方謂澤故難治定當敢學行以嚴削刻急爲理始奏治辦各乃使君獨尚寬和禁網疎濶大指諸特去其太甚坦夷明白不特賢士大夫洞悉之窮鄉下里皆曉然知使君心事當甫下車郡中豪大家心輕之及門內外奸猾曰易與耳

卷之二

上

使君外寬內理不務勝此輩爲名心識賢者式其盛餘亦若不知其爲不肯者然明允篤誠廉靜博古居久之見不可惑以非心折焉聽訟時恣民所欲陳已則使君爲說利害如鄉三老聚雞黍爲居其間者側隱之色可掬以示人民無良猾罔不愧服往已隸州視府差低昂之又郡伯離稱師帥諸布條教不過移文有司有司故事視之使君謹身率先嚴重無假借意所爲均賦役清里甲省詞訟革耗羨禁奢靡課農桑積倉庾絕餽遺恤郡邊窮先始終推行之往徵賦

急錢簿者斥不與星輅而北冠蓋項背相望陽沙後  
崎嶇萬山間執輪蹄者產且立盡爲力請當事者次  
其等加額各有差先是賈於郡者屋相比已而苦更  
亟輒廢其居居他邑比使君來從上黨溫輟間爭藏  
於是法何常之有按法繩之小者配大者誅使君既  
不縱奸宄然毫無失入如張自安廿餘人冤久滯疑  
則方待讞比得向十二三度死不則懸其產使君爲  
曲尋其生狀妥書詳惻周至令若等自對吏簿責不  
啻其口出速爲白得報而後已配以下城者復無筭

泊水齋文抄

卷之二

三

宗驕悍不可制大約富者居奇乘諸庶宗之急率出  
錢物半姑十得五預收春若秋之券抵期持券之官  
府獲白蠟若索諸寄而貧者又復貸如前時以故富  
者愈益橫不特役使貧民諸貪宗所與賈子錢者爲  
若瓜牙威重於守貴者亦避之唯謹貧無檢押散之  
鄉邑爲暴無已時使君乃盡檢諸所應給者一日榜  
於衙有持舊券索積通及非身赴者法無赦諸宗至  
有無卓錫不舉火者一朝得數百金以去是日惟聲  
雷動然有犯又輒以法繩之無怨色既人人自給而

重扞罔強有力者不得操奇贏諸宗亦以若無所關  
其緩急化盡解勢遂衰止不禁而自戢待以禮參以  
恩犯則剪爪牙窮究其親党使君夫豈無術而處於  
此然豈有聲色哉然他人效之或未能以使君堅直  
廉正誠信於諸宗士大夫也政大畧得其平耳大姓  
有不能恣得於小民者使君情法調之迨後日二三  
大姓復求多於使君所索百姓遂一旦決積忿至煩  
枉後惠文方知使君所全者大也使君守澤時無赫  
赫之名及去人乃思之如人居平百散暢適忽然忘

泊水齋文抄

卷之二

三

身者更復求多於造物一旦罹風露陰陽之患億  
居平不可得何以異此使君居官無異其居鄉時曰  
吾奉職循理而已何赫赫名之有哉以余觀古循吏  
至千古膺炙然所稱述不過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  
畜養而已至復錄其瑣細如口種一樹榆百本儲五  
十本慈一畦韭家二牯蔬五雞此皆今日能吏所不  
屑事史津津言之又劉祖榮爲會稽常遷有五六老  
人龐眉皓髮從若耶山谷間出曰明府下車以來犬  
不夜吠民不見吏夫作守令者即不自言才然至使

民不見夫亦復何難之與有固當信百姓何嘗愛求  
於官長令人人解推乎至推酷吏被之以千載不可  
酒之名乃所據拾則又公廉不可交以私方畧教導  
咸足稱述始知古人艷稱者今嗤爲俗吏今頌爲能  
吏尚不足比古酷吏之百一悲夫使君既不肯自表  
見人亦無有知者獨是郡邑之君子及貧苦耕鑿之  
民思特甚今不過隨牒需次而已則廉吏可爲而不  
可爲諸貪者餘賄以長子孫且嗤使君使君其何辭  
焉昔子美嘆元道州曰得結輩十數公落落參錯天  
泊水齋文抄卷之二

高

下爲邦伯萬物吐氣不肯於使君亦六郡若邑方戶  
祝使君予以人所思而不能言及其所知而欲言者  
爲道其實如此使君名所用字行素號賓吾河南懷  
慶府河內縣人中萬曆庚戌進士記之日而使君乃  
爲兵部車駕司員外郎

邑侯楊公生祠記

余諸生時讀史至傳所爲循吏者意謂有奇績可紀  
必治狀驚耳目匪夷所思乃次其行事不過耕桑節  
用種樹畜養諸靡密煩碎之事至考其事亦不過溫

良有讓以愛利爲行未嘗咎辱人而已日如斯而已  
乎一行作吏親民事乃知守令之於百姓至伯亞旅  
也無所用奇始信史之傳循吏者意蓋淵且遠矣未  
嘗不作而嘆曰守令者天下之元氣也又見今之從  
政者艷稱能吏治以豪敢武健爲愉快且曰治末世  
不當如是耶然核其所爲方畧條教尚未及古邛都  
者流造請問遺又未能孤立行一意此政向者所謂  
俗吏也宛丘楊明府以已巳令吾不腆之邑邑雖不  
乏搢紳先生然陵谷負側土瘠而民貧士大夫率推  
泊水齋文抄卷之二

左

魯朴直計爲能吏所厭薄乃明府意欲安之其與士  
大夫吏民交若生於斯長於斯也與其桑梓無以異  
明府亦簡居乎不見喜之吏民有見其重  
管朴之其爲政不令人惡明府既易直又厚重少文  
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周旋接其賢愚愚不  
至如世俗斬然別白即禁奸懲惡亦不以東溫嚴峻  
爲名無以厭少年好事者之心亦不令人喜然先是  
歲雖儉率多半獲又鮮盜賊百姓日務農桑明府行  
所無事大畧治在澹漠清靜而已庚午關中賊踰河

而東平水多事尚在震隣辛未髮首河曲賊逸而走汾以南遂闖入吾土時大兵尾其後復踰烏嶺而西邑之禍未甚憐士民率狎視之云析城砥柱之間果爲賊所忌但不爲意然明府日諭吾民收拾蓋藏晝夜爲備士民不知也比壬申秋七月望後一日賊從高平來以數萬之衆犯邑之東偏白巷諸村殺掠之慘不可言沁方泛濫賊不得渡至河西者纔千餘人明府遣丁壯勇敢者懸償格以往賊有號九條龍者斬其首以歸又爲舟子所誘半渡而沉之越四日賊

汴水齋文抄

卷之二

七

拔營東走嗣八月十六日賊復以數萬從沁之寶庄入邑之望川諸村其屠擄與首級等遂爲十日留至二十六日始西行嗣是秋杪之十七日冬首朔九日仲之十一日蹂躪四境至二十七日越黃龍嶺焚孫庄遂躍馬於城之南明府臨城督守令發城內賊應手而斃至末冬朔二日明府趣牛將軍夜襲賊於風頭斬首百餘級奪贏馬財物以歸又擒獲游擊白安於朔之日擊賊再敗之從曉山而奔走無幾時賊又從沁水至邑之西長灣諸村越癸酉元日賊又出沒

縣南山中春仲十一日賊又至邑之賈寨楊泉間謀至爲明府幹丁所獲云將以十二日至城下嗣又獲一問者皆斬之知有備乃復西去上巳日賊又以數千復至邑上義下交諸里明府率民兵千餘人未幾嘗敵張旗幟爲疑兵以示有備以上已至望後越初夏賊或在中寨白洞或至獨泉或至高會橫嶺洪子嶺五月再至潤城自壬申秋迄癸酉夏無月不至邑四境幾無隙地後先積賊衆且不啻百萬時遣大將軍前後至者凡三易裨將暨材官率所部至客兵過

汴水齋文抄

卷之二

七

吾邑者積亦將強半於賊之數邊司馬御史大夫直指兵使者郡丞司李往來無虛月兵多噫然將亦騷寒無禮且軍容奉簡書以臨軍來上下相接之儀率以意行之先是悉索微賦以克壺漿嗣且不登半菽疫厲大作民死於疫者又半於殺擄公私之積如洗羽書旁午賊與兵之來率如風雨諸所爲賊守捍禦之具之法之事宵旰勤渠手口卒瘁辛勞萬狀無觀綏惟是年來數十萬主客之兵芻餼無算諸行李之往來稟資餽牽竭矣即取諸閭左乃父老子弟子來

恐後窮黎執戈睥睨間將二年所勞民傷財皆非常之原是邑中三百年來所無百姓何以卒無怨言當輟恥時諸喜事者不難以明府三尺刻轢豪富一切從事謂累千金可立致爲權宜苟且之術明府不爲動與諸搢紳先生暨父老再四議下至愚夫婦皆諒而樂爲之乃次第舉行不至繡井羸瓶也何道而使民至此雖百姓願効子來明府不忍之色不得已之苦中心達於面目仰之者率爲惻然方軍機倥傯利床及膚人率辟易變色乃明府依然簡穆不見喜怒

湘水齋文抄

卷之二

太

之色其朴訥少文迫而後動仍故也士大夫始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如此真可謂淑人君子矣天下緩急固所時有也當危急存亡之時武健嚴峻之吏或反失之木強惻惻者與民不動聲色措之衽席卒享無事則明府山下車以迄今日民信之久矣匪一朝一夕之故矣語曰信而後勞定其交而後求其斯之謂與夫即戎大事也乃夫子必之善人計效於七年明府更有捷焉故知史之所謂循吏者善人也請能吏深文舞智詐籠術御凡事勇於敢雖縣無遺事發摘

如神令人喜然去之日不令人思何也善人百年之耳目不驚不令人喜不令人怒然蘊籍冲深緩急可倚去之後愈久愈令人思慕而咨嗟詠歌之則吾明府是也噫知此可與言吏治矣吾故曰守令者天下之元氣也明府諱鎮原河南陳州人萬曆己未舉南宮崇禎戊辰試大廷賜進士甲戌三月以內召行

陳儒人芮氏苦節記

余與陳君玉求友暨其子芬執經問難芬善病而慧見余讀易亦喜讀易一日玉求過我曰先君子蚤世

湘水齋文抄

卷之二

九

球不獲觀其生而然球竊聞諸從父里父老云尚義而任俠慷慨重然諾球母芮氏繼前母方氏歸先君子甫廿五即歸未亡人大父母既衰白母方氏所遺女兄未及笄家復日落母有娠僅三月爾俯仰蕭索哀痛毀瘠骨立似無復有生理大父母屢諸從母目擊母諸狀微風之母斷髮嚼指出血哀利刃以矢無它大母強請母乃以飲米茹荼澣洗供朝夕幸而生球球復孱弱又家徒四壁期功之親謂孤嫠不能自存立安所復事伊吾析薪之子尚不克負販獲什一

哺養母爲得爾母消然日夜泣謂未亡人從萬死一生中腹此兒日夜禱於鬼神願生子子而育以綿先夫子如綫之脉今幸得此弱息幸而育忍不仰承夫子未竟之志令負販不識一丁以貽先夫子之羞姑令學書記俟果不慧徒業未晚也坐是母井曰之餘碎縷絳織球呬吾與母氏機杼軋軋聲相上下後乃得爲弟子員球無狀不能仰報聖善百一賴先君子之惠未斬母氏棄球不肯孤有孫五人三孫女曾孫一稱未亡人食貧者將五十年矣願公爲不肯孤記

泊水齋文抄

卷之二

三

之張慎言曰余聽余友之言未畢觸隱痛殆涕之無從也易曰苦節不可貞既曰節矣何不可貞之有余謂非不可貞苦則不能貞也不能貞何也其義窮也况婦人乎余蓋積易於屯固蹇否之際不當三致意焉今復稔孺人之狀謂天下事無苦也無耳也自爲苦則苦耳自爲甘則甘爾當孺人有身甫三四月女耶男耶是未可知也生女奈何男而不育奈何自娘及婉此六閱月者孺人之起居朝夕豈翅以日爲歲乎况復重以俯仰之累乎噫人非木石何以堪此幸

而男男而育育而讀書而五子子而孫孺人始願不及此及此者天耶人耶余讀易見聖人不言天命竊私怪之今謂孺人守節而苦苦而能貞不可貞之節而卒得男男而育育而讀書而子而孫則芮氏於天人之際得矣所謂安節者芮氏安於其苦故古也井節者芮氏以苦爲甘故亨也天下事果無苦也人自苦也芮氏何嘗讀易而曰我安此苦井此苦乎孺人至性固如此耳古人有胎教如禮所言者是乃芮氏有身誰教之也而子且能讀書卓然成立奉其母以

泊水齋文抄

卷之二

三

七十終則芮氏飲水茹荼先夫子之思以姑于廢天之報芮氏者何如乎爲世界植綱常扶名義重廉恥者乃在不讀書窮巷之寡婦而世之壞綱常墮名節鮮廉恥者皆習讀六經簪紳士大夫則聖人之六經抑何用乎是爲陳孺人苦節紀

同閤記

同閤者何吾族黨閭里思忠豫防爲茲閤用圖畢守也吾邑彈丸黑子處嶮巖礫硯之中境以內無數百畝之田平若案者乃其人則安土重遷事簡而俗樸



余所居虎谷更甚形如席負嶠里以茲受命焉嶠前  
一片如掌泊水帶之居民無百許家強半携中人之  
產走數千里外求子錢供朝夕焉老稚不勝負販則  
耕賦力瘠嶠間砂磧之田若其家僅足舉火可老死  
不相往來里無衣帛食肉者以余從大夫後偶着純  
綺婦人小兒率巷觀之坐是藏笥中非賓祭不以御  
不自覺爲里所化謬謂僻處此無潢池之弄可用偷  
息今年夏河曲賊逸而奔冀之南鄙乃闖入其境賊  
迷失其道則耕耨者爲前驅從析城羊腸而南爲河  
泊水齊文抄卷之二

北兵所扼不得下窮而歸率可成擒元戎啟行偕偏  
將軍從散卒尾其後兵賊擄剽蹂躪不啻相當余有  
詩曰點燈行紀其事詩雖俚然皆實錄以賊號點燈  
子故曰點燈行自秋徂冬寇警狎至強有力者奔鄉  
城吾邑城堅可守然如斗大今年夏奔奔難還縹井  
至羸其瓶市米暴踊更無一月之糧又人情惡奔者  
不可與共患難計無復之點者闕穴處以避士女錯  
愕余諸兄弟亦穿泊水崖然不可恃一日聚族而謀  
猥破產爲此計可容吾間里族黨而止吾里貧可望

而知巨寇當棄茲去若小醜則無奈我何又余感漢  
史所載第五司徒事第五公以縣客所全活乃如是  
然司徒力厚而方畧又甚其邑郡當踵其事余不能  
但畧師其意而已料理已外掘井儲糧制器諸事不  
具悉今以史所書司徒事刻於後用告來者若賊尚  
未悔禍家自爲守未必於縣官無小補云

### 後序

開經始壬申王正朔四日先是賊王家稍以辛未夏  
首犯坪上依楂山而南入漢澤後折而西吾邑禍未  
泊水齊文抄卷之二

甚慘後先繼旬日計兵之害與賊畧等坐是邑人士  
稍稍徂賊余謂不然首創茲役登焉殆無慮月  
至秋七月功纔強半望前忽聞賊至端氏不知何處  
復折而東十六日遂以數萬壓高都而西犯郭谷白  
悉諸村殺掠無算有死於井者至接於閭沒於河子  
女王帛厭而去時去虎谷僅十里許吾里男婦千有  
奇雜運而集於閭不至奔越八月望後復從西南之  
下佛諸村里再幸免焉秋秋十七日又復從武安突  
至里暨上佛諸村不戒首秋殺掠殆甚營崖窟而避

者火攻之炭窰深廣者什一二苟免復用瓦及諸毒  
熏而斃者可以壑量至一家少長無噍類時丁男登  
陴而望賊彌山谷而來騎步綿亘自辰達酉屯吾里  
者萬有餘衆余五畝之宅畧無隙地推牛享從未推  
者斷其後腰門崩牀第几案屏與悉用爲炊及宵燦  
焉徹旦不休詰朝移營而南里人未皇登閣斃於仞  
者凡五人嗣是冬初朔九日仲十一日嘉平之朔癸  
酉二月暨上巳上已後之廿六日越夏徂秋豕突狼  
奔或萬衆或五六十蹂躪東西計九十六至里自九

湘水齋文抄

卷之二

五

月後經再過以無芻粟遠走古云堅壁清野有以夫  
閩甫牛賊再至繼以風警幾經作止兼漚雨沍寒至  
癸酉夏仲報竣高五丈有九尺以其奇爲之基基盡  
爲閩閭不可遠登設如徒杠焉倂倚之或縣或徹矣  
以其基之度爲之深而杵之而築之而斃之其杵而  
築之也初聽若土鼓良久則鏗然聲疾而遠聞而後  
謂之凝而堅苟聽之達達然則其土脈發而防防且  
迤苟防而迤則弗任也復鑿石高廣如其門渠其石  
二寸許橫以屈膝再經紐之置於閩甫肩其鑰仰之

可奈何屈膝紐錢也閩之甲之乙磚斃如陶穴焉如  
陶穴者何以以下而近址畏火也甲乙穴各七焉得十  
有四以其一爲之井家有僕狀頗奇頭巨尺有二寸  
身僅再倍之附以注至長強反縮其額二寸餘五管  
墳起唇高於鼻出於準令人不敢逼眎秋九月望後  
迫不克濟於閩伏鹿樞下爲賊所得繫組反接徧見  
其媚說爲之見齒其人頗黠賊訊余起居及虛實曰  
中有水否曰且有井更給之曰至人置佛即機諸器  
甚脩賊爲之咋指然問水何故沁大興里柳氏樓良

湘水齋文抄

卷之二

五

堅賊至皆廢然而返後偵無水守三日而事以渴敗  
嗟乎以其二儲炭藥餘藏婦女甲乙以上余宗族昆  
弟在焉丁壯集其鎮戶計而甲分之甲爲之長置游  
徼焉游徼者奈何人三爲衆而況千有餘人乎時秋  
七月揮汗如雨矣廣方十三丈有四尺從得其七以  
其六爲之衡又以衡之一有二尺爲左翼右如之無  
所取之取諸出其閩之腹俯瞰門置呬晚焉懸機設  
礮不得輪攻也翼之側復層爲空焉引繩而直諸門  
立表以試火彈如承襲矣東西之北偏各得五尺有

五寸爨戶具體而微鑿石八寸而低昂之出於墻者又六尺奇出者錢爲渠也無所取之取如建瓴以出惡也魚貫而俟不得烏至婦姑勃谿矣夫婦有別各爲之長設涓者焉門則有翼背受敵可奈何則爲樽楹出其半於閣之北之觚稜焉縮版以載北折則俯其背南則睨其旁機礮如前雉矣不能綜覈且抹削有緒又以營至貽籍成壞之數亦同作止費殆中人百家之產又過半矣余負慙恥若微天悔禍室如懸罄所甘心焉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其先齊

池水齋文抄

卷之二

三

諸田諸田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少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天下饑荒多思離散倫廣積穀芻振給貧乏依險固營築壁儲糗掘水制備兵仗壁之遠近率置聲援期約明信賊至量其多寡設伏爲脩賊攻一壁衆壁相報近者先救遠者次之賊若奔竄前壁邀擊後壁追尾勁壁與伏兵夾攻見賊棄物不得爭拾恐致軍亂反爲所乘若賊徑過不攻引強持滿以拒之永不先發搆怨以爲兵端以此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光武嘉其事徵拜官至大司徒

### 明德論

聯翁注云明德者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李卓吾駁之曰此明德即後章之孝弟慈是也孝者所以事君上老老而民興孝即此是明德且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更有切於在親民之義未爲非是然此皆明德中原有事理而聯翁虛靈不昧此解實至精當以後定靜安慮及致知慎獨照之則聯翁之注爲是而五倫亦在其中矣不特此即向後克明峻德顧諟天之明命惟天下聰明睿智苟不固聰

池水齋文抄

卷之二

三

幾希天地何以爲天地聖賢何以爲聖賢生死人獸之介全在此幾希耳故曰知者明之端也而好惡者又知之端也何也明德之中不特無受憎無毀譽並無好惡無是非空空洞洞所謂不睹不聞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無聲無臭者也所謂心之本體也緣動於意便有好惡矣有是非矣好惡是非何妨有之從虛靈不昧中而發如谷答響如鏡照物物各付物仍舊空空洞洞仍舊無聲無臭仍舊未發之中無奈落在意識之內以習氣境緣內外交引從此而有愛

泅水軒文抄

卷之二

文

憎矣有所好樂矣有所忿懣矣之其所親愛而僻矣之其所賤惡而僻矣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甚至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矣此皆非明德中所

之良能也若小人肯從此翻然悔然便是大豪傑大英靈漢子矣故曰在致其知無自欺者不自欺此獨知也自慊者慊此獨知也此何待聖賢在傍指點教導而後有此知耶故誠意一篇而致知格物全釋得十分明白不必再補傳矣何也好惡者知之端也無自欺求自慊者致知也其所好所惡者即物也如好

泅水軒文抄

卷之二

完

矣能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矣能盡其性而人性物性皆盡矣能經綸立本而知化矣能至誠無息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其本如皆起手下功於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獨知之一念耳所以取譬於好色惡臭者何也以此一念是天下萬世最真之念最同之念也好色姑且不論人果有不惡惡臭者乎有原不惡而姑隨人一惡之者乎故向後單引所惡於上以爲矩之道單指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以所惡更真更切更同於所好也至誠者只是實實以我

所好與天下同好我所惡與天下同惡我好富貴而知天下人皆好富貴我好聲色而知天下人皆好聲色舉而知之如此而已矣以我之私而曲體天下人之私能體天下人之私即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即是以人治人即是道之以德即是無爲而治即是清淨而民自正豈有他道哉若曰我不好富貴我不好聲色是自欺也是欺人也而令天下人皆不得好富貴好聲色是好惡拂人之性也卒之令不行禁不止而天下亂矣何也不恕故也不能致知故也此如惡惡

泊水齋文抄

卷之二

三

臭之一念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可以與能者也故聖人之道必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可與能而後爲聖人之道而後可以治國平天下若夫婦之愚不肖不可與知不可與能決不可以治國平天下此所謂大學之道也何等易簡何等庸常所以人人可能而人卒不可能也何也有一種好惡拂人之性者非真好人之所惡也不能同好而獨私其好又奪人之好非真惡人之所好也不能同惡而推其惡以予人又且殺人以媚已又殺人以媚人此亡國敗家萬必

達夫身者也又有一種如商鞅申韓之流不以人治人不爲愚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而強天下使就我之規矩此亦亂天下者也又有一種假學欺世盜名道干譽而天下亦卒不能治此皆自欺欺人者也皆非中庸之道也皆不本於最真最同之一念者皆不能實致其知者也故至誠而盡矣致知焉而意誠矣如惡惡臭而致知矣此之謂大學此之謂明德親民而至善止矣

中庸說

泊水齋文抄

卷之二

三

既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言率此天命之性卽爲天下之達道若不本於天命之性便非道矣何也恐有氣質之性不止過不及而已是以有修道之教再不必爲教字註脚一部中庸皆教也况曰自明誠謂之教乎又何必曰禮樂刑政乎戒慎恐懼卽修道也戒懼者何止慎其獨耳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聖敬日跻緝熙敬止內省不疚卽戒懼也必如此而後盡性以至於命始符於天命之性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毫無間矣至此而後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後來多少葛藤曰觀未發時氣象曰靜中養出端  
倪又曰戒懼已落階閣矣說玄說妙何益不觀內省  
不疚無惡於志是何氣象而未發何處著眼乎未發  
之中即天命之性也發皆中節即率性之道也未發  
即先天而天不違中節即後天而奉天時也中者蓋  
不得已強名之曰中也其實喜怒哀樂之未發此時  
寂然不動空空如也感而遂通有不中節者乎此處  
將中字道破後來曰中庸曰時中曰誠曰一曰善  
曰天道曰人道曰知天知人曰鬼神皆天命之性率  
性之道也

卷之二

三

讀書說

人之讀書如日用飲食也一日不再食則餓乃弱年  
經月束書不觀何也余悔壯而不知讀書讀而無用  
今纔知書是須臾不可離之物然老而耗又不能讀  
利害禍福趨避之念迫切無已乃讀此晚矣讀之則  
生不讀則死且不止於死而已是非喜而讀也惧而  
不得不讀也喜而讀欲罷不能此中人以上未易幾  
及余中人以下但是惧而不得不讀而貧乏之人半

菽不克蔬食飲水可幸不死荼蓼之苦且甘如飴何  
也救死之念切也每念古人飲食之禮太盡羹食則  
諸侯至於庶人無等有膳有醢有醢有羞有飴有齊  
更春夏秋冬之宜芻蕘藿之制噫何奉生之者也  
因念讀書當如古人飲食之制六經則黍稷稻粱也  
史則肺臠醢醢也漢魏以後詩則三酒五醢清醢醢  
醢也晉韓諸書則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  
則糗餌粉醢也山海經汲冢越紀則芝栴蓂栢  
栗榛梅也老莊諸子則薑桂椒蓼也靜則讀易讀禮  
泊水齋文集卷之二  
煩則檀弓知章慈而博則歌詩詠騷事隲則史記如  
春多酸豢多苦春宜苦春宜苦春宜苦春宜苦春  
鮮羽也激其情棄其餘如魚去乙虎去乙羊去乙而  
羶鳥羶色而沙鳴則下食也經則禮具書餘則抱芳  
如黍稷稻粱以衣食雖羹羹羹羹羹羹羹羹羹羹  
則參朮桂苓平初阿含深密次般若楞嚴次楞伽卒  
以法華嚴殆若丹砂陰陽日月之精氣和噫何嗟  
及矣余餓夫也必待珍錯而後飽則死久矣食飢  
飲可以免死不知何者是余究竟資糧也嗚呼

讀書交友說

讀書不如交友者何也蓋六經所載皆爲死語中人  
以上便起之意言象數之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中  
人以下安得到此自非親近大聖大賢如國手良醫  
灼見病原藥病相投方有起死回生之效如顏子之  
事孔子真得其未病之藥故不還不試之宗爲千古  
絕學游憂而降皆不得聞焉不然當時豈無三墳五  
典八索九丘之書即堯之命舜精一執中爲萬世傳  
心之訣顏子守此一語足矣何必以夫子爲歸依乎  
白水齋文集 卷之二

書

故夫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曰予  
欲無言惟顏子得無行不與之密契無言之與時徒  
有門堵之外耳然世安得有如夫子者而吾事之聖  
人而次有君子焉有善人焉有有恒焉有直諫後聞  
焉即不然但有勝己者我即事之矣勝我一分即識  
見力量便大我一分高我一分矣我安得不事之友  
之乎今世誤認有恒止作一尋常之人而不知此有  
恒者雖不過硜硜之小人耳然必信必果百折不回  
至死不愛刀鋸鼎鑊臨之而不可奪且爲善人君子

聖人之基可以託孤寄命作綱常名教之主硜硜之  
小人優爲之隱我安得一硜硜之小人而北面事之  
乎並硜硜之小人亦不可得我故曰交友不如讀書  
也何也庖犧仰觀俯察而畫爲六十四卦經幾千年  
而得文周繫之辭非文周繫之詞則圖書何處措手  
乎又經幾百年而夫子傳十翼非夫子之傳則文王  
之辭不可得而讀也使我不下根之人得事四大神聖  
於堂上能旦暮傳我此易乎即使傳之而我不能驟領  
受之乎况文經美里之變周經管蔡之變夫子削跡

白水齋文集

卷之二

書

伐木絕糧畏匡三大聖人身經憂患而後筆爲此且  
皆已試之方不死之藥我得以歲月讀之不勝親事  
三大聖人於一堂之上乎如詩如禮如春秋亦復如  
是次則兩聖人筆乾乾下之書昔日大士剖膚藏經  
重譯而至而我又得以歲月讀之即使親事聖老  
子不過如此可馬君實諸君子給尚方之筆扎假十  
年之久凡幾易稿而后成通鑑何其艱也薛方山諸  
君子復續宋以後訖於今我又可月計而讀之古人  
受其勞我享其逸函丈之內聚如許賢聖上下數千

年治亂之蹟而我以下下之根焚香吸茗儼仰飲食於中優焉游焉待盡而已又何求乎故曰交友不如讀書也交友而不讀書則所交者何事讀書而不交友則所讀者何益或曰子何不取法乎上而必欲交經經之小人何也蓋君子善人已不可得矣經經小人曰言必信者信此聖人爲必可學而至信三大聖人之書決非欺我行必果者叩信聖人必果於爲聖人必果於不爲言必無欺之人故可交也生死大事經經者原不與死故可辦此也

治不齊抄卷之二

義

報德報怨說

李卓吾曰嘗謂君子無怨唯小人有之君子有德必報德而小人無之夫君子非無怨也不報怨也非不報怨也以直報怨也苟其人可惡而可去則報之以可惡可去之道焉苟其人可好而可用則報之以可好可用之道焉其惡而去之也好而用之也直也合天下之公是也其或天下不知惡而去之好而用之也而君子亦必去之必用之是亦直也合天下之公理也夫是之謂以直既謂之直則雖無怨於我者亦

必如是報之矣則雖謂聖人未嘗報怨焉亦可也若曰以德報怨則有心矣作偽矣聖人不爲也至於人之有德於我者則志在必報雖以聖人爲有心爲私厚不計矣何也聖人義重者也義重故可以托孤而況托知己之孤乎義重故可以寄命而况寄有德之命乎故曰以德報德唯其人有必報之德此世道所以攸賴國家所以有托綱常所以不墜人倫所以不滅也若小人非不報德也可報則報不可報則亦已而勿報顧他日所值何如耳苟禍患及身則百推托

治不齊抄卷之二

義

逃避無影矣雖有德將安知乎惟有報怨一念則終始不替然苟勢盛於我財多於我我又可藉之以行立則怨反爲德又其常也蓋千百千萬如斯也此君子小人界限之所以判也故觀君子小人者唯觀其報怨報德之間而已故余嘗以此定古今君子小人而時時對人言之不肖也除此之外君子小人有何分別乎

張慎言曰卓吾以報德報怨定君子小人之介痛徹無比至曰以德報德謂可以託孤寄命此世道所以



彼賴國家所以有託綱常所以不墜人倫所以不滅  
至哉言乎然未盡也何也謂小人之不報德者直不  
報之耳謂小人之必報怨者是有怨而必報之耳然  
不有毫無夙嫌已落井而復下之石者乎不有有德  
於彼不唯不報德而已而反怨報之者乎不唯是以  
身報之復將伯助予借他人代報之者乎蓋至此而  
小人之變態殆不可窮詰矣不歷觀古今之變不知  
小人之至於斯也不躬親見之亦不信小人之至於  
斯也非不信也不忍信也至於斯而小人之態盡矣

泊水齋文抄

卷之二

五

而閱變者之學問亦稍稍增益矣古人有一飯之恩  
不忘睚眦之讐不報如淮陰之報漂母而不報跨下  
之辱是也須賈於范雎必報之讐也必當殺須賈而  
後快乃僅以綈袍之故遂免須賈于死則亦睚之報  
頃刻之恩而忘其殺身之讐雖可謂厚矣一飯一袍  
之恩終身不忘而况不止於一飯一袍者乎須臾之  
恩不忘而况將終身者乎若安常處順猶思百計圖  
報乃有已在陷阱不一引手則亦已矣而復重其禍  
于心安乎若以德人之故波及於彼彼不必救德人

之禍而姑避我一時之害曰我躬不閱此亦人之常  
情無足怪者是不過一無才之冷人而已乃不止避  
害而已復因之以爲利吞噉通勤於心安乎夫子於  
短喪之宰予詰之曰於汝安乎曰安乃不得已而曰  
汝安則爲之蓋最恨之之詞又不直責之待其出而  
責之曰子也獨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甚矣宰予  
問之不知死矣若小人以無怨之人以怨報之已可  
駭異且以怨報德不已甚乎或曰子責小人兩詰之  
曰於心安乎蓋亦無可奈何之詞或抑動其恥心也

泊水齋文抄

卷之二

五

不知小人恥心死久矣曰孟夫子曰人之所以異於  
禽獸者幾希希希果何所指也禽獸之知覺運動與  
人同趨利避害與人同父子之恩離維之情與人同  
其不同者安在獨無廉恥耳故曰幾希也人而無恥  
而又加以機械變詐攻取之情不無更甚於禽獸乎  
所以又曰子禽獸又何難焉蓋絕之詞也噫予讀書  
至此竊爲孟夫子不取也何也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而夫子不許者卓吾曰是有心矣作偽矣聖人不爲  
也子曰非謂其作偽也蓋失其權衡輕重之則耳然

誦御氏不又曰視彼怨家如已父母乎是又矯報怨者之習而過其直也予謂世人冤結無盡必如誦御矯枉之過究竟僅止得一犯而不較者而忍料小人以怨報德也或曰子之駁孟子也何居曰於禽獸又何難焉是絕之也當更生憐憫乃可耳所以又曰一切胎生卵生濕生化生以至十二類生我皆令入無餘渾槃而滅度之是又且令其證佛果矣予至此不得不心折於誦御也豈忍違以禽獸絕之耶又迦文於歌利割截肢體曾無嗔恨豈惟無嗔恨而已仍

泗水齋文抄

卷之二

早

又欲與歌利共證涅槃也此佛菩薩之廣大無量也蓋窮小人之情至於以怨報怨未窮也有德不報未窮也至於無怨而以怨報亦未窮也唯至以怨報德理之所無而事乃有之而理至此始窮矣予何知焉唯有歸依世間解而已不敢謂以直報者之爲我所當學也何也恐其人真實有可惡之跡犯天下之公惡而直以公惡處之彼且曰此報我昔日之怨者也故寧不以直報仍以德報之雖犯作偽之嫌不傾也

重修海會院緣疏

言竊聞之有經世之學有出世之學經世則大成集歸尼父出世則最勝無逾迦文道本相須見分岐指言自總角已稟志皈依迨結綬遂迷因逐物今偷生且六十年於茲矣六十歲以前僣歷窮通禍福生死榮枯之相回首盡是空華六十歲以後堪憐老死病苦三塗八難之因究竟將歸輪轉將來如赴市之牛犬步步已近死期現在似少水之鮒魚沾沾有何樂趣馳逐於富貴功名聲華歌舞之場愈增煩惱即寄託在煙霞丘壑文字朋友之地未盡清涼蓋前此尚

泗水齋文抄

卷之二

早

有好醜兩途賢愚共驚後此只爭生死一路豪哲難逃刻刻不停星星非故且如最痛癢是血肉之軀到頭果成何物極親切是兒女之愛臨則不相關一旦眼光墜地兒子捉人業力所幸不知何處可止識神未泯慍求妄想所招貪淫愛渴都是無明即慧業文心皆成罪果現在五濁三毒之中惘然果不知因業不知報誰向人天罪福之外照見死此生彼捨身受身如來說爲可憐憫者豈虛語哉契經曰佛種從緣古德云轉物須智良以發行者因起因者相因相

悟性此中導引殊微依實行權向上感通良在吾土  
有海會禪院者地可布金人斯卓錫邑中薦紳先生  
後先項背相望雲鶴翔禪率飲茲八水桐鸞絢藻盡  
棲此雙林既現宰官長者應身說法合無莊嚴供養  
成就威儀聽言練苦新此祇桓借渡慈航期度脫於  
千百萬劫瞻依調御免流浪于一十二緣真俗同歸  
人天作眼聞提慳貪是罪波羅檀施爲先經云愛欲  
爲因愛命爲果由有諸欲助發愛性是知愛即是病  
佛即是醫貝葉靈文中具驗方見聞喜捨皆爲良藥

泊水齋文抄

卷之二

望

詎可無一瓣香向一佛二佛試種善根從茲讀四句  
偈於千劫萬劫永獲妙果既以福田亭上接引中根  
法雨慈雲普沾令識至覺海澄圓性天皎潔同臻彼  
岸共拔迷塗端有待矣夫豈徒哉又思轉退之力闢  
浮圖大都是罪福之相至法王與義未濫津涯蘊子  
瞻深心禪悅亦僅窺游戲之迹止借義海餘波時資  
筆楮且舉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所免者何事君子無  
入而不自得所得者安名朝聞道夕死可矣不聞則  
不可以死乎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即可謂知死乎噫

噫物不可以久居其所窮於外者必反其家古今大  
覺均等仁慈後先聖人原同悲智今茲盛舉良爲大  
事因緣借此化城徐臻寶所謹疏

讀高皇帝勅諭

伏讀高皇帝勅諭文義淵奧未易窺測究歸於智其  
旨安在今中外臣子仰千聖怒罪國憲益見高皇帝  
論誠後世至意臺臣試恭繹智義而暢其說考授曰  
擬作示諸御史恭繹高皇帝勅諭真欽明文思矣聖  
意在獄清而無事心靜而神安究歸於智何也人之

泊水齋文抄

卷之二

望

有智如人之目暗室之燈天地之日月無則不成世  
界矣智者慧眼一照禍福皆空不智者矚目成迷現  
前死地危矣哉試問何以智何以不智曰知斯智不  
知斯不智矣何以知何以不知曰致斯知不致斯不  
知矣何以致何以不致究指歸於格物而已試問物  
是何物何以格物盈天地間皆物也從何處格起語  
有云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又朱子曰於天下之理有  
未窮則吾心之知有未盡果爾則終身無知之之日  
矣何也以物理之在天下未易窮也不知吾身心意

知皆物也還格此身心意知之物而止矣身心意知  
中有何物曰喜怒哀樂是身心意知中之物也喜怒哀  
哀樂何以謂之物曰有所好樂有所恐懼忿懣憂患  
焉又之其所親愛而辟之其所哀矜畏敬放恣而辟  
焉既有所以既之其所矣可不謂物乎喜怒哀樂物  
也所好樂親愛又物也物又物展轉發生盡平生格  
之惡不能盡皇及身心意知之外乎纔之其所而好  
焉雖有惡以至大惡我皆不能知矣纔之其所而惡  
焉雖有美以至有大美我皆不能知矣纔有所忿懣

泊水齋文抄

卷之二

望

好樂焉卽視不見聽不聞矣至於視不見聽不聞走  
死地如驚世界昏黑舉足皆貫城矣如干里怒羅國  
惡者可不謂前車乎果如此卽至博如張華知盡世  
間之物亦復何益然則何以謂之格物也曰吾人終  
身終日常在物中雖夢寐之中皆物也盡古今聖賢  
學問止有格物舍此格物再無一事雖畢世言之不  
能竟其說終身行之不能竟其事今欲言下盡之得  
乎曰始舉一端引伸觸類可乎曰難言也且舉中庸  
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不知避也

既知爲罟獲陷阱矣肯入其中而不避乎雖驅之也  
愚者且不肯況智者乎曰政惟愚者不肯予智者反  
自驅之也罟獲陷阱卽物也何以格此罟獲陷阱之  
物也蓋罟獲陷阱者掩取鳥獸禽魚之具也鳥獸禽  
魚何以肯入此罟獲陷阱之中乎則以其中有鳥獸  
禽魚所迫欲得之物在故不覺入而納諸其中耳試  
將今在貫索之人取其索而覆勘之皆被此物陷之  
也滿世之君子小人在貫索之內貫索之外者皆歸  
於此物而不知但有幸不幸入與不入耳若說至

泊水齋文抄

卷之二

望

此則不必再講格物致知之工夫矣至無物可格而  
後謂之格物若見有物便不能格物如此雖一物不  
知何傷乎是可以對立武之濫波鍾山之若翠矣然  
於高皇帝勅諭曰智者是尚未盡萬分之一也但  
以此引伸觸類庶幾可得涯涘耳

冀南會約

鄉有會焉何居乎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聚於鄉  
觀於國有會焉脩舊而敦好禮也是故有燕喜之期  
有慶問之節君子不豫而當云慶吊坊問者諱之也

時有觀陽之感焉故卒言之又問義為遺該賻與贈  
且疾病而訊視焉亦為問有祖泮之義有酬贈之則  
有勸誠之規會而備茲五物焉君子曰嘉會矣會約  
更畏焉以齒通及之旅進旅出者齒不及則違直焉  
期惟擇長之者之便耶應慶祖者而為之舉舉如常  
儀直取於公餘以其私足之不然有五簋之約在爵  
無筭嗣有以覲入者以賀入者以進秩入者以除補  
入者以復命陞見者以起召入者以皇華出者以還  
摺出者以休沐出者以銓除出者以持斧出者復有

泊水齋文抄

卷之二

吳

以子大夫入者京朝官入者慶賀酬贈之數各視其  
秩而為差口居月諸匪朝伊夕誼徒承信是將直云  
示我周行耳不寧是玉帛禽魚之餘浮於出則長之  
者衡之諸慶問之儀欲不便眾在者至貴出者不及  
焉則取於浮闕俟其來安而責其通且居春明曾受  
餽遺焉遐而不及往而不來非禮也遐慶好為醴金  
而舉爵嘉典也受之者斯受之無復維宴之為煩衷  
分其來而為之往若爾我通為之詎復須此於是潤  
蒼為之賦頌弁曰爾酒既旨爾散既時豈伊異人兄

弟具來庫部則起而賦小明之五嗟爾君子無恒安  
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其晉人之歌唐風乎可謂良  
士罹罹矣董子喜而拜為歌伐木且曰視彼鄉井相  
友相助吾二三兄弟不家食觀國之光誼遜同井是  
視面目獻蓋曰旨哉賦抑之九終焉蓋告之話言順  
德之行矣復申之曰茲役也其無煩無侈無偽先民  
有言抑情以止慢疎會以生敬其斯之謂乎煩斯仰  
仰斯傷後斯靡靡斯濫矣信以成之君子哉再具酬  
贈之數如左

泊水齋文抄

卷之二

吳

直義或問

或問曰直之義何居乎曰言心言性以及仁義禮智  
者多矣未有專言直者自夫子曰人之生也直始以  
直盡生人之道仁義禮智統是矣或曰子無侈諱但  
直指直之義且奈何曰余不知其解也仍以所聞於  
夫子者而證之可乎直者是非好惡不任其本心焉  
而直之義盡矣天下萬世之公事在是矣賞罰用舍  
生殺予奪於是焉出賃諸鬼神建請天地悉此物也  
直之反也為枉為罔始不違是非好惡一念之微結

遷就焉而已爲天下萬世之俚民矣直則誠誠者天之道也其次致曲致曲者曲以行其直也人道也或曰固也若徑情而直行可乎曰善哉問子曰直而無禮則絞好直不好學其蔽也與無禮同所學何事學禮也既質直矣復察言而觀色既義以爲質矣復遜以出之若不質義而直焉徒察言觀色退避而已則爲與悞爲媚世苟曰質直可義矣徑情而直行其債事也與枉等不翅絞而已語曰事親有隱而無犯蓋隱則心安心安焉而直在矣然事父母幾諫見志不

泊水齋文抄

卷之二

哭

從又敬不違此致曲以行其直也父子之間何嘗不可直乎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不然者則爲毀譽毀譽且不可況其甚焉者乎辟則爲天下俚者皆毀譽而後焉者也或曰子言直之是幾盡矣許以爲直者其所許之人之事皆犯天下之公非公惡矣此而惡之何居乎曰所許之人之事誠犯公非公惡矣但許者之心則不可問也即其心無恩怨矣其心無他而其人則非也或位卑而言高或不在其位焉則罪與患隨之矣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人果

不善矣但我不當言之爾或曰許誠不可矣若言人之不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不免於禍則直以持世厚以居身君子有二道乎曰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報怨盡忘其怨矣以德報德則未忘其德也未忘其德固有不得盡行其直者矣苟有人焉操用舍進退之柄遇逢之人直以是非好醜如其數焉黜陟之而已何計焉即怨者猶是也若怨者合進而用直進而用之爾若有德於我者其人果賢耶進而用之固也苟犯黜陟之典可奈何公議不可奪但視

泊水齋文抄

卷之二

哭

途之人姑末減焉則吾之心盡矣此正所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所謂曲以行其直也或曰至哉言乎語曰爲下不倍又曰惡居下而謂上者何謂上即等與民之上也有君民之義而謂上之可乎若讎與尉不奉若功令復縱其虐而與擇人而食之不寧是苛政且猛於虎民弗堪也重足側目將挺而走險當斯時也言之則爲訕不言將父老子弟立而視其死矣忍諸曰子何言之甚也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或曰涓涓不已將爲江河當秦寇之始亦

起自簿尉爾嗣費縣官金錢數十百萬殆十年於此  
蔓延六省天地流血當其時若刺史而上暨御史大  
夫有一人明而察其隱煩尺一之檄而滔天之禍塞  
矣即不然有薦紳先生不惜一言造桑梓之福不過  
曲突徙薪而已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當時秦  
主大夫不及此而今且以晉楚豫蜀爲壑矣曰然滔  
天之禍屯白蠶觸固也言滔天於濫觴其誰信之當  
此虎從橫道路以目即言之不聽也是非告之禍福  
動之未已也法言異語諷諫譎諫無一可者而其計

泊水齋文集

卷之二

辛

窮矣若聞過而喜昌言則拜即芻蕘得言況士大夫  
乎不然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矣况芻蕘乎或  
曰簿尉之上有郡守焉層累而上有守巡使者御史  
臺獨不可一言及之乎曰烏乎可御史大夫而下且  
曰夫夫也賢豪爲鄉里居間武斷規厚實數至偃之  
室未得厭所願乃爲是持吏短長脩卻爾將伴聽之  
復心薄其爲人烏乎可簿尉而上一體也又將曰夫  
夫也言簿尉不已且將駸駸乎侵郡刺史以上矣不  
惟心薄之且中以禍福紳先生獨非人也與哉噫臍

之害先百姓受之非愚無知則狂而已或曰姑無訟  
言之曰貪曰酷以他詞微言之曰簿尉未習於水土  
不諳於風俗可乎曰然河大水深曰山當心微言隱  
語居今之時察而解之者誰乎恐且曰不習水土未  
諳風俗小過也姑安之仲尼不爲已甚者肯曰吾察  
其所言若有藏焉而未盡之詞也其存而廉之已而  
曰果然某簿尉猛於虎且喜曰夫夫也君子也噫安  
得若人而與之言乎或曰子之言是矣爾將無妄言  
之失言之害小萬一聽之片言隻語塞天地流血之

泊水齋文集

卷之二

壬

禍則爾之德大矣國家之法自上行之小民習而安  
焉則天下治上之人不行法而使民白行之而天下  
亂今日之寇劫皆自行法者也三載黜陟幽明柱後  
惠文歲舉之百姓在水火之中時日以幾而待終歲  
且至三年終歲三年而不靈而百姓之望絕矣不捷  
而走險後何待焉走險之害小至紀綱風俗之壞中  
於人心者爲千百年之害不止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而已蓋走險之害尚可干戈定之而紀綱風俗之害  
中於人心者雖干戈不能定也噫子大夫忍人也惜

片言隻語不塞流血之禍費縣官金錢數十百萬大  
兵大荒大疫之後二三子遺肝腦塗地皆子大夫不  
直之流禍也若聖人君子必有術而處於此子大夫  
不仁之人且不學無術言未已余有隔日瘧瘵建發  
寒極酒酒口噤不得語或人皇懼俄有人報曰邑鼓  
譟執簿尉俄又有人報曰邑之南以癸卯日動衆搶  
石曰而北逾日且百人乙巳以千有奇至邑二十里  
許歃血要盟聲言曰願得蛇虎而耳心焉或人去其  
家將一舍遽歸收保其妻孥余殺雞爲黍炊未及熟  
泔水齋文抄卷之二

重

不遑食倉卒去

### 生機

溫陵李長者序張橫渠易說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矣是易簡一易也不易乎世是不易一易也不可爲  
典要惟變所適是變易一易也噫盡之矣余謂生生  
之謂易是生生又一易也惟生生故易簡惟生生故  
不易惟生生故變易此富有日新之府所謂淵淵其  
淵也所謂左右逢原也所謂不測也帝王賢聖道德  
功業盡從此出一息不生而乾坤或幾乎息矣故學

者止務所以生生者而學之能事畢矣姑以文章言  
之古人之文章自六經而下讀之千古如新者何也  
有生氣也讀之而索然無味者何也無生氣也今日  
之制義亦若是有成弘先正之制義至今可傳而近  
日名公大家人人所膾炙而戶誦者既以取高第博  
問譽然其文實如嚼蠟詎可吹聲而隨衆也哉文字  
有文字之生機上生下前生後節節相生而不吝已  
若上下可相易前後可更換可謂文乎此文字之生  
機也然文字從何生從本題生也本題之生意未微  
泔水齋文抄卷之二

重

而文字一字措手不得矣凡文字之所應有者本題  
原有聖賢之言有違詞文不必借材於別徑取精於  
旁門此題與文相生之機也此題何所從來聖人之  
言也聖人之言聖人之心也作文者代聖人之言而  
不明聖人之心可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不知人亦無  
以知言不知聖人之心亦無以知聖人之人從聖心  
而生聖言我以聖人之心而發聖人之言庶幾有合  
此聖人聖言相生之機也聖人亦人也我亦人也聖  
人之所言皆聖人之所已行皆衆人之所能行若衆



人所不能行則聖人決不肯出諸口矣故畏大人畏  
聖人之言此君子戒慎恐懼之心法也明聖人之心  
而後可以明聖人之言明已之心而後可以明聖人  
之心吾心不明而欲發聖人之言是爲揣摩爲剽竊  
業舉者非自明其心不可故曰仁者人也人即不自  
謂仁而肯其自謂非人乎仁人心也人即不自爲仁  
而肯其自謂我無心乎恐天下之人決不肯自認我  
爲非人我原無心者矣此千古聖賢與我相生之機  
也然聖賢與我雖的然無二若但從聞見承接意識

清本齋文集

卷之二

書

比擬萬萬無謬然此道理爾聞見爾與吾心了無異  
也直盡掃一切無依傍無牆壁心所未信雖聖賢之  
言不敢附庸心苟自信爾獨能之言與聖人等至此  
則左之右之無不有之証止文章而已哉此心與心  
相生之機也生生之謂易也噫盡之矣

題卷

天啓庚申辛酉之間言猶得待希泉先生先生峻標  
亮節無待余不肖言時更有鄒南皋馮少墟曹真宇  
諸君子學者望四先生如祥麟威鳳又賴福清蒲坂

兩君子保全調護之今二十年于茲矣哲人其萎可  
奈何余諸生時又得親見呂心吾先生坤魏見泉先  
生允貞撫晉吏治凜然監司守令無束脩之餽曾幾  
何時而諸臣媚子貪夫酷吏遂徧天下以疾威辟割  
海禍無期回思希泉先生立朝侃侃之日何如也今  
於先生次君又得見馮黃兩太史其跡當日于君臣  
朋友之際如此今天下以假聲氣收真小人伐木之  
詩曰神之聽之有以也夫昔聞前輩譚先生事甚悉  
然神亦見夢今日始知之豈弟君子神所勞矣信哉

清本齋文集

卷之二

誦

徐六岳先生偶咏題詞

勝地良辰晴卉幽巖對之輒作丘壑想卽欲挂冠神  
武而古人名達事或有待如草莊遺還賀監鏡湖上  
章累請始從之何可遠得矧六岳先生以豐鎬爲松  
楸以鑽鎬爲帶礪六朝佳麗舉在目前上臣憂國閔  
時不皇啟處暇問平陽歌舞博陸山沼聊乃請告未  
得彷徨吟咏忠愛之誼數篇之中三致意焉殆仲山  
甫其風穆如矣晉公先中山九佩大將軍卽迄老不  
倦今何時也公纔逾六爾乃求徒步南崗乎請以旅

樊王會之詩先之

跋董玄宰戒懼帖後

玄宰云既不睹不聞矣何處可容戒懼既戒懼矣尚得謂之不睹不聞乎又云觀未發時氣象既曰未發何容觀也舉似表中郎諸夫子作話頭參取不知先生將戒懼如何理會若向宗門中只消得一棒一喝止增狂慧何濟學者生死分毫若真實爲自家大事如何在口頭討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這便是真正消息果然要箇榜樣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文王降

泊水齋文集

卷之三

美

降在帝左右便是直接堯舜允執之傳言思路絕禪火子何處生活只管終日戒懼休問睹與不睹問與不聞臨淵履水何曾間斷些子這便是行深般若之時故曰至誠無息本體工夫無可分析且道已發是過去未發是未來現在如何玄宰常在此際着語更於何處別覓生活也試問玄宰既曰戒懼矣又曰君子不憂不懼何也勇者不懼又何也又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何也此處理會不清却向臨濟德山句下求生揔教印可不免臨期手忙脚亂刻下休將閒話

支吾且去觀他已發時氣象如何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若一刻不戒懼不恐懼則須臾離矣一念萬年豈論須臾學者休將戒懼看作有所恐懼這政是無息政是生生不已之真機至誠不息君子自強不息雖是朝乾夕惕戰戰兢兢然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不論已發未發依然不睹不聞無聲無臭也然此是學知困知實實下手處必如此者何故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纔不戒懼危者愈危微者漸滅無餘矣亡國喪身之禍四生六道之變如何

泊水齋文集

卷之三

壽

不戒懼不恐懼致有性命之憂陷入禽獸而不自覺也  
道之於人也不啻飲食而曰鮮能知味者何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所謂食而不知其味者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各隨其所嗜而嗜之不知天下之正味故曰鮮能知味也  
世間有一種貧賤之人半菽不充不暇簡擇故不知味有一種富貴之人日費千金無下箸處黍稷稻粱厭爲平常故不知味又有一種脾胃受傷飲食到前

便生厭惡故不知味又有一種食而不納納而不消故不知味有此四種誰爲知味者乎道之不明不行又何怪焉

人必知味而食而後甘食甘而後臟腑榮衛得飲食之益長生久視免六氣七情之厄余至今口而後知世之不講學不修道不求師不讀書皆不知味者也皆病人也纔無病便知味便索飲食不肯忍饑受餓矣

天下國家可均也管仲諸君子可辦也爵祿可辭也

泃水齋文集

卷之二

美

管連諸君子可辦也白刃可蹈也椎金革死而無厭茅焦諸人可辦也皆是愚才噉名使氣之一流爾至中庸則君子而時中者也至誠立本知化者忠信理盡性至命者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也才技可恃乎有氣魄可藉乎有意見可憑乎才技氣魄意見毫無可倚而世間才人智士之伎倆窮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然則何道何修而可

中庸不可能也而曰君子中庸何也君子而時中也時者何即春夏秋冬之時也誰能違此春夏秋冬之

時而乃歸之君子乎發而皆中節之謂和節者時也時然後喜時然後怒時然後哀時然後樂雖怒與哀皆和也故天寒熱溫涼之節則雖指膠流金皆太和之元氣也發而中節不可能也有未發之中而始有中節之和也必戒慎恐懼而始能有未發之中也而戒慎恐懼者其誰能乎故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無可無不可無適無莫無思無爲空空如也而後可謂未發之中而後能發而中節也此惟慎獨之君子可與幾也何也以不敢一毫自用惟知有時而已若小人則不然惟知有己執以爲可雖時所不可而彼不顧也執以爲不可雖時所當行而彼亦不顧也敢於自恃敢於抗時故曰無忌憚之小人也何也以小人原不知戒慎恐懼也以原無未發之中也此非日用不知之百姓也人皆曰予智者也皆驅而納諸罟獲阱阱之中者也故夫子諄諄以中庸教人也皆所以救天下後世之賢者智者令其出罟獲阱阱之中者也而奈何賢智之不肯信也

萬物之中人爲貴人者得天地之靈氣而爲心故人

心一刻與天地不相似便非人矣是以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至誠無息天道也君子以自強不息人道也以故聖賢立教再不作兩件看曰易與天地準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不知天不必求之於天但看我心意知何處與天差別不知人不必求之於人但看時行物生於我已發未發何處差別不知天不知人不必求之於天但看聖人之言載在六經者何處不明白直截故知言知天知人原非兩事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此即精一之旨也不爲不欲者道心也特幾希爾爲之欲之者人心也內有種子外有塵緣內外交構當靜色貨利之衝危矣哉人心道心是二心也二則不一二則雜雜則不精大勇者無爲無欲單提不爲不欲一念無第二念以戒之是謂惟一無第二念以雜之是謂至精蓋余服膺孟夫子此語而後悟致知格物之旨也不爲不欲者良知也無爲無欲者致知也所不爲所不欲者皆物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性之欲也人皆有所不爲不欲此良知也不禁而爲之欲

之則自欺矣無爲無欲則自慊矣此之謂物格而知至君子必戒慎恐懼也何以人心惟危也試觀凶於兩家禍於兩國亡其身以及其親者有不兆自一念者乎危者愈危則微者絕矣纔不戒懼則禽獸矣已凶身及親矣可不畏與不睹不聞也奈何若待暗間而後戒懼焉則已危矣微矣已不可救矣古人臨淵履水有以也夫既曰戒慎恐懼又曰不憂不懼也何必戒慎恐懼而後能不憂不懼也吾夫子之發憤忘食政夫子之樂以忘憂也古人尋仲尼顏子樂處樂處安在臨淵履水戒慎恐懼政仲尼顏子樂處舍此再無處尋覓矣與藍仲遜談易言戊酒泉無所事仲遜問過譚易言問曰小畜之義何居仲遜良久瞿然曰文之繫斯卦也隱而不肯盡其辭其憂深其慮遠不惟是爲君子慮其爲小人也亦周以至夫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是上下皆爲小所畜矣而人誰其之初四正應也勢不得不爲所畜也但復自道爾二與初一體二雖欲不復爲初

之君子所牽可奈何至邇剛如九三則不屑爲所畜矣有不反目者乎反目則凶聖人仍歸咎於三曰不能正室不得已也然幸而六四且血去惕出九五之有乎學如也庸何傷乃從古如四者幾何人哉有客雲而終不雨者乎殆至上而聖人乃始盡其詞曰君子征凶自昔如此者不知凡幾泊幾亂矣甲乙之際無乃其時耶文之不肯盡其辭者至甲乙而發無餘蘊矣噫至今日而始知仲遜之微也

書若水惠帑

泊水齋文集 卷之三

聖

士大夫惟有讀書此外再無別事如人之於飲食一日不再食則饑若束書不觀不止而貌可憎舌本間強而已但頃來聰慧少年揣讀一種妖邪誕妄之書浸淫及于舉業爲人心風俗之害不小五經日月也光景不異而千古皆新即讀莊列淮南呂覽諸書千古萬語不如讀五經一言半句之益况下於莊列者乎經中何所不有捨此他求非狂則愚經之外則有全鑑鑑者經之注也上下數千百年中間經濟道德文章學問如入五都之市隨物畢有但恨我如寒人

無物以撮之耳凍水此書當與五經並垂不朽當凍水爲此書以十年之力經數公之手藉縣官之寵靈其稿且汗牛充棟告成之艱如此吾輩以竟歲之力可再讀之乃度之高閣可怪也言少時不知讀此纔知讀而目力精力衰竭開卷一尺便已眩瞀奈何因白兄惠此帑謬書之以誌媿云

偶書十六則

泊水齋文集 卷之三

聖

頃讀勝菴文公乃嘆公無刻不讀書而爲後來苦心無所不訓詁即毘陵唐荆川有左編右編釋編諸集思公立朝甚久何暇讀如許書無論君子人品事業何如即作一讀書人令人千載服膺耳念之惻惻近來學者之病好問異書五經無幾不盈篋笥通鑑一編脩集今古尚未周讀日間異書何也二書政如河海象飲鼠吸所得幾何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任千古以來聖賢豪傑補天浴日文人墨客雕龍譚天無不取給於此而二書寂如也頃老矣一日未填溝壑願取五經各讀一過却以通鑑襟觀游衍之謬先識於此

夏早無聊日惟閉閣兀坐而已苦耽嗜取架上經書  
日攝一二行居心永日而已因思清福古人享用都  
盡如康樂一生在山水文字之中詩云懷抱觀古今  
寢食展戲謔所謂展戲謔即在懷抱觀古今之會古  
人以讀書爲戲謔爲寢食而今學者則以爲苦無可  
奈何方讀書耳

唐虞以降至周而質文之變極矣嘗謂周公嫌其太  
盡賴夫子維持之而虞夏之意尚留漢唐以來叔季  
之霸氣極矣嘗謂秦以後關里之脉甚危賴宋諸老

泊水齋文集

卷之三

高

以迂澗補救之而精一之統不絕後之視今猶今之  
視昔也悲夫

聖人君子之學無不本於柔者如詩詠仲山甫之德  
柔嘉維則申伯之德柔惠且直又曰視爾友君子惻  
柔爾顏又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至矣哉書曰沉潛  
剛克剛克而曰沉潛剛克易言哉嗟乎涉世且不可  
況當君臣父子之間乎

柔弱者生之徒剛強者死之徒當日直謂老氏之學  
爾後乃知源本坤卦故乾是神聖坤又一聖人也如

伯夷柳下惠之於孔子是也近日讀書始知後世君  
子盡領坤卦之學至乾卦全讓堯舜孔子而不敢當  
矣自乾而外六十餘卦皆君子之學也皆善學乾者  
也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二語可以盡鬼神之情狀乎體  
物不遺與臨汝之上帝果是一是二既曰明乎郊社  
之禮禘嘗之義治天下如指掌又曰敬鬼神而遠之  
既臨汝矣又可遠乎此等與義安得起昔者吾友而  
共泰之意

泊水齋文集

卷之三

聖

朝問道夕死可矣或曰若未問道則不可死乎曰未  
問道則何可死也一口未死尚汲汲焉與萬一問道  
庶不至倖生枉死耳聖賢發憤忘食皇皇焉有求  
而弗得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政謂不可以死也  
曾子易簣反席未安而歿時始頃刻之間爾曰而今  
而後吾知免夫小子一呼便是當面喚醒想臨淵履  
冰何等工夫免夫所免者何事今夫屬續之頃猶刺  
刺田舍錢債兒女妻妾生平未了事件此亦一息不  
容少懈者也君子小人爲善爲惡一也由此觀之聖

賢一生兢兢業業只爲生死一事耳季路問鬼子曰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人皆  
以子路問非所問故夫子拒而不荅不知已盡情道  
假竭兩端而告之矣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通乎  
晝夜之道而知此皆盡生死之道矣詩曰上帝臨汝  
無貳爾心試問上帝爲誰人耶鬼耶能爲臣盡臣道  
可以事君即可以事上帝莊子曰善吾生者乃所以  
善吾死也此亦有見之語如蒙莊者政夫子所謂狂  
簡斐然成章者在聖門夫子惓惓焉當在端木之上

洵水齋文抄

卷之三

美

矣

陽明先生良知之學是千古之滴血公案不知者  
爲偏枯殊不悟良知之知原不與行作對所謂致知  
慎獨皆此知也明德即知明明德即致知但明德是  
渾淪之體猶如穀種而其萌芽也孝弟爲仁之本  
政謂此耳佛之所謂覺所謂種種智行深般若行此耳  
後來龍溪頗暢其旨學者試取而讀之

讀吾儒之書如創參朮昔者謂調理脾胃中王道  
若病入膏肓則參朮未必奏功諺謂調御諸經則大

黃和實天雄附子功與參朮等無有二政在火宅苦  
海之中非以藥靈文不能承授諸苦說食不飽讀者  
當自知之

悲懼乎其所不聞既悲懼矣尚得謂不聞乎正心誠  
意致知知與心如何理會知者心之靈也果此方寸  
便謂之心乎佛說有八識七識即誠意之意第七識  
八識與大學所謂心與知者不知又當何如分疏曰  
率爲此一事寢食都廢奈何

昔人以七言始於栢梁謬矣夜如何其夜未央此與  
洵水齋文抄

卷之二

宅

江有香草日以蘭何如余謂屈宋七言真絕千古後  
之作者無復措手因讀離騷猥爲拈出若讀三百篇  
暨騷漢魏以後可廢也若近體無騷味便佻薄不可  
讀不得目以醇古以此絕唐以上不可況宋以後乎  
平原書多寶塔碑謹嚴無一筆懈然是公初年筆家  
廟碑暨東方朔像贊風氣更復道上公率多真書行  
艸殊不多見爭坐帖祭十二郎文蔡明遠送米帖韻  
格可愛朴中藏秀余在長安曾見公書摩利支天經  
真跡對之聳然生敬便如摩發古鐘鼎淳古之色溢

諸墨外非唐諸公可及也

書雖小道然能者代不幾人晉唐而下即點畫波磔夫人指腕間亦隨氣運隆替耶可惟也元常逸少而下嗣維魯公深醇可敬虞褚而降便隔一塵矣書道尚爾況詩與文章乎

偶閱兒旋所收張仲子暨友中諸詩画及字在便面者賞玩良久輒不禁向往此小道耳何喜焉画之趣幽書之味靜且習者之胸次近於讀書近且可喜而况真能讀書者乎以此幽靜之味奪其淫躁奇袤之

治本齋文抄

卷之二

吏

習夫子所謂賢已也飽食之人敗檢喪身有甚於博奕者博奕特不如讀書耳何傷乎夫子蓋設身而處為父母者之地非權教也

兒履旋馬扁谷茵閣圖乃作亭橋踞溪澗左右為磔塊歷落之形參差翼夾之纔占簷地十二餘都空澗不着一草一木余謂此画家章法也画家貴有遠神故有平遠高遠深遠此政所謂平遠高遠也詩文妙會原與画理相通盡思解所得十六七而脫筆楮又僅得十二三而有餘不盡之意可知而不可言之

妙即在所不盡言之中此法難以言詮孟子曰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即如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漢唐以後數十百言不能盡而此舍吐紆迴於二語之中中庸篤恭而天下平一部弘深精與該倫無遺又如必也正名乎夫子以當日衛事不知有如許事業無限躊躇思來還是正名為亟爾靜思當日語景多少無言之妙藏露寂寥五字之中此真所謂難為言也秦漢以來詩文未易縷舉可以意會画家空遠無窮之景不着一筆而寥落亭橋兀坐

治本齋文抄

卷之二

吏

枯槁之人反收拾無遺若既作亭橋意謂未盡將餘地十七八都以遠消孤村遥峯積楚墳塞無已反不若空澗之為無盡也此道詎止詩文從躬藻德亦當如是寡言之味饒於多不言之味長於寡記往者題旋画有画理頗與詩文通觸類關生從此起今且十餘年矣画理長進未識詩文何似耳吾友鍾伯敬自題所作画曰君言貴具文人氣在於離處察其意熟後求生稗求老再見君時方敢議此語然有至解



泊水齋文抄卷之三

陽城張嶺山先生著

後學張茂生較校

告邑中父老守城啓

謹告客歲麥秋賊至而未爲大害今年夏四月開警而未卽來人遂狙之以至今日今又且狙視之曰賊去未必再來卽來萬不至攻城嗟嗟吾試質二三父老子弟而詰之敢以此區區保不再來來不攻乎吾有以知其不能也萬一賊復來來而攻將何以待之賊初起幾千人爾頃聞至十萬後此脅從未已也浸

卷之三

假而如銅馬赤眉將數十百萬風聞大軍見告矣吾邑表裏河山城堅可據也此是四塞之地不幸賊同此爲狡兎之窟進戰退守從此蠶食高都上黨據太行之脊以窺中原東聯叛將可奈何若果至此聽肉食者謀之今發恤其緯且爲吾維桑目前之計則吾邑一小金湯可守也從來攻城爲兵家最下之策古曾有以數十萬而徒困之斗大堅城之下者未暇縷指但須有守之資有守之具有守之法三物備而人心可恃以無恐守之資奈何錢穀是也守之具奈何

雖所需尚劇而火器最急守之法奈何恩威其切務矣至布置之方則有城守一書可采擇潤色而輕重布之吾嚮者亦以賊易與耳今實有戒心焉見吾邑城守徒是脾睨之間立數輩不畏不懷之衆耳若大敵臨城而此輩不畏我之威肯倜然登陴敵上所愾乎我守此嚮馳之帑無勇之拳旣無物以果其腹鼓其氣而彼無擔石之積日不再食之妻子徒令其不日不夜立於祁寒暑雨之中矢石交下之頃斯須而潰不待吾詞之畢矣旣潰之後身爲魯妻爲妾尚忍

泊水齋文抄卷之二

二

言哉日者白巷諸里子女玉帛以奉賊者無論而斧刃填溝壑者不可數計積三里之物力使先是而語之曰爾損其百一不憚征繕以從事其孰能之寧女子玉帛奉賊盜填溝壑斧刃而此百一決不肯取諸懷而與之則吾之所大不解也然後先倖免者當今日爲亡羊補牢未雨徹土之計令損其百一萬一以儲之物恐仍是三里先日之人心則吾又不禁痛哭流涕矣陳孝廉據其未成之樓周村以一富屋散千金徒據一土陴而賊不得志以去况吾邑百雉

之區乎日者逃難之衆且幾萬米逆騰踊白大司空  
慨然捐谷四百石而米直不騰人無譁者睥睨之衆  
皆欣然相告而曰人心不可以恩結吾不信也大司  
空將有執筆而從其後者自此千古矣刻下願我維  
桑父老子弟縉紳以倡士民城中以倡四境如有中  
人十家之產以上者各籍其名彙集焉爲第其等再  
集諸父老而議之約人所損雖至富而貴者人不過  
其中人之產而三物率然備具可乎不可乎有識者  
試作客難吾將綴類焉吾邑之事原仍以吾邑之人

泊水齋文抄

卷之三

三

爲之邑父母爲民之長不過藉其寵靈假朝廷之威  
福固封疆保赤子耳猶一家然父兄子弟而族屬以  
共爲之乃克有濟今吾邑之人貴者養尊處優次者  
徒是巷議無益於成敗之數盡以所可爲得爲之事  
委重於邑父母邑父母守此懸罄之藏而視民如子  
不肯爲一切苟且權宜之術顧此蕭條散緩之狀徒  
有潸然吾邑二三父老亦當設身而處矣又有言於  
此從來興黃卓魯有十年株守一邑者乎吾邑父母  
將報最矣無論徵書旦夕至卽以巍然子大夫考績

之後俯就一含香之署卽擢而去誰得而議其後我  
父老卽板輅臥轍萬不能借恂卽樂只君子回首并  
州顧此子遺亦不過泣然歌離黍麥秀之章父母子  
弟交無可奈何矣如何如何既告之後縉紳學校大  
宗巨室各約其黨俟既畢仍集諸父老而議所爲三  
物之資決不至強人所難爲非常之原不則吾亦束  
身以聽此劫運焉臨書懇切皇愧之至

與耿尚沃啓

敝土劫運兵火之後荒疫相仍頃復大旱聞平水四

泊水齋文抄

卷之三

四

境亦復如是可奈何收荒無奇策詎有黠饒成金神  
輪鬼運之術但賴父母子民兩心照取上下相恃各  
保無恐昔人有云存心愛物必有所濟豈必有所策  
哉憶客歲敝邑大荒窮鄉鼓噪幾致燎原今日更甚  
乃四境寂然何以故豈真解推而衣食之耶良以現  
在父母誠求保赤此方可恃耳從此再細講振救  
之策上下相安雖死不怨何者以相信也此治生年  
來日擊如此吾輩作令案牘易耳獨是催科一節  
最爲循良所苦况今者羽檄旁午此中亦無謬巧但

惟此督責之時與差役下鄉票檄紛紜之頃無令符  
上下手差役持尺符走閭左得俸可畏居者行者各  
互關通吾輩過聽異施朴責若輩得當遂以力酬之  
飢寒無告速登鬼錄刻下催科定在不免但官長以  
不得已之心行之此心可諒雖猾者不怨也治言作  
令壽長曹丘時有堂邑許繩齋老師諱澄新已每以  
且進上札見示輒推赤相與一札云當日曾謁貴縣王太  
宰跪菴公云公祖爲政寧可柳後打勿打後柳繩齋  
先生曰此仁者之言也我謹識之今舉以相告蓋太  
泊水齋文抄卷之三

五

宰治言外分也此爲政一節細事耳先輩諄諄相告  
可思也率陵縣區心吾少司寇言民實政一書  
殊可讀此公刻刻爲民近日作官言立致問貴多以  
守令起家然多能吏古人有云願爲民臣無爲忠臣  
又有云願爲循吏無爲能吏有哉治言往者作令至  
今思之尚有餘梅曾記丙辰大荒大東人相食他邑  
振鉢錢穀率取給上官百姓先受轉運之苦曹丘倉  
庫所在皆滿差不致祿財以平日區區積穀與實力  
行之耳未敢自詡但念積穀一節有何難事有司率

聊故事一旦飢饉遂至束手可嘆也爲老父母教愛  
見惻怛之誠溢於筆楮故不覺觀縷草野爲罪特在  
慈原

與人書二首

頃來翰追省往者都不可得然不佞歸里將十年矣  
近雖衰耗乃畧知嚮往自恨居三家村裏傍皇腳踣  
無有半箇可共語者昔人禁偽學不佞每向友中言  
求一假道學亦不可得假道學雖不如真草野然彼  
雖作假道學我以真性情聽之我自爲我性命而已

泊水齋文抄卷之三

六

何暇別其爲真假也以此知古今聖賢皆是豪傑爲  
之非豪傑決不能爲聖賢所以孟子云豪傑之士  
雖無文王猶興昔人謂彼得豪傑做不得聖賢此語  
非也或者此言爲無忌憚之人發耳何以識得豪傑  
具有真骨氣真血性者卽豪傑也眼中所見皆餘幾  
之人爾何也以除却首尾此身所餘無幾也執事者  
是真骨氣真血性之豪傑也真可以爲豪傑者也又  
肯交友肯讀書不佞所傍皇腳踣求之而不得者而  
今在水一方矣奈何奈何但輒操議論不能盡同然

異者不能不異同者不得不同何以故如自率其性情皆至真無假骨氣血性之所在不可強也若不佞三家村有如執事交友讀書將北而焉肯交一臂而失之耶掌記垂覽至此當不俟其詞之畢矣門下子弟皆雋爽大非凡舉執事在吳越文章之藪當購佳本所選房書絕佳者再求名師厚其幣資課子弟功名自有分然作一真正讀書人固勝計第倍徒也聲華表馬之中終非我輩安身立命之處即文字丘壑尚且不可況聲華乎信筆潦倒其諒之

泖水齋文抄

卷之三

七

日者在仰屋之時無一刻佳况爲子木嗣辛羅浮丹木嫺契芳評都未作答至今耿耿客秋里中名士蕭然殆盡得報狂喜往者不肖謬於行卷中物色諸嫺契今遂自許有眼物華天寶隱現同自有時山川之靈願言珍重不肖作書生時曾侍太宰疎庵外祖暨晉川司空相陽司馬健齋憲副既是前輩典刑更先大父剛方正直庭教凜然迄至今日仍如提耳前說往矣里中風氣一變不謂邇有惡習恐諸嫺契不見諸君子遂謂諸君合當如此但里中通籍後絕不讀

書晉川先生曾交卓老有所聞後某君子雅喜讀書然習氣未化殊爲可惜四兄聰明絕世得雋後帖括之外無負已靈不止讀書兼求聞道不肖深悔往者之過百身莫贖即日懺悔嗟何及矣兒旋幸附從者後然有豪舉聲華之習望苦用箴砭當世刻雅祖又近來惡習喜求異書只一部五經通鑑中間何所不有政如子瞻山房藏書記所云不可不一體察也不肖老矣無益諸嫺契既以自悔謬効他山臨書淵塞與張深之書

泖水齋文抄

卷之三

八

昔人謂詩春秋國語皆聖賢發憤之所爲而作也不發憤而作者是无病而呻苟如是不特六經雖西廂拜月可傳不朽何也其情真也故三百篇之中間多柔情弄語以此真情流行於往古來今之中雖經聖人之手不肯刪之長兄諸刻如他種是徐文長四聲猿之類備借酒盃而澆磊塊若詞苑春秋則真發憤矣日者不肖編管酒泉無書可讀止覓得易經一部讀之間有同諸生作時義若干首彼中諸生未易言不遇自歌自詠而已不肖讀易長兄作春秋雖不敢

妄自比然其致一也但酒泉萬里天涯所與居強半是侏僂番魯雜種之人今長兄在荏雲之間是山水與區文章淵藪使不佞得請在此雖驚風叩書亦不肯去矣昔陽明先生居夷三載困衡之中遂得大悟紹千古之絕學後龍溪先生更闡明無毫髮遺憾此兩先生皆江左人桐李去此中幾何其流風餘響猶有存者否更有繼其後者否執事其一過而問焉龍綺諸譚之餘半嘆慷慨之後却取五經暨關雎餘姚之書再讀之又問桐李坊刻諸內典三藏都備若得

酒水書文抄

卷之三

九

得費若干金錢靈文具葉亦是佛菩薩悲憫衆生發憤而作如吾輩發憤者若不肯再得如前知非之年盡翻而讀之亦一快事也而今已矣對之徒有太息掌記試問之板果精否內宗鏡錄原一百卷後有刪者亦續有刻否讀佳刻已不覺亂縷至此長兄其幸以教我

### 酒泉寄責聞孔

弟至酒泉卽寓禪室新正儼得一弁宅傍有園可引水種果蔬僅借得史記求漢書不可得若馬角未生

當以次讀南書禮記去留都未可知亦漸有此中樂不思蜀之意百年強半之人雖身罹網罟然此中無恨何所不可擬元夕後向地主以一二隊馳關外臂鷹牽犬幸得黃羊野馬割以佩刀炙用野火生嚼流血良亦快事茗酪佳羌婦能結口獻酥湏以餅餌易之弟嗜此殊勝步兵美醖也

又

家累來詢知老伯母康勝年兄以下悉佳聞二兄尋已霍然有起色弟良慰兒旋屬兩年任提學愛如手

酒水書文抄

卷之三

十

足更相勵勉世講之誼中心藏之兩年任德器是兒輩勝友聞之良喜弟受先帝厚恩涓涓未報聞湖之泣悲悔交橫聖主當陽新政改觀投界孤臣不得沾浩蕩之恩若太平有象弟卽皓首還荒亦復何恨快雪齋五經一部肅然在几遂有終焉之志年兄願言珍重凡有水到渠成意便佳又屬解衣衣我真如挾纊矣

又

年兄華誕敬如來教昨約一切諸往來交際望與沁

涓兒共訂之弟心目都病不能辨此別後蚤夜以思殊無難事患難與病等爾昔人有言若得寒疾五日不汗死矣岳廣霞新寄一書良有味謂子瞻原未嘗學問只是聰明過人遇煩沛流離儘有可觀良是良是

寄石翥雲書

諦觀老親丈剛而達殺而敏才與膽足以濟之真豪傑之士非近日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之人可比自一別時慷慨數語知足以辦朝廷之事辱承翰及狂贊

涓水齋文抄

卷之三

七

附布垂炤主臣一在靜軍務倥傯方寸亂必無濟矣靜生安安生慮一在嚴嚴正以行其愛爾嚴生下威威生干廉然廉止以繩已不可以責人繩已則人服責人則生怨一在誠大將偏裨以下有求于我也甚于我之求彼安危苦樂更相寄也推赤心置人腹中如父子兄弟焉暨士卒罔不皆然更與同甘苦一在重重者何居重以御輕也或帷幄之中或爪牙之士知謀勇傑一可當百得若而人不大聲以色陰厚之朝夕左右忌者罔敢生心焉一在交大中丞大將軍

居彼中久處文武之間無專行已之是降以相從大直若曲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上下翕然可以爲所欲爲矣故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一在慎謂起居飲食也右愚者之言智者采焉能言者未必能行不能行者才與膽限之也執事於兩省有餘裕矣敢以聞于掌記

札孫宅相

頃日力已疲不得讀書爲恨惟易與詩日在案頭近于易稍有入處然易義合者十二三不合者尚十四

涓水齋文抄

卷之三

十二

五始悔從前不善讀書學負理賢爲可惜耳如雷之九五陷於坎中而曰需于酒食困之九二陷於坎中而曰困于酒食其義何居泰九二當泰時而曰包荒蓋包小入也不遠遠者不以小人爲遠而遠之也朋亡者內三陽皆君子且不敢以爲朋而亡其朋也此視後世君子果何如至小畜蓋然有妙理宋之宜仁小畜之至善者也唐之則天君子亦皆爲用如宋廣平璋輩其初二之輩復者乎狄梁公其九五之變如手李敬業其三之脫輻乎當此時既雨既處君子

無如何矣諸如此義抱膝沉思間有得者恨不與伯仲晤對耳若前半日讀易及詩後半日讀司馬鑑更佳古今理事懸合良妙也

家書七首

閱坊刻數篇令人欲嘔文章之壞以至於此氣運爲之可嘆也擬草一疏以開恐招忌姑已之前曾於時藝中丹鉛畧露一班既不忤時尚又於文脉道脉粗有發明爾可克類求之恥甚不能復事鉛槧矣聞又有五經對語一書頗爲少年所喜未讀然謂此書當

泖水齋文抄

卷之三

三

付秦火所謂析言破律象名改作其斯之謂與爾當從本原用功曾讀近人詩一聯云三代以來方有學六經之外並無書大賞之當作聯懸之齋頭也曾與九子譚謂李卓吾四書藝數首可傳說者以爲腐吾豈謂經生製其詞語所謂癡人前說夢不得爾讀之果得之文字之外便有悟頭矣我悔草內吾有知乎哉等篇亦粗有會淺人不解也

近日公餘畧讀書然老矣他書無味體中畧佳則讀五經稍極唯讀內典差於生死之際有少分入頭始

悔前作諸生時止作舉業看殊無毫末關涉頃歷患難榮枯及國家治亂邪正一身生死禍福之際讀之始津津有味恨不得吾父子清夜共譚耳頃讀禮開卷日纔尺許然一二語勝讀諸子書千萬言五經無所不有卽以文字求之後來千變萬化無不從此中出者讀之無甚難以爾分中計之打併精神讀五經一兩年工夫可畢也但要讀之有法耳政與看山水無異所謂佳處領其要也卽此時作舉業便以舉業求之吾雖老矣自揣三月工夫尚能作近日脂粉文

泖水齋文抄

卷之三

四

字但不屑耳噫刻下父母俱存小大無恙光景已佳但日中則昃可奈何一念及此通體汗下只有一法目前只速求一安身立命之處勢煩時如此凄涼時亦只如此任四時寒燠溫涼而一元之氣寂然自在望風夜念之數年以後再無人說此等話矣

關張三哥暨爾近作都有氣候始可與言文所謂氣候者如冬之不得不春夏之不得不秋也若氣候未至連與之言何益政當保此清機無使他日再以風

塵世味汨而薄之也。場後風塵倍宜自愛。朋友攸捫  
捫以威儀其念之。

問墨義閩楚佳者甚夥。中間正變雖殊。然皆發自性  
靈。初不由記問勦襲而來。至用經學。妙無痕跡。盡絕  
徑。創之習。殊用心。實有一部尚未閱完。每閱過不敢  
草率。細加丹鉛。待完日。寄往。意象之外。又頗自得。如  
何耳。看來不從深靜中有獨詣。當時記問。決無售理。  
待寄去後。卽爲所駁。處亦畧微論其意。安在乃有悟  
入耳。剽竊振拾者。入眼便知何可欺也。以其無真氣。

泊水齋文抄 卷之三 五

也。間有偏鋒。而亦蒙賞識者。以有真氣存焉。爾知言  
養氣制義中。亦有此道。淺人不知。

秋音得。王孟楨張去偏。殊得人前。已有書云。近來文  
字政極。則必反之。時絢爛之極。必歸平淡。此理也。然  
也。爾文字太漫。而用學問至清。靈警策。尚用商量。然  
此尚非吃緊第一。在心地潔淨。在證悟文字。不得悟  
頭。讀盡五車。亦復何益。近邸中有四作。已付梨棗。未  
成。此較爾等制義。雖少煅鍊。組織謹嚴之工。然節節  
相生。縱橫變化。出沒之妙。則非爾書生所及。雖畧有

道學氣。乃却無帖括。創徑之習。爾當思其實有所  
見。處此所謂父不得而傳之子也。爾與孫李諸宅相  
無少挫折。況功名尚是外物。何可不作一讀書人。令  
有道者鄙賤乎。書至。遣力相聞。它不能刺刺兒女語  
身出處。自決不能向爾兒女子相商也。

桑林庄之西南舊指云。底柱山也。尚書云。底柱析城  
至於王屋。今王屋屹卓於南。則底柱析城不止想當  
然耳。白門有好事。作底柱草堂記。遂命山人汪竹村  
爲草堂卷子。長丈餘。首以獲澤虎谷爲主。底柱三山

泊水齋文抄 卷之三 其

爲客既復以底柱山之稍遠。曰。門嶮者。曰爲小底柱。  
介於王屋析城之間。上作草堂。又以此爲王屋餘  
爲客黃河遠在千里。內外明滅。於豫州隱現之中。山  
人曰。我當作草木蒙籠。丘壑稠疊。變幻仰稱草  
堂記。今先寄汝。爾於事隙亦連作一長卷子。寄我。  
王正以來。獨居內省。政提望日。向佛菩薩前。作一懺  
悔。疏尚未成大畧。我已六十三歲。向後仍有十年否。  
死期逼近。從前功名富貴田園宅舍。恩愛因緣。再假  
百年。詎有歇手之日。昨讀陽明先生書。語門人曰。工



夫只從真切簡易處做愈真切愈簡易當日不知簡易真切是何等事今垂老之年畧窺一二龍溪先生亦云學問只求日減減得盡便是聖人我從此以往止作此工夫而已再不增添得些子即讀書亦不貪多况其他乎此等說話向爾輩英少政如嚼蠟然亦不可不聞

墓表

明故先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疎菴王公墓表

萬曆甲子七月壬午故太宰陽城王公卒於里第越

泃水齋文抄

卷之三

七

崇禎壬午外孫言始克表其墓時去秉箕之期四十九禩矣與議清肅物情曠恬天下追論故相江陵之烈錄用後裔惟我公戮力三朝爵豋人望古有登極之塚求魏徵之笏而不於我公發蔀擴翳亦清明有待之舉也孟嘉長往淵明勒石彼於外王父僅表其逸情亮節矧我公位極宮孤際日月而司斗杓者哉公諱國光字汝觀別號疎庵世居白巷里高大父聰聰生文文生曷曷生承祖自文以下並贈如公官妣並一品夫人公生時值正德壬申原太夫人有異

兆方四歲太夫人早世繼張太夫人就外塾淵警無年十六補諸生上舍嘉靖乙未選明經癸卯舉北雍甲辰成進士釋褐吳江令葢劇邑也徭賦甲江以南公能其官飲水視星破滯讞剔伏竄溝渠滑繩魁猾至裁漕耗五萬石比戶額誦每條教下吳人點者胆慄弱者乳哺也戊申春聞外艱懸衾去之庚戌冬補儀封令其土瘠公沃之以德時輪蹄踵接力裁厨傳皆蒙詔上官不避公習爲吏數見益鮮壬子秩滿除兵部車駕主事癸丑春改吏部考功歷稽勲員外

泃水齋文抄

卷之三

六

郎文選郎中銓地方消雜政府旁撓奸行其私大嘗往往被譴公劑之以正王戎簡要裴楷清通政府屈焉然幾外調迫公議而留已未進右通政庚申冬予告辛酉秋入朝壬戌夏進大僕卿同寺爲養望待遷公釐舉利弊不傳舍視之尋進順天尹外戚黃璫權閹大俠鬪溢蔽蔽下最難治時都民役煩牛骨立不支公先蘇其困裁無執之征萬二千餘金長安靜謐請托絕而桴鼓息用是聲大起癸亥起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督理西苑農事念積貯國之大命向多隱

耗遂按故籍荆之興華井井有緒乙丑春引疾隆慶  
丁卯冬命填撫河南仍引疾庚午秋拜刑部左侍郎  
辛未進南京刑部尚書亡何改戶部尚書總督倉場  
公故有心計至是益屢屢儲胥甲戌春神祖首有事  
於南郊錫宴尋手書正己率屬賜之丙子春予告賜  
鈔幣丁丑冬召拜吏部尚書江陵好爲名高自負伊  
且之望虛已任人公首拔淹滯已上八事采實政禁  
殺謁別繁簡議調處恤罪官停加納貢有司重補官  
俱有闕國是尤注意守令方鎮所推薦賢士大夫士

泖水齋文抄

卷之三

元

虛月上益明聖啓事所入可可否不待補贖度幾  
都俞盛際哉已卯冬秩滿進太子太保庚辰二月陞  
耕籍三月從謁陵辛巳春從四武壬申秋進光祿大  
夫地贈四代如其官進宴賚服幣之賜不勝書益上  
之倚毗公有加焉江陵捐館舍一二私人不自堅喻  
諭訛訛莫知所附楚人大司空曾省吾親代公於是  
御史楊寅秋謂公私王謙以吏部主事諫蓋蒲州張  
文毅公中表戚意傾蒲州欲兩去之大璫焉保竊權  
先罷公去後朝議如奕或薰或蕩有賢仁倭久之而

始定人或求多於公今觀江陵疾甚上問後事所薦  
尚書潘晟梁夢龍等而不及公又見忌焉瑞是不可  
得公之概哉還里之日閩門養威重引體過峻庭可  
羅雀魏其之客俱散旋中蜚語承叔之毀亡諱遂加  
汚蟻嗟乎人實爲之公乎何尤推其引分若居川觀  
平泉之石時醉屢道之園長吟而至性過人若張太  
夫人之喪猶孺子泣也謝政十二年乃卒年八十五  
歲元配張贈一品夫人繼張封如之子女嫁娶俱仕  
族詳志狀中所著書有司農草司銓草率意稿行世

泖水齋文抄

卷之三

三

公長身魁碩飲啜兼數人壯歲立朝循資平進歷  
聲績承陵之季太阿之柄莫測奉職循理亡纖芥之  
嫌昭陵以公遺冲聖統鈞之任十年間四易卿公最  
久典銓五載百官洗心懸慮食鰥屏跡大法小廉  
誰力也往者慨嘗江陵夫江陵救時相諸大臣協衷  
畢智其誰曰不然卽一二黨人在楚不在晉若比而  
同之是執朝之人而罪之也嘗按先朝憲宰姚文敏  
尹恭簡俱蒙橫口恭簡去國亦如我公及時移事定  
指屈名頌並未之或遺也吾晉家宰王恭襄謫視公

重喬莊簡楊襄毅身名雖完白簡亦不少幸禮貌未  
衰公不幸銜誣畢世箕裘戡翼又知舊淪沒晚進寡  
昧遂使陳賈易暱郵典鮮聞於身後牛李互隙明詔  
不見其南還諒公無慚於九原而質之故實衆之陽  
秋自不能不爲國家惜也謹著其大誼樹之墜道願  
成宅相情悲幼婦之詞求爲良臣事感陪碑之痛今  
董陵下馬尚思聽履於星辰漢柏祭天猶將指斗於  
喉舌則言之弊臆用珉大豈一人之私乎哉追往勸  
來式靈遺哀實自今伊始矣

洎水齋文抄

卷之三

三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兵部尚書秦贊機務

陽衛公配夫人楊氏合葬墓誌銘

蓋今年癸酉春二月廿一日大司馬楊陽衛公以年  
八十四卒於正寢云公以隆慶庚午舉於鄉越七歲  
萬曆丁丑言始生言東髮時侍大父田南公即知公  
有道君子也言既釋褐始束帶見公於里第公曰我  
昔成進士即從田南先生遊先生曰無近名無由徑  
至今佩其言不肖言聞之凜然如聞先王父庭訓也  
後庚午言蒙恩歸里公以病謝客言以國之老成不

可不一見強而後得一揖於庭時家國多故公念之  
良深比既卒公之嗣廷憲廷亮以大司空省菴先生  
狀乞銘於不肖言言尚風敬公不可以辭按狀公諱  
一鳳字伯瑞別號桐陽其先自高平赤上坡遷陽城  
世隱於農曾祖繼高始以文辭隸學宮繼高生雷雷  
生娶是爲公父皆以公貴贈南京兵部尚書祖妣程  
氏母路氏贈夫人公爲諸生靜默若處子從贈公之  
長安時歸山栗公親周爲民部郎一見目公爲國器  
庚午舉山西鄉試庚辰賜進士出身觀禮部政癸未

洎水齋文抄

卷之三

三

授刑部主事往子大夫居比部其高者賦詩讀書不  
則諸曹時相過從飲酒諸所剖決率受成於吏吏緣  
爲市上下手苛誦它比部則曰撫之則深故不同公  
獨取律例沉酣枕藉手自爲爰書奏當廷尉無以難  
丙戌遷員外郎會內計大司寇潘公季嗣深器重公  
曰諸曹郎頗有遺議衛君鱗然無可指此國士也戊  
子遷郎中山陰金亭朱公慶二家宰求紹興守於潘  
大司寇曰無如衛君者之郡纔四日以路夫人憂扶  
輿去哀毀踰禮辛卯補青州守青沃郡先是州邑雜

運錢穀率會計於郡郡以時出納緣低昂之與什一  
二浮羨公但檄各邑發所在郡但一更其移請政簡  
而肅嚴而惇大時直指某有所不快於公謂其事欲  
中傷焉姚江孫月峯公鎮爲東撫知之語諸司曰衛  
青州有不可及者三初筮仕卽以仇直聞守吾郡席  
尚未暖而與人頌之不衰至今日止飲青州一勺水  
爾其安能爲卒不能中公甲午遷關中憲副僦兵罷  
昌佐撫臣籌畫邊事以提聞詔賜齋嘉獎時贈公疾  
公疏歸養焉丁酉居贈公喪庚子服闋東人士復求  
鮑本齊文抄卷之三

重

公僦兵青州大司空劉莊靖公東星時治河河方多  
事特疏以請復改公治河河決黃家諸口不減宜房  
之役歲且大飢米值騰躍役甚夥米既踊所獲直度  
未足支日夕恐且烏獸散究西某憂曰役不足無以  
浹河米不賤無以集役計非減價平糴不可公曰是  
速其責也但預給諸役廩姑陽昂其直米且至至將  
自減已而商販雲集果如公言治河一年所大畧因  
勢利導之工既竣曾少司空巡行治所曰治河如治  
兵劉公可謂知人癸卯遷左叅政復移道青州青士

民如嬰兒再見慈母也公再以前二千石諸政輕重  
布之時大稜公率其郡如富鄭公守青州時衛藩諸  
宗益因甚遷道號呼有司計屈公曰第以各宗祿所  
應得時給之不則稍預給焉亦何必溢額外乎不費  
而諸宗大悅公行所無事率此類丙午擢應天府丞  
妖民劉天緒倡亂謀臣測力爲消弭留都以太辛亥  
秋以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鄖控三省盜賊出沒會  
秦寇數萬嘯聚山林房竹之境騷然見告公曰勿憂  
此與漢池之弄何異事一徹曉盡驅之

請

鮑本齊文抄卷之三  
馳諭之諸寇望風解散去鄖地瘠舊撫經費率捐兵  
餉代之公曰一旦呼庚癸借此爲脫巾者之口實何  
詞以對但刻意節蓄去補前耗且七十有奇甲寅  
晉南少司馬金陵朱蘭嶠公之舊見之笑曰我固知  
公南矣丁巳自陳乞休詔不許戊午晉南大司寇已  
未再乞休又不許公居司寇仍如前在郎署時又知  
司屬行提之弊被逮者人率破其家公禁之著爲法  
庚申秋改南大司馬奏贊機務疏辭奉旨卿清望宏  
猷勞績久著留樞重任特茲簡畀宜遵新命不准辭

先是南兵驟至焚毀兵垣當事者不敢問公廉其彪率置之法軍伍肅然無何具疏乞骸奉旨卿才猷敏練精力未衰方倚任留樞何得以病請不准辭遂再上復溫旨慰留三上始准回籍調理公歸杜門無事丁丑春魏瑞川事建祠之事起縣持募籍要公公就然曰吾解組時正爲今日經守地乃今改絃於末路乎力拒之居林下十有三載一日夢之東國旌旗甚盛覺曰吾將逝矣青齊我鄉鄉意者魂魄猶依彼乎公既以清正樸方爲鄉國典型乃夫人楊氏自南

南水齋文抄 卷之三

三

靜仰佐君子自居約以至四貴六十餘年一日也公四十未舉子爲公置側室兩子四女出諸姬無異所生問閨之間未嘗一見聲色溫惠而莊靖諸姬仰其色既有萬草樛木之風肅肅宵征無有怨者不惟是以公積穠之妻僅少一歲身膺累命乃必敬必戒仍如少婦在中饋無攸遂也衣必再澣食無兼味卽年八十高矣公食必先嘗之所撫四女謹擇諸達掖之子遵公命唯謹無須名門巨族簪珥裳服僅如禮無奇巧珠貝諸女亦化而安之壺範肅然不信巫鬼諸

婦女以方術筭卜難流皆無得闢入其門終夫人之世未嘗聞乘軒一御宴會且未開頻至諸女家夫人故楊貞肅公五世女孫豈其靜淑世篤之耶卽其侄楊且貧甚無私惠也言不踰閭足不踰閭有夫人之體卽古女誠所稱焉以加焉不貪不妬不奢可以風矣乃以今年三月初七日以公歿哀痛不食而逝去公卒止旬有五日耳公生於嘉靖二十九年六月初六日夫人生於次年十月初七日壽八十三歲亦異矣側室李氏郭氏張氏陳氏子二廷憲舉人娶唐縣

南水齋文抄 卷之三

三

知縣白所學女廷亮恩生娶常州府同知王桂女俱李孺人出女四一適原生國士衛一適庠生陳鴻範一適庠生吳俊偉一適庠生白眉恒適陳者張孺人出餘俱陳孺人出孫二振輝聘太學士田養和女振美聘舉人白眉謙女俱廷亮出孫女三一適庠生成惠人廷憲出一許字其鄉縣知縣石鳳臺子石博一幼俱廷亮出將以嘉平二十六日合葬於邑之北崗其贈卹易名之典有待也張懷言曰語云事其大夫之賢者又云出則事公卿言諸生時竊疑之謬謂人

而賢盡可事也奚必公卿大夫乎比從子大夫後獲  
交荐紳先生私竊求天下長者又得以里中子侍衛  
大司馬而後深有味乎其言之也天地淳龐敦厚之  
氣雖當世之末流必有碩人君子以留之不盡絕於  
宇宙之間以余耳目所睹記如大司馬天下長者也  
公質重少文寡言笑然足非之際斬然不可奪簡易  
廉靜而傲傲有不可犯之色醇謹閑與比不肯自露  
其智畧老練而習於國事政體更辨於故實居平無  
所臧否每見所許騰推與皆海內模範方正之君子

泊水齋文抄

卷之三

三

往者門戶之禍不減漢唐之季始於君子好名小人  
借交羣朋曹比究歸於權利而國家不得其毛髮之  
益至逆璫而禍始烈公獨超然於時流之外其時東  
西黨人皆無所名公余起家東國見東士人稱公守  
青州狀云憲副楊建齋公植為益都令並公為二千  
石清正罔有二憲副介而太執公於人情政體豁然  
也守青三年所未嘗微取州邑贖銀一錢此在公為  
小節然余習今為監司御史臺及直拍使者微郡邑  
如索諸寄稍賢者猶飾名境外束脩之交不肯者且

以為裴又御史持斧至嚴倨也猶記衣繡者巡郡國  
不敢以一字起居其父母今且苞苴絡繹其家以為  
常郡邑無所名其贖更它為名勒索其守若令已而  
虞且為口實悉去其籍然實不可問守令姑以啓事  
償之此視公何如哉曰斤斤小節乎孫太宰公不陽  
正人也嘗語人曰天下清品有二衛蓋指公與淇竹  
衛公太宰承芳也公守青治聲籍甚擬擢光祿尚寶  
公時稍稍為道地可立躋卿貳介然不屑也比翔翔  
滿泉積資隨牒纔得留都為少京兆六載不調此亦

泊水齋文抄

卷之三

三

質廉之大效明驗矣歷二品俸將三年許業整廢  
續矣卒不少待拂衣去出處之際皎然明白賢家  
室屏姬妾門無車馬入其庭一二稚僮老若隨從  
侍其側几案帷牀蕭然無近者高義溢巧之飾至聆  
其論率布帛菽粟之語余嘗謂侍君子無論不能及  
聲華耳目之好即文章丘壑亦廢然不能出諸口則  
公之樸直敦厚有以奪之也頃士大夫躬市販之行  
未作賈貸持籌貯積區區規田舍術取智獲甚且漁  
奪刀狙之桀黠奴縱恣擊斷維桑以日里中健兒規

指伺藐諸遺娶僞文曰借率按文而籍其有奴欺其  
亡主之息媚售其翁所遺甲冑乙之產轉相倣倣  
紳暨子弟公姓母妻家及其倚率祖此輩以規利牟  
奪田廬郡邑不問又卒殯居間奪郡邑之權大司馬  
有一於是乎公多質少文又內行淳修有先民之風  
可謂篤行君子矣言既叙次其譜世更爲銘銘曰  
天篤碩德以留元氣我表耆舊爰詠晚季天人相與  
交用持世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明山西太原府代州崞縣儒學訓導見菴白公

海本齋文抄

卷之三

三

墓誌銘

往丙午春言從邑大夫試得於風簷之下讀白公廷  
微春容簡練之文且吉祥善事之氣見於面相顧謂  
友人曰異哉此出而已報舉子矣即孝廉君伯益所  
謙也今孝廉且壯其文若詩暨行已言甚敬而樂道  
之乃以伯兄季文所爲狀求爲公誌謹按狀公諱所  
蘊字廷微別號見菴先世自陝之青澗徙邑化源里  
付祖文學公子富祖道以孫大司空省菴公貴贈戶  
部侍郎道生據史公銘是爲公父母原氏公少溫醇

謹飭九歲從大司空公授易端坐佔得不少息壬午  
補諸生時司空公登第秉銓衡公恂恂若處子不矜  
門闕深自韜晦丁酉澹如劉公爲邑令長久乃物色  
之曰何相遇之晚也未幾督學誌寰陳公蓮舉周公  
茂槐王公每視學皆以公冠多士辛酉春以既稟積  
資薦於廷時從兄大學令從弟孝廉皆後先舉賢書  
而公僅以明經起家命也丁卯春公將謁選人曰吾  
以廣文衛了時首足矣安能借青槐爲終南之徑及  
選得崞縣訓堅意不赴時伯益甫弱冠將試於鄉大

海本齋文抄

卷之三

三

司空再四趣其行謂崞既孔邇會城又將於  
以爲期未晚也無何伯益果舉高而公欣然謂  
伯益作詩紀其事有佳爲貧而往其西伯則還之句  
句既清媚且又仰承公志歸日與大司空公泊知契  
訂香山洛下之盟暇則課讀簡勘平生往往作小楷  
盈笈率身心要語寒無爐暑無扇自若也優游者且  
十餘載客歲忽染微病笑語如恒時秋始劇伯益進  
湯藥去之曰七十老人尚復何求忽中夜呼燈命  
伯益曰吾茲者逝矣且誡之曰勿陽爲善陰爲惡遂

絕口不及他語可謂脫然於生死之際矣公貌頽偉  
隆重孝友出天性當祿史公病徒步迎醫足爲重爾  
或云糞可診疾數背糞糞果甘乃驚泣幾絕原籍人  
止一女既歸於陳而天橋人思之病病且革公哀毀  
骨立祿史公兄弟七人贈司徒公有子四而公爲孤  
子餘無所出所遺貨產且贖盡讓諸從兄弟公即以  
孤故不得嗣獨不當沾什一二耶與諸兄弟聚敬而  
溫文日淳凜惟恐獲罪歲時伏臘燕祀往來之禮勉  
強步諸後不以諸生自菲薄亦不爲是昆蟲

涪水齋文集

卷之三

三

等大司空兄弟相繼貴顯公食舊德不敢執咫尺卒  
用勤儉力田區宅僅牧之盛埒於大司空兄弟而庶  
讓聲且益騰起大司空雖與公師弟雅相器重親愛  
踰諸同胞長公唐縣令諒直不阿獨與公怡怡如也  
與人交既無崖岸亦不作艱深酒酣亢爽誦心曲如  
重門洞開而識力局量嶽嶽超人意表往往會同季文  
下第宿陽阿逆旅夜寇且至諸僕舍卒奔竄公正襟  
危坐自若少頃寇遁去季文問故公曰百人而幾數  
青衿乎季文深服其膽識眼飢已貢三簋婚喪仰給

如取諸寄適者兵需告匱佐以三十萬錢視諸縉紳  
有加危掠遠郡良家女中道棄去公募健力不遠千  
里詢若親屬娶候糧歸之邑中郵垠野嫗無不噴噴  
頌曰見菴白先生者少以德行受旌學宮晚舉鄉飲  
僅一再出便謝已至嗟無幾時去之日多士不忍舍  
祖道百里信宿而後返非誠心質行沁入其心骨區  
區却修職工愛折遂致是乎公直而和詳而坦澗而  
不折慈而不廢庶幾古之明德君子矣公既歿伯益  
又出公笈中書示其兄季文云學聖賢工夫長細不

涪水齋文集

卷之三

三

可以偶合得誘使自謂已盡悔少壯不學囿於流俗  
今向平之願粗畢少游之志不乖正宜修身補過累  
德貽謀老矣且奈何其季華爲善老而不息如此生  
嘉靖癸亥八月十八日卒崇禎甲戌後八月初五日  
年七十有二元配喬氏柔靜孝謹生嘉靖癸亥十一  
月十五日卒萬曆辛巳六月十二日年一十有九繼  
田氏溫惠明淑總內政不爽節度前後爲先生揮毫  
咸相得如姊妹保訓諸子無異屬離生嘉靖丙寅十  
一月廿二日卒萬曆丙辰十月十二日年五十有一



側室成氏恭順勤正諸子女悉出焉生萬曆乙亥十月初七日卒萬曆乙卯正月初八日年四十有一又張又成子二所謙仰伯益中天啓丁卯山西鄉試娶郡丞王公桂女所恒庠生前公四年卒娶大司馬衛公一以女女二一適吳俊賢一適楊咸簡俱庠生適楊者前公十有一年卒孫三方鴻聘俊賢女方穀木聘謙出方熙聘庠生賈一默女恒出孫女四一許字

一許字思生衛廷亮子振美即大司馬公孫謙出一許字庠生崔興鉉子洪初一許字庠生崔興新

渭水齋文抄

卷之三

三

子澤初恒出將以今年三月之吉葬於縣西水磨頭之北原謹按狀序次如右狀公者公之猶子長洲居府昌唐縣長發菴公長子也張慎言曰余嘗者攻制舉義始受乎其難之益制義靜業也難則否實搜泛覽猶恐旁溢況治家人生產米鹽靡密問難疏牝杜之數復攻苦下帷與諸子劇心鏤肝爭鬪之長難矣語又有之何知仁義已鄰其利者爲有德果爾則仁義與富貴相譽也乃至於是乎有人於此孝友嫺睦鄉里頌義無窮不惟是俯仰賴之閭里族黨沾

河之潤若驕驀霍不厭精機歌聲振金石卽三黨無賴焉則何益之與有白公視余年十歲以長爲博士弟子至艾而耆耆而老最終其居平且悉公少時纔中人之產餘大之田僅足朝夕間從子錢家貸息什二三撫其母而行稍美又復以他故廢其居已又復貧貧而積虛靡而廢者至再四卒以其誠壹傷化阜通修業而息之比年五十時累致千金一易再易之田論井若此者其人復能操觚爲雋永淡簡之文與豪傑爭一日耶往者不具論大司農陳公正甫爲學

渭水齋文抄

卷之三

三

使者公毅然冠多士余謬爲貂續余素安傲岸不能爲人下乃於廷徵心安之周公蓮峯爲南國冠冕視學上黨時屈廷徵次不肯言則深愧棟批矣言無足比數楊給事若李兩才十倍言王公大京兆茂槐江左人倫其時月旦季兩及公如長慶大曆之間元白王楊矣異哉余聞公經濟其家至穉穉委遺而牧賈刺春饌薪藁躬自料理復何道而又攻制舉義至今二三少年廢廢食求之不能與並驅建漢澤之前予何居乎積貯則業荒於嬉挾策讀書又有亡羊之患

才不足耳又公以中人之產餘夫之田不三十年累致千金田千畝僮僕指累百羊牛角蹄千與大司空伯仲方幅南遇然試問邑人士果廷徵與倚睥睨鄉黨榮居閭里間奪邑大夫之權受獻遺如近者諸君子卽舊廷徵者不能何其隙指半詞擁累千金咄咄田積三十年未聞甲中健兒要人子有反唇心非者又豈聞廷徵至於子錢錢田宅細故見聲色一至僂之室耶且孝友嫺睦之聲自從兄伯仲暨閭黨無以異乃知爲仁不富者虛語耳詩書仁義非譽人之物

泃水齋文抄

卷之三

墓誌

於廷徵益信之矣由今論之桑孔之心計佐武帝遂爲罪人而太公管夷吾率以其道表東海至今讀周禮其靡細密察率皆出赤烏凡几者之手家與國其道一也吾感廷徵因極言之乃復爲之銘銘曰倚與君德篤敦辭子復有子以莫不令吾聞君子爲善不求其報天之報善人也未必盡信乃獨於君袍落嚮應今之君子卽不信吾言胡不於君姑一取正耶

明奉直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廷芝張公暨配

宜人單氏石氏合葬墓誌銘

余友廷芝張公今將與宜人合葬猶子統中與嗣子擇中卽持公門人石君翥雲狀乞銘於不肖言者雲名鳳臺乙丑進士卽廷芝於總角時期以今日翥雲無以報知已乃揮涕而爲公狀者也狀云臺念先師往矣一日千秋言之淚與筆俱安忍狀然亦安忍不狀謹搜家乘泰以聞見撮要而狀之公諱志芳字廷芝號聞寰其先高平赤土坡人後徙陽城通濟里遂占籍焉曾祖鳳祖守卽父贊以公貴贈奉政大夫戶

泃水齋文抄

卷之三

墓誌

部江西司郎中母喬氏封太宜人以降慶戊辰四月初四日實生公當東髮時簡靜如成人乙酉歲補博士弟子辛卯舉於鄉益恂恂如處子遭公喪哀毀骨立讀禮三年不居於內侍喬太宜人歿七書後不解衣教其弟同芳友而嚴雖後爲諸生既冠事其兄無異事贈公也兄弟終身不析箸公既守官廉後先所積俸率付同芳苟無長物凡七上春官不報後以贈公既先背太宜人春秋高始以癸丑授山東陽信縣知縣留石宜人侍太宜人止舊蒼頭二三輩單騎

之任邑大飢人相食時奉功令爲煎政他邑故事爾  
公曰昔云救荒無奇策然亦安所事奇傾力行何如  
耳家櫛而戶比之無漏無目不落胥吏手次其等依  
飢者所居遠近爲粥所以其等所次高下老稚某宜  
粥某宜賑又資之日卽爲賑既果其腹又實而歸蓋  
不資而哺以粥則不能得飢者之狀與其甚與否亦  
因以不得定其哀益多寡之數資而不兼以賑官與  
執事者既苦日且不足而飢者守候奔走匍匐不能  
前且甚者踞於道故資一而賑三之或又增損焉一

泊水齋文抄

卷之三

七

以飢者之遠近甚否爲則必躬必親期以月無虛日  
出其不意而資所之執事與飢者皆若各有一官長  
親資而賑之也公既自定其功令與邑里中父老人  
士垂涕勸勉之時蓋有四十版又有慈幼流移三版  
之名後先所全活無算常事者廉其狀檄所在郡邑  
皆以公爲故事嗣歲稍獲徙者復業更爲買牛給種  
去之日恐胥吏爲奸利復按簿資償貧民遂悉與其  
領然百姓不知也丙辰舉卓異登薦劾九二十二歷  
俸五年所時歷城令張君翼明知公治狀與其成銓

部王君三善曰張陽信古循吏無兩張故宿州人王  
君亦有田在宿且密邇永城迫欲得公爲守逮奪公  
除宿州知州陽信父老赴闕保留不報比行泣送百  
里外爲所全活者攀留不忍舍爲建生祠豐碑爛焉  
旣歸行李蕭然止布衣衾圖書一肩而已鹽使者張  
公濬補其第曰天下清廉第一張公梁陵人孔邇陽  
信心折公久矣任宿州未久風有積蠹驛傳爲累騰  
革一清丁太宜人親歸饋禮亦三年不居於內本嘗  
見商服闋補徐州殊惡時中外多故人懷疑懼公經

泊水齋文抄

卷之三

八

理再築之典大役而民不知不越月旣高且堅至今  
重金湯焉御史張君文熙先是爲東阿令亦稔公陽  
信治行爲天下第一與其里舍部郎曹君思誠亦迫  
欲得公爲郡仍如前者之求公爲宿州也遂改知景  
州滄州父老亦赴闕保留不報兩郡地旣接壤時送  
者迎者歌者泣者肩摩踵接悲喜異狀可圖可歌矣  
景常東土蓮妖之變愚民蠢動公單騎曉憚禍福旣  
歸田亦爲買牛給種又歸者方反側不自安挾詐爲  
苦爲厲其禁景賴以安景故孔道驛傳之苦更劇於

宿乃自爲募買既綜覈有畧而精力智計能終始之  
景之民不復苦傳遞矣請如申保甲練鄉兵除羨耗  
施藥餌仍如前治陽信時兼有妖民之亂咄嗟定之  
三年獨居仍止二三蒼頭供朝夕不携妻子如前五  
年作令也一日候消使者舟次失足墮水倉卒救之  
比登舟解易裳服中外率布衣無尺寸帛着體使者  
嘆曰果清正人也特疏表異之丙寅陞戶部江西司  
員外士民復立祠取所行實政繪壁蓋欲後來者踵  
而行之耳奉命署太倉纔兩月積餘米一千七百石

泃水齋文抄

卷之三

五

奏聞欽賞銀三十兩消二瓶賜宴旌異陞本部郎中  
差督天津餉務親視糧量左右不得因緣爲弄軍  
戴之疏薦恩賜銀十兩成展管倉憲仍爲津門餉務  
使者時官以新設一切費無所出往遂爲苟且之政  
投民船者納銀二十兩船戶更名亦如之由津至淮  
道既遠主者及有司奉行巧爲色目歲入凡若干遂  
爲例公悉行裁革今上卽位以軍需孔亟募民船數  
百艘督淮楊諸郡造官船數百艘子來恐後不至如  
往者恐而遁且百計詭避焉兩運賴之則公清而嚴

裁革之明效也至解官船戶停泊回空暨甘結印批  
肅絕往者需索守候文移稽留之苦由淮達海口碑  
載道時解官旗甲以風浪失船錢糧掛欠稍比繫獄  
嚴需海署公多方矜釋且解推之此輩積習亦感欲  
泣公以司徒督監司執掌津門凡五六年於茲矣積  
勞成病遂以五月卒於官舍軍民聞訃老稚垂涕如  
喪考妣各以白布括髮如袒免焉不能者則紙爲之  
哀號數日軍民及長年爲建祠豎碑卒未探花夏公  
曰卿爲文紀其事後津撫賀公世壽復以公勞績奏

泃水齋文抄

卷之三

單

聞得與健郎方待部覆也吁公可謂聞道伊行之君  
子矣既孝友至性輔以忠敬溫文鄉黨宗族異同  
言今上二年用御史言令各省直郡邑咸舉博學方  
正之人於學宮設帳講說助宣政教不論在朝在野  
惟其人邑諸生謂非公不可合詞舉於當事者其異  
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孝子還行忠臣之事可謂不  
愧矣語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公止一子以中道祖  
雖聖人不能綿伯魚之簪然而天之報施善人何如  
哉公卒於崇禎五年五月十八日距生之日享年六

十有四初娶畢氏蚤卒贈宜人繼石氏封宜人子一  
會中庠生娶廖生王兆民女俱蚤卒女一適原生孫  
如瑜孫女二一適庠生王恪一聘賈允并會中女嗣  
子擇中即公胞弟同芳之次子娶庠生白眉大女今  
於五月十七日合葬於贈公之次云張慎言曰余嘗  
尚論古之人無論品之大小皆有本末可論屹然有  
以自持於世非苟爲俯仰浮沉而已昔子貢問今從  
政者意其人決非今日富貴利達徒攫取高官大位  
而止果如是何至仰扣於夫子乎然夫子鄙之尚不

泊水齋文抄

卷之三

聖

得比於經經之小人況至今日所稱爲富貴利達者  
方自號爲通人達士嗚呼經爲拘儒小夫所不屑道  
而豈知反出其下且不得比於鄉黨自好者而況信  
果之士乎則士所重可知矣余既通籍以來所交士  
大夫有本末可論介然有以自命而不愧殆吾友廷  
芝其人矣自爲孝廉時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假  
之室居父母之喪三年不入於內未嘗見齒與其弟  
同居終其身積升斗之俸皆付其弟五年作令三年  
作守不携妻子止二三僮僕供朝夕羹炊夫人而能

之乎噫此狷士也然後先守令治狀海內士大夫所  
共見聞卓然爲天下第一陽信大稷景州值妖民之  
亂津門重地應變解紛九轉機發狷果足以盡廷芝  
乎士大夫一行作吏多受知己之利而廷芝獨受知  
己之累當陽信報最時余居邸中主者業有成議以  
報廷芝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而迫欲得此循吏選  
每廷芝爲宿州然人亦無奈彼何曰是匪妬也固同  
此縑衣耳迨再除滄州固無事之地也景政妖民爲  
祟又爲知己者奪而之景州積司徒之俸安往而不

泊水齋文抄

卷之三

聖

能憲臬又以知者遽置津門盤根錯節之中然廷芝  
不如此則人不過目之曰此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經  
經信果者耳亦豈知吾友廷芝爲用世之士耶噫廷  
芝死矣其子先廷芝而夭造物不可問矣然今古悠  
悠絕一廷芝之世亦無足以問造物吾獨怪今之從  
政者皆鄙夫不可與事君而造物若偏寵異之何居  
乎覆載大矣龍此鄙夫亦無足問吾又獨恐後之學  
士大夫曰狷而清者無後輩爲無恥盡如今之從政  
者上欺君父下欺族黨又不干造物之責何苦而步

趙廷芝則世道人心之慮不得不以此介介於造物耳夫楊墨者流皆古所稱修士孟子以為其道可至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而況今之貪鄙無恥者耶吾誌吾友安得不三致意垂涕而言之至於斯也或曰張子之仕也可謂獲上信友矣然今之巧宦豈少獲上信友者哉吾謂悅則有之信則未也張子可信者行己有恥爾噫此張子之本末也銘曰

獨者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今之名為有為者多矣然有所不為舍子其誰表子之幽以繫我思泊水齋文抄卷之三

可作吾誰與歸噫

明故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述文王公墓誌

銘

皇帝既卽位明年用御史牛紳玄言卽日下所司起原御史王允成為四川道監察御史紳玄疏云熹宗御宇逆璫魏忠賢客氏表裏為奸熹宗幾不自保我皇上以孑然之身寄婦寺之手其勢誠危滿朝懾於逆焰相視莫敢言允成獨能慮遠防微堅先帝友于之愛折奸究窺伺之謀究能保護聖躬入承大統則

允成功在宗社不小因犯逆鋒重遭貶斥新際孤忠從優起用上覽奏惻然改容因下科簡原奏以聞其疏曰竊聞皇五弟之母亦已卽世則雖什託得人而飲食之節出入之防能無萬一之不周乎唐棣之華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手足之重也如此陛下於皇五弟天性之愛無解於心凡所為保護之者亦當更加倍至豐枝強幹足當窺竊之奸此深根固蒂之道也允成此疏豈忍逆計國家之大故為後日微龍之地乎且曰璫枝強幹足當窺竊方起草時客

泊水齋文抄卷之三

銘

魏之新如草木勾萌尚未甲標允成之及此也何居且疏又曰慎內言杜妄落指及婦寺魏忠賢已無何乙丑丙寅之間受夫人手殆哉允成之識滿矣於是起庶無慮日獨於君若或尼之君則寵嫉惡感是書者思者斯正將中分焉在留臺時章且按蹙北諸君承齊望風耳然奸人亦稍稍側目計無中之書即某以父中考功法謬謂君王南計且有喉之書疏既上南北交章為君理坐某以撓亂察典之法未幾魏忠賢勢益張矯旨用事羣小聚族而謀曰可藉而用也嗣

是水火分門左右各祖要人既快意思嘗願使羣小羣小亦謂富貴可取諸寄如倪文煥勅周公順昌爲魏公大中託孤梁夢環媚客氏指及中宮以罪法中何公士晉寶以何在垣力主挺擊之議異何者力能喉梁使爲之請如此類未易更僕收諸君子駢首就逮死於獄者凡若而人鬼薪城且姑謂未減如連文等爲世所指名既喉某等論劾矯旨欲籍其家尚謂君等無死法異日可藉口實擬以國法中之繫國土與快所欲爲要典之議起矣凡三家君留臺疏皆及

清本齋文抄

卷之三

聖

之男子張差狼突大內狙擊青宮具議蜂起忠憤之士欲竟其獄私之者曰此瘋也差一癡人耳烏知九閣之內有宦者龐保劉成乎君謂窮獄者維君臣之大義主癡者保父子之至情然君等主癡其心公私之者途徑他出矣問湖再泣熹宗在邸李選侍居然乾清擬移噓爲禮也時諸言者但倡言移宮爾門以內言者烏得而問之羣閹利其有移項微聞造次羣小遽以夙嫌藉端煽動舉朝愕然君謂未登極以前禮當避乾清而移噓爲既登極以後情當安選侍而

存轡履中外得君議翕如也光宗大漸法不當噓補進紅丸者以庸醫之罪罪之足矣微者方持他議時既辱賞齋更予告以歸羣議囂然達邇中外揣摩憤恚君謂無生他議啓後世之疑薄罪紅丸重君父之事諸如此持論何如乎時言待罪班行值大宗伯持議嚴欲追論三事坐當事者以法言以冲主在御二聖大故方新不宜興此大獄又謂秩宗公正發憤重忤其意時方下廷議言謬草疏以聞大畧與君前論無甚低昂時論亦誤謂言疏近是要典議既堅臺垣

清本齋文抄

卷之三

吳

承望風旨從史良亟收諸臣分曹編纂後先諸疏太史字櫛而句比之斷章爰比鍛鍊周內期當要人之意而止述文諸君皆與焉言亦頗各諸君後時詞林有藉微罪而去者有濡毫仰日而太息者亦有願効鉛槧而區區得一當者書成冠以聖諭告九廟賜宴秩宗賞齋白金文綺進級各有差中未易縷指當先巧迎則以楊公漣左公光斗爲旉推諸人而納其中楊公漣曾疏二十四罪逆璫切齒餘則引繩批根率傳會此義其大指也復遣官頒郡國且謀再噓言

者指要典請臣罪綬騎四出時吳門以達周公順昌  
故民鼓噪殺綬騎沉諸河都城西南隅災教里外屋  
瓦皆飛頽垣墻壁震壓男女死者以千數瑞意甚惡  
之羣小亦有戒心君等遂幸免止一意下所司令以  
賊敗爲弔靡自榮矣言既成酒泉郡守蜀人某持啓  
甚急使者日幾輩至守欲索賂不貲時郡縣諸大夫  
皆中言道路以目無敢居其間君坐是憤懣且病戊  
辰春逆瑞礫羣小京伏日從吏要典者負芒刺不自  
得私念中所載愛書則出許顯純手羣小所矜屬大  
泊水齋文抄 卷之三 署

章巨論同升簡端則崔呈秀也崔許既好尚方諸臣  
刷二豎後意殊踴躍遂疏曰要典當刪又某曰宜更  
修之太史倪公元潞以當日分曹秉筆之臣良迫於  
不得已其仰百太息可念也爲諸君子民苦兼亦令  
羣小自安抗疏曰焚之便得旨連付於燒通又有哭  
要典者時列各要典如述文等自謂是非較然明白  
或刪或修或焚或哭俱任之夷然不屑也且謂今日  
以往皆餘年敢復有異幸哉諸君子投茅連茹依日  
月之末光述文獨稽啓事聖意方嚮用君且銳意更

治當今貪墨滿天下君以遺直指斥貪吏萬物吐氣  
乃先是垂死如綬及遭逢聖世有不起之憂豈非命  
哉君生平剛直沉毅介然有不可犯之色在南臺肅  
如也其指歸於維持公道保全善類任諸君子中領  
袖乎號是其所長其他孝友睦姻在鄉黨盡反諸貴  
人所爲未易觀纔止識其大節闢消長邪正之數者  
如此按君狀諱允成字復我以贈公號文泉永言孝  
思就述文云世籍澤神泉里之土門繼遷大箕曾祖  
壽官仲名仲名伯子曰武武五子叔曰簡爲諸生是  
泊水齋文抄 卷之三 哭

爲君父以君貴累贈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母任  
氏累贈孺人君爲長子萬曆甲午入郡學爲諸生庚  
子舉於鄉第十九名凡門上春官不報遂就除日得  
新樂尹當三輔孔道疲甚君借計風慨於中比至日  
所不起此邑者有如木版其門日砥礪必潔必嚴苟  
取半分雷擊聽斷其難其慎枉究一命天誅邑中三  
年一日也新樂既有起色調繁獲鹿兩邑道里相望  
治獲鹿如治新樂也皆尸祝之內辰報最贈贈公如  
其官已未行取暫擬刑部主事庚申授南京廣東道



御史以覃恩實授再贈贈公如其官在臺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章疏歲無虛月刻有留臺奏議若干卷戊  
辰春補四川道御史時中外正人君子日望君早出  
仰副知遇情哉距生於萬曆癸酉十一月三十日卒  
於崇禎庚午八月初九日得年五十有八元配李氏  
永慶女累封孀人男二長憲榮庠生娶生員段丕光  
女次憲適庠生聘恩貢張光先女副室李氏出女四  
長適鴻臚寺鳴贊司邦業子都廩生司化民次適戶  
部尚書孫居相子邑庠生孫如璧孀人出次字儒士

泗水齊文抄

卷之三

三

成炳然子成瑞次字河陰縣知縣苗有上子苗咸宜  
副室李出孫一世勳聘舉人丁泰運女憲榮子今將  
以崇禎壬申二月二十八日塋於祖塋之次謹按狀  
而序之如此張慎言曰往言在臺時一君子自白門  
來言說之曰南諸君何如曰獨王君述文無小大率  
敬憚之他不知也說者謂君太剛過於嫉惡恐禍至  
且太剛則折噫人患不剛耳至禍福命也世之熱軟  
側媚禍不旋踵者可勝道哉今述文歸復於土言既  
序如前且以詩爲銘識其墓道焉

嗚呼乙丑丙寅歲前後誰送太阿在瑞子瑞持魁柄  
不自由利刃仍爲媚者有公在南牀九幾時隱然公  
論皆歸依在南遂令南者重幾障百川而東之上及  
垂與下婦寺危言侃侃何曾諱中間國是方紛爭公  
豈持論扶元氣平者元氣賴以扶危者亦足殺其軀  
天下垂異變典就五年以前君在無吳門之變繼以  
災不然死不止楊左嗟哉諸臣良可哭垂死偷生君  
與我厥言中者皆不幸幸而中者保聖躬遲之幾年  
章再上天子瞿然爲改容遺直留今事聖主指食斥

泗水齊文抄

卷之三

三

詰何足數胆識曾經生死間善類清議快聽嗟嗟  
世人且笑君太剛須眉峭直挾風霜嫉惡無乃過於  
甚人將中之且不祥寧言不祥無歸疑不可不剛不  
嫉惡世人媚惡且不剛雙眼雖存眼光重爲告曰  
脂韋豈保終無錯君豈不見前年秋媚媚首領骨神  
鐫

明故承德郎大典縣知縣賁開楊公暨元配贈

安人王氏合葬墓誌

公諱機字賁聞少孤且貧贈公捐館舍弟楨在縣

太安人纖紆不足供餽粥賴外大父張某扶持安全  
之大父歿幾不能朝夕自負米就學虎谷與余同事  
蓋銘先生公穎悟絕倫笙簫擗管便韻雖家徒四壁  
昂藏磊落余少公七歲謬悠不能屬詞輒流覽史漢  
深相期許已佩屢闕歸授弟子室自養既補博士弟  
子越一歲始有室復與余結社海會院丙午同舉於  
鄉余糠粃在前公凡五上春官不報以太安人春秋  
高選得胙城令胙田下下苦砂礫彌望蕭條率多不  
毛之地棟宇痺陋文獻荒落簿書冗賦役雜亂有

泃水齋文抄

卷之三

至

司無可奈何人與地更相壞更既無良去邑日就散  
窳公條上其事發倉庫振靡乏正經界清飛說積戶  
口均力役免瘠賦項細磨審手口拮据設誠致行之  
邑編審劑量無毫髮爽某里某牛若干句歲若干蹄  
車大小若干輛悉知其數人咸服其神然賑飢時躬  
編下里業私識手記之人罔知者期月胙有起色御  
史大夫廉其治狀謂湯陰孔道驛傳凋敝更因緣爲  
奸利遂換縣湯陰歲省無名之費以萬計既無廢事  
傳儀徵解諸雜徭役甘苦上下多寡貧富之數罔不

當父老意未嘗飾厨傳媚冠蓋費省往十三四繁蔬  
簡儉客至如歸三韓告陷黔蜀齊魯交訌趙魏輪蹄  
如織所過將士奔索蹂躪率鼓噪辱其長吏公儲蓄  
多糗具而有法各厭其意焉湖率最曠悍亦晏然去  
而京兵逃爲亂七百餘騎官兵無敢格者邑人士惶  
懼思盡室以避公亟止無動躬自登陴宣諭思慮諸  
叛卒窺設備嚴整不可犯下馬羅拜以往東道旣梗  
冠蓋盡趨河朔他邑請益郡刺史無以應獨湯陰取  
諸前飾省站銀裕如也趙藩宗某結惡少推埋爲奸

泃水齋文抄

卷之三

至

已黨益衆有司不敢問公密遣贊兵使者焦公  
卒用其計以安府庫積餘數萬金郡守張公舉陽示  
以用公言疏上得抵鄆所屬檢歲田賦之平大抵以  
興黃卓魯之心濟以桑孔陳劉之術疲色壞縣皆有  
起色然惟公能行之幹敏精毅他人不能也公輔孫  
公燈陽鄭忠介公南阜御史大夫曹公與予皆謂公  
可大用馮公禮亭丘公毛伯以卓異薦海內知者如  
左公浮丘謂公爲今之劉晏倉卒遷濠海郡丞公旣  
治邑爲善地有陰圖湯陰者旣以臺使者從士民振

留未即去後復以公名藉甚謂可治兵量移戎政幕  
比計典卒中考功之法蓋權有力者竊鉄之疑遂計  
中之耳逆瑄用事楊左諸君子斃於獄余謫酒泉公  
錡級食於家比戊辰今上御極諸君子嚮用余賜環  
再爲御史公出補京兆幕無何兵興旁午大京兆劉  
公念臺廉公才薦補大興令羽書交馳時日迫劇一  
切軍需督趨如星火公咄嗟告辦嗣以給諫楊公沁  
涓疏劾貪吏某反噬沁涓疏辨孫公拱陽諸君子謂  
某有私謀疏上恐有不測持其章趨僕歸里某伺於

治水齋文抄

卷之三

重

路奪諸公覆沁涓書以問孫公獲罪波及公又錡級  
去公生卒享年七十歲初娶王氏邑庠生復本女辟  
繼佐讀事婦姑以孝聞先公卒贈孺人再贈安人今  
次子仲君載簡即以公所自擇某月日葬於所自治  
宅兆與王安人合窆焉嗚呼生死之際亦既皎然明  
白矣公爲弟楨治千金之產太安人愛少子曲承太  
安人意丙午得僞後盡色養之孝殆三十年太安人  
壽九十足報居約時泮緝洗之苦既以經濟十二三  
施之官復治其家輪奐奕然大木值數十百金詢之

自既廩後積束修之餽拱把而上約得百許錢爾善  
耕瘠田隣壤纔畝獲五六斗以爲常公輒再倍之諸  
僮僕老稚愚黠皆能盡其用壬申癸酉經流寇之變  
殺掠殊慘里西北偏高阜三面瀕河公相度高下量  
方廣得若干畝計畝飲直費數千金築砥洎城屹然  
金湯此不朽之功也張慎言曰噫嘻責問用世之才  
也爲人強忍有心計以余觀古名臣如劉晏領度支  
鹽鐵轉運使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  
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然嚴其實無他謬巧嘗曰王

治水齋文抄

卷之三

清

者愛人不在賜予當使之耕耘織紉常歲平歛之荒  
年蠲徭之又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  
則計官所贏先令捐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  
已行矣善揀災者不使至賑給賑給少則不足以活  
人活人多則國用關國用關則復重歛矣至哉言乎  
陳恕立茶法召茶商各條利害恕第其等裁損而輕  
重布之趙開爲轉運悉摧茶買馬之害其大指亦不  
過糴茶之困惠茶商而已遂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  
緡買馬踰二萬匹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錢引兩料通

行初纔一百五十萬有奇後添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國收其利民無怨言盈虛之算豈不在人哉使當時能用黃聞居淮楊間理鹽法兼鼓鑄又或理秦蜀茶馬便宜行事何詎不如劉晏諸君子僅僅施之兩邑口碑膾炙未竟其用惜哉余既誌之不能不三致慨云

### 孝廉王仁甫墓誌銘

蓋吾友王仁甫孝廉竟以丙辰四月九日死死之踰月我始得訃音先是尚懸仁甫以春官不報殯其

### 泊水齋文抄 卷之三

三

忽寄聲爲加殮飯比聞訃不忍遽信信而痛欲絕又踰秋始得馮木而哭焉其兄孝橫溥及友人孝廉楊季雨時化皆以詩哭之予見之爲不忍讀當仁甫以十七歲薦鄉書以所自期許及知已最屬望詎復難第一人即老宿先鞭遲仁甫十年猶迄前茅仁甫秋薦歸季雨降纔彌月若指曰仁甫與彌月者當同上公車旁人亦唾其面蓋仁甫九上春官矣吁人嘗謂造物無窮予謂殊不然若造物有主當令聰明才智之士達而貴貴而壽壽而究其用然達而貴貴而壽

者不盡才反收一切庸淺險躁之人才者或有奇病或落拓至或夭折以死此何以故蘇子瞻謂戰國時四公子之徒皆食客至數千人後秦坑儒逐客前如四公子之客將安歸乎後遂輟耕太息而秦卒以不祀因此度造物收一切險躁無忌憚之小人謂若輩不安置其害甚於達而貴至才者使坎塲齊志以死則不可解聰明才智造物之靈氣富貴考終命是爲厚氣靈與厚孰貴想仁甫最得靈氣造物無復有如許相償直使夭折耶然因此悟折之義以我仁甫聰

### 泊水齋文抄 卷之三

三

明夙慧折世人謂壽則仁甫所得爲奮使古今才者盡達而貴貴而壽壽而令望其才者無毫髮遺憾才者益復發摠殆盡光氣既索是聰明才智盡在一途世界亦大偏枯矣靈樞之氣不得散山川或竹簡是寂與今古也故予居平譚造物有如許光華或散在奇病使展轉呻吟咳嗽唾背爲珠璣或散爲落拓不偶遭奇禍窮荒微友魑魅又或如我仁甫九上春官病軀出血幾斗卒令僅四十八歲以死是又使紫府幽都得有才鬼因此又未嘗不嘆造物大而入見小也

往至都門衢陌冠蓋如堵西北偏計未嘗有車轍馬  
跡焉比至乃復有太學未嘗不服其善造物安置亦  
復如此然終恨世之膚淺險躁者皆達而貴貴而壽  
而仁甫聰辨亦復沉篤不得用其所未足以是窮造  
物並哭吾所私也仁甫過目輒能成篇如誦其所風  
有卽在賓客雜沓沈然若有所思意向畧不相屬或  
扣以事睨目如審答已仍復自爲辭字及拉二三知  
已呼盧大噱或盡一斗亦或一石真如酒人乃披帷  
酣想閉曉噉指至甲盡繼之以血屬文一揮而就比

泊水齋文抄

卷之三

老

就輒幾易始脫稿稿纔脫人爭膾炙仁甫猶疑定無  
已時庸者謂仁甫不善用世以予見仁甫父子兄弟  
間孝友周至及大參公辭事仁甫食指舉不必不問  
家人生涯周旋經緯皆意表行事往在龍泉時譚史  
漢至漢帝所以得時諸人更端皆未有當仁甫曰漢  
高諸政不必論獨是約法三章最是收拾人心最吃  
緊耳爲予說易至九卦單指復義更著易說二卷所  
提唱在行墨之外意所不屑夷然柔之如遺及情懇  
篤至不得不已往者悲仲兄早世仁甫承大參公及

于宜人之有撫猶子使仲兄及兩尊人瞑目者仁甫  
始權畧幾盡以是知仁甫能用世也李卓吾贊極爲  
世人所排仁甫獨排衆議是之始後日殺其人火其  
書仁甫吃然味其書猶恨御李之晚至吾里人排佛  
博諸見亮居士如見盜賊有朗日智和尚仁甫至北  
面里人罵之不煩也以余觀於仁甫放於酒藏於靜  
潛於易處於禪沉於機顯於辯世人幾莫能測我仁  
甫造物僅以一鄉書早及仁甫聊塞儻才者之責然  
仁甫取造物未嘗庸劣俗眼政大奇耳世間何者不

泊水齋文抄

卷之三

美

屬造化聰明富貴壽考皆造化物盡備於此使世人  
酌取之若富貴壽考而目不識丁不復知世有真君  
子真有不朽之業真有冷眼熱心之人曰造化既厚  
庇我我第問田舍長子孫耳果如是無寧如仁甫放  
於酒藏於靜潛於易逃於禪沉於機顯於辯而夢以  
一鄉書四十八歲以死使吾爲恨造物者之口實何  
不可也余爲仁甫小友情仁甫在時恨無有繼鄒侯  
客規相國之言一言於仁甫者何爲漢元勳功高位  
極高帝出征時使使勞相國何聽客之言置田宅自

汚卒以自免爲善處功名之際仁甫聰辨太甚政當  
該以留於世之庸淺者當其沈然若思嚙指出血迫  
求造化無已時故造物早收之此亦不善處聰明之  
際矣乃世之庸宮室備極妻妾之奉與宰輔之  
獨不能寬仁甫刻求三工吾終不能爲造物解嘲也  
仁甫父爲正善公大參淑陵母爲子宜人其先自四  
以上莫可考回生十十生懷襄襄英生壽剛相傳懷  
英公嗜酒一日自我屯城大醉歸臨崖使酒若御風  
醉卒墮下得剛蓋墓而生王氏爲三晉大族顯姓乃  
清本齋文集卷之三 堯

以一綫僅懸酒人此亦造化之奇也後得剛墓生  
聰兄弟始四人聰生贈宮保尚書子文以太監家  
公爲會孫追贈四世皆得爲宮保云子文弟建中  
咸化甲午榜第二人子文生陽陽生緣以仁甫教  
司農郎前山公道貴贈如其官緣生封司空副郎公  
言卽以大參公爲司空時贈封也後又以恩賜三  
品服大參公生子五仁甫行在四王氏故封節婦  
然文采至仁甫稱一變云卽仁甫亦九幾變丙戌  
流麗已丑遂奇肆此政有少年裘馬氣後又以刻至

應壬辰制戊戌後先仁甫講性命之學時以大司空  
劉晉川東星爲丈人行嗜佛老而仁甫戊戌制義沉  
博有深理後與余同計偕日求潛遠予得仁甫之餘  
謬爲樵批政留仁甫爲吾里後勁文派纔振方拔新  
領異竟抱玉而泣泣不已以死繼之吾料仁甫再世  
仍作文士蓋光氣未盡也仁甫有兩兄亦風氣日上  
能讀父書兩婿皆文學皆有詩哭仁甫雅稱仁甫玉  
潤矣仁甫死而朋友哭之諸弟若兄如孝橫戴洋經  
紀其事有加無已妻以健婦特門吁仁甫既知一味  
清本齋文集卷之三 幸

泣玉暑無兒女之情矣仁甫名洽號需寔大參望之  
左今月在庚子十有七日是埋玉之日也悲夫誌已  
仍爲之銘銘曰  
與子傲遊遐想千秋白首遙期恨我悠悠緬矣芳訊  
俄然凶問名利之心頃刻都盡昔子友予今我謚子  
謚曰文慙子可以死

明茂才華甫栗君墓誌銘

丙寅秋不肖言爲當事者嘆其所私中以墨法誦酒  
泉道路以目言既有酒泉之命卽諸從昆弟不遑起

居縉紳握手之交不敢投刺弗屑爲祖道得一言半  
詞向臨歧分袂獨華甫年且將六十許毅然請行  
行之日言妻孥都不使知之霜炎熾甚當時言所與  
同朝諸君子逮而斃詔獄者幾十餘人調知緹騎日  
幾章出國門既永成懼有後命出門之日止摩其脊  
二月所生孫阿蘭頂而訣永自謂不復生還然華甫  
已陰伺吾意具藥難先要我於沁水之南矣壯哉遂  
相與聯轡而西渡黃河登創成縣紐而上韓昌黎投  
書而泣且幾倍過之時有詩士歷井捫參索所求或

海本書文抄

卷之三

空

臣職首問清秋晚宿鉄牛峽既而陟其巔左右盼岐  
錫蒲坂之間復有詩云西顧周文東門對蒼雲渭水  
各悠悠慷慨悲歌泣數行下華甫驛馬重和之不知  
帝座之還也崎嶇間關悲喜多狀至當爐酒劇譁  
今往華甫髮豎眦裂風日清美雪盡蹄輕則從飲飛  
之士絃弦鳴鏑時有短衣射虎隨飛將野火椎羊傍  
健兒請詩率當日實事也戊辰春賜環歸踰庚午夏  
首言以左司地戴思里居無所事且擬擊鮮釀醇再  
要華甫復作酒泉惠維中書遽引滯述往事佐屬而

君且以言抵里歲之杪千古矣感今思昔亦復胡能  
遺此君少時仇爽喜自負恥事章句狎馳捷挽轡習  
劍術君堂上謂君無賴弗顧也踰弱冠且困於里選  
丙申再不報於有司且擬負劍走塞下得當用所未  
足作千夫長不復伊吾爲書生矣幸而偕弟向甫時  
忻歌采芹焉君大父少樂鶴山公家無多藏明經濟  
華公亦不治生產仲父以無子廢產爲劉阮之業其  
家子弟化之將成風俗里中豪遂睥睨之君怒且使  
僕曰仍狎我耶衷鉄椎欲得而甘心焉

海本書文抄

卷之三

空

用衰止惡少年以陳譚於巷君伴僻之惡少乃謂君  
易與耳再進酒噪其門君挺出左手扶其腰右手批  
其頤足提掖之擲於溝渠者如堵君譔笑如平時從  
此明經公不復問惡聲矣前至酒泉譔其事君仍浮  
白余喜焉亦酌大斗相樂也當君不輟卽得寬博而  
折之若罔聞知意所不可雖貴人長者不降以相從  
貴人長者習君久謂是強毅不可奪且心服而安之  
伉直面折人之過然不計其往其從祖母與君母田  
福人修鵲脉之隙且咒詛焉此從大母老而病其子

亦早歿諸孫亂君料理後事如其子從大母屬續  
悔且泣手額謝之勸渠拮据竟明經公所欲爲如改  
卜少泰公之兆暨其仲父無中人十家之畜而日振  
人之急周三党之窮者言每至其家窮者率在坐居  
平人或以君直不阿所私輒憚而私議君比既歿親  
戚故舊率思慕其爲人且哭之甚哀君諱時榮字華  
甫以生於鳳翔宦署號爲鳳初云銘曰

如子之家不可以無子如厥者以興仆者起詎必在  
富貴區區哉君子如怒亂庶幾已噫真不可以無子  
白水書文抄 卷之三 墓

人而果令其家不可無也則可以生可以死矣  
祭大司農孫拱陽先生文

嗚呼公正色立朝政當萬曆之中門戶角立黨禍  
崇惟公侃侃烈直昌言危論欲割黜白濁邪正使正  
人君子連茹牽復大道爲公憶壬人當權羣小用從  
剔除善類朝廷一空如設機布網欲裁歸德壽江夏  
訛言妖書謗張爲幻大獄已起公一疏直指其奸如  
距斯脫射幸高墉南北兩臺抗章爭論不一而足挽  
狂瀾於既倒捲百川而遂東居然爲衆君子之領袖

扶國是爭耿掌一時正人吐氣公論昭融小人甚巧  
君子易退勢孤而氣直仍以身隻手當儉邪四面  
之鋒三十年來是非邪正人心氣運真如更演唐宋  
之爭俯仰三變而公皆身當其衝卽如樸遠無足比  
數投畀有北以禦魑魅公惓惓慰藉有戚其容無何  
我已荷戈而西乃籍公之家四壁其空及天開地闢  
宜少展百一格位著績鞠其躬客與於三事九列  
之間總以扶持公道保全善類調停張主憂心忡忡  
孤憤所激不禁爲感時悲俗之語其忠愛殆可以告

白水書文抄 卷之三

墓

諸友朋讒言誣譏緝輯翻此身如蓬公之出處明  
白心跡皎然屈伸成敗安足概君子之始終公蓋衆  
傑之士也當其在朝君子有所依庇小人知所忌憚  
膽識才智皆可稱述而出於公忠卽瑕瑜不掩要以  
勝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之人恥爲客客吁嗟已矣言  
念今昔徘徊惆悵椒漿桂酒望繼唯而一酌徒洒淚  
於西風嗚呼哀哉



泊水齋文鈔三卷

山西巡撫  
採進本

明張慎言撰慎言字金銘號藐山千頃堂書目作

號藐姑疑其自號藐姑山人而稱者各省其文也

陽城人萬厯庚戌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尙書事迹

具明史本傳初慎言官御史時以論三案謫戍肅

州撰悔草後官刑部侍郎時讞獄失旨罷官家居

著泊水詩文集皆已散落此集僅存奏疏三首餘

皆序記及雜著卷首有康熙庚辰陳廷敬序謂慎

言在其鄉有興起文學之功云

妙遠堂全集四十卷(一)

〔明〕馬之駿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天啓七年刻本

妙遠堂全集

訂閱姓氏

張劍光治生

冒愈昌伯磨

來斯行道之

蕭鳴甲爾先

楊 奎修齡

來 復陽伯

侯昌胤述鄴

岳駿聲季有

顧爾邁不盈

劉榮嗣敬仲

曹履吉元甫

阮大城集之

妙遠堂全集 姓氏

李純元長叔

徐伯徵譽星

韓 敬求仲

錢謙益受之

馬任遠毅仲

陳元素古白

潘曾紘昭度

楊嗣昌文弱

鄒嘉生靜長

吳阿衡平子

張鳳翼附之

張元佐子襄

秦 鎬 京

宋 獻猷孺

夏 儀長卿

沈德符景倩

李春華就實

顧大猷所建

黃成象像之

譚元春友夏

程 標孺則

魏濟眾君約

司廼疆達支

岳鍾秀完懿

閔景賢士行

汪 逸遺民

汪 遠山民

侄超宗雲孫

姓氏終

妙遠堂全集

姓氏

二

妙遠堂詩天集

四言一

寤歎

壽兄初度

五言古一

夏日同鍾伯敬湯去執遊西山出西直

門道中作

迴龍潭

妙遠堂全集

四言目錄

一

再過黃梁夢

過新鄭訪故相高文襄公寶謨樓鑒忠

堂舊址因睹其遺像樓及堂各有

稷廟御書賜額仰瞻感述恭寄短章

野村早行

習池

惆悵詞

秋日雜詩



怨詩

伯敬入都亟東問蜀中山水

從毛伯處讀朱求我年丈詩戲贈

登嶧

黃樓

宋蘇文忠建中  
有文定所書碑

送張九劬司餉遼陽

將遊天池諸山始發關趨宿楓橋

自西新橋捨舟命輿經歷村落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一日錄

二

繇謝宴嶺抵賀九嶺歷脩覺寺歌仄三

十餘里背行山間

天池山入寺

村女歎

菴中讀張金銘詩有懷同亦房作

九日同亦房諸子集魏園兼懷時良兄

間以是日發里入都

得家書

晨雨示憲竹

丙辰二月十日作

舊歲以是日別家因  
懷左安人賦成至館

所焚  
告之

螺室招集錢仲舉先生李長叔楊修白

汪遺氏王亦房諸子同用死字贈長

叔歌者喜郎

聽喜郎彈琵琶仍用前韻

前韻代喜兒答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一日錄

三

送孫稚繩座師予告

送李長叔使還竟陵

龍君御錢仲舉來道之王亦房諸同社

及家時良夜集綠吹齋賦得松際露

微月卽以五字爲韻

答白爾亨大行時爾亨以冊使行併送

之一

送喬伯寸簡之任

楊文弱入都兼示新集喜賦

送馮宋臣督餉遼陽二首

將出都酬別來道之四百字

讀亦房所寄刻成燕中詩

妙遠堂詩天集目錄

終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二目錄

四

妙遠堂詩天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古歎汪 逸遺民閣

四言一

寤歎

月落星流饑鼠穴幽我生何辰罹此百憂

解一

凄其蘭谷以霜以雨蘭自惜芳衆草不許

解二

病始學儒貧始惜施計在睂睫達人所嗤

解三

妙遠堂全集

四言一

五

多難狹心水深狹路驅車骨坂輪仄安厝

解四

宵腸百煎晨起一身安得健翻以戾高旻

解五

顛倒圖書載研厥理我思蒙後偶然而已

解六

壽兄初度

有華者菊燦燦庭宇肅我衣冠潔我觴簞瀝

言誦禱靡緒不吐有懷二人掬淚如雨

嗟余弱齡奪怙子斯乃惟哲兄是保且師艱

難夙夜共敢以而陳編柔翰以吟以思

既學而官曰匪我躬王事征行聚散靡同當  
其聚矣寒暑雨風亦蒂朱裳以遊以從  
參差飛鴈或繳或矰宛彼躡馬于谷于陵亦  
既谷矣亦既繳矣靜言思之中心慄矣  
道暘期勺奚俟甘泉豈必臚仕終及華嶺圖  
書有靈榮名不遷且以儻粥且以丹鉛  
慙慙四方烽火惟棘豈之冠簪指不遷息百  
爾所求貴與願獲亦有園廬亦有賓客

妙遠堂全集

四言一

六

客既盈矣惟醕之清俯仰高深以怡我情主  
殘膏積左右吹笙微覲大神視聽和平看壽  
仁害子孫其永承

客既醉矣惟俎之飫人亦有言弱鬻強御浮  
雲其空旭日再曙勉引先志以酬所遇履忠  
抱道庶幾永譽

五言古一

夏日同鍾伯敬湯去執遊西山出西直

門道中作

看山在城中可想不可有車馬促朝叅看出  
亦難久杖策誠非艱胡爲日摧首我志在勇  
往况携同心友逶迤越重關蒼翠忽如揉活  
活溪韻長靡靡樹陰厚藍笏灑松風快此蹇  
帷受禮埕穿層花踐橋憇高柳造境豈必深  
會心在所取

迴龍潭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一

七

倒景有意好溪路無人幽三人踞三石峰影  
隨波流天宇濤可拾風文輕旋收仰怯飛羽  
墮俯玩脩鱗遊忘言騁遐矚林濕青悠悠

再過黃梁夢

靈構倚高原瞻睇慨心素中有授枕人栩栩  
未經寤詎謂四十年爨下止旦暮反覺僊齡  
駛不及流光駐情愛假寒暄悟者損其趣醒  
卧總非真尋真向何處簷霜僵樹列筵雨陰

苦聚擾擾夢中身輪蹄自來去

過新鄭訪故相高文襄公寶謨樓鑒忠

堂舊址因睹其遺像樓及堂各有

穆廟御書賜額仰瞻感述恭寄短章

昭陵昔御宇植德邁軒燧文襄奮詞流穆穆

鍾鏞器匪繇丹青蚤獲升柑利藻鏡有兼

資風雷無凡施爲霖澤八埏有謀告必遂灑

落君臣間膠漆未堪譬鼎湖攀遺髯貽謀頗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一 八

淵秘執手玉卮時膚衷諒深寄功高寵辱身

時遠異同議斯人已山阿斯堂尚天地梁棟

吐奎光宸章滿函筭帝錫以嘉名揮毫出游

戲至今五色錯仍呵百靈避歎歎念方今靈

鎖九關閉拱默固一心瘡痍漸多事治國在

園轉積誠未堪致造膝已渺茫鞠躬苦憔悴

緬思遠步艱轉覺前脩異晨星半淪沒好音

疇堪嗣展卷挹餘采豈泯典刑義載咏破斧

詩泚然雪余泪

野村早行

春晚宿田家夜木答吟嘯曉薰固暄妍晝雨  
復清峭槿籬圍廢井苔垣剝荒廟野色面面  
迎烟林目分召千林同一色一樹或衆貌斷  
續有無中往往猜峰嶠雲霞錯畫屏佳處意  
難料日境每貴遠所悅在霏紗從遠睇茲閒  
蔥蒼倘相肖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一 九

習池

日日說遊山糟丘不肯恕及茲風雨辰始獲  
戒遊具我僕訢徑濡招搖方舟赴烟嵐互合  
離前峰莫知處盤岡既疲險循陂復虞誤撼  
撼委田籜冥冥匪堤樹空巖寂無人老鳥欬  
如怒未及剔殘碑指顧已失曙孤燈分野星  
斷燒餌樵路長踟謝諾逋似遭山靈妬晴朝  
易草草陰翳反延駐探陟貴幽奇茲適愜予

素鬼神亦多勞增飾文其故

惆悵詞

夫君深故情攬我雙羅袂  
伺者夾前後欲語中踟躕  
精爽夙暗通何兄同巾車  
心與山不刊命與草不如浮  
雲自超超隨風互滅沒欲  
行仍不行奈此地上日

秋日雜詩

忽忽循出入不知秋淺深夜來過疎雨舉色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一

十

澄幽襟庭前老榴樹瘦禿無嘉陰  
西麓雲霧間矯首見岑峯側想  
山中人洞戶倚霜林幽石長奇  
骨暗泉流清音豈乏區中戀  
魏彼頭上簪展轉歲暮預恐霜  
雪侵顧步已若枳五嶽終何心

鷄鳴長安陌車輪憂前後歛  
沓金張門紅塵蔽軒牖次第  
入起居日肝饑腸守伺色度  
偶馳舍詞與微剖卧書千載  
圖帖席不肯久寥

寥執戟人所就在琴酒科跣或及辰  
齣睡已過酉貴者豈不貴皮骨日  
速朽賤者豈不賤悠哉和生肘

怨詩

明明合歡被裁以鴛鴦綺徒知騁  
艷色不知愛柔裏君心若秋空陰  
霽無端擬同此飾鉛華往往與怒  
比譏多甘棄擲房櫳鎖香芷牛女  
尚有時兔絲亦有藟賤妾獨何依  
長從此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一

十一

生死

初日東牆隅照我窻前妝展鏡忽  
自休誰爲憐清光出門寡所適還  
歸守空牀異茲流洎泉氣竭恩不  
忘莫畫連蜷看薄命多隄防人云  
生別離寧必天一方微誠託夢寐  
不至虞徬徨

伯敬入都亟東問蜀中山水

王奇人奇趣非偶然胡爲私所厚而使



多奇緣異哉鍾郎使適乃當西川怪爾腕指  
靈如彼巖岫懸巫山及峨眉曾否造其巔何  
境可最勝何遊居其先藏子臆紫間定非語  
可傳今來客長安塵土凋芳妍請用壁觀法  
追憶如重還一峰消一日千峰消一年知子  
此番至不必輕辭燕

憶昔恭上約書來兩齟齬予亦屢戒裝逡巡  
負前語豈惟牽凡情良悲少佳侶恭上我昔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一

十二

遊對君尚能誦草木旣芊綿岩巒亦壽蒼  
其斗峭時神工抑鬼斧持以較蜀山八九或  
吞吐欲痛讀子詩揣摩以稱舉此景居此邦  
某峰某如許向客誇幽奇齒牙作杖屨未見  
子詩者其敢于子侮

文章與朋友廢一則兩病竟日苦冥搜不如  
佳士並始悟池塘言寄託是孤勝豈必弟與  
昆神合斯聲應別君幾二年磨甌未成饒出

入解所歡含情欲誰佞展卷原舊知反若交  
新定乃知向者淺桃李下成逕盆梅未著花  
枯槁齷老勁肯來飯黃精箐燈寫清聖慎勿  
及合離恐反雜幽聽但挽錦江波澆我俗情  
性

從毛伯處讀朱求我年丈詩戲贈

奕聖不近枰歌聖不近拍造意旣已深斷非  
言語益朱郎滄海君鬚作蜩毛磔聚散杯竿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一

十三

間脩然露肝膈嘗戲呼髯公觀人觀其澤往  
往草與樹知爲山之液神明之所鍾將子在  
如戟竭來讀子詩長離錯丹碧驚觀若新知  
幽鑒愧平昔呼酒拂鷄壇位子以前席夜闌  
岸危冠眇論吐金石已甘退舍計欲贈繞朝  
策除俗併除理一惟子所適

登嶧

名山與良友皆我性中事往往檢圖經早已

結選昇有如懷佳人聽客語丰致其間微密  
情斷非語可至我既慕斯山唯恐不淵遠夷  
者恕其姿險者賞其銳於凡覽涉時勞此獻  
酬意浩浩風濤聲胸中自奔肆

天地有文章山川是其迹胡爲靈幻理亦不  
多珍惜一石具一態一峰綴千石伊誰秉椎  
鑿經營費精魄工哉煙與嵐淺深設青碧我  
思洞中居日月在其隙必有別虛空下與人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一

十四

世隔譬諸此洞外遙望止蒼壁

空山日無人風石自吞吐此外絕聲聞時時  
拉雲語雲久亦安之暫飛復還顧客來坐盤  
陀似爲雲所拒羣籟發空青悠然到心腑四  
隅遠入境耳目即能古可見遊覽者根株各  
爲取不少住山人此山未曾覩

絕澗旣涉汚前峰復突兀野人習山輿攀援  
才一髮轉怪秦帝車何由升峯律懸指絃古

桐原野近消歇豈必奏朱徽清泉盡琴瑟我  
趣與景會筆滿不敢述真畏此山霧麗顏而  
蒼骨李斯固小兒宣尼眼中物

黃樓

宋蘇文忠建中  
有文定所書碑

城以河爲襟山復在城裔一樓寄城頭山水  
互爲隸締構旣名守豐碑况佳弟嘯歌一時  
情千古想其世慕者良多懷逝者豈真逝此  
樓所不朽文章與經濟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一

十五

送張九劬司饒遠陽

朝霜感信人握手臨長川丈夫輕出塞自起  
驅肥健悠悠大旆風毛胸膈裹穿重鎮望辰  
極屹與吭背聯盈縮在儲胥甄擇歸名賢國  
縉方繁茶民命亦枯管熱血沃寒鐫所急非  
金錢之子素心儔朗若琨瑤縣贈之宮井水  
佩以雙黃閑鍾情祝脩途匪由離合間

金城草木衰鴈聲哀且鴈落日孤峰高往往

見輕騎其中原野腥未必盡羊豕殘鬼哭玄  
沙猶聞上功次夜深拾斷鏃函獲勤鐫記豈  
不耻雷同腹滿不敢議時媒跋扈驕未隕挽  
槍崇投醪固宜廣選鋒乃爲銳似聞志士悲  
中夜枕戈涕且歌胡無人蒼茫九陵氣

將遊天池諸山始發關趨宿楓橋

晚景澄林阜登艦試游衍近水生凉心託寄  
自不淺峰遠山響微葉低露光注初月破殘

沙遠堂全集

五言古一

十六

雲孤輝逗溪緬有如耽遊人久鬱未卽展泛  
光或圓碎遇物各幽顯譚捷乍無倫境深庶  
可選此行爲山役夢魂亦清洗

自西新橋捨舟命輿經歷村落

維舟足僵仰改步方攀躋廣野無定風禾稼  
高復低一徑入深谷亂村臨斷溪雲陰黑峰  
嶂水氣腥菜藜偶逐負薪子行逢饑坂妻兒  
躬有安翼蟬奮無停嘶寓目各多營勞生誠

可懷

錄謝宴嶺抵賀九嶺歷脩覺寺歎仄二

十餘里皆行山間

看山有佳候非暮必須晨辟人百年間老穉  
得其真午行日氣盛峰翠溢難勻迂廻出蒙  
密徑轉目逾新不知際層巔下視氣乃振白  
雲曳如縷隔嶺忽已親安得與之俱還往遺  
其身

沙遠堂全集

五言古一

十七

旦旦與山期觸暑怯乃已科跣方牀間繃愁  
坐成恍烟嵐盪心目如雪澡膚理寒燠及陰  
晴錯出山具體夏殘葉聲繁涼思颺欲起閒  
情作忙事餘勇溢屐齒稚穉以尋山山諒呼  
知已

天池山入寺

既踐山中峯乃造峯陰池空陂翳落葉微溜  
潛以滋稠密互向背惟石爭屢屐幽意見千

古蒼波無四時其陽富琅玕厥產宜槍旗貝  
魚沉代年往往苔蘚欺樵柯響蒼紅鬼火添  
琉璃巔峯名蓮花佛理或在茲

村女歎

長松何陰陰女蘿亦靡靡貧家養好女名難  
出鄉里朱門飾羔鴈遣問妾容止盛年不相  
待牽絲向隣子低頭還所遺一顧一心死越  
羅亦知輕秦珠亦知美不聲謝綺紵布荆從

妙蓮堂全集

五言古一

十八

此始

富家愁昏早貧家愁昏遲反反辭蒂花風急  
寧自知仰視林間鳥大小雙追隨所天固貧  
賤各亦戀恩私爲怨旣無端爲感非所宜去  
去勿復道持漿儘東陂

巷中讀張金銘詩有懷同亦房作

在城疲衣冠出城疲車騎斟酌遠近間北郭  
饒古寺高柳匝潒湖幻出琉璃地稍至娛幽

清周看滌煩滯對客數前遊懷人托深致忽  
展篇章觀始驚歲月逝起立照寒波宛然見  
肝肺昔來固偶爾重聚亦常事所悲期參差  
各苦跡拘繫安保此三人果竟無同異懸擬  
君後思以我今懷譬較略我勝君再借素交  
至人生惟朋友各有針鋒勢絢經離後艱逾  
覺合非易不然長安中閱人如郵遞朝強作  
蟬連夕卧豈復記

妙蓮堂全集

五言古一

十九

九日同亦房諸子集魏園兼懷時良兄

間以是日發里入都

撼撼倚窻樹間風聲滿隔日訂清遊屐躍  
不容緩東隣招歌兒西家借亭館入座無浮  
賓爲心倍蕭散隼厲始欲高鷄陣有時斷遙  
林秃如僵細草寒逾短陰雲作幽態何必貴  
妍暖醒各抱離憂醉仍愁裏款金門饒貴人  
韃屏謝徒伴同此對殘秋秋氣不能感人回

各有營清忙勝濃懶

去年客吳門情以病疑累前年登吳山亦抱  
舊思三載辭故國安能不憔悴同浮花下  
杯細檢意中事非謂無友生所憐隔兄弟聞  
君裝有日使我減愁喟還因居者安遙憐行  
者勤余積懷土悲君嘗出門意菊於幾處放  
酒對何人醉應雜墮珥香定陳藏鈎戲獨念  
送騎喧或遜此園遽霜鴈難爲聽林楓立如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一

二十

醉矯首訴孤寒此懷涼不異

得家書

爲思日以深爲期日以徙望過有餘情呼杯  
醉燈盡長續滿衣塵語稠倒持紙一讀憐遽  
終緒亂始重理上言骨肉善勿及親弗指不  
遑問田園知未亂圖史遠人懷故鄉如默念  
墟理一夕柴荆魂不夢蘼漳水舉頭忽腸斷  
淚落焚空几無復昔時人相與析悲喜

晨雨示窻竹

凡竹不因春燕竹乃有冬常時值栗烈亭館  
無青蔥束縛積茅茨中損非外攻鄙哉衆人  
見諒匪高士胸余爲謝數竿任爾霜雪衝臘  
雪日夜盛洗濯欣初逢因知根荄固天地能  
相從今辰始春雨葉葉新聲容雨意挾私潤  
慰答如于喁竹固傲不受翻若懷永淞孤秀  
斯經奇雜植空繁穠物性各有常元化殊所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一

主

鍾煩君保窻戶溽夏流霜封

丙辰二月十日作

舊歲以是日別家因懷左安人賦成五言

所集  
告之

今日去年夜喔喔雞鳴殘念昔戒裝初之子  
同憂患瑣慮及筐篋新飾先衣冠上堂別慈  
親淚出聲中乾所遺多長語今味皆凶端輒  
草與穠花千里車旁看豈悟辭條葉不待秋  
風闌觸境遂成故舊疑如久謾仰視天地舊

剩此形神單百年一年積一往胡易殫奈何  
快日月奪之付悲酸萬事豈堪料一身橫所  
于君看牆間目忽已如流丸

螺室招集錢仲舉先生李長叔楊修白

汪遺民王亦房諸子同用死字贈長

叔歌者喜郎

折柳必臨堤採荷必隔水從來穠艷質旁觀  
更知美既集高陽徒復邀周小史流霞傳圓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一

二十三

頰積雪傳香齒清可浴芷蘭弱纔稱統綺已  
知見忌恨况聞名稱喜蓄意酌主嫌分情喻  
客指逢迎言語動離合目光委看花類霧中  
調烏如籠裏如極獻迂謀願及盛年死

聽喜郎彈琵琶仍用前韻

妖姿與絕技得一已稱美何況能兼之一見  
一迴喜重逢燈解笑密坐花相倚酒酣奏琵琶  
悠揚衆音始四座聽以目專注未肯徙似

雜春泉鳴忽挹辭廳起所度併非曲所彈併  
非指纖響挾幽情吹心入人耳情來不知故  
情往不能止願作槽上絃就郎懷中死

前韻代喜兒答

草有斷腸葉木有相思子在物未嘗殊于人  
固應爾遭逢傾頓貴拂拭恩難擬寫怨出喉  
間引愁入杯底慙爲不定絮寧作無言李客  
恨固難銷客惟亦難恃泛挑虞誤應絨情向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一

二十三

誰是豈乏他兒歌吞吐含情理豈乏他兒面  
宛轉作悲喜不爲他兒生方從此君死

送孫稚繩座師予告

翩翩雙鸞五色錯鮮潔俯吭酬衆禽竹實  
非所屑倦飛誓將邁還棲故山穴入但慶珍  
符誰能賞高節相從憎翅短道遠恐中絕君  
看若木枝靈曦未嘗減

驅車出郭門芊緜被堤樹村深鵲鳩語飛揚

導前路孤遊心有期恬注目成趣亭亭雲出  
岫原麓待膏澍忽復自卷舒結爲滿衣絮天  
高欲往問雲亦忘其故

古人惟出處今人惟知愚處固匪茂林出亦  
非通都夫子乘淵塞如海鏡羣趨颶母挾鯨  
孫變敬歸須臾列仙有啼髮窮客曾乘桴楫  
舵潮汐間靜眼不可無

佩弦卽知直浴蘭卽吹芳恐將離影形寧但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一

二十四

銷聲光轅駒自局促未敢歎路長蟻封若爲  
盤烏啄愁成瘡美人苟不御誰飾青絲韁臨  
岐一悲嘶願放行沙場

送李長叔使還竟陵

憶茲前三歲別君有新語泛送寧損歡關情  
必同侶重逢宛舊面漸習洞靈腑况乃接門  
庭何曾記賓主佳辰無停竿深夜有來屢每  
當紅燭闌各各念鄉土我留子真去驥散如

風雨牽綴非一端單詞卽可吐不知何心目  
能還經子宇翻惟前別時胡爲亦含楚

將夏氣候和晴旭蕩林薄今日送將歸復此  
水邊酌子言居澤國畫舫代朱閣擬締烟波  
盟載酒任漂泊清吹含絲竹嚴條勒孤爵余  
亦積雅懷塵土苦羈縛幸茲衣帶近舊踐巾  
車約尋常漫招要此意細審度卽使子還里  
無水何所托卽使余臨流無子何可樂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一

三十五

龍君御錢仲舉來道之王亦房諸同社  
及家時良夜集綠吹齋賦得松際露  
微月卽以五字爲韻

泚泚解海月亭亭當階松乍窺幽彩鮮尚苦  
農舍斜斜漢界空宇一雲行遠峯于焉同心  
以從容

松性賞寒潔見月自牽繫亂葉不可分孤光  
若相遞倒描老蛟骨新濯樓烏毳極望生細

烟了了作邊際

良朋愛嘉木布席陰沈處仰面涼衆心似濕  
乃非露委波或圓碎取影各來去靜拈風柯  
言此意示人悟

凡物夜皆幻理合形焉達如茲盛樛枝有若  
垂綃緯遙吹雪霜活默警心目微始知臨廣  
除不足言清輝

可驅不可玩幽人與淨月翳吐窻扉間素濤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一

五十六

涵石髮入手氣浮勁寄想境超忽畱待風雨  
辰懸使光明發

答白爾亨大行時爾亨以冊使行併送

之

擇交非一端流派各有主親豈必平生密豈  
必聯武何來投君詩靈湫挾風雨清憂琳瑯  
管狂驚霹靂斧但駭耳目新讎疑姓名古我  
友子所好略陳其記觀

謂遺民

願言比椒始

一接着字憶讀君詩初以意自標舉謂如廣

陵濤四射觸崖怒迫茲炙君面烟波滄容與  
知君魏草草高深良有阻文章必肖人吾其  
疑斯語

皮陸罕孤妍元白恒雙遺余亦侈延接意至  
紛所酬獨此對高唱聲出仍中畱云必色骨  
兼無取音理偷弘獎固虞冒玄解良獨優方  
欣屢晤言胡乃催行輶雲霞旣多變桑棗亦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一

五十七

已謂人生佳山川奚必與身謀分以餉良友  
互至如兼收懸擬君還期臨眺多冥搜一報  
先苦疲雜應寧無憂以此祖君日遘延如有  
求不云如佳篇乃云讓佳遊

送喬伯圭守備之任

男兒負奇抱吐轡股金石欲殺勞衆人何如  
狗彘場多君雲間秀妙執幕中畫不計老烟  
水翻若愛沙磧維時逾朱明塞草漸寒碧秋



蓬一以振願言慎籌策小心士卒和精感風  
雲易母令漁陽火坐照甘泉夕衛霍自苦辛  
金張自煇赫爲君涕千古無憑是竹帛

楊文弱入都兼示新集喜賦

一鴈叫瀟湘葭莢覆寒綠頓使有宇疎而於  
夢裏熟君雖被冠佩強半斧林麓鬼神忌其  
幽隱之以除目割水還桃花將身試錢穀滄  
滄衣摺雲著人尚堪觸乍看新戰勝轉喜舊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一 二八

遊績母論七年而視此五經股傾囊抽古錦  
涼颼激修竹彫鏤在肺肝了不涉毛肉伊予  
道樵悴對客苦拳縮瑩對水霜間攝氣使肅  
微微言死燈燭奇想洩泉蓄共保歲暮心寄  
眼閱高木

送馮宋臣督餉遼陽二首

處世有深意不在軒冕場結交無真心何如  
巖穴藏子衷其海若百寶吹幽光分身入衆

流將與窮扶桑卽爲影共形滅燭殊沈揚乃  
且迫嚴命捩馬嘶道旁萬慮煎一時忽忽翻  
如忘終無綢繆語續此迸裂腸喻瞻指明月  
鑑微寒潭霜一照滌瑕垢再照生清狂恕我  
漸看少憶君寧勿長

高燕接嘉賓分奕各審勢旁有袖手人棘胞  
不容議何如移靜眼游衍及他戲知子憂時  
心約畧與之類卽已奉簡書聊可施指臂片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一 二九

諾負曹耦浹夕不堪寐而况膺帝符金錢重  
所寄孤城枕遼海兇醜每潛伺斷非烽火間  
可驅疲餓士饑飽嬰兒腹斟酌慈母事風雲  
滿上游策足願高跂三年卽明日胡以忍聲  
淚

將出都酬別來道之四百字

伊余素黜淩於世苦牽掣野鹿寧受轡寒號  
豈詰口自甘同散木未必類驕莠周身昧其

微履患慨所取不謂值奇數仍然共良友夫  
君秀東越勝氣籠南斗丹霞鑄瑩姿飛濤蹙  
妍手耻異將母同應無或反有高論軒奴表  
肯落山王右昔各遊衣纓卽思交杵臼緣知  
雖互習默揣恒私負向聞議獄頗亦心否  
否迨一覲鬚眉宛如合樞紐出常絢履並坐  
必肺肝嘔造適已非言取酣寧以酒侑諸人  
入禪作使童擊缶縱不涉陽秋何曾間辰酉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一

三十

用茲屋頂領勞彼吹癢垢妖烏啼於前蝮蛇  
夾其後雲霧起膚寸乾坤忽陽九已矣悲覆  
車烏乎憐敬帚弱齡覽今古大地等丘阜豈  
以翰墨場而隨瓦礫偶投知固虞眇能謗亦  
當受肯成狂奴名甚感彈事厚獨此悵分羽  
未免爲疾首揮毫引蛟螭解佩貽瓊玖永結  
綢繆思轉令低回久修景誓言邁深裏試同  
剖爲生固有倫小夫貴無咎使我草嶽歎斯

天齊好醜勿徒沾衣袂且欲安隴畝聽風學  
撫松激水一環柳憤俗眼空白逃名髮方黝  
圖策非區區浮沉見某某烟霄雖暫隔形影  
終當守絮語憶夜闌如花綯談藪遙傳香象  
渡更道泥牛走風障豁已捐冥詮了堪扣相  
期證無上此外俱速朽

讀亦房所寄刻成燕中詩

懷人輒得苦不謂非深幸猶嫌書易盡不若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一

二十一

夢能承忽看竹殺青燈如金出礦高僧升座  
做季女臨粧靚含理澹以思取奇服而整韻  
淒深夜澗氣潔高秋嶺已絕聲者梯應邀古  
人肯初觀豁煩懣屢讀發猛省朋好皆康盟  
園林昔分領題評今字穩句記何聯警恍若  
共推獻何知異聞并欲談仍門舌遙望轉延  
頸君駕方適周余歌乃哀郢相憐終蛩距旁  
脫悉蛙黽燭地淚迸垂杯殘懷莫騁惟應一

庭月曾照兩人影

妙遠堂詩人集終

五言古一

三

妙遠堂詩地集目錄

五言古二

楊兵部畫竹卷爲黃大年大行題

葺且軒

移竹

種菜

休夏雜詩

出彰義門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二目錄

一

苦雨

三月十三日偶然作

滌池

初舉淨社于皓園值雨同張忠鼎遜公

雪公賦

出山

風異

雨止壽春

雨途

宿田家

贈夏長卿孝廉

感興

中元夜觀蓮公放河炬夜警

礪雨携酒再集時聞奴警

東憂

歸兵行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二目錄

二

珠泉

遺民枉拜先塋感述代謝

黃像之母方太君壽詩 有小引

南鄉寓目引

得荆伯鶚書寓感

哭徐象一

題義直魏處士冊

周文恪公祠

賦得魯陶嬰贈姚節母文太夫人

三河署中讀壁間詩有感簡贈李明府

過武清追懷亡友王亦房 有小引

妙遠堂詩地集目錄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二目錄

三

妙達堂詩地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臨川丘兆麟毛伯閔

五言古二

楊兵部畫竹卷爲黃大年大行題

畫竹必全竹坡公語如此余謂寫竹貌要先  
得竹理倘然俗胷中卽見爲起止枝萌雖偶  
類葱青早已死兵部烟霞姿脫腕寓高青歌  
妙達堂全集 五言古二 四

灰以淋漓青天墨虹起惟其與竹忘筆到態  
隨徙固能超意相何況論真似春雷逆龍孫  
一夜拔泥底空山新雨後君悟從茲始

聳且軒

客居敢求廣幽閒意所愛隙地足茅茨何由  
辨淨穢初疑穿徑窄未覺拓基大翼若翬仰  
干拳同蝸處內橫斜縱首意濃淡成竹態清  
泉俯可瑩雜石細不礙寧惟宜爽坐聊以慰

晨對圖書怡精魂欄檻改明晦風引遠香亂  
日入白光碎瘖手良已勞安心底無昧撫時  
悵炎赫卽境繁旁慨貴人疲冠裳棄子苦負  
戴何如看雲卧寄夢于鳥背

移竹

我構園中亭乃臨亭前除寸竹此寸玉得種  
遑求餘匪欲襲古人嘯咏誠難虐誰能寂惻  
友亦且饑可茹伸枝出葱蒨入土憐扶疎風

妙達堂全集

五言古二

五

至不能默烟深難補耀風聞渭川濱復有辟  
疆廬萬仞未堪侈數竿寧足娛余謂多寡間  
要在神賞俱譬彼嶮巖士而時經里間應接  
耗神明有懷胡由摅不若幽谷聲偶見符曉  
舒以茲任篠蕩兼不煩爬梳炎熇萬卉焦雨  
鳴泉源淤俯身等蓬棘比色慙芋蔬物情且  
安此天道終焉如

種菜

抱來行前軒嗟此蕪不治百錢買嘉蔬區別  
定名類專技未敢攘老圃慎所寄拊別若不  
愛疎密漸成次審其心手閒可以息燥志厭  
陰有新梵灌溉近攸刊提携命小奚絲絡一  
時墜所戒在中煩且爲裁始銳時虞雀蟻集  
拋書自呵嘗質明巡眄畦欣欣夜來意新土  
安不疑故甲醒如醉或似鈎連瓜復同側生  
荔吐蔓旣緣壁通恨亦墳地人生情苦奮勤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二

六

痺轉希覲卽期垂架陰預想落盤翠風露日  
以浩諒哉朝夕計

休夏雜詩

燈燈間闔開瑤姬粲如玉惟昔歛薄軀仰思  
前華躅霏烟墮羣笑齒頰授餘馥猶恐精誠  
微欲往不敢速浮雲忽南逝掩曉閉陰谷九  
關惡聞聲將訴反成謔沉吟迫至曙淚下不  
可續

開山得璠璣徑尺燭四筵追琢委市工師意  
輕方圓片類點絲理旣斷猶中連浴瑕采光  
英拒壘堪自全胡爲喁凡目永與清廟捐瓦  
缶取登薦餘屑羞貞堅分命于斧斤孰爲察  
其先

宛彼靜者妹經歲處空林約體却華織被芻  
導著簪盈盈收窻牖暗澤飛清襟百叩不一  
言誰明愁淺深時聞管絃曲冷冷奏哀吟聊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二

七

以杼素懷未敢求知音但恐知者逢乃轉傷  
其心

奇卉出西海絳跼臙膚理移置觀廣庭珊瑚  
障純綺未忍負矜玩吐艷媚君子愛極勞翦  
裁接鬚摘苞蘂上枝蟠作屏下枝逼臨水賞  
者自嘖嘖寧知委泥滓落葉語故株所望詎  
如此

覽古墓莊周落落表孤韻筆舌萬象奔道德

歸駕論登塚遭提提庖軒莫能問勿因河漢  
怖意亦與人近著批置睚中誰能不勞技儒  
墨宜自咎胡爲使其憤

大塵汨滄溟風濤百靈混鱗角苟未分胡由  
辨龍蠅自昔雄英士乘時各雲卷要知此轍  
覆卽彼安車踐熱心先骨朽讚毀誰能辯半  
夜炎項分廿年吳越反後世搖筆人乃云相  
去遠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二

八

屈平昔自湛側聞賦懷沙瀟湘飽奇秀迫使  
羣情芽卽令非放逐而能抑藻葩獨悲萬古  
心彼亦忘其涯至人細功業小夫區忠邪嗟  
嗟六里欺豈果能勳華

久漁習湍瀨久農習原隰久賈習肆塵久宦  
習拱揖人生多悲歡地隔情隨易鷹隼非自  
高所勵在勁翮秋蘭委霜土不如蓬科逸履  
順百妍湊安卑一身偏去去何所求南山杭

稻秋

汙汙行地泉萃萃倚天嶠戔戔  
引蘿爲元運一氣流羣形各分肖高潛勿相  
恤互存稱衆妙冥陰有穠華升陽有偏照古  
之觀化人於焉討精要金掌有時斷思議豈  
堪料巨靈伐其勞真宰匿而笑

沉憂隘庭巷駕言臨高城衆木風低昂鳥獸  
索羣鳴官闕挿浮雲車馬如落星星往來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二

九

于頃背味經營秘語萬鬼伺寸捷干失爭動  
息如有驅元化何嘗停金仙式遺訓將以希  
無生

出彰義門

日氣裹游塵厥狀變蒼紫浩浩齊州魂雲奔  
以水委往來分項面深淺含情肯上垣倒枯  
蝸出穴戰羣蟻老樹立道左可以稱木史請  
言十一朝異同而終始

苦雨

客行雨亦行勢若兩相逐叱馭日泥中餘花  
繡車輻遙看山着帽訝彼勤櫛沐野蒞不情  
紅浮苔可憐綠周道固坦坦所未備奇曲井  
里及川原習看亦憎熱烟嵐絢點染漸覺改  
游目岫微西子顰樹濁南宮幅幽寒養歸處  
緩書意良足

三月十三日偶然作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二

十

孤館結春陰焚香開貝多撫時軫殘緒如岸  
看迴波有同病瘡兒冰熯心紛拏湯池與刀  
劍鬼技驕其苛迨大無病身卽悟身爲魔蛇  
從杯中驚還自盃中瘳而惟懸弓手乃不隨  
影訛跡舊障已空觸新理匪他驅鳥入雲林  
福德惟虞羅異與解人說恐遭智者訶

澎池

澎池不容刀澄波瑩寒碧林樹或影之槎枒

寫千尺空性不可盡冀與開士析

初舉淨社于皓園值雨同張忠鼎遠公

雪公賦

比廬可呼答矢言結心素悲喜初入林苔蕉  
綠綠步久坐滅視聽簷雨不知注池波合一  
音林影蕩諸趣蒼然窻戶間烟絲濕難度欣  
聞微妙義於我陰濁銅機觸有利鋒理新罕  
停悟形神安靜夜欲別屢延顧出門聞殘鐘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二

十一

林端獨火露

出山

生平賤拘鄺遠生太遐慕十載猶一身纓綬  
束我懼還山理耕稼餘力討竹素非忍謝明  
時迂敢擇所屑慚無學道質終乏周身具春  
風桃李梅我駕乃云御蹠足辭往轍驚心踐  
前路沈吟谿上僧惆悵池邊樹殷憂復始茲  
頓策不知處



風異

皇帝已未春二月日甲戌我行堯都道狂飈  
忽中擊朔氣一以侵黃雲四垂塞霧逾五里  
重潮訝三門激俄驚天地非何止日月匿人  
語近不聞炊烟遠難直平摧臃腫樹突上飛  
揚石將無土囊浮祗恐坤軸圻陰陽有鬱戾  
豈爲行旅惜情恍異所遭沈吟悶填臆側聞  
東征師懸期已深入彷彿塵塋中餘腥雜鋒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二 十三

鎬國威知已振天意高難測推枕不遑安歛  
手記時日

雨止壽春

秋雨不繇天淋浪日如沸客夢醒澗泉束裝  
無次第川原怯遙揣徒御黯相視止亦非霽  
期羣怠集于憇賴無靜躁心姑徇去留議耳  
目肅廣除鮮石錯鱗次高松厭屢欒敗葉時  
一墜慮澹夫何言分窻閱寒翠

雨途

積陰千里寒野水白成片堤線方紆曲雨珠  
復奔濺茵多埋樹罟禾腐棲波面寧獨苦厲  
揭亦將思昏墊低飛鴉覺重獨立鷗何羨望  
遠聊解憂孤烟報村店

宿田家

雨宿安草草剝啄響蓬蓽野人驚軒輿稚子  
匿門隙到薦初掃榻移燈乃垂壁偃竹矜所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二 十三

有盤飧亦狼籍樞近馬豆香厨空濕烟逼湏  
吏人語闌細聞簷聲滴暗竄默不應饑鼠竄  
屢擲問夢今有無卽至何由識

贈夏長卿孝廉

觀人觀其半全乃反爲累清或以豪妨狂將  
與痴類誰憐失路面欣把入林臂呼酒對寒  
林垂燈語無次洗予讒妬骨發爾妙明義多  
愁必慧人痛飲卽名士仍聞擁百城不堪貧

一字移情與煉魄間中有怵計我思韓王孫  
孤蘆雪清涕天地方曠聾寧獨在文事析疑  
每微中送難偶善戲元達固自佳牢之亦堪  
似

感興

被縞良道體外必襲統素盲婦飾晨粧但爲  
人目故馮生一何勞立面九疑路誰知冥冥  
心或於率然露空房開煩暑黯坐汗漿注重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二

十四

貂胃黃金苦樂請君悟

修修琅玕枝托根北園麓匠石擇棟梁揮斤  
不停日餘斑湘水岸飄粉渭川曲拂拭憐幽  
人矜玩未言足毀之等惡草譽則軼珍木空  
巖兩不知寒稍掃雲綠

積金須積貧飲酒須飲醇仕宦非要塗俛仰  
終隨人圖書盛嘉譽動與白骨塵賈兒競朝  
飽劣謂農艱辛空林雪花繁撇眼流鶯春人

生有遠圖難與近者陳

貧勿墾隣田熱勿蔭官樹隣田不入倉官樹  
有來去採荷葉莖葉積漸泥滓汚悲愉千載  
殊得失片時誤丈夫懷徑寸難爲効人喻能  
歸李陵耻不醉阮公懼

中元夜觀蓮公放河炬夜梵

清川盪疎星灑灑汀草漸大慈歛諸相白月  
中威儀頽沙疊向背惟木相參差洲渚非自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二

十五

光身心爲琉璃是時匝羣幻明滅疑雲旗多  
羅振潮音人鬼同一悲森然燈無盡江海如  
遇之歛見掣空中電火爭以馳萬夫盡濃睡  
金鐸良多疲空波洗腥寒風散魚龍遲

礪市携酒再集時聞奴警

精廬背高城阡術錯成理方夏草木長冠纓  
觸屢止靜遊意良足况挈同懷子曲堤步紫  
茸野水鑒清泚四望但純綠流烟上衣履雜

陳嘉興過中讎壯心起烽火徹甘泉中原徧  
槍壘高僧出世面亦復掛悲喜猛願發磬聲  
旄頭不煩指

東憂

截彼長白山海水下蕩潏一朝窟妖沴堅壘  
拉如机漢鵝從內噪胡馬自外突落髮萬人  
迎禿於草初茁豔姬笑相待朱粉照劍戟幕  
府徹嚴扉叛帥笑談入禍樞坐自撥慷慨亦  
如連堂全集 五言古二 十六

何及戍樓烟火臭有血不能碧使者義豸冠  
罵賊固不屈羈賈空塵肆降人飽鋒鏑軍興  
盛轉輸黃白久委積誅求四海枯提携萬牛  
瘠所嗟移鑄鑰未買死士力半作遼池土瓦  
礫共捉擲河流懸一線凶醜屢探測先聲碎  
蒐膽四衛立荆棘聖主日方高元臣步猶濶  
復聞西塞兵遷延傲飛檄河上中潰歸貔虎  
化饑蠹剝斂饒自健不如畏強敵戮我邯鄲

城白日廢鳴瑟軍書馳省郡事起有倉卒三  
輔苦焦焚千里原野赤民將委溝壑亦恐呼  
草澤古來離亂世貴賤非有擇痛哭思高成  
百戰改文物

歸兵行

去年行負戈遠平指歸期豈悟遠城破萬死  
脫艱危併命凌天吳島樹驚戰旗賴蒙制府  
憐容歸息瘡痍五月肌膚焦千里手足胝問  
抄連堂全集 五言古二 十七

悲聞我歸塞路爭嗟咨復貪詢近變徑前挽  
禿髭語稠不得答意結難盡辭但云受降非  
禍由賀李爲有室妻孥喜無室隣里悲仍聞  
自出關未給安家貲所慶頭顱完遑暇計其  
私中丞近移鎮赤羽仍飛曉縣帖榜通衢里  
長按健兒韎韐奮長劍袂別已有時勿盡歸  
兵言恐使新兵遲

珠泉

四山莽奔峭有泉冽其坎潛蚌非一源欲掇  
不可攬空巖匣作鏡細草綠成毯浮陽上鬱  
蒸顏照入愁慘靡靡戲藻活的的金沙粼鱗  
介各生成巨細自相啖琴樽寄幽討亭橋架  
澄澹岍植滋琅玕礎影倒菌舊靜堪通智慧  
瑩取析肝膽徙倚生羣陰俯仰較諸感月怯  
宿禽墮風疑林獸喊車馬尚勞勞將發更周

覽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二

十八

遺民兄枉拜先塋感述代謝

古之定交人升堂必拜母氣類通顧復因親  
以堅友用知投契難致慎不容苟惟子敦古  
誰倚廬念寡偶喏喏歲月閑斯盟果無負陸  
驅三夏車絮裏千里瀟琴壑既不逮悲愴瞻  
厥首落日射荒墟狐奔玄兔吼崩摧舊緒裂  
含吐深衷剖慈鑒或在茲上下而左右申章  
托金石取以喻永久肅肅松楸風曰予敢忘

否

黃像之母方太君壽詩

有小引

像之文學爲廷尉健所先生之孫先  
大夫筮令上黨廷尉寔持斧其地嘗  
叨剡薦稱國士知廷尉旣歿先大夫  
每劇西州之感余趨庭時聞之稔矣  
像之母夫人六十壽辰介吾友遺民  
乞言爲贈益祇過聽遺民謬譽而猶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二

十九

未悉世誼之若斯也爰賦短篇用彰  
盛事

淇媛昔截髮爲子急取友要使譽聞揚肯因  
貧賤醜人子石爾思豈敢度施受鼎金或繼  
細貴謀所不虧太君珠玉叢甘起操箕帚中  
承爲之嚴繡衣乃其婦繡衣殿中時簪毫帝  
左右攬轡向河山風雷在彈指先子領邑符  
封採幸無咎薦融章旣騰御李綠非偶蟬緩

屬趨庭姓名耳中有風旣馬牛隔塚各孤鬼  
走論詩向湖海珊瑚落吾手驚傳有文孫遂  
復知令母遠訊庶堪通故情得重剖云從黃  
鶴歌自翳青燈久奇毛分鷺爲癖尙惟科斗  
畫荻每成書鳴機取佐酒高義平原間微言  
正始後往往巢戶庭孝烏白其首簪裾非大  
業金石猶中壽慈哲與清隱風將百代取

南鄉寓目作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二

二十

閉戶言殘秋秋如深一往寧知陰潦後屢變  
亦多象市塵稍濶遠風日復妍爽耳目所習  
經忽如條而朗波牛相逐亂水烏鷺飛兩野  
溜入田間炊烟作雲上籬紅風偶墜林綠晴  
猶養每每村扉間鋤鎌隔墟響茅敗葺舊廬  
杭香屬新穰呼兒拾場遺使婦共隣紡岐路  
悲踟躕達生計俯仰所以古人心畢願於擊  
壤

得荆伯鶚書寓感

浮雲日西征飛鷹厲其翰十年始一扎安得  
不遙歎旅遊昔京華精采燁相吟風濤一漂  
泊阻絕辰與漢亭亭巖下松無言保貞幹羣  
芳競搖媚時節忽復換人生各有營不易同  
閭閻將子尙能來瑤草未衰散

貧賤何足傷要在中懷怡豈無金緋人刺促  
長低眉良疇富嘉禾肥犛躍清池奮袖翰墨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二

三

塲志高多烈辭華燈正疏牖擣弄可願兒纏  
總論故情千里心不移征徭道戈甲泉石亦  
未夷天淵各動息黃髮將同期

哭徐象一

英雋多下僚美器無長年茲語古所悲猶意  
或未然夫君若秋水碧藻澄霞鮮臨池覽筆  
精錯落銀鈎懸有時拂絹素盤礴維與度四  
座嘆風流傾盼殊嫵妍嘗聞工畫人曾勝滋

雲烟將無受才役神憊辭雕鏤憶昔謂

帝初陶傳同翩翩走馬高梁橋飛花逐鞍韉  
迴燈障曲屏吐論如流泉悲彼鍾漏盡猶爲  
世網牽矢將及始衰歸各保丘園歲一巾柴  
車千里予寒暄山行極俯清水泛或淪連爛  
燬出子孫爲樂終華顛大笑沒孟案冠纓抄  
餘臚遺響猶未滅忽已生相捐十載仍爲郎  
尙白非守玄管管永夕恨惻惻平生言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二

三

題義直魏處士冊

昔人尊大隱高士每孤芳心與朱絃斷耕非  
白業荒長饒閑自命短幘岸仍狂傳好標耆  
舊時堪見上皇壯心封馬鬣餘澤寄螢囊述  
德今康樂懷賢昔彥芳試徵南史筆爭式鄭  
公鄉

周文恪公祠

悍相昔秉成風雷變彈指腐鼠易啼烏吸泣

且爲喜墨線竟誤留金革非所擬不聞對仗  
呵乃與迴車止南都一文恪奮筆立抵几嗟  
此千秋防一髮紫名紙高義良激昂素心亦  
遷迤晚垂春卿佐旋悲夜臺駛榮豈必黃扉  
芳恒在青史伏臘此新構雲烟卽前址喬木  
鬱蔥菁彪池環清泚登堂愜爾音儉夫擊其  
齒近陵既育碑畏壘固解里我欲叩玄扃塞  
裳哭衡芷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二

三

賦得魯陶嬰贈姚節母文太夫人

陶嬰昔終居執義以禦強卑雖不慕雄永夕  
聲傍律誰云然算弱寸念千夫防能使天人  
權無能爲妖祥懿哉文太君嗣躅標孤芳艱  
難立遺孤荼蓼幾倍嘗乳花濺齒血沾襟悉  
寒霜饑飢侮辱間如玉礪逾光冥冥夜未晨  
一綫扶微陽終然掃羣翳海日明扶桑顯揚  
理數定母則安其常焉知鼎食時不仍同槽

糠婦節通臣誼穆然慈訓章豈獨黃鵠歌聞者爲心傷

三河署中讀壁間詩有感簡贈李明府

赤縣峙黃閣屹然壯圻輔奈何百年內漂搖  
失攸宇裴馬淪風流輪蹄錯子午關門盛輪  
輓如海受洲渚九邊簡精銳四面至賓旅叱  
咤鷄犬驚翩躚整弧舞當其蹂躪時真可號  
貔虎復聞楮矢通坐閱旃裘屢厥冠雖沐猴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二 十四

厥胞實碩鼠聖朝貴遠客豈暇矜細侮遷延  
信宿資中產已赤土鋤犂祇榮確蓬蒿徧環  
堵一飽恃糠粃三秋嘆長楚鞭笞折復施杆  
輦盛仍取頻聞啼寡婦更見典嬌女茂宰仙  
李枝水心照簪組慈母叩真血羣兒飲飛乳  
載披相間吟字字摩疾苦遂疑節簷淚滴作  
研池雨在昔元道州遭逢屢艱阻春陵有篇  
章哀音散今古慙子非杜陵銜聲不敢吐默

欽濟涉材底幾漂庠補志哉一終始文螭待  
高武閭闔手堪捫天寶卑聽覩

妙遠堂詩地集終

妙遠堂全集 五言古二

十五

妙遠堂詩玄集目錄

七言古一

繡佛歌爲王長卿內子賦

桃葉歌

大水卽事四首

沙彌兒歌用李賀體

泛高郵湖

趙郎歌

妙遠堂全集 七言古一

亂頭歌

題巖居高士圖贈徐象一水部

報國寺古松歌

燕燕詞 有引

悲大安

孤山園

壽兄初度

西郊觀馬劇歌

送陸君啓督學粵西

文弱齋中看修齡先生黔中所出字卷

看花懷時良兄

觀李學士醉歸圖 學士卽文達公

村汲娘

於祠山道士處見所藏宣和玉磬因漫

作歌

嬰姬行

妙遠堂全集 七言古一

劉將軍歌送勳甫帥師援遼

快遊歌寄汪一甫

鳳凰來

舊燕詞

聽鸞友琵琶短歌與遺民作

悲崔行

道中望盤山歌遙和于文若中丞

燕都秋日答周安期見訪併送還吳



燕昭墓

范太翁壽章

妙遠堂詩玄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桐汭夏 儀長卿閱

七言古一

緇佛歌爲王長卿內子賦

王郎手持一足絹香氣淋漓隔紙見展之使我起敬心普陀大士開生面細玩總非綵繪成閨人纂組通神明合掌低眉各極趣衣摺

妙遠堂全集

七言古一

四

髮雲不知數望夫真疑瞻寶月捫來直似籠輕霧筆墨寧惟失勝場純絲兼亦無鍼路王郎字學陰符經令子復解施丹青先掃白地具勾畫素腕纔經滅形迹谿逕已脫骨力存君家雅事何其繁乃知絕技古今有爾時非心亦非手前身自是天人師億萬化身一掌取更聞慧性能護持纖塵不肯沾輕絲三秋僅僅成二幅雨濕風昏輒置之晚牕倦指焚

香坐想見王郎頂禮時

桃葉歌

王家桃葉世所美桃葉桃根兩爭豔千箱純  
綺圖繁華描寫新粧幾更變千金買一珠千  
珠裝一囊于闐陽燧不中意後商彈力誇前  
商低頭摩娑時一弄主人隨處皆春陽東方  
明星照象牀屏簾倒溜倭墮飭殘月恰與纖  
眉長短稱華粧裁秋霜中廚縷切驚刀忙春

妙遠堂全集

七言古一

五

旗翠淪鮮菱漿瞳矐初日牕戶白滴粉塗朱  
試添飾念欲安髻心玉葉朱簾錯青碧念欲  
壓髻唇鳳鸞釵頭鴉膩額吳機蜀錦熨新襪  
煙絲繡襪波紋坼藏鈎博局有餘適厭謝濃  
鬟取輕拭花叢嬌鳥啼不聞沈沈午夢爲行  
雲倦來肌體憚周折蓮花新帔沾斜曛金吾  
居何許馳道過東華珊瑚百步障翡翠七香  
車麴塵雜風起勝侍嬌如花胡來諸老嫗貢

妍引媚承齒牙青錢白鎰滿面擲一笑已滿  
中人家金吾一何愚嫁女復嫁姑雕奩輦百  
兩甘作溝中趨金吾亦不思生人片語風霜  
俱但今朝夕保恩澤直教赤地回春無威稜  
炙手鬼神避柔戲閨閣如狸奴時匿頭上冠  
忽瘦腰下符主人不敢嗔笑催侍女探流蘇  
阿姑問不識柯女顏微愉天街何事急朝謁  
且傾琥珀澆醺醺一日苦不足千載期爲歡

妙遠堂全集

七言古一

六

惟愁明燭盡不得照夜闌寧顧萬人唾要路  
誇高官但勿復匿腰下符亦莫度頭上冠君  
不見峩冠綰符朝視事日暮黃金流水至

大水卽事四首

白河一夜不知岸蜻蜓舞天垓鳴鶴堞樓望  
入高樹平萬頃蒼茫接雲漢丁卒虛肩南畝  
鋤呂師坐繫城關纜十家水入九家破哭聲  
半夜相亂牀窺層層架屋齊餘粒何由出

糜爛老嫗赤股抵死行程子癡啼泥沒肝忍  
饑且復投六親亭午爺娘暮星散涼風颼颼  
夕轉惡豐隆着鞭電光燦嗚呼安得雄劍決  
浮雲仰視職輪照長旦

今春麥熟太狼籍斗米上街無百錢秋稼如  
雲漲陂澤野夫果腹歌豐年寧期屏翳太驕  
肆曾無三日瞻青天黑蛟跳舞河伯喜坐令  
滄海沈桑田波心秫稌類藻荇高岡直與污

妙遠堂全集

七言古一

七

池連每愁燕雀墜泥底已看蛙黽升林巔市  
心水急鼓枕入恍疑村落臨江墮貧兒露宿  
淚交血支吾那到秋霜前已悲徂賦無所出  
况論婚嫁難生全縱堪白紙報災沴懸恩恐  
未舒眉燃嗚呼天王聖明政府厚終能調燮  
回重玄

生年習聞水雨至後者壬寅癸巳老人八  
十雙耳聾歎詫眼中無此事舊時野屋盡泥

途幾處孤村但空地寡妻獨客但悲號驛騎  
輜軒亦憔悴憑高四望白練迷遠道松楸變  
荷芰日影乍出氣慘悽破棟頽垣照鱗次啮  
石真將砥柱翻負薪欲續宣房志人云南去  
有龍湫怒逼陽侯失其利古來變化稱天飛  
小溪跼蹐果何意江湖冥冥波浪闊龍乎龍  
乎胡不萬里風雷縱遊戲

妙遠堂全集

七言古一

八

岬稍幽曠蒼藤青桂常脩脩落日兒童躡屨  
入春風賓客維梢遊詎知漲發上籬棚孤亭  
直慮隨沈浮茅棟半壓石壁圯紫薇委謝無  
人收冬初木藥樹猶短波漂雨打應難瘳馬  
鬃或恐衛公誤羣牛不救西川愁歸來衣裳  
屢沾濕案頭亂帙疲繡轡疾霆殷殷屋瓦裂  
誰能倚柱書不休吁嗟乎隻手何由補天漏  
寒燈餓死蟲啾啾

沙彌兒歌用李賀體

清童不肯梵天住  
跳浪人間染歌舞  
攜得娃宮楊柳魂  
衝體吳粧舌燕語  
埋頭麴蘖一千場  
殘月不眠老暮怒  
紅絲暗接芙蓉屏  
峽酒山泉皆倒聽  
西正聲中鴻落地  
踏錦剪香作新勢  
燠籠夜啼淚真假  
兒兒曉低隔花罵  
琉璃大碗碎  
僉奴鐵限重簾立  
霜下

朱敬韜齋頭同任明馨觀李畫趙字

妙蓮堂全集

七言古

九

高天日沸搏紅鱸  
赤脚却走尋精廬  
筆抹蒼竈仍唾盂  
朱生丈室如冰壺  
任郎靜者長雙趺  
掉頭指顧招僉奴  
摩娑敗繭意態迂  
古香翠色交模糊  
蘭亭之榻桃源圖  
中有一紙色更枯  
龍眼運筆神睢盱  
渥洼波圻天閑孤驂  
蹶滅沒勢可呼其神  
其骨兼其膚遠觀欲舞  
近欲趨纖蹄絲鬣量  
肥癭任生任生真類爾  
家東海老釣徒金鱗  
不撈撈珊瑚片幅明月

五都把玩何惜忘昏瞋  
朱郎黠淡色不愉

自拙敗簾搜前廚  
宋家王孫家菰蒲  
大揮小抹皆秦珠  
李圖趙筆堪齊驅  
此圖此筆儼可舖  
世間翰墨誠區區  
吁嗟乎虎頭骨腐昭陵  
燕倒傾禹鼎收康瓠  
朱郎炯炯雙方矚  
辨析每欲窮錙銖  
任生別觀亦不麓  
我惟一榻萬卷俱嘔  
嚔唾涕皆皇虞  
龍眠王孫古不迥  
子攜就我飯苾芻  
我當爲子歌鳴鳴  
古今神物

妙蓮堂全集

七言古

十

帝所需貫星泣雨  
世非誣不然奪取  
直換趙家酷亦可  
千日娛飛觚何必  
使五丁百怪長擲  
掄朱乎任乎拚肯  
無

泛高郵湖

河水湖水一線隔  
未到湖中湖爲客  
南風吹船船不行  
却與此湖生此情  
沿堤小艇深深去  
菱葉秧針綠無數  
劃波葭葦縱復橫  
豈辨前溪是初路  
漁家乘暮載網行  
漸看忽沒空

明處與殘艤棹河之濱林聲颼颼如有人酒  
杯角枕盡無色但覺煙水來相親我將卜居  
向煙水所食話言有如此

趙郎歌

曲在美人曲無主不然只如對歌譜誰將秋  
水雕刻成拂衣斂袖俱有聲宛轉低回作悲  
喜一片妖魂酒間死淒風苦雨弔燈光返魂  
不用尋名香坐中先有斷腸者明日見郎翻  
妙達堂全集 七言古一 十一

道假芙蓉隔浦不敢言爲誰悲怨爲誰恩

亂頭歌

秦宮夜向花房宿曉起貪嬉倦收束鴉盤羞  
作女兒鬟千疊青煙納寒玉覆眉幾縷連顰  
梢猶隱殘紅在肌肉朝光瞳眈漏聲顛簾隙  
乍開見人面背聞只作杜蘅香滿臂縱橫印  
成線此時披衣仍復畱此時對鏡仍復休春  
江班駁草新長東風無力吹輕柔短袖倚屏

沉香色手交頭俯俄光澤犀簪一隻紅一絲  
萬片心魂騰不得

題巖居高士圖贈徐象一水部

山水於人非泛親每從高士爲精神煙嵐所  
聚噴將洩手腕欲停遭掣拽徐郎書畫工少  
年橫飛藻思傾都傳南國一爲蒼水使西湖  
全結青峯綠爾來贈我巖居嶂半裂湖山寫  
其上千溪萬壑收古人片石寸林取心匠清  
妙達堂全集 七言古一 十二

秋相訪常杜門墨花每浣衣衫痕曠襟對客  
若無事新句問君都不言興有所寄餘輒已  
知君獨往意如此歸來素壁懸障看半夜嘈  
嘈奏宮徵

報國寺古松歌

徂徠一粒遺朝露倒插橫擎不知數紕緇直  
作盆盎觀皺折似遭鬼神怒門前車馬日奔  
騰門內煙霜如未曾靜眼閱將九朝物蒼皮

留供百年僧迺知凡物不能久必有神奇與  
相守縱經宿雨上莓苔豈向斜暉競榆柳別  
有兩株高撼風蕭疎瘦削羞將同天昏合院  
舞虬浪夜報大夫參木公

燕燕詞

燕燕者雲中教坊女也色蕤姝絕某  
將軍見而辟之挾與宵遁寵冠曹偶  
將軍死大婦修郤復斥歸樂籍中燕

沙連堂全集

七言古一

十三

燕恒獨處槐里喬王孫飾車馬往迎  
姬婉謝焉亦以束於代藩故余與亦  
房憐而作詞

飛狐迤邐接雲中繚繞煙花上國同利戟長  
矛一百萬畫閣瑤牕十二重中有一人字燕  
燕柳與柔香桃與豔十三閉戶譜琵琶十五  
臨牕理筆研蹴鞠鞋尖蓮倒飛彈碁指下花  
爭戰愛學吳儂寬曳衣恥同燕女膩塗面君

王麗日陳歌舞獨著鸞幃領樂部歸來阿母  
不敢催一睡紅牕日亭午誰家俠少敢浪過  
縱是王孫肯輕許將軍手獵曼胡纓纔得心  
挑已目成獨設柳營棲戲蝶別粧錦幄鏤流  
鶯君王失姬母失女訪遍城中不敢語豈料  
春歸在綺羅只言仙去爲雲雨窈窕高樓擬  
金屋畢媚搜妍歡不足小字常臨勒石銘新  
聲偏習鏡歌曲畫眉難施穿札巧弄乳還疑

妙連堂全集

七言古一

十四

點酥熟銀屏掩映疊猩紅金甲淋漓染螺綠  
朝朝暮暮還如此不道飛丸捷于矢佳人縱  
將城國傾武夫不爲兒女死朝遣着麻衣夕  
驅辭繡帷可憐滿梳雲戛戛并刀飛可憐  
那躑躅踰泥滓賤妾含辛容致辭寧隨田  
父同哺糜侯家白榜閣前逐王吏朱書門外  
追君王仍有姬阿母仍有兒滿城仍有歌與  
舞賤妾踟躕將何爲扶風豪士金門客特遣

飛書問消息心許橋填烏鵲期身憎檻折翼  
驚翼從經朱瑟委塵埃今日輟勤對使閒欲  
訴繁愁偏歷亂強將心曲自徘徊人生倚伏  
誠難定爲君三聲斷猿應將軍不敗由天幸  
書生骨窮妾薄命

悲大安

遼陽草白陣雲黑十萬控弦如鬼蜮戍樓健  
兒杭柝眠誰信黑甜夜臺側收保援兵同日  
紗連堂全集 七言古一 十五  
休血波濺濺成溝流就中懸竿是營帥錦袍  
猶掛枯骸頭胡兒笑漢兒哭烏鴉飛啄人肉  
鴉飛入啼臺柏青中丞奏捷如流星

孤山園

機槍光芒煙火飛孤營一夜遭重圍韜戈偃  
矢不相向身騎駝橐尋常歸織成紅錦蟠麒麟  
今日乃上單于身游魂夜抱馬鞍入轅門  
朝鼓仍振振問君肘後何累累凶門推轂良

有以安用散金買死士將軍金多自不死君  
不見匈奴見像不敢射郅都區區文吏耳

寄兄初度

長安偏仄口不舒每見諸子能豁如寧惟入  
林貴名飲亦且閉關擯僞品浪語恒稱文酒  
報素心乃在浮沉間以此履綦日相及各有  
弧矢期互習兄年十三我始生今仍待我同  
成名其間造化息何意次第爲生諸子計或

紗連堂全集

七言古一

十六

生我後或兄前一堂偶聚非徒然我常俯仰  
長老側膚面雖恭氣多塞安知他日顏髮衰  
更逢雋少不我疑乃信爲歡必同輩況復忘  
年號同志燭香花暖杯欲波或謔或祝舞且  
歌歲歲刻期視黃菊開有常期非泛屬舉杯  
酌菊菊有神兄如此者能幾人

西郊觀馬劇歌

羽林少年肉飛仙硬黃袴褶雙錦韉鐵驄欲

路西山破遠巡百戲垂鞭過奇情逸出嫌馬  
遲曲折授馬身無爲或如抑勒或如逐其上  
分繫下摩腹直立高同鷗建帆側翔巧類猱  
升木是時天晴游絮低觀者過眼迷端倪進  
退倒豎到皆骨迅捷奔騰間不嘶暮光欲合  
電影逝知入紅樓幾家醉埒園一帶苔錢青  
明日重至煙冥冥

送陸君啓督學粵西

妙遠堂全集

七言古一

十七

客堂燈新夜復清眼中之人歡相迎轉喉歌  
哭兩不可握手醒醉俱有情陸生別自機雲  
後五經紛綸略上口車門擊柝謝朝謁小弟  
呶哦與師友墉鼠鷺黑嶠虎斑生折其角如  
枯管入曹不堪老吏餓開卷仍似諸生孱每  
言中書書何事思駕玉虬騁文駟九閭忽念  
百粵西甍結以還少文字洞巖岬嶺萬態殊  
精光剌刺衣冠趨豫章束薪金匿曠生也持

斧兼爲鑪赤光經天柳陰死驟駒過門行且  
止升沉離合非一心呢呢熱腸粟寒起人生  
有別誰免此大燾高牙自茲始題詩憶爾湘  
水深抱甕有人四愁里

文弱齋中看修齡先生黔中所書字卷

羅施蠻霧濃于墨膠筆滲箋揮不得押符判  
牘大如鴉妙腕偶撩欲跳擲離徙蜿蜿蜒蚓  
行數行錯謬別有情長刀大管迭入手不因

妙遠堂全集

七言古一

十八

執法喧神明提携萬里刻藤牒應有黑蛟夜  
悲涕高堂展出身始翻如春岸奔秋潮至君  
家種竹滿庭翠怒笋爭抽粉尖銳斜陽頽影  
能滿牆側出斜侵略相似我欲一杯酬一字  
問翁何從得新意花苗吹笙紫苗戲

看花懷時良兄

長安種花如種菜黃紫雖繁鮮幽態長安閱  
人如閱沙根株各附爲蓬麻孟浪數年苦留



滯寂寞故園負花事歸人三徑粗掃除青帝  
一春費裁製兜羅勾白霞鑄紅傾城美人將  
無同燦如列錦出金谷嬌似畱裙藏漢宮茲  
時欲訴將誰語搔首看雲憶儔侶長安有花  
期尙遲繞砌巡池倩誰主歌殘興盡半欹幘  
潦倒君懷必同劇對客遙思故里花如予却  
憶長安客

觀李學士醉歸圖

學士即文達公

妙遠堂全集

七言古一

十九

宮雲激灑樓臺黃上林木藥晴飛香天廚珍  
饌送飛絡帝俞公啐花煙傍醉拜上前扶不  
起詔假肩輿用殊禮禿衿老闍昇且嘖前者  
疑呼後疑指蟬冠籠花照頰紅麟玉蹙起衣  
颺風鬚眉如煙春欲滴公貌雖醉神則恭又  
如默默思淵衷其思維何品羣工舉以佐帝  
熙天工一璫繡蟒步與次玉也厥名系牛氏  
威稜炙手走風霆畫者猶存偃蹇意復傳方

譙觥籌移玉過帝前公目之皇情鑒微示摧  
抑折花特遣相追隨寧惟雨露渥魚水兼令  
城社銷狐狸嗚呼此圖百年物樹起滿堂氣  
蓬勃孫叔何悲子負薪魏徵尙有家藏笏九  
重如天尊紫宸要在下濟通羣倫卽今據圖  
可想像宮府浹洽風俗淳豈獨書生慶遭會  
亦爲盛代傳精神李氏寶之宜世世更願叩  
關懸黼展西苑名芳蟠老根炙日流霞幾酣

妙遠堂全集

七言古一

二十

醉花開復如天順時聖人何在中官知

村汲娘

星盤曉起蘭膏滑批霧挈雲巧重疊黃荆作  
釵無彫刻意中密疎鏡中惜裙邊舊繡移曲  
折素足出門寒不襪銀牀雨澁泥陷石欲行  
不行踐黃葉斑竹灣灣肩不息飛來向身半  
邊月

於祠山道士處見所藏宣和玉磬因漫

作歌

瑤岷出水水寒膩昆吾刻作宜和字哀音射  
波龍子啼如訴東京夢華事殿前衰衣方羽  
衣翠旂輔座丹碧輝靈素大言請羣后三山  
鸞鶴同雞飛此時宮懸俄一叩洞庭地窄鉤  
天漏胡塵馬湮捲地腥不上血斑上土繡玉  
質至脆石至堅物理堅脆爲壽年峻嶒良嶽  
盡奇石銷烽飲鏃成飛煙古水瑩然反長久  
妙遠堂全集 七言古一 三十一

嬖姬行

長安好女髮連蜷對鏡持嬌私自憐高門邀  
問不送帖一心飛上椒塗前村傭衰媼妬相  
評忽遣飄零作厨婢盡將調管理簫心未汲  
隨羣亦稱慧不辭抱薪日辛苦但願長宜翁

與姥開箱忽見舊繡牀掩淚挑針月中補人  
生貴賤俱不移朦朧妙在深閨時

劉將軍歌送動甫帥師援遼

已未東天五星闕遼海波腥土花臭時聞隣  
火泣黃昏坐見狼烽欺白晝天子甘泉移日  
曠金符十道飛紛紜山西燕額自有種鄴下  
黃鬚故不羣南陽趣起劉將軍將軍昔罷樓  
煩戍擊鮮臥接糟牀注醴醴遮火夜徵歌不

妙遠堂全集

七言古一

三十二

律吞虹朝選句瓜田自識故侯名獵騎不干  
醉尉怒昨者對揚休命時小人敢以有母辭  
解裝盡供食客費破產寧問家人饒良家六  
郡喜馳突猛若怒彪健於鶻令嚴真可試宮  
姬智捷何妨師廐卒將軍許國惟一身出則  
我后歸吾親炯炯血丹自知已悠悠文墨夫  
何人是時火龍行空燒赤鱗擬金浴鐵無纖  
塵匣中雙鉤萍葉紫槍尖六月梨花新彼奴

作逆將亡矣今之江夏裴聞喜將軍勉效西  
平子直須雪夜擊驚鷺莫遣青天亂蜂蟻不  
見軍需竭地征中原鞭撻無停聲援師南來  
更蹂踐兒啼女哭逃柴荆卽茲人心厭戈戟  
可知天意銷機槍鳩鵲衣冠萬國會麒麟圖  
畫千秋名酌君巨羅君起舞朱鷺振振在鏡  
鼓高歌飛作出塞曲別淚彈爲洗兵雨牙旗  
鵠印何可誇萊衣要裂宮錦花歸來長跼告

妙遠堂全集

七言古一

二十三

壽母如澠之水溱流霞封侯豈必在年少烏  
足美哉鄧中華

快遊歌寄汪一甫

鑿無山頭角滿耳十萬健兒密于蟻猛氣皆  
思斫建州鉄馬嘶風大旗底幕府朝開劒如  
水上將遠巡護軍靡其間側注者誰氏雄醕  
生清骨如斷冰夜看燐青曉  
烽紫邊聲無地着伊吾五嶽突從壯心起快

哉汪生遊如此歸來一枕清淮流麗豎彈箏  
翠眉喜前谿誤按出塞曲醉眼猶瞋叛臣李  
萬事反覆難具陳殘虜未滅誠足恥國士誰  
揚司隸轡朝廷儻撫雲中顰生乎蚤向長安  
鑪荆高千年氣不死

鳳凰來

瑤雲覆地桐花暖鳳凰爾來一何晚合絃赴  
節促復緩白鳩慙舞鶯慙管高堂中夜燭焰  
微齒香趁雨侵簾飛逡巡吳苧及楚妃將鬢  
下擔爭忘歸靈心使藝求獨勝翠結雙顰肯  
言病酒中圓頰照紅酥人意杯紋同不定風  
池既有瀾露桃亦有枝鳳凰來知不知

舊燕詞

玄霧作衣釵作尾日日捎春傷高壘含宮囀  
徵說花間無情聽愁有情喜舞衣掌中搏冷  
雪幽心別繫芙蓉結冰壺隔坐藏火齊當面

妙遠堂全集

七言古一

二十四

沁寒向中熱文梁藻井誰相妬莫復徘徊在  
岐路君不見玉刻犧樽蟲斗書單練着膚隨  
卷舒客子風雨還田廬將新較舊新不如

聽鸞友琵琶短歌與遺民作

古云聲本無哀樂哀樂還從聽者作要知雅  
俗亦因之妙腕所傳心耳奪調絃未定神欲  
冥春泉穿石微冷冷指酣泉響忽奔會梧雨  
松風撲檐碎夜間秋於何處多涼煙落月疎  
妙遠堂全集 七言古一 二十五

星內絕藝迭呈肉間絲燕喉鶯舌相參差兒  
女肝腸怨恩事此卽柳枝兼竹枝一代之音  
一曲始善本崑崙腐談耳瑟牀箏柱烏敢陳  
香篆酒波皆欲起聲情先後孰爲生聲外聲  
餘俱有情有時凝睇向明燭抱影不彈意良  
足

悲崔行

我所悲兮崔大夫面稜紫石黃虬鬚高談管

葛屨孫吳星躔風角職方圖黃衣赤伏怪且  
迂佃獵百氏收膏腴風雲少日乘雙鳬暖覆  
百里猶纖繻仁心侃侃輔以愚雉無一本桑  
千株彼豪睥睨當津塗乃糾騏驎斂鷄雛稍  
遷搜粟司釜區矚然清水雙玉壺是時四海  
方覆孟洛陽危涕同蛟珠夜占靈氛望紫樞  
眉憂耳語時嗟吁嚴風摧樹啼慈烏麻衣葛  
屨還舊虛無何赤羽傳狂奴獠牙蠅血嗜吾

妙遠堂全集 七言古一

二十六

膚尚書尺一徵東趨章以繡豸握銀菟金鞍  
偏坐臂兩弧直欲挺劒吞伊吾誰司斧斯厄  
運徂小智竊舞剛且疎乃揖盜賊撤其邪吾  
謀不用空睢盱叛人攘臂胡馬驅回看赤焰  
飛通衢臣力竭矣志不渝仍冠貂蟬腰魚符  
報陛下身那可汙尺組自舉氣不藉陰風冤  
血交模糊同時亦有何公俱井花熒熒沉蛟  
姝睢陽巡遠雙厲呼下視九土腥駝酥事聞

天子嘉忠謨太常竹帛太史書太祝清廟陳  
笙竿招魂何地迎頭顧青冥八柱扶孤軀公  
神爲龍不爲軀左右請帝亟行誅雲旗風馬  
光有無奴雖遊金纔須臾

道中望盤山歌遙和于文若中丞

盤山終古涵消息薊門百里蒼蒼色有如國  
豔生寒垣霜雪臘脂可矜惜所慙夙約未贏  
糧手攬寒雲嘯道旁復壑危峰猜曲折悲猿

妙遠堂全集

七言古

二十七

磔鵲輪迴翔人生識面何遲蚤相避有時屬  
深好山靈取閒亦喜飾伴侶芳辰助冥討不  
然徒爲口耳資草草雙蹠凌冰漸塵顏凍骨  
將奚爲

燕都秋日答周安期見訪併送還吳

十年別吳夢吳市吳客每逢輒色喜何況夫  
人我所敦魂膽不乏照空水與君客燕同念  
吳巒怪友明滿鬢齒人情戀舍視其意不妨

喚余作同里偶從鴻爪嘆行蹤枉向鯉魚候  
音旨禪根清忍筆可窺寵辱名場一生死只  
今送君如望鄉交態別愁俱淺矣杯底茫茫  
東逝心月落煙平片帆起

燕昭墓

老狸崛起誇淵博甘向洛城瘞溝壑縱延餘  
禍老表焚一片雄心在寥廓我當嗜君以文  
俠可殺可烹氣難奪千古荒墟舊殯宮山空

妙遠堂全集

七言古

二十八

日晚松花落嗟嗟今人不知書爾輩老死樂  
有餘

范太翁壽章

峨嵋古雲搏冷碧小漏人天鑄精魄橫胸捲  
却巴字流喝霧鞭霞寫精液天池揅手量虛  
空銀浪將飛不盈尺鳳凰摧隤啼鷓鴣旋羣  
東海耘珊瑚寸枝名價傾五都鳳亦長嘯隨  
其雛長安丁丁漏板咽珍珠壓槽乳花雪大

兒伯倫小兒藉如渴驥泉饑蠶葉方臘時人  
膽銅裂青童承唾吹寶屑高談昵語不合唇  
滿坐琮瑋毀寒鐵毛女千年伐精髓恍惚水  
膚是西子素盤長跽薦大丹翁但掉頭嬾啓  
齒武也舉發老可矣誰能區區五湖水裁書  
爲我招馮夷願瀉五湖入杯底

妙遠堂詩黃集目錄

五言律一

春日遊陳氏園與荆伯鶚張伯寅徐象

一梁有實傳仲綸同賦二首

閏三月同丘毛伯鍾伯敬韓求仲沈士

範宋獻儒胡仲修王曰常家時良集

米仲詒湛園和伯敬韻

金山寺月

卓錫泉亭

送湯去執入洛應輦令程之聘

送劉生還里時劉有長兄之變二首

八月十四夜集焦園二首

念歸

秋日草橋讌集

冬夜岳季有李長叔馮羽明鍾伯敬陶

路叔沈虎臣招集韓求仲寓中言別

過上谷謁楊忠愍公

十月十三日夜月

過鄴遊城阜王南園二首

湯陰道中

臘日衛輝時以苦旱雲雪

渡河

襄城月夜

登發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首

二

行園

人日泛舟唐河

郊行

雨中同時良兄携酒過張忠肅拂鏡亭

再集拂鏡亭

集伯和王孫北園

清明展墓卽事

上巳訪孝標先生明霞館畱酌二首

午日小集一葉齋值雨

水閣落成二首

五月廿六夜泛舟城濠三面二首

七夕田劉諸子招飲白水書院

秋原

李天啓明府招飲謝公巖二首

九日黎素之招飲韓園

江行

楊升招赴習池舟中作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首

三

題李無學孝廉夢溪漁隱卷二首

聊園晚步二首

百泉三首

襄陽逢劉孟肩自越中歸

草橋秋集同郭季昭張德純家時良賦

二首

喜李叔賓自順陽過訪同集張園賦二

首

九月八日郭季昭招集韋公寺同楊欽

甫劉善夫周則和曹啓秘家時良賦

四首

送李長叔還楚二首

再至蔓園看殘梅

山陵雜咏六首

西山雜咏四首

送劉四之大梁倉官二首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

四

丘長孺宅觀煖室梅花

同荆伯鶚鍾伯敬丘毛伯謝耳伯時良

兄無窮翠林集十方菴二首

讀陳白雲集追贈

除夕家兄宅守歲

于役吳關別時良兄四首

白溝道中同孟和作二首

過任丘賈貞復年兄招飲衙齋同杜闖

伯二首 時賈請告

晚行

過平原 東方曼倩故里

月下聞簫

過彭城盧虹仲倉曹招登雲龍山

舟月

舟晚

野眺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

五

雨泊

夜發楊子喜晤張冶生先生俞羨長汪

遺民山民同賦二首

蓼花和孟和

許孟鼎司理有事過吳夜追至虎丘留

飲

望惠山

借竹軒與孟和看月



喜丘毛至同賦三首

自題桐雨齋和毛伯韻

寄懷錢仲舉先生四首

九日同錢受之沈虎臣秦京商孟和登

高上方二首

林子丘鍾居易過訪兼得伯敬茂之書

簡虎臣二首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

六

妙遠堂詩黃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瀨水宋 獻獻儒閣

五言律一

春日遊陳氏園與荆伯鶚張伯寅徐象

一 梁有實傳仲綸同賦

但覺郊原闊仍看物態殊漲煙松欲暝欹雨

竹難扶覆射矜頻中觴飛督偶逋不愁供臥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

七

簞先慮竭行廚

睡蝶攀枝見殘鶯逐樹聽花沾晴露白林立

晚陰青茶氣衝簾起歌聲近水停野鷗隨去

住與我共忘形

閏三月同丘毛伯鍾伯敬韓求仲沈士

範宋獻孺胡仲修王曰常家時良集

米仲詒湛園和伯敬韻

良朋雖偶約幽事却從人樹影畱殘晝禽言

變晚春石將邀客拜花欲誤漁津纔與輪蹄  
隔堪驚物外身

### 金山寺月

疎鐘警空壑蛙鬧不知喧行觸樹藤罍坐雷  
橋石溫閒拈方外事共作丘中言忽報過溪  
虎山僧催閉門

### 卓錫泉亭

石洞何年闢孤筇此日經樹當懸壁翠竹過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

八

曲池青古蔓高於屋新荷細若萍相看理吟  
嘯猿鳥驟來聽

### 送湯去執入洛應羣令程之聘

旅病勞行役耕漁違野心遊爲貧所就恨與  
別相尋吟對夏雲變夢歸秋水深臨邛恭不  
謬翻覺礙援琴

### 送劉生還里時劉有長兄之變

對爾鄉愁積何當復送歸砌寒蛩肯默沙淺

雁何依暫別家多難微名計屢違帝城秋月  
好惆悵各清輝

每憶同來日難爲獨往心村炊初稻粒野望  
欲楓林歡想秦嘉鏡悲憐子敬琴尊鱸余有  
思蚤晚或相尋

### 八月十四夜集焦園

忍負三秋色堪先一夕期露滋苔影重日薄  
樹文欹絃管幽相借池臺野任爲去畱憑醉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

九

準非爲月能遲

折柳悲樓遠驚梧近井牀人如坐空水樹欲  
驚微霜砧杵同千戶關山自一方飛鳥疑厭  
客驚斷不成行

### 念歸

念歸歸未果無計不遷延行日憎頻改離觴  
笑悞傳河愁過衛凍寒較入燕偏故國逢殘  
臘關心記往年

秋日草橋讌集

春期慙屢負秋爽始同尋出郭村非遠穿林  
逕卽深岸蘆蒙水白堤柳上橋陰不是無車  
馬郊行各會心

冬夜岳季有李長叔馮羽明鍾伯敬陶

路叔沈虎臣招集韓求仲寓中言別

相逢頻念別今果問歸程縱喜親鄉國其如  
隔友生深杯寬雜緒高論寄餘情聚散尋常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

十

迹茲晨較不輕

過上谷謁楊忠愍公祠

浩氣千秋植孤衷九廟臨猖狂空吏議戮辱  
豈君心暮日寒松晚祠春勁草深漢廷餘斷  
檻趨走激冠簪

十月十三日夜月

常時忻見月茲夕轉高寒薄霧昏猶織稀星  
白近殘砌空愁久立檐缺更斜看斟酌呼杯

酒孤懷不易歡

過鄴遊城隍王南園

葱鬱芊綿處風光別作隣水霜殘歲路丘壑  
暫時身藤茑屏笏壓松圍石俯親喜無金碧  
累窻戶可畱人

經歲稀逢竹方時急問梅態從淇右借香憶  
隴頭閒砌鶴逢人避沙禽撲侶迴兔園仍賦  
筆易歌是銅臺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

十一

湯陰道中

候館行俱識輜車慣所經壑水淤水脈阜石  
具山形雲沒遙村白煙生野寺青有懷憐漸  
遠沉沈感流萍

臘日衛輝時以苦旱零雪

愁心俄節序客鬢正蕭騷訪古丘陵改祈年  
郡國勞雪稀陂麥短日淡野楊高脂藥煩恩  
澤逢時慶所遭

渡河

波濤千里目舟楫五方心浩蕩淪疆域空濛  
閱古今漲痕沙刻浦煙影岸移林茭蔣悲農  
事秋霖歎陸沉

襄城月夜

驛墻今夜月將奈旅人何疎樹無濃影晴階  
有細波微寒孤映出虛響靜聞多若不關情  
事城砧並野歌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

十二

蚤發

櫪馬嘶燈起郊扉帶露關映星先辨水望樹  
稍分山倦入遊情損寒將旅夢還兼程期漸  
近鄉思反難刪

行園

草閣春還至衡門蹟未荒近池殘竹活移徑  
幾花長雨壁蟲畱篆風隄鳥剩糧掃除催稚  
子菓熟許先嘗

人日泛舟唐河

溯沿無數里往復已多時藍尾兼鰭至黃頭  
綴網隨梢煙堤柳過激石水花吹寂寞前朝  
寺鐘聲午自遲

郊行

閉門常倦酒出郭稍關情野草幾時綠春風  
長日清沙欲頻駭馬柳淺誤投鶯漸欲忘歸  
去空村坐晚晴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

十三

雨中同時良兄携酒過張忠鼎拂鏡亭

路熟遊能慣人間興偶同僧歸春草後鳥散  
雨聲中竹石俱無次煙嵐坐不空青郊紆白  
社客刺不煩通

再集拂鏡亭

幽趣何曾竟晴光不可名弱楊村異色亂鳥  
樹同聲曲徑邀孤仕危橋戒耦行厭厭馮夜  
漏隔塢是嚴城

集伯和王孫北園

麗苑花難老幽欄草易纖細歌常近怨密坐  
偶生嫌蜂墮香尋髻鴻驚舞隔簾露臺催徙  
酌漸已度明蟾

清明展墓卽事

舊壠松濤裏新畬麥秀中涼颺風物異歌哭  
歲時同溪雨魚承唾煙絲燕擇宮徘徊遠村  
外似有鹿裘翁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

十四

上巳訪孝標先生明霞館留酌

朋酒開門暖鶯花勝日私如逢緱嶺上重記  
永和時牕劈童臨帖廚羞客餉芝分題舊簷  
竹畱醉不能辭

屢訂重來約來茲反不閒暫畱寬社罰片語  
被塵顏眠柳風披醒飛花水逐還好春來有  
漸晚景薄寒間

午日小集一葉齋值雨

朋來多醉日况復是良辰讌接安流俗悲歡  
憶古人窳穢蛙閣閣度水鳥鱗鱗試指輕容  
隙香絲臂纓新

水閣落成

陸處非融宅玄藏豈蜀亭斲橡除惡竹架礎  
破流萍岸草衣籬翠城陰壓浪青歸雲飛自  
巖時一抱疎櫺

不待浮家去差堪載酒過曉簾爭蔭柳夏塹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

十五

稍宜荷燕雀高難到鷗兒狎漸多石磯仍齒  
齒何可禁漁簑

五月廿六夜泛舟城濠三面

靜夜花沾露新晴水抱城板橋身俯仰煙岸  
眼昏明睡鳥綠枝妥驚魚負藻行江湖在園  
墅天欲快閒情

堞影危堪數人煙斷復連曲非遵浦澈喧已  
去郊廛樹隙星搖水村中火照田塍乾休遽

返佳處品茶眠

七夕田劉諸子招飲白水書院

雨後完牆少秋前病葉繁  
殘霞棲棘杪野水出蒲根  
禾稼仍連郭牛羊各異村  
成橋如有課暮雀不成喧

秋原

秋原堪獨往况復是新晴  
草路波斜直煙墟色重輕  
雲遲全戀樹日薄半銜城  
幾處寒砧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

十六

切柴門向暮情

李天啓明府招飲謝公巖

大堤纔一曲不信有煙林  
過洞尋峯首懸泉到石心  
危崖先落日倒樹冷朝陰  
縱使喧絃管都疑物外音  
路阻懸梯上昏勞秉燎來  
鬼工并斧鑿蜂戶是樓臺  
山態秋爭老溪聲晚漸哀  
首戴貌丘壑吾轉愧塵埃

九日黎素之招飲韓園

令節他鄉再今辰較減愁  
俗仍記荆楚酒不累江州  
複樹能迂迤遙山肯入樓  
雨深催列炬沾濕也成遊

江行

楊弁招赴習池舟中作

因雨耽江色尋山借水程  
濕雲前岸轉白霧一帆生  
舟近纔能見林回望却平  
倚牕眺空闊秋傷蓼花清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

十七

煙黑葢漁路沙崩減鷺洲  
遠峯猜出沒立浪闊沉浮  
小臥過津樹微吟厭榜謳  
無勞觴竿竹幽賞自堪酬

題李無學孝廉夢溪漁隱卷

象笏猶傳業漁簑早結綠  
瑟徵湘女夢書在米家船  
蟹蛤煙中市蓴菰雨後田  
鯨魚如可逐遮莫上青天

閉戶蒿三徑臨溪石數坻  
晴林歸飲犢春水

沒馴鵲畱客聽泉久尋僧出寺遲却愁東觀  
籍難免北山移

聊園晚步

問病過鄰舍乘閒葺舊籬牛知自歸路鳥亂  
欲栖時暮景不堪駐孤懷誰與期畦丁報寒  
早催護隔年枝

掩關卽深壑整履復柴門殘水到橋折孤亭

依堞昏乾坤爭朔氣廬井錯高原荏苒看如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

十八

此寧容久灌園

百泉三首

路觸楊花陣船紆荇葉陰按奇酬夙契凌險  
愜孤尋潭靜苔能幻溪涼竹使深市橋喧寂  
外別自領玄心

泠泠傳絕澗閃閃逗朝霞天倒千絲雨波空

一鏡花曝鱗窺戲鯉銜翼數歸鴉欲濯清虛

魄寒濤獨試茶

軒牕宜向背竟日得從容水避村成曲山虧  
樹作峯輕嵐雲欲滅湛月翠難封落落懷嵇  
阮寧裳冀倘逢

襄陽逢劉孟肩自越中歸

別離昔何日逢余今好秋寒暄難盡吐眺覽  
暫相留櫻筍江南味菰蒲楚北舟美茲君故  
土應不恨登樓

草橋秋集同郭季昭張德純家時良賦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

十九

結束登臨具風光面面迎野溪殘雨入側樹  
早陰生梨棗村橋市雞豚近野聲未論丘與  
壑出郭已多情

翁鬱林園屋紆回井帶塲四時占雨法一卷  
種花方行炙田奴誤聞歌牧豎狂官曹偏困  
我耕鑿愧山鄉

喜李叔賓自順陽過訪同集張園賦

喜報擔簦至偏嫌倒屣遲駕能輕百里約已

歷三時堤柳水前禿池花漲後移拂塵看舊  
榻試問老僧知

折麻先自快促膝更何如次第商新句浮沉  
說舊書冥心飛伏外別緒死生餘今夜高齋  
燭頻燒覺未虛

九月八日郭季昭招集韋公寺同楊欽

甫劉善夫周則和曹啓秘家時良賦

欲試長房屐言尋惠遠池地幽忘遠涉節勝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

二十

許先期野竹分牆占長松帶蘚垂僧廚欣暫

飽新供有霜葵

籬落荒能朴庭除爽自閒碧疎辭葉樹青削

映波山砌冷蟲多口天空驚一還黃花虛採

擷猶未破秋顏

步壑身相倚憑高眼倍清寒蕪傳雨貌折荻

戰秋聲檻外非鄰國杯前此弟兄鹿門思昨

歲遷代若爲情

匪徒悲物候聊共洗塵容風斷空村杵煙流  
隔寺鐘驟寒輕酒力微瞑戀談鋒明日莫房  
老何能負短筇

送李長叔還楚

都門常送客未盡觸悲歡祇怪關情別因知  
托契難籬花街雨濕汀草犯霜殘那值蕭條  
候離筵得自寬

遙指秋江樂縣知幽賞同斷梁漁送火孤嶼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

二十一

鳥占風洗硯牽菰蔓垂竿截蕙叢閒情饒品

藻消息望郵筒

再至蔓園看殘梅

如此園林裏寧能止一看驟驚他樹綠細較

幾花殘夜久煙無暝暄時雪不乾好懷翻作

累攀折滿衣冠

山陵雜咏六首

京國何時到圖經向已聞地尊千嶂擁路匝



萬松分絕澗難邀日層臺半宿雲尚嫌車馬  
累驚逝鹿麋羣

輦道埋青草瑤壇瑣碧蕪聲空嘶鐵馬飛倘  
遇金鳬山鬼朝正聚靈妃警夜呼曾聞臨萬  
乘悲愴闕宮趨

祗訝前谿絕那知別徑逢塘紆泉墜小草覆  
石欹重樹古無凡榦嵐生有怒峰漫思占地  
脉處處紫苔封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

二十二

曲沼堪流照層軒亦駕虛葉聲雨殘後潭影  
月虧初藤皮新巢鶻萍開不射魚白頭憐衛  
士指點說鑿與九龍池  
上當駐蹕其地

遠勢侵窮塞蟠基捧上都神工經斧鑿禁木  
遠樵蘇劍楯悲風入軒帷晚照孤剗嵯堪試  
墨不敢署狂夫

疊瓦鴛鴦合危梁蟬螻懸望雲多五色采藥  
定千年列栢深虛寢香杭熟祀田因思燕鼎

日兆宅在皇天

西山雜詠四首

日飽登臨趣飄愁應接勞重遊知寺熟獨往  
踞峯高柿葉畱晴露松陰漲夕濤晚叅鐘韻  
歇展轉媿方袍

盤磴昏方至看山曉益佳谷晴雲滿戶陰密  
樹綠厓客夢前林磬樵歸獨逕柴終思修白  
業送老一青鞋香山寺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

二十三

金地停車問香臺結伴登井廚泉自落棟宇  
石俱層題竹沾新粉牽荷折脆稜含情追往  
歲名署壁間曾碧雲寺

到此諸峯伏隨人一水喧磯平苔借面溪窄  
柳通根皎月流輝並閒雲照影翻菰蒲覆深  
曲路盡不知源望湖亭

送劉四之大梁倉官

別酒呼還輟款款百感俱兩年何事隔明日

此身孤秋水殘城郭清霜點驛途故鄉歸總  
好高會復能無

徇世聊簪帶沾恩亦斗升豈真資俯仰莫復  
墮軒騰雀鼠參朝鼓蛩螢語夜燈夷門逢故  
老憑寄玉壺冰

丘長孺宅觀煖室梅花

夜深殘燭換春早曲房催隨意枝相對非時  
種並開韻穠宜近枕香細欲沾杯誰道幽州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

二十四

苦江南信已迴

同荆伯鶚鍾伯敬丘毛伯謝耳伯時良

兄無窮翠林集十方菴二首

霽景衣先覺晴原望盡通遠煙初柳半新水  
夕陽中久坐心生滅前期客異同行廚易供  
具笋蕨仰隣翁

宛在風光裏悠然水木間屢尋沿岸寺稍見  
著城山懺佛難除懶逢僧卽共閒淹留無不

可持與暮鴉還

讀陳白雲集追贈

每讀君詩後令人愧藝林祇憑殘缺字重想  
亂亡心一飽生無恃千秋證必深轉悲巖壑  
底幾許沒希音

除夕家兄宅守歲

年華來復去笑語弟同兄不必他鄉感都深  
此夜情居人添歲帖侍女戒朝纓細把涓涓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

三十五

酒圍關未可輕

于役吳關別時良兄四首

朝昏兄與弟相視只尋常不謂有今日况堪  
俱異鄉未能一形影何以理肝腸往歲辭家  
際愁來交可當

母還頻我囑兄在可而依彼緒已難遣此行  
仍未歸夢攪南北亂心引合離飛忍見雙旌  
外蕭蕭日影微

夙遊吳越路風物意偏親  
縱美重經地難堪  
獨往身十年城郭舊  
五月菱荷新更拔桐鄉  
淚憑誰兩地陳

也說經年晤經年可易云  
無論寒煖隔先已  
見聞分作頌酬申  
伯當杯覓卯君郵書將候  
雁時望洞庭雲

白溝道中同孟和作

三宿征途裏今朝乃賦詩  
別愁殘爾後遊興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 二十六

始於斯蛙怒爭喧草蟬新  
未擇枝腰鎌麥秋  
日吾亦憶東菑

樹濕餘涼在煙開晚翠流  
偶隨村改路稍見  
水能舟戰伐誰堪問軒車  
苦未休客旌引初  
月炎暑不須警

過任丘賈貞復年兄招飲同齋同杜聞

伯時賈  
請告

知爾堅歸思懸期定一過  
晤非殘夜許愁奈

異時何廨宇去人遠田園  
入語多頓忘行役  
倦且止對明河

意外聯新好杯前快風聞  
看君若秋水閱世  
以浮雲花暝生煙態苔新  
疊雨文慙逢還驟  
別何異久離羣

晚行

晚途全恃月煙未肯分明  
野戍呼還語遙燈  
送若迎川原濃一氣草木  
靜多聲殘夢清涼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 二十七

裏喧聞始近城

過平原 東方曼倩故里

草草難輕去因君姓氏存  
朝廷一囊粟香火  
數家村人但傳誼語仙寧  
有鈍根夏侯自知  
已碑斷與誰論

月下聞簫

難堪中夜月况有月中音  
非意清相送無愁  
聽亦深低將和墜露殘已  
過前林耿耿遙天

未餘輝寄此心

過彭城廬虹仲倉曹招登雲龍山

地果如茲勝山非易得名煙中河漸小天外  
嶺難平曲折纔過寺高深盡俯城鶴飛今不  
返林麓厭鴉聲

舟月

驛途亦封月終未及舟中牕戶非無似煙波  
較不同幾曾山有夜漸覺岸如空動息看行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

二十八

旅孤光各短蓬

舟晚

偶從林外宿遂對雨餘天殘日行空水孤村  
在晚煙葉光新沐樹岬響乍停船鷗鷺關幽  
思依依客路前

野眺

孤蓬一以眺落日半高原湖白煙爲岬村疎  
水映門魚蝦舟子業菱稻野人餐即此關遊

覽羈愁未暇論

雨泊

客行三日雨豈敢怨前途林影深難測山痕  
遠若無蒼苔對雲水歷歷響菰蒲著眼邦溝  
勝孤舟亦未孤

夜發楊子喜晤張冶生先生俞美長汪

遺民山民同賦

爲有朝來約輕舟晚不停悲歡情互勞離合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

二十九

語難聽波影從星白林煙逆雨青十年何限  
意相對且沉冥

水光昏亦辨江氣暑能除境好堪分應情多  
不易書曳枝何處鳥映火隔村漁更指潮頭  
月蒼涼夢醒初

蓼花和孟和

鄉心以花亂况復與舟迎尚來照秋水似多  
含暮情倚橋猶細見背岬忽叢生旅泊知無

定相思風露清

許孟鼎司理有事過吳夜追至虎丘畱

飲

故人與勝地豈易偶相同  
錢夜多情事他鄉  
不意中秋生千樹語月到一池空  
莫刻蓮花漏  
胥潮咫尺通

望惠山

客舟乘漲急又失此山緣  
幽勝閒能說林原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

三十

望不前峯晴時換影岸靜遠流煙却笑維楊  
泊先探第五泉

借竹軒與孟和看月

幽心何所着每與月相關  
此夜似初對前時  
知未閒光應添遠水煙已半前山  
吟苦能忘暑  
搢願竹露間

喜丘毛伯至同賦

依然共杯酒數月別來心始覺  
經過味翻因

聚散深語多山水理問得友朋音  
細刻官曹燭清言共苦吟

旅懷饒病緒倒屣便相寬使我神能王  
酬君語倍難梧陰深掩映竹響競高寒  
漁火江橋路還邀殘夜看

幾許登臨趣問之秋水濱好山今有主  
初菊亦畱人是勝必孤往所懷須細陳  
品茶兼選石驅遣作閒身

妙遠堂全集一五言律一

三十一

自題桐雨齋和毛伯韻

不雨陰先濕因秋影漸寒  
賴君堪作侶多我尚稱官  
煙後高枝重霜前墮葉殘  
所饒疎遠意竟日許閒看

寄懷錢仲舉先生

南國身空寄西江眼自懸  
班荆思往日把菊又秋天  
煙冷孤琴裏霜飄暮角邊  
安昌今後宅誰可繼彭宣

漫道徵輪拙偏宜眺覽新長閒安地僻少累  
喜官貧徙石疏齋燭焚香對侍人筆牀供柿  
葉還許著書頻

吏牘朝全減幽懷暇漸增訟堦簾一軸官閣  
飯三升寒月添衣待荒臺挈印登匡廬雖較  
遠携譜寄詢僧

秣熟應先醉棠新若共琴絃中康樂水屏上  
仲初山落水邊吳下寒潮撼越還感知兼念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

三十二

舊阻絕轉相關

九日同錢受之沈虎臣秦京商孟和登

高上方

何時山不可到此必今時獨以地能遠易爲  
秋所悲水寒峰影定霜繁葉聲知隨意徵鄉  
土舟航百戲爲

所貴吳山勝無山不見湖時將殘橘柚地已  
半菰蘆鬱壑青相帶雲天白漸無持螯雖樂

事搔首屢躊躇

林子丘鍾居易過訪兼得伯敬茂之書  
得書如見友佳客况能併到不驚名姓先皆  
識弟兄閒心添快事微語具深情尙覺來差  
晚江程近石城

簡虎臣

以我日無緒多君時見尋苦吟禪小果痛飲  
吏長林鬱鬱竟何事悠悠同此心請看稻梁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一

三十三

候洲渚有饑禽

井邑寒波上階除落葉餘漸令山山改霜遣

月情疎鹿聚談遺沼

相問比何如

妙遠堂詩字集目錄

五言律二

春日集園陽樓

范長倩學憲招陪楊修齡柱使探梅天

屏

答友人問看梅之期

放舟

喜晤王永啓時將卜居武林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二目

茗園訪范東生

二月十三日過夏氏園見殘梅賦

送秦京讀禮還汝南

上巳集夏園

響屏廊

時良兄以使事過吳關喜賦

雨霽

木瀆過黃伯傳隱居

送商孟和之南都迎晤伯敬

重遊寒山寺四首

寄答鄒彥吉先生

雨集限韻

方城道中寄兄時良

樂城道中遇雨

夏日獨過十方菴

禮佛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二目

同長叔象一集毛伯齋頭分得巾字

送沈虎臣落第南歸二首

集長叔空齋

秋日書懷

同王季高孫君纘王亦房張大木遊極

樂寺併窮郊外之勝四首

同王亦房過十方菴

螺室招亦房看盆菊同賦

寒月

臆竹

雪中簡亦房

徐象一八山督石歸有識隱示眾體斐

然因東二首

答亦房并以留之

立春次日雪惠伯敬

亦房自方城施癸甫自光州至與鍾伯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二首

三

敬集螺室同賦

復雪

除夕憶左安人

新正都門晤汪遺民二首

早春同亦房過七枝菴分賦

送丘毛伯使雲中二首

送德安朱無易使君觀畢暫還成都

亦房別予南歸留之兼訂下榻齋中讀

書賦詩之約

楊修齡柱史大集西郊李戚晚園

送沈彥朗黃門休沐歸吳興

十方菴尋海公不值同亦房賦

移居新齋竹樹幽勝榜其楣曰綠吹示

同社諸子

送海公如晉

綠吹齋同亦房聽雨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二首

四

午日小集

送仲舉先生子假暫還慈湖四首

病中亦房遺民見過夜飲

病瘍答亦房戲柬之作

再送爾亨

送宋獻孺還溧陽

七月二日集道之宅

王亦房樓寓夜集



訪無窮師病起

懷仲舉先生

懷長叔

十七夜同集家時良邸中

賦得清晨入古寺

同錢稚文太史朱叔熙比部王亦房汪

遺民家時良集宋雲公南舫

十二夜同馮宋臣汪遺民家時良集汪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二首

五

魯生邸中

十三夜叔熙見招不赴

十五夜集許玄昭槐庭

玄昭宅集諸子對菊

贈別劉敬仲進士還曲周二首

小至夜宿司農省中招盧虹之張舍之

小飲

妙遠堂詩字集目錄終

妙遠堂詩字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大梁張元佐子襄閱

五言律二

春日集閩陽樓

寄情一以瞻所見悉蒼然月白知峯半雲昏

在鳥先誰乘朝爽至我欲夜深眠勿使高樓

色青山私自憐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二

六

范長倩學憲招陪楊修齡柱使探梅天

屏二首

易戒遊人具難逢法吏閒乍青殘凍水淺碧

蚤春山雲躡經行處天觀曠望間窮幽舖自

可豈忍作程還

豈必梅真發空香入想新停杯澆石傲屏騎

免花噴席稍三商改廚疑六甲陳較量搜勝

蹟巾拂也嶙峋

答友人問看梅之期

夙約諾何易同人來匪難經營纔有待牽阻  
遂多端花復幾時好雨兼前夜寒可知幽勝  
事大抵不宜官

放舟

閉門無二月倚棹卽千峯草碧沿溪面天青  
在水容腥風過魚網斜日聞村舂言念同懷  
子來芳未可從

妙蓮堂全集

五言律二

七

喜晤王永啓時將卜居武林

難卽詳離況仍同慰舊顏且依三竺住如自  
六朝還貧與生相守身隨到卽閒寒江煙草  
無緒去畱間

召園訪范東生

知爾途迎簡將予剝喙疑閉門不芟草入宅  
乃臨池羣動于焉曠孤衷聊以披古人尊大  
隱近市勿言卑

小坐領幽色高齋佳晚天花顏侑杯杓僅指  
帶丹鉛聞石冷迎雨亂桐疎借燼遠遊有奇  
助言下特冷然

二月十三日過夏氏園見殘梅賦

花朝花未發不謂有殘梅水潤能忘暮風微  
未肯催恐于今夜減悔已後時來誰惜銅坑  
路香泥屐齒回

園林何遠近興至卽相隨石具無人態花畱

妙蓮堂全集

五言律二

八

未了枝禽魚皆勝友茶筍漸佳時不是前曾  
到春工愛豈知

送秦京讀禮還汝南

過越書難訊經吳歲復新江山重見日草土  
獨歸身烏怨偏驚夜鶯歌亦慘春加餐扶死  
孝不暇念途貧

仍倒相迎屐難維欲去舟有情寧免恨何語  
敢云畱短劒防千里空衣哭九幽南陔翁許

賦奈汝廢詩愁

上巳集夏園

園經看竹後時紀浴蘭初郊市居相半亭橋  
地不餘雨暄花更起煙重柳難疎晚更臨堤  
笑清狂被儻除

響屧廊

昔人寵姝麗於此試盈盈碧草似多色寒泉  
那敢聲沙平蟲篆滿岩黑鬼燐生豈有遺釵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二

九

珥循行空復情

時良兄以使事過吳關喜賦

每作鄉書返懸期使節臨果爲今日事頓失  
兩年心細把杯晨夕重逢客舊今向來艤棹  
地指顧一沾襟

江路非難達王程喜暫寬登臨須有擇酬應  
屢更端雨復同深聽春兼不遽闌奇遊輕草  
里賦別也成歡

雨霽

梅雨動經月茲晴見亦難朝暄不約返夏日  
有情看林靜鶯身出花深蝶路安浮雲尙來  
往疑信乃多端

木瀆過黃伯傳隱居

所居山水窟豈復患無隣野老過詢字家兒  
歸負薪窮吟常竟日孤往或兼旬傲此蒿藜  
色栖栖空世人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二

十

入門翻類野四壁半雲封布席沾陰菌搜廚  
薦晚菰緝繡仍少婦曬藥僅餘童簡率予予  
意畱連間遠鐘

送商孟和之南都迎晤伯敬

又作行舟計頻令座榻虛長年看面熟小婦  
試啼初念我非輕別籌君儻定居江山與賓  
客終恐不能疎

重遊寒山寺

有引

辛丑冬先人謫丞攜李子兄弟同侍  
而南至姑蘇馮開之先生同其倩沈  
生超羣招遊寒山予方總角亦與焉  
癸丑予以司農使來則十三年而往  
矣先人既用蚤背開之先生倏繼乘  
箕超羣英少亦復短折周覽風物不  
勝今昔存沒之悲用賦短章聊寄深  
惋云爾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二

十一

十三年過眼再到登壇言尚記聞鐘岸依然  
向水門未湮名勝蹟不返典型魂試問齋堂  
啓都如一旦昏

此日尊前客當時膝上星十圍楊已白千箇  
竹猶青觸意途紆折關心淚醉醒晚晴堪徙  
倚軒楯畏重經

亦久貪來此悽其復自傷總看同逝水不可  
到斜陽野霧臨橋暗寒山赴浦蒼倚檐下棲

鴿似促暮歸航

高堂釀酒處危壁記名無少鬼俱先輩殘僧  
或舊雛雲思閒影迹楓憶冷根株回首俄塵  
土何論往事徂

寄答鄒彥吉先生

大雅嗟零落如公復中興埋頭驅百代彈指  
卽三乘浩蕩通天海清寒出壑冰未須徵甲  
待堅欲避先登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二

十二

門迴掛冠蚤波寬垂釣遲圖書新鳥跡經術  
舊皐比小海傳門客靈光教侍兒不煩遊汗  
漫竹素傲佺期

雨集限韻

五月一日同俞美長戚不磷  
黃伯傳范東生商孟和汪遠

民作

纔堪試蒲酒豈足具蘭肴暇自深清課疎能  
恕素交高林聞亂葉稚竹偃叢稍未改軒廊  
色幽情苦遠郊

方城道中寄兄時良二首

兩年辭故國三月到離亭復此出門去祇疑  
歸夢醒好春催柳碧殘雨繪山青不獨河梁  
側沙寒感鵲鴒

醉辭當夜半無語遂分襟所識漸看少其愁  
追憶深荒城今昔路短燭去畱心總類孤飛  
雁霜秋遲好音

樂城道中遇雨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二

十三

春與途輕盡朝兼雨作寒所憐羣動息轉見  
獨征難村濕煙孤覆林疎響遞殘高雲催暮  
景占望不能寬

夏日獨過十方菴

不貴前時約難於此日閒荷深堪晚對蒲短  
得初剛僮挈將烹水僧談所歷山觀心付澄  
曠一倍遠波間

方竹臨堤杖生蕉掛壁衣風痕斜浪壓煙力

衆林微熟客非眞賞忙官必早歸暮涼悅魚  
鳥此意不應違

禮佛

時余悼亡

遇勝飄航臥甘愁嬾問禪煙花情涕淚露火  
幻因緣浴鴨破空水鳴蜩爭暮天不逢僧止  
宿歸路復淒然

同長叔象一集毛伯齋頭分得巾字

昔別已知否茲歡聊共申官閒無競僕主醉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二

十四

有醒賓山茗香敲臼隣花濕墮巾毋將杯底  
趣持語車中人

送沈虎臣落第南歸

青衫非異物放落一何頻不謂無他日難將  
語世人天其安置子命定欲僂身索共蟬魚  
哭文章豈有神

送君何所說強爲美家山回憶三年恨重生  
一別聞丈夫恩怨淚文士死生關如此秋林

色扁舟又獨還

集長叔空齋

別互訂前期來仍厭後時曼聲勞客顧餘瀝  
許童私遠吹秋難隱疎鐘夜屢移出門卽歸  
路未肯醉稱辭

秋日書懷

悲秋方及半秋思已無餘竹受雨先暝木知  
霜欲疎將何酬薄祿又未果閒居以此憶田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二

十五

里還山行讀書

同王季高孫君纓王亦房張大木遊極

樂寺併窮郊外之勝

掉頭來郭外喧寂自茲分稍取入林路遂逢  
歸嶺雲空原存燒色淺草澁波文作意秋聲  
好惡高若有聞

非因幽賞愜安得旅情降紆逕寺藏圓登樓  
山滿廳啼蜚難禁亂歸鳥問爲雙所貴神無

累清醴傷佛懷

人歡好風日地復免塵沙南客愛臨水北僧  
難具茶石班甕曉露村另接餘霞招撫看秋  
事農樵各有家

喜逢遊客少始趁幽人閒黃蘗樹中樹青沉  
山斗山心近孤月至袖挈亂煙還再到拚移  
襪聽鐘曉夢間

同王亦房過十方菴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二

十六

屢至爲期慣茲來選境幽始知無勝侶未足  
侈佳遊水氣寬浮夕雲容淺釀秋僧雛能漸  
狎代爲理觥籌

臨城千堞見遵路一橋通煙限空明外林叅  
映帶中荷衰湖骨瘦蔬熟寺年豐細向眠鳧  
語閒身我儻同

螺室招亦房看盆菊同賦

董僕營秋課招人赴菊期偶然記北牖何必

訪餘尊猶未闌

徐象一入山督石歸有詩見示衆體斐

然因東二首

官事山中了遊踪病後勤樹陰深坐徒澗響  
獨眠閒倚醉招猿語闌題遣鹿分向來懷爾  
處彌望總寒雲

取暇經旬臥挖奇竟日吟孤懷超紙墨靜理  
出聲音暇入蒼羣蠟霜浮白半林于焉思和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二

十八

者定有夢相尋

答亦房并以畱之

頻來真不厭欲去始成留悉子羈栖味增余  
祿仕羞詩窮遑衆譽交泛省深求賴熟黃鱸  
道尊空未可憂

立春次日雪東伯敬

十二月十九日  
至二十三日

二日春猶淺千花晚競工餘寒知有待晨景  
不相同作態斜吹濕無聲密映空脩然吟獻

趣各在閉門中

望久煙封砌飄多影入簾狐行難認窟鳥避  
悉辭檐風自爲高下池如有減添細論兒女  
慧何故首稱鹽

亦房自方城施凝甫自光州至與鍾伯

敬集螺室同賦

消息簷前鵲啼聲不我欺後先曾共語遠近  
若爲期雪戀樹高處寒生煙薄時縱還憐遽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二

十九

別亦已勝懸思

復雪

十二月二  
十八日

果作今朝雪先爲半夕陰試霑仍不細因積  
遂能深燈火他鄉暮田園儉歲心茫茫那暇  
理忻憤對遙岑

除夕憶左安人

強云損舊恨情至忽無從舊歲茲宵共餘生  
何處逢人堪幾哀樂鬼有夙音容無寐支愁

眼寥寥及曙鍾

新正都門晤汪遺民

白沙爲別處黃葉使愁增夢去楓天冷人來  
柳信憑土風須試酒遊事必先燈結客今寥  
落母輕慕五陵  
再晤方今日初來已隔年但稱新善病茲豈  
槩求憐冷巷遙屯雪高林未禁煙西山遊有  
待畱賞共鶯邊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二

二十

早春同亦房過七枝菴分賦二首得十

一真

晴亦臨風好閒纔與寺親今年無此日他處  
不關春新水生水下流煙著樹身屢逢曾識  
鳥如喚再來人  
閉却城東路疎籬未有津映門山不正背岸  
草難勾趣自宜朋簡酣寧取佛喚垂楊將一  
色爲報近僧隣

送丘毛伯使雲中

去年垂柳岸猶是憶君時又欲輕今別逾難  
刻後期圖書隨馬去門巷與鶯辭故里聞歌  
吹將無不我思  
易子周爰職堪閒遠道身因恩詢戰士兵氣  
壯文人胡雪非時在邊花自近新平居饒感  
激裂素一相論

送德安朱無易使君覲畢暫還成都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二

二十一

豈少軒車晤都非縞帶情不言同夙契此意  
各孤行夜燭來頻剪春山約未成慶逢還戀  
別百感若從生  
携得湘江意言遵蜀棧賒身方千嶂壑時且  
衆鶯花危步穿雲杪殘吟續月斜知君負奇  
賞還往不因家

亦房別予南歸畱之兼訂下榻齋中讀

書賦詩之約



倘君真欲別但問寄書無易地思難免遲歸  
策匪迂精心寄文事高眼察時趨脫粟差堪  
給何憂冷客廚

若論尋常侶無君亦未艱細叅疎密故不在  
往還間好友實關福冷官難忍閒向來刪述  
志久已勒名山

楊修齡柱史大集西郊李戚晚園四首

乍忻開幔爽始覺出郊宜花密春常主山親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二

王

晝與遲暑奇憑池占懸樂聽人爲持較南皮  
蹟千秋定不疑

固喜招尋盛將無應接勞景先疲泛涉懼必  
待分曹離勢妨松直峯文闕衙高邀酣非一  
處屐齒更周遭

闕地紆藏渚牽舟曲繞堤晴林涵盡側陰葉  
吐難齊絲竹聽知潤樓臺互覺低水嬉非北  
事何遽習鳧鷖

清朝煩物力遲日罄盤桓但作娛人想惟宜  
略主看例稱花似怒羣散鳥繞安自是初遊  
好偏言續賞難

送沈彥朗黃門休沐歸吳興

但歸俱勝客較爾更相宜薪豈悲前積尊非  
托後思漁涼聞蛤夜女暇過蠶時已自饒幽  
福西堂況有詩

時君弟彥  
方同行

曾共臨流坐君頻念故山想當五湖曲視此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二

王

一漚閒船載茶煙出筇分箭露還禽魚煩料  
理未易許身閒

十方菴尋海公不值同亦房賦

日日念湖水春深湖亦深我來忘所事師出  
定無心輟草近園厚駁雲停岸陰何人說煙  
景報以晚鐘音

居新齋竹樹幽勝榜其謂曰綠吹示

同社諸子

未能去城闕較漸遠  
霽氛茂樹憑驚選殘書  
與蠹分睡曾傳有訣  
琴欲譜無文隣傍漿家  
喜畱枯佐客焚

縷石將階補分花接徑  
平要煩新位置簷寄  
野心情苔露三更色  
松濤九夏聲欲私真不  
忍聊藉欸同盟

送海公如晉

四月雨晴半一瓢  
來去同津梁生舌底樓閣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二

二十四

現空中憇寂野田樹  
追涼幽澗風臨行指湖

水歸莫後蓮紅

綠吹齋同亦房聽雨

日日聲生樹晴聞亦厭喧  
忽看雲在壁遂若  
澗當門席潤自能久  
燈殘俱不言願移君枕  
上蕭寂慰心魂

午日小集

常時非不醉遇節使  
懽深俗各徵鄉土談微

維古今晚風猶侮熱  
初月且甘陰此日葵榴  
事疎簞冷莫禁

送仲舉先生予假覽還慈湖

但覺雲霄逼能令去住寬  
許身初似婦解印  
頓忘官遮柳山逾碧  
霑梅雨覽寒倘遲三日  
往猶共五絲看

息駕知何處誅茆想半塘  
鶴迎新羽潔蟬遞  
晚吟長怪石雲畱骨閒  
花雨拭粧恐令隣父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二

二十五

駭此外起居妨

汗漫常尋約睽違必繫思  
酒深翻有律題勝  
或無詩苔濕畱煙地  
松疎欸月時可能忘遠  
信不一念幽期

子舍雖航穩王程恐更催  
似聞衢室語漸急  
栢梁材冰雪鴻南北  
川原馬去來非茲懸快  
想別恨豈堪裁

病中亦房遺民見過夜飲

逢迎宜我懶笑語賴君同醉始知涼德懽堪  
配藥功煙輕能讓月樹活每因風細領清真  
趣閒中與病中

病瘍答亦房戲柬之作

相憐同病切寧解獨愁輕食忌僮低祝醫方  
婢強評嗜眠無剩趣謝客有專名斟酌災生  
理君微近不情

再送爾亨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二

二十六

暑豈宜稱使遊偏喜得梁固應難子別非爲  
往余鄉河帶乾沙濁田畱剩麥黃晚蟬兼早  
雁相囑伴周行

送宋獻孺還溧陽

相逢苦不數早已及還期行待火流好無嫌  
雲臥遲幽棲安獨性晚達付羣疑妬殺松間  
閑颺颺得晝窺

七月二日集道之宅

常時值秋早殘暑未能忘忽暝煙如雨長陰  
天欲霜近人燈火意畱客茗蔬香未忍辭酣  
往涼宵漸及長

王亦房樓寓夜集

高樓對雙闕幽意反相關不存暮雲宿太令  
秋樹閒門常先鳥閉壁已約蟲還所待一何  
晚遲歡殘燭間

訪無窮師病起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二

二十七

知師無所苦宛見舊顏同停藥謝隣衲如餐  
聞侍童林深煙梢進月出湖方空勸我添衣  
好驚條秋夜風

懷仲舉先生

塵驂欣覩解幽課必相仍犯露獲新稻迎霜  
修古藤逋題分日補餘醉浹宵增除却湖邊  
寺京朝夢不曾

懷長叔

自君還故里余若住空山酒熟少相問門閒  
常早關青鞋黃葉路烏榜白蘋灣應說狂奴  
態歌殘每不還

十七夜同集家時良邸中  
客為來道之汪遺民王亦

尋常憐永夜未必好懷新獨有將殘月如秋  
久待人露涼蛩出戶風定犬驚隣侍史迎相  
笑知無別主賓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二 二八

賦得清晨入古寺

秋光肅初旦籟發不知喧亂草霧中氣一禽  
鐘後言汲花無濕井映竹有開門目見諸天  
去餘輝燈養溫

同錢稚文太史朱叔熙比部王亦房汪

遺民家時良集宋雲公南舫  
八月十一夜

似學浮杯淺偏能受月寬每尋庭影立直作  
岸陰看竹密斜方入雲纖度不難魂清那得

醉鬢髮墮水盤

十二夜同馮宋臣汪遺民家時良集汪  
魯生邸中

日有杯中約全因月借名輪添疑漸補壁短  
忽遙生遠樹無他貌寒砧慙一聲夜深忘漏  
板歸馬在空明

十三夜初照見招不起

星知廿避影風亦為驅雲竟與晝相接都無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二 二九

天許分眠予帷可鑒憶爾酒生紋要使逢高  
會交談此見聞

十五夜集許玄昭槐庭

素侶非時聚清輝罄意邀天無虛此歲人定  
掩他宵思苦分詩壘談深廢酒條婆娑出真  
態對影亦堪驕

玄昭宅集諸子對菊

北風吹淡日寒意滿空庭花早影皆弱樹高

聲肯停倘令成易別不若忍同醒分欸謀談  
事鱸濤就枕聽

贈別劉敬仲進士還曲周

論交私有說先必廢時名衆裏神孤出談餘  
趣觸生寒山窺日上秋水印霞明對此清真  
境離君共一情

成名歸自好遠道復何如沙冷雁爲字草枯

蟲失居新文朝士口全力古人書慰籍幽岩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二

三十

桂長安霰雪初

小至夜宿司農省中招盧虹仲張含之

小飲

分曹寧恨遠隱几遂同清餘雪生冰質嚴風  
損月情忙真銷宦况醉豈礙齋名漫襍青繚  
入髯胥引燭迎

妙遠堂詩宙集目錄

五言律三

送亦房還吳

送陳裕州併寄聲吳生平子

移梅入閣

答彭用沈太史

贈王季重

郊行至慈慧寺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

一

月夕集楊文弱竹館

夏日咏水

丘毛伯傳仲綸先後入都東之

送盧虹仲使還粵東二首

兄舉任阿宗喜賦

蟬

秋蝶

鴉

貓

苔

荳花

新樂齋行

樂城道中懷來道之

過沙河

晚行

風雨鄴城懷古

愚堂全集

五言律二首

二

發九村

喜程原仲至

雨集魏生宅

西郊

集白水邊桃園

春日家兄寄到王五亦房姑蘓書

賦感

芍藥

謝雪峯上人惠念珠

園雨

泛舟于池

莊居刈麥

再得亦房書

集明霞館共用秋字

小飲伯和宗侯餐花室

題劉將軍勳甫新構北園

白水泛舟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首

三

吳伯乾山人持鍾伯敬書過訪賦贈

題叔賓所蓄木瘦瓢同蘧公賦

送遺民之方城兼寄陳刺史

楊文弱北上過余里喜賦併以代送

穎川飲王具茨新園

渡河

上谷道中楊花

慶都追及楊脩齡柱史同其太公可亭

先生弟孝廉君二客署中夜集

曉發

趙州大石橋

將至栢鄉張子雲明府遮飲道左

河北道中卽事

觀援遼楚兵因成口號

雨晴望太室

夏日出都畱別遺民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首

四

午日

暮抵方城

寄題吏部張下之先生龍灣別業

南赴貶所別時良兄

中秋夕次真陽與客邸中小飲

贈汪一甫

一甫招同凝甫夜泛玄湖湖爲劉嵩陽

先生別業同用園字

過滁遊醉翁亭

霽

過建平懷王孝標先生

妙遠堂詩畱集目錄終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首

五

妙遠堂詩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新郢黃成象像之聞

五言律三

送亦房還吳十首

畏別難緘口相逢半改詞果然堅去日奚以  
追臨時客久原宜返予留似涉私問君分袂  
意何故亦遲遲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

六

輕使胡琴碎人皆咎賞音左時讎譽廣歷困  
使心深憤任師仍友榮非佩與簪升沉情數  
外天意可徵尋

文字標孤詣雕蟲敢謂工每懸千古待况有  
一人同理必聲音表身甘謫駭中並生還共  
業造化不無功

每取時流較常云例賞宜苦心難責恕厚道  
必降欺詩廢何妨韻名尊半可疑勇君高視

意寧獨解羣顧

經歲偕踪跡偏云見卽新憲嚴詩律令歌哭  
酒前神謔慣童皆習情癡久或嗔達生非偶  
爾別後向何人

追思幽境好還屬去秋殘失士如尤我饑君  
每媿官新題衝雨報苦月帶霜看冷寂相娛  
意今翻恨稍寬

浮名傳好客俗眼易相攻予實悲孤立誰其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

七

喻此衷機神非有合臭味若爲通今覺嘲堪  
解君行座欲空

締盟初記淺傲骨互難平漸有嚶嚶思多從  
落落生交非無故密跡似不期并大約窺肝  
膽秋江照底清

國寶難標置旁觀未必知泛存文士目寧受  
俗流嗤慧識名香引深衷破研窺飛騰雖世  
語願勿後明時



中宵思婦夢殘歲旅人顏誤月由朝雪疑村  
或夜山靜非時所忌貧與道何關除却懷知  
句期君事事閒

送陳裕州併寄聲吳生平子

冬郊難送客望盡止寒煙以我憶家夢當君  
行部邊岼梅需雪稿澤草怒水堅靜遠知爲  
政非徒對酒然

倘及山城事虞添別恨深后簪三戶口水旱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

八

十年心村廢野孤聚田荒饑雀吟采風吳札  
可公暇肯招尋

移梅入閣

鹽皆寒湧出枝意遠冥冥蘊氣司開落簾光  
動影形靜看身厭重久立思通靈故使軒帷  
裏冰霜見典刑

答彭用沈太史二首

名山勞嚮往墨副見縱橫幸不乖微尚難言

畏後生畫中非粉色指外有絃聲此意持相  
共深盃待細傾

片刺探懷嬾千秋閉戶同汚隆權世代語默  
頌宗風窺案行饑雀抽書動螭蟲祈招如可  
誦堪識典墳功

贈王季重

天將優曠達世豈礙浮沉易貴非仙骨難窮  
是慧心瘦麟存故步獨鶴表清音倘使相逢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

九

早知君未必深

郊行至慈慧寺二首

愁每過閒書茲行趣不稀烏廉容果熟蝶懶  
看花飛近郭烟逾厚逢林日蹙微枯桿羣力  
盡天意忍終違

路以曾遊習情隨獨往新園廬僧八口燈火  
佛三身茶靜候當午荳香花徹旬爾時眠食  
事不覺有旁人

月夕集楊文弱竹館

長安看月地難得匪孤明牆短借山影籬重  
深竹情和香拈有傳試酒賞無名客去讓專  
夢胡爲翻止行

夏日咏冰四首

流金皆憚酷積玉乃爭新炎帝容驕子方諸  
見化身壺中看不隔空裏鏤難真若取澄潭  
較高寒別有神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

十

尋常屏几側國上現琉璃韻客銜中字幽人  
壑底姿爲山消長幻映月有無疑最是牽情  
切宵酣午夢時

東風難盡解北陸喜初開水有常堅腹珠爲  
乍剖胎狐聽知舊物蠅立費新猜甲第輕堆  
積饒嫌秋早迴

風霜私所護塵土詎能侵漸瘦憐清骨初擎  
減熱心安臺堪喻鏡得路必憑針不信巾邊

淚凝紅辨淺深

丘毛伯傳仲綸先後入都東之二首

豁情惟仗友將晤却逡巡積毀吾疑我多愁  
世歷人觸籠難惜羽臨俎若濡鱗決矣畋漁  
計經營寄此身

俚俚迷往路耿耿憶前期寒燠經年面悲歡  
易地思刊章新逐酒習懺首嚴詩獨怪澄湖  
色芙蓉態不移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

十一

送盧虹仲使還粵東二首

途窮嘗世態知己感何深縑綬暫時語低回  
前事心驚猿奔避弋高鳥快投林舟楫茫茫  
外愁端不可尋

健方疎藥餌暑未減江湖接岸花身雜分村  
雨道殊閒中鹽鐵議歸處海山圖果使書如  
葉秋風望與俱

兄舉侄阿宗喜賦

蘭媚占無悞桑懸氣始新他時待頭角秋日  
見精神遂疑爲高戶先堪慰老親紫羅囊自  
可繫爾錦綳身

蟬

合聲心堪碎孤吟興亦長樹王傳問答風后  
諧宮商昨日已秋氣萬山皆夕陽竹窻營夢  
淺支枕得無妨

秋蝶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

十二

殘粉畱何處新黃漸失草疎花房易損密葦  
路難分未必隼猜及寧堪蛩使聞曉寒看露  
白一倍哭梨雲

鴉

柳敗棲難穩天高斷復行平田千點下初日  
半林驚學鬢宜兒喜臨書畏客評啼多知觸  
忌羣籟亦何情

貓

爪距狎忘疑晴臚迴負奇獨行當草潔清暮  
使花垂午夢雖甘懶宵聲肯受欺何當看奮  
擊血肉快淋漓

苔

一雨生無蒂孤煙濕欲寒彼圻藏石瘦席徑  
受花安易作黃緣想難沾空色看紋全如側  
理有意鳥書殘

荳花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

十三

碎碎扶藤上纍纍間葉明幽終安小品香故  
別凡英天地容偷艷風霜促報成後時籬壁  
改蜂蝶恨無聲

新樂蚤行

早征羣動幻匪獨利兼程高樹露餘立孤燈  
風外生蟲身同草色烏夢入溪聲宿火紅閨  
掩應嫌戍鼓鳴

樂城道中懷來道之

我倦方長路君行儻定期羽聲酬送客浪迹  
寄舟師天末孤雲靜秋邊亂水悲菊尊同舊  
歲離合豈能知

過沙河

皚皚十里縣遂以茲名晴雨何知異煙霜  
不與爭樹稀看鳥力野寂見農情如水經冠  
蓋將迎簡亦平

晚行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

十四

既昏猶旅進敢謂月無功村織林陰上橋穿  
草露中雁羣驚未續鳥意倦俱同頗訝添衣  
驟宵深墜葉風

風雨鄴城懷古三首

陰霽尋常事難於客路憑半程全日了曉晦  
晚秋增廢塚通殘潦高臺接舊崩傷心遙指  
點衰草近西陵

漫索精靈語虛摹地史猜報書吳質至畱枕

洛妃來野老耕碑址漁人拾硯材文心與兵  
氣爭肯便成灰

於古多成敗觀場勿喜嗔中持收霸局餘力  
領詞人松栢帷惟夜芙蓉水不春五陵殘照  
夕一種漢家塵

橫槊蒼茫氣分香決絕情英雄無偽態兒女  
救粗名負地神鼇立乘空老驥行陳編論統  
數勞矣後儒生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

十五

發亢村

無住輕郵舍何心祝去轅蓼根霜一岸柿葉  
雨千村水近寒先集沙埋晝亦昏待舟行旅  
意愛喜欲同論

喜程原仲至

端居生衆感朋好倍相關心與暮雲去人先  
春草還淹畱快微雨要約指名山不共深更  
坐那酬遠道艱

雨集魏生宅

疎雨寒兼雪空城暝似村  
供君無贅客助我得卮言  
濾茗防泉濁存花任燭昏  
藏鈎過纖手縱負亦爭喧

西郊二首

風日催遊思郊行軟碧間  
草文藏詰曲林響答綿蠻  
客與觀儵至人逢射雉還  
無言虛勝具空谷有躋攀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

十六

薄言遵曲水還復望高城  
月去沙長白煙同柳似平  
葡萄爲酒質芍藥記詩名  
幸未辭三月居然被袂盟

集白水邊桃園二首

已快臨清澈仍看匝錦圍  
斷霞高自剪香雨散難稀  
問渡知名艷尋源恐路非  
底須貪人手引色上羅衣

施粉塗朱雜含啼倚笑新  
閨中無賴意陌上

可憐春入酒雙分面穿波一  
照身遠紅亂歸馬不復辨遊人

春日家兄寄到王五亦房姑蘇書感賦  
離索尋常慣書來恨反生以何知苦緒都不  
及時情重讀誤持紙欲藏仍註名更憐同調  
急千里弟如兄

春風催朔雁北矣復南之却對一燈兩重吟  
九日詩菜黃新蝶就萍綠子魚吹鏡裏移輕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 十七

勸江南樂此時

芍藥二首

濯濯飄風艷濃濃池露清亂枝分地接間色  
共根呈房稍逾蓮厚身偏類草輕流蘇雖宛  
轉終遜活香生

不逐花王媚應知靜女心儻非紅點砌空負  
成林鼓吹鶯司慣樓臺蝶館深謝家詩句

竟永日下堦吟

謝雪峯上人惠念珠

分來三昧種雅稱六時裝欲贈貫新纓曾懸  
聞古香圓隨清磬轉密許壞衣藏晨誦欣俄  
畢多羅賴不忘

園雨

也知驕雨意專欲奪花權苔濺蟻移後雲深  
鴉去邊廢池平不日新葉墜無年却喜經過  
少拋書續午眠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

十八

泛舟于池

春徑慵行藥城隅喜放船魚驚解樹影鳥疾  
帶花煙聽草猶初岸涵星忽遠天蕩舟姬反  
怯雙袖倚人憐

莊居刈麥十首

農課欣粗畢天時貴不違土鬆畱雨潤野秀  
覺煙肥單戶閒人少深村過客稀古來存谷  
口學稼未全非

籬落無專向園場各四隣對行牛共語長卧

犬知馴草徑身身露風天地地塵寡妻恒負  
責料理爲他人

隔日頻占雨兼旬幸及晴午暄圓笠影晨爽  
健鎌聲桑柘交門暗芻蕘近水生枝頭聞鳥  
語早已逼秋耕

黃萎芟餘莠青侵濕處莎除芒經手細積草  
過頭多日出主人至風前勞者歌空倉將給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

十九

汝雀意競如何

物態非無媚吾生固有涯且圖充卒歲未敢  
較隣家滯穗從兒拾新炊聽婢誇晚酣捫腹  
去樹樹指晴霞

已慰三春望差便八口棲飲才量鼠腹祝豈  
效豚啼西垞沙長徙陰陂草易齊十年論水  
旱辛苦聽扶犁

野眺昏難闕村眠曉更閒門香聞衆草牕冷

夢空山槐葉兼蟲墜苔痕學鷓鴣斑巾車逢牧  
叟晏坐每忘還

青林森蔽處白水映環之異鳥路來遠小魚  
習上遲書惟新舊曆諺類短長詩免值催租  
擾微吟竟此時

生聚原貧里嬉遊卽上皇雨檐茅覆竹煙壁  
竈連床母出兒分戴翁耕婦饁漿素心堪結  
侶轉覺遜柴桑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

二十

自領煙雲趣何妨怖沐疎一餐甘飢飢三歲  
熟菑畲稅萊頻巡樹鋤爪細決渠經營煩力  
役高枕媿閒居

再得亦房書四首

遠音三及我我僅一題書能恕或緣懶于情  
非可疎側身流俗後杜口歲時餘不恨江山  
隔新詩代起居

見說今多病還因酒渴無好花防匿笑新茗

誘頻呼貌想苦吟似身終清事殊綺寮連竹  
徑作態遣人扶

興諒非輕盡盟寧竟責談檐安乾雀少林怪  
友鶯繁遂爾負遐想何如姑妄言始知朋友  
樂不易在田園

早貴無佳趣橫流果不安天將余慰子世謂  
友妨官調古金徽獨波寒鐵網難望君薊門  
路不獨勸如餐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

二一

集明霞館共川秋字

有期非易踐永日豈辭畱烏意暫安夕蟬聲  
難避秋道存冠佩古貧子戶庭幽已自過三  
爵猶煩佐史酬

小飲伯和宗侯餐花室

青燈思舊約淥水問知音絲竹偶然寫琴樽  
能自深露光星借影花妥樹同陰但覺經過  
好何勞蓬戶心

題劉將軍勳甫新構北園二首

舒卷閒雲意因之賦考槃煙霜何所貸竹柏  
已相安花雜生香易泉通活眼難南山行選  
石莫作虎眠看

橘香能匝經藤蔓稍常軒未必經營晚都將  
拙朴存伎分胡馬送客共海鷗言自得沉冥  
趣猶嫌頌酒煩

白水泛舟四首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

二十二

丘園棲自穩湖海意能該宿雨一犁入好風  
雙漿催綠迎田草去紅間渚花開忽訝菱歌  
發還疑越艷來

輕橈容與處回合望川原煙定高于水林交  
斷卽村驚魚牽浪脚立鸛上沙痕不是閒身  
出那知物態繁

泛涼聊載酒因勝一携筇雜樹埋煙谷危沙  
戴雪峯牧兒時競浴釣叟卽兼農逆數探奇

耆前子幾客蹤

快遊便臥起虛爽共披襟夕倚雲天望秋從  
水木深遠春前岸路宿棹一灘音浩露將蘭  
蕙凌其楚客心

吳伯乾山人持鍾伯敬書過訪賦贈

飛動新交樂殷勤片札傳稍窺君筆墨知習  
我山川柿熟秋林燒荷疎野渚煙閉門無妙  
緒益念遠遊賢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

二十三

題叔賓所蓄木瘦瓢同遂公賦

自與霜根別常同竹拂居用仍存磊砢懸卽  
貯空虛分月夜泉半穿林秋露初金莖兼石  
鼎歌爾較何如

送遺民之方城兼寄陳刺史

北風一何厲遊子發孤吟與馬怯新路山川  
知遠心半黃霜在草殘濕雨經林莫慮逢迎  
簡陳蕃意氣深



楊文弱北上過余里喜賦併以代送

因使纔重晤爲期已隔年書難憑雁外到喜  
在梅先托意迂能合含情默已宣庾公腰帶  
放非爲酒頽然

盡室花源住幽懷想易新爐嵐通氣息鷗鷺  
領精神漁復更何族仙應卽後身南陽無子  
驥誰與問遺津

避世謀非拙閒居趣已長夜煩蛙作部秋與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

二十四

鶴分糧倚壁瓶笙沸臨池釣艇方閒雲逢冷  
石甃憩也清涼

使節經還往時情異昔今鼓鼙牽浪議金穀  
攪文心漳岸三更雪燕山幾日陰菱荷余戀  
久欲別轉沉吟

穎川飲王具茨新園

下馬角巾歛窺園步屨移松寒初頽石草碧  
未周池舊事免相問時情皆可知疎桐耿新

月深院兩心期

渡河

問津凡五度茲倍感飄蓬舟楫去來背山川  
窮達同水消前岸綠日上半灘紅安穩題書  
處鄉園有雁通

上谷道中楊花

四月自燕  
中歸作

春林飄欲盡客舍見猶隨賴此飛揚態能忘  
晚暮悲烏橫街路斷魚偶接波吹况復斜陽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

三十五

裏長條與恨垂

慶都近及楊脩齡柱史同其太公可亭

先生弟孝廉君二客署中夜集

不怪前輕別還知晤有因憂惟關國事坐宛  
若家人堞影星文活林香露氣新酒闌閒說  
劍還擬對斐旻

卽此閒情事長安不易同取涼呼燭去延語  
良尊空遊興雙筇躍歸心一壑豐舊遊持共

賞絲管夢江東

曉發

晨爽喧妍變川原只一青受風蒲獵獵迎雨  
樹冥冥雉乳何由見鶯殘向入聽干戈與波  
浪畏路怯重經

趙州大石橋

迹妙傳真偽人頻閱往還漫詢堯甲子未改

趙河山晴市煙三里荒谿草一灣紙驢如可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

二十六

借真厭馬蹄頑

將至栢鄉張子雲明府遮飲道左

不爲伊人在荒祠豈共尋還因爲黍意信得

飲泉心田鼠雜蟲出園葵齊麥深炎征宜避

午雷看晚山陰

慣識田居樂應航午夢長因余纔岸憤呼僕

遠移牀酒熟皆新課琴懸只舊裝分行指堤

樹寧不念河陽

河北道中卽事

跋涉俄千里炎囂自一時山閒蓮有蒂徑僻  
聚多枝驟雨逢漂麥微風聽絡絲客懷差不  
惡想像諧幽詩

漸覺朱明逼閒將物態陳蔓瓜原水候絮柳  
亦花辰鵲苦何勞血蠶忙不爲身誰憑問元  
化俱各信其真

作苦雖田舍還忻樂事繁出皆携婦子歸各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

二十七

認雞豚廩草黃埋屋畦蔬綠上垣應憐耕鑿

外動息任乾坤

墟市朝全寂風光夏倍偏酒帘移樹底稅碓

倚籬邊買飯頻爭舍僧漿乃乞錢輿中人自

苦慙見日高眠

豈遽殊疆域居然異見間稚兒驅負弩嬌女

出閨裙土井久晴濁枯桑無火焚經過詭中

古斷碣臥苔文

赤日行逢酷黃埃觸易迷頻占樓埃驚安得  
辟塵犀杏熟香堪醅蕉新翠可題一枝歸  
穩未敢怨輪蹄

觀援遼楚兵因成口號

征發南荒外蕭騷驛路前羽書方殺氣卉服  
自蠻煙未見旄頭落多聞掉臂還况論供億  
費膏血盡金錢

雨暗黃間色風搖大旆聲肘金憑自取投石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

二十八

兄孤情遠浪帆檣色空村杵臼聲還聞隣老  
狎野席每相爭

自識逢迎少常隨作止宜倦元先鳥息樂久  
代魚知仙飯求桐葉秋衫賦縹絲底須辭白  
社誕與赤松期

富乃酣千卷閒惟施一牀松風茶候嫩花露  
上膏香子弟分麟筆僮奴貸鶴糧戴崇空想  
像無地對安昌

雨晴望太室

斜陽不礙雨遙出數峯明煙潔似徐染雲微  
俄止行望皆知歷歷登反或平平大略牽情  
處多從遠態生

夏日出都雷別遺民

長安文酒地三載得重尋有約自朝夕於懷  
殊舊今麥涼浮雨氣林翠夾山陰如此離亭  
上難爲黃鳥音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

二十九

謫遊余自笑久客爾何依代揣苦多緒可同  
惟一歸病添詩字險貧覺酒情微計有寬愁  
處園梅到日肥

午日

尋常逢節序大抵集交親忽自道途值能令  
懷想新魚龍欺逐客榴艾屬居人今古茫茫  
意薰風任葛巾

暮抵方城

晚颺健騶御迢遞不知休月淺煙相薄山涼  
雨欲浮草蟲吟似答村犢臥何求辛苦轡軒  
道因之嘆屢遊

寄題吏部張下之先生龍灣別業

萬樹清溪側何人識釣竿藥欄宜委曲芝術  
取幽寬注易鑑絲細臨書屋漏殘浮雲天似  
洗起滅總無端

高取神無累幽皆趣所成品花存別服刪竹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

三十

敢相輕兔豚非虛詠魚麗豈浪名王師本無  
戰儻此遂橫行

射雀兼枝墜椎牛乞火燔所稱好身手豈在

健盤餐月白胡雛嘯燐青戰鬼冤安危關社

稷一戰莫輕論

近日雲中卒遷延戾簡書從來誇後勁寧勿  
戒前車壯士橫戈會君王按劍初勒銘須及  
早片石在醫閭

南赴貶所別時良兄

故材原自樂驚羽忽催飛小草不遑覩孤雲  
何所依良途知恨晚異國信愁稀他日成新  
句應憐我夢歸

累日銜情怯臨岐置語難亦知同寵辱豈獨  
慎饘餐皎月臨孤驛秋花背遠灘莫誇江左  
勝不耐獨愁看

中秋夕次真陽與客邸中小飲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

三十一

宿雨消朝爽寧知是月期固應人共待獨與  
客非宜冷入佩香潔疎餘柳線垂故園有兄  
弟停琰計程時

寂寞驅車後徘徊捲幔前低先明露草迴始  
出山驢急竹自雙下高樓誰獨眠關河今夜  
夢還似宿水天

舊歲思今日孤踪忽異鄉菱紋欺枕席蘋信  
警衣裳去雁程程水鳴蟲字字霜漢家多戰

骨切莫照遼陽

贈汪一甫

求晤非今日因緣有後先  
寒余遭放逐值爾未飛騫  
交篤窮時味文操數表權  
桓伊心折盡笛意不能傳

往往名根艷難參理格微  
折釵書白入點壁畫能飛  
語接冷然韻鋒藏達者機  
翼風遲乃怒罪不在荷衣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

三十一

一甫招同凝甫夜泛玄湖湖爲劉嵩陽

先生別業同用園字二首

奇人千古意大抵奇于園耳  
日到如沆精神相與存  
猶涼吹雨氣橘熟覆溪痕  
不信沿迴久遙鐘出露昏

緩步松連磴幽探月滿園  
煙雲穿作曲樓榭綴成村  
竹暗得螢透荷閒辭鷺翻  
鷗鵠奏清唱恍惚近湘沅

過滁遊醉翁亭二首

詞人偶爾處千古賴爲名  
遊豈妨官事文能愜勝情  
浴煙山屢折遜石澗微行  
猿鳥欣相得霜天共一清

柱蹟難輕負閒身得快登  
到門黃一樹立壁翠千層  
碑作山圖紀僧知木廢興  
環滁觀不謬煙彩日飛騰

霽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三

三十二

朝瞰二儀豁亦似夢初醒  
雲去山閒綠天低樹接青  
墟煙窺直上溪溜減前聽  
烏鵲同人意翻飛未肯停

過建平懷王孝標先生

是汝勞薪地今余隨牒過  
山如知問訊水自學絃歌  
稻熟防霜早楓酣得日多  
其魚思禹德片石待重磨

先生嘗令其地值水災有異績

妙遠堂詩集

終

妙遠堂詩洪集目錄

五言律四

曉月行宛陵道中

卽事

歸自宛陵道中

宿十字舖

水泛宛溪同嘉賓先生賦

發寒亭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目

一

喜晤潘景升

林當塗陽仲招遊黃山夜登凌敵

臺作

南歸卧病意園

村步

暑月

七日六日集

再集得然字

送彭興祖遊碁上

池晚

秋日花雨閣閒居

周象石使君邀同家時良集伯和王孫

招隱園

贈張山人移居

寄懷用沉先生

送疑甫還浮光

感事寄王孝標先生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目

二

偶過南鄉

浴佛日招白礪甫集遽公池亭

咏美人贈花和客韻

赴官金陵感賦

截軍山

再過浮光訪施凝甫

阻風江口

清涼寺同陳太室諸君

夜集王伯後署中

過江行江浦道中

冬日小雨東汪遺民

遺民歸寄山民

咏棗花

晴郊

喜夏長卿孝廉過訪

司明府招同楊文弱家時良野集駙馬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首

三

堰傍益深水諸渠皆明府所導以資

溉種者茲其一也

得汪遺民書寄此促之

存衲詩爲洪山人賦

游羽儀杜經微也達支明府載酒同泛

白水言別

遺民社兄自白門過訪喜賦

同遺民諸子集陳於止荳棚下

病中夜雨東遺民

家時良茸靜嘯軒成邀集

東村別業

寄懷山民

戚不磷修志南陽以彭用沉宮殿贈言

寄示和東

陳於止席上賦得爐濤分風字

遺民出具招飲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首

四

集君約鴈咏堂咏竹

偶同君約家時良晚集遺民寓中小飲

口占

讀汪遺民斷腸詩戲柬

攜具邀諸子重過東村別業

晚同諸子集高北石丁酉暮

出郭

光武祠

馬九中北園

上清道院

關壯穆祠

觀音寺

村月

重陽後七日始見庭菊同用初字

楊文弱年兄招余恭遊不越代東

張忠鼎邀同戚不磷家時良泛舟

白水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首

五

八月十一夜月集客

十二夜

別業桂盛華集客賞之有作

九日集諸君意園同用能字

和遺民白河冬汎

冬日西鄉

臘日雪呈時良兄

發玉田值雨

雨宿寶邸有懷

送鄧遠遊先生解節還建武八首和扇

頭北征詩韻

贈孟聚垣國手

走筆再贈

六言律一

野眺

妙遠堂詩洪集目錄終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首

六



妙遠堂詩洪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汝南秦 鎬 京閨

五言律四

曉月行宛陵道中

不關霜作曉羣影亂林間想到無人夜空間  
有月山覆蕉逢鹿夢盜粟見猿還清境私孤  
抱何勞恨旅顏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七

卽事

登頓身雖厭幽奇日盡經蠟封蟲戶戶煙沒  
鳥冥冥山活全因側溪香略帶腥秋林如醉  
客應笑獨爲醒

歸自宛陵山行

著處成羈旅何妨信宿還赭圻高下路黃葉  
送迎山宦拙身俱贅愁多夢不閒半林仍見  
月慙與問刀環

宿十字舖

解驂聊騁望山色上頽垣邨犬若遙答秋蚊  
仍暗喧漲雲畱嶺角斜雨濕松根歲事閒農  
語長饒想故園

冰泛宛溪同嘉賓先生賦三首

寒溪能宛轉柔櫓不容停枯草得風立斷水  
將石聽酒鑪添梢柑漁市減冬簋蒼壁堪移  
對無勞下遠汀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八

供具艱從質篙工倦益嗽漫將如練比直似  
置杯膠淡日掠波上遠山屯霧交境清疎鎮  
略鷗鷺亦堪嘲

水落力方淺風嚴聲益寒客猶無意返人作  
不情看水石要名字煙霜淨肺肝泡生俄泡  
滅下眼莫教瞞

發寒亭

寒亭今夜客魂夢果俱寒未識閑藏理空勞

行旅嘆孤煙遲作曉凍雪似無殘幾處朝炊  
寂柴門慘淡看

喜晤潘景升二首

新知偏易樂情復向來深江上欲殘歲燈前  
同寸心煙嵐堅齒髮花月悟聲音小肯淹鄉  
思梅開擬並尋

詞塲王李後彈指幾更新向我論同輩疑君  
是古人退應知轉進富定不如貧預識書成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九

日黃山帶草春

林當塗陽仲招遊黃山夜登凌敲臺  
遊子寬無禁勞人夜始閒空江難隔火晴月  
細分山語在雲霞一春生楡栢間奇情寒更  
賈侯騎莫催還

君看桓公後仍存宋武臺豔魂春蝶至囁語  
夜烏哀禮塔齊身草捫碑一手苔靜喧俱不  
著殘磬與深杯

南歸臥病意園四首

旅人屢登涉歸客怕田園所保詎相異遠遊  
良已煩空池定魚影靜葉覆禽喧野叟憐相  
勞風霜欺面痕

春色歸無著林容暮只寒草猶抽節次松漸  
脫遮闌機事悲羅巧閒情悟突殘方書時檢  
取第一要心安

病得成吾嬾疎甘被俗嗔臥看茶火活坐數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十

棟風新量木思名士加餐客待人靜中觀白  
骨何怨亦何親

尙嫌三徑廣祇愛一丘閒亂草刪存竹遙林  
取代山梵香詩卷裏酒具藥罈間未忍交遊  
絕隣僧日往還

村步

空村新雨後策杖偶無羣斜徑取風立高原  
看水分浴餘雙鶴起定裏一蟬聞已信謀生

拙移家住白雲

暑月

炎暑宜親月蒼涼况雨餘淨疑秋乍遠淺及  
夜方初露葉肥相照池光薄似虛亂蟲吟未  
穩孤鵲意何如

七月六日集

碧雲坐相待銀浦測猶深不恨經年別難爲  
此夜心風萍開水態露草入林陰杯酒人天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十一

共貪閒殘漏沉

再集得然字

未改會過地相邀欲暮天詩情蕉葉老禪意  
木樨傳蟲苦銜苔語鴉閒背月眠醉鄉原熟  
土纔入已陶然

送彭興祖遊崇上

何處秋容好雙筇七十峯霞紅行忽雨澗黑  
看皆松壇火分書讀岩泉貸米春幽探知肯

徧羅令儻相逢

池晚

蕭閒步池岸復此聞清砧明月忽銜閣漫流  
疑入林鴻知邊氣重蟹喜越潮深竟夕抱遙  
歎悠悠南北心

秋日花雨閣閒居十首

蝸角何勞問虹梁尚可尋高雲聊送眼定水  
學觀心面去惟孤壁香來自衆林緇徒與紅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十二

友寂寂兩知音

屋帶陰林起籬隨岸勢斜忘言叅栢子作偈  
與桃花藤蔓鈎危石萍乾貼臥槎縱嫌多眷  
屬猶可署毘耶

四壁空煩立三車漉不響鳥聲傳秘密花氣  
示薰修燈出濃煙破鐘涵古澗流豈須歌舞  
地方證俗情休

生計貧從落幽情日以新鶴經遺羽士鯨議

出門人葦簾堪載世芭蕉可喻身客兒矜慧  
業終未達前因

小隱操成曲高陽取自池趁風收墮果通月  
去龐枝魚熟呼名躍鳬閒逐母嬉赤欄時照  
影笑問予爲誰

何許關幽緒孤筇口暮天門辭題鳳字畫出  
送鴻絃疏逕肥霜甲苔垣剝雨錢誰能車上  
舞拋却裏頭眠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十三

適意新棕屨擯愁古錦囊周年徐辨竹騷語  
不離香齋日僧儀熟花時僕課忙偶然幽夢  
雜遙落海山旁

置壑身將是焚鈔意儻同剔眉還混沌拔癭  
碎虛空露洗高桐月烟披黛柳風調鷹猶覺  
嬾戴髮一支公

竹外披襟久松間覆局殘秋花紅帶瘦晚漲  
碧生寒帖偶傳狸骨書非食馬肝雲歸與雲

出峯意總無干

自注山棲賦何人解鬱陶蒹葭聊以目風雨  
若爲遭絃上調三婦禪中謔二豪途窮方解  
哭到底受車勞

周象石使君邀同家時良集伯和王孫  
招隱園二首

園林寧問主文酒共尋盟金斷思交味雲閒  
識宦情鳥停絃管至鹿雜吏人迎寂寞梁荒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十四

苑唯留賦客名

深杯寧許恕小隊得同淹枕裏探鴻寶盤中  
問虎鹽蘿陰垂霧密竹響犯雷嚴起恨荒雞  
早寒星欲就擔

贈張山人移居

一葉同五嶽隨至不言煩避客存幽性依僧  
慧根空鑪聽蟬沸殘雪看鴉翻祇恐清酣  
禪鐘惱夢魂

寄懷用沈先生二首

春山春日好高臥若爲情牕戶白雲裏朝昏  
芳草生把書看鳥滅捲釣數魚行童子司幽  
課新詩報卷成

虎觀經初啓龍旂影乍長好趨仙掌露莫戀  
帝臺漿官府憂方切江湖道不妨知君負通  
識隨地驗行藏

送凝甫還浮光四首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十五

與君日携手萬緒一燈殘所得惟貧病相貽  
有肺肝驥心因酒熱鶴路喜雲寬誰信芳蘭  
外迷陽處處音

薄敢辭供具狂俱廢送迎簾花後逸事瑟甲  
訴多情雪屢窺泰舞雲偏趁楚行重來應易  
識刻徧竹間名

自昔貧交態於今達者曹署門終媿徧佐銀  
一何勞有劇同期補無名可待逃會心天地

夕黃鵠影雙高

子尚違時好余寧乞世憐大格從詈鬼孤憤  
合箋天書草抽爲帶松風譜入絃煙霞隨地  
有相望且翛然

感事寄王孝標先生二首

倉皇聞虜棘消息動君愛胡馬頻嘶曉天狼  
不待秋鞭咎民敢怒巾幘將甘偷鬱鬱蓬萊  
氣何由答衰旒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十六

計豈長纓誦謀誰屈突良頻聞更騎却未肯  
問馮唐蟻蟲銷營甲鯨鯢臥海橋安危在人  
事詎可恃金湯

偶過南鄉二首

春衣換未能出郭展先騰野藥黃無漸遙煙  
綠方潛趁陰鋤並婦映日笠藏僧倘只居城  
市閒情閒可曾

不調晴露滴薜潤雨花斑爲態媚無競農情

驚轉聞蛙喧池不禁蚓出麥相關十里風吹  
夢藍輿樹影間

浴佛日招白礪甫集遠公池亭

是日專名佛深宵喜得朋壠暄風報麥籬重  
雨垂藤野竹佐中帶閒心謝嫩繒不辭移席  
久涼月洗雲層

咏美人贈花和客韻

含露辭芳樹藏煙出畫欄怕鶯銜欲去似蝶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十七

伴嘗難要示妾持久不嫌郎道殘合離感榮  
落明日若爲看

赴官金陵感賦二首

遲遲去閭里黯黯視衣裾未是廬江檄非無  
下澤車意中人向背天外僕親疎何苦辭漁  
釣蘋風蓼雨初

薄遊悲未割去住總含辛霜露出門事風波  
中渡身微宜驚乍別龍反媿能馴預刻歸來

日三山任笑人

截軍山

兩年三往返詳略具真形初過千峯雨難遮  
百里青伏雲崖戶煖漱澗石根靈不恨玄蟬  
在鄉音未改聽

再過浮光訪施凝甫二首

報子非專約憐余又浪行歡從賓主習情自  
往來生候雁身相准悲蟬腹代鳴寒暄無長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十八

語幽課幾籤成

入室呼元直將書就惠施雲山停策後蔬笋  
共燈時命酒須謀婦蒸糜或恕兒嗟余念行  
役遊子忍稱詩

阻風江口

已作三山客猶懸一水愁程難爭舴艋止不  
待筵簇汀草搖長帶津霞麗遠樓寒人無快  
事留滯亦何憂

葉覆空提曲花飛亂葦間且乘銜樹日坐數  
隔江山羽定隼孤上涎腥龍夜還漁舫連繫  
纜同宿不同間

清涼寺同陳太室諸君二首

何處拋紗帽相要醉藥欄野情深獨往山理  
惑初看江口多層白霜柯一例殘衣裘漂泊  
恨轉覺客心單

入寺叢稍礙登臺別徑通風煙鴻字裏城郭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十九

蟻羣中瞋色多從下秋聲不住空古來名勝

地應閱逝川同

夜集王伯後署中

秋風何意緊木葉一城飛復有關河恨共茲  
燈燭輝鵲鷄殘夜酒廢鹿故山薇醉起衝寒  
月無巢歎鳥歸

過江行江浦道中二首

身聽逢迎賤心因物候驚蘆霜黃過水村雨

白藏城山近微催冷煙長未兆晴羈人觸歸  
路惆悵是閒行

羣動俱安晦遙天但一低寒魚不受網匹鷺  
未成棲河影縮存腹葉聲飛着泥回車眺京  
邑強半暮愁迷

冬日小雨東江遺民

來疑冬序驟羈客恐相驚雀聚有寒態鴻歸  
無喜聲樹身同草寂雨氣覺霜爭撫景仍傷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二十

別淒其匪一情

遺民歸寄山民二首

未遑招隱士幸屢對難兄秀句幾相擬春山  
飛澗聲酒場辭海國香夢惹蕪城豈有纒絲  
帛機雲不共行

寒煙暗江樹相望祇遙嘆顧我衣如雪貽君  
佩有蘭陳王胡粉面長吉錦囊肝持玩人間  
世何時續古歡

咏棗花

初日照瞳矓緣枝綴粟同野人先計實好鳥  
不離叢掩色齊繁葉吹香借便風未須歌纂  
纂王言怨牆東

晴郊

心識春來處宵聲雨減寒卽無臨水約能不  
出郊看花鳥晴皆起煙沙遠一寬端居計生  
理耕稼敢求安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二十一

喜夏長卿孝廉過訪二首

非負奇情在山川肯見尋才人窮鳥賦高士  
炙雞心息影初登席忘言遂入林貧廚餘二  
韭相對屢宵深

孤意爲來往清歡間寢興新知邀雜佩往事

落殘燈節使浮榮小遊棲慧業增懸期閨月

秋木片帆層

司明府招同楊文弱家時良野集駙馬

堰旁葢渠水諸渠皆明府所導以資

溉種者茲其一也

送酒廻官馬開筵近草蟲地形川陸變林籟  
雨晴同七月思幽俗他時見禹功嘉謀兼韻  
事元化總胸中

暑集無幽意翻因在野寬池非邀太守湖合  
宇郎官煙樹浮皆濕風荷濺欲殘奇光戀初  
月深淺別情看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二十二

得汪遺民書寄此促之

獨臥閒相負初盟強自寬把書同語次問路  
幾憂端月暗豺狼突霜沾雁鷺寒新詩帶兵  
氣便作杜家看

歎息論交態閒關算遠遊曲鉤人共喜工瑟

爾奚求連夕雨中樹何時江上舟青苔舊齋

壁一榻至今畱

存衲詩爲洪山人賦

衲寄初人所不戒  
下火磨礱而衲獨



完異之

水田元自映灰劫亦何知佛示無成壞人疑  
有護持補當殘雪夜披及曉鍾時卽悟清涼  
體翻悲火宅兒

游羽儀枉經敝邑達支明府載酒同泛

白水言別二首

離別人堪老過逢夢欲先曾將予共病爭得  
世相憐對影風萍裏銷心淚燭前儻分清泌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二十三

水霑此渴頻年

接地同花縣當杯並壁人暫留車馬色一傲

水雲身沙螺危猶下汀鷗近不嗔留連河畔

草明日歎無津

遺民社兄自白門過訪喜賦四章

定諾追前日遷期失好春襟衿非可報能藏  
喜無嗔以俠成堅決將奇勞苦辛歲寒論友  
道茲意豈徒親

艱難纔一晤及晤轉蕭閒握手寒暄後科頭  
竹樹間兩年心共口千里水兼山秉燭差相  
慰江頭病顏

除掃猶剛樹過從半酒徒招鷗臨白水給馬  
得青芻豈碎琴方賞堪焚硯匪誣北征饒紀  
述應代臥遊圖

訪戴空佳語攀嵇亦世情擬將桑海事盡付  
松風聲舊侶參辰歎新篇甲乙評儻偕筇屐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二十四

老五嶽是平生

同遺民諸子集陳于止荳棚下

以朋來不速知爾客如歸鴈詠會無改形神  
別有依遠雷移雨薄隣火類星微竟作田家  
想蔬畦對槿扉

病中夜雨柬遺民二首

高枕無人事疎燈照積陰暗飛初濺石急響  
不分林耕父園場計統姬篋笥心秋聲聽易

苦寧必待繁砧

客子方逾月憐余病半之卽今相望處何異  
未逢時芝水撥無效每苦愁與滋尋常携手  
約翻作過情期

家時良葺靜嘯軒成邀集四首

隘僅循廊曲幽能拓境新雜花刪付僕馴鳥  
導先人游可林名阮驚知座有陳偶然堆亂  
石山骨漸疑真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二十五

研滴芸籤北瓶笙柏榻芳徑莎膠屨翠隣果  
墮簷香遠意朝調鶴微吟夜答螢酒醒無用  
石支枕臥幽篁

河山人未邈雞黍客頻來得句髯從斷拈花  
叩一聞糧粗充杞菊火漸改檀槐漫爲離騷  
大雅所猜

水許塵襟集時聞韻事添爐雲神落穆松竹  
地蓮嚴狂矣癡寧勝玄乎史亦兼笑他車馬

客曹李氣厭厭

東村別業五首

躬耕依近地迂計畢餘生僅覺重閭隔時借  
一杖行南隣將樹割東面與山迎石戶人千  
載寥寥共此情

不禁穿籬簞差饒代瓦茅林空驚鶴欬門僻  
謝僧敲收豎歌兼笛村翁飲用匏近來機事  
斷麋鹿總深交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二十六

飼鶴虞枵腹巢鳩喜定居瓦盆迎客處土鼓  
賽神餘徙石剝雲斷疏池受月虛儻非耽寂  
寞長者肯停車

寄托慙高士經營比下農紅霞占雨識白石  
寫溪容小婦蒸糜待奚奴負耒從底須辭里  
巷遠賃柏通春

九歌今罷註半偈亦慵參鉤落花間帶屑蘇  
野外菴舁棲容墨守玄飲寄清酣尚未艱供

給蒸黎日滿籃

寄懷山民二首

白門扶服返猶作寄君詩回憶又陳迹遙尋  
寧定期夜寒煙水夢秋老菊楓時書課兼觴  
法應憑高趣爲

而兄欣促膝之子觸深衷每值言相聚何殊  
坐宛同嶽嶽無世責遊戲與禪通關道奚囊  
裏浮淮句轉工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二十七

戚不磷修志南陽以彭用沉寤懸贈言

寄示和東二首

新編垂欲就許贊一詞無硯繡教童滌螺煤  
給婦須芸邊蟬自徙楓外雁頻呼草閣多携  
酒離羣亦未孤

人物志寧如丹鉛伴客居苦安吟後守祕得  
帳中書索米應無責藏山定不虛如餐頻有  
祝時一待烹魚

陳于止席上賦得爐濤分風字

竹爐分柱火清籟忽遙通欲咽澗吞石亂鳴  
松撼風蟲聲綠匿響蟹眼屬成功最是更殘  
夜留人誤雨中

遺民出具招飲

百錢囊剩幾揅付酒家胡迎戶客翻出洗觴  
僮代呼言佳蘭不似歌細竹寧逾幸自饒蔬  
笋謀歡約肯通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二十八

集君約觴咏堂咏竹

貴學蘭當戶慙同艾滿園呼君應不忝問主  
幸能存牆逼歌烟勢叢低刻雨痕獨欣人迹  
斷分翠與琴尊

偶同君約家時良晚集遺民寓中小飲

口占

徧謀隣榨酒翻累客厨烟約定棲鴉後歡生  
得雉前主賓寧可別朋侶不遑全月分秋相

負無勞起責天

讀汪遺民斷腸詩戲柬

縱薄寧甘命緣癡始有情迎嫌莫愁晚死覺  
窮娘輕楊柳尚堪折靡蕪今復生問君腸續  
後肯否別相傾

攜具邀諸子重過東村別業十首

忍雨花相待連村地匪遙勝情憑一犬夙約  
省頻邀認樹烟生屋妨車水沒橋向來憐病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二十九

阻今轉惜通宵

野色寒非昨林容洗倍新鳩呼憎後驗犬卧  
臧初噴墨尚明題壁香猶記吐茵墻頭堪過  
酒杯竭問西隣

地隔三家市天私半日晴桔槔緣壁掛襦襖  
飭堤行里婦驚歌管田奴竊酒鑄每來賓主  
熟野席不勞爭

分火踈籬外聞雞曲巷中烟雲如戀主田舍

得稱翁林止留槐綠需將釀柿紅前期俄匝  
月惆悵歲時空

陰霽占無據圍廬笑未荒棗心生便赤禾耳  
泥難黃腹見豚分柵饑容雀共倉近家堪襍  
被信宿總無妨

雨留逢徑濕風損棘籬寒漸溢池三面分求  
竹萬竿野情區畫易遊伴臧添難共笑村翁  
熊常逢也聚看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三十

曲折諸來路沉吟緩去心燕巢空社後蚓鼓  
列牆陰細作桑麻語分行棗栗林衣裘寒事  
動聲已切隣砧

霧使遙峰失林催落葉飛貧家交馬舄稚子  
卧牛衣藤喜刪無蔓蔬經摘更肥留歡有明  
燭堅欲下雙扉

已分居宜僻誰言隱未真泥中談鄭婢林下  
齒齊民柴濕遲樵斧溪寒掩釣綸別能諧臭

味非爲履聲頻

錦里寧相敵東臯未敢多昔人頻代謝佳客  
始經過草草身安計烏耳熱歌預愁君別  
後獨往怯烟蘿

晚同諸子集高北有何陋齋

涼秋難靜對歡賞寄清言好事兄兼弟幽居  
郭半村砌花紅剩帶籬竹翠通根共信歸途  
坦深更尙酒喧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三十一

出郭

駕言出城市沿郭眺桑麻野水爭招鶩疎林  
半着鴉看雲臨古道辨路入田家爲趣一蕭  
散頓疑人境遐

光武祠

翠華瞻不返白水識猶垂古寺隣龍樹空垣  
發兔葵溪毛秋俎豆土偶漢威儀勝地曾經  
席低回舊侶思

馬九中北園

閒園開一逕蔓草雜烟林無地許花落行庭  
知露深童歸隣代答主去客遲尋掃拾看農  
圃彌增棲遯心

上清道院

秋光深靜院步步入門寒熟果風歛樹閒花  
雨出欄鵲猶煩犬守棋莫悞人看似爲籠鷲  
惜黃庭自寫殘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三十一

關壯穆祠

崇丘虔廟祀瞻對肅心魂人去香鐘歇靈來  
甲馬喧野橋穿草濶林雨入溪渾更想揮戈  
志涼風吹古原

觀音寺二首

到方過午課來喜趁秋暄鳥下爭庭果蛸垂  
網殿門烟廊邀散步風鐸悟微言樵斧兼農  
耒袈裟事亦煩

再至殊秋夏蕭疎覺更妍橋通欹柳路溪暗  
熟菱大野衲訛經字遊人辨碣年小淹幽趣  
足林影漲茶烟

村月

月能幽所在復此對蒨堂歸犢明深草棲禽  
覆一霜空林行踐影野水靜聞香始笑城居  
俗樓臺隔冷光

重陽後七日始見庭菊同用初字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三十一

幽花遲亦得數起繞前除不謂含情久纔當  
入眼初瘦因霜有漸影與月無餘作意徐閒  
落重看約肯虛

楊文弱年兄招余峯遊不赴代東二首

當君書未及予久夢山行多累雖甘負孤懷  
尙欲爭棲尋追往日緣力係他生知倚青蒼  
壁橫題續父名

嶽靈能晚出得免檢泥侵萬嶺盡秋骨一節

無宿心如猿粘絕磴隨鳥赴雷林杯築兼囊  
草幽清帝所欽

張忠聘邀同戚不磷家時良泛舟白水

幾時秋水至舟楫不曾知命曲携盧女乘潮  
想越兒沙兼星上下雨使月藏窺便擬浮家  
去烟波縱所之

村邊漁子業風外榜人歌涼伴啼螢至腥知  
野鷺過宿宿帆無意密遠火不時多漸覺歸心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三十四

懶翻求酒政苛

八月十一夜月集客

秋燈連夕意陰霽恐平分清切當深夜艱難  
過宿雲林光疎自取葉響近微聞去住隨朋  
好孤情不易醺

十二夜

靜覺羣形妙涼堪一席閒浮階非積水閉戶  
卽深山失鴈哀難和遷鴉倦始還關河多遠

恨況在戰塵間

別業桂盛華集賓賞之有作二首

種爾何年事今纔照酒卮影連比舍落香許  
一村知清謝蜂無分寒過蠹不辭偷攀隣女  
歎爭較束薪爲

不獨因花駐秋容傍野長鳴鷄出亂草繫馬  
在枯桑陰月留微白淝池作暗蒼歸心散城  
拆倒載總無妨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三五

九日集諸君意園同用能字二首

熟客招無次嘉辰樂有憑蕭森知復爾谿刻  
亦誰能臆響奔繁竹亭陰礙俯藤無勞舒望  
眼烽火正相仍

風雨茲辰慣秋懷一倍增易衰桐減葉初試  
菊無層在戶知蟲逼投林美鳥能旅遊追舊  
歲貧病也憑陵

和遺民白河冬泚四首

野濶千邨警河平一舸安荻花爲雪始楓葉  
餞霜完魚擲何由得鴈浮不畏寒逝波兼別  
恨試較淺深看

似葉偏能穩如桴信可乘岸將林夾吹天共  
水分層市遠厨單減橋遲渡價增往還隨興  
連三老未堪憑

津樹差參數風帆次第行愁無漁火向蕩有  
蔡姬情吠犬舟中屋栖禽浦外聲誰知柁樓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二十六

底漸入醉鄉程

樂事憐遲共佳遊忍卽旋棹謳吳唾語商服  
楚風烟落木空催日顚沙不計年何時載書  
盡常傍五湖舡

冬日西鄉

晚冬雲一色古路日先昏場圃人村靜舟橋  
分渡喧衰林純見骨寒水欲無痕嘆息征輪  
事時從野老論

臘日雪呈時良兄二首

冬暄時冀雪望過反相安入夜飛能密先春  
潤已寬竹沾初欲亞梅覆却疑殘節物同寥  
落寒山若共看

浦暗將迷鷺林饑屢訴鴉結光猶水薄生熊  
與風斜歲事衣兼褐邊聲鼓並笳愁多渾不  
解濁酒問隣家

發玉田值雨

幼達堂全集

五言律四

三七

冬晴私所怪漸瀝遽沾裳氣散寒翻淺聲疎  
暝不藏野離過燒黑池草透水黃歸鳥無情  
極依依各趁行

雨宿寶邸有懷

客行雖冀息夜雨奈遙懸響豈煩多樹飄皆  
入斷烟愁難寄天上心漸損燈前故里歡親  
舊寧知憶不眠

送鄧遠游先生解節還建武八首和扇

頭北征詩韻

怪事空相訝繁憂好戀誰驚鴻海上客殺馬  
路傍兒劍彩當星暗笳聲向月悲時情猜意  
苒寧信案長垂

噴噴龍蛇歲戕戕虎豹關照迴難白日夢熟  
易青山爲雨覆灤際看漚起城間恥聞殘虜  
在掉臂讓君還

世立緒從上詩悲箕在南辨鴻寧是乙傳席

幼達堂全集

五言律四

三八

遽成三楊惲猶迂計深源只浪談何如千日  
酒卧間付沉酣

雕弓大羽箭樂此未云疲坐甲方求敵歸轅  
忽授綬閱多牀下閫險甚劍頭炊得路誇高  
足紛紛金紫兒

欽步將軍樹明粧妬女津從教嘲宴數未足  
歎承塵披傳尋高士成碑立黨人翻聞解徽  
纒羸得嘯歌頻



思尊俄頃刻投綬肯淹旬楚國蘭君子夷門  
酒婦人關雞向闕里牧豕過郊堙應是同舊  
桂唯餘性老辛

雲卧寧知處河清孰可期壯心輕竹帛歸計  
穩鋤犁康樂部中屐麻姑泉上祠長城誰自  
撤一壑且安卑

君正歸頭黑人偏羨轂丹鋤蘭門太偏夢襟  
社何寬車任歌衰德身粗寄古歡謝公箏畔

妙遠堂全集 五言律四

三十九

妙遠堂詩荒集目錄

七言律一

送史言爲令會稽史陽美人

送龍君御備兵渾中

冬夜盧虹仲陶路叔張大木集寓中兼

懷張伯寅徐象一分得浮字

新正訪陳翁小飲

春日訪李刺史園居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飲劉廉甫茂才莊居

贈劉爾利茂才爾利參藩劉公孫也

李乘六明府招傳惟肖曹啓秘兩同年

集小園

登乾明寺藏經閣

送張太初令岑溪

寄懷戚不磷于登封時傳令辟脩嵩史

聊園小集留別李乘六明府

早春蔓園觀紅白梅

叢臺

赴歐陽  
明府招

訪王長孺于極樂寺同用雲字

漢宮

得陶路叔卽墨書却寄

答孫伯闇

送曹季鴻都護還鄖

送郭楊州出守

署中初雪

寄胡充寰老師憲使

集毛伯寓中得疎字

五月次阜城鄉人石少府招泛東波

憲副馮元成先生將赴武陵之命移尊

見招卽席賦別

毛伯夜至看劇同賦

送郭伏生遊潛江

舟次招集丘毛伯陳上之沈虎臣商孟

和分得蕭字

秋日寄懷時良兄

焦定夫倉曹招飲署中池亭

寄楊修齡柱史

舟次維揚集顧小侯所建宅分得寒字

寄長安同社諸子

送張書卿權開江州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三

送鍾五居易之白下其兄伯敬已先至

送顧所建代太夫人供香天竺

癸丑吳關同王季高守歲各賦二首

長倩復招同修齡柱史董玄宰太史集

一雲山樓

寄謝在杭水部河上

薛直指招飲歸大學園

同張冶生業師俞美長沈虎臣戚不磷

劉孟肩時長兄登大石分得文字

虎臣過訪留之

荆伯鶚以補官如京師賦此寄之時余

兄弟皆出都

永城喜晤張伯寅王未凝二年丈留款

過恒山周則和太守同魏啓之司李留

飲

王以珍明府招登大悲閣其日上巳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日

四

送何盛符樵河西關

初秋同丘毛伯再過十方菴得丘字

寄范長蘅

慰王亦房下第

寄李季重倉曹于易州季重嘗令中鄉

報國寺閣秋望同王亦房諸子

贈蕭爾先初度

冬日兩得荆伯鶚書却寄

寄唁顧所建時有西河之戚

初冬亦房諸子招同李長叔家時良集

魏園看煖室梅花同賦

送王亦房之方城赴孫伯闇明府招

送陶稚圭守大名

春夜聞鴈

王亦房大風遊西山懷之

同家時良邀沈彥朗彥方兄弟王亦房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日

五

飲郭園因過十方菴水次

送溫長卿先生之留都以官詹掌詞林

篆

讌惠安西園遇雨

在座者爲錢仲舉先生魏奉之比部王亦

房家時良凡五人

同來道之馮宋臣宋獻孺汪遺民王季

高家時良蕭爾先王亦房集郭園看

荷

十方菴荷花同王亦房家時良賦

病中立秋

送頴君美儀部徵藥江南便道還里

送曹啓秘還里

無題戲效李義山四首

九日同劉敬仲來道之來陽伯許玄昭

戚不磷汪遺民王亦房集來翁宅

邊警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月

六

冬月集遺民寓

送龍君御叅知分守河東

至日東李季重寅長

送汪遺民還瓜步

五月三日舊署諸君招集淨業寺水次

賦別

送袁滄孺以齊臬理鹺兩淮時用新議

十特簡

丁巳初度

秋日懷王亦房

九日

妙遠堂詩荒集目錄終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月

七

妙遠堂詩荒集

新野馬之駿仲夏著

練江閱景賢士行閱

七言律一

送史言爲令會稽史陽美人

里居山水最孤蒲。綠綬專城復勝區。沙月薄  
迎雙槳動。江潮涼送一琴孤。探書古穴饒科  
斗。酌酒荒臺祗鷓鴣。魚笥高齋堪自飽。饒塵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八

無用學萊蕪

送龍君御備兵渙中

長劍危旌指壯遊。豈論解法應封侯。葡萄榨  
暖。堪留醉楊柳。城寒。計結愁。秋。到。關。驚。姓。  
字。邊人迎轍記春秋。天山更待磨崖筆。定遠  
如何便浪投。

冬夜盧虹仲陶路叔張大木集寓中兼

懷張伯寅徐象一分得浮字

虛堂一笑足相留。旋簇明燈典敝裘。歸馬各  
天。今昔夢啼烏。殘夜淺。深愁。沈。頭。寒。角。吹。霜。  
落。禁。裏。昏。鍾。帶。月。流。不。藉。糟。丘。能。永。日。金。門。  
何計免沉浮。

新正訪陳翁小飲

枯筇布袷謝招尋。春到衡門曉夢深。釀黍且  
開朝。暮。口。藝。花。猶。繫。雨。腸。心。案。頭。餓。蠹。窮。相。  
弔。林。外。寒。鶯。澁。未。吟。人。世。幾。回。新。節。物。能。留。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九

碩果在喬林。

春日訪李刺史園居

春郊晝雨華門開。刺啄何妨惱閉關。松徑淺  
深。爭。淡。霧。林。煙。濃。淡。各。描。山。翠。花。落。藥。憐。春。  
後。倚。樹。看。村。想。盡。問。清。境。豈。容。私。俗。駕。隔。城。  
亂。炬。蚤。催。還。

飲劉廉甫茂才莊居

分日賓筵倦送迎。閒情只合在柴荆。佳人密

報桑中約麗堅倫傳聚下聲近水林塘晴欲  
濕映花籬壁夜堪明綬歸不爲觥籌亂留有  
湍沙片月生

贈劉爾利茂才爾利叅藩劉公孫也

漫從鄴下數應徐海岱雄風果不虛蘭帖自  
傳梁上法竹文新校冢中書鈎簾夏木分題  
後入署昏鐘問寢餘聞道殊才須秘閣豈因  
同姓始軒渠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十

李乘六明府招傳惟肖曹啓秘兩同年

集小園

輟蓋郊垌肯憚勞桂廊苔砌幾周遭花前翠  
幕移長簾竹外青絲注小槽密樹障烟晴遲  
暝曲溪吞雨覺船高由來蜀國弦聲列蚤吐

明珠照綠毫

惟肖蜀人  
郎席成詩

登乾明寺藏經閣

尋窮郊路及禪關龍藏丹梯客共攀偶至頓

償多日約漫留聊證片時閒松聲雜雨全生  
瀑樹色黏雲稍帶山積潦不愁歸騎險摩尼  
分照夜珠還

送張太初令岑溪

愁詠張衡第二章却飛仙鳥向遐方露凝嶺  
樹秋先白雲起蠻山晚易蒼解甲材官間戰  
伐扣簾搖女說蠶桑炎花瘴草俱生態莫爲  
彈琴不下堂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十一

寄懷戚不磷于登封時傳令辟脩嵩史

憶爾經春夢屢牽淹留寧獨爲殘篇瑤笙漫  
紀浮丘後金檢須搜漢武前岸幘曉陰團竹  
翠含毫新潤上茶烟側身不見三花隔支策  
何時了勝緣

聊園小集留別李乘六明府

揮手那能忘盍簪干旄暫肯駐空林欲知他  
日相思地重警殘宵未去心臨路柳長憐折

贈覆簷花老費招尋溪烟沼月堪誰主猿鶴  
將無劇怨吟

早春蔓園觀紅白梅

十畝寒花照眼明却驚病骨到先輕殘香半  
入釵頭壓老韻偏依石外生鹽蘂刺枝俱恨  
事淡烟孤月遞多情幽尋車馬朝來滿祇恐  
桐關惱送迎

裴臺赴歐陽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孤臺蒼莽麗譙連霸氣都消感慨年映壁亂  
林斜見水背樓殘日暗生烟清時冠劍人難  
俠往代荆榛迹易傳漫道爾家滁太守猶煩  
出郭問山泉

訪王長孺于極樂寺同用雲字

勝地初探愜所聞况逢琴酒慰離羣書連芸  
草三車滿室近蓮花一笏分遠水影移銜岍  
日亂林陰閣度山雲輪蹄轉眼人間境凉月

空檐欲妬君

漢宮

漢家官殿望西山侍禦陰森散曉班禁樹日  
高金鎖合苑花香老玉牀閒九天沙礫青冥  
外五夜衣冠想像間東僊西平陵寢闕祠官  
霜露獨開顏

得陶路叔卽墨書却寄

懷人縹緲廢樓孤閉閣書聲出畫圖香稻露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三

中移步屨古槐烟裏挂腰符山氓陋有齊風  
否海族甘如越郡無聖主欲封須久借更  
分新履到方壺

答孫伯闇

金門落木冷羈棲肯折瑤華慰解携夢裏山  
川成獨往醉中池館記同題吟蟬隔葉風時  
漸老鶴寒花月向低爲報雙筇秋更健定知  
翹首翠微西

送曹季鴻都護還郎

燕山風落曉多塵。黃菊將開別故人。驛舍去  
隨鴻雁晚。軍城歸與鹿麋隣。銜杯事事煩前  
箸。推轂年年屬後薪。倘過鄴宮應弔古。荒臺  
殘柳長青燐。

送郭楊州出守

時才西省美無倫。早向名都剖瑞麟。腐草不  
迷千里色。枯楊曾見六朝人。窓姝窺閣誇青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古

抄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古

江賢填街拜錦茵。遙想郡齋雙鳥靜遊仙。  
新句轉清真

署中初雪

飛寒漠漠鳳城遙。省署朝寒坐沈沈。樹似  
連疎葉下傍池。仍雜晚花飄。風迴簾幕欹斜  
入氣。淺階除宛轉。消息忽憶黃山幽賞處。寒驢  
嘶幘過溪橋。

寄胡充寰老師憲使

梅花春動點旌門。鈴閣新開節制尊。候遠暮  
烟沈。岫影積平融。雪長溪痕金綃自古勞。西  
北貂錦尋常及子孫。爲想胡牀清嘯暇。誰因  
奇字獨携鐫。

集毛伯寓中得疎字

隣家楊柳映君廬。點筆投瓊勝有餘。談向幾  
人能恕放見當隔日。便成疎林邊。晚照鴉翻  
盡去。曲春陰燕識初。去住醉醒饒自許。難言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古

抄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古

朝市不清虛

五月次阜城鄉人石少府招泛東陂

作客都將節序輕。他鄉賓主故鄉情。坐來空  
闊疑疑野。如此漣漪不出城。初月暝雲爭作  
態。淺浦深柳各能聲。長安朋好寬相憶。傲殺  
蘭舟盡日行。

憲副馮元成先生將赴武陵之命移尊

見招卽席賦別



木蘭尊酒共追攀。便向秋江照別顏。愧我姓名鞭弭後。置君骨相鼎彝間。茶鎗載去掛湘水。墨副携將授西山。清興固饒張樂地。前溪爭似白家蠻。

遊情官况兩蕭疎。身類閒雲自卷舒。喜有秦人歸版籍。全將騷語治文書。嶽僧寄橘洲堪種。侍史吹蘭畹不如。大纛高牙爭滿路。偏令絳灌惜吹噓。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十六

毛伯夜至看劇同賦

汀浦沙寒蘆荻陰。不妨相憶卽相尋。客隨殘夜舟來去。人共高秋氣淺深。麗事固防摧病骨。曼聲偏易引文心。垂燈却話燕中舊。斷遂與鍾與夢沉。

送郭伏生遊潛江

獨往尤宜別稍遲。暫携古調傍新知。舟車一月秋深路。橙橘千山日暮時。白榜易投沿岸

酒鳥絲閒寫渡江詩也。聞安邑豬肝賤莫道無衣客况悲。

舟次招集丘毛伯陳上之沈虎臣商孟和分得蕭字

山意秋容手倦描。况逢名勝坐相招。煙蘿影裏殘高燭。水木聲中過短簫。坐近危談還浪語。鴈行舊譜復新條。醉醒偏記分行處。十里霜楓照野橋。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十七

秋日寄懷時良兄

長洲苑外北鴻稀。坐聽砧聲想授衣。兩地起居書半準。各天物序眼頻非。空江落木驚寒早。斜日遙山送影微。惆悵對床前度月。劇談高譙與心違。

帝城賓客易參差。臥對丹楓重所思。碁酒可經曾賞地。亭林空想獨尋時。江花霜作飄零候。禁樹天留掩映枝。誰見病餘懷緒惡。登山

臨水日低垂

焦定夫倉曹招飲署中池亭

官舍郊居到不知看君巖壑在鬚眉階連水  
氣朝全冷亭匿林陰夏稍遲。秋林薦蔬非別  
地聽松題石又多時淹留拚起兼程月去住  
幽情任所宜

寄楊修齡柱史

誰堪嶽嶽上楓宸。怒隼飛鵬迥絕倫。自昔物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六

情。推快士。於今正氣屬才人。朱衣仗底憂時  
泪。紫橐函中博古身。官府漸移非往日。可奈  
緩徙漢家薪。

閣鈴聲細畫清幽。勝賞還憑攬轡留。沅芷澧  
蘭聊贈答秦碑。漢版日冥披題成諫草雲將  
夕。撚斷吟髭葉盡秋。爲問錦帆東去逕何時  
雙槳並追遊

舟次維揚集顧小侯所建宅分得寒字

詞場片語卽新歡。客思因君亦覺寬。夢裏鶯  
花隋社稷尊。前賓主晉衣冠。微煙半挾江風  
濕。殘雨猶吹樹影寒。不爲晚潮催進艇。蕃釐  
遺種欲來看

寄長安同社諸子

人生山水及交遊。散合關情可自由。舊事偶  
追如共語。佳辰多負始深愁。寒江映雨爭移  
暝。凍樹辭霜又改秋。爲問慈恩詩酒地。幾人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九

堪聽鳥相求

春明一出果天涯。汗漫緘書空屢移。看飽白  
雲那與贈。立空明月豈堪期。衣冠雙闕聞鴉  
蚤。燈火三條散馬遲。不道闔閭臺沼上。蕭條  
易作子山悲

送張書卿權開江州

春酒初溫遊子顏。離心閒緒轉相關。能偏作  
客。鶯花候况復投身水石間。九派徵輪隣建

業六時坐臥有廬山誰言吏牘金錢俗飛瀑  
聲中日往還

送鍾五居士之白下其兄伯敬已先至  
虎阜匡廬悉署名每因玄賞見幽清置身煙  
水談多韻落腕峯泉墨有聲自是勝情輕作  
客況於歸路喜從兄相期易有重尋約不敢  
臨岐說楚行

送顧所建代太夫人供香天竺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手

香燈自切承歡志文酒兼深覽勝情雪後溪  
橋疑轉換雲中瓢笠有將迎短衣踐石樹千  
壑疎磬隔林春一聲自是壁人爭看殺豈須  
仍借蔡邕名

癸丑吳開同王季高守歲各賦二首

流光冉冉復經新幾几辛盤倍可親誰遣官  
曹隣估客我從君里喚鄉人江雲欲收山前  
影岸草偷歸雪裏春最好笑歌殘燭下餘酣

能中兩年身季高吳人近  
卜居吾里

齋中竹樹同深夜闌下芙蓉想舊年對友忽  
驚談壽母憶兄相問起朝天歲時骨肉纔知  
別湖海交游幾受憐不用椒花隨往例茶鐺  
添火試新泉

長倩復招同修齡柱史董玄宰太史集

一雲山樓

纔停鳩杖即鳴夷傑閣焚香送六時新曲教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主

兒成粉黛名山供客比樽彝雲櫺檜枯昏先  
入雪盡蘼蕪綠漸移賸有藏書邀柱史接離  
空託習家池

寄謝在杭水部河上

懷人雲樹渺江東一札三年未可通墨氣想  
流春草後爐薰知坐水聲中河經太史書堪  
續署並何郎字喜同衣帶到吳原不遠估船  
無賴望郵筒

薛直指招飲歸大學園

遊緒鄉愁不易揮。招尋籬落有驟駢。留情迭引花。三月割俗都。憑水四圍障。日松杉爭倒。憤犯霜蘿薜也。鈎衣已看指點春星蚤。猶遣烏栖唱緩歸。

步屨從容岸惠文。芳辰寧待酒方醺。人閒石態池堪活。地小林煙草欲分。曲榭偶隨欹仄過。遠鐘漸共。有無聞。食誇玉女峯頭笑。夢攬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三

蓮花破岳雲

是日談華山極詳

同張冶生業師俞美長沈虎臣戚不磷

劉孟肩時良兄登大石分得文字

幽探猿鳥共爲羣。磴絕初看衆嶺分。野老自燒新劖笋。山僧常袖欲歸雲。晴村草樹湖如帶。陰壁藤蘿石有文。師友弟兄來不易。憑欄爭語洞庭君。

虎臣過訪留之

散帙巡檐意總迷。逢君又遣葛巾低。淪將碧莽千旗露。踏過青鞋幾緼泥。夜久鑪鑪如問答。看移花木有歡啼。亦知郵舍鷓鴣意。醉國同攀一樹棲。

荆伯鸚以補官如京師賦此寄之時余

兄弟皆出都

三山桃李未全孤。日引離心憶上都。文士左官原定理。酒人失侶是窮途。宮鶯曉唱停車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三

幔耶樹清陰。閣唾壺。試向草堂過。捧檄浣淪上。食喜曾無

永城喜晤張伯寅王未凝二年丈留款

喜從周道及君廬。迢遞山川信不虛。格外主賓千石少。意中兄弟一燈初。風微煖室仍留菊。霜滑空園自翦蔬。徙石疏池分管領。始知幽事屬家居。

過恒山周則和太守同魏啓之司李留

飲

翠幄西郊記別時。每逢垂柳卽相思。同人不  
減鴻聯字。倦客真如鳥就枝。細草過車愁盡  
碾。高松藏閣喜遙窺。無言名酒中山冽。官燭  
頻更醉轉遲。

王以珍明府招登大悲閣其日上巳

有主能令客況輕。却因節物使心驚。庾湏臨  
水。方佳事誰肯登樓。減曠情雨淨斷虹分半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

二首

野雲開千嶺。到孤城也知韻勝。官難俗整暇  
看君在酒鐙。

送何盛符權河西關

暇卽相尋到卽歡。如君那可出長安。花深野  
燕行相起。雨澁宮鶯聽稍殘。水市山梁憑作  
主。酒鎗茶譜不妨官。兩年爲別情非一。併向  
青門去住難。

初秋同丘毛伯再過十方菴得丘字

水竹難從近郭求。上方重到卽新遊。山過疎  
雨無心出。花忍輕寒有數留。客興偶憑碁局  
隱。僧機聊與箭鋒酬。浮鷗野鹿俱情性。空向  
羈栖負一丘。

寄范長倩

長橋楓葉照分舟。又到丹霜碧水秋。裴几想  
因飛墨沈。油囊多以試茶留。香雲濕地催歌  
板。斜月當簾亂酒籌。野鶴檻猿成阻絕。可憐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

二首

搖落念同遊

慰王亦房下第

懷珠泣璞固難親。莫向龍蛇問屈伸。自是文  
心喚俗眼。試將物論閱途人。寒城鴈下霜司  
候。廢廟鴉昏樹作隣。爲客有方須檢取。苦吟  
醫病醉醫貧。

寄李季重倉曹于易州季重嘗令中鄉

舊知潘令儼神仙。不道馮郎尚未遷。花映隣

疆曾一色蓬飛同舍却三年邊城斷角吹沙  
入官閣方牀聽水眠秀句可商新釀熟尺書  
空恨阻遙天

報國寺閣秋望同王亦房諸子

鈴鐸蕭然定午風。地高漸覺語虛空。青螺畧  
綴層雲上。丹雉遙平一氣冲。寒谷豈真燕地  
異。甘泉忍卽漢郊同。疎黃掩映千林色。歸路  
何由遠望通。

妙遠堂集

七言律一

三

贈蕭爾先初度

不將煙壑換朝章。酒律歌條日幾行。秩左未  
妨循吏傳。身閒兼領少年場。鄉心憶楚題鸚  
鵡。仙族從秦識鳳凰。歲歲充間有佳事。落英  
雜並肉芝香。

冬日兩得荆伯鶚書却寄

次第霜鴻墮羽翰。書頻翻遣思難寬。狂吟人  
怨猶嫌淺。官趁身慵亦甞安。曉徑得詩刪竹

寫夜窓中酒。刷冰飧巡檐漸有梅。迎笑已隔  
三年不共看。

寄唁顧所建時有西河之戚

切雲桂樹喜初攀。墮掌秦珠肯再還。可惟欽  
敬偏意外。不令美好住人間。無聊厭客談羸  
博。有恨憑誰詛泰山。丘壑圖書憑健在。莫令  
飛雪損朱顏。

初冬亦房諸子招同李長叔家時良集

妙遠堂集

七言律一

三

魏園看暖室梅花同賦

車響纔停座語溫。歡深賓主未遑論。頻來直  
可呼家墅。散立還如在野村。老樹卧惟留古  
貌。早花開不認春恩。青鞋白舄湖山曲。細語  
前遊各斷魂。

送王亦房之方城赴孫伯闇明府招

酒急悲歌換燭頻。游裝欲發且逡巡。名駒漫  
定曾看價棄婦。空存未嫁身。

伯闇從關中聞  
亦房試讀詩居

上第會有  
所格不果  
凍樹影愁烟不縮  
荒河沙似雪初  
勻遙知弦閣琴聲好  
恐遺幽蘭怨晚春

送陶稚圭守大名

幾日琴樽隔唱酬  
除書忽遣動離愁  
官知近地差堪臥  
人似殘年不可留  
清茗苦香真佛子  
高軒輕蓋古諸侯  
君家荆牧非佳士  
料理何煩到竹頭

春夜聞鴈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三

高城星定薄烟籠  
誰遣悽清透遠空  
隔院可方惟曉角入  
牕難隱是回風  
知經斷續關山裏  
似說寒溫伴侶中  
一樣好春惆悵事  
啼鴈幸不此時同

王亦房大風遊西山懷之

春山春半入千重  
僮負奚囊客貨筇  
水滿豈能通絕壑  
沙昏應不辨前峯  
僧詣朝藉多無韻  
市遠村酤恐未逢  
携取江南花鳥眼  
亂雲

堆裏揀芙蓉。

同家時良邀沈彥朗彥方兄弟王亦房

飲郭園因過十方菴水次

一望波心思一幽  
底須綿纜與朱樓  
鷺無別渚難遷徙  
魚過新萍爲款留  
蔬笋煩僧殊不速  
園亭詢主幾曾游  
醉歸移入江南境  
十里橫塘市火收

送溫長卿先生之留都以宮詹掌詞林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三

篆

穀波一夕催蘭漿  
芸閣頻年傍玉函  
漸有風雲生近地  
寧惟竹素領專銜  
遙山入霧身相倚  
好鳥辭春口不緘  
自是文星駟水怪  
從容牛渚落輕帆

譙惠安西園遇雨

在座者爲錢仲舉先生魏奉之此部王亦

房家時良  
凡五人

地曠能令野趣生  
未容榮戟傲柴荆  
草齷淨

綠遶垂簾果綴餘紅倩鳥爭取徑偶隨池面  
曲登臺剛與樹腰平總憐遠郭難留晚在却  
催歸雨被名

同來道之馮宋臣宋獻孺汪遺民王季

高家時良蕭爾先王亦房集郭園看

荷

畦丁遙望喜重臨舊破莓苔跡可尋待柳昏  
明烟有候從花疎密水何心客舊名酒多私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三

僕僧病餘齋半施禽自覺岼涼無籍雨宵移

中夜作濃陰

十方菴荷花同王亦房家時良賦

見水偏能慰暑頻朱華况復映朝暎開因近  
寺猶嫌麗採縱無丹亦免喧萍上墮香魚自  
飲風前欹葉鳥同翻烟昏露早尤堪問童子  
無人獨啓門

病中立秋

病骨偏於秋易悲夜檐風雨待明遲寒江蘆  
老鴈將動高樹葉疎蟬未知客廢好迎飄畏  
至豎貪奇效且甘欺他鄉砧杵家園信豈必  
關情在別離

送頂君美儀部徵藥注南便道還里

記傍芙蓉並馬尋清秋咀嚙寒露驚憂時漫  
歛楸枰手卿使能深藥龍心夜火蠟全輪早  
相斜楊蟬轉戀衰林無言澤國漁歌樂鍾鼓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三

長安待好音

送曹啓秘還里

馬乍辭衙鳥脫樊畏途追憶始銷魂論平出  
處應無恨親在恩讐可不言賒藥又添新債  
去種瓜無復舊田存清湍碧草丹如葉細向  
驚風察靜喧

無題戲效李義山四首

文慰凋檻若爲通一逕身迷紫翠中牽絮有



隨無韻水送花真藉有情風鴛鴦欲下頻窺  
尾鷗鷺將飛不罵籠莫慮玄霜難久待十年  
已就玉磨磨

銀浦天教有問津親逢始覺想難真綵灰浪  
說呼空魄青鑲虛誇見半身片藥避顏甘作  
侍。莓苔承足願爲茵書生賸有茶甌雪可許  
輕騎錦帳人

珊瑚步幄到疑回履敏無聲轉欲催試態恐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三

令鴻學去。赴香知有蝶兼來。笛從石氏曾傳  
法拂向楊家必愛才。隋苑獨留瓊一樹肯因  
塵土便移栽。

青天爲鏡寫行雲。小笑多愁迥未分。乍去尚  
留惟髣髴。非單如複是衣紋。總教心許芳風  
得誰分名從換馬聞。夜火照臺車滿路有人  
將迂薛靈芸。

九日同劉敬仲來道之來陽伯許玄昭

戚不磷汪遺民王亦房集來翁宅

酒場頻與暮鴉期。節物還憇白雁知。委地霜  
容楓獨染。上牆燈影菊雙爲。秋於幽土愁無  
故。夜到豪家樂有私。漫向江山憐異地。眼前  
他日是相思。

邊警

平安烽火慣相聞。河隴憑誰靖黑氛。胡馬怒  
蹄奔帶血。漢鵝空壘下盤雲。量沙歲月愁難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三

飽乘障東西力。恐分嘍咭千人家。四壁邊頭  
空說杜將軍。

冬月集遺民寓

造次孟孟取易供。客來門造印香封。高城急  
柝不堪夜。方檮短檠同作冬。苦剝骨偏憐石  
瘦。月寒影只似霜濃。憑君復說還山好。未必  
茲欲得屢逢。

送龍君御參知分守河東

雙節河山領上游。長城又復借并州。漫嘲小史俱黃齒。且喜新參正黑頭。姑射雪深飛蓋入。虎祈烟冷剔碑求。詩篇滿笥哦誰聽。應待歸鴻破遠秋。

至日東李季重寅長

齋居虛白警心魂。遠堞昏鴉共掩門。林敗不煩風再虐。草枯難望日私溫。牀閒宮線何時動。香護朝衣往事存。開爾句成人吏識。疾書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三

敲硯坼冰痕

送汪遺民還瓜步

歲晚羈人每易愁。况禁風雨散朋儔。柳空餘葉看條別。梅帶初香以臆留。雪後減衣償酒肆。燈前分淚與歌樓。寒潮夜落江南北。憑載遙心過昔遊。

青郊紅樹碧溪灣。經歲尊壘共往還。閱世能窮恩怨裏。藏身謀穩點癡間。馬投遠驛嫌難

到鷗上殘磯。歎久閒遊屐。翠微艱咫尺。莫教逢客叩西山。

賦別

五月三日舊署諸君招集淨業寺水次  
固應地勝使情移。斟水敲冰醉轉遲。上客漫勞歌渭柳。逐臣未敢歎江離。峰文漸細烟歸後。湖氣微香日暮時。總信後遊亭館待。也防車蓋有參差。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三

白板精藍嘶嘶同。越陰步履自西東。酒邊作語母勞俠。幄裏看心已入空。藻密亂魚貪唼影。波寬雛鳥怯飈風。情知上國填荒好。其奈驚絃怨調中。

送袁滄孺以齊臬理縣兩淮時用新議

特簡

桓寬新草出。郎關山海從。印在指揮自許苦。心羣議屈不妨高。趣古人歸聽。月向江天

滿移微霜於暑路飛不念聯鑣趨省地飄零  
有客賦無衣

丁巳初度

叢篁又聽亂蟬鳴。窻北香殘夢不驚。深岫恰  
逢雲乍嬾。怒風寧恠海難平。笑人鄧禹悲增  
歲。呼帝靈均述始生。三十年來同野鳥。高枝  
幽谷兩無成。

手板胥章旦復晨。帝城三見藕花新。不堪追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美

繹怨恩事祇似本無婚。宦人客約署名同。翅  
部僧言觀世等。風輪却憑孤矢閒。商畧有志  
今爲五嶽身。

蔡邕長晝手親鋤。纔謝官曹便野居。迹類古  
人憎有託。心慚知己願無書。將身較病差云  
樂。忤俗緣狂不擬除。證取熱忙微勝處。墨酣  
茶熟院涼餘。

耕鑿鉤石乍依依。斟酌勞生小息機。坏室四

周嫌太監驛賓千里覺全非。將乘下澤傳家  
法。卽製岑牟換客衣。汗漫一歸應得飽。清湍  
雖淺鯉魚肥。

秋日懷王亦房

無書不記別經時。纔及新秋恠鴈遲。向客談  
詩寧免傲。因子憤世必嫌私。蘆深遙指停船  
處。橘熟頻堅訪寺期。朝夕長安琴酒約。始憐  
草草過追隨。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美

浮雲西北未堪驚。野馬誰能戀棧鳴。細勘業  
因唯口重。已酬謗牘喜身輕。荳棚竹塢新農  
圃。歌板詩筒舊弟兄。唯有欲歸歸未決。略同  
君放棘闌情。

九日

喉火村烟旦暮間。征人萸菊有何關。城當濃  
霧全疑水。野帶疎林不蔽山。日氣故私蟬久  
住。霜程常恐鴈先還。登臨兄弟空相憶。獨向

寒流照病顏

妙遠堂詩苑集終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吳

妙遠堂詩日集目錄

七言律詩二

渡淇水

集原仲諸子于聊園

送原仲如楚

聊園集客看海棠

聊園牡丹

李叔賓過訪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目錄

一

題王光祿園亭

得趙許州伯玉書却寄

二首

如郡訪王孝標先生

集招隱園分得花字

過別業

寄李簣谷同年

將作崇遊過鄧贈夏刺史

雨阻順陽訪李叔賓止宿同蘧公雪公

時良兄校楚闡役竣便道還里簡詩四

章次韻奉答

答汪道民次原韻 二首

王司李招祖郊園賦別

過方城朱雲野茂才折梅見送

確山道中

山行

晤馮羽明年丈有感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目錄

二

羽明招同凝甫一甫小集

太平青山道中

贈姑孰胡助之司李 二首

偶登橫山寺有感

宛陵大雪訪湯嘉賓先生南陔園止款

竟日同賦四章

飲黃真長司李衙齋

登敬亭山眺雪

客寓姑孰李季重郡伯胡助之司李招

登月盤山司賦 二首

懷來道之時以永平司理轉餉遼左

夢亦房

首夏園居十首

午日同張忠鼎家時良蘧公集皓園池

亭

出郭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目錄

三

初度 二首

園集彭興祖張伯頰兩山人及同社諸

子

九日集劉茂才郭北莊居

花雨閣集客看菊次時良兄韻 二首

得彭用沉官諭書兼寄新集賦答 二首

雪夜施凝甫自浮光過訪同彭興祖張

伯頰家時良集花雨閣分得須字

同疑甫集張忠鼎皓園眺雪

特良兄再招疑甫同集聊園

得丘汝寧書却寄

庚申除夕集施疑甫諸君同賦

新正三日送疑甫之宣城訪舊

二月十日雪

得量移南京兆司馬報感賦

集白礪甫彭興祖諸子聊園同賦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目錄

四

觀音寺

定用沉詩歸之因簡以詩

三首

送局念潛冊封代藩便道還里

送朱菊水出守德安

龍君御先生自寧武兵使擢南奉常過

訪敝里在讌累日賦送三章

送史元亮出守夔門

答君御見送之作

中秋夜趨抵童陽寺宿

黃補之民部招飲園池同王承命施凝

甫

遺民兄書來併示近刻懷舊訂新率成

四章却寄

過溧水晤陳無英博士兼懷張冶生業

師

胝滁遊醉翁亭距余前到八年矣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目錄

五

答李季重太守併次來韻

春夜李孝廉宅看玉蘭

聊園同客看牡丹白疊舊韻

集李刺史蔓園

蕭程二孝廉過訪畱集小園

二君爲家兄門士

寄泌陽游羽儀明府

曲讌

夏夜

楊文弱以予告歸見過先是文弱總管

遺餉中外倚重因感歎及之

司達文明府署中新齋成招客落之

寄梁盤屋篆一同年君弟奉常公先令

其地

遺民有約過訪廬次寄懷二章併招之

得李叔賓書却寄時叔賓病起有枉弔

之約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目錄

六

李再賓過訪廬次話舊

同遺民家時良及諸子集聊園

集意園

七夕采香攜具分更字

聞家時良集遺民諸君于聊園看盆中

白蓮余病未赴漫占代東

是日立秋

集高北有錫胤堂時余初病愈

送司達文明府權丞淮上二首

終

妙遠堂詩目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曲周劉榮嗣敬仲閱

七言律詩二

渡淇水

經句蹄轍倍愁予懷古差令客思舒桑老不

遊女出竹荒猶傍野人居亂流轉石中村

寒日辭林半嶺疎同是故園禾黍候雨晴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七

場圃較何如

集原仲諸子于聊園

內席更番未肯闌春園初踏逕苔殘枝深鳥

語憑風譯岸靜魚防湊水安古雪偶於僧頂

映遠山聊就伎看看次公莫訝醒狂甚但作

歸人事事寬

送原仲如楚

楊堤微雨鳥先過絕別憑高坐且歌方語定

知重到熟苦吟應爲獨醒多波穿湖草青無  
地山隔湘烟綠幾螺到日黃陵聞鼓瑟琵琶  
悽緊較如何時一琵琶  
姬在坐

聊園集客看海棠

花時難值是春晴照水穿籬盡有情烟裏妖  
魂時近遠雨餘醉頰本生成飛來乍可猜紅  
唾吹徹何須借玉笙自是有心嫌避蝶昌州  
香色浪專名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八

聊園牡丹

寶欄綺席漫經句更喜吾廬樹樹新粉澤洗  
空邀品目陰晴看遍領丰神殘香細著常留  
客異種追誇始贈人擬向國芳頒九錫紫霞  
盃裏乞閒身

李叔賓過訪

雨晴幽谷草烟薰刺啄雖喧敢厭聞攜得水  
絃堪和我煮將白石擬分君高松穉竹元

性冷鷺繁鶯自作羣漫道兩年非久別幾多  
衣狗變浮雲

題王光祿園亭

竹代文梁槿插扉一丘雖窄遁原肥花惟擇  
韻何勞密樹與忘年不記園暇日自詮山木  
論齋時聊著水田衣寺鐘朝暮禽聲絕名姓  
牆東倘是非

得趙許州伯王書却寄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九

勞人州縣總空言爲政風流趣亦存閑閣吏  
皆知著述放衙母每問平反新荷繞郭湖香  
細老樹當庭月影繁更道麥時謠誦好課農  
頻得過山村

揮手長安別暮鍾風波魚鳥未從容漫勞端  
策求詹尹詎敢題書報惠宗鑒石舊分山骨  
瘦補離新借竹陰重清塵濁水空相問已向  
人間事事慵



如郡訪王孝標先生

經年音問匪全疎。但覺神情見始舒。杖屨頓  
令君有事。市朝頻問我何如。茶烟隔戶晴燒  
葉。槐日移窻晚曬書。更約尋山宜霽爽。可知  
筋力在藍輿。

集招隱園分得花字

地閒松檜老欹斜。耳目悠然坐不譁。雲細有  
痕。惟戀石。雨寒無意。復畱花。聞雞門外新成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十

道放鶴雲中自識家。閉戶辟疆無長物。祇應  
賓主暫持誇。

過別業

出郭藤蘿各自長。早秋村葉未全黃。野池貞  
屋漚麻亂。細路穿林鉤棗香。突過大翻迎特  
喜。暫啼鳥亦怪。蟬忙也知安穩。吾廬是移席  
看雲晚不妨。

寄李質谷同年

太白峰高思渺茫。漢江北上有歸航。霜前早  
鴈書千里。月下啼猿客一方。落葉偶然籌聚  
散。空花從此悟行藏。秋山微蕨垂垂發。始信  
長饒意獨長。

將作崇遊過鄧贈夏刺史

幾載靈峰夢寐餘。遠山秋霽引輕輿。寧教臨  
海驚開道。不爲函關強著書。離菊暗銜霜氣  
動。堤楊全被雨痕疎。楚江獵火連雲夢。還欲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十一

憑君問子虛

雨阻順陽訪李叔賓止宿同遠公雪公  
一笑登堂記約曾。漫勞雞黍日相仍。雲邊問  
路山愁客。竹下焚香雨對僧。蟲響暗生新覆  
草。猿身常守舊棲藤。我歸君卧同茲意。禽向  
寧須定結朋。

時良兄校楚關役竣便道還里簡詩四

章次韻奉答

踪跡經年落葉分。不禁絮語盡斜曛。鸞從久  
鍛空存翮。鴈縱長閒肯易羣。岸淨短蘆蒙白  
水。林香殘橘引黃雲。可憐憔悴行吟面。聊復  
申眉一對君。

槐蓋香時滿路風。星軺兼得載招弓。收將杞  
梓材俱美。採後椒蘭澤欲空。天遠落鴻沈岫  
外。樓高孤鶴影盃中。遙知明月胡牀夜。獨有  
心懸赤陸楓。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十二

家園賓客快逢迎。韻事差堪緩去程。能代圖  
經。詩是史。頻中紀。律酒。猶兵。禽魚暫作閒中  
課。亭館多從別後成。欲話升沈惟一笑。龜毛  
兔角幾曾生。

雨過高齋不受塵。砌桐籬竹轉清真。非關慢  
世僧宜近。但取忘機客易新。花老蝶魂恒帶  
粉。香鱸膾總如銀。傳經心事躬耕味。好與  
篝燈各細陳。

答汪遺民次原韻

君從薊北返江東。我遂泥蟠值路窮。舊淚琴  
尊殘燭後。遠書鴻鴈五湖中。身從放逐逾甘  
嬾。語到牢騷亦耻同。不是翟公貪好客。免他  
人笑雀羅空。

年來種藥稍成畦。割霧裁烟力未齊。農未每  
攬漁網入酒錢。常雜黛奩攜客牕。避暑方宜  
北佛閣。看松意指西。十日肯畱非細事。楮間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十三

飛墨待新題

王司李招祖郊園賦別

離亭誰遣駐旌干。二月春園曠雨寒。君自乘  
驄行步好。我如籠鳥別巢難。竹香細挾微風  
過。花態濃兼曉露看。更發青驪臨白水。客愁  
將酒較同寬。

過方城朱雲野茂才折梅見送

寒花春半喜殘遲。攜贈東郊帶柳絲。生態尚

憐初折後。穠香微惹獨吟時。前。程。蝶。餞。霜。千。  
里。舊。園。鴉。銜。月。幾。枝。不。耐。河。橋。車。馬。亂。交。情。  
鄉思雨迷離。

確山道中

賴將遊趣豁鄉心。纔上崔嵬翠欲侵。牧地遺  
花知過鹿。田家編竹爲驚禽。青溪脉淺剛吞  
石。丹果叢卑不作林。便擬移居知未遠。卓庵  
先試選峰陰。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十四

山行

藤壁冠巾烏觸衣。雲嵐真可慰朝饑。濕烟作  
雨嶺容怒。客樹未霜山骨肥。崖屋幾星看欲  
暎。寺鐘十里聽猶微。家園俗美慳青壁。爲語  
孤峰近肯飛。

悟馮羽明年丈有感

十年雙翼屢參差。握手青天慰所思。漫以論  
心追往地。可堪銷骨是同時。沙寬不礙閒鷗

老菊冷能通晚蝶。知秋水一編絲一捲好從  
園叟問吾師。

羽明招同凝甫一甫小集

閒門無意學柴桑。秋已登場柳未行。四庫互  
搜談甲乙。雙門聊譜睡官商。琴邊衍衍將成  
韻。杯底沈沈別有鄉。不是素交疎禮法。肯容  
奴態徹肌狂。

時羽明  
初禪服

太平青山道中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十五

秋光頻洗勝情催。謝宅唐碑半草萊。帶藻人  
肩絲網去。採菱女渡木罌來。鳥邊危葉還同  
下。鴈後餘花獨淺開。盡把圖經驗詞賦。古今  
山水重時才。

贈姑孰胡助之司李

才大能令訊牘閒。春花生齒雪爲顏。家通一  
棹秦民水。官傍千岩謝眺山。擲管偶吟鶯和  
得。衝簾無禁鳥飛還。邊烽諫鐸關心事。珍重

他

攬轡丰稜遍上都。可知絕足在天衢。經來積雪孤根老。施後春風病草蘇。繡壁每留供遠案。絮雲常煮作朝餠。秋深牛渚江如拭。持比胡威得似無。

偶登橫山寺有感

曲磴垂蘿壓霧勻。高林敗葉雨霜頻。誰令蒨蒨青蔥上。着此嶸嶸歷落人。鹿自去留難拂。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十六

性。鴈。於。寒。暖。只。謀。身。秋。風。一。袖。看。山。淚。可。道。登。臨。易。損。神。

宛陵大雪訪湯嘉賓先生南陔園止款

竟日同賦四章

丘樊差不愧同心。況仗孤筇破雪尋。滄茗未煩通遠澗。散花先欲贈寒林。禽魚近作濠間想。絲竹繁疑壁裏音。倚醉試開高閣望。琉璃千頃一燈深。

自緣曠絕省經營。葑蕀芝椿取次成。石解貯雲差恕嬾。花因傍竹始同清。巢由直作隣翁喚。謝李頻邀寓鬼行。三十車書幾兩屐。堂餐爭肯易尊羹。

複逕循窮更倚欄。翻緣僵卧叱袁安。新鋒乍可拈。禪似往事都如讀。史殘松粒施烏聊共飽。石牀棲鶴與分寒。無嫌列帳笙歌雜。總付文心道眼看。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十七

郊原一素改芳妍。晴霽窺臨恐未然。城郭妙存疑似裏。主賓情在去留先。冰溪痕緊惟聞滴。凍樹行疎不款烟。君是閒身余浪客。不妨人外日高眠。

飲黃真長司李衙齋

遊集誰云是法曹。半憲城郭見纖毫。齋中展帖辭寒具。松下開簾問復陶。匝街市烟千縷白。出雲峰雪一痕高。更誇幽約因情勝。明日

冰崖展齒牢

時有遊敬亭之約

登敬亭山眺雪

冷光幽豔總難名。身在瓊田玉界行。絕壁半天銜寺出。風杉通壑代泉鳴。林巒下指羣方悞。烟火青看別嶺生。妙句偶然如約束。孤雲衆鳥各忘情。

客寓姑孰李季重郡伯胡助之司李招

登月盤山司賦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十八

鳥藤拚了客中緣。識面江山此最先。石瘦自憐多有格。烟高轉覺野無邊。孤帆碧浪寒逾細。古木丹崖晚並懸。聚散含香懷舊地。却看鵬鷺兩脩然。遊人有主趣方成。官暇多君具野情。簿領盡添山掌故。嘯歌都入樹音聲。觸簾雲忽如鱗起。倚檻江纔一髮行。但以并兒誇從吏。笑他山簡太憨生。

懷來道之時以永平司理轉餉遠左

三載鴻書斷。各天懷人兼切。爲憂還續從輪輓。寧稱勛才向浮沉。且受憐。積戍夕烟衝。月起海。帆陰火逐波。燃。卽令共把長安酒。緩酌微吟得似前。

夢亦房

絕絃無淚哭無聲。一夕歸魂萬恨併。汝自有文爲永脣。我猶知夢卽凡情。悽風欲撲燈華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十九

死皓彩疑乘月練行。明日玄言驚長。迴。應王弼是平生。

首夏園居十首

倦遊踪跡託垂綸。早向烟霞悟猛。因。意氣甞雄。惟妄想身。名常泰。或庸人。覆。窻影暗知雲重。近樹啼多覺鳥馴。睡醒騰騰無一事。頭銜將署。葛天民。

空園草長步慵移。獨理殘篇寄所思。羊叔不

如臺上伎張昭差勝帳前兒迂謀屢折纔求  
道癡骨難瘳爲說詩腐鼠看來原幻影任他  
得失競鵲鴟

山齋稍欲擬僧寮。石冷花閒領寂寥。嗒爾忘  
形同散木。偶然彈事及甘蕉。司倉可佛何妨  
鑄陸羽。雖神苦被澆。商略賞心烟水最。夜來  
清夢落漁橈。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二十

幽棲暘雨總關情。纔過殘春物候更。花夜庭  
除偏憶酒。麥時隣里半辭城。藥苗露洗多莖  
紫。桐乳烟飜一倍清。獨鶴自來相伴熟。隔窻  
不畏苦吟聲。

也知冷寂勝喧忙。藤笈桃笙共竹牀。僮去恐  
沾朝露。僧來全帶午參香。長貧未免甘頭  
責。作達還愁與齒妨。枕裏松風如澗水。置身  
終日在滄浪。

差論求郡與求田。翠樾陰開屋數椽。園實盡

憑鴉判取。谿芹頻與燕周旋。茶評隣叟新題  
夾。琴試山僧舊合絃。長晝尼人思敵法。孝先  
饒有腹便便。

笋櫻初熟醉相宜。喜偶行吟倦偶基。花下策  
勳酬健僕。燈前豎義喝家姬。蛙聲在草喧侵  
坐。鳥影和林靜入池。谿友報書重訂約。蘭皋  
新水綠瀾瀾。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二十一

三山路絕五湖深。遊屐雖慵卧可尋。彌勒道  
高嫌肉相。東方仙劣有偷心。從他新婦揚州  
歎。不博書生洛下吟。霞碧泉紅天一曲。漫師  
鷗鳥學浮沈。

尋丘討壑亦何煩。親着丸泥向華門。細雨斜  
風張氏棹。酢梨甘棗庾公園。醉鄉濃欲分田  
蟹。吟詔清堪答嶺猿。歌板書籤閒料理。人生  
如此易朝昏。

倦雲易與岫忘情。隱几思玄賦早成。時事只

須臾口聽道心難以折腰爭麗公禪不離妻  
女嵇叔驕多爲母兄闕下衣冠青髻集向來  
無蒂是浮名

午日同張忠鼎家時良遽公集皓園池

亭

懷沙淒怨古今同。剩得閒身待遠公。伎手乍  
香分艾後客顏齊綠。開茶中高林疑雨能涼。  
月亂草腥池乍逆風。魚鳥去留差自喜。莫將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二十二

無事累虛空。

出郭

長林疑葢草疑薰。洗盡城中舊見聞。溪滑鷺  
頻呼友至。果殘鴉每帶雛分。堤沙白照年年  
雪隴。麥黃生處處雲牧豎睡酣。翁飯飽勞生  
惆悵不如君。

初度

三年無夢及緇塵。白石蒼林業漸貧。粉蠹宿

生應帶腐。夢蟲通體不知辛。寒暄暖我雲烟  
態榮落從他草木身。佛火半窗香一縷。卽無  
歡喜若容真。

雨晴新綠漸遮門。盡日無營坐竹根。癡去欲  
邀詩鬼哭賤來惟傍酒人尊。冶情未剪花三  
徑。幽魄難消月一痕。臨水偶然成獨笑。可知  
骨相限虞翻。

園集彭興祖張伯頰兩山人及同社諸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二十三

子

蓬蒿刪後逕猶微。涼夜尊罍漸可依。快侶入  
懷同月朗。清言脫口覺香飛。花間聽露寒知  
重。水際看星淡欲稀。楚岫半紅吳語滑。厭  
爭復唱忘歸。

九日集劉茂才郭北莊居

壺觴何必揀嶙峋。斷臯柴門不厭貧。節序有  
憑霜下鴈形神。無禁眼中人疎林葉剝翻霞

背淺瀨沙欹露石唇却爲滯淫增獨感故園  
頻對紫萸新

花雨閣集客看菊次時良兄韻

好秋城郭帶餘暄媚客黃花簇一軒寫壁欲  
分雲魄冷沉杯忽覺浪紋繁涂頰韻勝何妨  
晚息女嬌多不在言最是夜深燈火亂爲誰  
須藉照盤餐

養取輕陰曝取暄高霞流采共軒軒羽莖壓  
抄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二十四

露逾知瘦漱蘆先霜未肯繁吟澤逐臣寧易  
飽繞離處士欲忘言遙憐甘谷盈盈水一畝  
何由代盛餐

得彭川沉宮諭書兼寄新集賦答

桐關槐閣任人看別向千秋擇所安悟後文  
心終是業生來仙骨易成丹谿山盡爲供材  
巧花鳥兼愁逼思寒却笑歐公無政事翻將  
塵尾易毫端

逃喧雙戶只長局忽墮鴻書眼乍青薄命總  
憐飄似葉舊遊空憶聚如星梁邊落月驚殘  
照琴裏高山且細聽威鳳自棲還自起爭教  
野雉不慙形

雪夜施凝甫自浮光過訪同彭興祖張

伯頰家時良集花雨閣分得須字

千里心期一笑俱添燈賓客費招呼同憐偃  
蹇悲相問猶自風流態不殊苦霧暗籠疎霰  
抄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二十五

響高城寒帶晚林孤霜疏濁酒殘年味知爾  
淹留愜所須

同凝甫集張忠鼎皓園眺雪

沙勢黏雲抱郭迴板橋映水見門開纔依瓊  
樹消饑渴一說蓮花悟去來藪澤雪平孤偶  
跡松杉冰斷鳥頻猜徘徊明月分清照更欲  
將心喻鏡臺

時良兄再招凝甫同集聊園



踪跡真如聚雪鴻尋常雞黍敢言豐園餘苦  
竹車從入裙有榴花燭倍紅文酒性情重僕  
解雲烟生計弟兄同相期漫展平原約屈指  
驚看日又空

得丘汝寧書却寄

冰雪衡門卧欲僵暮雲未隔樹千行故人題  
字勞鴻鴈天子稱年紀鳳凰香到梅花知自  
把綠回芳草爲誰長酒泉鏡鼓時時出不共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二十六

賢星照穎傍

庚申除夕集施凝甫諸君同賦

雪急蒼林凍不開流光何計得遲回若爲身  
世愁中事但作尋常燭下杯歌引巴人心自  
笑容同齊贅語從誠探春預有梅花約已覺  
游情隔歲催

新正三日送凝甫之宜城訪舊

綠椒尊淺未成醺短別仍憐袂小分舟子解

傳王粲井酒人偏訪杜康墳荒岡積雪埋青  
燒疎樹空江斷白雲計日大堤歸路好明燈  
誰照鬱金裙

二月十日雪

積晦徑旬暖未融冰花俄復散遙空纔經飄  
瞥千山異却訝芳菲二月同餘濕暗滋池草  
茁遠香徐挾野梅通誰言蠟屐青堪試惆悵  
春泥阻郭東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二十七

得量移南京兆司馬報感賦

寂寂衡門覆薜蘿除書驚讀罷漁歌翎甃病  
烏飛終短影息奔猿願豈多建業水甘聯共  
歌章臺街近敢橫過十年汗漫雲霄外畫省  
空拋白玉珂

集白礪甫彭興祖諸子聊園同賦

初日鶯飛春淺深偏提纔得試登臨草迷曲  
徑闌詩坐花近隣家輟酒尋風絮自翻來去

影月枝能作蔽虧陰眼中山水相憐意無待  
焦桐試賞音

觀音寺

崖折林迴路稍訛忽懸丹榜出藤蘿未除文  
字蟲猶篆如示聲聞鳥自歌客到落花閒地  
滿僧云野水夏時多茶瓜剩有淹留興雲影  
爭如不住何

定用沉詩歸之因簡以詩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二十八

作者雖云貴賞音何堪貧女度金針欲酬明  
月通都價要試冰紋獨座心以道性情從響  
變不離言語覺鋒深幾思人境懸相敵把向  
晴沙白石吟

抵掌塗脂槩可憐別從幽韻寫山泉寧教餘  
慧矜牙後似有成書在筆先宛馬散沙神滅  
沒崖峰釀蜜味中邊世華殿裏虛相謔惠子  
言言已入玄

金鵝壁海久茫茫更向何人禮瓣香計斗量  
才推鄴下將金易字許咸陽鬼神解泣窮何  
恨山水關情課亦忙自是陶公詩派別鍾嶸  
虛取建安芳

送周念潛冊封代藩便道還里

絳節霓旌下玉除遠山輕霽引征裾桐圭天  
上題猶濕芝蓋風前坐不虛城迴望仍疑鵠  
鳥舟輕歸及荐鱸魚漫言雲卧藤蘿穩早晚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二十九

君玉在石渠

送朱菊水出守德安

麟玉新從尺一分紅亭別酒思綢繆綬邊神  
鳥時能吐壁上枯魚未遣焚賦筆自吞雲夢  
澤部符兼攝洞庭君春風蘭佩多相憶疆直  
還應過所聞

龍君御先生自寧武兵使擢南奉常過

訪敝里枉讌累日賦送三章

雍容外服幾涼溫冰玉殊才晚益尊名德固

應榮授几清齋未擬怒窺門詞人出世方全

價國士憂不不在言烽火正懸東望迴節樓

早晚下天

桃渡華林 霽開舊都清綺稱身閒赤車霞

擁行陵去 風香沾辨樂還試領漢官趨伏

臘何如美 楚聲自昔連周雅里耳

紛紜若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別緒都憑快語伸舊遊車馬散京塵每從沅

芷思公子忽墮秦雲是美人看竹小淹風雨

約採芝慙作洞巖身對君稍覺牢愁解曾見

仙班謫紫宸

送史元亮出守夔門

漫從畫省歎郎潛露冕專城衆可瞻穴味有

魚供自美石形如馬過寧淹秋庭倚案看紅

樹遠郭尋山記白鹽政術文翁詩杜老知君

新譽雅能兼

答君御見送之作

霜鴻聲冷動離懷龍未潛鱗恨轉乖魏我文  
應無所似如君言亦不妨佳秋陰自傍雲峰  
起幽韻偏於水竹諧何處相思期杖屨涼宵

明月鑒清淮

中秋夜趨抵童陽寺宿

秋懷茲日倍難云蛙寂蟹閒夜欲分縱苦輪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三十一

蹄遙未息免愁砧竹靜相聞山村密漸開烟  
帶原草香同濕露文不少歡場先聚散翻餘  
旅客久殷勤

黃補之民部招飲園池同王承命施凝

甫

亭榭舟船曲曲通城隅環眺總善蔥秋暄露  
稍流花下水靜烟常貯竹中托族禽魚齊侍  
史計年草木倍隣翁主人絕塞歸槎穩曾否

葡萄種不同

遺民兄書來併示詩刻懷舊訂新率成

四章却寄

秋風葭菼漸離披。愁臥空廊日又移。笑免吟來憐故好。鯉魚烹後謫相思。江連瓜步湖同信。橋傍揚州月有姿。動是天涯三載面。不應衣帶阻舟師。

烟嵐踪跡總知閒。薄俗難窺且閉關。自斷圖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三十三

書爲白業。盡攜妻子入黃山。園留隙地鋤花去。豈犯深雲種藥還。見說里兒皆鄭卓。同誰傲殺酒壺閒。

雲霄毛羽魏明時。交態升沈閱路岐。似是馬曹官自冷。亦猶牛鼎客何爲。桃花試作量情水。楊柳仍殘譜恨枝。君熟我家樓隱地。樵童畊侶怨歸遲。

殺青金石般餘聲。半記同遊舊姓名。萬轉總

如丸脫手重看真。覺畫添晴吹笙王子妖年。少擲戶鍾郎畏老。成計日短聚談共剪白門。凍柳有啼鶯。

師

過溧水晤陳無英博士兼懷張冶生業。上口篇章熟姓名。何緣下里見逢迎。文心似石冬方老。官况如烟曉益輕。枕易鳥驚齋閣夢。說詩人散講鐘聲。相憐平子愁中繡雨雪。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三十三

燕山又一程

抵滁游醉翁亭距余前到八年矣

指顧荒碑駐筍輿。重遊門廡未全疎。風烟有約留冬半。洞壑無言示古初。僧夢高危雲氣裡。客心悲喜澗聲餘。卽令不畏前林濕。苦冷梅孤若久居。

臨泉巾舄雜杯罍。坐見蕭閒異代情。自引野僧爲醉侶。况逢墨客是門生。年年衰草羣羊

散旦旦空山獨鳥鳴放逐有人懷古笑去來  
秋葉鬬身輕。

答李季重太守併次來韻

吏況文心似水澄寧論弟豹與兄鷹爭知父  
老留河內不必佳人住茂陵茶灶每呼僧代  
理郡樓閒領鶴同登何時對把姑溪酒聽話  
天孫最上層

春夜李孝廉宅看玉蘭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三十四

春事頻煩語燕催酒期剛不負花開葉成豈  
待三年刻香近能先十部來輕砌委霜看細  
落孤根和雪想初栽更宜殘夜添清韻幾誤  
穿林片月猜

聊園同客看牡丹自疊舊韻

忍豔封香已徹句喜看近眼一時新懸鈴解  
惜嫌多事剪綵能成覺損神帶露稍存林下  
氣藏烟疑學幕中人洛陽漫取名園數且闌

尊前自在身

集李刺史薊園

解醒翻欲就招尋布席先煩掃綠陰罷讀道  
書看野馬因披名墨樹來禽林中共勸提壺  
樂人外孤行抱甕心髣髴門風推高石高懷  
仍較不如今

蕭程二孝廉過訪留集小園

二君爲家兄門士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三十五

竟日淹留靜吠廳萊梓茗椀竹枝腔客來京  
落花千里人對王何玉一雙飛絮乍隨風側  
慢垂蘿徐覺露侵窻莫因鄉思催晨發衣帶  
烟波接楚江

寄泌陽游羽儀明府

千山東望擁春螺卧閣清心映五蛇見說南  
兒沉命少不妨遊女宿痛多槐根自老寧知  
歲瓠脯初甘遽有歌况復普天憂戰伐彈琴  
特暇思如何

曲讌

訂期先欲遣人狂旋置醺熏從笛牀雨後園  
林宜夏淺酒邊燈燭似宵長青禽作使頻催  
客碧玉回身肯就郎正好試心飛不着豈妨  
關入散花場

夏夜

閒門慙喜罷將迎。晞髮匡牀欲二更。密樹過  
風星亂出疎燈映草露潛生。雲山作計商窮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三十六

達天地催愁入戰爭。自是獨醒知曙早。空林  
曷但惟先鳴。

楊文弱以予告歸見過先是文弱總筦

遼餉中外倚重因感歎及之

幾看消息驛書頻長日聽鶯憶所親遂許盍  
簪占有客倘緣贈策謂無人九邊泉布安危  
計四牡川原去住身澤卧林棲俱易好白雲  
我已卜新隣

司達文明府署中新齋成招客落之二

首

合歡先欲謝冠裳精舍初開得妙香稍近北  
牕添藥架尚虛東壁待胡牀銜盃倩客談山  
水推案聽人訴雨暘不是冰壺親映坐那能  
五月領清涼

美人爲政本紅顏取似幽居草不芟市夜吏

無賒酒禁麥秋官有著書聞綠陰匝地鶯飛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三十七

後明月流天鶴夢閒解道勝情朝牘少殘鐘  
未放馬蹄還

寄梁鰲厓篆一同年君弟奉常公先令

其地

棠陰偏映棣華濃人吏爭歌大小馮北牖據  
牀涼一簾南山衙閣翠千峰時危邊計憂連  
腹歲稔官心樂甚農空憶帝京珂馬地酒旗  
詩卷日從容

遺民有約過訪廬次寄懷二章併招之  
白衣冠冷凍雲沉回首清淮恨淺深離鴈入  
絃君自苦啼鳥繞舍我何任青楓隴畔吞聲  
路芳草天邊怨別心不道蓼莪詩總廢殘燈  
愁絕向誰吟

南枝越鳥歎飄飄千里尋盟肯待招上客豈  
無磨鏡具里人空有輟春謠新居築就雲常  
閉舊袂分殘酒未消知爲阿戎憂病骨也應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三八

攜贈廣陵潮

得李叔賓書却寄時叔賓病起有枉弔

之約

交密從疎隔歲音故人藥裏尚關心繙經字  
字教言鳥罷食時時學戲禽流水切絃含暮  
色遙山隨杖入秋陰相期不爲相思駕高士  
南州自古今

李再賓過訪廬次話舊

渭樹離離夢寐餘肯披蓬藿問幽居悲風欲  
化陶家鶴樂意相關惠子魚籠閣暮烟停燭  
後墜林輕露洗尊初鄖山講席丹江棹跋扈  
飛揚漸不如

同遺民家時良及諸子集聊園

尋常朋侶及園林纔得同聲意卽深河朔借  
名仍自古秣陵有約迄於今臨溪碧作重離

色欲雨青非一樹陰誰遣夜闌翻白苧頓令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三九

灌木嫵悲吟

集意園

蕉衫斐几坐無喧寧藉宮冰慰暑煩風淩未  
穿檐際葉雲歸知墜郭邊村塵譚宛轉終相  
入牛飲縱橫氣欲吞亭徑六年勞想像林鴉  
添子竹生孫

七夕采香攜具分更字

遇節邀歡倍有名留髡烏履雜逢迎孤烟翳

月迂纔出涼吹過林晚漸生雲幄霧鬟來往  
事蛛絲鵲翼有無情翻嫌離合人間易銀漢  
年年約不更

聞家時良集遺民諸君于聊園看盆中

白蓮余病未赴漫占代東

是日立秋

亭亭獨立欲何依漫借名姝比素輝搖佩洛  
神行忽止洗粧號國是耶非風低脆榦霜千  
片夜靜空香水一圓自是陶潛耽社酒藍輿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四十

關入肯終違

誰分仙種玉爲缸病骨空憐滯短窗身共冷  
鷗遙未識夢隨素蝶繞難降酒星似葉初零  
一壁月當花欲寫雙更恐後遊難久待紅衣  
寂寞委秋江

集高北有錫胤堂時余初病愈

韻集那曾記始終燭奴歌豎每宵同人來暮  
色驚巢鳥病起秋聲滿砌蟲詩思暗關喧寂

後酒條初亂去留中含飴共信娛親切曾否  
徵蘭夢已通

意園席上送司達文明府擢丞淮上

首二

塞路留車去住艱乍疎堤柳怯先攀裝輕又  
只攜琴去天關何由見舄還慈母數行襟袖  
淚勞臣四載雪霜顏浚儀畫像山陰譜今日  
看君伯仲間

爭道鋒車向玉除却煩半刺領河渠地勞牲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二

四十一

壁隄防後人說戈鋌戰伐餘紫氣成龍窺左  
輔青山放鶴認遺墟咏觴回首憐陳迹忍遣  
秋江斷鯉書



妙遠堂詩月集月錄

七言律三

秋郊折柳詩送司達支父母

雨後鸞友女史至自宛中君約移具見

過分得知字

西園小集懷戚不磷

寄懷孺則淮陰

寄贈汪峻民隱君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首

送陳阜甫茂才還齊安小試

贈君采

遠山移具招同君約孝繩集陳於止齋

頭得稱字

曲蕪同仙客君約孝繩分得邀字

十四夜集黃孝繩茂才齊中時久雨見

月

中秋夕雨中集墨城館

長生曲

八月十七日爲

神宗皇帝萬壽聖節追感恭紀

楊修齡年伯赴召北上謁玄岳畢迂道

過訪夜集二首

喜晴東遺民時將赴池上之約

得孝標先生秋日病懷詩有感却寄

同郭伏生家時良過遽公池上偶成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首

秋日登乾明寺閣

過寶公丈室

秋日遊李念先刺史蔓園與家時良遺

民各賦四章翁時八旬長公就實孝

廉諸孫庚生堅玉二文學併在侍

歸鴉

聞鴈

秋海棠

秋葵

贈魏華山

寄訊顧所建

鄉行卽事東遺民社兄

重陽前一日意園看月得偏字

九日劉伯顯茂才招集西郊別業登高

有懷伯顯尊人取之社長

再晤葉茂先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首

三

看菊

集黃翁羅月軒

內苑廢寺卽漢陰皇后故宅

綺席

喜汪用章至自上黨

和韻答遺民併以畱之

寄贈遺民長君恬子

王孝標先生夜夢先中憲公有詩見寄

捧讀悲感奉答一章

得陳無異書感寄

賦得愁見河橋酒慢青再送遺民

送汪用章還京山

借僧舍奉款丘毛伯直指適梁有實赴

楚中叅藩過宛並集同家時良賦

訪蘧公講壇

再晤劉孟肩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首

四

寄何聖符督學

除夕

同王室之集僧舍喜晤韋少游孝廉

賀王臨軒八十榮壽

秋日過洛關訪馬毅仲

同毅仲集白礪甫齋中賦

冬柳

定州署中有感寄時良家兄併和其題

盤舊韻

視馬出都園安道中大風

懷遺良

甲子病中除夕口號

乙丑元日東浣虎臣大兄

汪遺民社兄至都見過小飲有作和韻

時與令弟山民同遊并及

述近懷柬遺民山民索和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首

五

題黃孺人殉節冊

同馬毅仲趨朝偶觸聞見口綴成詩

鑾併六首

妙遠堂詩月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武陵楊嗣昌文弱閱

七言律三

秋郊折柳詩重送司達支明府

有序

仕宦而行所學軒裳豈俗吏之資登

臨而送將歸山水盡離人之致玄風

逝矣秋色悲哉明府馴雉數年遷鶯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

六

一日上書父老難攀河內之車轅牽

袂賓明欲滿東都之祖帳於是列觴

市暨弭蓋郊垌飲中深顧盼之情語

次雜舊今之緒風期不隔舟航儼若

同仙懷緒可知絲竹未堪陶寫俄而

臨大道睨斜暉念堤柳之可人宛其

垂矣借盤蔬以駐客顧而樂之維時

露下蘭皋烟籠蘋浦天空一碧餘亂

影於輕陰野墜疎黃慘驚條於晚吹  
嗟乎荆班不偶蓬轉趨遙憇比甘棠  
遂屬詠歌之地賦同嘉樹敢忘封殖  
之心何如彭澤之孤松詎讓北山之  
叢桂三宿而棲桑下能無眷眷之忱  
一醉以臥竹根莫慙潛潛之泣忽復  
吟蟬欲咽班馬長鳴明府逸興湍飛  
勝惊霞燦念往蹟則徘徊杜石訂後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

七

期則慷慨燕歌雖非屬國臨岐奚以  
異河梁之痛即使江淹載筆烏能摹  
南浦之愁乎爰副永懷各成近體

林臯惜別酒重呼愁對垂楊映碧蕪拂蓋有  
陰聊縹馬蔽巢無葉漸驚烏武昌不見飛花  
起渭曲難教細雨扶眼送鄭公旌節去浣溪

寂寞草堂孤

壽遽然上人詩

有序

蓋聞說法四十九年淨土豈忘歲月  
證果百千億劫梵天不涉春秋式瞻  
龍象之輝薄竭蜎蟬之響某智珠澄  
朗德宇忝容由初地以發心早悟流  
虹之夢截泉流而入室遂傳立雪之  
衣允超將相肺腸僉屬人天眼目偶  
然卓錫屬我連牆某契投針芥之間  
友在雲霞之上來從呼米汁不教元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

八

亮攢眉到互證鉗提頻向裴休開口  
每至鯨魚出沒數豔藥於芙蓉黃鳥  
間關影夜燈於蘿薜率命高陽之侶  
或迷下蔡之城上人迹絕距迎機圓  
接引從墨瀋茶香之外顯捧喝威神  
於舞裙歌扇之前作津梁功德是以  
紫衣著譽白足皈誠蘆荻茁於禪棲  
海潮震手講席妙覺民去來之迹脚

花寧數牛頭弘慈分頓漸之門藥鉤  
更逢船子於焉初旦維此季春問我  
未生時栢樹庭前楚楚還他無盡藏  
木犀香裏年年假來非地水火風真  
處卽起居坐卧已入虛空世界消劫  
灰成毀之根何妨隨順因緣效湯餅  
周旋之事爰敷宣而引意更讚歎以  
稱詩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

九

桐關不厭履聲頻餅鉢蕭然寄此身  
施食林間猿屢下聽經石上虎知馴  
傳心白日留燈焰離指青天見月輪  
恍對應真圖畫好眉間隱隱雪毫新

夜雨驚友女史至自宛中君約移具見

過分得知字

愁霖聊復擇歡爲更簇華燈照翠眉  
沃砌澗流何處入沾衣霜信不煩期  
悠揚妙曲周郎

許離合神光子建知旅况淺深君自解留賓  
翻訝欲遲遲

西園小集懷戚不磷

幽緒歡場許迺新晚晴催杖出城闌漫誇開  
徑延三益却恨分題少一人馬隊有疑期共  
剖魚箋頻讀當相親殘秋雖報籬花約已向  
涼宵負挂輪

寄懷孺則淮陰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

十

素書欲寄恐浮沉泚水還憑舊夢尋曾否王  
孫頻進食有無隱上一橫琴兵戈漸緩家堪  
定蝦菜初甘卧好深惆悵吳閭文酒約十年  
懷抱冷如今

寄汪峻民

卧穩鄉山客興慵江湖投佩苦難從一時並  
起俱稱鳳三國如分孰號龍移竹步尋幽澗  
遠種茶身入晚雲封遊能著述居能養下策

無勞避火攻

送陳臯甫茂才還齊安小試

笑攜荆壁匣吳鉤。積雨襄江正穩流。自以膏肓深左氏。肯同名姓薄東丘。烟帆帶月聞津鼓。岬柳分風泊市樓。歸日驚人新賦草。想應先示及同遊。

贈君采

分身一笑解愁圍。欣共沙鷗久息機。帝有美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

十一

臣疑被謫婦歌蕩。子不言歸花前擲塵風。生座橋畔吹簫月。滿衣聞道吳兒頻。乞請新聲全學琯灰微。

遠山移具招同君約。遣民集陳於止齋。

頭得稱字

酒約乘閒叩卽膺。旋芟園韭剝溪菱。飲流近七知賢是。豔女盈三以絮稱。秋更苦暄爲雨漸。夜難期月在雲層。闌題更喜煩纖手。慙說

酬歌有束綾

曲讌

分地招尋渴未消。語梁鶯燕復頻邀。醉鄉千日酒。三雅子夜四時鶯。六朝紉誤故煩歌。侶代畱酣翻向醒。人驕晚歸不惜沾多露。已報輕寒在柳條。

十四夜集黃孝繩茂才齋中時久雨見

月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

十二

淒涼經時感漏天。驚於過望轉欣然。避藏必待更深後。耐藉猶爭一夕先。積水浮蟾如更好。餘光侵鵲忽頻遷。無煩下鑰堅畱客。誰忍遲看卽早眠。

中秋夕雨中集墨城館

雨逕衝泥到苦遲。井梧搖落竹低垂。倘移他夕何嫌晦。欲問高天不可知。霜露千秋人易感。關山一笛客空吹。猶欣勝友披雲至。似引

清光慰所思。

長生曲

新粧初竟蟾絲懸伴侶爭遺猶覺錢兔滿月中聊讓姊燕輕掌上本疑仙懸論夏女仍三少願擇蕭郎共百年更向西陵重酌酒松心花貌祝長堅

八月十七日爲

神宗皇帝萬壽聖節追感恭紀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

十三

湯蕩難名四季中衣冠間闕此時同鷄鳴記帶初殘月虎拜遙當欲曉風兩世河山憑伏几千秋原廟泣遺弓小臣自落清班外顚顚江潭路已窮

楊修齡年伯赴召北上謁玄岳畢迂道

過訪夜集二首

霜嚴霧壑徧曾經乍到猶看杖屨青嶺雨身能開快起名山口欲代真形仙班列棘籬遙

入宮漏傳花促曉聽國計邊愁非一緒賴知頗牧在明廷

深夜茆堂背郭開五年展齒舊莓苔忽驚野鳥千羣散爲挈明童半部來哀樂筦絃關妙理艱難舟楫重時才阿戎不待傳書札已悉新移玉樹栽

喜晴東遺民時將赴池上之約

商羊獨舞幾四旬浮雲誰掃開蒼旻乍看並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

十四

影入歸鳥便欲負暄同野人惻惜柳條碧更起霜催相葉紅將新惠休有句未堪擬且與三生談往因

得孝標先生秋日病懷詩有感却寄

裁書猶復念分携鶴骨經秋意轉淒菊遲雨早忘酒約藥爐聲裏得詩題傳標隱逸千秋在論悟逍遙一指齊安得便粉雙鬢去晨談聊接代窓鷄

同郭伏生家時良過蓬公池上褥成

午鍾初散草堂閑。待臨溪一破顏。如子貌  
堪。紅塵裏。幾人盟共水雲間。落花聲寂聽蜂  
祝。高柳陰欹識鳥還。轉信化城非異域。卽今  
鞦戶已深山。

秋日登輒明寺閣

丹梯幾載得重登。更躡虛空最上層。乍淪茗  
旗能醉客。試拈柏子一叅僧。河流寫日因城  
勢。遠望全集。七言律三。十五  
曲林影吞烟似葉。增成佛未甘。靈運後爭教  
傲骨不憑陵。

過寶公丈室

西廊尋戶悞投東。曲折纔看竹徑通。汲水烹  
龍因處鉢移花。好鳥不離叢。悠然疎磬名香  
裏。悟矣清池白月中。神宇自超談理雋。支郎  
原有晉人風。

秋日遊李念先刺史蔓園與家時良遺

民各賦四章。翁時八旬長。公就實孝  
廉諸孫。庚生堅玉二文學。并在侍。

晴郊筇屐欲爭先。積雨猶吹樹樹泉。避世丘  
樊三代日。入門橘柚晚秋天。客遵鹿柴趨花  
外。童挈鵝夷卧竹邊。行樂一區兼飲啄。笑他  
低首事求田。

農功纔報減朝忙。禾已盈篝黍在場。錄徧樹  
經千管禿。驗知丹力兩瞳方。鶯時載酒花爲

妙蓮堂全集

七言律三

十六

谷螢夜窺書墨號莊。共道時名齊水鏡。每來  
談客就條桑。

窺臨徑熟不煩猜。亭倚層臺面面開。踈葉碧  
憐盈把下遙山。青欲闢肩來。露寒杜若將充  
佩。園種葡萄自潑醅。幽賞春時堪悵望。仙郎  
風雨記題梅。

觴徊分地日忘昏。舊侶新盟更細論。行裂芟  
裳穿藥架。起分松火出柴門。石家數馬何關



客荀氏呼龍未有孫高趣可容人彷彿灌園

余欲近前村

歸鴉

同遺民家  
時良賦

步檐徐引暮光遲。歸翼天邊似有期。高樹就  
羣凡幾陣斜陽明。背不多時。過樓欲亂霜吹  
角。映水還疑墨作池。誰遣吳宮傳樂府。每令  
思婦一低眉。

聞鴈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

十七

數聲嘹唳送清商。關塞空憐去路長。宵冷欲  
煩奴代。雲深如念侶無行。漸低傳響過林  
雨。半咽連身下浦霜。自是詞人悲四序。却停  
筆柱與沾裳。

秋海棠

白深紅淺半開殘。幾處含情映藥欄。委壁肯  
教同蔓草。入奩羞許並幽蘭。風前碎葉文焉  
用。露下香心泣自看。春日阿環驕睡起。耐攬

爭得比清寒

秋葵

荷鉏園逕未全荒。爭似亭亭媚夕陽。抱葉已  
憐蜩甲冷。驚枝纔辨蝶飛黃。六時欲共蒲爲  
饌。八月能先菊有裳。惆悵清陰曾作扇。秋風  
篋笥感深藏。

贈魏華山

槐堂冰雪帶秋陰。鳬鳥光中鶴馭臨。斟去碧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

十八

波如宦味。唱來白雪是鄉音。裁篇筆共楓林  
老。推案簾依菊影深。早晚鋒車龍尾道。許身  
想不忝南金。

寄訊顧所建

天高雙闕叩無因。遠竄驚存萬死身。虛擬麒麟  
圖。將種却勞蛟蜃迂。波臣腐心誰雪書。盈  
篋掉臂絕餘客。幾人總道罷歸無。舊業邛江  
烟月未全貧。

鄉行卽事東遺民社兄

秋容橙橘未能勻。每到郊原目易新。獨鳥立  
畱沙上字亂蟲聲漏葉邊。身授衣節序村村  
杵登稼。田園屋屋薪。咫尺筇輿疎共出。却疑  
予客爾居人。

重陽前一日意園看月得徧字

桂時月屢失虧圓。却向籬花照影先。周屋縱  
疑浮積水。街林忽復翳疎烟。光寒金柝文礎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

五

外步靜霜桐露柳邊。漫爲登高畱興往空明。

翻遣夜遲眠。

九日劉伯顯茂才招集西郊別業登高

荒岡寂寂到人稀。佳節清歡幸不違。草白欲  
看霜已是。菊遲疑計日猶非。村燈出巷鷄蟬  
晚。林葉連城鳥路微。最苦登臨諸感集。願無  
頻語及將歸。

有懷伯顯尊人取之社長

柴門杖屨每來同。諠貌歡情想像中。子向琴  
樽爲繼述。客從薪火悟虛空。卽歸鶴表看寧  
識。與作驢鳴聽僮通。如此浮生能不樂。紫萸  
囊底白楊風。

再晤葉茂先

山城爲別僅經年。宋寢吳宮迹屢遷。飽歷雲  
烟堪訊杖。自携書盡不勞船。荷衣作客愁新  
冷。蓮漏依僧得穩眠。眞賞固知余有媿。如右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

二十

名豈怖龍傳。

看菊

菊期無菊覺愁濃。佳事還畱向早冬。遲速買  
將隣欲遍淺深分。遣色相從方松喻竹神。同  
冷近月依燈影。各重人得蕭閒花隱逸。柴關  
眞可着丸封。

集黃翁蘿月軒

源壑畋林計已長。更開三徑取徜徉。鋤花分

用耕男力。釀酒全抄社叟方。漸熟主賓談始洽。交呼弟侄姓俱忘。後遊想益生多感。醉墨淋漓在短牆。

內苑廢寺卽漢陰皇后故宅

蒿迥斜穿入斷陂。稱名猶以舊宮疑。曾經禪誦諸天去。欲問興亡一水知。僧飯有蔬蟲食後。佛龕無火鬼添時。劫灰畢竟歸銷歇。何況香鬟與翠眉。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

二十一

綺席

辟邪囊與臂紗攬。送喜爭聽衆舌誦。已信有歌齊碧玉。肯教無命仰黃衫。園園倚笑爲花史。夜燭畱歡字。酒監試問善和迎。取處繡鞍曾否類驚帆。

喜汪用章至自上黨

惜別雛鴉正作羣。歸程千里鴈聲聞。重來分榻眠秋水。何處裁詩立暮雲。地証山經忘還

涉酒嫌村味。取微醺詞盟。晉國誰牛耳。三舍於今盡避君。

和韻答遺民併以畱之五首

別雖難免畏言期。發口知君亦自疑。桂月屢傷山雨夕。籬花剛及露香時。舳舻邀江買堪遲。往衲問隣僧。可借披常味。晚菰供具足。貧交寧復咏傷葵。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

二十二

如林藝苑若升堂。得子紛紜息衆狂。錦想爲心供奉俊。蘭看竟體謝生香。霜閨遠未勞鴻帛。水國秋初老蠟房。欲緩鄉愁催進酒。紅牙且與按伊涼。

文酒淹畱累月餘。敢云幸舍免歌魚。清言每互攻堅壁。往事如重想悞書。比句黃初驚突見。買山白嶽願同居。隣家到熟莓苔逕。愁看他時履跡虛。

舊侶於今復剩誰。楓橋桃渡語兼悲。操斤漫

取稱臣質磨鏡遙煩具客資。翻已鍛鸞無可道。羣惟入鹿不相疑。管寧頭腹原堪共。匪獨逢人說項斯。

離筵貽佩有芳荃。繫馬頻頻立瑣烟。何所見聞人復去。不同清濁世寧憐。時名未許矜書麓。歲計還聞在硯田。倘送君歸應閉閣。北窓甘夢挾雲眠。

寄贈遺民長君恬子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

二十三

講世論交誼匪無較。君風雅味尤殊。甕多誤入思。知刻園不經窺。坐想枯漸喜名爲人。贈炙已聞詩得父。膏腴秣陵花月慈恩塔。年少紛紜若並驅。

王孝標先生夜夢先中憲公有詩見寄

捧讀悲感奉答一章

秋陰黯黯蝶蘼蘼。杖屨依然繼絕初。倘死可生應不媿。從今視昔果何如。青林魂返招難

得黃鳥啼殘恨有餘。枕席併知高簡意。幾曾鼠穴念乘車。

得陳無異書感寄

商秋日日數來鴻。一札初開涕泪中。聞道逐臣新召賈。却煩知己獨憂戎。眼邊河嶽才難盡。星下衾裯命不同。早晚長安騎蹀躞。可無溝水念西東。

賦得愁見河橋酒幔青再送遺民社兄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

二十四

醒。怯。臨。岐。取。醉。沉。却。看。懸。旆。一。沾。襟。門。前。衰。草。東。西。路。天。外。浮。雲。去。住。心。經。賞。密。譚。猶。可。味。廢。眠。遙。夢。豈。能。尋。榮。枯。隨。例。長。堤。柳。不。到。關。情。恨。不。深。

送汪用章還京山

佳從湖海識君遲。神榻朋尊夜屢移。清聲夢。然吟定後。枯碁聲細。酒醒時。江程自伴鴻遵渚。鄉思先同鵲繞枝。近日銅鞮無豔曲。卽令

歸晚不煩疑

借僧舍奉款丘毛伯直指適梁有寔赴

楚中叅藩過宛並集同家時良賦

爭識南床地望優。尙餘襟味問滄洲。塔邊鴈  
偶成行下臺上烏。堪承夕畱談塵禪燈高士  
業。國情民事近臣憂。翻緣從吏無喧促。霜月  
千秋作靜遊。

訪蘧公講壇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

二十五

虛堂鐘磬遞風勺。圍繞還疑有鬼神。鞭影已  
看良馬去。箭鋒時見野狐馴。堦前藥草清涼  
意。閣上燈花遍滿身。落木作聲山釀色。不妨  
隨處示門人。

再晤劉孟肩

道服年年換薜蘿。一身隨杖遍嵯峨。新詩欲  
其山猿哭舊業翻隨野燕過。易作眠餐知累  
少。尙畱鬢髮爲情多。柴門好決幽棲計。清世

於今有負戈

寄何聖符留學

朱幡絳帳上頭居。盡道鄉園錦不如。閣裏梅  
花堪對酒。埧邊杏樹有藏書。賞心客鼓高山  
罷。斷臂人叅夜雪餘。銷盡佩蘭蓬徑冷。春風  
何地籍吹嘘。

除夕

避客衡門掩暮陰。愁中節序忽相侵。浮生試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

二十六

數悲歡。日往事都來醉醒心。芳草雖驚身漸  
老。白楊烏鳥夜何深。椒觴兒女家家意。却對  
寒雲淚滿襟。

同王宣之集僧舍喜晤韋少游孝廉

匿得閒身自病餘。况逢蘭藉一軒渠。名從筆  
墨傾心後。人並鶯花識面初。短燭易殘容密  
坐。疎鐘忽斷儼村居。飲仙姓字空相擬。玉樹  
臨風皎不如。

賀王臨軒八表榮壽

綺筵絲竹啟春晴大耋爭看獻兕觥赤縣尚  
畱棲棘譽青山偏快採芝行杖餘鳩鳥頌長  
祝穴有鵲雛待一鳴况復文孫森玉樹紫泥  
蚤晚笑相迎

熙平風物五朝看散髮何妨咏考槃自與麥  
丘同授曆厭從潢水效投竿閉門仝惺新交  
熟支枕羲皇舊夢殘愧我函關無秘笈祇憑  
抄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 二十七

青羽勸加殮

秋日過洛陽訪馬毅仲

分萍江海恨難從明燭芳樽得快逢但語雲  
林無世法况看風雅出吾宗白魚帶粉堆殘  
卷昏鳥尋聲亂遠鐘計日待君歌筑畔共拋  
手板對千峰

同毅仲集白彌甫齋中賦

傾囊猶未買青山一笑朝霞慰別顏清斷竹

香窺幌細翠濃蕉影注池閒居疑泄柳長坯  
戶年等侯羸恥抱關惆悵舊遊題壁字十年  
無事馬蹄閒

定州署中有感寄時良家兄併和其題

壁舊韻

病骨征途倦不支中山空負酒盈卮宦情駭  
鹿奔猿後鄉夢殘砧亂柝時宣室賈生憐問  
左玄都禹錫媿來遲秋前松檜雖無色已見  
抄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 二十八

繁英謝野籬

冬柳八首

撫景俄嗟四序徂垂楊一望轉彫枯谿橋水  
合根斜出驛嘶烟冪影半無穿徑偶經車冉  
冉倚樓何處笛烏鳥閨中眉臙空爭媚刺黛  
殘膏興已孤

搖落商秋已自驚凍村况接暮雲平終知暖  
信催三月其奈嚴飈徹五更幾處鴛愁連涓

水過時留淚與金城誰能盡洗穠華目別向  
清真劇有情。

無復戲黃學舞裙聊同蟲迹點紗紋長條斜  
日如堪數衰草荒堤迥不分寧獨古槐悲太  
寺祇隨殘菊伴徵君灞橋有客詩篇就濁酒  
青帘未可醺

獨立唯愁野火侵梨雲姚粉思沉沉哀鴻別  
淚關河恨寶馬難追巷陌心積雪渺茫猜墮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 三九

絮澄江紆曲想層陰倡樓顏色曾相較一謝  
鉛華便不禁。

尚記參天綠瀟灑豈堪雨打復霜封浮槎着  
水原無那落葉辭枝誰可逢頻管別離知易  
老總無眠起似長慵鞦韆盡索閒拋擲翠幕  
遙遮十二重。

塵重貂裘倦客途若爲攀折減歡娛餘青自  
許承僧梵因熱無心傍鍛爐風定綏金非故

色霧深澄墨擬新圖白門誰焚沉香火雙宿  
應憐子夜烏

寒漏丁丁破曉眠數株披拂每悽然呼鷹逐  
兔臨平野舞燕喧鶯過盛年所恨委身降虜  
從差堪偷眼故人前縱依太液滄波種不信  
衰榮過果偏。

弱幹難從朔氣爭荒郊幾度改陰晴樊娘自  
撫纖腰泣張緒憎看白髮生日落野猿相叫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 三十

嘯月寒巢鳥太分明疑粧莫恨封侯婿墮指  
遼西第幾營。

視馬出都因安道中大風

疊旆鳴笳亂朔風卑樓翻笑壯遊同斜陽入  
壑行水上疎樹兼沙立霧中閨信漫從衣篋  
想邊愁漸覺鼓袍通黃金白骨皆陳迹淚酒  
寒郊苜蓿空

壽洪柱史太夫人

神羊霜散舞衣風綺席春開萬樹紅却鮮舊  
傳陶媛烈歌驟今美鮑家工宣文錫號從天  
異戴勝爲粧閱世同更道鄉山饒勝事肉芝  
近採自崆峒

懷遺民

北鴻易達轉無憑舊事歡場入夢曾戍鼓坐  
分千里月河橋剛換一年水違心請謁安貧  
少刻意篇章競險能浪迹肯判依傲吏芋爐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

三十一

疏枕尙堪仍

甲子病中除夕口號

燭燼頻灰藥鼎燃歲時雙泪此宵偏病鴛再  
見虞無日馬家報三屬哀鴈孤吟異往年  
省署未遑慙老大酒爐漸覺減狂顛孤心爰  
傍堯塔草隴陌魂牽路幾千

乙丑元日東沈虎臣大兄

病骨驚春念蕨薇知君清夢亦巖扉名根漸

狹方隣老俠事全備未果非五字靈池迴粉  
面四聲南國始黃衣致身值此紛紜際家法  
難云諫草稀

汪遺民社兄至都見過小飲有作和韻  
時與令弟山民同遊并及

村郊握別記淒然書札雖頻意不傳心省北  
遊難定日坐論前事忽踰年衡星下宛雲中  
鴈飲露來先葉背蟬病起酒杯艱卜夜爲君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

三十二

破例午窓眠

述近懷東遺民山民索和

悲歡聊共一披襟話我窮愁觸恨深沈約臂  
消門寂寂少君魂杳帳沉沉敢云柔翰猶生  
氣試向蒲團欲死心山水友朋餘舊好碧湍  
筇屐尙偕尋

題黃孺人殉節冊

幽嬰歌罷淚千行同穴於今願始償松骨挺



來元帶雪蘭芽枯後轉畱香血乾杜宇啼長  
苦魂作鴛鴦影並翔百代圖儀彤管在鸞封  
寧美紫泥章

同馬毅仲趨朝偶觸聞見口綴成詩

落拓爲郎感倍生風前笑語得聯行宮雲巧  
變侵晨色禁燕繁添入夏聲東觀圖書趨引  
仗內樞戈甲尙觀兵更忻時泰宸遊豫昨報  
君王在虎城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

三十三

讐俳六首

讐語病吟也然其言多俳惟俳故不  
傷思於病無加損焉存之屬客和以

代觀濤之發

伏枕梅簷過柳衙北湖又復負荷花門因謝  
客全無籍身欲稱僧尙有家七尺向據同草  
木三生知久痼烟霞餘年倘遂幽棲志剩我  
清滿舊釣槎

攬鏡逡巡每自猜冠巾頻改服重裁唯應焦  
悴人人惜豈是清虛日日來計徧青山謀總  
幻觀存白骨念先灰昔賢政語堪銘坐薰桂  
煎膏莽自哀

力淺階除步不齊屢呼筇竹代提携難隨徐  
福求神聚且學盧生賦病梨送目嶺雲行片  
片歸心池藻夢萋萋旅遊換得頭毛落何待  
前林社宇啼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

三十五

和縉爭馳上國名敢因羸劣減逢迎聽降危  
論如臨獄借客清言似解醒枕榻穩嫌喧鳥  
過琴樽卧見網蛸生家園舊歲迫行樂斜月  
猶賸子夜聲

僅存麻骨戒郎當坐起全慵夢境長適口茶  
不翻禁嗜觸人參木強言香松爐火燼看烟  
軟水檻聲喧聽瀑涼蟲臂鼠肝憑造物此心  
安處卽羲皇

坐見炎天徙日圭。歡悰閒緒想多聯。  
賦知羣蟲窓外名。譚有曙鷄好友關心頻送。  
喜癡姬多事却偷啼。似聞橋畔君平卜。漸向  
晴秋起杖藜。

遠堂詩月集終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三

三五

妙遠堂詩盈集目錄

五言排律一

香山寺

十方菴和伯敬韻

送徐象一年兄權木武林四十韻

送徐子卿左官楚幕

欲登泰山不果遙有此寄

金山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一

一

靈巖寺

譙雲

鄧尉看梅次客韻

觀童子作劇卽席同羨長遺民限韻

送王五亦房北遊二首

舟晚

七夕望夕月

大風渡河

新綠六韻追和俞美

河燈八韻同毛伯賦

極樂寺垂楊同亦房賦八韻

夜招錢仲舉先生徐子卿楊修白二年

丈暨家兄集小齋六韻

送楊修齡先生按部黔中

張忠鼎邀賞別業牡丹

聞遼警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百

二

新蟬

舫集

日落山照耀

關山道中雜述

同楊明府話舊感題八韻

高北有何陋齋小集

賀戚不磷舉女

哭聶元玉柱史五十韻

鄒元毓出守西安寄懷二十四韻

送吳孝先別駕十六韻

再集意園送馬九中還上庸小試

立秋前一日集遼公池上

咏席上睡美人十韻

十七夜魏君約移具集寓齋看晴月

家時良招同社集聊園看桂值雨限韻

賦得馳馬美人自疊觀劇舊韻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百

三

見同社和馳馬美人詩意覺未罄再登

舊韻一首

詠兩美人馳馬仍用前韻

桂晚

妙遠堂詩盈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古歙汪 遠山民詞

五言排律一

香山寺

割翠開雙戶流丹架百層路高行漸澀雲鎖  
石難崩池影魚遊樹巖聲鼠竄藤淵風排霧  
出海日帶霞升鹿下時驚客猿馴嬾遊僧西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一

四

方支許社端不悵無朋

十方菴和伯敬韻

何處堪消夏非山則水鄉樹深渾欲瞑花近  
反無香心靜鳴蟬裏身閒浴鷺傍娟娟時映  
浦采采未褰裳欲晚波難綠迎秋水漸蒼市  
譚原未遠烟景乃微茫

送徐象一年兄樵木武林四十韻

嗟爾南征候方余北道時初回初對影蓬轉

遽臨岐動是經年隔難寬數日期離舟牽荷

藻河館幕榴葵自昔陪英雋唯君藉羽儀鵬

寧終笑鸞螭豈不憐夔小技非全敵深衷每

獨披賦傳金作響人倚玉爲姿聞闔風聯佩

門墻雪並綦所殊才姓字試奏宛墳簞樂競

傾車胤遊從狎漸離墅花搖翠憶郊樹隱烏

皮楸局輸還喜檀痕摺暗知橫參占恨短刻

羽和嫌遲直賈呼梟捷無妨葬馬俚玄襟宗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一

五

晉遠法物辨秦貽有勝恒相問何歡不共追

禽魚中散地風雨右軍池醉裏腸堪剖歌餘

髮偶支川原憎散合今昔憶參差異地猶拈

誰來緘半扣詩幾能酬白墮那忍唱青驪此

去皆山水何人互酒碁亭梅冷逋客墓草掩

妖姬螺髻隨昏旦虹梁步逶迤時時絲管出

事事綺羅宜最怕籠紗帽貪聞手曲心名區

添墨本新茗沁詩脾潮接錢塘怒苔兼宋寢

移按圖凌碧嶂分日醉清漪累劫仙宮福風  
流後進師水霜經愈稔竹木莫無遺鳧雁休  
衍侶麒麟繞膝兒積薪吾漸嬾伐木子應思  
齒頰捫常漏篇章托浪疑封狐仍跋扈巢燕  
轉灑褫交道今如土離言藹若芝論心關嘯  
語回首錯歡悲司馬文無似朱生畫絕癡晨  
星跂相望空夢繞湖湄

時同門止予及  
朱敬輅在都

送徐子卿左官楚幕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一

六

楚國舊多怨君行良苦辛時方譬古骨世乃  
繫奇人謗牘羞終白玄心託有因恐非輕玩  
俗似強爲娛親雪下江初滿洲寬荻未勻黃  
磯應數往赤壁果相隣靜夜升沉感他鄉散  
合身所宜魚味美細嚼對朱脣

欲登泰山不果遙有此寄

每每登臨處隨緣與趣成亦非艱遠道不易  
踐初盟獨往懷高士偕尋媿發生日思連海

色松憶帶秦聲勝事何妨晚愆期亦太輕仍  
歸前想像負却此經行必有重來約斯留不  
盡情練光真似馬先爲到吳城

金山

龍藏開中阜蛟宮掩片陰岍將峰向背波挾  
樹浮沈潮至全低石雲飛不赴林舟航開水  
遞鐘磬答江音月滿天難辨泉深地可尋從  
來資國險寧獨領禪心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一

七

靈巖寺

爲僧娃宮故址有  
智積菩薩化像

感慨千秋近躋攀信宿多亂杉遵市曲寒日  
翳巖阿寶地曾香粉金鋪竟薜蘿覆天峰四  
障馮閣水微波花隱殘鐘圻蓮生斷礎訛神  
僧自梁代野老尙吳歌塔敗狐頻聚臺空鹿  
易過豪華與空幻將奈有情何

讌雪

不見今宵事那成此歲冬昏烟翻有色枯樹

若爲容水淨明分岸山同側辨峰細聞知韻  
潔疊墜覺花重漁舫深疑壓村燈白未封江  
橋鐘欲曉還復唱憐儂

鄧尉看梅次客韻

裊雨遲雙屐尋山遍萬株色香拈不似耳目  
到堪殊匝野都圍嶺連村欲遍湖周觀枝四  
照近覆影全無割地俱成圃寒林豈辨途先  
春能避蝶非月誤驚烏烟暝翻籠白霞生乃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一

八

傳朱衣還裁羽士額或點粧姝傍石畝爲態  
和水映作膚細縕吹破萼飄蕩舞辭柑縱遣  
神娟秀終存格老枯遠爲千里信香可一瓶  
娛便想移家入逋翁肯見呼

觀童子作劇同美長遺民限十八韻

伎筵更短跋辭侶罷高談似玉聲爭憂爲花  
蘼向含舞場嬌獨騁歌譜慧曾諳屏轉初迴  
袖奩開乍正簪斷腸何客早流盼幾人貪掌

燕無時住啼鶯不敢參陽春非郢上子夜却  
江南態巧悲愉轉身輕進止堪攀先愁柳弱  
分肯及桃甘漫使魚鴛婢宜呼后作男變搜  
官按九調遣疊成三翠黛描山顰紅潮上酒  
酣韻清聽豈悞觀失坐如愁映水裙波皺移  
燈髮影氈泣前吾未忍破老爾應耽愴墜  
須遠妖姬見亦慚蓮心將共剖鶴背可勝擔  
莫便收羅薦遺香欲往探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一

九

送王五亦房北遊二首

濁酒未成醉春山真獨征尙攜餘病往因見  
遠遊情繁綠難堪柳殘紅小摘櫻方言分地  
寫古蹟檢書行天馬羣終邁家鷄價肯平君  
歸我應去相送轉淒清

潛水吳東接皇居魏北隣聊因報知已以此  
異遊人微醉落花見苦吟孤燭親鬻琴寧待  
賞聞筑可沾巾衣履江山氣車輿歲月身試

憑詢少婦怨別且甘貧

舟晚

每愛山宜晚兼逢雨乍晴殘陽如有約微暑  
自能清鳥亂他村影盡閒幾岸聲煙林相起  
滅天水與欹平羣象蒼茫收孤懷動止輕江  
橋歸易達吟望亦何情

七夕望夕月

好月初秋滿孤舟獨夜看委波烟似閣過樹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一

十

影能寬魚誤浮將動鳧涼夢始安晶晶經暗  
浦了了數前籌聞寂生愁易虛空着語難江  
天清露下漁火數星殘

大風渡河

風勢摧傾仄河源接混茫馬牛迷指顧蛟蜃  
仰衣裳蓮葉操難穩桃花漲欲狂亂穿曉霧  
暝初日抱沙黃投璧終何補乘槎亦近荒未  
須悲逐梗轉覺悟垂堂

新綠六韻追和俞美長

紅樹餘殘映青郊半夕懸泛風如欲委照水  
忽難分陌軟鶯堪醉籬香蝶共聞豪家將鬪  
酒遊女自低裙遠嶂連無地踈煙着有紋不  
禁南浦外離緒日紛紛

河燈八韻同毛伯賦

忽訝微波上誰令萬炬連吹同陰火濕倒雜  
亂星懸犀照無從避魚饒倘共燃風徐行似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一

十一

整岸曲到俄先觸蔣方明滅隨萍亦邇沿定  
多驚鷺起應訝聚螢偏淵客分光織禪宗續  
燼傳始知陽欲海端有夜舒道

極樂寺垂楊同亦房賦八韻

欲識依依恨難禁葉葉垂因風裁作縷裊露  
捲成帷腰餓通宮軟眉低舊譜疑隋堤陰幾  
里漢館偃何枝只許斜陽漏纔經細雨歇鳥  
藏愁出沒垂字轉離披青女將霜候佳人類

病時願分龍鉢水長與濯妍姿

夜招錢仲舉先生徐子卿楊修白二年

丈暨家兄集小齋六韻

竹深穿徑僻星廻燥窓明友集先王會人閒  
盡客情迹皆經散合禮各簡將迎勝地憑酣  
引高譚問誰生春猶嫌晚至雪始自今晴未  
罄三年緒無端欲四更

送楊修齡先生按部黔中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一

十二

嶽嶽中臺節飄飄上漢槎宣威仍繡斧履序  
忽朱華自昔黔全部遙同海各涯車書聯六  
詔襟帶引三巴里婦原椎髻山氓自火舍每  
將鷄代卜慣事鬼盈車密藉風常慘陰巖霧  
苦遮乍來疑突豕驟散若驚麋出沒川墟改  
隄防道路譁雜羅誰辨種諸仲總稱家坐想  
三年克難辭一矢加材官空倚劔戰卒豈蒸  
沙谿惡行須援天傾補必嫻如公膺拔擢知

帝軫幽遐晨檄霜飛葉宵籌燭滅花上臣謀

可伐文士策非誇蕩滌清狐窟藩維列犬牙

直辭先討逆勝畧在攻瑕有待新荒服無慙

古觸邪游情收翰墨勝寄點雪霞去日初分

艾歸期莫問瓜惟餘河朔侶啼隔禁林鴉

張忠鼎邀賞別業牡丹

幽徑迎春轉名花選字稱天喬如自別譜繪  
總無憑含吐春全力高低露幾層態終存弱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一

十三

好豔豈用多矜洛下名紛出開元曲記曾未  
須燒燭看初月在檐棧

間遼警二首

急羽三韓動高峰五夜然飽鷹忘累代伏鷺  
忍多年血濺悲星落雲崩失壘堅分言蜂蠆  
小直慮犬羊連宋事澶淵後周京瀚海邊向  
來當靜暇空自說孤懸

壇出中丞賜履移噬臍人恨晚枵腹



士知危袞袞長楊獵紛紛細柳旗不妨曙曉  
意稍示舞干時警急儒生默尋常醉尉欺廟  
堂諸勝畧錯怪捷書遲

新蟬

腹豈惟求飽身應喜乍輕嘶風猶易斷抱葉  
已多情聞思繁兼怨蟬覓苦帶清殘鶯羞再  
轉巧鳩敢先鳴掩映綏何補嬋娟髻有名綠  
烟棲息穩無待警琴聲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一

十四

舫集

賞心無易事宛轉水嬉中雨界遊先後烟生  
望異同蒨畬方舍北舟楫亦江東急浪花爭  
射遙山濕暗通瞑兼鷄大色腥雜鷺鷥風歸  
路從昏黑村燈逗小紅

日落山照耀

霽日桑榆上遙山指顧中異光諸壑遍斜景  
半林通夕覺游氛歛冬疑赤燒同鳥使明處

滅虹接飲時空望氣金銀合張圖紫翠玉漸  
看羣色幻片月已銜東

荆山道中雜述

王氣占葱鬱修途尙渺漫野塘一牛飲衰草  
百蟲安泉爲隣滁列山將似洛看谷烟蒼欲  
夕竹露濕非寒農職夫牽婦郵繻吏代官勞  
生資靜理舊緒觸悲端荷芰胡輕裂田園幸  
未殘板輿翻別母拙矣不如潘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一

十五

同楊明府話舊感題八韻

舊遊郎子國連席董生帷逝水頻年過風花  
百態爲有懷如夢裏相望忽江湄地自鳴琴  
暇官非束帶卑慙余方冗贅知爾未磷緇簷  
露深聞竹園霜共剪菜衣冠嬰圖歎雨雪北  
門詩所以人間世經多漸不怡

高北有何陋齋小集

紀序新蕉扇邀歡舊草堂參差見城郭縈帶

卽陂岡遠水浮林杪殘霞繪日旁聖賢酣共  
得爾汝狎相忘霞砌繁星影風欄衆葉香火  
微茶理活烟半竹聲涼握手欣無爵安心頗  
有方誰能同燕雀不一快榆枋

賀戚不磷舉女

饋鯉人頻至維蛇夢已諧嬉遊從月姊將送  
想瞿曇出浴香迎室貽隣果滿籃有家齊所  
願寢地豈能甘詎必門楣異先看撫弄貪母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一

十六

憐眉宛宛婢引舌誦誦笑許臨花得才如詠  
絮堪卽期嬌並弟亦有愛逾男倉令何勞罵  
龐公或讓參錦綳映霜髮爭遣不成酣

哭弟元玉柱史五十韻

有序

元玉崛起錦江飛翔皇路經能第九  
氣欲無雙宰邑有烹鮮之聲入臺壯  
觸邪之志乃違象魏出按甘涼及瓜  
而還猝聞家燬幽憂沉嘿屬續於關

內之寧羗州命也莫爲行道同惻公  
同而不雜廣而能周虎觀傳霞虬鬚  
結蜩刻畫同於崔琰姿制減於張華  
每值酒酣輒自洗濯勝情爽致睥乎  
如神至於麴生尤是生平所好千鍾  
百榼永夕兼辰晚節稍示頽唐遂萌  
衰頓固不妨題墓道以比傳奕近陶  
家而葬鄭泉也不佞兄弟並自布衣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二

十七

之年申以編帶之契薰浹臭味蟬連  
歲時至子弟雜前僮奴迭主斥盟笠  
爲里語笑彈冠爲市交紳弁之間往  
往騰說豈謂朋簪未盍壑舟遽藏承  
問若驚爲位而哭引聲寫志涕匪無  
從矣又憶余丁巳之春困茲多口元  
玉力捐密網賦切無衣迨及商秋祖  
於蕭寺爲之盡一石而醉仇浪通脫

豪相許也時時良別遲余於郊去國  
一舍歌殘取道悲不自禁有蹇而追  
及之者視之髯也抱持子納兜子中  
轉歎歎欲絕如此義誼鏤於肺腑未  
知古人傳中誰可比擬今京兆之肝  
未返延陵之劍難懸惟軫緒以鬱紆  
故屬辭眇詮擇爾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一

十八

井絡銷精氣京塵憶俊遊憤填星劍短恨親  
日主道風穴文章麗鵬雲羽翮修佳銘題子  
午素業起春秋叩杖才元異錚于辨蚤優廣  
文抱未冷郎吏策旋收美錦初裁割飛旌遽  
簡搜帝仍需後命人各詠同仇冀夢聲雙叶  
琴心緒獨抽交吾猶季孟得子若枚鄒見解  
掀髯喜居恒驪展求青從嘲染陸赤不恨方  
劉磨減空門刺生平只酒筯盡傾何次道平  
詆武安侯兼夕期同永方言亦互咻接波憑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一

十九

衆豕命侶或前騶俗物林常却佳兒甕竊偷  
月斜蕉葉蓋風細竹枝謳蓮蕩香湖閣楓陰  
綠御溝睨人羣傲岸問道一卑甌驚起俄聯  
佩鷹良疾下鞞衝冠時見勇繞指肯趨柔都  
市傳三疏諸公借一籌掌書周柱下持斧漢  
涼州牧馬迴洮水瞻烏立幕油畫奇應斷臂  
戈奮欲撞喉枸杞爲珍藥葡萄薦小羞朱旗  
森夜嘯青草散春蒐瓜戍期過及萍根跡尙  
浮玉關生幸入隴坂怯遙投不謂巴渝舞偏  
增蜀道愁弩纔通窄冉旗竟挺蚩尤蠢爾悲  
非族公然蓄異謀崑烟燔玉碎矢血射天流  
醜類甘窺足逋臣急抱頭沙吹回雨餘息  
假蜉蝣分道爭奔突憑城踐蹂直虞金甌  
出無復草堂留家喪誰憐巢巢領苦處鳩行  
傳知不免瞋眩果難瘳歲月虛腰紆山川失  
首丘華亭哀淚霍函谷斷歸牛蠅客啼聲苦

猿公淚點稠夜臺歡紀叟秋水悟莊周自昔  
貪魚沫頻年駭駟輶周旋齊鞞托贈比綢  
繆遠信驚傳鵬孤懷豫若允舊今徒聽雨起  
滅已隨漚咄咄成千載茫茫動百憂素車古  
人事何路覓松楸

鄒元毓出守西安寄懷二十四韻

西笑勞清晝南宮憶往春千雲開篠簜映月  
美珎珣置驛傾千里分才了十人直疑看影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一

二十

好兼許掇皮真謁帝欣紆綬爲郎耻算緡死  
生金粟議朝暮雪霜身茶抄三年苦泉流九  
賦均地官籌策舊天府牧芻新自昔縈清渭  
遙聞控紫宸岳猶連鄠杜水果出崑崙俯仰  
雄圖失叅差怪牒陳閭閻非近翟鍾鼎易先  
秦罷訟蒲堪掛壁忙竹可親留錢河伯喜食  
艾郡胥噴嘯後風盈坐行來雨浹輪伏叢祛  
害馬生草慶祥摩字赤無今匹微黃擬昔倫

矢歌方在藻寢火若謀薪時事勞魚尾人情  
妬女津隴梅會白羽齊虜竟黃巾簿領饒微  
發瘡痍在撫循未湏求攫肉竊已慮亡唇公  
望方霄鶚余生類輟鱗有懷吟白露何日起  
青蘋

送吳孝先別駕十六韻

有美家珪璧維良郡股肱治平方洛下禮樂  
自延陵鷄跖文情澤牛心雋氣憑牽絲及華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一

二十一

少半刺亦飛騰躡矢鄉人詫油屏導騎增位  
非麗統屈人並阮宣稱振作丹丘羽餐惟玉  
井水桂蒲消夜嘯稊林溢秋升問俗停雙轂  
尋山杖一藤從容方驥坂拔擢遽鸞綾人意  
思何切天心借寇磨經綸酬物望籌畫慎軍  
興遼海猶烽燧潢池更棘矜賦虞焦釜竭政  
恐大絃扼平楚烟相亂蒼兼露始疑離亭羣  
稚泪兼瀉酒如澠

再集意園送馬九中還上庸小試

小山聊共隱大火正如煥旬已更秋序宵猶  
挾午炎客閒先鶴靜僮曝類烏黔初月窺俄  
沒繁星續似添舊衙專麪部新體雜香奩興  
爲浮瓜好愁仍折柳兼舟焚看氣決囊處識  
鋒銛汎汎非漂梗蒼蒼欲唱兼朋尊知有待  
子舍肯長淹湘漢元同水歸舟覓孝廉

立秋前一日集蓮公池上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一

二十五

不識移觴地披烟入亂藤水陰雲片片橋折  
樹層層率意爲行立同區可泛登犬馴當石  
嬾蟬急帶泉崩以我未歸意然師無盡燈相  
看秋已入蘋信若須憑

咏席上睡美人十韻

寶曆初醺酒瑤箏遂罷彈橫陳寧自惜轉側  
未求安沾易弛殘黛慵偏厭薄紈目波疑鏡  
欽鬢影畏燈殘久倚猩屏熱運支玉枕寒頓

忘花下約翻作畫中看唇嚙猶歌響衣垂似  
舞闌嬌常惜語樹香鳴喜添檀爲雨仿誰子  
障風私所歡半醒魂更怯忿殺喚聲干

十七夜君約移具集遺民寓齋看晴月

清輝來不易委曲傍歡場此夕纔堪永殘秋  
責倍償星疎光有漸河淡寫無章入戶驚初  
日勾砧上早霜客如謙久待人忽宛相望杯  
取吹浮壁帷分鑒薄宸浴餘神更潔照處瞻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一

二十五

俱涼影刻三分仄輪誰七寶粧關山波穆穆  
林渚氣蒼蒼草滴明邊露樺傳墜後香戍兒  
悲破鏡思婦怯空房豈必同千里將持謔謝  
莊

家時良招同社集聊園看桂值雨限韻

與客披秋逕詢僧過午齋旅盟鷗讓席促坐  
燕分釵其惜花難好翻言雨亦佳溪文新漲  
起林影積陰埋擊鉢紛拈筆携筇數繞堦金

湯在名理土木付形骸漸習禽魚意能通彼  
我懷泥中黃粒粒歸忍過芒屨

再用遺民限韻

桂已司秋節蕉猶御夏衫徑荒庭久據花落  
鳥爭嘶石丈門孤峙桐君錄滿函重陰雲載  
郭急雨瀑辭巖賞洽青絲榼行扶白水饒謝  
梭甘共達何肉尙餘饒詩法綜今古禪鋒一  
聖凡異時追韻格長憶倚松杉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一

二十四

再用家時良限韻

暇得同人聚歡無俗客清池漚清響入籬葉  
濕烟交嘗栗霜初落呼茶火旋敲狂擦携卧  
具簡豈責行庖密篠皆沾栗修篁欲讓梢喜  
喧蛙合部倦出鳥安巢遲覺花神怨醒愁酒  
媼嘲八公終任誕看此滌投膠

賦得馳馬美人自疊觀劇舊韻

翔鳳徒虛美乘鸞實浪談據鞍神未怯廻策

笑初含雲錦爭身豔風蹄並性諳避藏防見

烏檢點問遺簪衣拂樓禽起香沾過蝶貪影  
形看自惜行旅惱相參選骨能空北如船快  
使南驚偏鴻彩逸盤卽蟻封堪縱墮粧猶得  
將持換幾甘罕行非代父游冶却疑男駿駕  
周王八鶉奔號女三勒珠釵互映羃血汗同  
酣數過心矜捷微停態忽憨喧聞聲吃吃倦  
理髮絳氍祇恐仙乎去何辭士也耽銅車登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一

二十五

故懶蓮地帖空慙學絮仍頻舞爲花不滿擔

東郊春草綠知

見同社和池馬美人詩

再疊

舊韻一首

名姝逢快事韻客舉新談踐草蹄偏穩穿花  
影乍含奔騰如弗及縱送總能諳坐必嚴羈  
勒粧先配履簪絲繡猶慮澹金埒豈稱貪過  
隙驚鴛失聯鑣故與春來知從市北馳忽向

城南漢塞和戎似吳宮訓武堪儻收遺珥得  
即使執鞭甘譽訝胡然帝生真不重男飛將  
爲燕兩眼肯學三侍女心翻怯行人目盡  
酣欣同武子癖安用寶兒愁汗作輕珠落囊  
垂細縷幾半嘶風外斷千里意中耽盡史圖  
應好舟姬見定慙力微華鐙妥嬌重錦韉擔  
既下留餘暖幽情若許探

咏兩般入馳馬仍用前韻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一

二十六

匪獨聯馳驟仍攀共笑談貌疑重鏡寫身總  
衆香含岐路推頻問長堤詫風語乍飄如挽  
袖相觸每防簪去訝離魂兩追知並影貪軍  
方娘子少騅好陸郎參邀住非溱上羣行類  
日南雌雄分兔誤姊妹比花堪薄戲趨猶答  
交催避豈甘看防猜作婢意競俠於男洛浦  
遊元偶臨春閣可三腰皆歌使弱蹄迭聽逾  
酣見蹶偏私詛爭先却諱慙面均桃的的鬢

亞柳毵毵華纓窺俱妬輕塵涼各耽荷翻珠  
孰定兼倚玉無憑誇任喧多口輕宜付一擔  
可憐輪廐吏汗粉得雙探

桂晚

物理齊淹速人情賤後時敷華供靜眼蓄豔  
忍羣疑他樹莽零落寒苔猶碧滋有辭翻雨  
露無意媚軒墀瑣細風寧侮芳辛老自知山  
阿堪獨往誰爲寫朱絲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一

二十七

妙遠堂詩畧集目錄

五言排律二

雪中登武侯閣眺望

與遺民社兄述別一百韻

贈張封君

贈李嵩毓總憲併祝初度四十韻

病起訪彭興祖於菴寓畱同張大木張

用昌孫君縷王宣之小飲分得

先字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二目

一

午日招集蕭爾先司農張大木汪遺民

孫縹聞汪山民諸社盟於小齋口占

八韻

瑞石詩爲李給諫賦十二韻

五月二十七日值馬毅仲寅之初度走

筆十韻奉祝

過武清追懷亡友王亦房

七言排律一

雨後聊園看早桂

賀孫振甫入洋詩

寄冒伯麟十韻

贈熊古溪舉孫詩

壽戚不勝

病中招遺民社兄晚談偶得鄧中丞長

律便次其韻口占撥悶仍索遺民同

賦

妙遠堂詩畧集目錄終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二目

二



妙遠堂詩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晉陵鄒嘉生靜長閱

五言排律二

雪中登武侯閣眺望

積雪厚無地憑高寒滿裾野空翻益晦林亂  
轉成踈驢背行時縮鷗身靜自如雲天還太  
始烟火辨前墟聯壁誰雕刻飛花倦掃除掩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二

三

關堪偃仰長映讀殘書

與遺民社兄述別一百韻

用白樂天以詩代書寄元

徵之原韻

江濟曾於役緡錢屬所司揚舠供勝賞解佩  
喜新知意各雄孤往才均負不羈辭場紛應  
接津館隔喧卑響憶金初擲圓同玉作規談  
寧摧嶽嶽契已托偲偲夜蠟欣頻剪秋蠶每  
對持藻蘋香盡舫蘿薜隱書帷鶴記驚存吏

鷄傳聞有彼來無需後命別更訂前期炫目

三千牘剗心百一詩多財堪爾宰痛飲洵吾

師競拔先登幟堅攻敵道棋橫襟纔永夕揮

手復壯達再歷金華省遙尋太液池郎曹仍

浪迹京國始探奇乍側羞吟索徐看感髭絲

交君猶舊練繁我正連枝急管催繁聒澄湖

汎曲遙留恒昏鑰下坐必隱囊施擊筑尋常

侶當鑪十五姬篇章虛客難造化忽兒嬉易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二

四

熾雖黃口平添混沈眉分甘東海蹈詎待北

山移綠等浮漚滅家惟敝帚遺羽陵搜簡秘

濠上析言厄稼圖謀元穩禽魚課肯遲短蓑

分渚釣長耳傍花騎歌罷腸時熱吟餘首自

垂牛憑克市僧羊竊泣塗岐携婦惜春得教

僮荷鋤隨遊將邀若士焚未出之推鬻希償

官賦鋤苓具藥資絕裾胡遽怒投綬似長宜

燕市重逢日桐川獨放時語著景客憤影恐

射工窺丘壑神終潔縑細好宿孜祇嗟繁類  
木應讓利如錐漂有萍稱梗耕無庾比坻潛  
夫粗著論去婦久賡辭數馬還官署盤龍問  
帝基漫論腰領折實已簿書疲命駕遵桃葉  
燒燈淪茗旗名呼駟僕慣指屈故人衰乍睇  
星同聚殊歡霧一披天山著永邈升斗笑虛  
縻不謂慈闈坼俄驚遠信馳身難驅九地頭  
只捨空堦夢繞旄車斷餐量溢米差雪明衣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二

五

畔色霜改鏡中姿驛柳髡存頂江梅慘失粧  
芻筵傾孺子笛步過桓伊鵬結常啼伴鳥慙  
返哺兒於時如共創此義匪阿私窮矣寧蒸  
禾班然敢咏狸廬方負土冷世轉溺灰欺辨  
命消通塞千時乏倚昆滔滔今盡爾落落古  
如斯約報緘題決行愁道路危急裝忘暑憐  
輕策犯山巖懷刺喧虞悞登堂喜弗疑直從  
荷始放看到菊將萎巾借垂藤掛門令片石

搢希音聊索解薄俗任求疵蔭徙梧交竹芳  
寧蕙及離隣從過不速宵肯許先辭亟問猶  
嫌濶微睽卽減悵黃蒿陰后宅白水漢皇祠  
村墅旋移楹精藍屢剔碑聽鶯穿岫側招鷺  
立河湄稍稍風催杵娟娟月度陴野勝青詰  
曲禾雨綠漫瀾豔却琴挑鳳酣行杓號鷄兩  
園皆蔣徑九日亦陶籬晚韭供清簞香杭入  
蚤炊嶺猿哀叫嘯鰲鮒跼鱗鱗暑執卷勞親校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二

六

分題闢苦思膠逾投漆固埴擬間篴吹迭引  
閒情劇都獨病骨羸向生論損益屈子歎糟  
醕湖海饒聲氣風騷孰羽儀學鋒豪隸栗弱  
價踴書葵玄漫嘲楊白衣原好鄭緇聞鍾嶠  
海鳥曳尾喻泥龜貪苦無由逐狂擿不可醫  
道奚矜向若文或在於茲旅食更嚴序歸心  
動遠涯慨慷雖捉劍眷戀數停綦壽母安調  
膳難兄快採芝林僧鳴盍旦草怯贈將離積

浪天高下遙峰樹蔽虧昔今懷易雜俯仰跡  
詳追密賞韓從孟清言許並支笠盟非托汝  
桃苑好推誰孤調商真賈虛襟照等夷步強  
希趙躅說要解匡願陽惜無羣散鴻憐斷宇  
悲巖棲知未果室謫恐因饑別袂兼魂判回  
舟聽興爲河梁千載句游子復何之

贈張封君

花徑香成幄桑弧氣滿堂四朝推隱逸千里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二

七

夙騰驤地卽山河隱居疑畏壘旁晝帷探二  
酉夜讀盡三商草色窺園少春暉閉戶長深  
心託毫素新義定鉛黃千木曾藩魏濠梁本  
慕莊鋤金無異土比玉絕窺牆怨有披襟解  
疑從市袴償完名鄉祭酒辭辟漢賢良對鯉  
看佳器飛鳬出上方霞明花作縣繡改芟爲  
裳寵被天言重身依地肺藏文孫仍鸞鷟羣  
彥總琳琅策自扶靈壽車偏御吉祥種葵因

衛足儲菊擬克糧帶索歌殷石垂竿兆鄙墳  
盟將邀美偃枕自熟義皇漫論羨尊翰羞同  
飲乳蒼碧桃庭萬樹歲歲見持觴

贈李嵩毓總憲併祝初度四十韻

樹下知星紀天中重月評應符翔瑞鶯截浪  
出長鯨腹早推經笥鋒恒銳墨兵慧根金粟  
具奇句錦囊盛弱冠標通德長裾引集英牽  
絲俄楚服飛鳥更周京再起聞絃誦旁招有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二

八

鐸旌縣花滋雨發臺栢帶霜迎隼擊因時起  
聽歌悉止行剖心惟熱血繞指笑柔情總虛  
當門植何辭上殿爭一言迴正色九廟臨淺  
生淮水寬孤泛胎簪足耦耕閒隨黃犢臥屢  
其白鷗盟禪觀通芳槿湘騷咏杜蘅烟霞肥  
永遜天地啟重亨言念甘盤學初調傳說羨  
閨人欣頌駟棘寺仰持平氣肅雲臺仗威申  
細柳營大農元鼎軸小醜况極搶芻粟勞飛

輓帷籌借老成清朝嚴令甲窮寒絕呼庚山  
海無遺策舟車恥笑羸胡爲橫要路全類飲  
狂醒槐柳森齊列藤蘿互附紫拜恩私第喜  
垂餌直鉤驚敢侮龍長睡從烹鴈不鳴俊厨  
輕自目洛蜀詭相傾皇鑒更時轍公材果國  
楨于霄松勁挺試火玉堅貞家秩兼銜貴穹  
階獨坐榮體偏尊赤棒望轉副聰珎論議韓  
安國風稜薛長卿按章人動魄曳履帝知聲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二

九

陳寔寧慙後章賢代負名掌疑攀露潤頰尙  
比霞頰刻驚憐迂拙登龍積懶誠儻非叨剪  
拂奚以免拘倖未獻麻姑楹將邀子晉笙三  
臺畱眼看端向五雲明

病起訪彭興祖於菴寓晉同張大木張

用昌孫君纓王宣之小飲分得先字

維摩示疾日潘岳悼亡年時予有閨中之戚惡事紛

如此孤懷坐惘然到親龍象側遊讓燕鶯先

洗眼開辭社降心付法筵霽迎苔共起春勒  
柳遲眠杖叔今吳客彭郎昔水僊雙柑人外  
酒一指意中禪尙有青郊約愁城未許堅

午日招集蕭爾先司農張大水汪遺民

孫繼閔汪山民諸社盟於小齋口占

八韻

聚則猶常日徐思各苦辛龍蛇悲宦子鳬鴈  
比遊人秉燭驚何夕分絲復此辰互憐鬢髮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二

十

異耻問豪裝貧風使萍蹤合涼催竹葉頻庭  
空烟易廣雲重月難新蘭杜南湘意茶瓜北  
地玆欲眠先謝客應不怪吾真

瑞石詩爲李給諫賦十二韻

沈淮俄從地峻嶒不計年隕非繇宋野驅豈  
待秦鞭雲氣青時族苔文繡欲穿賭碁追到  
甌醒酒配平泉羹付仙應幻名加丈亦顛支  
機須訪肆敵浪想經船寒帶飛章色蒼迎委

佩還叱將羊共起射入虎長眠岫列同廷笋  
花開儼嶽蓮未勞礪齒隱早悟黠頭禪行見  
銘磨塞還資煉希天功成芥租豆遙並穀城  
傳

五月二十七日值馬毅仲寅丈初度走

筆十韻奉祝

曾見飛禽易何緣卧鄭也 不魔寧證佛經謫  
始名仙身入含香省囊殘進學篇松風迎振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二

十一

佩藥雨潤張絃列席延眉鈞當杯解聖賢文  
爲泉噴地星作酒垂天期任尙書誤毫逢內  
史顛尙堪車擲果每訝舌生蓮有句暇而整  
其人美且卷朱欄花下酌歲歲染雙顰

過武清追懷亡友王亦房

有小引

乙卯秋孫伯闇爲雍奴令入校讖聞  
得亦房牘亟賞之會主者守使以中  
一二語經奇竟格不許然亦房之感

伯闇猶與于薦也介予扎來訪伯闇  
握手歡甚故亦房燕載刻中具列舊  
雍奴諸詩今忽忽十年徂矣亦房久  
天子乃困頓以京兆視馬經其地撫  
景傷懷不能已已因得詩十二韻弔  
之昔人之骨肉得歸于土魂氣無不  
之也安知亦房不冥懷舊遊延頸而  
聞斯語乎

妙遠堂全集

五言排律二

十二

爾昔余今到前寧想所幾升沉天意酷生滅  
電光微時復同冬序城仍肖落卿館僧稱貌  
誤游侶記名稀室下詩題壁鐘前酒扣扉唧  
知存磊塊伸道絕脂韋旅鬼呼元伯仙禽失  
令威無兒字豚犬有舍網蚺蟻幸免文投潤  
常聞畫質饑空花看孰是宿草哭從非冷緒  
每迎歎敦盟良不違底須臨馬鬣把劍始沾  
衣

七言排律一

雨後聊園看早桂八韻

踈幹虞遲客畏攀花期偏與客相關好懷每  
見愁先盡曲徑偕尋幸不艱輕露著林初欲  
自浮苔近竹似爭斑閉門几席森沉裏隔水  
城廬杳靄間  
蜩縱苦吟終意怯鴉因甘夢始  
身閒杜陵佳伴仍高李白傳多情有素蠻無  
待美人歌落葉宛如靜者卧空山酒闌幽事

妙遠堂全集

七言排律一

十三

尤堪紀佛火光中杖影還

賀孫振甫入泮詩

誰從藝苑笑雕蟲獨許孫郎擅國工一賦天  
台名自起久棲嶺嶺嘯能通偶然綴翮鸞羞  
舞宛爾蟠泥螻與同短袖韓非孤憤後殘燈  
蘓李揣摩中如雲載奉諸生對逐電終看萬  
馬空桃李韻穠隨茂宰  
芰荷衣裂與隣翁曾  
乾滄海無多碧再到玄都幾樹紅莫問腰真

周氏璞何妨得失楚人弓卽期鼓瑟傳呦鹿  
不負和丸費膽熊桂釀正醲梅漸吐儘揀爛  
燂領春風

寄冒伯麟十韻

傾益彈冠悉往因乍從識面卽情親烟嵐煉  
骨偏難老花鳥經詩別有神掃徑未償看竹  
約升堂俄慘束芻身吟來楚些多香字別去  
淮流失舊津亦有江雲憐渭樹何殊濁水望

妙遠堂全集

七言排律一

十四

清塵郵非殷美堪題札宅傍周顒好卜隣覆  
白荻洲寒向夕墜紅楓路曉疑春千巖自挂  
過頭杖一雨同傳墊角巾山澤交游何處士  
門牆弟子魏夫人可能造憶丘中客不惜瑤  
華當遠珍

贈古溪熊翁舉孫詩

熊翁穆穆今天民結廬高枕白水濱宛轉小  
用計然策逍遙自學莊生椿黃金散去一簣

盡明玉裁成雙樹珍歛嗟神駒蹶夜壑更留  
鳴鴈橫秋旻餘年蔗尾嗽方始幾日桑弧懸  
又新曾否奇毛夢鷺鷥定從繡角知麒麟啼  
聲呱呱中律呂頂骨嶽嶽同璣璣紫氛共見  
繞高戶綺席欣看開早春何客誤寫芙蓉帖  
而翁獨作含飴人綿綿璫燦射昨電星髮髮  
懸搖燭銀若物千秋杖屨樂寧馨三世箕裘  
身手提棨戟豈無兆字識之無應有神靈運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十五

詩成述祖德王褒頌就得賢臣青雲綵袖任  
他日且與爛醉桃花津

壽戚不磷三十二韻

才雋吳都代可師文林仍見吐華莢雲邊毛  
羽風斯下牖裏圖書日蚤窺著就豈嫌鴻漸  
僻畫飛兼得虎頭癡遙從雨粟窮蒼篆自拾  
江楓揖楚辭村葉暗添茶竈響渚蘋閒觸釣  
船歌何因鄴下傳王粲在昔弁州說項斯隻

履印心樓少室雙筇耽勝及羅施風流入洛  
年方壯遲暮游燕迹轉奇徐穉交遊千里赴  
君卿歷古五侯推公卿隘巷迴官騎居宰深  
宵共酒旗見逐清塵無賦恰偶逢雄辨有神  
槌傲容未許稱殘客文舉纔堪與大兒俠骨  
任豪驚座處道心偏固鑿坏時挾金故友登  
胡忽窺玉隣墻事浪疑火映甘泉誇曉獵草  
深韋曲問春嬉君平棄世聊栽卜思邈將仙

妙遠堂全集

七言律一

十六

亦試醫忽罷談天醉輦輅翻思避地結茅茨  
關門遇尹車偏薄廡下携家髻肯椎借宅尙  
寬栽竹逕款扉常載借書瓶歡呼夜夜延車  
馬平善朝朝報牧之赤社陽秋虛汗湯墨池  
風雨特淋漓東丘不博鄉人譽南董何慙幼  
婦辭母喪輶僮因僦寒林閒稱叟號支離唐  
中丞  
三業少晚來恩怨一身知青山冰雪原宜瘦

玄髮烟霞若與私裁菱儘能充野服  
待長新枝枚臯作子何妨孽通德從夫莫遣  
悲穿閑鳥聲經嘶嘒注村花影漸參差鋤犁  
梁甫當年句湖海玄真異日碑韓孟素交應  
不忝龍雲長此快追隨

病中招遺民社兄晚談偶得鄧中丞長  
律便次其韻口占撥悶仍索遺民同

賦

妙遠堂全集 七言排律一

十七

書題盈束頰開城卧恨三彭惡舌說勝侶如  
雲時共引繁憂似草不能及奔林自許猿心  
切戀棧終知馬骨凡花影午堦偏歷歷燕聲  
夏幕轉喃喃高城霽喜氣初飲雙闕光宜日  
倒銜葦叟漁榔隨衆日酒徒暮鳥疑觀劇一  
枝固合同鷓鴣三窟誰能比東風輕暖沒憐  
神悒悒懸槌長負指摻摻分無寸絲  
猛願彎孤獨射機失路低眉紛欲

妙遠堂全集

七言排律二

十八

足競于颿爲郎豈遽勝牛僧乞郡仍須擇蟹  
監一夢幻身齊蛺蝶終宵歸思繞磨麕羽毛  
秦女飛何有年壽王喬莫或僥回憶懷書成  
壯老幾看閱世過辛賦廣筵楮葉雕龍句翠  
陌桃花走馬衫帶享千金高自惜鞭加七寶  
玩爭嵌瑤姬甘與拋珠彈雲母輕啞問玉函  
辭苑小言皆踞左屠門大嚼豈稱饒弱姿忽  
復霜前柳冷韻空餘石上杉君正楊名綠絲  
筆我方托命倚長鏡山靈因客曾呼介樂具  
從人亦字咸伏臘粗營依社鼓娥媼遙取載  
湖帆圖形奚必登烟閣乞洪還思傍雪崑莫  
道碧湍空一水崧峰西去接層巖



妙遠堂詩展集目錄

五言絕句

夢遠二首

關山二首

長于新曲六首

意園八詠

雨閣

沐香池

采菱曲二首

妙遠堂全集

五言絕句一

一

六言絕句

偶過遠公池上同遺民家時良作五首

妙遠堂詩展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新都程 標孺則閣

五言絕句

夢遠

朝起不得書夜夢與歡聚晝短苦夜長且甘

草眠去

夜夢與歡聚朝起仍望書無聊翻臥簟恐入

妙遠堂全集

五言絕句一

二

枕函居

關山

峯斷隔前山堆嵐綠成霧忽行至霧中回頭

看峯樹

岩上更諸嶺雨餘非一泉半黃村吐寺淺碧

水穿田

長于新曲

裘馬在東市笙歌在北里用盡蕩子心不入

愁人耳

郎君得意而賤妾許身夕兩僞反無嫌相將

月中泣

揚州估不至綺閣網蟲粘近日相思曲爭翻

昔昔鹽

誤客石頭城公卿熟名字還聞遍歲朝無錢

給蔬肆

碧苔陰翳寒刺竹疎無影山僧出未歸鳥照

妙遠堂全集

五言絕句一

三

膳脂井

蜀道新消息傳聞殺上官明朝朱雀桁自買

寶刀看

意園八詠同遺民賦

桐逕

高桐引殘照疎影月中續杖影遲客來層層

撥深綠

柏藩

插籬隔人境蒼翠日連牆時采千年寶焚爲  
百和香

袖石

舞停忽化身肯作一拳想欲置太華巔藏納

巨靈掌

妙遠堂

喧寂花鳥情異同玄釋理妙處不可傳近豈

復能爾

妙遠堂全集

五言絕句一

四

高寄齋

蕭條門巷靜槐青竹根碧臥看萬古心欲尋

杳無迹

墨城館

既載張華車稍識楊雲字何用豎子名此乃

丈夫事

花雨閣

講塲花作雨點點落清池別有無言處諸天

那得知

沐香池

碧瀾照繁英香魂墮風豔時復垂釣餘沾絲  
有紅片

采菱曲

不必種沙棠持竿破青蔓便將影裏人呼作  
舟中伴

泥防汚衣輕刺防傷指重衣汚儂自憐指傷

妙遠堂全集

五言絕句一

五

使郎痛

六言絕句

偶過蓬公池上同遺民家時良作

林勢壓青欲斷溪痕漲綠初消人歸玄徑茅

屋僧立殘霞板橋

俯檻池魚亂擲開門沙鳥雙行雨餘竹影花

影煙裏鐘聲磬聲

柿葉厚堪代紙藤花香微染巾裸襟容我爲

我圍繞疑人非人

石骨借苔成繡茶煙與竹添青雞犬恍如近  
世蟲魚盡解聽經

落日上城射樹薄雲將雨還山水木空濛客  
坐香燈精好人閒

妙遠堂詩集卷終

妙遠堂全集

六言絕句一

六